

此土著述(卅)

第 140 冊

一五・一五八四 景德傳燈錄三〇(二一至三〇)

宋沙門 道原纂

(青一—青十)

卷二一(青一) 卷二二(青二) 二九

卷二三(青三) 卷二四(青四) 八一

卷二五(青五) 卷二六(青六) 一四三

卷二七(青七) 卷二八(青八) 二〇一

卷二九(青九) 卷三〇(青十) 二五八

一五・一五八五 明覺禪師語錄六卷(一至六)

參學小師惟蓋竺編 二八三

(九一—九六)

卷一(九一) 卷二(九二) 三〇六

卷三(九三) 卷四(九四) 三五三

卷五(九五) 卷六(九六) 三八九

塔銘(九六) 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秘閣兼充史館檢討賜緋魚袋 呂夏卿撰 四一〇

一五・一五八六 禪林寶訓四卷(一至四)

東吳沙門 淨善重集 四一五

(九七—九十)

卷一(九七) 卷二(九八) 四三五

卷三(九九) 卷四(九十) 四七一

一五・一五八七 首楞嚴經義海三〇卷(一至二二)

中天竺沙門般刺蜜諦譯經 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 唐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授 唐羅浮沙門 懷迪證譯 宋江吳長水沙門子璿集義疏注經并科

宋泐潭沙門曉月標指要義 宋吳興沙門仁岳集解 宋福唐沙門咸輝排經入注 四八九

(州一—州十、禹一—禹十、跡一)

總序(州一)	四九〇	卷一(州一)	四九七
卷二(州二)	五〇八	卷三(州三)	五二三
卷四(州四)	五三九	卷五(州五)	五五四
卷六(州六)	五七二	卷七(州七)	五八九
卷八(州八)	六〇六	卷九(州九)	六一九
卷一〇(州十)	六三三	卷一一(禹一)	六四七
卷一二(禹二)	六六三	卷一三(禹三)	六八〇
卷一四(禹四)	六九三	卷一五(禹五)	七〇五
卷一六(禹六)	七二六	卷一七(禹七)	七四六
卷一八(禹八)	七六二	卷一九(禹九)	七七七
卷二〇(禹十)	七八八	卷二一(跡一)	八〇五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青 一

吉州青原山行思和尚第七世上

福州玄沙備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錄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

福州安國慧球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

衡嶽南臺誠禪師

福州白龍道希禪師

福州螺峯冲奧禪師

泉州睡龍山和尚

天台雲峯光緒禪師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

福州永興祿和尚

天台國清師靜上座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法嗣二十六人見錄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杭州龍華彥球禪師

杭州保安連禪師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

廬山開先紹宗禪師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

杭州傾心法瑫禪師 福州水陸洪儼禪師

杭州廣嚴咸澤禪師 福州報慈慧朗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福州枕峯青換禪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長慶弘辯大師

福州東禪可隆大師 福州僊宗守玘禪師

撫州永安懷烈大師 福州閩山令舍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吉州龍須山道殷禪師

福州祥光澄靜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杭州報慈從瓌禪師 杭州龍華契盈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愆禪師 法嗣五人 見三人錄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 復州資福智遠禪師

筠州洞山龜端禪師
温州景豐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 法嗣

法進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恩懷嶽禪師 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妙濟師浩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 法嗣十一人見錄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建州白雲智作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福州龍山智嵩禪師 泉州鳳凰山強禪師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 福州鼓山智嶽禪師

襄州定慧和尚 福州鼓山清諤禪師

金陵淨德冲煦禪師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和尚第七世

前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人也姓李氏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辭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

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宗一大師一言啓發廓爾無惑玄沙嘗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什麼玄沙曰倚子曰

青一

三

和尚不會三界唯心玄沙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什麼曰桂琛亦喚作竹木玄沙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玄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輒晦然聲譽甚遠

時漳牧王公請於閩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一紀後遷止漳州羅漢院大闡玄要學徒臻湊師上堂曰宗門玄妙爲當只恁麼耶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箇什麼若無去不可將三箇字便當

却宗乘也何者三箇字謂宗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什麼作平實把什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什麼揀箇什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鴉也是聲何不那

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只如
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
聲色縱縱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
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
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緣即塞却汝幻妄
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容也若不相及又什麼
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
間又道是圓常平實什麼人恁麼道未是黃
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
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
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
點曾若論殺盜淫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
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
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
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

你道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
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
問八字不成以字不是時如何師曰汝實不
會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注脚問如
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
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
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是我
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什麼身
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師上堂纔坐
有一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
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
今日爲箇什麼師曰什麼處遇一佛曰恁麼
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羅漢家風
師曰表裏看取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
楞場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

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因請保福齋
令人去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保福曰慈
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師
翫月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
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僧曰和

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來
舉拂子曰還會麼僧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
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
見水可不示汝師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
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
掃地豎起掃帚爲什麼不讚歎玄覺云一般
豎起拂子拈
一種物有肯底有不肯底道
理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承教有言若
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
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什麼作家師問
僧什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

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什麼對衆謾語其
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曰鸚
鵡出在隴州師曰也不較多師問僧什麼處
來曰報恩來師曰何不且在彼中僧曰僧家
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什麼不定僧無對玄

代云謝和尚師住地藏時僧報云保福和尚已

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
古人意旨

如何法眼云後王公上雪峯施衆僧衣時有

從弁上座者不在有師弟代上名受衣弁歸
師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弁曰汝道我名

什麼師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云

什麼處是貪處師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
云什麼

處是弁上座
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

子保福云好一朵牡丹花長慶云莫眼花師

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
疎也無只如羅漢恁麼道

落^{在什}麼處 師問僧汝在招慶有什麼異聞底事
試舉看僧曰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
生舉僧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汝話墮也
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
王太傅二時相助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
師曰是汝本來心僧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
未審度什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什麼人
僧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
形麼僧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
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
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僧曰和尚問阿誰師
曰問汝僧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
師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復屆闍城舊止徧
遊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壽六
十有二臘四十茶毗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

隅稟遺教也清泰二年己未十二月望日入
塔謚曰真應禪師

福州卧龍山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第二世}

^{住亦曰}

中泉州莆田人也龜洋山出家玄沙室中參

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玄沙曰用汝箇

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

滅闍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

法者誰乎玄沙曰球子得王氏默記遺旨乃

問鼓山國師曰卧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

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

氏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

王氏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

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久謂衆曰莫嫌寂寞

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

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道盡十方

世界覓一人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師上堂謂衆曰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

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筯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僧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

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我道僧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師上堂

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觸體拶損問如何是靈山會上事師曰少得靈利底僧曰忽遇靈利底作麼生師曰這懵懂漢師上堂示衆曰諸人若要商量向觸體後通取消息來相共商量這裏不曾障人光明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僧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

猶暖在師唐乾化三年癸酉八月十七日不疾而逝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大師台州黃巖人也自玄沙得法迴入浙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持上堂示衆曰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

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所以常說盲聾瘡癰是僊陀滿眼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何是璿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

青一

九

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兔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有僧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

何消指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大師初開堂日有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僧曰古人爲什麼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子僧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奈何僧曰優曇華折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大閩國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僧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

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金華山國泰院瑠禪師上堂曰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真心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上太遲生問如何是毗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唐土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僧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什麼處得此消息僧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人境界師曰不干你事僧曰相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什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僧曰此量爲什麼人施師曰不爲

聖人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師上堂曰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切喜勿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僧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箇什麼問學人擬申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僧曰爲什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脣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脣鋒問將來僧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

青

十一

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
向你道僧曰學人即今見出師曰曾賺幾人
來問承古人有言觸體常干世界鼻孔毛觸
家風如何是觸體常干世界師曰近前來向
你道僧曰如何是鼻孔毛觸家風師曰退後
去別時來

福州螺峯冲奧明法大師先住白龍師上堂
曰人人具足人人成見爭怪得山僧珍重僧
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
師曰問答俱備僧曰恁麼即真如法界無自
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
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問如
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

以杖趂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
看師上堂舉拄杖云三十年住山得此拄杖
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
谿過嶺東拄西拄招慶問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招慶以

杖下地
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大師上堂曰但以衆
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
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
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
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僧問日裏僧默
像夜裏像默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豈
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福州永泰人也泉州
百丈村兜率院受業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
玄沙之室頽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

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
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創大朽杉若小庵但
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
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待到奉行曰
恁麼即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耶耶問西

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
未審此是什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
進語師以錫攬之清豁冲煦二長老響師名
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栗谿問曰道
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什麼處來曰山下

來師曰因什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什麼處
所師揖曰去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
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
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擾谿因有詩曰行不
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

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
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
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谿雖承指喻而
後於睡龍印可乃嗣睡龍住漳州保福

福州蓮華山永興祿和尚閩王請師開堂曰

青一

十三

未陞座先於座前立云大王大眾聽已有真
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
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國王
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
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
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山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和尚示
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
得徹去師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教中不得
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

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
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
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
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
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
答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
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
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
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
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
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
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觀教
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

若道法皆如幻有 造諸過惡應無咎
云何所作業不忘 而藉佛慈興接誘

時有小靜上座答曰

幻人興幻幻輪圍 幻業能招幻所治

不了幻生諸幻苦 覺知如幻幻無爲

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今國清寺遺蹤在焉

前福州長慶院慧稜禪師法嗣

青一

十四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自稜和尚
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暨稜和尚召入長
樂府盛化于西院師繼踵住於招慶學衆如
故師上堂曰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
殊乖道體爲什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
麼生又謂衆曰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
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
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拄杖僧禮拜師曰雖
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曰如何是曉
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

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

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僧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

青一

十五

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迴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僧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師問僧什麼處去來僧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僧

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僧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

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師上堂僧衆擁法座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勿交涉更上門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師復問還接得也未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亦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爲地白

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從後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大師開堂曰謂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只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來相共作箇榜樣時有僧問郡尊請師如何舉揚宗旨師曰汝到別處切忌謬傳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湧出師曰是什麼僧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僧曰酌然後哉師曰去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又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寮特垂相請不勝荷愧山僧更有末後一句

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云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久立珍重師有時上堂云好時好日速道速道又曰大衆近前來聽老漢說第一義大衆近前師便打趁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臨安縣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什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八師上堂云瘥病之藥不假驢馱若據今夜各自歸堂去也珍重

僧問承聞慧覺有瑣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師入府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曰大王曰應千差是什麼心王曰什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道師謾別人即得問大眾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即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什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師曰即恐不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什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打之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稟性

朴野不羣流俗少依本部流水寺出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契真要初結庵於虔州了山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徒輻湊暨國主巡幸洪井躬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出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山寺靈塔存焉

婺州金鱗報恩院寶資曉悟大師上堂大眾立久師曰諸兄弟各詣山門來主人口如匾擔相似莫成相違負也無久在衆兄弟也未要怪訝著若帶參學眼何煩久立各自歸堂珍重師開方丈基僧問丈基已成如何通信師曰不可昧兄弟此問僧曰不昧底事作麼生師曰青天白日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

十六

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衆曰淺問古人拈槌豎拂意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僧曰只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只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什麼立地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僧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遇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什麼其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曰恁麼即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

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劍州僧曰恁麼即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杭州傾心寺法瑄宗一禪師上堂云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青一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去也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這裏爲怪笑珍重問如何撲實免得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問恁麼來皆不丈夫只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僧曰什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僧曰爲什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僧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

許問僧曰恁麼即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僧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人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僧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爲提綱師曰落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莫將惡水澆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

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保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僧問如何是覲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城中青

青一

三十

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茆屋僧曰畢竟作麼生師曰既無維那兼無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曰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僧曰恁麼即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何問三世諸佛

盡是傳語人未審傳什麼人語師曰聽僧曰未審是什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怡山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諸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僧曰恁

麼即深領尊慈師曰好與莫鈍置人問不犯宗風不傷物議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皸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即道僧曰恁麼即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

識好惡

青一

主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曰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恁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師時如何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僧曰恁麼即不得見

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處州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珍重却問僧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將謂闍黎到百文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只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裏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未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取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僧曰如何體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曰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

弟前合作麼生道莫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
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
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
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大師一日上堂於座
側立云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
未會得山僧謾諸人去也遂乃陞座僧問海
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
是方便門僧曰恁麼即大衆側聆去也師曰
空側聆作麼門超覺後焰妙果傳燈去却語
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怪得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大師初開堂有僧問
遠棄九峯文室來坐東禪道場人天瞻仰於
尊顏願賜一言而演說師曰堯風千載了空
不昧於闇黎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當不

卷二

三二

當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分明向汝道師上堂曰大好省要自
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僊宗院守玘禪師一日不上堂大衆入
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
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問
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
師曰消不得僧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爲汝
常在僧曰只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
曰驢年去僧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
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衆集師顧
視左右曰思審作麼便歸方丈又一日上堂
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污却也又曰大衆

青一

三三

正是著力處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初住永福院上堂曰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爲人伴侶師曰到僧曰什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月底事僧曰學人不曾再乞師指示師曰七棒十三

新羅龜山和尚有舉相國裴公休啓建法會問看經僧是什麼經僧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僧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什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吉州龍須山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

千山萬山僧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鼎沸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官闈較幾重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曰汝名什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喻旨師住後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因爾有悟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出家初住越州稱心寺後住茲院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闕欲免

心中開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開師曰那畔雀兒聲師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黃

蘗山受業於長慶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僧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什麼年中問如何是黃蘗山主師曰謝仁者相訪問如何是黃蘗境師曰龍吟瀑布水雲起翠微峯

前杭州龍冊寺道忞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曰好僧曰恁麼則得遇於

師也師曰珍重有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答僧曰恁麼則大衆久立師曰抑逼大衆作什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殺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有俗士時謂之鐵脚忽

青一

三五

因騎馬有僧問師既是鐵脚爲什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遮腹痛幞頭豈是禦天寒有俗官問和尚恁後生爲什麼却爲尊宿師云千歲只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師有時云此箇事得恁難道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也童蒙出家詣峽山觀音院法宣禪師落髮受具給侍勤恪專於誦持一日宣禪師謂曰觀汝上

根堪任大事何不徧參而滯於此乎師遂禮辭歷諸方至越州鏡清禮順德大師因問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順德曰大家要知師曰斯則衆眼難謾順德曰理能伏豹師因此發悟立旨周顯德三年丙辰復州刺史率僚吏

及緇黃千衆請師於資福院開堂說法

時謂東禪

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峯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禎祥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什麼師又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算劫只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市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真常不勞修證師又曰要知此事當陽顯

露並無寸草蓋覆便承當取最省心力師如是爲衆涉于二十二載太平興國二年丁丑九月十六日聲鍾辭衆至二十七日辰時恬然坐化壽八十三臘六十三
前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法嗣

漳州妙濟院師浩傳心大師曾住郴州香山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僧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僧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無一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僧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

師曰阿難亦不知僧曰爲什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僧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因僧舉聖僧塑像被虎咬乃問師既是聖僧爲什麼被大蟲咬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慙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前福州鼓山神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山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溫州樂清縣人也姓陳氏初遊方謁鼓山因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

奇一

三十七

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自此承言領旨便往浙中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師上堂示衆曰久立大衆更持什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

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僧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其僧乃問只如興工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只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僧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僧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鑪向猛火僧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則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僧曰恁麼即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其僧罔措師喝之師將下

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僧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寡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僧曰夫子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僧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捲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師迴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闍維收舍利建塔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貞人也姓朱氏容若梵僧禮鼓山國師披剃二十四具戒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衆皆回眸鼓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

鼓山召令近前問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立而已鼓山莞然竒之自爾遊吳楚却復闍川初住南峯次住建州白雲院師上堂曰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禮拜纔起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水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僧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僧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僧曰未審津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這漢乾祐二年己酉江南國主李氏延居奉先賜紫衣師名上堂陞座衆咸側聆師曰相謾去也還知得麼可不聞昔日靈山多少士衆只道迦葉親聞今日叨

奉恩命俾揚宗教不可異於靈山也既不異靈山諸仁者作麼生相體悉也莫泥他古今但彼此著些精彩大家驗看是什麼僧問靈山一會不異而今未審親聞底事如何師曰更舉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闍黎且作麼

生問賢王請命大展法筵祖師西來如何指示師曰分明記取曰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也未在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關汝什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大師^{第二世}師上堂曰多言復多語猶來返相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敢問請師方便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

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僧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僧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福州龍山智嵩妙空大師師上堂曰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湊於禪庭至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僧曰恁麼即人天不謬慙慙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僧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霸溫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曾撞出僧曰恁麼即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污人問白浪

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迴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曰若舉宗乘即院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什麼還有人委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莫略虛好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僧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僧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大師福州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曰久嚮黃龍到來只見赤斑

青一

手

蛇黃龍曰汝只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即被他吞却也曰謝闍黎供養師當下未省覺尋迴受業山禮觀國師和尚啓發微旨而後次補山

門爲第三世上堂曰我若全舉宗乘汝何什麼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僧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誕生王種師曰金枝玉葉不相似是作麼生僧曰恁麼即同中不得異師曰不得異事作麼生僧曰金枝爭

青一

手

能續師曰猶是閩外之辭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襄州定慧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僧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何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慙愧麼僧便喝師無語

福州鼓山清謁宗曉禪師得法於受業和尚鼓山第四世住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道場冲煦慧悟禪師福州人也姓

和氏幼不染葷血自誓出家登鼓山剃度得法受記年二十四於洪州豐城爲衆開演時謂小長老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有大道師次住廬山開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八年歸寂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姓陳氏六歲辭親禮鼓山披削十五納戒於國師言下發明真趣暨國師圓寂乃之建州白雲閩帥王氏奏賜紫號崇因大師晉天福八年金陵興師入建城時統軍查元徽至院師出延接查問曰此中相見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查後請師歸金陵國主命居長慶院攝衆周顯德初退歸建州卓庵時節度使陳誨創顯親報恩禪苑堅請住持開堂日僧問諸佛

出世天華亂墜未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屐開寶三年五月江南後主再請入住報恩淨德二道場來往說法改號妙行禪師當年十一月示疾預辭國主二

十日平旦聲鐘召大衆囑付訖儼然坐亡壽五十有五臘四十國主厚禮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葬于建州鷄足山卧雲院建塔師風神清灑操行孤標二十年不服綿絹唯衣紙布辭藻札翰並皆冠衆五處語要偈頌別行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青一

三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青二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中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

青二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台州白雲迺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杭州龍冊寺子興禪師

溫州佛嶼知默禪師

福州安國院弘瑤禪師法嗣九人見錄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

福州安國從貴禪師 福州怡山藏用禪師

福州永隆彥端禪師 福州林陽志端禪師

福州興聖滿禪師 福州僊宗明禪師

福州安國祥和尚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見錄

泉州招慶省澄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

舒州白水如新禪師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

福州報慈文欽禪師 泉州萬安清運禪師

漳州報恩熙禪師

泉州鳳凰山從琛禪師

福州永隆瀛和尚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

漳州嶽麓和尚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

泉州後招慶和尚

朗州梁山簡禪師

洪州建山澄禪師

福州康山契穩禪師

潭州延壽慧輪大師

泉州西明琛禪師

福州昇山柔禪師
朗州法操禪師

福州枕峯和尚
襄州驚嶺和尚

睦州敬遠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谷山句禪師

南嶽金輪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後衡嶽金輪和尚

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六十一人二十人

見錄三十六人
見第二十三卷

韶州白雲祥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禪師

潭州南臺道遵禪師

韶州雙峯山竟欽和尚

青二

二

韶州資福和尚

廣州黃雲元禪師

廣州龍境倫禪師

韶州雲門爽禪師

韶州白雲聞和尚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

韶州淨法章和尚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

岳州巴陵顥鑒大師

連州地藏慧慈大師

英州大容諲禪師

廣州羅山崇禪師

韶州雲門寶禪師

郢州臨谿竟脫和尚

廣州華嚴慧禪師

韶州舜峯韶和尚

隨州雙泉師寬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韶州雲門煦和尚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青二

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前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師上堂大眾立久師曰

媿諸禪德已省提持若是徇聲聽響不如歸

堂向火珍重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云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岳微微細雨洒簾前僧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閣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劔時如何師曰落僧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僧曰離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鑪不墜鴈門關僧曰如何是紅鑪不墜鴈門關師曰青霄豈慘衆人攀僧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僧曰還有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開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僧曰恁麼即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僧曰恁麼即始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厖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曰我若全機汝向什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慙

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
乃敲繩牀兩下云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
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
無有出期珍重因佛塔被雷霹有人問祖佛
塔廟爲什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僧曰
青二既是通天作用爲什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
處見有佛僧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什麼
台州白雲廼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
內真金賜一言師曰我家貧僧曰慈悲何在
師曰空慙道者名

前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大師僧問正位中還
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僧曰若恁麼即
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僧曰如何是
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

青二

五

卞和空抱璞僧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
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
闍黎舉不全僧曰如何舉得師乃拈起袈裟
温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第二師上堂曰
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喫辛契苦
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名山聖迹
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參中
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
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僧問如何是佛嶼
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只在草堂
前

前福州安國院弘瑄明真大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有僧問西峽一
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峯何似鷄足師曰大衆
一時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

什麼僧曰恁麼即學人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什麼田地僧曰不可更喃喃地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什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道如今會也無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什麼處不震裂僧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什麼却被傍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僧曰只如傍者有什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衆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師

有時上堂示衆云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什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即且行脚去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又有時上堂曰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

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繩牀僧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僧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即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麼師下堂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師上堂衆集師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麼出來

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僧曰和尚明鑒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僧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青二蒸南國飯午後鑪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僧曰恁麼即受苦去也師曰有什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大衆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什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查看

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禪師福州人也依本部南澗寺受業年二十四謁明真大師一

日有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明真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那僧問話志端今有省處明真曰汝見什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什麼明真甚然之師上堂舉拂子云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越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僧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便與一踢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捫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迥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僧曰恁麼即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筴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僧曰某甲師曰泉州沙糖舶

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師開寶元年八月內遺偈曰
來年二月二 別汝暫相棄 焚灰散四林
勿占檀那地

此偈因侍者傳于外四衆咸寫而記之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身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主率諸官同至山偵伺經宵院中如市二日師齋罷上堂辭衆時有圓應長老出衆作禮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即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復有僧問數則語師皆酬答然後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

青二

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子時前言訖長往福州興聖滿禪師師上堂曰覲面分付不待文宣具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

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坦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青二

九

福州安國院祥和尚師上堂頃間乃失聲云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

觀者更開方便還會麼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什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什麼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眼難謾

前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省澄淨修大師師初參保福問答冥符一日保福入大殿觀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怎麼意作麼生師對曰和尚也是橫身曰一櫬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保福然之後住招慶初開堂陞座少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

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閩嶺南方如何提接師曰會麼曰怎麼即一機啓處四句難追未委從上宗門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退後禮拜隨衆上下問全提不到請師商量師曰拊掌得麼僧曰怎麼即領會去也師曰莫錯問如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僧曰怎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嗔僧再問師曰瞋睡漢師問僧離什麼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師又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受略虛諸人本

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功夫但向博地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有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

青二

十

然合古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勤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只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得雪去也久立大衆珍重

漳州保福院可儔明辯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餅問如何是吹

青二

十一

毛劒師曰瞥落也僧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白水海會院如新禪師師上堂良久乃曰禮煩即亂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僧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即不恁僧曰恁麼即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僧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櫟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櫟子師曰賴遇孃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僧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恁麼來又恁麼去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只見好笑不知爲什麼如此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師初開堂有僧問昔日

梵王請佛蓋爲奉法之心今日朱紫臨筵未
審師如何拯濟師曰別不施行僧曰爲什麼
不施行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師登寶座曲爲
今時四衆攀瞻請師接引師曰什麼處屈汝
僧曰恁麼即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
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
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揅袂問如
何是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
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境師
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
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
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
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
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龍溪一派
晉水分燈萬安臨進如何指示師曰作麼生
折合僧曰未審師還許也無師曰更作麼生
僧曰昔日龍谿密旨今朝萬安顯揚人天側
聆願垂開演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即五衆
已蒙師指的不異城東十眼開師曰五衆且
置仁者作麼生問久處幽冥全身不會乞師
指示師曰莫屈著汝問麼曰恁麼即禮拜隨
衆上下師還許也無師曰靜處薩婆訶問諸
佛出世振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
向汝恁麼道僧曰恁麼即不異諸聖去也師
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蘚倉
米飯僧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
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
海清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往泉州王太尉處太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

青二

十三

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太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僧問名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真實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學人不是其人僧曰忽遇恁麼人時如何師曰不可預搔而待痒問學人根思遲迴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僧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師有時上堂有僧出來禮拜退後立

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昔日靈山會上佛以一音演說今日請師一音演說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大衆頓息疑網去也師曰莫塗汙大衆好問諸佛皆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如何拯濟師曰大好風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僧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瀛和尚明慧禪師上堂曰謂言優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即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羸纖貴重難留曰爲什麼道無爲無事人道遙實快樂師曰爲闌亂且要斷送有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

師有時示衆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問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出家于巖背山悟心之後受請居清泉玄侶臻集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僧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僧問和尚見古人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僧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此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即省心力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確擣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汝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

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重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什麼師

青二

十五

曰即闍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干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麼生驗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譬

泉州後招慶和尚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

青二

十四

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忽忽晨雞暮鍾

朗州梁山簡禪師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得藥來麼僧曰和尚住山不錯

洪州高安縣建山澄禪師開堂日有僧問牧長請命和尚如何舉揚宗教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即大眾有賴師曰還是不聞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劒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愛歲者無師曰作麼生僧

曰恁麼即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僧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大師初開堂有僧問威音王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師旨學人因底却不明師曰辨得未僧曰恁麼即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癢

漳州延壽寺慧輪大師僧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

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椀僧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蘗倉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問取露柱看

前南嶽金輪可觀禪師法嗣

後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
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
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前泉州睡龍道山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永泰人也少而
聰敏禮鼓山興聖國師落髮稟具初謁大章
山契如庵主

有語具如庵主章出焉

後參睡龍睡龍一

日問曰豁聞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

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睡龍於是上堂集大
衆召曰清豁聞黎出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
與汝證明師乃拈香曰香已拈悟即不悟睡
龍大悅而許之上堂謂衆曰山僧今與諸人
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有頃間又曰

青二

十七

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僧
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
什麼不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
爲什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
曰忽然捉敗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
恁麼即勞而無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
曰既是成功爲什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
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將順世捨衆欲
入山待滅過苧谿石橋乃遺偈曰

世人休說路行難 鳥道羊腸咫尺間

珍重苧谿谿畔水 汝歸滄海我歸山

即往貴谿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
骸施諸蟲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
磐石儼然長往弟子戒因入山尋見稟遺命

延留七日竟無蟲螳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
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土院影堂存焉

前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祥和尚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
主劉氏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
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
問教意祖意同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即同也
師曰不妨領詰問諸佛未出世普徧大千白
雲一會如何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即四
衆何依師曰勿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
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
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
這邊無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
衣到六祖爲什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如
何是和尚接人一路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

十三

十八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師
上堂謂衆曰諸人會麼但街頭市尾屠兒魁
膾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堪與人爲師
爲匠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
只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
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雲
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
曰好水牛師問僧不壞假名而譚實相作麼
生僧曰這箇是椅子師以手撥云將鞋袋來
僧無對雲門和尚聞之乃云須是他始得師將示滅白衆曰
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諸仁者且道其中
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如是會
解即大地如鋪沙去此即他方相見言訖告
寂

朗州德山第九世緣密圓明大師師上堂示

衆曰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
師又曰德山有三句語一句函蓋乾坤一句
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流時有僧問如何是
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
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水渾流曰發後如何師

廿三

十九

曰檐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
台南嶽曰便恁麼去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
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踢著那頭軒問已事
未明如何辨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直恁麼

去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磨未來時如
何師曰千年松倒掛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
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
開曰師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
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
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只這箇爲復別有
師乃打之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
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乃打問佛未出世
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
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
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
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
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
總見師便打

潭州水西南臺道導和尚法雲大師師上堂
謂衆曰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
言論將佛法兩字當作麼真如解脫當得麼
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
中一言啓口振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

三世諸佛說法現前若也分明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壁上掛問如何是真如舍一切師曰分明曰爲什麼有利鈍師曰西天打鼓樓上擊鍾問如何是南臺境師云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如何師曰諦韶州雙峯山興福院竟欽和尚慧真廣悟禪師益州人也受業於峨嵋洞谿山黑水寺觀方慕道預雲門法席密承指喻乃開山創院漸成叢林開堂曰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法

青二

三

王劔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繫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劉氏嘗親問法要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戒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功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溫門舜峯長老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青二

三

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即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領取前話

廣州新會黃雲元禪師初開堂以手拊繩牀云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看老僧乃陞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問教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和尚三事全披如何師曰還免得麼師上堂拈古人語云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又云觸目未曾無臨機道什麼

廣州義寧龍境倫禪師初開堂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即頭上更增頭若不會即斷頭取活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亂走什麼曰恰是雨下天晴師便打問如何是龍境水師曰腥臊臭穢曰飲者如何師曰七通八達問

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蟲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踈爲人一句僧無對師上堂問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衆無對

韶州雲門山爽和尚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和尚師上堂良久僧出曰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曰是不是僧曰和尚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問學人擬申一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曰早英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說偈答曰

以字不是八不成 森羅萬象此中明
直饒巧說千般妙 不是漚和不是經

青二

主三

韶州淨法章和尚禪想大師廣王劉氏問如何是禪師師乃良久廣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為什麼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去去迢迢十萬餘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曾題十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見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為什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如何師便打師與一老宿在國門坐老宿

青二

主三

曰紫衣師號又得也更要箇什麼師曰要國師老宿曰佛尚不作豈況國師師乃笑曰長老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僧問太子初生為什麼不識父母師曰迥然尊貴

嶽州巴陵新開顯鑒大師初在雲門雲門舉雪峯和尚云開却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門曰脩羅王發業打須彌山一摑踣跳上梵天報帝釋你為什麼却去曰本國裏藏身師曰莫恁麼心行好雲門曰汝道築著又作麼生師住後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入水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撓師將拂子遺

人人問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什麼師曰既

知清淨莫忘却

梁山別云也須拂却

連州地藏院慧慈明識大師僧問既是地藏院爲什麼塑熾盛光佛師曰過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無人不遊

英州大容諍禪師師上堂僧問天賜六銖披掛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師曰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帝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拒陽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真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蛇偃月即不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什麼赴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谿多猛撞問如何是古佛一

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期去別處尋却因事不去老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天未曉金雞啼後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韶州雲門寶和尚師上堂示衆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擇麼珍重

郢州臨谿竟脫和尚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青二

三

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有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

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人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

音已照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

韶州舜峯韶和尚初問雲門和尚寶月爲什麼於此分輝雲門曰千光同照師曰謝和尚指示雲門曰見什麼僧正入師方丈乃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僧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僧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老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大師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如

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

師曰不敢曰恁麼即舍生有望師曰脚下水

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

何師曰東弗于代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

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

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師後住

智門僧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

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

蝦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

寒上樹鴨寒入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

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後終於智門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僧問井深多少師曰

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

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

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牕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學人便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是什麼意僧曰恰是師乃喝去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初住西川導江縣迎祥寺天王院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爲什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問見色便見心

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麼處去來曰心境俱亡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師後住青城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即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

青二

主六

西來意師曰踢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呬啗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稱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即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僧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實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

青三

主七

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音釋

嶼烏到切 燈都郎切 瀛音盈 麓盧谷切 顯下老誣音

煦香句切 毳充芮切 胝陟離切 敲丘交切 璞音

普角切 核下華切 果切 蒲音蒲 蒲音蒲 擗古獲切

打山峭切 峭七肖切 峻也 恙病也 偵正丑切

瞋苦合切 忤逆也 鈴音零 皺側救切 摻袂

切袂 所斬切 執也 齧五結切 搔蘇遭切 痒余

瘁切 蕘狹欄切 靴許戈切 有箸 筇與筇同 藎切

祖稽切 烜烜赫切 當割切 觀古候切 櫛其月切

淹菜也 烜烜赫切 當割切 觀古候切 櫛其月切

噉厄芥切 苧立呂切 蠟蟬魚紀切 榛側洗切 木

漿先達切 腥腥膻切 抹抹莫割切 達切

莢吉協切 已萬音 橈音韶 塑桑故切 銖朱市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青三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下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三十六人

見錄

青三

南嶽般若啓柔禪師

筠州黃檗法濟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大師

信州康國耀和尚

潭州谷山豐禪師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

朗州滄谿璘和尚

筠州洞山清稟禪師

蘄州北禪寂和尚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

湖南永安朗禪師

湖南潭明和尚

金陵清涼明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西川青城秉和尚

潞府妙勝臻禪師

興元普通封和尚

韶州燈峯和尚

韶州大梵圓和尚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和尚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

洪州雲居山融禪師
衡州大聖寺守賢禪師

廬州北天王微禪師
鄧州芭蕉山弘義禪師

眉州福化院光禪師
廬州東天王廣慈禪師

信州西禪欽禪師
筠州洞山凜禪師
江州慶雲真禪師

韶州雙峯慧真大師
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雙泉山永禪師法嗣

廣州大通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南嶽橫龍和尚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鄂州黃龍晦機大師 洛京栢谷和尚

池州和龍和尚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十九人一十六人見錄

洪州大寧隱微禪師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福州羅山紹牧禪師

西川慧禪師 建州白雲令弁禪師

虔州天竺義證禪師 吉州清平惟曠禪師

婺州金柱義昭和尚 潭州谷山和尚

湖南道吾山從盛禪師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

漢州綿竹縣定慧禪師
潭州龍會山鑒禪師

二

安州穆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十三人八人見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襄州白馬山行雷禪師

郢州大陽山行中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

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

青三

鄧州興陽山和尚
郴州東禪玄偕禪師

新羅國慧雲禪師
安州慧日院玄謬禪師

京兆大秦寺彥賓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藤霞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

潭州雲蓋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良供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慧度禪師撫州曹山義崇禪師

吉州禾山契雲禪師漳州保福和尚

洪州翠巖師陰禪師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三人見錄

衡嶽南臺藏禪師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

廬山歸寂寺澹權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蘊和尚壽州泊山和尚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歸宗第四世弘章禪師

歸宗寺巖密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池州嵇山章禪師法嗣一人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

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

梓州龍泉和尚

雲居山住緣和尚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雲居山住滿和尚

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法嗣

荷玉山福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筠州上藍慶禪師

洞山敏禪師第五世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金峯從志大師法嗣

洪州大寧神降禪師澧州藥山彥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益州崇真和尚

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

襄州谷隱智靜大師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

襄州靈谿山明禪師
洪州大安寺真上座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嘉州東汀和尚

雄州華嚴正慧大師
泉州招慶院堅上座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法嗣

青三

五

益州聖興寺存和尚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洋州龍穴山和尚
唐州大乘山和尚

襄州延慶歸曉大師
襄州舍珠山真和尚

舍珠山璋禪師
第二世舍珠山偃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三人見錄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第二世微禪師

興元府大浪和尚

洪州同安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陳州石境和尚

中同安志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石門山第二世慧徹禪師

襄州廣德義和尚法嗣三人見錄

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

荊州上泉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廣德周和尚

京兆香城和尚法嗣

鄧州羅紋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法嗣

西川德言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法嗣八人見錄

隨州智門守欽大師

護國第二世知遠大師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

潭州延壽和尚

護國第三世志朗大師

舒州香爐峯瓊和尚
京兆盤龍山滿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寺遵和尚
鄧州大陽山堅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法嗣

大明山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

蘄州盧氏常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七人見錄

西川靈龕和尚

青三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

六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幽州傳法和尚

益州淨衆歸信禪師

青峯第二世清免禪師

鳳翔府長平山滿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祥州大巖白和尚法嗣

邛州碧雲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

青三

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十

七

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

嗟師上堂聞三下板聲大衆始集師因示一

偈曰

妙哉三下板 諸德盡來參 既善分時節

今吾不再三

師次住荆南延壽後住京兆廣教院示滅

筠州黃檗山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與天下人作榜樣師上堂示衆曰空

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各當人無事又上

堂良久曰若識得黃檗杖子平生行脚事畢

珍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大師初參雲門雲門問

近離什麼處師曰植渡雲門曰夏在什麼處

師曰湖南報慈門曰甚時離彼師曰去年八

月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

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曰

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去師於此大悟師

住後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

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

水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無風荷葉

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

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即謝

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趂趂問如何是三

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

字街頭石師子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
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問離却心機意識請
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冠裏坐問非時親觀
請師一句師曰到處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
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什麼處師曰罪不重

青三

科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
吹毛劒師曰金州客尼問車住牛不住時如
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
事師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
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
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有無雙泯權實兩忘
究竟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還許學人領
會也無師曰也有方便曰請師方便師曰千
里萬里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栗

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實八布衫問如何
是佛師曰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
師曰甕裏石人賣棗團問如何是洞山劒師
曰作麼僧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
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只恁麼師又作麼生
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眾雲臻
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
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
普賢在什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
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青三

信州康國耀和尚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
事師曰汝向髑髏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
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即
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好

潭州谷山豐禪師

亦任興元府普通院

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華綻雲洞老僧
驚師上堂示衆曰俊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
既參雲外客試爲老僧看纔有僧出師便打
云何不早出頭來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
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向什麼
處去如何驕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
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問
如何是羅漢境師曰松檜古貌問鑿壁偷光
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僧問如何是滄谿境師曰
面前水正東流問如何是滄谿家風師曰入
來便見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
尚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有頌曰

天地指前徑 時人莫彊移 箇中生解會
眉上更安眉

筠州洞山普利院第八世住清凜禪師泉州
僊遊人也姓李氏幼禮中峯院鴻謚爲師年
十六福州太平寺受戒初詣南嶽參惟勁頭
陀未染指及抵韶陽禮祖塔迴造雲門雲門
問曰今日離什麼處曰慧林雲門舉拄杖曰
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雲門
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乃之金
陵國主李氏請居光睦未幾復命入澄心堂

青三

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
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也好
消息只恐汝錯會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
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師問僧什麼處

來曰黃州來師曰在什麼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黎到來幾日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只爲眠霜卧雪深曰恁麼即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作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

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譚師曰愛別離苦

青三

十一

湖南潭明和尚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金陵清涼明禪師江南國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國主請開堂曰纔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云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禮拜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師又拈曰大衆汝道鈍置落阿誰分上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僧問如何是相輪

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瑟瑟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如何是妙勝境師曰龍藏開時貝葉分明問金粟如來爲什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瞻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心寂滅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問遠嚮雲門南北縱橫四維上下事作麼生師曰今日明日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峯淨原和尚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

山河大地普真如大衆若得真如者即隱却他山河大地若不得者即違他古德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不得即各自歸堂珍重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和尚師上堂示衆曰大衆好箇時光直須努力時不待人各自歸堂參取本善知識去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有疑請問師因見聖僧便問僧此箇聖僧年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之曰這竭斗不易道得

青三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連師當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問新到僧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譚師曰參

衆去四灼然師曰踣跳便打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道什麼

信州鵝湖山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闍黎不是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兩浙師曰
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

青三

十三

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擣菰漢問如何是鵝湖
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師周
旋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
師曰青楊翻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

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
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
曰一餅淥水安窻下便當生涯度幾秋問如
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
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

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即到也師曰深
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
如如何是真如師曰燒瓦成金客聞名不見
形曰恁麼即禮謝下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
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
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和尚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
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
麼生曰恁麼即學人罔測也師曰龍頭蛇尾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輓芥投鋒時如何
師曰落在什麼處梁山云落
在汝眼裏問不犯辭鋒時
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
江西湖南

前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即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本邑天竺寺出家得法於瑞巖久爲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

蕭然獨處意沉吟 誰信無絃發妙音

終日法堂唯靜坐 更無人問本來心

時有朋彥上座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明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朋彥即廣法大師後嗣
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師太平

興國元年示滅壽百有五歲

青三

十四

前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晦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唐天祐中遊化至此山節帥施俸錢建法宇奏賜紫衣號超慧大師大張法席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

五年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瑠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劔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也無師曰慙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

青三

十五

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蓋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蓋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

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有僧問百年後鉢囊子什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什麼人得師曰待海鷺雷聲即向汝道言訖告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池州和龍和尚僧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師曰再三囑你問如何是從上宗旨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到得麼問省要處乞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艷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

韻啞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向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曾師曰鶴透羣峯何伸向背問二龍爭珠時如何師曰力士無心獻奮迅却沉光問雪峯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救

前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二十於開元寺智僂律師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法寶大師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之省悟盤桓數稔尋迴江表會龍泉邑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始揚宗教師上堂謂衆曰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

出者師說偈曰

騰空正是時 應須眨上眉 從茲出倫去

莫待白頭兒

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

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

青三

十六

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怎麼

生曰如何是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

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

脚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露曰還殺人

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

匣曰便請出之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

爲什麼珠不現師曰落在什麼處周廣順元

年辛亥金陵李氏嚮德召入居龍光禪苑

後改

名奉署覺寂禪師暨建隆二年辛酉隨江南

李氏至洪井住大寧精舍重敷玄旨其年十

青三

十七

月示疾二十七日剃髮澡身陞堂辭衆安坐

而逝明年二月六日歸葬于吉州吉水縣遵

遺誡也壽七十有六臘五十六謚玄寂禪師

塔曰常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

隅激揚玄旨諸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

當其鋒者師在泉州招慶大殿上以手指壁

畫問僧曰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

沙汰時向什麼處去來僧無對師却令僧去

問演侍者演曰汝什麼劫中遭此難來其僧

迴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

有什麼用處僧乃禮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

去也清上座舉仰山挿鉢話問師古人意在

叉手處意在挿鉢處師曰清上座清應諾師

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下語只要上

座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師到雙巖雙巖長老覩師風彩乃曰某甲致一問問闍黎若道得便捨院道不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一時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斯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雙巖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不肯受師下牀拈起淨鉢曰這箇是淨主事無語師乃撲破淨鉢師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

禪者盈于堂室師謂衆曰希逢一箇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有同生同死何妨一展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鷄趁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貶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比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那邊著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齧得著是好手問無煙之火是什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師見新到僧纔上法堂乃舉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國泰瑯和尚古人

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豎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廨院患甚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

青三

十九

有人救得麼師乃迴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有一僧曾在師法席辭去住庵一年後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乃露臂問曰汝道我有多少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什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攬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撥破汝頂曰也須

仙陀去師乃棒趂出師別有頌示衆曰

明招一拍和人希 此是真宗上妙機

石火瞥然何處去 朝生鳳子合應知

師住明招山四十載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

化上堂告衆囑付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

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

多少侍者曰昔日鶴林今日和尚師以手拂

眉曰莫孤負麼又說偈曰

鷲刀叢裏逞金威 汝等應當善護持

火裏鐵牛生犢子 臨岐誰解湊吾機

偈畢安坐寂然長往今塔院存焉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

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

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時出來問待老僧一時答却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人

青三

二十

乍入叢林祖師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慧禪師初參羅山羅山問什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即今事作麼生羅山揖曰喫茶去師良久無言羅山曰秋氣稍暖去羅山來曰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

誰羅山乃喝師良久羅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握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在繩牀上坐師直入到身邊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師便下去光拈得拄杖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拂子問曰闍黎

喚這箇作什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和尚師上堂謂衆曰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師曰夜靜水清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青三

主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初參羅山棲泊數載後因羅山在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問聖皇請命大衆臨筵請師舉師曰領領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作麼生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上堂云不動神

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義昭照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開門作活僧云忽遇賊來又怎麼生師曰然有新到僧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子勢僧擬欲近前師云賺殺人師因事而有頌曰

虎頭生角人難措 石火電光須密布

假饒烈士也應難 懞底那能解差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乃起去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你向什麼處覓曰掛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瀏陽道吾山從盛禪師師初住高安龍迴有僧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迴家風師曰縱橫射直問如何是靈源師曰嫌什麼曰近者如何師曰如人飲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師上堂示衆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人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

青三

三二

麼即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麼諸路僧近前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承教中有言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什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
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曾師曰落照機
前異師頌石鞏接三平曰

解肇當買箭 因何只半人 爲從途路曉
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師有示徒頌曰

匡山路 匡山路 巖崖嶮峻人難措
遊人擬議隔千山 一句分明超佛祖

又有白牛頌曰

我有古壇真白牛 父子藏來經幾秋

出門直透孤峯頂 迴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示衆曰覲面分付
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
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
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

青三

十三

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
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
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瞋睡漢
前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

朗州大龍山智洪弘濟大師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即汝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
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
月移山影到牀邊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
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
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
眼師曰向南看北斗

郢州大陽山行冲禪師第一世住僧問如何是無
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

師曰去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懷楚禪師

第二世僧問如

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

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

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元

在這裏曰未審在什麼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初

住郢州大陽山爲第二世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

前震法雷師次住安州慧日院後遷止蘄州

四祖山爲第一世年七十時遺偈云

吾年八十八 滿頭垂白髮 顚顚鎮雙峯

明明千江月 黃梅揚祖教 白兆承宗訣

日日告兒孫 勿令有斷絕

淳化四年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年八十

青三

千四

八

蘄州三角山志操師

第三世僧問教法甚多宗

歸一貫和尚爲什麼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

曰爲你周遊者也曰請和尚即古即今師以

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

詮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

耳裏鼻裏曰只此便是是否師曰是什麼僧咄

師亦咄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下寨師曰還逢

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

第四世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政令便見下堂

堦

前潭州藤霞和尚法嗣

澧州藥山和尚

第七世師上堂謂衆曰夫學般

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什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什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蓋國無人知

青三

字五

前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果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箇中無紫阜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什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汝白雲朝嶽頂爭奈青霄不展顏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剎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前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

歸宗寺弘章禪師第四世僧問學人有疑時如

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什麼前池州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師後住安州法雲院示滅

前洪州雲居第四世懷岳禪師育三法嗣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世住舒州宿松人七

歲出家二十登戒契緣於雲居懷岳和尚開

法於信州鵝湖廬州節帥周本於維揚西南

隅創院請師居之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某

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

把將一片來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世住僧問教云諸佛放

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助發

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什麼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前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

筠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

雪峯的的意雪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諸峯

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居于上藍僧問如何

是上藍無刃劒師曰無僧曰爲什麼無師曰

闍黎諸方有育三

前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

益州崇真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

玉兔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

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僧問
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
曰怎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
遠投師請師接師曰從什麼處來曰江北來
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
戊亥年生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
轉身處師曰卧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
林關下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
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
無師曰什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
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
如來密旨迦葉不傳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者鴈門人也未詳姓
氏早習儒學一旦捨俗出家志求真諦乃遊

方首謁襄陽鹿門山真禪師師資道契尋抵
江淮登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
深邃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
尚不度弟子有隣庵僧爲之供侍常有異鹿
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嚮仰三遣
使徵召不起堅請就棲賢寺開法不踰月潛
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起一指
法眼別云還未也一日示有微疾謂侍僧曰日將午
吾去矣侍僧方對師下牀行數步屹立而化
巖頂上有松一株同日枯瘁壽七十餘國主
青三命畫工寫影備香薪焚藝收遺骨塔于巖之
陰

前撫州曹山第二世慧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却去底人師曰
石女紡麻纊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

關隸良計斷

前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遊縣人也姓陳氏九歲依本山出家既具戒杖錫觀方謁草庵和尚草庵問曰何方而來師曰六眸峯來草庵曰還具六通否師曰患非重瞳草庵然之師迴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爲白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錄成佛沙彌不具戒法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乃述偈三首曰

雪後始諳松桂別 雲收方見濟河分
不因世主教還俗 那辨雞羣與鶴羣
多年塵事謾騰騰 雖著方袍未是僧
今日修行依善慧 滿頭留髮候然燈
形容雖變道常存 混俗心源亦不昏

青三

千九

更讀善財巡禮偈 當時何處作沙門

師始從參禮以至返初示滅未嘗下山葬于無了和尚塔之東隅二百步目爲東塔經數載其塔忽圯裂連堦丈餘時主塔僧將發之於夜宴寂中見西塔定身言曰吾之遺質既勞汝重瘞今東塔不煩更出也塔主稟乎靈感召檀信重修補嚴飾迨今香燈不絕時謂陳沈二真身是也其無了禪師嗣馬祖事迹廣如別章

前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大善知識爲什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唐州大乘山和尚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面上事師曰升子裏

踣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鳳山延慶院歸曉慧廣大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洞山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舍珠山真和尚第三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舍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即不假羽翼便登翠嶺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

前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應千家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盤陀石上栽松栢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什麼却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前洪州鳳樓山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前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禪師第二世住問金烏出海

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嶽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掛燈籠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片雲生鳳嶺樵子處處明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動浪百華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拜善不調弓箭透二江口問如何是佛

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

青三

三十一

前襄州萬銅山廣德義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延和尚

第二世住

初謁廣德義和尚作

禮而問曰如何是和尚深深處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闌堆堆觀者希師曰恁麼即酌水

獻花也曰忽然雲霧靄闌黎作麼生師曰采

汲不虛施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

山門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魚躍無源水鶯啼萬古松問如何是常在

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

何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時師曰盛夏日輪新霽後汝莫當輝瞪目觀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後師曰孤輪罷照鷺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得無間業師曰猛火然鐺煮佛喋師因事有頌曰

纔到洪山便絜根 四平八面不言論

他家自有眠雲志 蘆管橫吹宇宙分

前隨州隨城山護國寺澄禪師法嗣

隨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僧問兩

鏡相對爲什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

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額上不帖榜

隨城山護國知遠演化大師

第二世住

僧問舉子

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麼生問乾

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

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閒直截根源佛
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旨如何師曰罷攀
雲樹三秋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起南山鼓唱起北

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

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曾住唐州天目山僧問古殿無

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又問不假修證如

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潭州延壽和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煬帝以汴水爲榮老僧以書湖池畔

隨城山護國志朗圓明大師第三世住僧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淨果嫡子疎山之

孫問如何是萬法之根源師曰空中收不得

護國不能該

前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

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月上峯問維摩寂

默是說不是說師曰暗裏石牛兒超然不出

戶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

作什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

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

然無相子不掛出塵衣

前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

西川靈龕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

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什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
違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
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師曰無木

幽州傳法和尚僧問教意與祖意是同是別

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爲什
麼徒弟多師爲什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
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
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
師曰紅紫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第二世住僧問久醞蒲萄酒今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音釋

切爲寶
璘
切離
珍
蘄
切渠之
泐
切歷
德
徽
切許
歸
郢

井鄂切五
各移亡切
遇
弁切姑
南
郴切癡
林
諤各五

懣切紂 憤嶼 象切 呂
 號切 新獲 龕切 枯舍
 叩切 渠容

切鋤
加
甕烏貢切
怎子恁切
麼莫汝切
峴胡典切

最 音三
括切
蝦蟇 胡加切
獨樓 徒谷切

切
觸
體
肘
步
柳
切
盜
彌
畢
捻
如
甚
追
直

息拱切
嵐盧含切
𦵏徒冬切
𦵏𦵏𦵏

蒲沒切
檮
蒲
檮丑居切
蒲薄胡
蕃
蒲煩

初亮切
賤子賤切

倉始造也。止履也。湏激起也。

恬徒兼切 奮奮方問切 湊古暗切 眩側洽切
動徒到切 謚神至切 誅行汰切 他蓋切 插目洽切
也楚洽切 鋏此錫切 錫錫弋切 照切驚鳥也 齒也
遙切 春切 耕切 擲直炙切 廨古隘切 疼冬徒切
與切 同切 莖胡耕切 擲直炙切 廨古隘切 疼冬徒切
也切 拏女加切 攫居縛切 援子葛切 瞥普蔑切
目莫白切 湊倉奏切 掘苦侯切 喘昌充切
也錯也 躡力周切 覲亭歷切 輦居悚切 壁匹切
切苦化切 寨士邁切 廬布龍都切 隸郎計切
作瘞 瘞於屬切 昇研計切 闕市垣切 闕切
換切 踵主勇切 瞪澄應切 噤直甲切
市門也 踵也 踵也 瞪也 噤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青四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七十四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青四襄州清谿洪進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青四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一潞州延慶傳殷禪師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福州僊宗洞明大師泉州福清行欽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

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福州白龍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漳州報劬玄應禪師

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七人六人見錄

泉州報恩宗顯大師金陵龍光澄忙禪師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郴州太平清海禪師

連州慈雲慧深大師漳州保福清谿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郢州興陽道欽禪師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福林澄和尚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

杭州龍華志球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仁王院俊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

漳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 漳州龍興裕禪師

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六人見錄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舍匡禪師 韶州後白雲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漳州鹿苑文襲禪師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

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灌州羅漢和尚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

漳州道崧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黃龍晦機禪師法嗣九人七人見錄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第二世和尚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嘉州黑水和尚 鄂州黃龍智顥禪師

眉州福昌達和尚

常州慧山然和尚
洪州雙嶺悟海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六人五人見錄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婺州普照瑜和尚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 處州涌泉究和尚

衢州羅漢義和尚

福州興聖調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大龍山景如禪師 大龍山楚勛禪師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白馬智倫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

新州自南禪師
果州永慶院繼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普寧法顯禪師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

鳳翔府紫陵微禪師法嗣

鳳翔府大朗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新開和尚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石門山紹遠禪師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

陳州靈通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廣德延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廣德周禪師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法嗣

漢州靈龕山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知遠禪師法嗣

東京開寶常普大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

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七

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

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

鄞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

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既行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師曰遷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同行進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記各鎮一方師獨於甘蕉洲卓庵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衆先圍繞法座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師曰衆人却參真善知識少頃陞座大衆禮請訖師謂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

青四

五

重便下座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問著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答話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

麼語是此時節麼有什麼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

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

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什麼對月師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

署淨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我立地待汝觀去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觀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問洪鍾纔擊大眾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眾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什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舍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聲色兩

字什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

十四

十

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真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

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處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踏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遷住清涼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已

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什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汝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

青四

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拈云山主恁麼抵對爲什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詭在什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

兄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却後

二十餘日方明此語東禪齊拈云叢林中總此語若恁麼會還夢見也未除此外別作麼生會法眼意上座既不喚作香匙喚作什麼別下一轉子看要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

知上座平生眼齊拈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

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拈

青四

九

云上座且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不可不許恁麼會目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因雲門問僧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寐語住也未僧無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師問僧什

麼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曰是真實是虛妄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不曰安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洲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總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擊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只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明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師

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閨月五日剃髮沐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已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吳越國師文遂江南國師慧炬高麗國師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爲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各化一方如本章叙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請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真

讚銘記詮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

曾住鄧州谷口

在地藏時居

第一座一日有二僧禮拜地藏和尚曰俱錯

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

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

肯修乃問曰未審上座作麼生師曰汝自迷

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法堂請益地藏地藏

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

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麼爲

生之所留修曰筭畢竟成何去如今作麼使

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曰紹修所見只

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

箇是典座房修禮謝師住後有僧問衆盲摸

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

青四

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

古人有什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倚上座

出衆擬問次師曰這勿毛驢猗渙然省悟後

住天台山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

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

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

何之乃參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述法眼章後

繼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

涼大道場延請居之上堂示衆曰古聖纔生

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初

生下時有箇什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

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會

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麼不知去珍重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
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
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
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王受
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
即色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
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嚙
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什麼不嚙華師
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
來問古人得箇什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
箇什麼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
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
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
目菩提師曰問取觸體後人問如何是諸佛

本源師曰汝喚什麼作諸佛問兩華動地始
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曰向上
座道什麼曰恁麼即得遇清涼也師曰實即
得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
麼處得這箇問頭師平日居方丈唯毳一屨
每晒同參法眼多爲偈頌晉天福八年癸卯
十月朔日遣僧往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
丈囑付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
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院至時擊鍾及期大
衆並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
時國主聞鍾登高臺遙禮清涼深加哀慕仍
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法眼禪師
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
中譚次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

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
曰說什麼撥不撥師懵然却迴地藏地藏問
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
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
惡師未喻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

青四

十三

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
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
而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
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
于法眼法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故

法眼先住撫州崇壽大振宗風師後居龍濟
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師上堂示衆曰具
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
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
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

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問見色便見心
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
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汝恁問不妨出
得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
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喚什麼作萬法問
教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
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
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
言何在師曰前有什麼言師有時示衆曰聲
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唇舌僧問
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
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
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
曰爲什麼不壞師曰同於大千問如何是觸
目菩提師曰特地令人愁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待汝問西來意我即向汝道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什麼覲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覲不見曰爲什麼覲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夏末問曹山師著偈頌六十餘首及諸銘論羣經略要等並行于世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先住歲豐師上堂謂衆曰諸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

青四

古

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什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特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師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

頭問承古有言二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汝何人自檢責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署清慧大師

潞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

青四

十五

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什麼物師曰道什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

什麼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麼身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你師因有頌曰

南臺靜坐一爐香 亘日凝然萬慮忘
不是息心除妄想 都緣無事可思量

前福州僊宗契符清法大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大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濤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初住雲臺院師上堂謂衆曰還有人鑒得出麼若有人鑒得是什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鑒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譚真逆俗師曰客作漢問什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

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汝念什麼經曰法華經師曰彼此話墮

前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前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境界曰龍潭徹底清烏龜得繼名曰莫即這箇便

青四

十六

是麼師曰道高龍虎伏八僊連太平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前福州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曾住黃檗上堂示衆曰
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
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
宗門中怪及什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
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擎名山秀谿連
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
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
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
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曰恁麼即
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
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麼曰恁麼即徒
勞側聆師便喝出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
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抵對你爭得問不責

十四

十七

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
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即學人喪身命去
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
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什麼迷妄有差殊師
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峯
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什麼
却有衆生師曰話墮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
今繼嗣嗣何方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即白
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
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
也姓吳氏幼出家於本州開元寺九佛院稟

具探律乘閱大藏終秩乃之福州謁白龍希和尚印可心地却歸本州清谿會清谿長老罷唱保福庵于貴湖一見以同道相契豁命檀信於庵之西青陽山創室請師宴處二十餘載開寶三年屬泉州帥陳洪進仲子文顯任漳州刺史於水南創大禪苑曰報劬屢請師住持固辭不往師之兄仁濟爲軍校文顯因遣仁濟入山述意勤懇師不得已出山時參學四集僅千五百人隨從入院大啓法筵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什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耶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陳帥以師之道德聞于太祖皇帝賜紫衣師號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遺書辭陳守仍示

青四

十八

一偈曰

今年六十六 世壽有延促 無生火熾然

有爲薪不續 出谷與歸源 一時俱備足

及期日誠諸門人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

有亂規矩言訖坐化陳守傷歎盡禮送終茶

毗收靈骨於院之後山建浮圖

前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初住興國有僧

問新豐一派興國分流祖嗣西來請師舉唱

師曰也在新豐得此子問曰恁麼即法雨霽

靈羣生有賴也師曰莫閑言語問昔日靈山

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

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

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眨

上眉毛著曰恁麼即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

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
鷄毛師後住報恩有僧問學人都致一問請
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
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華滿庭問不
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

青四

十九

恁麼即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
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直道師曰汝自
何來曰恁麼即得遇明師也師曰莫閑言語
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
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

對譚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悒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幼
出家於本州觀音院年滿納戒於韶州南華
寺尋遊方抵于泉州參法因大師印悟心地
後住舒州山谷寺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

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船子麼曰和尚
爲什麼教禮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又
住齊安龍光前後三處聚徒說法終于龍光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徧滿天下僧曰莫便是麼師曰是即
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
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
益得祖師爲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
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
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花異草嶺頭生
問如何是句中人師曰好辨
連州慈雲普廣大師慧深僧問匿王請佛既
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
方便無恡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

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興

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什麼

前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

青四

三十

處州福林澄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勿旛幘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即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前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諸官已結人天會報恩今日事如何師曰閑黎到諸方分明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鳥飛急奔騰兔走頻

前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和尚

第二世住

僧問世尊得道地神

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什麼人報師曰謝你報來

前杭州龍華寺志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即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蹋步上來作什麼

前漳州保福院可儔禪師法嗣

青四

三十一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初開堂陞座良久謂衆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舌頭論若也

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恁麼即頓決疑情便契心源向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前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生惡黨血鬚亂禮本州思和尚受業聞慧輪和尚化被長沙時馬氏僭竊與建康接壤師年二十五結友冒險遠來參尋後馬氏滅劉言有其地王逵復代劉言逵疑師江表謀者乃令捕執將沉于江師怡然無怖逵異之且詢輪和尚輪曰斯皆爲法忘軀之人也聞老僧虛譽故來決擇耳逵悅而釋之仍加禮重師棲泊延壽經十稔輪和尚歸寂乃迴廬山開先駐錫乾德初於山東南牛首

峯下結茅爲室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居筠陽九峯隆濟院闡揚宗旨本國賜大沙門號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徒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

比擬忘言合太虛 免教和氣有親疎
誰知道德全無用 今日爲僧貴識書

青四

主三

時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梅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知軍張南金先具疏白師然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

然春到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
卧粥稀後坐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師雍熙二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中夜趺坐白衆而順寂壽五十
六臘三十七茶毗舍利塔于牛首庵所師頗
有歌頌流傳於世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什麼道張三
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汝
不問底諸餘

前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白雲舉拳曰我近
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

普四

三

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
撚髭僧曰有髭即撚無髭如何師曰非公境
界師在暗室坐有僧來不審師乃與一掌僧
不測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示衆曰看天看地新
羅國裏和南不審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
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播
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
間虎嘯猿啼拈却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
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渌水後面青山僧曰
不會師曰末後一句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
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
瓮醬師曰沙彌將一碗水來與這僧照影因
有僧問大容云天賜六銖披掛後將何報答
我皇恩大容云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師

聞之乃曰這老凍餼作恁麼語話大容聞令人傳語云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磚只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堦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麼師對曰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人家男子隨鳥雀後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有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東路來西路來曰西路來師曰還見彌陀麼僧良久禮拜師曰禮拜月華作麼師入京上堂有一

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有老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曰好箇法堂且無主師在方丈聞之曰且坐老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寶堦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開堂曰謂衆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功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

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不坐
菩提座直過那邊如何師曰放過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斬新世界特地乾坤
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
人不曾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

普四

十五

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豎
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
庭前櫻樹夜叉頭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
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近日有何言教
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
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籬次有僧問古人種
種開方便門和尚爲什麼却攔截師曰牢下
檟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初開堂登座謂衆曰不審
從上宗風不容佇思然念諸佛初心敬禮後

代相承事須有方便三十年後不得埋沒若
是高賢上士不在其流後學初心示汝箇入
路看取大衆頭上若也不會聽葛藤去也師
良久又曰上至諸佛下至含識共箇真心且
阿那箇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共一體麼

恁麼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既如是不得又作
麼生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
門下豈立這箇堦梯眨上眉毛早是蹉過何
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知音者麼
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禮拜師曰俊
哉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僧擬
再伸問師曰去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
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子期
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
山一會梵王爲主未審白雲什麼人爲主師

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即法雨霑羣生有賴
師曰汝莫這裏賣梳子

前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
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第九世住後住江陵延壽僧

問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
問僧問曰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

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申此問焉辨我

師師喝其僧禮拜師便打

前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
扶桑曰那邊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地連香

青

王

積水門對聖峯山問既是羅漢爲什麼却受
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觸體

前鄂州黃龍晦機禪師法嗣

洛京長水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
如何師 抱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

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納師曰釘
去線不迴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豎

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
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

如何師曰問汝金翅疾還得飽也無

東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什麼處曰閩中師

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鋤地次見
師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
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

堂舉似第一座第一座曰和尚近日可畏爲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座七棒第一座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怎麼師曰枉喫如許多年鹽醋又打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薰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問曰雪覆蘆華時如何黃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便打師因而省覺自爾契緣化行黑水

鄂州黃龍智顯禪師

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黃龍

家風師曰待賓飮僊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即諸佛

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劍人

眉州昌福達和尚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即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卧時如何師曰異中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翹天日落把土成金

前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陞座欲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鷄兒麼放一箇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劍輪

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始出師曰看好精彩僧擬申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銳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青四移師後住南明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誑人天作麼元

婺州普照瑜和尚上堂未坐謂眾曰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在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機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眾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狐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曰當衝者夜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師青四

乃頌曰

決在臨鋒處 天然師子機 頻呻出三界

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眾曰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劍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僧曰千般徒設用難出髑髏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和尚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時有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擻地曰師子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問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鷄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和尚上堂衆集有僧纔出禮拜師曰不是好底僧曰龍泉寶劔請師揮師曰什麼處去也曰恁麼即龍谿南面盡鋒鏑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前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

大龍山景如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朗州大龍山楚勛禪師第四世住上堂良久曰大

衆只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

青四

手

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來曰恁麼即展去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什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阿彌陀佛僧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劔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前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

祇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前安州白兆山第二世懷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近前來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僧問如何是爲

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僧曰如何理會師

曰逢人告人

前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受業於本州鵲山

得法於前谷隱智靜禪師繼踵住持玄侶臻

萃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

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

須作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

山鬼窟作麼日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

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

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什

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申道師曰將

謂不領話問萬水千山如何登涉師曰青霄

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前廬山歸宗第四世住弘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者陳留人也姓李氏

幼習儒學絕無干祿之意志樂山水頗以遊

覽爲務至廬山歸宗禪師會下聞法省悟遂

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命師撫之曰汝於

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

事囑諸門人訖然後示滅師至唐乾化二年

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

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隣

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

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偏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張生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

青四

三

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今彼招謗譏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俗僧道萬計師常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什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六今法嗣繼世佳持彌盛

前襄州石門山第三世慧徹禪師法嗣

石門山紹遠禪師

第四世住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先師歸於鴈塔當仁一句請師垂示師曰脩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

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

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

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

青四

三

不露身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

清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

浮萍草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

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

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問如

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
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
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錫帶胡中土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
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即入諸境
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前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資楊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

大衆雲集白鹿一句請師闡揚師曰近日居
何國土又曰梁山高掛秦時鏡光壽門風不
假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
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
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從

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
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
爲什麼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
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有端長老訪師晤坐
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爲什麼兩人居
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

梁山一曲歌 格外人難和 十載訪知音
未嘗逢一箇

又頌曰

紅燄藏吾身 何須塔廟新 有人相肯重

灰裏邈全真

青四

辛四

前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
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
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僧問承教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青五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人見錄

天台山德韶國師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大師 金陵章義道欽禪師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 金陵報慈文遂禪師

漳州羅漢守仁禪師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 杭州靈隱清聶禪師

金陵報恩玄則禪師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

金陵淨德智筠禪師 高麗道峯慧炬國師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

杭州寶塔寺紹巖禪師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 撫州崇壽契稠禪師

洪州雲居清錫禪師 洪州百丈道常禪師

天台般若敬導禪師 廬山歸宗策真禪師

洪州同安紹顯禪師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

洪州觀音從顯禪師 廬州長安延規禪師

常州正勤希奉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

洪州新興齊禪師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

青原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也俗姓陳氏

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

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

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

光中遊方詣投子山見大同禪師乃發心之

始次謁龍牙遁和尚問雄雄之尊爲什麼近

之不得龍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龍牙曰汝不會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龍牙曰合如是師不喻旨再請垂誨龍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次問疎山曰百市千重是何人境界疎山曰左搓芒繩縛

青五

鬼子師進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什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疎山駭之師如是歷參五十四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淨慧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淨慧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淨慧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座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氷釋遂以所悟聞于淨慧淨慧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太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

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迴本道遊天台山觀智者顓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王子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王無忘佛恩漢乾祐

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寢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齋師之書徃彼國繕寫青五備足而迴迄今盛行于世矣師上堂曰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

三

是什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只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即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櫓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

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什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來處甚分明曰爲什麼不會師曰喚什麼作第二月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什麼作物曰恁麼即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即大千

同一真如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繞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什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即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師有時謂衆曰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師有時謂衆曰只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簡辯如懸河只成得箇顛倒知見若只貴答話簡辯有什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簡辯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什麼心疑不

青

五

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只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什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只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示衆曰

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第一會師初開堂曰示衆云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惟我知焉乃有頌曰

暫下高峯已顯揚 般若圓通徧十方
人天浩浩無差別 法界縱橫處處彰
珍重師陞堂曰有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

既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見什麼學云不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什麼處不見又云若見般若名般若不見般若亦名般若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諸上座又僧問乍離凝峯大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云虧汝什麼處學云怎麼即雷音震動乾坤地人人無不盡恩師云幸然未會且莫探頭探頭即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樂珍重第二會師上堂有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云你問我答學云如何是方便門師云你答我問學云如何趣向師

青五

六

云顛倒作麼又僧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云一身學云怎麼即昔日靈山今來親覩師云理當即行又云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現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第三會師上堂有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云分明記取學云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云誰向你道學云法爾如然師云你靈利又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什麼却不知有師云却是你知有學云狸奴白牯爲什麼却知有師云你什麼處見三世諸佛又僧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

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云却是耳見學云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云眼知學云恁麼即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云誰向你道又云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相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

青五

七

昧橫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第四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什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

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第五會師上堂有僧問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云日曉月明學云如何領會師云誰是學人又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云非同合學云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云誰問先天地學云恁麼即隨靜林間獨自遊師云亂道作麼又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第六會師上堂示衆云佛法現成一切具足古人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

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上座因什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第七會師上堂有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云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云且會般若船又僧問古德云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假梯師云不遺絲髮地學云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師又云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

青五

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第八會師上堂有僧問世尊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只如迦葉在賓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云教我向誰說學云恁麼即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云你什麼處見靈山又僧問淨慧寶印和尚昔日迦葉親傳未審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云鑿鑿鼓一頭打兩頭鳴學云恁麼即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云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又僧清遇云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云分明記取學云恁麼即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云清遇何在學云法王法如是師云阿誰證明又云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只是如今譬

青五

九

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
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
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
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法有本心非
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
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
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
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
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
始得久立珍重第九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先
德云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如何是二相
本來同師云山河大地學云不會乞師方便
師云什麼處是不方便處又僧問承教有言
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云迦
陵頻伽共命之鳥學云心與法界是一是二

師云你自問別人問師又云大道廓然詎齊
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
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
般若現前理極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
萬象牆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
立珍重第十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師有言九
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云不露
文曰如何是心師云你名安嗣又云法界性
海如函如蓋如鈎如鎖如金與金色位位皆
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
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
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
時是有不坐時是無只如諸方老宿言教在
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
句句盡言佛心因什麼得不曾去若一向織

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脚根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

青五

十

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久立珍重第十一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

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覩無

青五

十一

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第十二會師上堂有僧問觸髅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觸髅常干世界師云更待答話在學云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云時復舉一徧又僧問一人執炬自盡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云不遺者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你名敬新學云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云有學云什麼人證明師云敬新證明又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異境靈蹤覩者皆羨僧又云見後如何師云

適來向你道什麼又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虛空鳴磬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云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學云恁麼即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云你還聞麼又云

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曾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

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剎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久立珍重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隕于峯頂林木變白

青五

十二

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

尋迴鄞水大梅山庵居時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閭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到師問曰上座離什麼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其二禪客不能對新到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什麼處僧無對師尋遷於天台山白沙卓庵時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

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朋彥
曰若是諸聖先德豈不有悟者哉師曰一人
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巖
然如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
泛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

青五

十三

延入王府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宗
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
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
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皆從此經出未
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什麼天龍方再問
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在三昧師
曰還聞麼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
舉雪峯塔銘問老宿云夫從緣有者始終而
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
且置雪峯即今在什麼處

法眼別云即眾皆
今是成是壞皆

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彌
伏王大悅命師居之署圓通普照禪師師上
堂謂眾曰諸人還委得麼莫道語默動靜無
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
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即委是去也
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
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曰特地申問是什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十萬八千真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
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捏目看花花數朶見精
明樹幾枝枝
漳州羅漢宣法大師智依師上堂曰盡十方
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

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只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什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

僧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

麼即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

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師問僧受業在什麼處

曰在佛迹師曰佛在什麼處曰什麼處不是

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曰放閣黎

七棒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在無言上座

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曰也曾問訊師曰無

言作麼生問得曰若得無言什麼處不問得

師喝之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契餅

餞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

青五

十四

不二體端拈起餅餞師曰只者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

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禪師道欽太原人也初住廬

山棲賢師上堂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

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

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什麼既上來

青五

十五

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

子龜毛兔角解落諸上座欲得省要麼僧堂

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

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

賢境師曰有什麼境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

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江南國主請師居章義道場示衆曰總來這裏立作什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了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莫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什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只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

旨師曰玄有什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初住潤州慈雲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一日上堂衆集師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此若未會也只爲迷情所覆便去不得迷時即有質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爲頭豈不是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什麼人得聞師曰只有汝不聞問如何

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什麼處問祖師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即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杭州人也姓陸氏乳抱中父母徙家于宣城纔卅歲挺然好學乃禮池州僧正落髮登戒年十六觀方禪教俱習嘗究首楞嚴經十軸甄分真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淨慧禪師述已所業深符經旨淨慧問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什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什麼師憮然無對淨慧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

青五

十七

始忘知解初住吉州止觀乾德二年國主延入居長慶次清涼次報慈大道場署雷音覺海大導師禮待異乎他等師上堂謂衆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生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即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問崇壽佛法付囑止觀止觀佛法付囑何人師曰汝試舉崇壽佛法看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巖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師謂衆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

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斡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師問僧從什麼處來曰撫州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師又曰諸上座各在止觀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止觀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永春人也初參淨慧後迴故郡止東安興教寺上方院示衆

壹

十八

曰只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仔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什麼僧衆晚參師謂衆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師次住漳州報恩院謂衆曰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脰長鳬脰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道血脉不通泥水有隔好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什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即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即

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怎麼即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怎麼會師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

青五

十九

曰怎麼即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怎麼商量別有商量曰更作麼生商量師曰女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什麼作緣塵僧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氏初詣臨川謁淨慧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

一日淨慧問曰子於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看華嚴經淨慧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對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憊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師乃問曰空

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師於是開悟踴躍禮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淨慧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淨慧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

慧曰子向後有五百義徒而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後忠懿王錢氏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

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百衆師上堂謂衆曰佛法顯然因什麼却不會去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師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背後是什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

青五

千

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即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一日大衆參師指香鑪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即親蒙照燭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撫州黃山良匠禪師吉州人也上堂謂衆曰高山頂上空蔬飯無可祇待諸道者唯有金剛眼睛憑助汝發明真心汝若會得能破無明黑暗汝若不會真箇不壞便起歸方丈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物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

青五

千一

恁麼即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什麼作月曰莫即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什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什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問如何是禪師曰三界綿綿曰如何是道師曰四生浩浩

杭州靈隱山清聳禪師福州福清縣人也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師曰滴滴落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承淨慧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師事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

什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什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只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問根塵俱泯爲什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什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什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竊語作麼問如何是巖山巖崖裏佛法師曰用巖山巖崖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

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遂有頌曰

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曾風寒雪下

青五

王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峯如何是佛青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得此語藏之於心及謁淨慧淨慧詰其悟旨師對曰丙丁是火而更求火亦似玄則將佛問佛淨慧曰幾放過元來錯會師雖蒙開發頗懷猶豫復退思既殆莫曉玄理乃投誠請益淨慧曰汝問我與汝道師乃問如何是佛淨慧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豁然知歸後住報恩院師上堂顧視大眾曰好箇話頭只是無人解問得所以勞他古人三度喚之諸人

青五

王

即不勞他喚也此即且從古人意作麼生還說得麼千佛出世亦不增一絲毫六道輪迴也不減一絲毫皎皎地現無絲頭翳礙古人道但有纖毫即是塵且如今物象巍然地作麼生消遣汝若於此消遣不得便是凡夫境界然也莫嫌朴實說話也莫嫌說著祖佛何以故見說祖佛便擬超越去若恁麼會大沒交涉也須子細詳究看不見他古德究離生死亦無剃頭剪爪工夫如今看見大難繼續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師謂衆曰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

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道師曰汝道什麼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實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只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有言樹能生果作玻璃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契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行言泉州晉江人也得法於淨慧禪師上堂示衆曰凡行脚人

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之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裏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法爾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青五來人師曰汝且作麼生坐江南國主新建報慈大道場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師謂衆曰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書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

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迹豈可以有

青五

三五

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問國王再請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即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勿交涉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金陵淨德道場達觀禪師智筠河中府人也

姓王氏弱齡邁俗依普救寺果大師披削年滿受具始遊方謁撫州龍濟修山主親附久之機緣莫契後詣金陵報恩道場參淨慧頓悟玄旨後住廬山棲賢寺師上堂謂眾曰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底只要諸仁者有箇

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之言師曰道什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什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什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爲誰來師曰大眾盡見汝恁麼問

德三年江南國主仰師道化於北苑建大道場曰淨德延請居之署大禪師之號上堂謂眾曰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撲楔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

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
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
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什
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只爲如此
所以諸佛出興於世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唱
入涅槃只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
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
但恁麼入曰恁麼即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
道什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
問著曰恁麼即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
會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師復謂衆曰
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廛而出入禁庭以
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
以五峯樓玄蘭若開寶二年八月十七日宴
坐告寂壽六十四臘四十四

青五

千六

高麗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淨慧之室
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迴故地國主受心
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
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諸上座
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
樓作麼生不會珍重師之言教未被中華亦
莫知所終

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魏府人也生而知
道辯才無礙入淨慧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
匠初受請住洪州幽谷山雙林院上堂未陞
座乃曰此山先代一二尊宿曾說法來此座

青五

千七

高廣不才何陞昔古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
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
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師便陞座良久曰爲
大衆只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

林境師曰畫也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又曰境也未識且討人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什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什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什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師告衆曰且住得也久立官人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師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兩華莫作須菩提憐子畫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師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

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什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什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師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陞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是第二義長老即今是第幾義師又舉衣袖謂衆曰會麼大衆此是山呼舞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青五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什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什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平八

汝大意師後入金陵住清涼大道場上堂陞座僧出問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眾已了答國主深恩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麼處分照來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淨慧之室暨淨慧入滅後嘗問於師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曰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疏去何也只爲

青五

三十九

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什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什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卧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在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關只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答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千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

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
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
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塚升沉皎然
不淪化也努力努力珍重即其月二十四日
安坐而終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人也姓劉
氏七歲依高安禪師出家十八進具於懷暉
律師暨遊方與天台韶國師同受記於臨川
尋於浙右水心寺掛錫宴寂後止越州法華
山續入居塔寺上方淨院吳越王命師開法
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謂衆曰山僧素
寡知見本期開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
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
王致請也只圖諸仁者明心此外無別道理
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疑

青玉

三十

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
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
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
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
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
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
可得乎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
汝問見月忘指時如何師曰非見月曰豈可
認指爲月耶師曰汝參學來多少時也師開
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
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印心
於法眼之室初住撫州曹山崇壽院爲第四
世上堂謂衆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
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什麼生會不作方便

又無漸次古人意在什麼處若會得諸佛常見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見前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

青五

手一

者要似他廣額屠兒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即全應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

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入居報恩署號攝衆師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

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更別說箇什麼即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於達磨西來也只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只道直下是便教立地觀取古人雖即道立地觀取如今坐地還觀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立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師開寶中示滅于本院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陞座僧問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向勞更問師又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什麼便散去若有作

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
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
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
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
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

青五

三二

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
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淨慧之燈親
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淨慧之燈師
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
曰古人見什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

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
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
秋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
藍舉師淳化三年示滅

洪州雲居山真如院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初

住龍須山廣平院有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
曰識取廣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驗取次
住雲居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什
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
什麼師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
供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是什麼果子
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什麼將
供養真師曰也只要天使識假問如何是佛
師曰容顏甚奇妙

青五

三三

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本山出家禮
照明禪師披剃尋參淨慧獲預函丈因請益
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
淨慧曰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去師從
此悟入後本山請歸住持當第十一世學者
尤盛師上堂示衆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

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
却請迴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
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
同參未審參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得知曰
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即不解參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徃徃問不著問
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
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
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師又
謂衆曰實是無事與上座各各事佛更有何
疑得到這裏古人只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
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心空是及第
且作麼生會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
空此正是識陰想解上座要心空麼但且識
心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

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
應好若應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不患聾也二
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
法王還見法王麼也只是病僧又莫是渠自
代麼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
不問僧舉人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即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
教不要其僧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
曰實不會師示偈曰

不要三乘要祖宗 三乘不要與君同

青玉

三四

君今欲會通宗旨 後夜猿啼在亂峯

師淳化二年示滅塔于本山

天台山般若寺通慧禪師敬遵上堂謂衆曰
皎皎烜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
相無時無節長時撈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

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
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什麼
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
曇花坼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
上座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即般若雄峯詎
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爲什麼百鳥嚙華師曰汝什麼處見曰見後
爲什麼不嚙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
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汝
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即迦葉親聞去也
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真讚曰

真弓寥廓郢人圖艫 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寺法施禪師策真曹州人也姓魏
氏本名慧超升淨慧之堂問如何是佛淨慧
曰汝是慧超師從此信入其語播于諸方初

青五

五十五

自廬山余家峯請下住歸宗上堂示衆曰諸
上座見聞覺知只可一度只如會了是見聞
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
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
師曰是汝見什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
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
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
承教有言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
恩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
即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
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即同無情也師
曰汝不妨會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審
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
四緣師曰莫亂道師次住金陵奉先寺未幾

復遷止報恩道場太平興國四年歸寂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
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
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
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
無對師代曰罕遇奇人

江州廬山棲賢寺慧圓禪師上堂示衆曰出
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
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無事珍
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未審古人意旨
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又上堂有僧擬問
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問從上宗乘請師
舉唱師曰前言不構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
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

青五

王六

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欠少
問祖燈重耀不吝慈悲更垂中下師曰委得
麼曰恁麼即方便門已開師曰也賺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少依
本邑石梯山出家具戒參法眼受記初住昇
州妙果院後住茲院參學頗衆師上堂衆集
良久謂曰文殊深贊居士未審居士受贊也
無若受贊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贊文殊不
可虛發言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真箇納僧時
有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贊此意如何師曰
汝問我答曰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僧問如何是觀音
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
見待師曰貧家只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
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

耳師曰賺殺人師謂衆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爲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谿子孫不是曹谿子孫若是曹谿子孫又爭合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什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師又曰此一衆真行脚人也珍重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表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表曰和尚尊年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表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而坐亡壽

七十有八表長史建塔于西山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師化緣將畢以住持付門人辯實接武說法乃歸本院西堂示滅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人也姓謝氏住本院爲第二世初上堂示衆曰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云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什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

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什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

青五

三八

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爲什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什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洛京興善樓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恁麼道即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因宮師致政李公繼勲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官師李公向

什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恁麼即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洪州武寧嚴陽新興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即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只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

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僧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即去

青五

三八

要住即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音釋

娠失人切誕徒案切遁徒頓切搓七何切惘

扶妨切鍵巨隱切顛魚豈切漸子鳩切齋祖積切

切持迄許訖切櫓櫓切棹櫓切析先擊切

滲所禁切剩實澄切蒂都計切斟職深切

量下澆切穀胡谷切崑崑崙切隕于敏切

鄧縣名切嶷鄂力切餒徒紺切抖抖當切

檄蘇后切弈羊益切皀古患切簪早各切

脛形定切鳧房夫切釵釵總切駢早各切

闌駢蒲眠切多丁可切颺余章切塹

舉切機莫結切揆不方切橙張孟切塹

坑七豔切僥堅堯切艘僥伴切艘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青六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至第十一世

第九世

青六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三人一十人見錄

蘇州薦福紹明禪師澤州古賢謹禪師

宣州興福可敷禪師洪州上藍守訥禪師

撫州覆船和尚杭州奉先法環禪師

廬山化城慧朗禪師杭州永明道鴻禪師

高麗靈隱禪師荆門上泉和尚

廬山大林僧遁禪師池州仁王緣勝禪師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

泉州上方慧英禪師
荊州護國適禪師
饒州芝嶺照禪師
廬山歸宗師慧禪師
廬山歸宗省一禪師

襄州延慶通性大師

廬山歸宗夢欽禪師

洪州舍利玄闍禪師

洪州永安明禪師

洪州禪谿可莊禪師

洪州石霜爽禪師

廬山佛手巖因禪師

廬山保安止和尚

金陵太平道達禪師

袁州大寧道邁禪師

洪州龍興德賓禪師

鄂州黃龍仁禪師

洪州西山道聳禪師

巴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金陵奉先慧同禪師

廬山寶慶庵道旨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河東廣原和尚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

安州慧日院明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叻院玄應禪師法嗣

報叻第二世仁義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隆壽法騫禪師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第二世黃龍和尚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

第十世

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四十九人見錄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

温州大寧可弘禪師 蘇州長壽朋彥大師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

杭州報恩法端禪師 杭州報恩紹安禪師

福州廣平守威禪師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

廣州光聖師護禪師 杭州奉先清昱禪師

天台普聞智勤禪師 温州鴈蕩願濟禪師

杭州普門希辯禪師 杭州光慶遇安禪師

天台般若友蟾禪師 婺州智者全肯禪師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 杭州龍冊曉榮禪師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 越州稱心敬璉禪師

福州嚴峯師木禪師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

越州清泰道圓禪師 杭州九曲慶祥禪師

杭州開化行明大師 越州開善義圓禪師

温州瑞鹿遇安禪師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

婺州齊雲遇臻禪師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

杭州報恩德謙禪師
杭州靈隱先禪師
天台善建義禪師
越州觀音安禪師
越州雲門重曜禪師
越州大禹榮禪師
婺州仁壽澤禪師
越州地藏瓊禪師

杭州靈隱紹光禪師
杭州龍華紹鑾禪師
越州碧泉行新禪師
越州象田默禪師
潤州登雲從堅禪師
越州觀音朗禪師
越州諸暨五峯和禪師
越州何山道孜禪師
越州大禹自廣禪師
筠州黃蘗師逸禪師

蘇州瑞光清表禪師
已上一十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福州保明道誠大師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法嗣

常州齊雲慧禪師
常州雙嶺祥禪師
洪州觀音真禪師
洪州龍沙茂禪師

洪州大寧贊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杭州千光王環省禪師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
明州崇福慶祥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法嗣九人見錄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

秀州羅漢願昭禪師
處州報恩師智禪師

衢州澈寧可先禪師
杭州光孝道端禪師

杭州保清遇寧禪師
福州支提辯隆禪師

杭州瑞龍希圓禪師

杭州國泰德文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二人見錄

洪州雲居義能禪師

饒州北禪清皎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

廬山棲賢慧聰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

廬山歸宗第十四世慧誠禪師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州長安辯實禪師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

第十一世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法嗣

杭州富陽子蒙禪師 杭州朝明院津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法嗣

高麗國慧洪禪師 越州上林胡智禪師

青六

五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

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師勘僧云如來堅密身

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云現

即現你怎生會僧無語師侍立次見淨慧問

一僧云自離此間什麼處去來曰入嶺來淨

急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淨慧曰如

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言下大

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汝鼻孔

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建州建陽人也姓朱

氏自淨慧印心遂開法住持僧問如何是興

福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只這便是麼師曰

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師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 鷗鷺行行立 不念觀世音 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謂衆曰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有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即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

杭州奉先寺法明普照禪師法環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也師

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即雷音普震無邊刹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曰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爲什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什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恁麼即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通辯禪師道鴻第三住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即昔時崇壽今日

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師謂衆曰
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
然萬象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
大衆還會麼還辯白得麼問國王嘉命公貴
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
青六
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曰恁麼即猶成造次
七
也師曰休亂道問諸佛出世放百寶光明師
登寶座有何祥瑞師曰可驗曰法王法如是
師曰也是虛言

高麗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
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癩漢著
荊門上象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
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
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
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唧蟬飛上

天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
問玄沙和尚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玄沙
云少人聽今問師不知玄沙意旨如何師曰
待汝移却石耳峯我即向汝道

歸宗柔別
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
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
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廬山歸宗寺義柔禪師

第十三世住

師初上堂陞

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

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什
麼處爲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
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
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
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寢語作

麼問諸官已集大衆側聆如何是出世一言之事師曰大衆證明問香煙起處師登座未審宗乘事若何師曰教乘也麼麼會問優曇華拆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麼麼即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

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智藏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智藏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從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什麼即得又曰一問一答也無了

期佛法也不是麼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只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這裏且說箇什麼即得還相悉麼此若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

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只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迴向清列何以故古人猶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

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麼麼問問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是此意師曰又道中忘

前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有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什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

何是天平師曰八四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
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什麼問大
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院緣德禪師錢塘人也姓黃氏初
出家於臨安朗瞻院落髮依年徃天台山受
具始習禪那於天龍順德大師尋徃江表問
道值洪進山主印心時江南國主於廬山建
院請師開法師上堂示衆曰諸上座明取道
眼好是行脚僧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什麼
用處只是移盤喫飯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
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也好尋究
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
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
會取學人問久負勿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
負來得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

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過去燈
明佛本光瑞如是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
特地申問是什麼意問如何是大梅主師云
闍黎今日離什麼處

前昇州清涼休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淨照禪師慧同魏府人也姓張
氏幼歲出家禮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披削
年滿受具於撫州希操律師於清涼得法僧
問唯一堅密身一刀塵中見又云佛身充滿
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
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僧問如何是
古佛心師曰汝疑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
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前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示

偈曰

刹刹現形儀

塵塵具覺知

性源常鼓浪

不悟未曾移

前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

第三世住

僧問如何是鷲嶺

青六

十

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有什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

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

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前漳州隆壽院無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施氏母

廖氏始娠頓惡葷腥及長捨於本州開元寺

菩提院出家納戒詣漳州參逸和尚得旨刺

史陳洪銛請開堂住持

隆壽第三世住

上堂謂衆曰

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

青六

十一

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

壽境師曰無汝擗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未識境在有僧到參至明日入方丈請師

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

如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疏

前廬山歸宗寺道詮禪師法嗣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前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第二世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

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

相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

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前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僧問叢林浩浩法鼓

喧喧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他無箇消息
爭肯應當曰今日宗乘已蒙師指示未審法
嗣嗣何人師曰梁山點出秦時鏡長慶峯前
一樣輝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孤鶴老猿啼
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作麼作麼問如何是大陽家風師曰滿餅
傾不出大地無饑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何
不是佛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迢然不掛
三秋月一句當陽豈在燈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解問不當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
曰陝府鐵牛人皆嚮下和得玉至今傳問如
何是大陽透法身底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
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問牛頭未見四袒時爲
什麼百鳥嚙華師曰出戶鳥雞頭戴雪曰見
後爲什麼不嚙華師曰杲日當天後鳥雞出

圭角六

十二

戶飛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世

前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餘杭人也
姓王氏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曰

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句悉能誦
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
巖永明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
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
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纈食無
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
峯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于衣襦之中暨
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
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密受記初
住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

咸平元年賜額曰資聖寺師上

堂曰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竒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入居靈隱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復請住永明大道場爲第二世衆盈三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勿交涉師有偈曰

青六

主三

欲識永明旨

門前一湖水

日照光明生

風來波浪起

問學人久在永明爲什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承教有言一切諸佛及

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道場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八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亡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壽七十二臘四十二太宗皇帝賜額曰壽寧禪院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八倒曰恁麼即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即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

青六

十四

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本州開元寺受業初參婺州金陵寶資和尚後因慧明禪師激發而歸于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盛化姑蘇節帥錢仁奉禮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衣署廣法大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

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即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師建隆二年辛酉以往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即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餘杭人也生惡輩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于本邑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已時釋迦示

青六

十五

之曰此是補處彌勒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山雲居道場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秘一日因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曰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

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
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

凡折退飲

食反滂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而頓棄之

吳越國王嚮其

道風召賜紫署普覺大師初命住臨安功臣
院玄侶輻湊師上堂曰諸上座捨一知識而
參一知識盡學善財禮游之式樣也且問上
座只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山謁德雲
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峯相見夫
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
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
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
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
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
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
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

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即
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
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汝承當
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
師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
著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師一日
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歸方丈開寶
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宗要
即普門第一世師上堂曰古德爲法行脚實
不憚勤勞如雪峯和尚三迴到投子九度上
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
參學人纔跨門來便待老僧接引指掌說禪
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當等閑況此事悟亦
有時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
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即爲

青六

十六

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眾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其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問如何是普門家風師曰幾人觀不足曰如何是普門境師曰汝到處且問家風了休師開寶四年因辭國主稱年老願依林泉願養時大將凌超以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施爲終老之所雍熙二年乙酉十一月忽示疾二十五日命侍僧辦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曰寶峯常照

杭州報恩光教寺慧月禪師法端第三世住師上堂曰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青六

十七

杭州報恩光教寺通辨明達禪師紹安第四世住師上堂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上座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僧問大眾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師有時示衆曰幸有樓臺市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閑言語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福州候官人也西峯山受業參天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時有僧問曰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傳授於師師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時吳越忠懿王嚮德命闡法住持署于師名玄徒臻萃上堂示衆曰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

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眾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眾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師後遷住怡山長慶上堂謂衆曰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乃是方便之譚宗乘事作麼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師後終于長慶

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翁氏幼歲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吳越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遂迴天台山結茅而止尋

青六

十六

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征師聞于忠懿王初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師上堂曰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諸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

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僧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是大作佛事師曰嫌什麼曰恁麼即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過這邊立僧移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

汝問西來意 且過這邊立 昨夜三更時 雨打虛空濕 電影豁然明 不似蚰蜒急

師開寶七年甲戌夏六月示疾告衆爲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什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即信受奉行不忘斯旨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坐亡壽六十四臘

青六

十九

四十四既闍維而舌不壞柔軟如紅蓮葉今藏于普賢道場中師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奧因將合經成百二十卷雕印徧行天下

廣州光聖道場師護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待以師禮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之號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師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國王三請來坐光聖

道場未審和尚法嗣何方師曰一聲鼗鼓萬戶齊窺曰恁麼即天台妙旨光聖親承也師曰莫亂道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得法於天台國師吳越忠懿王召入問道命軍使薛溫於西湖建大伽藍曰奉先建大佛寶閣延請師居之演暢宗旨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眾師開寶中示滅于本寺

台州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師有頌示衆曰

今年五十五 脚未蹋寸土 山河是眼睛
大海是我肚

太平興國四年例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
法名唯師不開書札時通判李憲問禪師世
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至淳化初不

有六

二十

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誠徒衆安坐而逝塔
于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觀師全身不
散容儀儼若髭髮仍長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願濟禪師錢塘人也姓江氏少
依水心寺紹巖禪師出家受具初習智者教

精研止觀圓融行門後參天台國師發明玄
奧乃住鴈蕩山開寶五年吳越王長子於西
關建光慶寺請師開法住持仍於城下諸禪
衆中訪求名行三百人同入新寺師上堂有
僧問夜月舒光爲什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

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
乃怖頭師居之未幾固辭入山太平興國中
示滅

杭州普門寺希辨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
家禮本邑延福院啓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

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心印乾德初吳越忠

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禪師開寶中

復召入居普門寺

即第二世住

師上堂曰山僧素

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
不蒙一句開示以至今與諸仁者聚會更無

有六

十二

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縑素
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
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
機必須審細時有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
通事師曰恁麼即闍黎怪老僧也曰不怪時

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慧明大師端拱中上言願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及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剎塲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示疾而逝壽七十七臘六十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卅歲出家于天台華頂峯禮庵主重蕭披剃依年受具尋遇本山韶國師密契宗旨乾德中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又召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僖王請於光慶寺攝眾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即人人具足也師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

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衆曰欲識曹谿旨青六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問承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又曰古今主三

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
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
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
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不然既
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
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
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太平興
國三年隨寶塔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明智大
師淳化初還光慶舊寺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歸寂

天台山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臨安人也幼
歲出家於本邑東山朗瞻院得度聞天台國
師盛化遠趨函丈密印心地初命住雲居普
賢院僧侶咸湊吳越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
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動大衆雲臻

青六

三三

同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什麼曰恁麼
即人人盡露恩去也師曰莫亂道雍熙三年
以山門大衆付受業弟子隆一繼踵開法至
淳化初示滅歸葬于本山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天台天台問汝
名什麼曰全肯天台曰肯箇什麼師乃禮拜
住後有僧問有人不肯師還甘也無師曰若
人問我即向伊道師太平興國中以住持付
法嗣弟子紹忠繼世說法尋於本寺歸寂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曰山河大地盡在

諸人眼睛裏因什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
曰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
只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
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
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第五世住曉榮禪師温州白鹿

人也姓鄧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聞天台

國師盛化遂入山參禮受心法初住杭州富

陽淨福院後住龍冊寺二處皆聚徒開法僧

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

得祖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汝

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

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

問日用事如何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

通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師一日坐妙善

臺受大眾小參有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

是妙善臺中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

似曰恁麼即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

叱之師淳化元年庚寅八月二十九日於秀

州靈光寺淨土院歸寂預告門人致書辭同

道壽七十一臘五十六

杭州臨安縣功臣院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

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即諸法無

生去也師曰汝喚什麼作諸法師乃頌曰

功臣家風明暗色空 法法非異 心心自通

恁麼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敬璉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

付師曰莫諱曰什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

汝孤負我師後遷住杭州保安院示滅

福州嚴峯師木禪師初開堂陞座時有極樂

和尚問曰大眾願望請震法雷師曰大眾還

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

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

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

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

移於當念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嚴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界師曰滿目無

形影

青六

三五

越州剡縣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姓沈氏身長七尺餘辯才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杭州開化寺傳法大師行明本州人也姓于

氏少投明州雪竇山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

遷住永明大道場有徒二千王臣欽仰法化

彌盛師自天台受記迴永明翼贊本師海衆

傾仰開寶八年智覺歸寂師遂住能仁寺忠

懿王又建大和寺

尋改名大和寺後太宗皇帝賜號開化

延請

住持二處皆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

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

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太宗皇帝賜紫

衣師號咸平四年四月六日示滅

越州蕭山縣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

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

取曰恁麼即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迴師曰

且喜勿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

於天台又常關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也至道元年季春月將示滅有法嗣弟子蘊仁侍坐師乃說偈曰

不是嶺頭攜得事 豈從雞足付將來
自古聖賢皆若此 非吾今日爲君裁

師說偈付囑以香水沐身易衣安坐令昇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與本寺瑜闍黎輒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卧四衆哀慟師乃再起上堂說法及訶責垂誡曰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領旨吳越忠懿王命住上寺初開堂衆集定師曰從上宗乘到此如何言論又如何舉唱只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餅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寤語一般且道古德據什麼道

理便怎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擁塞生

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將來僧方

進前師曰又勿交涉也僧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異日上堂謂衆曰龍華這裏也只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怎麼參取珍重僧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什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人也姓楊氏幼歲依本州大善寺出家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住齊雲山宴居法侶咸湊僧問

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
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師曰
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什麼作心
念師秋夕閑坐偶成頌曰

秋庭肅肅風颼颼 寒星列空蟾蜍高

攄頤靜坐神不勞 鳥窠無端拈布毛

其諸歌偈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見乎
別錄至道中卒于大善寺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鄭
氏幼歲於本州集慶院出家納戒於天台國

清寺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師初遇國師國師
導以非風旛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時悟解
後乃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
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錘同所千
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雖不同所當下

安樂頓覺前欲乃述頌三首一非風旛動仁
者心動頌曰

非風旛動唯心動 自古相傳直至今
今後水雲徒欲曉 祖師真實好知音
二見色便見心頌曰

若是見色便見心 人來問著方難答
更求道理說多般 孤負平生三事納
三明自己頌曰

曠大劫來祇如是 如是同天亦同地
同地同人作麼形 作麼形兮無不是

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卧具
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徒衆朝
夕懇至踰三十載其志彌厲師示衆云你等
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
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焉奈竹林蘭若山

水院舍人衆現在縱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師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若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去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天界脩羅界人界

青六

主人

畜生界餓鬼地獄界如是等界應須勿有蹤跡去始得爲什麼有此二三說爲道法界唯是佛身便恁麼道恁麼道既成二三又作麼生說是充滿法界底佛身向這裏爲你等亂道還得麼於這箇說話若也薦得不妨省心力若也薦不得你等且道不歷僧祇獲法身是箇甚人彼此出浴勞倦不妨且退師有時云大凡參學佛法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

青六

主人

是參學未必捻破諸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也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箇實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真實參學也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什麼說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非明白處喚作造次參學則無究了又云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又云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

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什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又云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

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什麼西家是什麼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乃作驢叫

又作馬嘶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喚什麼作東家驢喚什麼作西家馬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作露柱處去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作驢虧南泉甚處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知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_{青六}會要騎便騎要下_平便下這箇答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勿多事珍重又云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和尚主事處問訊了僧堂裏行益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粥上堂喫粥了歸下處

打睡歸下處打睡了起來洗手面盥漱起來
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
西事了齋時僧堂裏行益齋時僧堂裏行益
了上堂喫飯上堂喫飯了盥漱盥漱了喫茶
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黃昏唱禮黃

黃

主

昏唱禮了僧堂前喝參僧堂前喝參了主事
處喝參主事處喝參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
問訊了初夜唱禮初夜唱禮了僧堂前喝珍
重僧堂前喝珍重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
訊了禮拜行道誦經念佛如此之外或往莊
上或入郡中或歸俗家或到市肆既有如是
等運爲且作麼生說箇勿轉動相底道理且
作麼生說箇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體底道
理還說得麼若也說得一任說取珍重又云
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

切事且道唯憑箇什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
知得於叅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又云你
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
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
那時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
來性那時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
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
時是箇什麼若也不會各自體究取無事莫
立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
人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
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知一切味身觸一切
軟滑意分別一切諸法只如眼耳鼻舌身意
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
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
塊了休爲什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

古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焉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

年二月師忽謂上足如畫曰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將順化如畫稟命尋即成就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復謂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畫答云也只是如畫師云你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云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二長吏具以事聞詔本州常加檢視如畫乃奉師嘗所著竹林集十卷詩篇歌辭共千餘首詣

關上進詔藏祕閣如畫特賜紫衣

前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保明院通法大師道誠師上堂曰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如何是保明家風師曰看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

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即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師曰七顛八倒曰若不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退後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前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瓊省禪師温州陶山人也姓鄭氏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若假寐夢中見日輪自

空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聞國城永明法席隆盛專申參問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即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後住湖西嚴淨院開寶三年衢州刺史翁晟仰重師道乃開西山創大禪

苑

太宗皇帝賜寶雲寺額

請師居之學者臻萃師上堂

曰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今日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莫道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師開寶五年壬申七月示疾不求醫三日前有寶樹浴池現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二十七日晡時集衆言別安坐而逝壽六十有七闍維舍利門人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問

或因普請鋤頭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是下手者曰恁麼即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師後遷住杭州西山寶雲寺說法本國賜紫署積善大師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此施爲全真智用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只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普六

三十四

前杭州靈隱寺清聳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功臣院道慈禪師問師登寶座大眾咸臻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大眾證明上座曰恁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始得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依本部西山保清院受業自靈隱發明衆請出世師上堂曰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請無事久立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皎

衢州澈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澈寧家風

青六

手五

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什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臨安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勿交涉師後住靈隱寺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初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山雍熙寺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依靈隱寺了悟禪師出家遂受心印師上堂曰巍巍實相偈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

偏塞虛空爲什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即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僂僂地曰恁麼即不密也師曰見什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即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前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義能禪師第九世師上堂曰不用上來堂中僑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

法輪還得麼若自信得各自歸堂參取師下堂後却問一僧只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僧聖僧還道箇什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迴光返照看身心

是何物

前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第十一世住道齊禪師洪州人也姓金氏禮百丈山明照禪師得度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遇法燈禪師機緣頓契暨法燈住上藍院師乃主經藏一日侍立次法燈謂師曰藏主我有一轉西來意話汝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法燈曰有什麼交涉曰道齊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初住筠州東禪院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畬開師曰汝擬去什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迴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

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什麼寶曰如何師曰
土木瓦礫師次住洪州雙林院後住雲居山
三處說法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集成行
諸方此不繁錄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
日申時令聲鍾集衆維那白云衆已集師曰
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
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
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
後方便諸人向什麼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
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便可謂雲居山
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付契
瓊開堂住持凡事更在勤而行之各自努力
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告寂壽六十九臘
四十八令塔存本山
前金陵報恩院法安禪師法嗣

廬山樓賢寺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
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
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裏
無風浪起問如何是樓賢境師曰樓賢有什
麼境

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揚州人也
姓崔氏幼出家於撫州明水院受具遊方緣
契慧濟禪師密承心印庵于廬山之金峯渾
化四年孟夏月歸宗柔和尚歸寂郡牧與山
門徒衆三請師開法住持初上堂未陞座謂
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去已是
周遮其如未曉再爲重敷方乃陞座僧問郡
主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
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不知師又曰問話且住諸上座問到窮劫

問也不著山僧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
爲上座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
至諸佛也不敢錯悞上座謂之頂族只助發
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
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

青六

三八

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只道見
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
便舉似諸人分明記取到諸方莫錯舉久立
珍重異日上堂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
曰汝從什麼處來僧舉南泉云銅餅是境餅
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鄧隱峯
便拈瓶瀉水南泉乃休師曰鄧隱峯甚奇怪
要且亂瀉師接武歸宗十有四載常聚五百
餘衆景德四年三月十八日上堂辭衆安然
而化壽六十有七臘五十二全身塔于本山

前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第二世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

趙氏本州出家酷志求法遠參長安潛契宗

旨先住韶州東平山淳化二年知潭州張茂

宗請居雲蓋第六世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

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即穿雲

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語

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

青六

三九

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衆曰

雲蓋鎖口訣 擬議皆腦裂 拍手趁玄空

雲露西山月

僧問如何是雲蓋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
恁麼即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師曰一瓶淨水

一鑪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蟆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闍維建塔于本山

前蘇州長壽院朋彦大師法嗣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婺州人也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置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建隆二年廣法歸寂付授住持節使

錢仁奉禮重請揚眞要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即見去也師曰城東老

母與佛同生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衆就
本院創別室宴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
一日示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音釋

漪切於其
昱切余六
璫切即
澥刃切胡谷
蜚切胡谷
蜚切胡谷
蜚切胡谷
蜚切胡谷

蟻落蕭切
 蟻蟲名
 靠
 苦到切
 倚靠也
 金
 古息切
 廉
 斫之若切
 斬也
 繒

續繼也
續苦切
續木切
續梁
續子皓
續洗

襪 猶指也 青六 泉 懸水也 潑 缶也 罐 古玩切

屬稜稜登切壘託盡切殄徒典切脾脾切胃胃切

切開生梵語也此云於喜虛其刻時染切

隄尸圭切 昇羊朱切 風風聲切 擗曹切 擗章移切
 隄尸圭切 昇羊朱切 風風聲切 擗曹切 擗章移切

也
蘭 古典切
盞 永也切
揜 諾協切
漱 蘇奏切
塊 苦怪切

戔承正切 晡博孤切 偏傷側切 塞傷側切 保
即果切 畬羊諸切 火 酷苦沃切 餌忍止切
赤體也 燒治田也 極也 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青七

宋沙門道原纂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十人

金陵寶誌禪師

婺州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顗禪師

泗州僧伽和尚

萬迴法雲公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寶誌禪師金陵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

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

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揔剪刀尺銅鑑

或挂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

詞如識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

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

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

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

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

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

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

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譚其

隱淪則遜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

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

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

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

曰旨在乎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

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

安樂禁識者以爲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

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盛行於世

辭句與夫禪宗旨趣冥會略錄十首及師製十二時頌編于別卷

天監十三

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
于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
而終舉體香輒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
吳慶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
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于鍾山獨龍阜

青十

仍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
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初師顯迹之始
年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人莫測其年有
徐捷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
四年計師亡時蓋年九十七矣勅謚妙覺大
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
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
俞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
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

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
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達磨時謂嵩曰我與汝
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
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
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

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
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說一偈曰
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 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

青七

三

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
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
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
宅設無遮大會大通二年唱賣妻子獲錢五
萬以營法會時有慧集法師聞法悟解言我
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惑衆遂呵之六年正

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傳晔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傳晔告白晔投大樂令何昌昌曰慧約國師猶復置啓翕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晔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皓法師皓勸速呈二月二十二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耶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

理復有何言帝又問何爲真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士能耳帝請大士大士登坐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大同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雙檣樹而創寺名曰雙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有雙鶴棲止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

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大士
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爲衆生供養
三寶而說偈曰

傾捨爲群品 奉供天中天 仰祈甘露雨
流澍普無邊

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遶連理樹行道感
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
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
因號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
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

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
實欵然枯悴陳太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
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慎三
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
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

青七

五

持像及鐘來鎮于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
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斂但
壘甃作壇移屍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
建浮圖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槃時
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
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傳普敏文殊慧
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
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
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
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鍾留鎮之須
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年
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一
十六片紫金色及道具至府城南龍山建龍
華寺寘之仍以靈骨塑其像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肉髻

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于閭里嘗夢梵僧勸
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
誦法華等經滿千徧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
功德遂發心尋友時慧聞禪師有徒數百禪師如因背手探囊得中觀論發明禪理此論即西天第十四祖龍樹大士所造遂遙稟龍

樹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獲宿
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
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
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
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慙愧放
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
乘門一念明達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
聞學侶日至激勵無倦機感寔繁乃以大小
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
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以上齊

青七

六

天保中領徒南邁值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
山輕生重法者相與冒險而至填聚山林師
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
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偈曰

頓悟心源開寶藏 隱顯靈通現真相

獨行獨坐常巍巍 百億化身無數量
縱令偏塞滿虛空 看時不見微塵相
可笑物兮無比況 口吐明珠光晃晃
尋常見說不思議 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偈曰

天不能蓋地不載 無去無來無障礙
無長無短無青黃 不在中間及內外
超群出衆太虛玄 指物傳心人不會
其他隨叩而應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
華經時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

智顗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即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顗即

天台教主智者大師如下章出焉

陳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

青七

七

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林泉勝異師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聚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目爲大禪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于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屏衆

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暖身軟顏色如常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凡有著述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荊州華容人姓陳氏母徐氏始娠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誕生之夕祥光燭于隣里幼有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悅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

出家二十進具陳乾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
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
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
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融會宿通潛
發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

音七

我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
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
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太建
元年禮辭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
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乙未謝遣徒衆隱天
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
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
曰還憶曠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
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
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捷椎集

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
汝宜居焉開山後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
租以充衆費及隋煬帝請師受菩薩戒師爲
帝立法名號總持帝乃號師爲智者師常謂
法華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

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真實之妙理會衆善
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辯
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
舉謂一乘妙法即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
爲所染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爲
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
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
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
法喻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
名妙法蓮華即複之一也法譬爲複名以召體體

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
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
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
以如來一代之說總判爲五時八教五時者
一佛初成道爲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爲小
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哀圓說方等
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
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
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祕密不定也化法
四教即藏生滅通生無別量圓也法華圓理乃
至治生產業一色該三世如來所演罄殫其
一香無非實相致四正三接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
廣如本教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真俗示三
止三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
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

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
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
中一切中無假無空假不中空假亦爾即圓
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
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是即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
斯與楞嚴圓覺經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帶名數直爲上上根智禪師窮理盡性備足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與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
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
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
衆生下至螻蛄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
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
信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
用不知必假言教外熏得聞名字生信發解
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起信義自此已下簡暗證者三觀行即佛

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教

外凡也圓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

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

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凡

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

七信以去見思惑自墮得六根清淨如經云

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

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

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

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

五分真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真如用位位增

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

十一心盡目真因分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

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

竟即佛者無明未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

妙覺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

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行第二二位耳

藏通二教

報化三身為正三種三寶三德屬對交絡乃至十

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法隨居四土為依四土

樂三寶德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為依四土

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二實報無障礙

居七

十一

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

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

四淨穢同居並為應化土也地前三方便有餘

身非土無優無劣為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

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

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

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雲

世界悉檀生歡喜益云云

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為天台教別即分諸部

類法華玄義文句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淨

凡名涅槃請觀音十六觀經等及四教禪門

餘軸歷代付授盛于江浙隋開皇十七年十

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

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

我圖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師曰乃是

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欲建寺

見三神人皂幘絳衣從一老僧謂師曰若欲

造寺今非其時三國成一當有大清言訖不見

師造寺寺成國即清宜號為國清言訖不見

開皇十八年帝遣司馬王弘入山依圖造寺

方應前誌師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

前不進至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

久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

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已利他獲預五品

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與思大禪師昔語冥符命筆作觀

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

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巖大業元年九月煬

帝巡幸淮海遣使送弟子智瑒及題寺額入

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右室唯覩空榻時

會千僧至時忽剩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國

供師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

不釋來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

一十二所國清最居其後及荊州玉泉寺等

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

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迹甚廣如本

青七

十二

傳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

本則過去阿僧祇殞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

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爲佛事但以此土

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

長安洛陽行化歷具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

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

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

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

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

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

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

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

稱弟子與度慧儼慧岸木叉三人御書寺額

普光王寺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勅令就薦福

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
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
人耶曰觀音化身耶乾符中謚證聖大師皇
朝太平興國中太宗皇帝重創浮圖壯麗超
絕

道

十三

萬迴法雲公者號州閬鄉人也姓張氏唐貞
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鄉
黨莫測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
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
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
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
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隣里驚異有
龍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
室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
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旦言與明師復厚施

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入內時有
扶風僧蒙頡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迴來
迴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迨旬日而頡卒
景雲二年乙亥十二月八日師卒于長安醴
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軟制贈司
徒號國公喪事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窆于
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
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
隨時二字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
畏本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
執爨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體解時謂風狂
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
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
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

道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山巡禮

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

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

趙州沙彌舉似和尚趙州代豐干云文殊

文後迴天台山示滅初閭丘胤出牧丹丘將

議巾車忽患頭疼醫莫能愈師造之曰貧道

青七

十四

自天台來謁使君閭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

器呪水噴之斯須立差閭丘異之乞一言示

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

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

山拾得是也閭丘拜辭方行尋至山寺問此

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有

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閭無人

矣寒拾二人見在僧廚執役閭丘入師房唯

見虎迹復問道翹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

唯事春穀供僧閑則諷詠乃入廚尋訪寒拾

如下章叙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

有寒明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

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

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

廊下徐行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

逐翻身拊掌大笑而去雖出言如狂而有意

趣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

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

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

青七

十五

豐干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暨豐

干滅後閭丘公入山訪之見寒拾二人圍鑪

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

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耶寒山復執閭丘手

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

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間丘又至寒巖禮謁
送衣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
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
忽然而合間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物於
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
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
謂之對寒山子詩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
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
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之云孤棄于此豐干
乃名爲拾得攜至國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
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耀攝受令知食堂
香燈忽一日輒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
僑陳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
靈耀忿然告尊宿等罷其所主令厨內滌器

常日齋畢澄瀝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
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豐干拾
得汝歸汝畢竟姓箇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
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臂云蒼
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
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出有護
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鳥所食拾得以
杖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夕
神附夢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諸僧說
夢符同一寺紛然牒申州縣郡符至云賢士
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

而逝見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
寒山章之今畧錄數篇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
契此形裁眼鵞罪奴罪感額蹠腹出語無

定寢卧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鄺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卧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

青七

十六

將雨即著濕草屨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堅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

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爲只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什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

歸宗和

青七

十七

尚別云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

只箇心心心是佛 十方世界最靈物
縱橫妙用可憐生 一切不如心真實
騰騰自在無所爲 閑閑究竟出家兒

若觀目前真大道 不見纖毫也大奇
萬法何殊心何異 何勞更用尋經義
心王本自絕多和 智者只明無學地
非凡非聖復若乎 不彊分別聖情孤
無價心珠本圓淨 凡是異相妄空呼

人能弘道道分明 無量清高稱道情
攜錫若登故國路 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曰

一鉢千家飯 孤身萬里遊 青目覩人少
問路白雲頭

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

東廊下端坐盤石而說偈曰

彌勒真彌勒 分身千百億 時時示時人

時人自不識

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

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

東堂全身現存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

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於

何住我一千年領諸眷屬覓汝起處不得金

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

是而住法眼舉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

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

今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

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

行玄覺微云什麼處是世尊舉鞭處雲居錫

拈云什麼處是外道悟處衆中道世尊

良久時便是舉鞭處麼會還得已否

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勅有情無

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

得又無厭足王入大寂定王勅有情無情皆

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即入大寂定不得

雲居錫云有情去也且從只如山河大地

是無情之物作麼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蜀賓國王秉劍詣師子尊者前問曰師得蘊

空否師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

師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還得

否師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出白

乳王臂自墮玄覺微云且道斬著斬不著玄

作主去覺又云玄沙恁麼道要人作主不要

作主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試斷看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

大師爲什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

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度州鎖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

肇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

地撲破曰這箇是還不遷無對法眼代撫掌三下

樂普侍者謂和尚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

怪樂普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

無對法燈代云和尚什麼處見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

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

有兩僧各住菴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

上山相見上菴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

下菴主曰只在菴裏造箇無縫塔子上菴主

曰某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就菴主借取樣子

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舉云且道借伊樣子不借伊樣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

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币乃云傳語婆子轉藏

經了也其人迴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開全

藏只爲開半藏玄覺微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箇婆子具什麼眼

便恁麼道

誌公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不下山教化衆

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

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玄覺微云且道是山頭語山下

語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四乾闥婆王奏樂供

養世尊直得須彌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

菩薩得忍不動聲聞頗我只如迦葉作舞意

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

氣未斷山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

翠巖無對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

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

也老宿聞之乃曰闍梨莫誓音西速若論正因

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

恁麼道隣房僧聞曰好一鎊糞被兩顆鼠糞

污却玄覺微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爲什麼道鼠糞污却若不肯也有什麼

麼過驗得麼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

四大元無主 五陰本來空 將頭臨白刃

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嫌語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

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

別云不會古人語

李翱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

所務老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什麼

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

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

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

知大隨和尚舉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

柔代云能育幾人知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

什麼假船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爲什麼

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

命僧曰是曰爲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龍

機和尚代云是伊爲什麼不去岸上死

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

陀耶大章如卷主別云作麼作麼

江南國主問老宿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

寸草未審向什麼處放歸宗柔代云好放處

南泉和尚遷化陸巨大夫來慰院主問大夫

何不哭先師大夫曰院主道得且即哭無對

歸宗柔代云哭哭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鐘山至一人泉問

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

延巳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

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

心期滿處即知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

香合曰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來禮拜和尚云尋香

僧問仰山彎弓滿月齧齧意如何仰山曰齧齧僧擬開口仰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南泉代側身而立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

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

處來與某甲唾無對嵩山云仁者却不仁者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仁者却不仁者

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

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

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

難思爲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此迴歸去敢請流通

歸宗柔和尚問僧看什麼經曰寶積經柔曰

既是沙門爲什麼看寶積無對柔自代云古

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

從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

公問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什麼

歸宗柔別云
謝和尚再三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

方收稻次一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鷲

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脚僧又

問上岸稻得恁麼好下岸稻得恁麼怯曰下

岸稻總被螃蟹喫却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

息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曰只在這裏三僧

乃入店內婆煎茶一餅將盞子三箇安盤上

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

敢傾茶婆曰看老婆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

盞子傾茶行

青七

圭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爺爺名什麼

無對法燈代云但
將衣袖掩面

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

語且道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他
是孝順之子

僧問講彌陀經座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

法念僧作麼生講座主曰基法師道真友不

待請如母赴嬰兒僧曰如何是真友不待請

法眼代云此
是基法師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

者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

不在否法眼別云太
傳識大師

僧舉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

入定時文殊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

托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

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

定須更細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

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

如來也出此定不得只如教意怎生體解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

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玄覺徵云只如此二

尊師語還有親疎也無

雲巖院主遊石室迴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

裏許看為只恁麼便迴來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

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去作什麼洞

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

曰某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

使曰待為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更

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

有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

覓得也

洞山會下有老宿去雲巖迴洞山問汝去雲

巖作什麼答云不會洞山自代云堆堆地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

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又一僧來參

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疑著

這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閩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

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

答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什麼得見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

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

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座歸宗柔別云不勞和尚如此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

向二鐵圍山五雲曰什麼處是二鐵圍山遇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

吾與烹茶兩既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洪州太寧院上狀請第二座開堂人問何不

請第一座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青七

擬注洞山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法眼代云慙麼

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

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

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

日似減

九峯和尚入江西城人問入鄆教化以何爲

眼九峯曰日月不曾亂法眼別云待有眼

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

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慙麼會還息

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

手人欲行拳始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問一僧他道無手

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說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

好意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劒僧問學人是死

屍如何是劒鼓山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諾

便歸僧堂結束而去鼓山晚間聞去乃曰好

與拄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鼓山拄杖賞

伊罰伊具眼底上座試商量看

有菴主見僧來豎火筒曰會麼曰不會菴主

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

什麼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柔代云留

增人
增價

雲門和尚以手入木師子口曰咬殺我也相

救歸宗柔代云和
尚出手太殺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迴顧

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

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

纔喚便發業法燈代
云咄咄

鷄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

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

什麼却顫法燈代
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座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

空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

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
和尚證明

僧問老宿寬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

家園甚玄覺代云是你食不得
法燈別云汗却你口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

碗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
別云

此猶是
揀底

廣南有僧住菴國主出獵人報菴主大王來

請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

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什麼不起法眼
代云

未足
酬恩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

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眼代云
恁麼即不

也去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曰日禮拜

還見大聖麼法眼代云汝道
禮拜是什麼義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

牀麼圓通曰喚什麼作塵又問法燈曰喚什

麼作禪牀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明伊問處
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

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
要答話又作麼生會莫道又答一轉子

玄覺和尚問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

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

齊云上座道是鳩子聲便成謗法什麼處是謗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座且道玄覺意作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

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

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

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

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

齊云那僧聞了忽然醒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得麼若不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

佛麼法眼代云汝是什麼人

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有金鎖難五

代云只爲無爲無事

老宿問僧什麼處來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

老宿曰還見祖師麼歸宗系代云太似不相信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

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

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

江西一隊老宿竊語住也未僧無對五雲代云與猶

已未

後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意作麼生法

眼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五雲曰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

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

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代云

礙被眼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音釋

跌息淺切足也環胡慣切誠楚諧切帽莫報切

薨呼弘切公也焦濡濡切朱消切火傷切濕也逐徒困切

輒而充切倕是爲切捷疾葉切鑪輔鑪切落也

爐治也蕭蕭切菽式竹切庸崔余切封也眊于況切

檣陳留切欵猶忍切壘疊力切甕甕蒲切歷也

磚義切刪所間切怳呼往切悅悅貌壽也

捷梵語也此云磬又云鐘隨有

聲磬聲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

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

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

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

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磬磬聲

翹非徒切聞寂靜切春書容切樺胡化切展也

咸他得切尉梵語也此云賤鏃作木切

唾湯卧切螃螃下切顫支寒切甚也

食荏切實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青八

宋沙門道原纂

諸方廣語

南陽慧忠國師語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語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語

青八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語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語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語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語

趙州從諗和尚語

鎮州臨濟義玄和尚語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語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語

大法眼文益禪師語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掙頭頭知掙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如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辯孰爲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糝鄙

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
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
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
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
後若爲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
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
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
太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
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
曰迷即別悟即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
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
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
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
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
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解

青八

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間歇曰某甲
爲什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
曰諸佛得聞曰衆生應無分邪師曰我爲衆
生說不爲聖人說曰某甲聾瞽不聞無情說
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
知無情解說師曰我若得聞即齊諸佛汝即
不聞我所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
生若聞即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
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
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
若爲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耶曰若然者前
舉南方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
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耶但
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
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齎損害無情不

青八

三

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耶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耶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衆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

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敲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厭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

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耶汝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

卷八

五

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反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耶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耶師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

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

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爲用心師曰饑即喫飯寒即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殞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殞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殞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

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爲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

青八

七

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求無障礙何處不得逍遙又問迦葉在佛邊聽爲聞不聞師曰不聞聞曰云何不聞聞師曰聞不聞曰如來有說不聞聞無說不聞聞師曰如來無說曰云何無說說師曰言滿天下無口過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衆曰夫學道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

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已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爲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優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體真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人問無念法有無否師曰不言有無曰恁麼時作麼生師曰亦無恁麼

時猶如明鏡若不對像終不見像若見無物
乃是真見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
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戒
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
六祖答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
慧照自見自知青八深第二問本無今有何物
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
驢更覓驢答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
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
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
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龔盲答曰將
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
離境未若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
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
悶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

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
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初後何生爲
正答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
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
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
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
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
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
汙染何爲汙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
汙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青九謂平常心
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
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
住坐卧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
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

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有立處即真立處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真如諸法不出真如行住坐卧悉是

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家用無爲是有爲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真如義心真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真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

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
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
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
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
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
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
分過生一衣一鉢坐起相隨戒行增熏積於
淨業但能如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
若貪瞋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振直庚切觸是你
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檐荷實無枝葉可得雖
然如此更宜自看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
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
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
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

青八

士

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
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
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爲迷事走失自家不
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
一論便說恁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是
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
汝見律師說什麼尼薩者突吉羅最是生死
本雖然恁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
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
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
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
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
不識仁義不辯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
割倒懸欲識人天即今清淨威儀持瓶挈鉢
者是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這箇這箇

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麼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這裏更微細在莫將謂等閑須知珍重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

青八

三

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

度喻如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真空無滯應有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

青

十三

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有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

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座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衆啓鑒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段名字引導於衆生曰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

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錫之地什麼處聚衆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

青人

十四

亦不會講華嚴志座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若識般若

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而去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遠劫悟人頓見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

青人

十五

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
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
食有行者問有人問佛答佛問法答法喚作
一字法門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學人語話
自語不得爲無智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
燒火都無義趣人問言之與語爲同爲異師
曰夫一字曰言成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
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
郭象號懸河春鸚稱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
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
亂清濁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慙大夫之辭
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人云何能
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即心是佛無有是處
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千十倍
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闍梨自己是凡是聖

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
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問禪
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
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
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
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
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
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闍梨自不解道
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
源作色而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者
是汝道講止觀慧座主問禪師辯得魔否師
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
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
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
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

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
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
心神亂且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
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
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細說看曰若如是
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般若大
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
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
師曰何處不是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
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
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
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
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
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
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

青八

七

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
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
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
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僞行入
真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
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
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
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
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
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
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
理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
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
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
性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旣言有性將出來看

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卧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不見日不是無日講青龍疏座主問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禪師如何體會師曰爲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可得是名無法即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即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

青八

大

作佛去有法師問持般若經最多功德師還信否師曰不信曰若是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信也師曰生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紙墨性空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一卷經安著案上無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僧問未審一切名相及法相語之與默如何通會即得無前後師曰一念起時本來無相無名何得說有前後不了名相本淨妄計有前後夫名相關鎖非智鑰不能開中道者病在中道二邊者病在二邊不知現用是無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滅埋沒正智或斷煩惱或求菩提背却般若波羅蜜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爲

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佛
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
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
我爲已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執有
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
智體了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
悟者日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人問如何得
神通去師曰神性靈通徧周沙界山河石壁
去來無礙剎那萬里往返無蹤火不能燒水
不能溺愚人自無心智欲得四大飛空經云
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
身無相即是實相實相體空喚作虛空無邊
身萬行莊嚴故云功德法身即此法身是萬
行之本隨用立名實而言之只是清淨法身
也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

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
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只用一星之火
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業障盡師
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
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
一切智故有行者問云何得住正法師曰求
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
得作佛去師曰不用捨衆生心但莫污染自
性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曰若如是
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法
過語言文字不用數句中求法非過現未來
不可以因果中契法過一切不可比對法身
無象應物現形非離世間而求解脫僧問何
者是般若師曰汝疑不是者試說看又問云
何得見性師曰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又問

如何是修行師曰但莫汙染自性即是修行
莫自欺誑即是修行大用現前即是無等等
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師曰此中善亦不立
曰善惡俱不立將心何處用師曰將心用心
是大顛倒曰作麼生即是師曰無作麼生亦
無可是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爲是
人受罪爲復船當辜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
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
界之中無非衆生受苦處僧問未審託情勢
指境勢語默勢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得
通會於一念間師曰無有性外事用妙者動
寂俱妙心真者語默總真會道者行住坐卧
是道爲迷自性萬惑茲生又問如何是法有
宗旨師曰隨其所立即有衆義文殊於無住
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虛否師曰汝怕同太

責人

干

虛否曰怕師曰解怕者不同太虛人問言方
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說時疑何處
不及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
審佛法可破滅否師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
破滅二乘人謂不可破滅我正法中無此二
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
乘亦是惡人又問真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
有種性否師曰夫法雖無種性應物俱現心
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
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義不
立迷時人逐法悟時法由人如森羅萬象至
空而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
而極十二分經五部毗尼五圍陀論至心而
極心者是總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亦名大
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心之異號耳

責人

干

又問如何是幻師曰幻無定相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燄如空華俱無實法又問何名大幻師師曰心名大幻師身為大幻城名相為大幻衣食河沙世界無有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薩識幻法達體幻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清淨法界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言語別有意耶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語曰同是語言何偏不許師曰汝今諦聽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

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有法師問念佛是有相大乘禪師意如何師曰無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有淨土否師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若心清淨所在之處皆爲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道是生淨佛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土又問每聞說道未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見曰其樂大乘如何學得師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去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無物似曰應是畢竟空師曰空無畢竟曰應是有師曰有而無相曰不悟如何師曰大德不自悟

亦無人相障人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迹師曰若無蹤迹明知上來語不混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何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賊即是賊性作衆生用是衆生性性無形相隨用立名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即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又問

青八

辛三

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爲大義城心爲大義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爲大經卷心爲大義王若不了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欸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菩薩

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僧問言語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爲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坐卧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

三月八

三十四

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洵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須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

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微而不赴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

青八

子五

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量見存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爲識學詮文水乳

難辯不明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求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知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

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上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

犁鎔湯裏煮燂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蚋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什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滂漉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

青八

二十六

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上堂曰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衆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可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爲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賢薄舌及平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

責

二十七

事兄弟今時人檐佛著肩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束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無動相早是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

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披箇衣服傍家疑恁麼閑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何處著曰總既不得何與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太虛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若認這箇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什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

語喚作依通人設見彌勒出世還被他燬却頭尾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看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冥會妙會許你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

青八

天

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當哆哆和和時作麼不來問老僧今時巧黠始道我不會圖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說

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曰既不知即今認得可可是耶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麼語話曰到這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師曰

青八

天

這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無筋骨能乘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兄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麼修恁麼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忽東行西

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
你曰當東行西行總不思量是否師曰恁麼
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
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
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
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
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迢
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
兼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
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今學
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
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事你但會
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恁麼尋逐
不住恁麼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一人行
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

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
得方與眷屬禮辭讚歎供養猶是進修位中
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
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行是無覓一日行
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
竟作麼生空弄唇舌生解曰當恁麼時無佛
名無衆生名使某甲作麼圖度師曰你言無
佛名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
語曰若如是悉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
師曰你作麼生言音八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
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虛恁麼尋逐誰與你
爲境曰既無爲境者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
不引教來即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與誰
論這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爲因如
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

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復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爲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爲修行師曰纔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

青八

三十一

師曰緣生故非曰報化既非真佛法身是真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即法身亦非真佛師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無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即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真佛師曰這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

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麼語其僧重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什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好去珍重

趙州從諗和尚上堂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即無煩惱且實際理什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道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者便教合却口老僧亦教合却口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喫物佛法在什麼處這裏一千人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間時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這箇更用向外覓物作什麼正恁麼時

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去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僧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

鎮府臨濟義玄和尚示衆曰今時學人且要

青人

三十一

明取自己真正見解若得自己見解即不被生死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他殊勝自備如今道流且要不滯於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在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脫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欲識祖師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他祖師大遠在莫錯大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徇好惡境向驢牛肚裏去也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汝且欠少什麼

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此見是一生無事人一念淨光是汝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光是汝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前聽法底人爲不向外求有此三種功用據教三種名爲極則約

山僧道三種是名言故云身依義而立土據體而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影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歸舍處大德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

青人

三十二

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

作兒等妙二覺如擔枷帶鎖羅漢辟支猶如糞土菩提涅槃繫驢馬轡何以如斯蓋爲不達三祇劫空有此障隔若是真道流盡不如此如今略爲諸人大約話破自看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覩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爲緣爲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毫唯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辜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狂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

裏浮沈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色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今這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時有僧問從上宗旨如何師默然僧再問師乃叱之僧問從何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入是方便僧問初心人來師如何指示師曰什麼處得初心來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怎麼爲汝却成抑屈於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

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顛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覩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青八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人爲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此造次排遣在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

取好無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大眾立久師曰諸上座不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

青八
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爲什麼却特地艱難去蓋爲不丈夫男子儼儼僕僕無些子威光感感地遮護箇意根恐怕人問著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露將來與汝驗過直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水以爲大海

佛法遍周沙界莫錯向肉團心上妄立知見以爲疆界此是聞覺知識想情緣然非不是若向這裏點頭道我真實即不得只如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莫錯會若是這箇我我隨生滅身有即有身無即無所以古佛爲汝今日人說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盡莫將爲等閑生死事大此一團子消殺不到在處乖張不少聲色若不破受想行識亦然役得汝骨出在莫道五陰本來空

也不由汝曰便解空去所以道須得親徹須真實也不是今日老師始解作麼道他古聖告報汝喚作金剛祕密不思議光明藏覆陰乾坤生凡育聖亘古亘今誰人無分既若如此更藉何人所以諸佛慈悲見汝不奈何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我今方便也汝還會麼若不會莫向意根下捏怪僧問從上宗門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即不無汝喚什麼作宗門曰恁麼即學人虛施此問師曰汝有什麼罪過問佛法還受雕琢也無師曰作麼不受曰如何雕琢師曰佛法問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是不生不滅法師曰用不生不滅作麼問才擬是過不擬時如何師曰擬有什麼過曰恁麼即便自無瘡也師曰合取口問諸境中

以何爲主師曰那箇是諸境曰莫是疑處是

麼師曰把將疑處來問正恁麼時是什麼師曰不恁麼時是什麼曰學人道不得師曰口裏是什麼塞却師又曰諸人朝晡恁麼上來下去也只是被些子聲色惑亂身心不安若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什麼若是佛法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擬把身心湊泊伊若是聲色名字總是聲色名字若是佛法總是佛法會麼異聲無聲異色無色離字無名離名無字試把舌頭點看有多少聲色名字自何而色以何爲名三界如是崢嶸尚覓出頭不得因什麼却特地難爲去只爲諸人自生顛倒以常爲斷悟假迷真妄外馳求強捏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是世間閑人話到這裏才舉著佛法便道凝心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光無口

似紡車總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瘡皆由汝狂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槌子搥背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箒子掃東掃西便各照管是汝尋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去上座佛法莫向意根下皮袋裏作測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網絆初心籠罩後學各自究去無事珍重

貴人

三七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座道不上來却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須到和尚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這兩箇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座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鎚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二人總不得爲什麼如此爲伊

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座總似恁麼行脚總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爲復只要弄唇舌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座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總是都來圓取諸上座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山僧在衆見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座自己東西猶未知向這邊那邊東聽西聽說得少許以爲宵襟仍爲他人注脚將爲自己眼目上座總似這箇行脚自賺亦乃賺他奉勸諸上座且明取道眼

好些子粥飯智慧不足可恃若是世間造作種種非違之事入地獄猶有劫數且有出期若是錯與他人開眼目陷在地獄冥冥長夜無有出期莫將爲等閑奉勸且依古聖慈悲門好他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

青八

三十八

是風動幡動仁者心動但且恁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師良久又云諸上座貶也得剝也得時僧問學人不爲別事請師直道師曰汝是不爲別事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人不見師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便會取問古人纔見人恁麼來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師曰汝不信但問別人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汝不妨聰明問法同法性入諸法故古意如何師曰

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解修行底人師曰汝是什麼人曰恁麼即不落因果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識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謾語問明暗不分時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對境數起底心師曰恰道著問如何是學人本分

事師曰謝指示問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如何決擇師曰待汝疑即道曰學人即今疑師曰赫阿誰問從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問如何是末後句師曰苦問如何是玄言妙旨師曰用玄言妙旨作什麼問

青八

三十九

如何是直道師曰恐難副此問問承教有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麼師曰如何得恁麼問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不會古人語也

即是幻化若也不會即是眞實他古人亦向上座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別無作計校處上座成不成從何而出是不是從何而出理無事而不顯事無理而不消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理不事恁麼注解與上座若更不會不如且依古語好他古人見上座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汝道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無事珍重

音釋

第一四〇冊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青九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讚頌偈詩

誌公和尚大乘讚十首

誌公和尚十二時頌十二首

誌公和尚十四科頌

青九

歸宗至真禪師頌一首

香巖襲燈大師頌十九首

錫州洞山和尚頌一首

潭州龍牙和尚頌十八首

玄沙宗一大師頌三首

招慶真覺大師頌二首

漳州羅漢和尚明道頌一首

南嶽般舟道場勁和尚覺地頌一首

郢州臨溪和尚入道淺深頌五首

大法眼禪師頌十四首

唐白居易八漸偈八首

同安禪師詩八首

雲頂山僧德敷詩十首

僧潤詩三首

大乘讚十首

梁寶誌和尚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真
體莫除色聲言語語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
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繞一切如
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爲實定知
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業是生死大兆生
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
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
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

身不知身本同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求與真理相踈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纔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踈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舍之間被他二境迴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報你衆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有非無不

二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箇不居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本真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工夫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這箇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工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解

青九

三

會此說教君向已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欲瘡痍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

安者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爲不勞妄心卜度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衆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熬求餅不解返本觀麪麪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即是解脫有求又遭羅罣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自救已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求劫沉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真如法界叢林返作

荆棘荒草但執黃葉爲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強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

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墨頭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却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兩箇本不相識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悟解即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歎凡夫偈偻八十不能跋蹄徒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姪孩兒道俗崢

嶸聚集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已身無常心行
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
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猖狂
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
女

十二時頌

青九

寶誌和尚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
不信常擎如意珠若著物入迷津但有纖毫
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
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
人我拘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
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踪親只是他家
染汗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已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
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
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焰空華不肯拋
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
幾迴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昃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疎
不用將心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
不居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
無形何用要安真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
作近隣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不長久禪悅瓊饒尚不餐
誰能更飲無明酒勿可拋勿可守蕩蕩逍遙
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成狂子施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
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
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
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

還質礙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生死何曾屬有無
用時便用無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
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任相試
鷄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
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亦無手世界壞時
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
十四科頌
誌公和尚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

青九

*

寂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
尋討大道祇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
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
浮沉生老昔時迷日爲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
生愚人被他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
爲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
執有無不達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清淨
曾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
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無人子百歲無智小兒
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
寶身由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

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脩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脩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爭無喧不識無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即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真門

靜亂不二

聲聞默喧求靜猶如棄麪求餅餅即從來是麪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生死不異涅槃貪瞋如焰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

如來妙頂了達婬欲性空鑊湯鑪炭自冷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脩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平等四海阿誰厚薄無爲大道自然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脩然清虛快樂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顛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真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爲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

與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
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
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

音九

通出入山河無間顛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
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爲愚
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真如何時
得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
性本來空寂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
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
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
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脩然非斷

非常五欲貪瞋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
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
無不惴惶法性本無瑕翳衆生妄執青黃如
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
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顛
狂聲聞心中不了唯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
真道轉加鬭爭剛強心裏虬蛇蝮蝎螫著便
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真常死入
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真俗不二

音九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
他轉更增他生老真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
覓道四衆雲集聽講高坐論義浩浩南坐北
坐相爭四衆爲言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
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

似無智愚人棄却真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
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
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渡得
愛河不解真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
丘犯律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
比丘網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訶優
波默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
不在內外娑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
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
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瞋可斷亦無佛道
可成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六

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
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脩然真入圓成絕
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
剛苦樂心常不改法寶喻於須彌智慧廣於
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
沉若顛散誕縱橫自在遮莫刀劍臨頭我自
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青九

迷時以空爲色悟即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
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
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焰本
非其水渴鹿狂趁忽忽自身虛假不實將空
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吼吼

頌一首

歸宗至真禪師智常

歸宗事理絕 日輪正當午 自在如師子
不與物依怙 獨步四山頂 優游三大路
欠吐飛禽墜 嘖呻衆邪怖 機堅箭易及
影沒手難覆 施張若工伎 裁剪如尺度

巧鑊萬般名 歸宗還似土 語默音聲絕
旨妙情難措 棄箇眼還瞞 取箇耳還瞞
一鏃破三關 分明前後路 可憐大丈夫
先天爲心祖

頌十九首

香嚴襲燈大師智閑授指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
義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
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即遲無計校
忘覺知濁流識今古偶一刹那通變異差我
山石火氣內裏發焚巔巔無遮欄燒海底法

青九

十一

網疎靈燄細六月卧去衣被蓋不得無假僞
達道人唱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
置足法財具慙愧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
呵氣更審來說米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
揚眉省來處踴不著多疑慮却思看帶伴侶
一生參學事無成慙慙抱得梅檀樹
暢玄與崔大夫

達人多隱顯 不定露形儀 語下不遺迹
密密潛護持 動容揚古路 明妙乃方知
應物但施設 莫道不思議
達道場與城陰行者
理奧絕思量 根尋徑路長 因茲知隔闕
無那被封疆 人生須特達 起坐覺馨香

清淨如來子 安然坐道場

與薛判官

一滴滴水一焰焰火飲水人醉向火人老不
飲不向無復安卧拘折弓箭蹢倒射垛若人
要知先去鈎錐人須問我我是阿誰快道快

道

與臨濡縣行者

丈夫咄哉久被塵埋我因今日得入山來揚
眉示我因茲眼開老僧手風書處龍鍾語下
有意的出樊籠

顯旨

思遠神儀奧精虛履踐通見聞離影像密際
語前蹤得意塵中妙投機露道容藏明照警
覺肯可達真宗

三句後意

青九

十二

書出語多虛 虛中帶有無 却向書前會

放却意中珠

答鄭郎中問二首

語中埋迹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同風響
應機宜無自他宗訶起駭麟奮迅成龍

語裏埋筋骨 音聲染道容 即時才妙會

拍手趁乖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 獨運何依賴 路逢達道人

莫將語默對

與學人玄機

妙旨迅速言說來遲纔隨語會迷却神機揚

眉當問對面熙怡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明道

思思似有蹤 明明不知處 借問示宗賓

徐徐暗迴顧

玄旨

去去無標的 來來只麼來 有人相借問

不語笑哈哈

與鄧州行者

青九

林下覺身愚 緣不帶心珠 開口無言說

三

筆頭無可書 人間香嚴旨 莫道在山居

三跳後

三門前合掌 兩廊下行道 中庭上作舞

後門外搖頭

上根

咄哉莫錯頓爾無覺空處發言龍驚一著小
語呼召妙絕名邈巍巍道流無可披剝

破法身見

向上無爺孃 向下無男女 獨自一箇身

切須了却去 聞我有此言 人人競來取

對他一句子 不話無言語

獨脚

子啐母啄子覺無般母子俱亡應緣不錯同
道唱和妙云獨脚

無心合道頌 洞山和尚良价

道無心合人 人無心合道 欲識箇中意

一老一不老

頌十八首 龍牙和尚居道

龍牙山裏龍形能世問色世上畫龍人巧巧

描不得唯有識龍人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飛來者無心喚騰身

不慕歸若人心似樹與道不相違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

是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悟了還同未悟人無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
德稱貧道向此門中有幾人

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闢快龍舟雖然舊
閑於空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心空不及道空安道與心空狀一般參玄不

是道空士青九一生相逢不易看十四

自小從師學祖宗閑華猶似纏人蜂僧真不
假居雲外得後知無色自空

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
得真龍後方覺從前枉用功

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以却成魔君今欲
得自成佛無念之人不較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
是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間饒君講

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

菩薩聲聞未盡空人天來往訪真宗爭如佛
是無疑士端坐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
緣無妄想妄除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重悟人有

意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

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
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

眉間毫相燄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事有只十五

因於理有理權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

却方得名爲無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
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

道易尋

頌三首

玄沙師備宗一大師

玄沙游徑別 時人切須知 三冬陽氣盛
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舌 無言切要辭
會我最後句 出世少人知

奇哉一靈叟

那頓許

音

風起引筇篻

迷子爭頭湊

設使總不是

蝦蟆大張口

開口不開口

終是犯靈叟

欲識箇中意

南星真北斗

萬里神光頂後相 沒頂之時何處望 事已成

意未休 此箇從來觸處周 智者聊聞猛提取

莫待須臾失却頭

頌二首

招慶省愷

都陵切

真覺大師

示執坐禪者

大道分明絕點塵 何須長坐始相親

遇緣儻解無非是 處憤那能有故新

散誕肯齊支遁侶 逍遙曷與慧休隣

或遊泉石或闌闌 可謂煙霞物外人

示坐禪方便

四威儀內坐爲先 澄濾身心漸坦然

瞥爾有緣隨濁界 當須莫續是天年

修持只話從功路 至理寧論在那邊

一切時中常管帶 因緣相湊豁通玄

明道頌一首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

至道淵曠 勿以言宣 言宣非指 孰云有是

音九

觸處皆渠 豈喻真虛 真虛設辯 如鏡中現

音六

有無雖彰 在處無傷 無傷無在 何拘何闕

不假功成 將何法爾 法爾不爾 俱爲唇齒

若以斯陳 埋沒宗旨 宗非意陳 無以見聞

見聞不脫 如水中月 於此不明 翻爲剩法

一法有形 翳汝眼睛 眼睛不明 世界崢嶸
我宗奇特 當陽顯赫 佛及衆生 皆承恩力
不在低頭 思量難得 拶破面門 覆蓋乾坤
快須薦取 脫却根塵 其如不曉 謾說而今
覺地頌一首 南嶽惟勁禪師

略明覺地名同異 起復初終互換生
性海首建增名號 妙覺還依性覺明
體覺俱含於明妙 明覺妙覺並雙行
妙覺覺妙元明體 全成無漏一真精
明覺覺明明所了 或因了相失元明
明妙二覺宗體覺 體覺性覺二同明
湛覺圓圓無增減 此中無佛與衆生
不覺始終非了了 不聞迷悟豈惺惺
是稱心地如來藏 亦無覺照及無生
非生非滅真如海 湛然常住名無名

青九

十七

太虛未覺生霞點 豈聞微塵有漏聲
空漚匪離於覺海 動寂元是一真明
覺明體爾含靈燄 覺明逐燄致虧盈
差之不返名無覺 會之復本始覺生
本覺由因始覺生 正覺還依合覺明
由他二種成差互 遂令渾作賴耶名
具含染淨雙岐路 覺明舍處異途萌
性起無生不動智 不離覺體本圓成
性起轉覺翻生所 遂令有漏墮迷盲
無明因愛相滋潤 名色根本漸次生
七識轉處蒙圓鏡 五六生時蔽覺明
觸受有取相依起 生老病死繼續行
業識茫茫沒苦海 徇流浩浩逐飄零
大聖慈悲興救濟 一聲用處出三聲
智身由從法身起 行身還約智身生

智行二身融無二 還歸一體本來平
 萬有齊含真海印 一心普現總圓明
 湛光燄燄何依止 空性蕩蕩無所停
 處處示生無生相 處處示滅無滅形
 珠鏡頓印無來往 浮雲聚散勿常程
 出沒任真同水月 應緣如響化群情
 衆生性地元無染 只緣浮妄翳真精
 不了五陰如空聚 豈知四大若乾城
 我慢癡山高屹屹 無明欲海杳冥冥
 每逐旃陀僑誑友 常隨猛獸作悲鳴
 自性轉識翻爲幻 自心幻境自心驚
 了此幻性同陽燄 空花識浪復圓成
 太虛忽覺浮雲散 始覺虛空本自清
 今古湛然常皎瑩 不得古今凡聖名
 入道淺深頌五首 郢州臨谿敬脫和尚

露柱聲聲喚 猢猻繩子絆 中下莫知由
 上士方堪看 猢猻繩子斷 上士笑呵呵
 露柱不聲喚 中流若爲見 未免東西步 任唱太平歌
 猢猻與露柱 徒話超佛祖 我見匠者誇 語默玄妙句 不善本根源
 巧布祇園事 少室與摩竭 第代稱揚許 我今問汝徒 誰作將來主
 頌十四首 大法眼禪師文益
 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唯識唯心 眼聲耳色
 色不到耳 聲何觸眼 眼色耳聲 萬法成辦
 萬法匪緣 豈觀如幻 大地山河 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

華嚴六相義

同中還有異 異若異於同

全非諸佛意

諸佛意總別 何曾有同異

男子身中入定時 女子身中不留意

不留意 絕名字 萬象明明無理事

瞻須菩提

青九

十九

須菩提

貌古奇 說空法 法不離

信不及 又懷疑 信得及 復何之

倚筇杖 視東西

街鼓鳴

鼓鑿鑿 運大功 滿朝人 道路通

道路通 何所至 達者莫言登寶地

示捨棄慕道

東堂不折桂 南華不學僊 却來乾竺寺

披衣效坐禪 禪若效坐得 非想亦何偏

經劫守閑不 爲報參禪者 須悟道中玄

如何道中玄 真規自宛然

金剛經爲人輕賤章 詮云持經者 證佛地也

寶劍不失 虛舟不刻 不失不刻 彼子爲得

倚待不堪 孤然仍則 鳥迹虛空 有無彌忒

之思

僧問隨色摩尼珠

摩尼不隨色 色裏勿摩尼 摩尼與衆色

不合不分離

牛頭庵

國城南 祖師庵 庵舊址 依雲嵐

獸馴淑 人相參 忽有心 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 法法皆爾 法爾不爾 名相真軌

日煖月涼 海深山起 乾闥婆城 是非亡矣

因僧看經

今人看古教 不免心中鬧 欲免心中鬧

但知看古教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會與不會 與汝面對 若也面對 真箇不會

青九

二十

庭栢盆蓮

一朵菡萏蓮 兩株青瘦栢 長向僧家庭

何勞問高格

正月偶示

正月春 順時節 情有無 皆含悅

君要知 得誰力 更問誰 教誰決

寄鍾陵光僧正

西山巍巍芳叢碧 漳水澄澄芳練色

對現分明有何極

八漸偈 并序

白居易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

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東

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句四言贊之

初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我言焉曰觀曰

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

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

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

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

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

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

青九

壬

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 從何而有從何而喪

觀之又觀則辯真妄

覺

惟真常在 爲妄所蒙 真妄苟辯 覺生其中
不離妄有 而得真空 定

真若不滅 妄即不起 六根之源 湛如止水
是爲禪定 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 定猶有繫 濟之以慧 慧則無滯
如珠在盤 盤定珠慧 明

定慧相合 合而後明 照彼萬物 物無遁形

如大圓鏡 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 明則不昧 明至乃通 通則無礙
無礙者何 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 應念而變 變相非有 隨求而見
是大慈悲 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既濟 大悲亦捨 苦既非真 悲亦是假
是故衆生 實無度者

詩十首

同安禪師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 心印誰人敢授傳
歷劫坦然無異色 呼爲心印早虛言
須知本自靈空性 將喻紅鑪焰裏蓮
莫謂無心便是道 無心猶隔一重關

青九

主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 盡機爭墮有無功
三賢尚未明斯旨 十聖那能達此宗
透網金鱗猶滯水 回塗石馬出沙籠

慙慙爲說西來意 莫問西來及與東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 豈爲塵機作繫留
妙體本來無處所 通身何更有蹤由
靈然一句超群象 迥出三乘不假修
撒手那邊諸聖外 迴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 菩提煩惱等空平
誰言卞壁無人鑒 我道驪珠到處晶
萬法泯時全體現 三乘分處假安名

丈夫自有衝天氣 莫向如來行處行
佛教

三乘次第演金言 三世如來亦共宣
初說有空人盡執 後非空有衆皆緣
龍宮滿藏醫方義 鶴樹終談理未玄

眞淨界中纔一念 閻浮早已八千年

還鄉曲

勿於中路事空王 策杖還須達本鄉
雲水隔時君莫住 雪山深處我非忘
尋思去日顏如玉 嗟歎迴來鬢似霜
撒手到家人不識 更無一物獻尊堂
破還鄉曲

返本還源事亦差 本來無住不名家
萬年松逕雪深覆 一帶峯巒雲更遮
賓主默時純是妄 君臣道合正中邪
還鄉曲調如何唱 明月堂前枯木華
轉位歸

涅槃城裏尚猶危 陌路相逢沒定期
權挂垢衣云是佛 却裝珍御復名誰
木人夜半穿靴去 石女天明戴帽歸

萬古碧潭空界月 再三撈撚始應知
迴機

披毛戴角入鄽來 優鉢羅花火裏開
煩惱海中爲雨露 無明山上作雲雷
鑊湯爐炭吹教滅 劒樹刀山喝使摧
金鎖玄關留不住 行於異類且輪迴
正位前

枯木巖前差路多 行人到此盡蹉跎
鷺鷥立雪非同色 明月蘆華不似他
了了時無所了 玄玄處亦須訶
慇懃爲唱玄中曲 空裏蟾光撮得麼
詩十首 雲頂山僧德敷
語默難測

閑坐冥然聖莫知 縱言無物比方伊
石人把板雲中拍 木女含笙水底吹
有九 三

若道不聞渠未曉 欲尋其響你還疑
教君唱和仍須和 休問宮商竹與絲
祖教迥異

祖意迥然傳一句 教中廣布引三乘
淨名倒嶽雷聲吼 鶯子孤潭月影澄
鄽市賣魚忘進趣 巖林飼虎望超升
雖知同體權方便 也似炎天日裏燈
學雖得妙

棲心學道數如塵 認得曹谿有幾人
若使聖凡無罣礙 便應塼瓦是修真
瞥然一念邪思起 已屬多生放逸因
不遇祖師親的指 臨機開口卒難陳
問來祇對不得
莫誇祇對句分明 執句尋言誤殺卿
只合文殊便是道 虧他居士杳無聲

見人須棄敲門物 知路仍忘候子名
儻若不疑言會盡 何妨默默過浮生
無指的

不居南北與東西 上下虛空豈可齊

現小毛頭猶道廣 變長天外尚嫌低

頓乾四海紅塵起 能竭三塗黑業迷

如此萬般皆屬壞 更須前進問曹谿

目樂僻執

雖然僻執不風流 懶出松門數十秋

合掌有時慵問佛 折腰誰肯見王侯

電光夢世非堅久 欲火蒼生早晚休

自蘊本來靈覺性 不能暫使挂心頭

問答須知起倒

問答須教知起倒 龍頭蛇尾自欺謾

如王秉劔由王意 似鏡當臺待鏡觀

眨眼參差千里莽 低頭思慮萬重灘
各於此道爭深見 何啻前程作野干
言行相扶

言語行時不易行 如鳥如兔兩光明

寧關晝夜精勤得 非是貪嗔懈怠生

菩薩尚猶難說到 聲聞焉敢擬論評

然無地位長閑坐 誰料龍神來捧迎

一句子

一句子玄不可盡 颯然會了奈渠何

非干世事成無事 祖教心魔是佛魔

貧子喻中明此道 獻珠偈裏顯張羅

空門有路平兼廣 痛切相招誰肯過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東南 大意幽微肯易參

動指掩頭元是一 斜眸拊掌固非三

也
愴蜀容切
愴情也
帝矢利切
蹉切
蹉七何切
蹉言不遂意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青十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銘記箴歌

傅大士心王銘

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

僧亡名息心銘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璜序

荷澤大師顯宗記

南嶽石頭大師參同契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

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

騰騰和尚了元歌

南嶽懶瓚和尚歌

石頭和尚草庵歌

道吾和尚樂道歌

杯渡禪師一鉢歌

樂普和尚浮漚歌

牧護和尚歌

法燈禪師古鏡歌三首

潭州龍會道尋徧參三昧歌

丹霞和尚翫珠吟二首

關南長老獲珠吟

香嚴和尚勵覺吟歸寂吟二首

韶山和尚心珠歌

心王銘

傅大士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

味色裏膠清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
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
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
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
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

青十

二

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
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
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
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
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
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
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
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
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
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

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
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
非去來今

信心銘

三祖僧璨大師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
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
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
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
青十
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
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須更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
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
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

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

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

青十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熏鍊往返無端追尋不見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蒙一心有滯諸法不通去來自爾胡假推窮生無生相生照一同欲得心淨無心用功縱橫無照最

爲微妙知法無知無知要將心守靜猶未
離病生死忘懷即是本性至理無詮非解非
纏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目前無物無物宛然
不勞智鑒體自虛玄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
念不生前念自絕三世無物無心無佛衆生
無心依無心出分別凡聖煩惱轉盛計校乖
常求真背正雙泯對治湛然明淨不須功巧
守嬰兒行惺惺了知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
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明亮萬象常真森羅
一相去來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爲出
入無合無散不遲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
心無異心不斷貪淫性空自離任運浮沉非
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古見在非今見在
無住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即今菩提本
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

青十

五

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四德不生三
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一心無妄萬緣
調直心性本齊同居不攜無生順物隨處幽
棲覺由不覺即覺無覺得失兩邊誰論好惡
一切有爲本無造作知心不心無病無藥迷
時捨事悟罷非異本無可取今何用棄謂有
魔興言空象備莫滅凡情唯教息意意無心
滅心無行絕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盡生死
冥心入理開目見相心隨境起心處無境境
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寂境如不遣
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
明菩提影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親疎
寵辱不變不擇所居諸緣頓息一切不憶求
日如夜求夜如日外似頑瞿內心虛直對境
不動有力大人無人無見無見常現通達一

切未嘗不徧思惟轉昏汨亂精魂將心止動
轉止轉奔萬法無所唯有一門不入不出非
靜非喧聲聞緣覺智不能論實無一物妙智
獨存本際虛沖非心所窮正覺無覺真空不
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毫末沙界含容
一切莫顧安心無處無處安心虛明自露寂
靜不生放曠縱橫所作無滯去住皆平慧日
寂寂定光明明照無相苑朗涅槃城諸緣忘
畢詮神定質不起法座安眠虛室樂道恬然
優遊真實無爲無得依無自出四等六度同
一乘路心若不生法無差互知生無生現前
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悟

息心銘

僧亡名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
之攝心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慮無多知

青十

六

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
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
何傷其苦攸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
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未在本
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現於色莫
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
小蚋一伎一能曰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
蔽捨棄淳朴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
神旣勞役形必損斃邪行終迷脩途求泥莫
貴才能日益昏瞢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
行薄其高遠崩內懷僞伐外致怨憎或談於
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
聖謂之咎賞翫暫時悲哀長久畏影畏跡逾
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沉猷生患老隨思
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

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

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

夫岱嶺同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
彬序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是大婆羅門國王第

三之子也神慧踈朗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

道故捨素從緇紹隆聖種冥心虛寂通鑒世

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邊隅正教陵替

遂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忘心之士莫不歸

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于時唯有道育慧可

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高遠幸逢法師事

之數載虔恭諮啓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

誨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

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

是安心者壁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是順物

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

所由云爾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

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

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

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

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

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

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

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之行云

何報冤行謂修道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

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

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

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冤

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

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二隨緣

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

青十

名之爲求智者悟真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真爲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吝惜達解二空不倚

不著但爲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顯宗記

荷澤大師

青十

九

無念爲宗無作爲本真空爲體妙有爲用夫真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而能見無念念者即念真如無生生者即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即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善提無得淨五眼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通而弘四智是知即定無定即慧無慧即行無行性等虛空體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是知我法體空有無雙泯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思無求無得不彼不

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
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即
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湛然常寂應用
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
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
空即清淨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
若之果般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
般若涅槃般若名異體同隨義立名故云法
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眞佛法身般若
能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即知心空寂見
即見性無生知見分明不一不異故能動寂
常妙理事皆如如即處處能通達即理事無
礙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即如如
之力心如境謝境滅心空心境雙亡體用不
異眞如性淨慧鑒無窮如水分千月能見聞

覺知見聞覺知而常空寂空即無相寂即無
生不被善惡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貳生死
不樂涅槃無不能無有不能有行住坐卧心
不動搖一切時中獲無所得三世諸佛教旨
如斯即菩薩慈悲遞相傳受自世尊滅後西
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
至於達磨居此爲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所
傳祕教要藉得人如王髻珠終不妄與福德
智慧二種莊嚴行解相應方能建立衣爲法
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內傳
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非衣不
傳於法非法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
無生之法無生即無虛妄乃是空寂之心知
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眞解脫

參同契

南嶽石頭和尚

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
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
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迴
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
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
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
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
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
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
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
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
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
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

青十

十一

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
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
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感苦紛然悟真
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
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
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
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知無得
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
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
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
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
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
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
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
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

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正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

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象照而常空矣

坐禪箴

杭州五雲和尚

坐不拘身禪非涉境拘必乃疲涉則非靜不涉不拘真光迥孤六門齊應萬行同敷嗟爾

青十

十三

初機未達玄微處沉隨掉能所支離不有權巧胡爲對治驅策抑按均調昏亂息慮忘緣乍同死漢隨宜合開靡專壁觀達磨大師正付法眼外委示初機修心之要略四門四行匪專一也馳想頗多安那鉢那或舉猛利及悟住等宜易觀修於數息或出或入不得交互沿流劒閣無滯

木鷄如火得水如病得醫病瘳醫罷火滅水傾一念清淨體寂常靈是靈是寂非靈非寂是非迭生犯過無極前滅後興還如步走患乎不知知則無欲日由背夜鏡奚照後此則不然圓明通透照而不緣寂而誰守萬象瀛漚太虛閃電摧壞魔宮衝倒佛殿跛者得履瞽者發見法界塵寰齊輪頓現曠蕩郊廓或坐或眠既明方便乃號金僊吾雖強說爰符聖言聖言何也要假重宣不動不禪是無生禪又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

流云何名爲定故知歷代祖唯傳此一心祖
光既遠大吾子幸堪任聊述無言旨乃曰坐
禪箴

證道歌

永嘉真覺大師

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

青十

十三

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
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
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
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
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
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
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
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
諸行無常一切空

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真乘有人不肯
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
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
證乃知誰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
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
古神清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
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
即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
不吝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
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
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
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
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
因訛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

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河
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
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
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
谿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

青十

十四

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
閑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僊幾
迴生幾迴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
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奎
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閑寂安居實
蕭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
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
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
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舍寶
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

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
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
鐶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
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
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無礙

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
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漭漭蕩蕩招殃禍
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
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
真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
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
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
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
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
皆惺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

青十

十五

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阿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谿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無窮數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

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今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梅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境靜林閑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即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恠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筭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

青十

十六

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
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
智慧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
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性不見一法即
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
了還須償宿債飢逢王饌不能餐病遇醫王
爭得差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
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
無畏說深嗟懣懂頑皮韃音折只知犯重障菩
提不見如來開秘訣有二比丘犯姪殺波離
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銷
霜雪不思議解脫力此即成吾善知識四事
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
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
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

圭月十

十七

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世
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
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
能壞真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蟾蜍能拒
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
管見誇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了元歌

騰騰和尚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
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
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州郡不用廣
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
歲之餘閏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
來問我若爲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飢
齋時更餐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
運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佯癡縛鈍

南嶽懶瓚和尚歌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
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
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
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噉勝立切世間

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
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
披一破衲脚著屨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
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
眞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
無事心面是孃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
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
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
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掙將功用功展轉冥蒙

青十

十八

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亡緣巧
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
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
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
夜月爲鉤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
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
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
草自青

草庵歌

石頭和尚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
見茅草新破後還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
不屬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
處我不愛庵雖小舍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
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問此庵
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

基址堅牢以爲最青松下明牕內玉殿朱樓
未爲對衲被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住此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
便歸來廩達靈根非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
草爲庵莫生退百年拋却任縱橫擺手便行
奇子
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欲
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

樂道歌

道吾和尚

樂道山僧縱性多天迴地轉任從他閑卧孤
峯無伴侶獨唱無生一曲歌無生歌出世樂
堪笑時人不著暢情樂道過殘生張三李
四渾忘却大丈夫須氣槩莫順人情無妨礙
汝言順即是菩提我謂從來自相背有時愁
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特達一生常任運
野客無鄉可得歸今日山僧只這是元本山

僧更若爲探祖機空王子體似浮雲沒隈倚
自古長披一衲衣曾經幾度遭寒暑不是真
不是僞打鼓樂神施拜跪明明一道漢江雲
青山綠水不相似稟性成無措改結角羅紋
不相礙或運慈悲喜捨心或即逢人以棒閻
慈悲恩愛落牽纏棒打教伊破恩愛報平月
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爲改

一鉢歌

杯渡禪師

過刺刺閑聒聒總是悠悠造抹捷如饑喫鹽
加得渴枉却一生頭枿枿究竟不能知始末
拋却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解脫閑事到
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
薩丈夫語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趁時
結裏學擺撥也學柔和也麤糲也剃頭也披
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

長歌歌一鉢一鉢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
人歌一鉢曾將一鉢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
上此時影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
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毛流血是
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從他鵲作巢萬

青十

三

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
度衆生度盡衆生不死生不死真丈夫
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
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真見聞
從來一句無言說今日千言強爲分強爲分
須諦聽人人盡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
鍊去鍊來金體淨真是妄妄是真若除真妄
更無人真心莫謾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
好也著弱也著一切無心莫染著亦無惡亦
無好二際坦然平等道麤也餐細也餐莫學

凡夫相上觀也無麤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
蒂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
亦無行無生何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得處
處當來見彌勒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總
如此離則著著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
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病藥語時默默時語
語默縱橫無處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
作南北嗔即喜喜即嗔我自降魔轉法輪亦
無嗔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水慳時捨捨時
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
寥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這修行斷門戶
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在無繩索垢即淨淨
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
同一真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
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魔作佛

青十

三

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世本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青水裏鹽亦無凡亦無聖萬行總持無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妄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喚時何應喏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麼騰騰信脚行有時酈市并屠肆一朵紅蓮火上生也曾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由來似寄居他家觸處更清虛若覓戒三毒瘡癢幾時差若覓禪我自縱橫汨碌眠大可憐不是顛世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覓法雞足山中間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用求專甲若覓經法性真源無可聽若覓律窮子不須教走出若覓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篩羅

漸入麤中細只這麤中細也無即是圓明真實諦真實諦本非真但是名聞即是塵若向塵中解真實便是堂堂出世人世莫造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井無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挂高臺山僧見解只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浮漚歌

樂普和尚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他轉變將爲異外明堂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

蘊虛攢假立人解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

本來真

牧護歌

蘇溪和尚

即五洩小師也

聽說衲僧牧護任運逍遙無住一條百衲餅
孟便是生涯調度爲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
辛苦還曾四海周游山水風雲滿肚內除戒
律精嚴不學威儀行步三乘笑我無能我笑
三乘謾做智人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
者不假修治不在能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
遮莫王侯不顧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
處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生也無喜
無憂八風豈能驚怖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
常峭措活計雖無一錢敢與君王鬪富愚人
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那知傀儡牽抽歌
舞盡由行主一言爲報諸人打破畫餅歸去

青牛

三

古鏡歌三首

法燈禪師泰欽

盡道古鏡不曾見借你時人看一徧目前不
覩一纖毫湛湛冷光凝一片凝一片勿背面
嫫母臨粧不稱情潘生回首頻嘉歎何欣欣
何戚戚好醜由來那箇是只這是轉沉醉演
若晨窺怖走時子細思量還有以我問顛狂
不暫迴淚流向予聲哀哀哽咽未能申吐得
你頭與影悠悠哉悠悠哉爾許多時那裏來
迷雲開行行攜手上高臺

其二

誰云古鏡無樣度古今出入何門戶門戶君
看不見時即此爲君全顯露全顯露與汝一
生終保護若遇知音請益來逢人不得輕分
付但任作見面不須生怕怖看取當時演若
多直至如今成錯誤如今不省影分明還是
當時同一顧同一顧苦苦苦

其三

古鏡精明皎皎徧照河沙到處安名題
字除儂更有誰家過去未來現在諸佛鏡上
纖瑕纖瑕垢盡無物此真火裏蓮華蓮華千
朵萬朵朵端然釋迦誰云俱尸入滅誰云
穿膝蘆芽不信鏡中看取羊車鹿車牛車時
人不識古鏡盡道本來清淨只看清淨是假
照得形容不正或圓或短或長若有纖毫俱
病勸君不如打破鏡去瑕消可瑩亦見杜口
毗耶亦知圓通少剩

徧參三昧歌

漳州龍會道尋

天涯海角參知識徧咨惠我全提力師乃訶
余退步追省躬廓爾從茲息觀諸方垂帶直
善財得處難藏匿棒頭喝下露幽竒縱去奪
來看殊特趙州開雪嶺陟築盧峯前驗虛實
據證靈由闢萬機橫揮祖刃開三域卷舒重

清十

二十四

重孰可委休呈識意謾猜揣衲子攢眉碧眼
噴黃河倒逆崑崙崑崙山牛道吾唱馬師奮
迅呈圓相執水投針作後規把鏡持幡看先
匠廣陵歌誰繼唱擬續官商調難況石人慍
色下鞭撻木馬奔嘶梵天上麗水金藍田玉
祝融峯攢湘浪蹙滿月澄谿松韻清雲從龍
騰好觀矚

翫珠吟二首

丹霞和尚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
遊五蘊中內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
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
相隨常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
不遂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僞吾
師權指喻摩尼採人無數溺春池爭拈瓦礫
將爲寶智者安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

體用如如轉非轉萬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
中巧方便燒六賊爍衆魔能摧我山竭愛河
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幾蹉跎亦名性
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明時明不得
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青十

二十五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
鎮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
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
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
澄滄盤泊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
真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挫凡
功不滅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闍王口自
呈護鵝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
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
爲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

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
更堪成

獲珠吟

關南長老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
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日遷變唯有摩
訶般若堅猶若金剛不可鑽輒似兜羅大等
空小極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
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
不見歌復歌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松
影下高聲叫自從獲得此心珠帝釋輪王俱
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爲自古先賢作此調不
坐禪不修道任運逍遙只麼了但能萬法不
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勵覺吟二首

香嚴和尚智閑

滿口語無處說明明向人道不決急著力勤

咬齧無常到來救不徹日裏語暗嗟切快磨
古錐淨挑揭理盡覺自護持此生事終不說
玄學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心影絕

歸寂吟贈同住

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辭城郭樂山居身如寒

音十

于六

木心牙絕不話唐言休梵書心期盡處身雖
喪如來弟子沙門樣深信共崇鉢塔成巍巍
置在青山掌觀夫參道不虛然脫去形骸甚
高上從來不說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暢不
留蹤迹真人間深妙神光飽明亮

心珠歌

韶山和尚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構珠迥玲
瓏主客分往往聲如師子吼師子吼非常義
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時往往自思惟豁然大
意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漸兮或說頓

若在諸佛運神通或在凡夫興鄙悵此心珠
如水月地角天涯無殊別只因迷悟有參差
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
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交倣
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蘊身全
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

魏府華嚴長老示衆

音十

二十七

佛法事在日用處在你行住坐卧處喫茶喫
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又却
不是也會麼若會得即今無礙自在真人若
也未會則是箇檐枷帶鎖重罪之人何故如
此佛法不遠隔塵沙劫你一念中見得在你
眉毛鼻孔上你若不見得如接竹點月在處
切莫思惟不可言語你時中承何恩力若知
得你須有箇歡喜處古人道常寂寂常歷歷

諸佛不求覓衆生斷消息你會得麼一切諸法本無情一切諸佛本自靈混然同太虛無欠亦無餘會麼若不會直是箇觸途成滯不知箇身落地處茫茫劫劫只是戀物著境認色爲實不捨恩愛癡迷財寶立我爭人一團子意氣些子箇違情面青面赤說強道弱我不受人欺瞞我是大丈夫兒養妻養子你豈知在業海之中罪坑之內喫肉如似餓鬼吞屍噎酒如餓狗飲水愛色如渴蠅啞血不知此身是大禍患恣縱無明愚養意氣不久敗壞浪死虛生枉經千劫徒然出沒何不識取金剛堅固之體長生不滅之道在世頭枰枰地口子吧吧地眼子眨眨地無常殺鬼到來向牀上猶似使心用行戀財戀境驀然驅去見閻老子一詞不措鐵爐火炭銅柱刀山盡

爲戲翫恁時追悔大段難爲免離你如今病未來尋身何不於十二時中求一毫善利辦取津梁幻化色身憑何爲實諸佛過去留經造論一切善法與你初學底人懺罪滅障漸漸增長利益求善知識開示解脫法門向無明性中認取箇真實主人於萬劫中得箇人身也不容易你還知箇身本性與佛同時本無欠少有一大事在你尿囊裏糞堆頭光爍爍地圓陀陀地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也從你深坑罪海求墮沉淪你若迴光返照於一刹那中即心念息時中迷惑煩惱癡暗狂情頓自消滅諸緣境界轉爲甘露醍醐安樂國土豈不是好否聖人道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皆由你心善惡也只由你心地獄天堂也只由你心只今相應與佛合智即是佛也

更無相誑直下奉信無疑心即正覺又何必
歷僧祇大劫此身今生甚大難遇莫道我是
凡夫自家退屈千經萬論只爲衆生迷亂不
識本性你暫時時間那取些子食物底工夫看
經書上義理只言衆生被一切境攝著慾之
故山僧苦口實爲忉忉你還肯麼你還信麼
尋常著寒著熱些子違情喫辛受苦不得却
於日用時中自不醒悟整頓取心好爲取身
好百年如箭富貴如夢恩情也只不久百年
無多日頭白是病來病是業債來業債是死
來死是地獄來你莫道我爲人平生好心吉
善只依本分不作惡事我無罪過別教你有
箇好生處我即今朝未信你在何故你平等
在甚處你還知否不依佛法一切法皆是邪
法外道見解更莫說擔人擔我貪色愛財餐

魚啖肉妄言綺語日費上事罪業極深你莫
道我捨財造塔起殿設僧轉經便爲長久功
德以此爲實未可託倚衆中老和尚也爲你
不得你還知麼你有千般萬種無明罪業佛
亦爲你不得須是你自家著力前程自辦你
若作一切有爲功德只是造業增長頑福不
生箇清淨知見山僧雖然求得供養日夜不
安爲慮未是在還知麼一任你說向諸方耆
宿笑我也嫌山僧不得欲問你施主得錢處
想你應不濟潤於人不救拔貧苦者了得了
取喫休了取著休早修行休度此身体悔取
心休悔取心休伏惟珍重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音釋

璜才旦切 釐陵之切 十語中 絨居咸切 竅切
苦甲切 竅也 蚋而銳切 齧齧人 斃毗祭切 膏彌登切
明流怡成切 跛布火切 足也 壓直連切 縷切 縷不
也力主切 訕所晏切 廢也 金釜切 魚公切 戶關逞切
謁胡葛切 訕所晏切 廢也 金釜切 魚公切 戶關逞切
蟾蟾蜍切 蟾蟾蜍切 蟾蟾蜍切 蟾蟾蜍切 蟾蟾蜍切
力沒切 慙火舍切 閨口既切 喇切 喇切 枿葛牙切
切所斃切 枿枿而切 枿枿而切 枿枿而切 枿枿而切
復生曰枿切 枿枿而切 枿枿而切 枿枿而切 枿枿而切
脫栗也切 鑽鐵古切 撲也切 金若切 瘡瘡也切 汨汨切
碌汨古切 忽切 傀傀口切 傀傀口切 傀傀口切 傀傀口切
母黃帝切 嗔切 咽切 猜猜切 猜猜切 猜猜切 猜猜切
切我切 湊湊切 湊湊切 湊湊切 湊湊切 湊湊切
擊也切 湊湊切 湊湊切 湊湊切 湊湊切 湊湊切
中以堅之也鍊宅切 啞啞切 啞啞切 啞啞切 啞啞切 啞啞切
速彥切 鍛鍊也切 啞啞切 啞啞切 啞啞切 啞啞切

也切食



明覺禪師語錄

參學小師惟蓋竺編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一

九一

參學小師惟蓋竺編

住蘇州洞庭翠峯禪寺語

師在萬壽開堂日白槌了師云宗乘一唱三
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其有達士不避

九一

死生眨上眉毛出眾相見問人天普集佇聽
雷音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云十萬八千不
是遠進云恁麼則大眾霑恩也師云後五日
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分明記
取進云恁麼則昔日智門今朝和尚師云有
甚麼交涉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云量
才補職學云謝師方便師云自領出去師乃
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
木叢林盡爲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
也不消長老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

無差曠祖佛之妙靈廓天人之幽迹如是則何假覺城東際五衆咸居古佛廟前此時參畢

師在杭州靈隱受疏了衆請陞座時有僧問寶座先登於此日請師一句震雷音師云徒勞側耳進云恁麼則一音普徧於沙界大衆無不盡咸聞師云忽有人問爾作麼生舉僧云三十年後敢爲流芳師云賺了也師乃云天下絕勝之覺場靈隱導師之廣座暫借卑僧陞陟實愧非材豈敢於五百員衲子前提唱佛祖抑揚古今銜耀見知恥他先作假饒說得天雨四華地分六震於曹溪路上一點使用不著何以行脚高士有把定世界函蓋乾坤底眼誰敢錯悞絲毫其知有者必共相悉

師在靈隱諸院尊宿茶筵日衆請陞座僧問禪侶盡臨於座側未審師還說也無師云寰中天子塞外將軍進云恁麼則一震雷音滿大唐也師云看取令行師乃云上士相見一言半句如擊石出火瞥爾便過應非即言定旨滯句迷源從上宗乘合作麼生議論直得三世諸佛不能自宣六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所以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意句交馳並同流浪其有知方作者相共證明

師到蘇州日僧俗迎在萬壽衆請上堂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從何而得師云將謂是衲僧學云恁麼則大衆霑恩學人禮謝也師云龍頭蛇尾問選佛場開還許學人選也無師云切忌點額學云恁麼則心空及第歸

也師云塔下漢師乃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
有如是自在具如是威德誰不承恩誰不景
慕過去諸聖於無量劫勤苦受盡所得祕要
法門今將普示大衆不用纖毫心力各請一
時驗取於此薦得便能求出四流高步三界
其或不知剛是諸人諱却

師初到院陞座僧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
一句定乾坤師云百雜碎進云恁麼則海晏
河清去也師云非公境界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云山高海闊進云學人不會師云
緊悄悄鞋師乃云未來翠峯多人疑著及乎
親到一境蕭然非同善財入樓閣之門暫時
歛念莫比維摩掌中世界别有清規冀諸人
飽足觀光以資欣慰

上堂問答罷師乃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
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峯放開捏聚總由者裏
放開也七縱八橫是處填溝塞壑捏聚也天
下老和尚盡在拄杖頭不消一劄

上堂僧問如何是實學底事師云針劄不入
進云乞師方便師云水到渠成問如何是教
外別傳一句師云看看臘月盡學云恁麼則
流芳去也師云瘧子喫苦瓜問言迹之興異
途之所由生不犯鋒銑請師道師云誰家無
白月清風進云還當也無師云土上加泥漢
師乃云劒輪飛處日月沉輝寶杖敲時乾坤
失色衆魔從茲膽裂千聖由是眼開其如二
聽不圓震迅雷而莫覺孤根將敗霈春雨以
非滋致使凡聖岐分悟迷派列奔馳七趣汨
沒四流重業相纏無有休日爾諸禪德覲善

叅詳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上堂僧問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是
是在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既於心目之間
爲甚麼不覩其相師云華須連夜發莫待曉
風吹進云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云毗婆尸

佛早留心僧方禮拜師以拄杖打一下云不
得放過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啼華落碧巖
前古人意旨如何師云夾山猶在學云和尚
如何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
中僧却問如何是翠峯境師云春至桃華亦
滿溪僧禮拜師云山僧今日敗闕有人點檢
得出許他頂門上一隻眼便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借問田中事插鋤叉手意如
何師云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問古人道
有讀書人到來意旨如何師云且在門外立

學云請師相見師云任是顏回亦不通師乃
云立賓立主剗肉作瘡舉古舉今拋沙撒土
直下無事正是無孔鐵槌別有機關合入無
間地獄明眼衲子應須自看

上堂僧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否師云

九一

是僧便喝師便棒僧無語師云謔我問古人
道有佛法處不得住無佛法處急走過意旨
如何師云氣急殺人僧擬議師云甚麼處去
也問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云截耳
卧街僧云恰是師云令我攢眉問黑豆未生
芽時如何師云餒驢餒馬進云生後如何師
云透水透沙僧禮拜師云一似不齋來問功
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如何是此事師云諸
方勝樣進云莫便是學人會處也無師云有
頭無尾漢師乃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

九一

五

放過一著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兩重公案未來修學人總被翠峯穿却鼻孔

上堂云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問丹霄獨步時如何師云脚下踏索進云天下橫行去也師云徐六擔板問學人乍入叢林諸事不會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云蘇州紙貴進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腦後拔橈師云爐鞴之所固無鈍鐵良醫之門誰是病夫向後鼻孔遼天莫辜負人好

上堂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

上堂纔有僧出禮拜師云大眾一時記取者僧話頭便下座

上堂大眾雲集以拄杖拋下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上堂云從天降下從地湧出南北東西一棚俊鶻顧杼停機苦屈苦屈

上堂云古人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絕跡劍刃非虧好諸禪德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即是踞妙峯孤頂非但善財七日不逢設使文殊百劫親來也摸擦不著上堂有僧出禮拜了方伸問師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便下座

上堂云藏鋒劍客便請施呈有僧方出來師云什麼處去也便下座

上堂云語漸也返常合道且任諸人點頭論頓也不留朕跡衲僧又奚爲開口師以拄杖一劃云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

上堂問答罷乃云映眼時若干日萬像不能

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退屈
 師拈起拄杖云把定世界不漏絲髮還觀得
 也無所以雲門大師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
 毫過患分只是轉句不見一色猶爲半提直
 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諸上座翠峯若
 也全提盡大地人並須結舌放一線道轉見
 不堪以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僧問如何是翠峯境師云有眼底見學
 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貪觀白浪失却手撓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客來須看進云恁
 麼則學人得見也師云三十年後問如何是
 第一義師云道士倒騎牛學云乞師再垂方
 便師云無孔鐵樵問道遠乎哉師云青山夾
 亂流學云恁麼則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千
 里萬里師乃云大眾前共相訓唱也須是箇

漢始得若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
 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則燎却面門亦如按太
 阿寶劍衝前則喪身失命師乃頌云太阿橫
 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
 爍復云看看便下座

九一

拈古

七

舉米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米云藥山
 近日如何僧云大似頑石一般米云得恁麼
 鄭重僧云也無提撥處米云非但藥山米胡
 亦恁麼僧近前顧視而立米云看看頑石動
 也其僧便出師拈云米胡也縱奪可觀爭奈
 死而不弔

舉罽賓國王仗劍詣師子尊者所乃問師得
 蘊空否尊者云已得王曰可施我頭尊者曰
 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遂斬之白乳高丈餘

王臂自落師拈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

舉鏡清於僧堂前自擊鍾子云玄沙道底玄沙道底時有僧出來云玄沙道什麼鏡清作一圓相僧云若不久參爭知恁麼清云還我草鞋錢來師拈云泊被打破蔡州

舉寶公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師拈云一對無孔鐵槌

舉五通仙人問佛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喏佛云那一通爾問我師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

舉思和尚令石頭送書去讓和尚處云迴日與子箇鉏斧子住山去石頭纔到讓和尚處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

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石頭云乍可永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便歸思和尚問書達否石頭云書亦不達信亦不通去日蒙和尚許鉏斧子便請思垂下一足石頭便禮拜師拈云石頭泊擔板過却又云大小讓師不解據

九一

令舉長髭到石頭處頭問什麼處來髭云嶺南來石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還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石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石頭云見什麼道理便禮拜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石頭便休師拈云無眼功德有什麼點處德山和尚到龍潭問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云子親到龍潭德山便休去師拈云將錯就錯又云大小德山

師一日因事舉往日有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自歎云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云聞黎莫暫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恁麼道隣壁有老宿聞

云好一金羹被兩顆鼠糞污却師拈云誰家鍋釜無一兩顆

觀和尚見新到來觀作麵引次示之其僧便去觀晚間問第一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第一座云當時去也觀云是即是只得一極師

拈云老觀大似失錢遭罪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禮拜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拈云

邪正不分過猶鞭影

傳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身影相似要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玄沙云大小傳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師拈云玄沙也是打草蛇驚

寶公令人傳語思大和尚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拈云有什麼屎臭氣

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爾作麼生護惜時有僧問云旣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旣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師拈云趙州到退三千

南泉示衆云三十年來牧一頭水牯牛欲擬東邊放不免侵他國王水草欲擬西邊放不免侵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子免被官主勞撓長慶云爾道南泉前頭爲人後頭爲人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道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牛在甚處師拈云一時穿却

鄧隱峯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槌邊舉槌云道得即不打于時大衆默然隱峯便打一下師拈云果然果然

僧問玄沙大耳三藏第三度爲什麼不見國師玄沙云爾道前來兩度還見麼師拈云敗也敗也

室中舉古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睦州云河

北有箇趙州和尚曾到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睦州云趙州有何言教示徒僧云每見新到便問曾到此間來麼云曾到趙州云喫茶去忽云不曾到趙州亦云喫茶去睦州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九一便睦云苦哉趙州被爾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睦州却問沙彌爾作麼生沙彌便禮拜睦州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爾作什麼沙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師云者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上座若能辯得非唯趙睦二州雪屈亦乃翠峯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十在

舉僧問長慶如何是正法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師云夫宗師決定以

本分相見不敢撒沙且那箇是諸人正眼不
受人瞞底漢出來對衆道看共相知委若道
不得翠峯一一與爾點過開眼也著合眼也
著

舉黃檗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其中一人提
起坐具作一圓相檗云我聞有一獵犬甚惡
僧云尋獐羊聲來檗云獐羊無聲到汝尋僧
云尋獐羊跡來檗云獐羊無跡到汝尋僧云
尋獐羊蹤來檗云獐羊無蹤到汝尋僧云恁
麼則死獐羊也黃檗便休到來日上堂云獵
犬在甚處僧便出來檗云昨日公案未了老
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檗云將謂是本分
衲子元來是義學沙門以拄杖打出師云只
如聲響蹤跡既無獵犬向甚處尋逐莫是絕
聲響蹤跡見黃檗麼諸禪德要明陷虎之機

也須是本分衲子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
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師云諸禪德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他同
衆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爲外道
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
道

舉龍牙和尚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
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翠微接得
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又問
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
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
打要且無祖師意師云臨濟翠微只解放不
解收我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
得劈曾便擲

舉禪樹問定山不落數量請師道定山提起數珠云是落不落樹云圓珠三竅人人有請師圓前話山便打禪樹便去定山云三十年後槌曾大哭去在禪樹果後開堂示衆道三十年前被定山老子瞞我一上不同小小師云定山用即用爭奈險禪樹知即知要且未曾具擇法眼試請辯看

舉雪峯問投子一槌便成時如何投子云不是性德漢峯云不假一槌時如何投子云者漆桶師云然則一期折挫雪峯且投子是作

九二

十一

家爐鞴我當時若作雪峯待投子道不是性德漢只向伊道鉗槌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箇什麼語若能道得便乃性德平生光揚宗眼若也顛顛頂上一槌莫言不道舉趙州問僧曾看法華經麼僧云看來州云

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爾作麼生會其僧擬禮拜州云爾披衲衣來麼僧云披來州云莫惑我僧云如何得不惑去州云莫取我語師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辯得便乃識破趙州如或不明箇箇高

九一

十三

擁衲衣莫惑翠峯好

舉長髭問僧甚處來僧云九華控石菴髭云菴主是什麼人僧云馬祖下尊宿髭云名什麼僧云不委他法號髭云他不委爾不委僧云尊宿眼在甚處髭云若是菴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僧云賴遇和尚放過某甲髭云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師云是則二俱作家要且只解收虎尾不能據虎頭若使德山令行並須瓦解

舉保福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

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便問未審構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保福云適來且致閣黎還構得麼僧云若構不得未免大眾笑保福云作家作家僧云是什麼心行福云一杓屎攔面潑不知臭師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

虎兇底爪牙者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且放過保福一著只如翠峯與大眾還許諸方檢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有得活底麼師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舉歸宗鋤草次見一條蛇以鋤斬之僧見便

問久響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宗云爾麤我麤後雪峯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德山便打雪峯便走德山召云布衲雪峯迴首德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師云歸宗只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令

且未明斬蛇師召大眾云看翠峯今日斬三五條以拄杖一時打下

勘辯

問僧甚處來僧云和尚問誰師云我問爾僧云何不領話師云翠峯今日敗闕

寶華侍者來看師師問寶華多少衆侍者云不勞和尚如此師云我好好問爾勃越作什麼侍者云不得放過師云真師子兒喫茶了師把住云適來得恁麼無禮侍者擬議被師一掌云歸去分明舉似寶華

有數人新到至師云新到那僧云是師云叅堂去僧便去師復喚來來其僧却迴師云洞庭難得師僧與爾一椀茶喫

問僧甚處受業僧云天章師云將得蘭亭記來麼僧云爭敢呈似和尚師云草本不勞拈

出

五人新到師云洞庭絕頂無行路不假梯航
速道看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湛水停舟
徒誇運濟僧無語師云過者邊來其僧齊過
師云將頭不猛候累三軍參堂去

問僧名什麼云義懷師云何不名懷義僧云
當時致得師云誰與汝安著僧云某甲受戒
來十年也師云行脚費却多少草鞋僧云和
尚莫瞞人好師云我也沒量罪過爾作麼生
僧無語師云脫空謾語漢便打

九一

十五

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興教師云達磨一宗
掃土而盡僧無語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復問僧闍黎名什麼僧云宗雅師云雅即不
問作麼生是宗僧無對師云且限三日其僧
頻來下語師皆不諾僧却問某甲見處只恁

麼和尚作麼生師云爾何不問我僧方擬問
被師連打數下

問新到發足甚處僧拍掌一下師云兩重公
案僧云恰是師便喝僧無語師云還我一拍
來僧擬議師云瞎漢參堂去

六人新到師問衆頭夫爲上將須是七事隨
身兩刃交鋒作麼生僧云久響翠峯有此一
著師云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喝師便
棒僧約住拄杖與師一拍師云未到翠峯與
爾二十棒了也僧無語師云且在一邊却問
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喫
茶了師把住衆頭云適來公案者裏即恁麼
堂中作麼生舉僧擬議師打一坐具推出
雪峯和尚塔銘并序

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

而常堅堅之則在壞之則捐雖然離散未至
何妨預置者哉所以疊石結室翦木合函般
土積石爲龕諸事已備頭南脚北橫山而卧
惟願至時同道者莫違我意知心者不易我
志深囑載囑幸勉勵焉縱饒他日邪造顯揚
豈如當今正眼密弘善思之審思之 師註

兄弟添十字

云國無二君
又云知麼

同心著一儀

云風
行草

偃又云
直與

土主曰松山

云四顧匪
絕又云看

卵塔號難提

云獨露相
倚又云嶮

更有胡家曲

云一西一東
又云大難

汝等切

須知

云自南自北
又云會也

我唱泥牛吼

云聞莫舉頭
又云何可

汝和木馬嘶

云見應合眼
又云撫掌

但看五六月

云豈
可徒

然又
云吁冰片滿長街

云事非草
革又云苦

薪盡火滅後

去誰同
云好住

密室爛如泥

云須到如此
又云努力

受師號上堂僧問皇恩已降海衆同觀學人
上來願聞舉唱師云好音在耳人皆聽進云

聽後如何師云問著元來總不知僧云學人
到者裏實謂不知師云許爾是箇草賊復云
禪家流還如戰將見闔勇健索不來即便擒
下雖一期之作爭似借水獻華唱太平歌好
夜雨山草滋爽籟生古木閑吟竺仙偈勝於
嚼金玉蟋蟀啼壞墻苟免悲局促道人優曇
華迢迢遠山綠是知道無不在誰云閒然故
天有道以輕清地有道以肅靜谷有道以盈
滿君有道以敷化故我今上皇帝金輪統御
叡澤霽流草木禽魚無遠不及巖野抱疾之
士俄承寵光此生他生無以云報賢守司封
高扶堯舜下視龔黃龔千載之雅風鎖萬邦
之春色佇當明詔別振休聲貳車屯田諸廳
朝宰不敢飾辭褒讚仲尼言云吾禱久矣
住明州雪竇禪寺語

師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謂大眾云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寶座乃以手指一劃云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即便陞座僧正宣疏了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時有僧出來師乃約住云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定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相共證據僧乃問遠離翠峯祖席已屆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云馬無千里謾追風進云與麼則雲散家家月也師云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接人師云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云未審只與麼別有在師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布髮掩泥因底事全身半偈爲誰施師云天上

天下唯我獨尊進云若然者立雪豈能傳妙旨三拜伸後始爲親師云莫亂統問梵王請佛蓋爲羣生學士請師當爲何事師云相識滿天下進云與麼則大眾露恩也師云你分上作麼生進云學士證明師云未在有俗十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處心空及第歸如何得及第去師云徒遭點額進云如此則辜負平生也師云教休不肯休問一焚龍闢萬像咸臻未審是何境界師云金殿草漫漫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白雲千里萬里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云清風來未休進云與麼則得遇於師也師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云放過一著師又普觀大眾一迴乃云人天普集合發明箇什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

驛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宗尚昧情識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爲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見前箇箇壁

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踞祖佛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師在翠峯受疏日洞庭檀越與明州專使相爭紘紘不已師乃陞座普告大眾不須作鬧

九一

大

事在沉僧家也無固無必住則孤鶴冷翹松頂去則片雲忽過人間應非彼此殊源動靜乖趣今與諸人評議念三二年洞庭晦迹承四遠信心恩顧棲衆方諧舊轍藏教復乃新歸豈可知感頓忘遽致前邁誠爲不可而又

四明太守星馳介使輜重俄臨旣已跋涉數州迢遞千里投誠苦逼一至於斯進退審詳不能自決敢問大眾住翠峯好往雪竇好時衆僧高聲云往雪竇好師乃顧謂洞庭諸檀越云不用爲訝宜各知時且佛法委自王

九二

十九

臣兼住持亦以緣斷在彼在此本無間然希披疏文以塞來命便下座

師至晚小叅僧問四明侯伯遠降公文未涉程途請師速道師云割進云鄞江一枝今日獨秀師云不許夜行師乃云諸仁者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古之今之各有攸往且如茲院僻處一隅若非念報佛恩無以四來居此恐山僧進發之後法席空虛今命素公開士接續住持幸冀衆慈同心勸請師辭翠峯上堂僧問承學士有言輟翠峯之

祖席登雪竇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進云與麼則動若行雲止猶谷神師云你須緊悄草鞋師乃云山僧斯者抑徇彼請難可稽留束裝告行但多攀感況住持久煩勤舊備認歲寒希各務道專孜以副誠祝其有叅隨諸高士動逾千里俯近百僧忽齋粥踈遺船車隘窄異相回互禪悅自貽則佛國徧遊亦不爲遠何以諸禪德去來不以象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然則心生於有心象出於有象象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焦形非我生故日用而不勤紘紘自彼於我何爲請諸人高挂征帆不勝珍重

師到萬壽衆請上堂僧問七事隨身便請相見師云打退鼓進云方始交鋒已見大敗師

云噓僧擬議師便喝者般漢有什麼死急問翠峯一箭已射雪竇雪竇一箭當射何人師云不爲鼯鼠發機進云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云添得一場愁僧禮拜師云若是便休師乃云萬壽門下一一作家蓋是強將之兵也然雖如此保福有言擊石火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教據令而行盡蘇臺一境人箇箇三頭六臂到翠峯手裏也須瓦解冰消如今放過一著分付萬壽和尚師到秀州百萬道者備茶筵請陞堂僧問赴請雪竇先至嘉禾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鳥啼處處皆相似進云與麼則得聞於未聞也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僧擬進語師便喝僧禮拜師云別有問話者出來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三生六十劫進云學人未

會師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師乃云山僧此者
承鄞江太守之命俾赴雪竇住持再至嘉禾
彌增嘉幸仍承百萬道者曲賜周勤仰荷之
懷無以忘也兼勞廣命碩德抑令舉唱宗乘
況達士相逢非存目擊若云言中有響高裏

呈機猶曲爲中下之流向本分衲僧遠之遠
矣祇如適來僧問教外別傳一句對云三生
六十劫諸人還知落處也無且鷺池鷺嶺海
甸菴園三百法會之中甚處有者箇消息所
以道三世諸佛不能自宣一代時教詮注不

及除非知有莫能知之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師到靈隱衆請陞座僧問遠別翠峯文室將
屆雪竇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看風使帆
進云恁麼則觀方知彼去者不至方師云
龍頭蛇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點進

云猶有者箇在師云三十年後進云與麼則
翠峯今日瓦解水消師云有些子師乃云莫
是與上座相爭然則論戰也箇箇力在箭鋒
相拄又須是箇特達漢始得若意根尚滯直
須向前決擇所以長沙和尚道百尺竿頭坐

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
方世界是全身僧舉問南泉百尺竿頭如何
進步泉云更進一步僧復問瓦官官云百尺
竿頭用進作什麼僧不肯官便打師云大衆
古人機變出在一時其間別有商量亦未言
著且如雪竇今日再入靈隱也似百尺竿頭
依南泉之言得進一步喜與大衆相見則十
方世界一時周而便下座

師到越州承天寺衆請陞座僧問學人不問
西來意藏身北斗意如何師云拈頭作尾漢

進云請師答話師云西天令嚴問有問有答
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云古路草漫
漫進云若不上來焉知與麼師云利劍不斬
死漢師乃云作者相見一拶一捺撩起便行
若佇思停機卒摸捺不著若言問在答處答
在問宗箇箇依草附木問不在答處答不在
問宗罕見頂上有眼諸人還薦得也無薦得
薦不得並是新雪竇之過且莫鈍致承天和
尚

越州檀越備茶筵請師陞座僧問檀越殷勤
伸三請乞師方便指迷津師云不許夜行投
明須到進云非但學人四眾有賴師云百千
年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迢迢十萬
餘僧禮拜師云拄杖不在師乃云諸檀信山
僧暫以經過邂逅相遇何沐特隆異待抑俾

敷揚且如承天和尚寅暮流慈諸人況是盡
聞已絕希冀何必更煩雪竇重爲發宣直饒
三世聖人六代開士利生間出故不敢錯認
諸人絲毫然雖與麼放過即不可良久云不
解作客勞煩主人

師歸寺上堂有僧問如何是雪竇正主師云
何不問雪竇山中人進云與麼則把定乾坤
去也師云出門唯恐不先到當路有誰長待
來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青天白日進云
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不是劔客請莫相
過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袖裏金槌僧便喝
師云朝三千暮八百問如何是雪竇境師云
天無四壁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月在中
峯進云與麼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師云是
僧禮拜師云酌海持蠡一場困苦師乃云甚

生標格還知也無諸禪德祖佛不能宣傳天地不能覆載二乘聞之膽裂十地到此竟驚其或達士切磋頗逢決戰一撥一捺略露風規句滯則嶽立磨空源迷則雲橫布野所以先聖道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你衲僧合作麼生覲自知時便下座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三更過鐵門意旨如何師云忠言不避截舌僧禮拜師云臨筌方覺取魚難問千山萬水穿雲去撥草瞻風事若何師云蹋破草鞋進云爲什麼如此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云伊蘭樹下坐進云却來時如何師云白日繞須彌進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二頭三手漢問承師有言釋迦老子出氣不得甚處

請訛師云君子千里同風進云與麼則殃及子孫也師云素非鴨類師乃云諸禪德直饒文殊辯說認螢火爲太陽居士杜詞指魚目同明月所以雪竇尋常道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若未能把定要津不免奔馳南北

上堂因僧送拄杖上師師拈起成頌云清峻孤根別有靈勢含山水自分明提來勝得豐城劍報盡人間兩不平復云大凡以平報不平是義烈常準以不平報不平爲格外清規亦猶以智遣惑頗逢下士以智遣智罕遇作家要會兩不平麼諸人也沒量罪過雪竇也沒量罪過雪竇過自能檢責你者漆桶不打更待幾時以拄杖一時趁下
冬至上堂僧問鼓聲纔罷海衆齊臻新節一

句請師垂示師云三日前五日後進云與麼則聞於未聞師云索短不構深泉問文殊仗劍其意如何師云八十老僧閑灌頂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四溟無浪月輪孤僧良久師喝云甚處去也僧禮拜師云放過一著師乃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早是不唧溜漢更亂躡步向前實謂苦屈諸禪德看他先覺未離兜率已降閻浮未出母胎度人已訖若言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地之間唯我獨尊尚有人不放伊過如今巧說異端不肯荷負真可哀愍所以道天魔外道是辜恩德漢聲聞二乘是自欺誑人你見如此不平之事便合憤悻驅將去喝將去隨倒道我不知不會者般底苦海裏有什麼出頭時

上堂云形與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遊氣

亂清師拈起拄杖云大眾拄杖子是形名雙舉還有過也無有即水裏月無即形名兆若也究得實謂恩大難酬

上堂云未出母胎見成公案周行七步過犯彌天更入鹿野苑中枝蔓上復生枝蔓乃拈

九一

三五

起拄杖云咩咩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云風動塵起鳥飛落毛進云乞師再垂方便師云泊被打破蔡州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好問進云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有頭無尾漢師乃云諸仁者夫宗師唱道譬若滄溟上客獨泛蘭舟月渚煙波隨情放曠欲拋香餌須待長鯨縱有纖鱗應無希冀

上堂云一徑直一周遮衲子辯得眼裏生華便下座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二

九二

門人 一 軫等 編

舉古

舉僧問趙州道人相見時如何州云呈漆器
師云諸禪德還有識趙州底麼出來相共商

量若未能辯明大好從頭舉與你點破四九

三十六收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面
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
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牀擒住者僧擬議濟

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峯聞云
臨濟大似箇白拈賊師云夫善竊者神鬼莫
知既被雪峯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衆
雪竇今日換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
歸寮舍自摸擦看

舉僧侍立保福次福云你得與麼麤心福拈
一塊土與僧你拋向門外著僧拋了却來云
甚處是某甲麤心福云我見你築著磕著所
以道你麤心師云然則者僧被保福熱瞞爭
奈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
不甘是你者一隊漢忽僧堂裏來寮舍內出
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麤心轉盛我若放
過便見諸方檢責師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
時走散

舉雪峯敲觀和尚門觀云誰峯云鳳凰兒觀
云作什麼峯云鷓鴣老觀觀便開門雪峯方入
被觀把住云道道峯擬議被觀推出峯住後
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者一隊噉
酒糟漢向甚處摸擦有老宿云雪峯徒有此
語當時入不得如今也入不得師云者辜恩

負德漢有什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搦不著累他雪峯俱在老觀門下舉臨濟侍立德山山云今日困濟云者老漢竊語作什麼山便打濟掀倒繩牀山便休師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

雪竇擬向猛虎口中奪鹿饑鷹爪下分兔敢謂臨濟德山二俱瞎漢有人辯得天下橫行舉乾峯和尚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峯下座云大衆來日不要普請師云看他作者吐露箇消息宛爾不同若是瞋睡漢遞相鈍致乃拈起拄杖云放過一著便下座

舉玄沙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猶如話月曹谿豎拂猶如指月鼓山云月咏

九二

玄沙云者阿師就我覓月鼓山不肯却歸衆云道我就他覓月師云玄沙鼓山如排百萬軍大陣只拋瓦子相擊或有衲僧辯得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

舉長慶云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什麼處會師云雪竇即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但與麼會

九二

勘辯

一日侍者報有三人新到從瑞巖來師云教伊大展坐具禮拜著其僧方入門師驀拈起拄杖僧云某甲特來禮拜和尚師云咩咩那箇是衆頭一僧近前問訊師云你爲什麼失

却本道公驗僧云深領和尚慈悲師云過者
邊立復問第二人求朋須勝已似我不如無
師以拄杖指叅頭云你爲什麼隨者漆桶僧
云某甲新戒師亦約云過者邊立又問第三
人適來兩箇敗闕了也你堪作箇什麼僧擬
議師便喝云過者邊乃云據合一時埋却且
念遠來叅堂去

問新到尋師訪道翫水遊山僧云謝和尚顧
問師便喝鼻孔裏祇對我僧無對師云苦殺
人來來曾到雪竇麼僧云不曾到師打一棒
云他後不得諱却

一日二人新到師云座主衲僧僧云請和尚
鑑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僧云不勞如此師云
我且放過朝到西天暮歸東土作麼生僧無
對師云杜衲僧叅堂去

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和尚道什麼師云我
問你近離甚處僧退身立師云克由叵耐不
言來處將拄杖來僧云某甲近離奉川師云
打野樵漢何不早與麼道復問第二人你也
一處來僧云某甲近離大梅師云兩段不同
好與三十棒且放過

一日宗首座到方擬人事師約住云旣知信
之韜略便須拱手歸降宗云今日敗闕師云
劒刃未施賊身已露宗云氣急殺人師云敗
將不斬宗云是師云禮拜著宗云三十年後
有人舉在師云已放你過

問聰道者久叅事作麼生道者云青天白日
師云亂走作什麼者便喝師云喫棒者擬舉
手師打一坐具云你看者瞎漢亂與
一日五人新到師云你總不消行脚僧擬議

師云一狀領過

有良周上座到師作瞋睡勢僧云新到相看
師不應僧又云新到相看師高聲云阿誰僧
云新到師云已知叅堂去僧云某甲是大龍
受業師喝云漆桶誰識你僧便近前人事師
云好好禮拜著相看了師云還識宗首座麼
僧云是師兄師云你爲什麼鈍致他僧云和
尚休得也師云踏破草鞋漢不能打得你且
坐喫茶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天台師云還見智者麼
僧云見師云爲什麼在我脚底僧無語師云
脫空妄語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温州師云還識永嘉大
師麼僧云是鄉人師云與你隔海僧云酌然
師云面赤不如語直僧無對師云噓

九二

五

師在大龍爲知客李殿院到山茶話次問師
知客是長老鄉人師云不敢院云且在者裏
不得亂走師云本爲行脚院云行脚爲甚事
師云看亂走底院微笑

師在池州景德爲首座時太守曾學士入院
相訪茶果次學士拈箇棗子拋在地上召師
首座師應諾士云古人道不離當處常湛然
在那裏師指景德長老云只者老子也不知
落處士云首座知也不得無過師云明眼人
難瞞

師到太湖有余巡檢請師并志依上座齋臨
起檢問卑官今日命二衲僧齋得何果報師
云圓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依云臨行方覺
主人寬師召舍人舍人擡頭師指依云梁根
衲子齋他有甚益巡檢大笑師便起去

師赴雪竇經過杭州徐轉運問師雪竇名山多有具眼底衲僧忽相靠來長老作麼生支遣他師高聲召客司司近前師云運使問箇什麼使云推過來師云推過又爭得使無語師云彼此沒便宜使又問長老幾日渡錢塘江師云山僧未敢前去使云作箇什麼師云徐轉運把斷要津使云今日被長老搥我一上師便辭退

師在南嶽福嚴爲藏主李殿院同雅長老入藏院師出接殿院云藏主那師云不敢院云藏中說著下官麼師云目前可驗院云驗底事作麼生師云不消一劄院無語師云且請殿院歸寮喫茶坐次山嵐忽起雅云殿院遊山恰阻煙霧院云靈峯聖跡爲什麼却有者箇師云下方無院擬道雅云藏主壯觀福嚴

師云和尚且莫開眼院云作家作家師云殿院尊重時有道士秀才到院又問三教中那教最尊師乃起側身而立院云有口何不道師云對夫子難言院云休休便起師云適來造次

師在舒州海會時因看胥通判問山中多少衆師云一百來僧胥云既是海會爲甚只有百僧師云人貧智短胥云更道師云他後有人舉在又問山中長老每日說箇什麼師云路逢劒客胥云吽師便辭退

師在明州看曾學士坐次士問曾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破婆子話端的有勘破處麼師云清長老道箇甚麼士云又與麼去也師云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者婆子繼續不得麼士云者裏別有箇道處

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師云勘破了也

師與僧衆入城緣化學士先有公文止絕僧道投刺師亦同例乃有頌寄士云碧落煙凝雪乍晴佳山情緒寄重城使君道在未相見

九二

七

空戀甘棠影裏行學士回答云勞勞世務逐浮沈一性澄明亘古今目擊道存無阻隔何須見面始知心復令人請師相見了士云道存無阻因甚入來不得師云他後見別處長老學中不請舉向伊士云舉著又何妨師云

山僧罪過士云好好師云諾諾

學士解印後師送到越州住數日乃辭士堅留師云歸山住持不忘學士此日士云衲僧家愛把不定師云爭得到者裏士無語師云已沐學士放辭士云容出城相送師便退士

至客亭排果子茶湯了師問學士自此一別甚處再得相見士云長老何以對面忘却師云微僧心亦足矣時廣慧和尚復問師自此一別甚處與學士再得相見師云直是千里萬里於是取別士云善爲道路師云諾諾

謂頌

贈天衣長老

天衣長老無價之寶金烏東昇是何杲杲他年或要兒孫無端須入荒草

寄妙果政長老

有叟機宜太孤絕冷澹情懷止金鐵游歷不知叅訪誰曾道天無第二月近聞鎖斷奔馳問何物粘來固其本飛騰直上三十三見不見爲君困中巖藏晦亦枯槁年光休競七十九南北東西追古風時有其人繼其後

送宗侍者

深憶韶陽示奇句昔人到此猶不住宗禪九
萬曾列程吾想七閩還獨步重巖忽爾來扣
門自謂孤蹤若斷雲雪庭乍遠雖多恨且有
中峯月共分斯句乃宗禪者
離山日有作如斯慷慨非希

冀浩浩清風無處避天上天下知不知五葉

千燈復何啻

小谿贈溥禪者

歲月將闌天光普寒鄙叟復枕盤桓且難萬
杉禪客來尋我言意勤勤勉清墮拂曙片帆
重率歸百節四肢難負荷風之泠泠潮之平
平強寫離辭幾不成巖層落落舊知己相見
無忘極此情

送清禪者

有禪者兮曠發靈機出洪都兮聲光步隨一

九二

文一技不爲用方內方外誰論之春風來兮
何所別何曾拂盡古巖雪極目寥寥思遠人
曹谿堪共此時節清兮清苦宜存歷亮兮辜
馬休同跡彈指凋殘六葉華西山一去斷消
息

送一禪者

天得一地得一王得一兮無等匹谷得一兮
歸巨溟應見三山皆岌岌一得一又何必今
古不曾居丈室千華影裏復是誰八面風清
照紅日一禪一禪須記取象骨齡難兮且相
九二許負石投針忽載來拂袖雙雙便回去

送全禪者

有龍彪兮時之相宜有藝行兮人之所歸東
西武步兮復誰是我上下觀方兮存機未機
全禪全禪知不知大施門開兮塵區可依

送靜山水

松根石上曾唯我四顧寥寥誰未可豈知白
鳳傳好音拋却亂雲千萬朵谿山重疊春將
暮風遞殘華柳飛絮金盃待月應有期寶冠
照水寧無據靜禪復記吾深囑彼兮國士真
烈宿相見從容莫等閑人天景行存高躅
寄藏主收禪者

新州出箇賣樵者龍朔年中藏晝夜黃梅春
得古菱華不倚物兮便高挂秀禪拂拭無塵
埃歷盡諸難眼未開交馳石上求文字爭得
孤峯却載來近還有箇尋吾祖云在盧村深
處住偷得隣家些子光用作千燈擬流布呵
呵呵地久天長爭奈何

送雲禪德

中巖老号八十一閑寄十年助辭筆縱誇步

驟當此時豈免龍鍾笑他日他時誰也流機
變午夜寒蟾生水面別有清光何處來舉目
亂飛星斗轉歌兮歌兮苦搜索遠贈雲禪愧
標格黃梅席上追古風高唱自知天地窄
贈陸學士

古之陸大夫多集遊方輩今之陸使君復與
空生會大國正搜羅長劒今磨淬或問清曠
閑不知若爲對

舟行

孤舟選勝傍江干乘興幽游思未闌向日望
來春色晚順潮歸去野情寬高歌釣客收綸
線弄影沙禽刷羽翰迴想古祠無限意海蟾
初上逼人寒

東軒偶作

叢竹小山些子境偶來閑坐解疎慵怡然縱

目誰知我勝入摩雲千萬峯

明覺禪師後錄

上堂云日日東上日日西沒循環三百

六十幾箇解知窠窟放開精精冥冥把定恍

光惚惚君不見毗耶離城彼上人一室寥寥

是何物師召大眾云高著眼便下座

上堂云黃金爲地白銀爲壁釋迦老子不合

向者裏局師以拄杖撥一下云看看落爾諸

人頭上

上堂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

便下座

一日云大眾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

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一樹子

我也不惜良久云放憨作麼便下座

因雪示衆云頭上皚皚脚下皚皚金色尊者

九

十一

獨上高臺開眼造罪合眼受災如何如何天
網恢恢

上堂衆方集定師云勘破了也便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物中眼眼中物十方如來

同此超出還會麼瞎漢歸堂

上堂云龍泉與刀斧同鐵利鈍懸殊駑駘與

驥馬同途遲速有異酌然酌然一出一入半

合半開平展之流試辯緇素

上堂云直得動地雨華何如歸堂向火便下

座

師一日晚參於僧堂前立云不打鼓上去不

得把却門入來不得速道速道大眾眼目定

動師以拄杖一時打趂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禪河隨浪靜山河大地

不是浪師拈起拄杖云看看一處起千處百

處沒背一處息千處百處不識還會麼歸堂
上堂云見一則瞎汝眼知一則翳汝眼翳生
則天上人間瞎却則三頭六臂或若辨得許
爾十字縱橫

上堂云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優曇華正開艱
著無香氣翻笑釣魚船上客不愛南山愛鼈
鼻僧問萬里無雲伸一問青天喫棒意如何
師云軍隨印轉僧云恁麼則在和尚手裏師
云利劍不斬死漢

上堂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
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云適來
有人看方丈麼云有師云作賊人心虛

上堂云大無外小無內半合半開成團成塊
老胡既隔絕衲子多違背從他千古萬古長
漫漫填溝塞壑没人會以拄杖卓地一下云

歸堂

一日上堂衆方集以拄杖橫按膝上云恁麼
會得瞎却天下人眼復拋下拄杖云收取一
半便下座

上堂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
倭倭沒可把灌溪老出頭不得且致我騎牛
入爾鼻孔裏一般漢聞人恁麼道若風過樹
頭有什麼共語處

上堂云一不定二不可上下四維春風包裹
桃華杏華闢開柳條桑條慙破可憐昔日靈

雲剛道迷逢達磨師拈起拄杖云靈雲鼻孔

穿了也

上堂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釣得
一箇是好手良久云負命者上鈎來

一日小叅示衆云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

華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蜜多又復

九二

十三

動地雨華師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也被者一隊漢塗糊伊更有者

老把不住問云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惡水驚頭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

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麼好惡總似者般底何處有今日師復召大眾雪竇幸是無事人爾來者裏覓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趲下

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

不下師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棒者棒須有分付處爾若辯不出且放此話

示衆云春力不到處枯樹亦生華九年人不知幾度過流沙便下座

有時云馬祖陞堂百丈捲簾正令不從拗曲爲直

上堂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晝行三千夜行八百是我尋常用底拈放一邊爾諸人向甚處見盤山速

道速道

上堂舉僧問趙州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州云老僧只管看師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者僧扶趙州

上堂云不是金色頭陀有理也無雪處便下

座

一日示衆云城東老母與佛同時而生一世共處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周迴上下皆避不及乃以手掩面十指掌中悉皆見佛諸上座他雖是箇老婆宛有丈夫之作

九二

十四

既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爾切忌以手掩面何以明眼底覷著將謂雪竇門下教爾學老婆禪

舉黃檗入堂於南泉位中坐泉問長老甚年中行道檠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檠便起去師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舉藥山久不上堂知事白云大衆久思和尚

示誨山云教槌鍾著大衆方集山便掩却門知事咨白既許爲大衆上堂爲什麼一言不施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云可惜藥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大地人扶不起

舉石鞏曾爲獵人趁一鹿從馬大師菴前過問云還見我鹿麼大師云爾是甚人鞏云我是獵人馬云爾還解射也無云解射馬云一箭射幾箇云一箭射一箇馬云爾不解射鞏云和尚莫解射否云我解射鞏云和尚一箭

九二

十五

射幾箇馬云我一箭射一羣鞏云彼此生命何用射他馬云爾既如是何不自射鞏云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馬云者漢無明煩惱頓歇鞏於是以刀斷其髮在菴給侍師云馬大師一箭射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

不如他石鞏一箭射一箇却是好手雪竇今日効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看箭復云中也便下座

舉同光帝命諸禪師坐次云朕收得中原之寶只是無人酬價興化云如何是陛下中原之寶帝以兩手展幞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師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

一日上堂良久云大施門開無擁塞忽然有箇衲子出來雪竇倒退八百何以臨危不悚人便下座

舉保壽問胡釘鉸云莫便是胡釘鉸云不敢壽云還釘得虛空麼云請和尚打破將來壽便打鉸云莫錯打某甲壽云向後遇多口阿師與爾點破去在後至趙州舉前話問云不

知某甲過在甚處趙州云只者一縫尚不奈何胡釘鉸於此有省師云雪竇要打者三箇漢第一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第二保壽不能塞斷趙州口第三胡釘鉸放過保壽師驀拈起拄杖云更有一箇大衆一時走退師擊繩牀一下便起去

上堂善財別後誰相訪樓閣門開竟日閑便下座

舉肅宗帝問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子帝曰請師塔樣國師

九二

十六

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師云肅宗不會且致耽源還會麼只

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
一撈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
問爾那箇是無縫塔

舉雲門與長慶在雪峯日因舉石鞏見僧便
云看箭三平到遂壁開曾鞏云三十年一張
弓兩下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雲門問長慶作
麼生道免得石鞏喚作半箇聖人慶云若不
還價爭辯真偽雲門云入水始知有長人師
云石鞏要先拗折不難爭奈三平中的了也
然則老宿要活三平且未免張弓架箭

上堂云一華開天下春古佛爲什麼不著便
爾若透得救取天下老宿忽若有箇衲僧出
來云和尚且自救也許伊是金毛獅子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
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

九二

十七

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師云當時若不放過
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
消瓦解

舉傅大士云要知佛去處師云三生六十劫
未後一句天下衲僧跳不出直饒口挂壁上
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

舉紫湖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上有字云紫湖
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
喪身失命時見新到便喝看狗僧纔迴首湖
便歸方丈師云衆中總道者僧著一口著即
著了也爭奈者僧在敢問諸人紫湖狗著者
便死因甚麼者僧猶在若無知方眼救得者
僧設使紫湖出世咬殺百千萬箇有甚益我
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者老漢喝
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

見麼日勢稍晚歸堂

上堂云國無定亂之劍四海晏清也不是分外還有梯山入貢底麼

因中山主爲師煎茶師問僧爾隨例喫茶將何報答僧云因風吹火師不肯自代云難爲和尚復云還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爾也須煎一會茶始得

舉長慶示衆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師云是即是針不割風不入有甚麼用處

上堂云摩竭掩室計校未成毗耶杜辭伎倆俱盡還有人點檢得者兩箇老漢出頭不得處麼直饒覩透更有箇漢礙著以拄杖擊繩牀一下便下座

有時云槌擊妙喜世界百雜碎底人爲甚麼

九二

十八

處處解持鉢

又云知時頻到香積國底人爲甚麼拄杖頭上失却眼

一日云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佛法中作麼生辯損益便下座

上堂云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德山何以卓牌於鬧市又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投子因甚麼脚下五色索透關底試辯看上堂云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卧藤蘿下塊石枕頭者般底有甚用處喚起了打

有時云一切不是句瞎却時人眼還有出得底麼

上堂云一切法皆是佛法瞞瞞頂頂非爲正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莽莽鹵鹵還同天鼓賞箇名安箇是立箇非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

還會麼以拄杖卓地一下云各請歸堂

示衆云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於衲僧分上是放開是捏聚或者辯得分半院與爾

一日云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茫茫空手迴便下座

九二

上堂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千眼頓開與君相見

十九

師問新到闍黎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云蝦跳不出斗僧云踣跳師便打僧云更踣跳師又打僧便走師喚迴僧便禮拜云觸忤和尚師云我要者話行爾又走作什麼僧云已徧天下了也師復打五下僧云有諸方在師云爾只管喫棒師喚第二人近前來甚處人云鼎州人師云敗也僧云青天白日師云兩重公案僧云恰是師以拄杖指云爾擬踣跳僧

擬議師亦打五下衆頭云者僧喫棒與某甲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其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

上堂云孟嘗之門劍客何在良久云點即到便下座

上堂云泡幻同無礙拈起拄杖云泡幻何處得來又擊一下云西天四七聖東土二三祖鼻孔眼睛總穿在者裏瞌睡漢歸堂

上堂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師拈起拄杖云夾山老子甚處去也何不出來百草頭與大衆相見又卓地一下云在者裏復云咄者野狐精縮頭去便下座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恰湑麼僧云見後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僧禮拜師長

吁一聲

上堂云一舉不載說作麼生舉得作麼生會上堂云久雨不晴今日晴衲僧曬了也未良久自云曬了也師云收復拈起拄杖大衆定動師云無一箇靈利便下座打趂

九二

二十

示衆云譬若二龍爭珠有爪牙者不得或有衲僧問既是有爪牙者爲什麼不得請大衆爲雪竇下一轉語

上堂僧問承和尚有言道士倒騎牛意旨如何師云泥人眼赤僧云不會師云有甚麼了期便下座

上堂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無風浪起爾若辯得禍不入慎家之門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咏清云還得活也無學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裏漢

師云衲僧有此奇特事若一人半箇互相平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迴問承和尚有言金剛鑄鐵券意旨如何師云三頭六臂云學人不會師云擡上擡下師拈起拄杖云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太茫茫何擾擾穿來且放一邊三十三二十八敲落又在一處復云退後退後便起去

問承古有言九九八十一意旨如何師云金剛合掌進云學人不會師云旣依佛法僧上堂云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拈起拄杖

九三

三十一

喚作什麼爾若道不得也許具一隻眼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一僧云和尚怪某甲不得一僧云用入作什麼師云三箇中有一人受救在忽若總不辯明平地上有甚數便下座

一日云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曜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徧是空性鬱燁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歛氛又觀清淨慚愧釋迦老子

說甚還與不還文殊堂裏萬菩薩到處覓不得元來總在者裏靈利漢一見便請拗折拄杖

上堂舉鏡清問僧近離甚處云石橋清云本分事作麼生云某甲近離石橋清云我不管爾石橋本分事作麼生云和尚何不領話清便打僧云某甲話在清云爾但喫棒我要話行師云然則倚勢欺人奈緣事不孤起者僧若能慎初護末棒則須是鏡清自喫舉雲門大師示衆云爾若不相當且覓箇入

頭處微塵諸佛在爾舌頭上三藏聖教在爾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師拈云然則養子之緣爭奈壓良爲賤其間忽有不甘底出掀倒繩牀豈不是大丈夫漢然雖如此且問據箇甚麼師驀拈起

拄杖云洎合停囚長智擊繩牀一下便下座上堂云窮諸玄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不如歇去好還會麼客亭不遠

上堂云青蘿貪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汙

九二

三三

出沒太虛之中師拈起拄杖云國師眼睛在者裏瞋睡漢七穿八穴甚處得來

一日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大師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峯云來日不要普請師

云諸禪德雲門老漢只解一手擡不能一手
搦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爪牙看

上堂云不得春風華不開華開又被風吹落
爾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歸堂
一日云古人道其爲也形其寂也冥轉變天
地自在縱橫河沙而用混沌而榮誰聞不喜
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
師以拄杖擊一下云打破了也寶在甚處
有時云不犯之令大衆必合依行

上堂云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國師走入露柱
裏去也見麼見麼良久云出頭便死歸堂
示衆云迴而更相涉拈起拄杖云頭上是天
脚下是地眼前綠水背靠青山衲僧道我會
也忽若騎驢入爾鼻孔裏牽牛入爾眼睛中
又作麼生商量

上堂云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者裏參見祖師
了更買草鞋行脚三千里外也被雪竇穿却
鼻孔

一日舉馬祖上堂衆方集百丈出捲蓆袒便
下座諸方皆謂奇特溍麼舉還當麼若當譬
若水母以蝦爲目若不當又空讚歎圖箇什
麼衆中一般漢亂踏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
更有老底不識好惡對云將謂仙陀客又云
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如此自稱宗匠欲
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上座雪竇當時若見
伊出來捲蓆劈面與一踏令坐者倒者俱起
不得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互相鈍置
豈不箇箇英靈底漢還會也無歸堂
上堂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槌打者甚多聽者
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鹽官好只如南

泉道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去王老師不打兩箇既不奈何一箇更是懣懣

上堂云還有鬧市裏出頭底麼良久云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便下座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

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雲

門大師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云有向他

道什麼若道無何得悟去師拈云我不似雲

門爲蛇畫足直言向爾道問者如蟲蝕木答

者偶爾成文然雖恁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

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爾趙州喫粥未

拈却者僧喫粥了雪竇與爾拄杖子歸堂

舉雲門大師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

老和尚以拄杖一畫云百雜碎師云者老漢

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

九二

三四

竇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牀

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牀立師云

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渭麼舉天下衲僧

盡爲念話杜家雪竇莫有長處也無試爲大

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牀立如何

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牀立且道與前來舉

底同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云別

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

九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

身調御答一轉話非但衆見投子亦乃知雪

竇長處或若總道下繩牀立惜取眉毛便下

座

舉洞山聰和尚每見新到便問瀉山水牯牛

上座作麼生會前後皆不相契師到亦乃垂

問師云後人標榜洞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行洞山云且來上座師云未叅堂

舉雲門大師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師隨舉了便喝復云大衆好喝落在甚處若要鼻孔遼天

九二

三十五

辯取者一喝便下座

師因事示衆云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而責官商之異辯玄素之殊底是甚麼人還知落處麼那一箇者一箇兼本三人放過一著便下座

上堂云三十年來尋劍客有麼有麼幾迴葉落又抽枝衲僧眼光失却了也自從一見桃華後填溝塞壑直至如今更不疑敗軍之將以拄杖卓地一下云看便下座

舉歸宗問僧甚處去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

云我者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莫打某甲會也宗云爾作麼生會僧擬開口宗又打黃檗聞舉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問著箇箇肩輓輓地只有歸宗老較些子師云以彊欺弱有甚麼難我者裏有一味禪爲甚麼不學但向道收待伊拈起有般無眼漢只管喫吽吽雪竇門下誰敢便下座

上堂云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不在家中死若是箇漢聊聞舉著剔起眉毛便行

一日六人新到師問云還有作家禪客麼衆頭云和尚道什麼師云點即不到僧擬議師便喝僧無語師云龍頭蛇尾復問第二箇僧指衆頭云和尚問何不祇對師與一掌僧無語師復指云第三其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

上堂僧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云瞌睡漢僧
便喝師云詐惺惺復云譬若世界壞時大水
競作其間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
望蒼蒼皆云相救當爾之時四禪天人一見
高聲便喝咄哉衆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
來汝都不聽如今有甚麼救處乃拍手一下
云歸堂

九二

三六

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
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著如今衲僧要
見劈脊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頭鬚髻耳卓朔學
云不會師云堪笑堪悲復云不著便也不奈
何爾從江南江北來笠子下爲什麼撈破洛
浦徧叅底

上堂云乾坤把定即不無爾作麼生是手擎

日月底句又云周遊四天下道我知有須彌
頂上著得幾人復云舉步已經諸佛刹是爾
草鞋踏破多少

上堂云長嘴鳥芳樹不棲喃喃獨語摩斯吒
滄溟不入戰戰却迴三十年後悟去提起手
云吽吽便下座

上堂舉在衆日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四衆圍
繞如何是涅槃師云雙林樹下復云便是釘
嘴鐵舌漢也卒話會不及歸堂

九三

三七

有時豎起拄杖云洪機在掌排巨靈掌太華
之峯復橫按云明鏡當臺絕演若逐東西之
徑又以拄杖一劃云比擬張麟兔亦不遇便
下座

上堂云不與一法作對便是無諍三昧或是
箇漢聞我舉著悉能坐斷有甚麼近處雖然

如此向後莫辜負人好便下座

上堂舉古人道明眼漢沒窠臼我且問爾各從德山臨濟下來棒喝向爾不能施語言向爾使不著我既如此汝合必然又作麼生露得箇消息令雪竇知爾是箇風不入底漢去便下座

一日三僧辭師把住云天無門地無戶亂走衲僧擬往何處僧皆無對師劈面唾云枉喫我多少粥飯便推出

示衆云摩竭正令譬若披沙揀金毗耶杜辭頗類守株待兔設使頓開千眼未辯機關點著不來白雲萬里

舉永嘉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雲門大師拈起拄杖云是色非色師云雪竇即不然圓光一顆儻侗真如神用六般和

泥合水填窪人設齋且致水中拈月致將一問來

有時云袖頭打領腋下剗襟諸方一任剪裁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衲子作麼生話會

一日上堂大衆纔集師云一任諸方貶剥便下座

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在什麼處乾峯云在者裏師代偈便喝復有僧問長慶長慶云問取堂中第二座師代僧云錯復有僧問師師云墮坑落壑自代云作賊人心虛

九二

三八

上堂云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遇賤則貴赤肉團上壁立千仞遇明則暗鼻孔遼天底衲僧試辯雪竇爲人眼

示衆云一法不通萬緣方透會與不會成羣

作隊築著磕著一時拈却管取乾坤獨露便下座

上堂云禪河隨浪靜定水逐波清若拄杖子是浪衲僧便七縱八橫忽乾坤大地是浪便見扶籬摸壁且道放行好把定好一日云春雷已發陽鳥未啼迷身句即不問爾透出一字作麼生道

上堂云巢知風穴知雨靈利衲僧未可相許若問如何善哉佛陀參

舉馬大師云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者箇爲主雲門大師云好語只是無人問我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雲門云西天九十六種爾是最下種師云赤旛被者僧奪了也便下座

一日云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傳大士騎驢入爾鼻孔裏見爾諸人不惺惺却歸雙林

九二

三九

寺去也便下座

舉僧問翠微自到和尚法席每沐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云嫌箇什麼僧復問洞山山云爭怪得老僧後有僧問法眼眼云祖師來也師云兩箇老漢被者僧穿却唯有法眼與他同叅若是雪竇門下喫棒了趕出上堂云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師云住住三世諸佛是幻六代祖師是幻天下老和尚是幻復拈起拄杖云拄杖子是幻那箇是圓覺良久以拄杖擊繩牀一下云幻出大衆礙議師云者一隊漆桶總無孔竅以拄杖一時趁下

舉夾山問僧甚處來云湖南來山云曾到石霜麼云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山云承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云和尚也須急著眼山云作

麼生是毬子云越不出云作麼生是毬杖云
勿手足山云老僧未曾與闍黎相識出去師
云雪竇親見者僧從石霜來夾山因甚麼道
不相識

舉趙州問僧甚處來云雪峯來州云雪峯近
日有何言句示徒僧云雪峯道盡大地是沙
門一隻眼爾諸人向什麼處伺州云爾若過
嶺我附箇鉢子去師云者僧既不從雪峯來
可惜趙州鉢子

舉僧問石霜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
霜云是僧云只如萬像歷然是顧不顧霜云
我道不驚衆僧云不驚衆是不與萬像合如
何是不顧霜云徧界不曾藏師拈云誰是不
顧者

示衆云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向雪竇手裏

九二

三

乞命

上堂云乾坤側日月星辰一時黑東西不辯
南北不分底衲僧向甚處見雪竇

上堂僧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云點僧云恁
麼則爲祥爲瑞也師云兩重公案復成一頌
雪覆蘆華欲暮天謝家人不在魚船白牛放
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

師問大龍語底默底不是非語非默底更非
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大龍
如何龍云子有如是見解那師云這老漢今
日瓦解冰消至晚龍問師那裏是老僧瓦解
冰消處師云轉見不堪拂袖便出龍云叵耐
叵耐師不顧後舉似福嚴雅雅云何不與他
本分草料師云和尚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僧問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云截耳

卧街云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云餺飱餺飱馬
云生芽後如何師云透水透沙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二

九

至

音釋

鴿苦咸切鳥人者呌智乖切 齏魚開切 餺數瓦切 飱急并減切 齏貌貌切 齏居效切 餺角女切 齏招切 齏與窰同切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三

九三

叅學小師允誠等編

拈古

師舉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

九三

問山云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師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閭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

招其亂底劒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擡著露柱底箇瞎漢

舉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峯便拋下僧方擬取峯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

槃堂始得峯便休去師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舉百丈再叅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頭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爾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師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刀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爾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治精金應無變色

舉崇壽指斃子云識得斃子周市有餘雲門云識得斃子天地懸殊師云澤廣藏山狸能

伏豹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便喝乃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再舉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代祖師云未到曹溪與爾三十棒了也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師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

舉香嚴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噤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時作麼生即是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呵呵大笑師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

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爾口在什麼處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麼喫飯僧無語師云好劈脊便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到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師云衆

中總道雪峯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舉僧問西堂和尚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云怕爛却去那僧問長慶有

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師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舉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如今思一頓棒喫誰爲下手僧出衆云某甲下手濟拈棒與僧僧擬接便打師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

舉欽山一日上堂豎起拳又開云開即爲掌五指參差復握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出衆豎起拳山云爾只是箇無開合漢師云雪竇即不然乃豎起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爾向鬼窟裏作活計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拄杖不在荅蒿柄聊與三十師云睦州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舉棗樹問僧近離甚處云漢國樹云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即禍生云作箇什麼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云闍黎受戒多少時僧云二十夏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師云者僧棒即喫要且去不再來棗樹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

九三

四

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云偷趙州筭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子便掌州便休去師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舉保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渭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

方丈師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牀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舉無業馬祖僧問如何是佛云莫妄想師云塞却鼻孔又問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師云拄却舌頭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僧云勅點飛龍馬跛鼉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浴出其僧過茶與德山山撫僧背一下僧云者老漢方始瞥地師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已方人者僧還同受屈以拄杖一劃云適來公案且致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衆擬議師一時打趂舉保福簽瓜次太原孚上座到來福云道得

與爾瓜喫孚云把將來福度一片瓜與孚乎五接得便去師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辯看

舉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云和尚莫打某甲向後錯打人去在泉云龍蛇易辯衲子難瞞師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云甚時離山云去年八月門云放爾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滑麼去山於此大悟師云雲門氣宇如王按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舉一僧叅馬大師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便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大師靠却拄杖休去師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打舉興化問克賓離那不久爲唱道之首賓云

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饋飯至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趕出師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舉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師

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大慈便歸方丈師云大凡扶豎宗乘須辯箇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

舉趙州到黃檗九三檗見來便關却方丈州云救

火救火黃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弓師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雪竇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是什麼源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

師云死水裏浸却有什麼用處侍者問適來成褫伊清云無侍者云不成褫伊清云無侍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二十年後與爾

九三

三十棒

七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舉本仁和尚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人辯得有箇入處師云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

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舉雲門示衆云老胡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云便與掀倒禪牀

舉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瞞雪竇不得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師云元來不會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粉骨碎身未報得師云無端無端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云抑逼人作麼師云硴根漢僧問興化化云一盲引衆盲師云端的瞎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却會師云停囚長智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師便喝僧

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點檢乃成頌云
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看
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佛云踏破草鞋赤
脚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云拄杖頭上挑

日月師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
收得如何是如來藏云王老師與爾往來者
是藏師云草裏漢祖云不往不來者云亦是
藏師云雪上加霜祖云如何是珠師云驗百
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箇眼賓
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滑麼縱饒師祖
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舉僧禮拜雪峯峯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麼
過峯又打五棒師云雪竇不曾與人葛藤前

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爾若辨得
也好與五棒

舉馬大師令智藏馳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
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
馬師惑師云徑山彼惑且致若將呈似國師

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
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
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
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
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爾作麼生會僧便
出去清云邯鄲學步師云者僧不是邯鄲人
爲什麼學唐步若辨得出與爾茶喫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云向上與
爾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鑑

云鑑即且致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云者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爾法身還喫飯麼僧無語師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舉趙州訪茱萸纔上法堂茱萸云看箭州亦云看箭茱萸云過州云中師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梁漢

舉臨濟與普化去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化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者裏是甚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至來日又同赴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麤細濟吐舌師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二

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舉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麻谷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便掀倒禪牀三角便打師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有僧問眉毛爲什麼不眨上師便打

舉睦州喚僧大德僧迴首州云擔版漢師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者僧喚既迴頭因甚却成擔版

舉巖頭叅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洞山聞舉云若不是叢公大難承當巖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師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打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叢老還會麼李

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開

舉巴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幡風向什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師云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師洎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川亦不管士喝云者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拈茶籃便歸師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彈指三下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爾鉢裏裏師呵呵大笑

舉本生和尚以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爾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爾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生云也知闍黎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師云者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迴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爲人處也無師復拈起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舉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

見性如畫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下其僧復問巖頭巖頭打三掌師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峯至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師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

孚老一覷便高豎降旗孚至來日入方丈云

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云果然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師云

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

喫棒方可扶豎雪峯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梅檀之樹失

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

兩意僧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爲

喚作拳頭師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舉僧請益雲門大師玄沙三種病人話門云

九三

上三

爾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便掙僧退後門云爾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爾不是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爾不是患瘧僧於此有省師便喝云者盲聾瘧瘧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槌

豎拂不管教近前又不來還會麼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雪竇若不奈何爾者一條驢漢有堪作箇什麼以拄杖一時打趁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者邊來師云鈍置殺人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

時如何州曲躬叉手師云索鹽奉馬

舉鼓山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劒時有僧

問承和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和尚是

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山云拖出者死

屍僧應諾歸衣鉢下打撲便行山至晚問首

座問話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也山云好與二十棒師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此若仔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

九三

十三

大地一微塵作麼生云和尚問誰州云問長老云何不領話州云我不領話爾不領話師云墮也墮也復云者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下禪牀打四藤條師云藤條未到打折因什麼只與四下須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大禪後到藿山自云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山云打鍾著禪便走師

云者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

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沙云是汝師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舉南泉山下有一菴主行僧經過謂菴主云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主云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興亦不能去泉聞令趙州去看州見便禮拜主不管州從西過東主亦不管州又從東過西主亦不管州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歸舉似南泉泉云從來疑著者漢師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版漢勘破了也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鮮曾有僧問雪竇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鼈怨龜必應有主

舉巖頭雪峯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云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大殺巖頭云爾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師云諸

九三

十四

禪德欽山致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尾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撼大丈夫漢拊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峯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般若體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云兔子懷胎師云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邦家若善能叅詳便請丹霄獨步

舉烏臼有玄紹二上座到曰云二禪伯近離甚處云江西曰便打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

要曰云爾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曰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叅堂去師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辯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

舉僧辭大隨隨問甚處去云峨眉禮拜普賢去隨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拋於背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者僧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師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辯取

九三

十五

舉雪峯問僧見說大德曾爲天使來是否云不敢峯云爭解與麼來僧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峯云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峯乃召大德僧廻首峯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峯云者漆桶僧無語峯却顧謂鏡清云好箇師僧

尚漆桶裏著到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
峯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迴是什麼被
他道者漆桶又作麼生清云成何道理峯云
我與麼及伊爾又道據款結案他與麼及我
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什麼時節其間有得
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此
之人翻成毒藥師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
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
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
麼者漆桶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
無意僧舉到鹽官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
沙聞舉云鹽官是作家師云三箇也得
舉雲門問新羅僧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門
云將什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爲什麼在

我手裏云恰是門云一任教趙師云雲門老
漢龍頭蛇尾放過者僧爲什麼在我手裏恰
是劈脊便打

舉北禪問僧近離甚處云黃州禪云夏在甚
處云資福禪云福將何資云兩重公案禪云
爭奈在我手裏云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者
僧不甘隨後趁出師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
還知者僧麼只解貪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
手裏棒折也未放在

舉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
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迴首丈云是
什麼有什麼共語處黃檗和尚大衆方集以
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迴首檗云月似彎
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師云說什麼猶較直
是未在若據雪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

箇無孔鐵槌爲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

古今乾坤把斷師驚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云人人出者

箇不得沙云情知爾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山云和尚又作麼生玄沙云人人出者箇不

得山云和尚湮麼道得某甲爲什麼不得沙

云我得爾不得師云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

却手撓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

麼一僧出衆云集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

作麼生買僧無語卧龍代云和尚屬某甲未

山云是何道理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領布

衫師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

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

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

別處容和尚不得

舉茱萸把一椶竹上堂云還有虛空裏釘得

椶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椶茱萸便

打虛云莫錯打某甲茱萸付去師云若要此

話大行直須打了趂出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云生死中

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

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

夾山問未審那箇親那箇疎梅云一親一疎

山又問那箇親梅云且去明日來夾山至來

日又問未審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

親夾山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

師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

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割斷兩人

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

舉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羶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些子

舉僧問長慶羶羊未挂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云挂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

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師云寧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箇衆生眼長慶較些些子復云

一般漢設使羶羊未挂角也似萬里望鄉關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同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同別州云青

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師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

舉趙州示衆云今夜答話去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州云比來拋擲引玉引得箇墜子

法眼和尚遂乃舉問覺鐵嘴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師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此放過覺鐵嘴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麼拋擲引墜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見只要重論蓋代功

舉耽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源云某甲不解捏目祖云吾不如汝師云然猛虎不食

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諸人要識耽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

舉潯山問仰山甚處來云田中來潯云田中多少人山插下鉢子叉手而立潯云南山大有人刈茆山拈得鉢子便行玄沙云我當時

若見與踏倒鋏子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岸
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鋏處又手處招喚
某甲僧應諾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師云諸
方老宿咸謂插鋏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
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瀉山一問直得草繩
自縛去死十分

九三

十九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瑞巖有
何言句僧云長喚主人翁自云諾醒醒著他
後莫受人瞞沙云一等是弄精覓甚奇怪却
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瑞巖遷化也沙云如
今還喚得應麼無對師云蒼天蒼天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云覆船峯云生死海
未渡爲什麼覆船師代云久響雪峯待者老
漢擬議拂袖便行其僧當時無語歸舉似覆
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雪峯舉此

語峯云此不是爾語云是覆船恁麼道峯云
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
干闍黎事師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辯
得天下橫行

舉德山圓明示衆云但有問答只豎一指頭
寒則普天普地寒師云什麼處見俱胝老熱
則普天普地熱師云莫錯認定盤星森羅萬
像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嶮絕甚麼處得
一指頭禪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什麼處去院云不上
天堂即入地獄云和尚作麼生院云還知寶
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
僧近前云令合是爾行又打一拂子師云令
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且要
雪上加霜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宿總未
得勦絕作麼生道得勦絕去慶良久福云情
知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爾作麼生福云兩
手扶犁水過膝師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
因什麼道未得勦絕九三酌然能有幾箇諸人又
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師云柳絮隨
風自西自東

舉大梅聞鼯鼠鳥聲謂衆云即此物非他物
汝善護持吾當逝矣師云者漢生前莽鹵死
後顛顛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
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
程太速

舉雪峯示衆云望州亭與爾相見了也烏石
嶺與爾相見了也僧堂前與爾打見了也保

福問鵝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
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師
云二老宿是即是只知雪峯放行不見雪峯
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實作麼生豈
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
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版禪和如麻似
栗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
何爲體州呵呵大笑至來日州掃地次大慈
却問般若以何爲體州放下掃帚呵呵大笑

師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
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九三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上雪峯見
云者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
德山便回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

末後句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只得三年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

去沒處去師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舉雪峰一日見獼猴乃云者獼猴各各背一面古鏡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好與二十棒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與老僧

過淨瓶來僧將到淨瓶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古佛過去久矣雲門大師道無朕跡師云直得一只手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巖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什麼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相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要洞山深肯師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闍國人來且款款將去
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髮象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云道什麼云想師只

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師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點檢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便和聲打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閹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閹黎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無對山便打師云者漢可悲可痛鈍致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且劈扣便撼來

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排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可惜放過好與二十棒者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

九三

二十三

罕遇作家

舉伏牛爲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國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牛云即心是佛國師云是什麼語話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師代當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云是什麼語話也好與一拶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爲大過患爾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爾喫佛法則未在師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只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甚處云卧龍慈云在彼多少時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爲什

麼在彼許多時云師子窟中無異獸慈云爾
試作師子吼看云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慈
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師云奇怪諸禪德
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嶮還點
檢得麼

舉船子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
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云
者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
劫繫驢橛又作麼生免此過良久云莫謂水
寒漁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

舉投子問巨崇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
挂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云到者裏不
施三拜要且不甘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
記僧繞禪牀一匝而出子云有眼無耳朶六
月火邊坐師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住

九三

二四

便喝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舉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挂杖子是塵
有甚麼過過既無應合辯主所以道糞掃堆
上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上壁立
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
打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
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
是什麼熱枕鳴聲便請高挂鉢囊拗折拄杖
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
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
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
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
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
中要選一人爲師

明覺禪師瀑泉集卷第四

九四

參學小師圓應編

師自兩處道場多應機語句門人集之離三已行於世斯所紀者乃垂帶自答及古今因緣朝暮提唱辭意曠嶮而學黨未喻復致之

九四

請益師蓋不獲已隨所疑問以此以彼乍放乍收或抑或揚或代或別近百五十則實一時之能事也況圓應忝預參承寧忘捃拾然多聞未益誠有愧於宗師必記諸善言諒無譏於弟子可命曰瀑泉集意以飛流無盡爲

義凡知我者幸同味焉時天聖八年八月十五日圓應序

上堂汝等諸人盡是久經陣敵慣戰作家倚天長劍即不問你作麼生是袖裏藏鋒代云寡不敵衆又云彼此

上堂寡不敵衆什麼人分上事代云總由和尚又云彼此又云龍蛇易辯衲子難瞞許你眼正頂後一相拈得也無代云收有時云收之一字飲氣吞聲作麼生辯代云衲子難瞞

或云傾湫倒嶽尋常之用不涉泥水道將一句來代云三千里外

示衆云三千里外還且如何代云過或云佛未出世時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什麼杳無消息代云賊不打貧兒家問僧云賊不打

貧兒家因什麼却打代云須到如此

或云祖師不到處時人知有時人不知處過在祖師作麼生辯代云不得春風華不開上堂云不得春風華不開箇箇道我會會即且致作麼生舉代云時人相師又云空劫已

前徒指注空劫之後錯商量正當空劫什麼人爲主代云本是將軍致太平

有時云太平本是將軍致莫錯認定盤星我爲拈了也還會麼代云掩面出去

或云交鋒兩刃要定生死彼此無傷功勳不

立作麼生是將軍正令代云到即不點

或云到即不點還甘也無代云赤心片片

有時云釋迦老子出氣不得甚麼處誦訛代

云填溝塞壑又代云退身三步問云填溝塞

壑負恩者多甚處見老底代云香積世界

或云五千四十八卷止啼之說如今啼止也

還我黃葉來代云事不孤起

有時云事不孤起你也分一半代云哪又云

合到某甲又云單傳心印過犯彌天甚人委

悉代云須見如此

九四

二

上堂須見如此著甚來由代云也是

或云善來文殊還知敗闕麼代云一箭兩槩

或云一箭兩槩爲什麼却敗闕代云善來文殊

或云乾坤崩陷且致再見天日道將一句來

九四

代云悔不慎當初

三

有時云悔不慎當初便下座却問僧他後作

麼生舉代云好事不如無

有時云雄兵百萬且定邊疆劍客三千若爲

驅使代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示衆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何似生代云孟

嘗門下或云一筆勾下不甘底出來代云只

宜拄杖子

上堂云只宜拄杖子勾下屬何人代云傍觀

者

或云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第二句還我
第一句來代云掃土而盡問僧掃土而盡你
還知麼代云因誰致得

有時云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翠峯
今日說夢還有夢見底麼代云掀倒禪牀

或云掀倒禪牀蓋是本分過在什麼處代云
惱亂春風卒未休

或云奔流度刃也是尋常啐啄同時略請相
見代云什麼處去也

上堂云什麼處去也代云日月易流又云針

眼裏藏身即不問你作麼生是遊戲十方代
云踞虎頭收虎尾

一日云踞虎頭收虎尾諸方未曾見代云也
是

或云上來則擾擾端坐則昏昏脫灑一句作

麼生道代云春無三日晴

示衆云春無三日晴去住還堪笑且問諸衲
僧曬却何時了代云某甲只管看

或云有佛法處不得住無佛法處急走過趙
州爲什麼摘楊華代云更事多矣問僧更事
多矣亦要商量代云莫教屈著

有時云明眼衲僧入門便話墮三十年後誰
是知音代云拂袖便出

有時云拂袖便出也好與三十棒代云賊過
後張弓

或云七縱八橫拈却把定乾坤眼爲什麼却

有沙代云黃連未是苦

或云黃連未是苦黃檗好爲隣復問還辯得
這時節麼僧云不會自代云抑已而已

或云繞天下行脚到處豈無尊宿相爲還有

盡力道得底句麼代云口只堪喫飯

上堂云口只堪喫飯雲門大師拈了也你來者裏聽什麼碗鳴聲以拄杖一時打下代僧當時但近前把住拄杖云和尚今日困又云關候子即不問上座作麼生是牛頭橫說豎說代云著甚來由

一日云著甚來由便下座代云能有幾箇有時拈起拄杖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復以拄杖畫一畫云百千諸佛諸代祖師盡向翠峯乞命代云官不容針

或云舉一明三爲甚不著便代云作賊人心虛又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翠峯起佛見法見誰敢觀著代云秤尺在手

或云洞庭湖水一吸淨盡魚鼈向甚處藏身

代云咦又云喝下承當崖州萬里棒頭薦得

九四

五

別有條章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代云惡

或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槌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也無代云千年田八百主

有時云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拈却

別致一問來代云祖師遺下又云你若龜頭鼈頭向後道親見翠峯好代云何必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衲僧坐斷如恒河沙闌市裏指出一箇來代云便擗傍僧

或云生門易過死門難入逆順無拘底爲什麼不垂手代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或云荒田不揀草變爲金信手拈來金變爲草古聖日用不知且致你爲什麼臨機道得

代云如蟲禦木

上堂云如來惟一說無二說穿却衲僧鼻孔

換却衲僧眼睛即得若教我明破恐帶累你不是好人代云欲見其師先觀弟子

或云諸佛有難炭庫裏衆生有難火燄裏你衲僧不得動著代云魯般繩墨

或云火待日熱風待月涼北斗南星句不要

你道留與後人貶剝代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

上堂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園頭甚要古人道了也因什麼知而故犯代云爭奈轉多問僧我道轉多你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會師云

惱亂春風卒未休

或云本分事道我知有將錯就錯甚人承當代云不惜眉毛者

或云年來一度春也畢竟事作麼生代云藏身露影

或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德山不在付與黃檗代云洗脚上船復問僧云我恁麼道正是時人窠窟趙州直得五年分踈不下你何不救取僧無語師云雪峯道底

上堂云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直得出門

相接爲什麼土曠人稀代云和尚年老

或云放憨道著藥忌即不管你死中得活致將一問來代云略無些子

上堂云遠則照近則明你會也笠子拄杖拈放一邊入水見長人作麼生辯代云平出

或云因一事長一智針筒藥袋不得失却如

履輕冰道將一句來代云以已妨人又云會則事同一家且放你過不會則東西南北付與驢年代云一日便頭白

或云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第三第四不

問你後五日事作麼生若道只恁麼代云苦哉佛陀耶

有時云什麼劫中無祖佛你不著便猶可代云解笑底亦少或云朝堂門下難舉令雲門道底不要代云但咳嗽一聲

九四

七

一日云謀臣猛將用不著到即不點是什麼人代云不犯之令

上堂云若道得隔身句知你是箇了事人忽若總道不得我也知你親代云猛虎不食其子

一日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上將來也三軍在什麼處代云退後退後

或云閭內者不出閭外者不入將相雙行句作麼生道代云弔民伐罪

因普請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師云茶園裏

有玄沙見底還見麼代但指露柱云和尚問又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師云人摘茶茶摘人不問你無底籃子重多少代云慣得其便又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云茶叢列作鼻孔茶葉是你眼睛作麼生摘代云今日不著便一日云佛法不用學觸目皆成滯百城既未遊樓閣門長閉勸君迴首看請下一轉語自云莫辜負人好

一日問僧南泉斬猫兒你作麼生會云有什麼難師云作麼生無語代云一刀兩段

一日遊園次問僧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明得箇什麼邊事僧無對代云平出

一日請益退侍者問訊云和尚不易師云有什麼不易無對師代云法堂上寸草不生僧便禮拜師云若不是我

師一日問僧諸方道不得底句你作麼生道
僧云天平地平云溜麼則王老師不如你僧
無語師云只道得一半

師一日見僧來師云是什麼物與麼來僧云
口痛祇對和尚不得師云鼻孔哂僧無語師
云黃連未是苦

九四

師一日見二僧來拈起拄杖云與你二人分
取僧云只恐和尚不平第一僧云那上座先
到雪竇師云有功者賞

師一日見二化主城中歸問云你憑箇什麼
入城教化衆生僧云雖有好心且無好報第
二僧云禍不入慎家之門師云近火先焦
師一日晚衆問僧是什麼時候也僧應諾師
便喝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云日勢稍晚
師一日見僧來拈起拄杖云我兩手分付你

作麼生僧退身云不敢師云為什麼棒上不
成龍僧云三十年後恐辜負和尚師放下拄
杖云吽吽

師一日問僧你見雪竇後錄未僧云見了師
云向甚處見我僧云也知和尚是川中人師
將拄杖打一下云夢見

師一日見僧出歸師云鬧市裏還見天子麼
僧無語師代云非但又云苦哉佛陀耶

一日十數僧侍立次師云佛法無人說雖慧
不能了復問僧還有無師自悟底麼衆無語

九四

九

師云負命者上鉤

師因在莊數僧侍立次師問云維摩老云步
步是道場這裏何似山裏衆下語師皆不諾
師代云只恐和尚不肯

師一日問僧你作箇什麼來僧云合靈寶丹

來師云靈即不問作麼生是寶僧云不敢祇對和尚師不肯自代云洎與和尚答話

師一日問僧你浴未僧云某甲此生不浴師云你不浴圖箇什麼僧云今日被和尚勘破師云賊不打貧兒家

師一日同僧遊山次到開山和尚塔頭僧云見說開山便是黃巢師云黃巢是草頭天子爲什麼却作住山人僧云忌辰也好與他設粥師不肯自代云賞不避仇讎

師一日同三五僧看種田師云靈苗無根作麼生種僧云明年更有新條在師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僧便問師云分付田舍奴

師一日出城見下院山主師云既是山主爲什麼却在城中山主無語師自云負命者上鉤來

師一日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師問牯牛舉頭作什麼僧云怕和尚穿却師不肯自云看入草底

師一日燒亡僧師問僧還將得火來麼僧云將得來師云弄假像真

師一日問僧甚處來僧云浴來師云三身中那一身浴僧云或鼓聲前或鼓聲後師云飽叢林

師一日問僧你尋常爲什麼不上來僧云長上來只是門閉師云爲什麼不入來僧云來也師云賊過後張弓

師一日爲首座寫真師云既是首座爲什麼却有兩箇首座云爭之不足師云你問我我與你道首座擬問師云雪竇門下

宋太宗皇帝因事六問當時無人奏對因入

寺見僧看經問云看什麼經對云仁王經帝云既是寡人經爲甚在卿手裏師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因入塔院問僧卿是甚人僧云塔主帝云此是寡人塔爲什麼卿作主代云盡國咸知

因僧燒却藏經朝見告乞宣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什麼燒却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因帝夜夢神人報云請陛下發菩提心帝至曉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代云實謂今古罕聞

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云卧雲來帝曰朕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爲什麼却到這裏代云難逃至化

因僧朝見帝賜坐僧云陛下還記得麼帝云甚處相見來僧云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

以何爲驗僧無對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唐憲宗迎舍利現五色光百辟俱賀惟韓愈端立帝問百僚皆賀卿爲甚不賀愈曰臣曾看經來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荷助之光帝云作麼生是佛光代云陛下高垂

天鑑

裴相公捧一尊佛像於黃檗前跪云請師安名檗云裴休師代相公當時便喝

廣南劉王請雲門入內於含春殿坐次帝令鞠常侍宣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云甚年中得信道生師代進語云猶帶酸澀在又代雲門云聖意難測又云諾諾復宣問如何是禪云皇帝有敕臣僧對代進語云錯又代雲門云念以臣僧年邁

龍光問僧名什麼云自觀光云自觀見什麼

代云有悞龍光

悟空禪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云法華經空云
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座主讚
請甚人證明代云私通車馬

投子示衆云汝等諸人盡道我實頭若出門

三步有人問你作麼生是投子實頭處作麼
道代云疑殺天下人

有老宿見官人手中執笏乃問在官人手中
爲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老僧手中喚作什
麼代云弄巧成拙

四祖到牛頭後庵見虎便作怕勢牛頭云和
尚猶有這箇在祖云適來見什麼代云但亦
作怕勢又代云泊合放過

僧問惠濟古人道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如何
是得坐披衣濟云暢我平生代云諾諾

九四

十二

問投子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投子
云打水用桶盥粥用杓代云爭得不問
玄沙見孚上座便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
了也沙云什麼劫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瞌睡
別云這賊敗也

玄沙與地藏藏在方丈說話夜深沙云侍者關
隔子門汝作麼生出得地藏云喚什麼作門
別云珍重便行

崇壽問僧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
麼礙僧云眼礙別云強將下無弱兵

保福在疾問僧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名方
妙藥相救僧云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別
云只恐難爲和尚

有西天聲鳴三藏到王大王處王令玄沙驗
過玄沙以銅火筋擊鐵火爐問三藏云是什

麼聲云銅鐵聲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瞞師
別云大王宜加信敬又別三藏云莫瞞外國
人

國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云金剛經國師云最
初是什麼字座主云如是國師云是什麼別

云以拄杖便打

九四

十三

陸郎中問仰山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仰山豎拂子郎中便拜異時仰山却問郎中
曾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老僧豎拂子郎中
作麼生會陸云據某甲見處入之一字也不
用得仰山云入之一字不爲郎中師云作麼
生會云別陸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又別仰
山後語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甚處得許多手眼
來泉云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麼別云不及大

天所問

僧問雲門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
一路涅槃門門云我道不得云和尚爲什麼
道不得云你舉話即得別云淺水無魚徒勞
下釣

吳尚書訪睦州至門首便問三門俱開弟子
從何門而入睦召尚書尚書應諾睦云從信
門而入別云客是主人相師

南泉遷化陸亘大夫到院主云大夫何不哭
大夫云道得即哭長慶代云含笑不合哭別
云蒼天蒼天

雲巖遷化時道吾問離却殼漏子了後向何
處再得相見巖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別云
喚侍者與我記取這一問

僧問法燈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

骸一物相去多少燈云百骸一物一物百骸別云吾不如汝

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我向你道還信麼云和尚言重爭得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別云侍者寮裏喫茶去

九四

十四

麻谷持錫到國師處振錫而立國師云汝既如是何用見吾谷又振錫一下別云泊不到此

妙濟於僧前書一字問云是什麼僧云不識濟云滿口道著別云老僧罪過

僧問曹山清稅孤貧請師拯濟山去稅闍黎應諾山云清源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露唇別云稅闍黎應諾是什麼心行

僧問玄覺先師舉不及處請和尚舉覺云聽者須是奇人別云大眾看者一員禪客

石頭問讓大師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別云三十棒教誰喫

僧問玄沙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爲什麼不會沙云用會作麼別云諸方即得我這裏不得

玄沙問南際云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麼生會際云須知有不求如者別云雪峯門下幾箇如斯

法眼問百法座主云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

九四

十五

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箇兼舉有老宿代云和尚喚什麼作法座別云和尚分半院與某甲始得

睦州問座主講什麼經云涅槃經州云問大德一段義得麼云問什麼義州以脚趂空吹

一吹云箇是什麼義云經中無此義州云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麼老宿代云和尚瞞某甲瞞大衆別云和尚慣得其便雲門示衆云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貴得天下太平法眼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老宿代云將謂無人證明別云鈞在不疑之地

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坐次洞山點茶來欽山閉眼洞云什麼處去來欽山云入定來洞云定本無門從何而入老宿代云大有人恁麼會別云當時但指巖頭雪峯云與者兩箇瞌睡漢茶喫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云新羅門云將甚麼過

海云草賊大敗門云你爲什麼在我手裏僧云恰是別云噓噓

雲門到洞巖得數日上叅恰見巖下來巖問什麼處去云親近去巖云亂走作什麼云暫時不在巖云什麼處去來別云好與三十棒東平問官人風作何色無對却問僧僧提起衲衣云者箇在府下鋪平云用多少帛子別云蝦跳不出斗

雲門問曹山密密爲什麼不知有山云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別云達磨來也

雪峯在國清拈起鉢孟問座主道得與你鉢孟主云此是化佛邊事別云只恐鈍置和尚峯當時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主云某甲不會峯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座主方禮拜峯便踏倒後座主舉似雲門云某甲得七年方見

門云你得七年方見云是別云草賊敗也

道吾見雲巖掃地問云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麼有第二月也別云泊合放過

清峯辭雪峯問甚處去清峯云識得者漢即知去處雪云你是了事人亂走作什麼別云西天斬頭截臂清峯當時云和尚莫塗汙人好雪云我即塗汙你你道古人吹布毛作麼生清峯云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也雪峯休去師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韶山勘僧云莫便是多口白頭因云不敢韶云多少口云偏身是韶云大小二事向甚處出云韶山口裏別云從來疑著韶山

保福到庵主處茶話次庵主云有僧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豎起拂子不知得不

九四

十七

得福云某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毫不直一等是恁麼事爲什麼讚毀不同庵主云適來出自偶爾有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師都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

石頭大師叅同契

予嘗覽斯作頗見開士皆摘辭肇極成贊歎道因亦隨興以擬之匪求蝕木於文也噫先覺洪規可洞照遐古豈復情謂逾越於其間哉蓋徃徃學者抑問勉意不獲而已其或金沙混流淘之汰之固必存彼匠手明矣

竺上大仙心

誰是能舉

東西密相付

惜取眉毛

人根有

利鈍

作麼生

道無南北祖

且欸

靈源明皎潔

常撫

呵枝派闍流注

亦未相許

執事元是迷

展開

契理

亦非悟拈却門門一切境從長回互不回互

以頭回而更相涉這箇是不爾依位住莫錯

盤色本殊質像豈非聲元異樂苦掩耳聞合

上中言負心不明明清濁句掛壁四大性自復

隨所依如子得其母也火熱風動搖春水

濕地堅固從旦至暮眼色耳音聲海晏鼻香舌甘

醋可憑然於一一法重報依根葉分布好明

本末須歸宗能知尊卑用其語不犯當明中

有聞聞必勿以聞相遇明還當聞中有明一

三勿以明相觀無異明聞各相對若為比如

前後步此不如萬物自有功旨爾當言用及處

縱橫十字事存函蓋合看子細理應箭鋒挂錯莫教承

言須會宗非未兆勿自立規矩難并觸目不會

道又何妨運足焉知路惡不進步非近遠唱彌

迷隔山河爾和彌謹白叅玄人同歸光陰莫

虛度誠哉是言也

真讚

禪定大師

虛凝不器有象殊域伊何郢流卓爾原極鷲

峯崔嵬蟾輪乍四列剎望重勞生眼開開也

誰觀迅振高古或葉或華自三自五天子褒

稱芳禪定師而今而後芳香風吹

集賢殿學士曾侯

天石麟豈輕獻日角月角藏億萬當年文陣

獲全功不奪龍頭幾人怨

若冰大師

冰之有光非珠澄徹山之有光非玉凝潔若

冰大師殊彼清絕殊芳必羣絕芳可觀一字

根極三千頂住乍曰義龍或稱律虎相對風

規分不分金田獨步君看取

清照大師

巨海秋碧鰲峯晝寒巧出匠手依依對看寶
几乍凭華巾非結以燄續燄話月指月古兮
今兮請試甄別

恭首座

道離微兮誰與隣貌古澹兮飛清塵巖檜蒼

蒼經幾春乳竇堂中第一人

禪徒寫予幻質復請爲讚辭曰

祖佛怨兮非其師叢林害兮誰相貸水枯雪
殘深索索水冷雲澹空累累寶聖錯僧繇知

人間天上爭容伊

周生強圖夢身子亦不能伏筆

上下三指彼此七馬拈華未曾微笑何也石
謂玉兮器必分水凌虛兮月非下不知誰是
傍觀者

咄者枯枿遽生瓜葛來自三川欺乎兩浙指
鹿爲馬將日作月罪兮彌天焉可分說

廣慧禪師

寥寥雄機落落虛宇本之不兆傳之奚取取
既有規規還倫古凝明孤寬垂應萬端海蚌
光絕天珠影殘南來北來玄眸可觀

安巖山照禪師

并序

愚昔遊漢水抵廬嶽率訪叢室襲禪家流偕
象馬蹴踏至於心口憤悱品藻當代誠難其
師然非厚誣方來且指掌輪握何取豈斯欵

陪老作觀繪真相古之今之歎恨亡矣高深
莫究其極明晦靡盡其際故時欽依乃勉挾
稱誅庶文外之士道存而同歸者也

覺雄慧燈記飲光滅光聯不已龍昌遽絕善
續者誰梅峯之師化偃二浙聲流四維大名

無當高讓太白韜晦殊運虛明曠索歸休安
巖寒籠翠杉我笑方外華非類啣郢工筆狂
梵儀頓舉肩雲頂絲秋蟾夜渚靜應南軒兮
相對時空生未解兮聞斯語開眸凝瞻迅雷
不及揜耳

九四

二十

明覺禪師瀑泉集卷第四

音釋

捫

衆蘊切
拾也

潰

胡對切
散也

餽

色求切
飯壞也

蹴

子六切
踏也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五

九五

參學小師文政編

師之形言也且異乎陽春白雪碧雲清風者也夫大圭不琢貴乎天真至言不文尚於理實乃世之衡鑑豈智識而擬議哉師自戾止

九五

翠峯雪竇或先德言句淵密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固亦多矣其有好道者並錄而囊之一日總緝成二百二十首乃寫呈師師曰余偶興而作寧存于本不許行焉禪者應曰乃祖闡千載之芳烈也勿輕舍諸師察其慙志勉弗獲已抑而從之文政幸侍座机輒述序引用識歲時炎宋天聖十年孟陬月文政謹序

偈頌

送寶相長老并序

大師歡禪德將赴丹丘辟命光闡宗乘蓋時應必行固不可抑留者也且撫會之作肇曠絕之道雖一凝一流一彼一此又何間然率織蕪辭以代臚別

奧域靈區存物外獨標台嶺爲絕槩掩勝潛竒列作屏堆青寫碧深如黛彤霞暖影生巖壁香桂茂陰籠蘚石赤松子也浪虛閑白道猷兮大輕擲曹溪有叟歸其中風從虎兮雲從龍乘興正值二三月坐斷還依千萬峯華飛飛日遲遲清颼颼颼吹無時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窺來須得乾坤眼照古騰今謂非間若能此去副全提開發人天有何限

送法海長老

常愛裴相國式芳塵斷際高風慕要倫擬欲

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常愛李相國
垂列星藥嶠深源宅性靈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瓶緬想當時二台輔出鎮藩
維訪諸祖寥寥浮幻輕百年落落宏規照千
古今聞仙都賢太守入政褰帷聲浩浩英佐

九五

一一分化條文經武緯亦難討遠遠戕函飛
乳峯選開士兮快吾宗覲夜光非震滄海聆
正音豈玩焦桐徒誇麟龍自西自東應排罔
象得象必須覺雄讓雄今既塞請還也奇別
茫茫普熱紛紛下雪倒流四河載發枯枿卷
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掛域中日月黃頭碧眼
知未知去去憑誰繼清絕

送文政禪者

古有焦桐音聽寡不在彈古有陽春曲和寡
不在言言兮牙齒寒未極離微根彈兮歲月

闌未盡昇沉源少林幾坐華木落庾嶺獨行
天地寬因笑仲尼溫伯雪傾蓋同途不同轍
麟兮鳳兮安可論許兮巢兮復何說秋光澄
澄蟾印水秋風蕭蕭葉初墜送君高蹈誰不
知如曰不知則爲貴

送昭敏首座

君不見鷲峯勝集百萬茫茫等閑過壞衲之
外皆清墮君又不見熊嶺孤運歲月索索艱
難生深雪之中有一箇宛轉流落千餘年危
分嶮布空平闐辯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兕兮

九五

機不全石窓四顧滄溟窄寥寥不許白雲白
掣斷金鎖天麒麟高舉鐵鞭擊三百猶輕舍
爭知也別有七星光闥射風前把欲贈行人
將報不平繞天下
送知白禪者

松不直棘不曲誰笑下和三獻玉經天緯地
太無端邁古超今亦輕觸靡霸束何必云素
範還還真規復復梅檀葉落香風清千里萬
里長相逐

送勝因長老

黃梅散席三百載續燄聯芳事空在宗兮派
兮生異端華兮葉兮太煩碎韶陽間出多慷
慨權要英雄曾絕待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刀
剪却令人愛近還有箇披老衲楚甸橫身風
颭颭鐵作一尋非等閑壁立千仞須摧踏報
君知江南江北徒纍纍轉海運兮纖鱗片
甲雷奔電驅兮寸毫尺釐斯言勿謂存規矩
平不留兮險非取周行獨立如便休誰振宏
綱照千古

送重郢禪者

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忽此忽彼乍休乍作枯
荻離離維風太遲幽石片片遼空亦危一華
開五葉兮不相似獨孤明兮還自知還自知
歷魏遊梁徒爾爲

送僧歸靈隱

因矚白雲無羈

白雲無羈冷淡清奇雪格未可鶴態還卑垂
天沃日兮似結不結爲雨從龍兮後期必期
噫悠悠忽爾春風吹南北東西唯我知誰知
菴菴峯前布影時

送僧之石梁

萬卉流芳不知春力巖畔澗底感紅皺碧乘
興復誰同孤蹤遠讎敵君不見五百聖者導
雄機靈峯晦育深無極寒山老寒山老隨沉
跡迢迢此去須尋覓華落華開獨望時記取
白雲抱幽石

送師旻禪者

深巖寂寂披蘭芷，碧霧紅霞映流水。空生別
我期，末期絕域殊方擬。輕擬堪笑歸嶺南，奔
馳何鄙彼危急。亂拋下盡云提不起，伊子本
自不將來相送。奚憑掛唇齒，旻禪客旻禪客。
師子子應須落落存，終始君不見古人有言
兮。撲碎驪龍明月珠，大丈夫到如此行行不
用頻彈指。

寄白雲長老

八紘雲靜明寥泬，夜永松堂對寒月。凋殘片
葉墜虛庭，冷寂何人立。深雪因憶錢唐郗禪
者，十載巖栖曾未下。分飛誰謂絕相同，遠念
冥冥欲奚寫。忽聞赴請之仙都，聲光藹藹登
清途。孰云天驥驟方外，自笑大鵬離海隅。乾
坤窄，乾坤窄，湛盧潛射斗牛白。茫茫無限未

九五

五

歸人到必爲時除點額

送智遷首座

雲蘿杳杳藏巖曲，碧疊清飛冷相促。瘦藤輕
衲休便休，短燄殘芳續。何續禪家本自冥，羈
絆洲渚園林曾不憚。十影神駒立海涯，五色
祥麟步天岸。君看取君看取，取地茫茫有誰
舉。瓊甌頻磨如未回，爲吾深憶盧公語。

送善暹首座

名之基實之蒂，深兮固兮宛相繼。古之名也
在希聲，今之實也同浮瞽。子州善卷之流也，
堯驅舜馳讓無暇。歸去來兮歸不歸，到頭未
出冥冥者吾徒。孰謂標奇絕動靜，憑君試甄
別。葉零零兮秋暮，半凋華片片兮春暖。齊發
暹禪老，暹禪老意曾高曠。排沽待忽致譏褒，
天人列請兮屢輕笑。祖佛位卑兮還擬逃，我

恐逃之逃不得大方無外皆充塞茫茫擾擾
知何極八面香風惹衣袂

送僧

吳山碧楚江碧吳楚悠悠興何極一尋寒木
自爲隣三事秋雲更誰識乾坤不是無知己

玉石休云辨真偽待時沽譽漫淪生晦跡韜

光亦何意春風急春風急八駿奔馳追不及

南北東西把定時爲君直上孤峯立觀氣分
枝非獨

古有誠
之言也

頌藥山師子話送僧

斥鴳金毛師子子梅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

也威自全一出六出眉剔起非擬擬知幾幾

星流不問三千里天外風清唳吼時爲君吸

盡西江水咄

送秀大師

巖竇宵寒擁山帔月高古木霜禽睡西庵禪
者來扣門別我凌晨下層翠欲留不可留寫
意不及意屈眴迢迢安足云華偈聯聯太容
易君不見劉陽叟絕希冀送人只道無他事
行行會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

送廣華嚴歸鷲峯

海山孤僻非蓬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
冬何太高臣野宵征苦相討巖房杳杳凌寒
空冰霜落落分譚叢誰云百城沉古月自笑
八面生清風俄然別我還歸去惠理之徒望

九五

六

回馭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爲時略輕據

送遠塵禪者

衲卷殘雲風高絕鄰倚天照雪堪抗要津八
紘極目兮春山若黛九野縱步兮汀草如茵
三十四老耒輕識凜然方外奚相親

送德隆山主

霜葉凋殘巖風凜寒彼之禪老忽下崇巖衲
有雲兮曾卷未卷琴無絃兮解彈不彈迢迢
既行宜聽斯語明闇路岐生死洲渚而今而
後知不知頽綱委地憑誰舉

送澄禪者

九五

七

春色依依襲爾原草春風浩浩拂我窓牖念
此分飛贈無瓊玖片片亂飄巖上梅條條縱
舞溪邊柳澄禪澄禪聽斯言古也今也行路
難知之者石火星流未急不知者龍驥步驟

曾寬看看孰云平地起波瀾

送惠儔禪者

少林風規何大瀟灑籠古罩今睥真睨假誰
云發機射虎自笑品類觀馬劍客茫茫不要
呈餽人往往須擒下儔禪儔禪崢嶸象駕

送惠文禪者

正法眼絕塵沙二三四七水月空華千燈續
燄曾間五葉分披未葩君不見卷簾百丈掩
耳丹霞龍行虎步爭孤立盡同雲雨去無涯
文禪文禪騰煥吾家

送道成禪者

曹溪流非止水一點忽來千波自起直須釣
鰲釣鯨莫問得皮得髓君不見石頭有言兮
聖不慕他靈不在已成禪成禪誰家之子

送清演禪者

我年老大心力衰微贈別無語冥同振飛因
思古之送人有言吾不知其殊途同歸獨愛
新豐曲騰清輝寸草不生千萬里出門春色
共依依

送繼寶禪者

實非寶日杲杲上上機無處討赤水求來何
太狂荆山覓得苦相惱不惱不狂排夜光險
惡道中爲津梁

送小師元楚

道之冥機一何相守汝競光陰我親蒲柳毋
厚升之奪席毋薄愚之誦篇深思彼伐木丁
丁之聲照古照今兮宜善求友

送清果禪者

春雨濛濛春風颼颼動兮靜兮匪待時出雲
霞開澹作性金鐵冷落爲骨知我者謂我高
蹈世表不知我者謂我下視塵窟道恣隨方
情融羈鎖紫栗一尋青山萬朶行行思古人
之言無可不可南北東西但唯我

酬行齋長老

黃金爲骨松爲姿道高曾鄙天人師有言遺

九五

我千古奇無人知石虎吞却木羊兒

九五

至人不器

誰當機舉不賺亦還稀摧殘峭峻銷爍玄微
重關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闕金
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

依依

因事示衆

石本落落玉自碌碌古之今之一何警速師
子不咬麒麟猛虎不食伏肉君不見洞庭孤
島煙浪深木馬追風有人識

九五

九

日暮遊東澗

五首

極目生晚照溪雲偶成朶大朴曾未分青山
自唯我

極目生晚照遠樹籠微陰誰知清淺流別有
滄海深

極目生晚照幽情眷蘭芷白蘋葉裏風不在
秋江起

極目生晚照步影何遲遲歸禽古木中相對
頻相窺

極目生晚照蓬萊匪仙境釣得十二鰲重來

謝孤影

思歸引 三首

一住翠峯頂兩見溪草綠不知朝市間幾番
生榮辱蕭條巖上雲冷淡水邊竹報誰歸去
來向此空踟躕

常憶在廬山隨時寄瓶錫五百與一千聚頭
同遣日猿攀影未回鶴望情還失教他王老
師癡鈍無處覓

時雨灑如膏萬卉皆滋益枯根甘自休也似
春無力耕夫曉尚眠蠶婦夜多息從茲家業

荒共落風塵跡

送蘊歡禪者西上

金闕路曾遙行行值開泰石房雲未開杳杳
若相待高蹤逾履水何人不傾蓋早晚承帝
恩再卜林泉會

送僧

春雲情既高片段飛虛碧去留機未消今古
望還積澄澄天影回杳杳地形直別夜共相
思誰栖此泉石

法爾不爾

夏雲多奇峯乾城冷相映借問諸禪僧那箇
堪憑定乾城高鎖月夏雲欲爲雨若謂非全
功子細看規矩

送諸方化主

空巖暖律回極目望還晉數點方外雲幾處

人間雨寥寥滄海月依依少林祖去必示勞
生清風立千古

劉禹端公問雲居雨從何來東平問官人風
作何色

雨從何來風作何色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

九五

+

退相將誰遭點額

風作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
波稜稜南方未回

送僧

松風清未休水月淡相對去來非等閑必許
孤雲會

頌雲門九九八十一二首

三三九九八十一一一觀風隨召出千古有
誰同共知一毛師子衆毛畢

九九八十一大勲不豎賞若謂無誦訛金剛

九五

十一

曾合掌

烏龍和尚

空巖清夜坐蘚徑積深雪瞑目思古人微曙
落殘月童敲石磬寒猿掛枯枝折杳杳無限
情分明向誰說

秋日送僧

邊鴈影邪寒蟬聲速乘時羣流遠別巖谷林
驚一葉芳微風觸袖水肅百川兮片月在目
因憶象骨老師曾送人行行不謂抽金鏃
早叅示衆

曉天雲靜濃霜白千峯萬峯鎖寒色驪龍失
珠知不知無限平人遭點額

春風辭寄武威石松校

春風何蕭蕭和雨復春雪折華功未深偃草
勢曾烈毗城癡愛老怯寒對清拙裏巖影響

士難御同孤劣鼇峯人不來柴門亦休閉松
頭栗鼠下時把藤牀嚙庭際霜禽歸屢啄苔
錢闌一旦春風息暖日生林樾幽徑磐石上
拄筇行且歇無絃兮莫彈有語兮存舌冷落
流水聲古之若爲說凋殘早梅樹今之若爲
別俯仰身力輕翻憶春風切爲吾吹却塵欲
革分岐轍爲吾吹却雲欲問遼空月不知天
地間堪爲誰交結

送百丈專使

大雄孤頂曾遐舉徧索諸方誰敢拒乳竇峯
前捋虎鬚再得完全又歸去

送清素禪者之金華

古策風高瓶浪闊春雲片段分清絕金盃後
夜孤頂寒去去誰同落殘月
擬寒山送僧

擇木有靈禽寒空牢羽翼不止蓬萊山冥冥
去何極

送如香大師

梅檀葉落雨初歇天外風清亦何別後夜蓮
城溪月寒孤光誰共倚寥泬

寄于秘丞二首

石徑通巖竇引步藏歌側蓬萊人不來掃盡
蒼苔色

飛瀑千萬層五月狀冰雪將期雲霧開永夜
對孤月

九五

再成古詩

十三

霜華一鐏中玉童摘未摘斯言如不聞千古
動愁色因憶商山吟在鳥不在白
答當生不生

咄咄休強名芻狗亦爲累寂寥金粟身曾未

求諸已

戲靠安巖呈雙溪大師

陝府鐵牛却知有春秋幾幾成過咎一身還
作二如來黑白不分辯香臭

疏黑白無從

九五

天地不仁萬化蠢蠢若謂非緣竹何從筭髮

十三

号髮号黑白是準

暮冬感懷寄瑞巖禪師

雪水繞松檻遲遲結清淺病眼時懶開幽情
況難遣故人久相別飛文屢慚覲仰謝十二

峯分照月如翦

送知久禪者

霜竹凝寒携九節銅瓶浪鎖千溪月天上人
間不自知行行誰共分清絕
送慶顏禪者

巖桂風清香露滴定起高秋映虛碧斷雲不
是歸帝鄉飛落人間有誰識

春日懷古四首

門外春將半巖冰暖有聲玄沙曾未到虛得
偃溪名

門外春將半青青野色分桃華開欲盡無處
覓靈雲

門外春將半羣芳闌盛時鄰家有庭栢諸祖
共相知

門外春將半幽禽語共新寶陀巖上客應笑
未歸人

送僧之金陵

勝遊生末跡杳自狎時羣卷衲消寒木揚帆
寄斷雲曙瓶華外汲午磬浪邊聞別後石城
月依依遠共分

送僧

知方流古意雲樹別諸鄰月不澄微水山應
立是塵靜空孤鶻遠高柳一蟬新欲究勞生
問歸思莫厭頻
千里不來

不見古君子因循又隔秋浮生多自擲好事
更誰留碧嶽高沉月寒雲靜鎖樓宗雷何處
是白鳥下汀洲

僧歸雪上

海國浮輕櫂悠悠興未闌草隨春岸綠風倚
夜濤寒沙鷺宜相狎霜蟾望更寬河聲西聽
日誰得共雲端
春晴野步

乘興携多士遲遲傍水濱春山不在目啼鳥
共誰聞片石寒籠薜殘華冷襯雲只應融老

九

十

輩庵際境猶分

賦瑞雪送穆大師

五六皆名出飄華獨見稀若教同一色還似
負羣機玉馬猶空說銅駝轉更非爭如千萬
里相對共依依

送鐵佛專使

荷策來尋我泛舟思舊山不知何處月相照
在深灣風助秋濤急雲兼野樹閑到時如請
益先憶趙州關

同于秘丞賦瀑泉

九

十五

大禹不知鑿來源亦自成色應鄰衆白聲合
讓孤清遠勢曾吞海飛流未噴鯨靈槎如可
泛天派問歸程

送簡能禪者歸仙都

荷策下丹嶂紛紛雪正飛浮生誰未到舊國

自重歸雲背猿聲斷天遙鶚影微蓮城古風
月又得振清機

天竺送僧

雪霽蓮峯頂孤禪起石牀向時機自絕異域
路空長啼猿衝寒影歸鴻見斷行後期無定

跡煙水共茫茫

寄石秘校

重林冥坐久引望復遲遲煩暑未消日涼風
來幾時天雲飛積火巖溜散垂絲欲擬相尋
去浮生已共知

因事示衆

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
無人識清涵鯨海寬冷射蟾輪窄今朝呈似
看請道末後句
靜而善應 二首

觀面相見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
槌影動寶劍光寒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對揚殊特本同叅誰自遼空強指南今古不
存師弟子一輪秋月印寒潭
自誨

麟龍不爲瑞草木生光輝三尺一丈六且同
攜手歸慚爾懲世師巍巍何巍巍

宗門三印 三首

印空印水印泥炳然字義還迷黃頭大士不
識敢問誰得親提

印泥印空印水市地寒濤競起其中無限鱗
龍幾處爭求出窟

印水印泥印空衲子不辯西東撥開向上一
竅千聖齊立下風

革轍二門 四首

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士處處
失樓閣

德雲開古錐幾下妙峯頂喚他癡聖人擔雪
共填井

祖佛未生前已震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

分回互

九五

宛轉復宛轉真金休百鍊喪却毗耶離無人
解看箭

擬弋者慕

翠羽立高枝危巢對落暉碧潭千萬丈直下

取魚歸

透法身句 二首

潦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
限垂釣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關啾啾明年更

九五

十七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靈隱小叅

六合茫茫竟不知靈山經夏是便宜虛堂夜

靜無餘事留得禪僧立片時

因雪示衆

清光歆月不相饒堆積虛庭卒未消爲瑞爲

祥也難得不知誰解立齊腰

祕魔巖

把斷重津過者難攀杖須信髑髏乾蘆山到

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保福四謾人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謾人謾

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靈雲和尚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

叅諸祖客不知何處見桃華

僧問緣生義

義列緣生笑未聞孰呈布鼓向雷門金剛鐵
券諸方問報道三千海嶽昏

名實無當

王轉珠回祖佛言精通猶是汙心田老盧只

解長春米何得黃梅萬古傳

迷悟相返

霏霏梅雨灑危層五月山房冷似冰莫謂乾
坤乖大信未明心地是炎蒸

道貴如愚

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峯如畫碧崔嵬空生不
解巖中坐惹得天華動地來

大功不宰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

九五

十八

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庵人

晦跡自貽

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
卧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五老師子

踞地盤空勢未休瓜牙何必競時流天教生
在千峯上不得雲攀也出頭

與時寡合

居士門高謁未期閑隈巖石且相宜太湖三
萬六千頃月在清波說向誰

十八

宜謙山主赴鄞城命

休向千峯過好時白雲高卧趣還卑塗中無
限未歸客不待相依更待誰

庭前栢樹子二首

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

來指庭栢却令天下動干戈

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

得連城璧秦主相如總喪身

贈琴僧

太古清音發指端月當松頂夜堂寒悲風流

水多嗚咽不聽希聲不用彈

九五

十九

送僧

帆掛澄江雨霽時綠鋪春岸草離離定乾坤

句輕相送逢著知音舉向伊

送僧之婺城二首

孤雲徒自類行蹤高指金華思不窮日暮輕

帆映秋色沙禽啼斷一江風

婺溪煙景稱生涯輕泛蘭舟意未賒八詠清

風好相繼碧雲流水是詩家

送文用庵主歸舊隱

太白峯前舊隱基杉松寒翠滴無時經年拋

却又歸去再聽巖猿只自知

送顯冲禪者之霄上觀兄著作

選佛選官應在我難兄難弟不唯他汀華岸

草芳菲日遠遠清風爭奈何

送寶月禪者之天台

春風吹斷海山雲別夜寥寥絕四隣月在石

橋更無月不知誰是月邊人

玄沙和尚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

中留不得夜來依舊宿蘆華

偶作

拾翠尋芳烈夜燈蘆芽穿膝笑無能飛泉冷

淡與誰聽空落斷崖千萬層

送僧

路岐長草帶青青雲片相兼野思生多謝春
風莫吹散等閑爲蓋贈君行

送純禪者

莎蘿雨滴蒼苔痕前峯後峯啼斷猿携筇別
我下層翠何處靜敲仁者門

和頑書記見寄

古松吟繞石磷磷湯惠休辭豈易聞紅葉寫
成藏不得暮風吹斷碧溪雲

送允誠侍者

飛泉列岫壓窮野冷碧寒青光闌射片雲片

石何太高爲誰留在長松下

送僧

古藤枝寒索索方倚靠又拈却海闊天遙非
等閑風前曾共孤雲約

送清禪者

九五

辛

瘦藤春雲深天涯去無侶時笑野泉聲似共
流鶯語落落風規今古情相逢會有知音舉
辭于秘丞

永夜潛思槁木身蓬仙門館漸經旬雖于清
政爲高客爭奈白雲無主人巖瀉瀑泉機未
息雨零寒葉夢猶頻此時賢宰容歸去古像
焚檀祝有因

送僧

涼颿新葉墜巖陰禪起高秋別翠岑孤月冷
光清有興斷雲閑影合無心瓶分吳浪情何
極鉢化膺門道更深好是却迴舊房日倚欄

九五

壬

同看橘鋪金

徃復無間

十二首

平旦寅朕兆之前已喪真老胡鶴樹漸開口
猶舉雙趺誑後人

日出卯萬國香華競頭走邯鄲學步笑傍觀
豈知凶禍逐其後

食時辰大嚮那堪列主賓維摩香飯本非設
怪他驚鷺獨生瞋

禺中已荆棘園林徧大地南北東西卒未休

金剛燄復從何起

日南午寥廓騰輝示天鼓鬱頭藍已定全身
何假周行誇七步

日昃未碧眼胡來欺漢地九年計較不能成
剛有癡人求斷臂

晡時申急急逃生路上人草鞋踏盡家鄉遠
頂罩燒鍾一萬斤

日入酉室內覆盆且依舊塵塵彼彼丈夫兒
井中之物同啼乳

黃昏戌窠中不礙平人出瓦礫光生珠玉闕

將軍豈用驅邊卒

人定亥六合茫茫誰不在長空有月自尋常
霧起雲騰也奇怪

半夜子樵唱漁歌聲未已雨華徒說問空生
高枕千門睡方美

雞鳴丑貴賤尊卑名相守忙者忙兮閑者閑
古今休論自長久

送僧

巖泉高鎖黃金宅衲卷秋雲古標格離歌誰
贈欲行人徧界同爲一宿客春色依依日杲

九五

三三

果南北東西好看好鬧市揆笑嬌尸迦草頭
青點俱胝老呵呵人間天上不知他羈竭
節有頂門眼歸去清風拂薜蘿

寄李都尉

水月拈來作者殊東西南北謾區區也知金

粟李居士端坐重城笑老盧咄

吐

寄池陽曾學士

山萬重。水萬枝。堆青流碧冷便宜。算來免得生遥恨。不在詩情在祖師。

寄四明使君沈祠部二首

二首

露冕民謠物物成江山千里古風清
曹溪客
是無機者日在深雲聽頌聲

蒼蒼德也亦如斯政化全歸副倚毗十萬人
家寫春色不知誰解立生祠

寄内侍太保二首

二首

千尺巖泉噴冷聲。草堂雲淡竹風清。蒲團時倚無他事。永日寥寥謝太平。

蘿龕鮮室狎猿猴忽捧綸言掛紫袍恩大不

寄曹都護

九五

子三

故國休言萬里程爲官爲釋且分明道存不
必曾傾蓋俱有清風而地生

送僧

虎角深藏不待時全機曾許雪林知如今百
越拈來也草偃風行是信旗

寄靈隱惠明禪師

二首

千峯影裏葉初凋。極望還將慰寂寥。也謂毫
端不相隔。秋雲秋水奈遙遙。

海嶠生片雲有時忽如蓋不掛飛來峯悠悠
擬何待

送益書記之雪水

白蘋汀是舊家鄉歸興蘭舟泛渺茫日暮沙

禽啼欲斷不知誰在碧雲房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五
音釋

音釋

領
甌

滴 領音零顛也。衣襟也。**毛切**。
禡 禡音充茂。**王**

切陰切 木覓也 醜他典切 懃貌 攢即涉切 與揖同 攢余較切 獸名 牖郎達切

切

陰也

面見
慙他
貌與

女
權

與即
楫沙

同位

獸余
夕

名彩
切
山

为德
達良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六

九六

參學小師文政編

三寶讚并序

子天禧中寓跡靈隱與寶真禪者爲友或遊或處固以道義相揖投報相襲泠泠然自樂天常之性也一日真公謂子曰愚近偶作三寶讚三十韻宜請賡唱因披閱加歎率爾而繼之類蝕木也俄屬分飛吳楚將二十載殊不復記憶真公不以事曠誠隔遠遠附僧如衍而至再窺荒斐愧慰多集且夫聖人之立

言也必睽虛必冥與使文外之士同振古風垂千萬世又焉知來者及之不及道在其中也斯之讚辭曾不沾不待但遐仰覺皇宗致禪徒告而行之得不曲爲序引
佛寶

甘蔗流苗應刹塵覺場高發利生因紫金蓮
捧千輪足白玉毫飛萬德身孤立大方資定
慧等觀含類捨怨親挨星相好中天主市地
名聞出世人螺髮右旋仙島碧月眉斜印海
門新鷲翔鳳舞非殊品象轉龍蟠絕比倫瓔
珞聚中騰瑞色華鬘影裏奪芳春慈儀總望
知何極梵德言辭莫可陳宵字香分無量義
頂珠常照百由旬雙林孰謂歸圓寂坐斷乾
坤日見真
法寶

後得智生功德聚大悲留演潤禽魚貫華雖
自科千品標月還歸理一如過量劫應期廣
布刹那心合未忘書四衢道內拋紅燄五欲
波中綻白蕖排斤衆魔登壽域引携諸子上
安車義天星象熒熒也辭海波瀾浩浩歟達

背此恩難拯拔遭逢末世豈躊躇聞來半偈
須相敦惜去全身莫共居飛辯恨曾虧激問
願幽欣且免長噓生生頂奉輝心鏡廓照塵
勞信有餘

僧寶

方枘圓頂義何宣續燄千燈豈小緣華雨座

九六

二

前猶滯相虎馴庵畔尚稽詮巖棲塚宿難休
望鶴貌雲心迥灑然寶杖夜鳴寒嶠月銅瓶
秋漱碧潭煙名標練若澄誼猗跡念昏衢警
睡眠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情

高不是超三際道在非同入四禪浮世勉誰
知逝水深峯甘自聽飛泉苾芻草馥僧祇後
玳瑁盂傳古佛先珍重覺皇有眞子坤維高
步列金田

夏寄辯禪者山房

枕簟雲作屏必固黃金宅軒窓月爲晝豈止
虛生白麟龍愧頭角鵬鶚慚羽翮庶擬羣類
心在寬如在窄

和錢太博見寄覓山藥二首

文柄誰持合自持憂民風槩乍清羸禪林草

藥如爲效願見皇家急詔時

聖君鴻業在扶持日角龍章固不羸摘藻王
堂歸未晚百華開赴御筵時

送錢太博應賢良選

賢才當召試彪炳對吾君千古不遺恨八元

九六

三

應主文岸華明列旆天籟拂微雲後夜觀垂
象中台位已分
答天童新和尚

中峯深且寒欹接海邊島松凋不死枝華折
未萌草飛瀑吼蛟宮幽徑分鳥道伊余空寂

徒浮光寄枯槁冥遊天地間誰方可尋討孤
立雲霞外誰方可長保茲來仁者來還稱太
白老荷策扣巖扃重席展懷抱示我商頌清
休誇郢歌好報投慚抒辭難以論嘉藻
和頌

玲瓏巖古寺冠乎明越境海眼通冽泉天心
聳危嶺嘗遊興未闌遐想神忽凝彼士眞覺
雄相鄰不孤迥吾愛濟橫流孰云煩慮屏吾
愛整額綱豈止浮根靜棲梧瑞九苞追風駿
十影顧我不爭衡與誰閑闢茗乘時旣磊落

照世非昏瞑佇爲王者師三千統摩頂

贈別太臻禪者

武陵山水何祕邃元化功兮不容易壇曾善
卷韜龍光洞亦桃華副麟趾仍思昔日吾祖
浩浩提綱宗消息曠斷寰宇空又聞高大舜

讓公器祥瑞却生蘆葦叢人由境兮冥道德
境有人兮分玉石臻禪本自偃殊方忽向其
中誕孤跡迢迢海甸來尋我一十二年同冷
坐羽翼搏風今是時拂盡天雲乃飛過
雲門俱字

百草頭何太極重與禪徒下錐刺雲門俱字
好參詳雪峯輓毬亦端的黛非青兮藍一色
辰錦砂兮敢言赤紫羅帳裏有眞珠曹溪路
上生荆棘還會麼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向當
來問彌勒

九六

僧問四賓主因而有頌頌之

四

如何是賓中賓云滿面埃塵又曰噫
頌

賓中之賓少喜多瞋丈夫壯志當付何人
如何是賓中主云兆分其五又曰引

頌

賓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唯自相許
如何是主中賓云月帶重輪又曰收

頌

主中之賓溫故知新互換相照師子嚙呻

如何是主中主云大千捏聚又曰揭

頌

主中之主正令齊舉長劒倚天誰敢當禦

都頌

賓主分不分顚顚絕異聞解布勞生手寄言

來白雲

令僧把衲

七八既難直須教透來不在前去不在後麤
細自看緊緩相就一日圓成呈似君想得諸
方未知有

送知一入京兼簡清河從事

九六

五

六月千江水似秋片帆高掛岸雲收行行莫
謂朝天關況倚文星在巨舟

送德珉山主

溪山春色映雲袍愛住隍城意轉高翻笑忘

機自安者不能垂手入塵勞

送僧二首

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離亭不

折依依柳況有春山送又迎

祖域高親日未央家林歸去意何長舊交不

識初相見曾振滄溟奪夜光

送崇已闍黎歸天台

石橋雲瀑冷相侵蘚徑蘿龕入更深却羨搗

筇遠歸去半千尊者是知音

送邃悟上人之會稽

百越江山冠九州如屏還媿謾相褒惠休此
去多吟賞贏得清風價轉高

送僧四首

乘興飛帆別翠峯水光春靜冷涵空到人若
問曹溪意只報盧能在下風

禪石飛流濺碧莎利生還喜下雲坡途中若
立三千客剔起眉毛不在多

梅檀林裏振金毛四顧清風拂幾遭曾許全
威作雲雨不知何處是塵勞

雲衣輕拂下層巒松檜生風觸神寒誰問親
遊乳峯意百千年後與誰看

寄員外黃君

碧岫層層列杳冥連漪環繞賁寒青韜藏未
識古君子空仰嘉聲過洞庭

送僧

五色祥麟白月輪乘時應不念離羣松根石
上未歸日誰看暮山飛斷雲

寄劉秀才

遠遠飛來一幅書愈風誠重復何如相逢相
見未期日目斷千山插太虛

送僧

古之別今之別目對春江倚寥泝三樹兩樹
啼斷猿千峯萬峯落殘雪華濛濛雨濛濛坤
維步步生清風

聞百舌鳥送僧

九六

曾來芳樹幾回飛煙靄初晴又見伊巧語向
人莫相笑知音知後更誰知

送中座主入廣

船主船中寄惠持雲霞無跡共依依海山見
說多嘉賞莫便因循忘却歸

送隴西秀才入京

國器難藏孰可知，携來書劍莫遲遲。
明年桂籍登文陣，奪取龍頭更是誰。

送僧

雪殘春島路迢迢，水靜雲開見碧霄。
別後誰

九六

同此深意，只應孤月共寥寥。

七

因仰山氣毬頌

四大假合非虛妄，儼儼侗侗爲一相。
東西南

北不相知，留與衲僧作榜樣。

赴翠峯請別靈隱禪師

臨行情緒懶開言，提唱宗乘亦是閑。
珍重導

師并海衆不勝依戀，向靈山

送僧歸閩

雪老當年曾入嶺，眞禪今日又思鄉。
孤帆隱隱曾唯我，月照夜濤空渺茫。

送僧

春風颭颭華正飛，紅霞碧靄籠高低。
越山日暮少林客，應聽子規深夜啼。

寄陳悅秀才

水中得火旨何深，握草由來不是金。
莫道莊

生解齊物幾人窮，極到無心

寄錢塘觀音朋山主

遠念依依闕附書，還同秋水淡相於。
冲雲況

是曾無定幾，掩寒蟾出太虛。

送僧

極目春光水照空，岸莎汀草碧茸茸。
三千里

外生靈望獨倚寒藤，振祖風

春日示衆

二首

門外春將半，閑華處處開。
山童不用折幽鳥，自嚙來。

門外春將半閑華處處開山童曾折後幽鳥
不啣來

寄烏龍長老

雪帶煙雲冷不開相思無復上高臺江山況
是數千里只聽嘉聲動地來

寄太平端和尚

千朵危峯杳靄間石房長帶瀑聲寒鳥啼華
發尋常事松本青青雪裏看

送僧

千峯雨雪時別我情何極不知天地間更有

誰相識

因官人請陞座

曉天雲靜冷涵霜滿檻風清敵夜光莫謂座
間人不識孤明孤影射虛堂

因金鵝和尚語藥病

藥病相治見最難百重關鎖太無端金鵝道
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

賦冲雲鵝送僧

側翼雄飛天勢闊電閃星流太輕脫南北東
西相對看千里萬里阿喇喇

風旛競辯

二首

不是旛兮不是風衲僧於此作流通渡河用
筏尋常事南山燒炭北山紅

不是風旛何處著新開作者曾拈却如今惜
懂癡禪和謾道玄玄爲獨脚

九六

九

漁父

春光冉冉岸煙輕水面無風釣艇橫千尺絲
綸在方寸不知何處得鯢鯨

牧童

嘔啊唱與那嗚咿百草拈來闍不知日晚騎

牛未歸去指前坡笑又噓噓

送僧

巖房高下折寒梅極目寥寥鴈影回相別相逢竟何事一聲江上發春雷

寄天童疑

經旬抱疾阻春霖莎砌重重蘚暈侵曾約偕遊未能得暮山空鎖碧雲深

送僧入城

雲籠碧嶂月籠臺此去城中早晚回不爲佛光謁韓愈問君何事出山來

病中寄諸化主

雪裏梅華見早春東西南北路行人不知何處圓蟾夜同念山頭老病身

和于祕丞見召之什二首

民瘼求來吏放閑萬家深夜啓重關齋中旣

是清涼國應笑支公別買山

垂垂甘自養衰殘度歲無人到竹關何幸文星枉嘉什殷勤相喚出層山

和王殿直見寄二首

華野非殊古所難得安閑處未爲安大方無外誰相到空笑重雲鎖碧巒

清風凜凜字人官堪對彌天釋道安不日歸朝狎鴛鴦也須音問寄層巒

送僧

澄江依棹碧光流風冷蒹葭雨乍收別夜新

吟許誰約白蘋汀上月凌秋

九六

十

送僧歸永嘉

韶石曾披此性靈三年孤與急流爭永嘉舊隱今歸去堪聽海濤中夜聲

兔角拄杖

少室傳來兔角杖，千聖護持爲頂相。虎踞龍蟠勢未休，雲影山形冷相向。有時閑倚在虛空，寥寥市地凝秋霜。有時大作師子吼，德嶠臨濟何茫茫。今日提來還不惜，分明普示諸知識。解拈天下任橫行，高振風規有何極。送從吉禪者

君不見行路難，亦容易。握草爲金不爲貴，難曾平地湧波瀾。易復到處列祥瑞，堪笑堪悲能幾幾。天上人間立高軌，兄弟十字越參星。一義同心淡秋水，因憶韶陽古風骨。石火電光遲出沒，隔身之句是程途。扣門之問非窠窟，殷勤報君君記取。方外周遊看爪距，虎狼叢不遇知音。剔起眉毛便歸去

寄承天長老

道義相資復是誰，巖房深夜思遲遲。海山雲

靜見孤月高照，婺城人不知。

送僧

古路枝分列洲渚，綱兮領兮若爲舉。病眼方開忽送人落華，驚斷山禽語。親禪客親禪客，行復行獨步。坤維消此情

送因大師

瘦藤清對紫方袍，閑步坤維意轉高。若到慎江人借問金輪王子，是吾曹。

送實師弟

天倫曾重意難分，爭奈孤蹤若斷雲。去去休

同亮禪者西山一入杳無聞

送新茶二首

元化功深陸羽知，雨前微露見鎗旗。收來獻佛餘堪惜，不寄詩家復寄誰。

乘春雀舌占高名，龍麝相資笑解醒。莫訝山

家少爲送鄭都官謂草中英

賦月生雲際送誠監寺

皎潔離雲鶴夢時孤光還與雪相宜金盆後

夜重垂影拂盡天風不自知

送僧之金華兼簡周屯田

瘦藤輕屨薛衣并路過危峯截杳冥若到金

華拂雲霧不應容易見文星

送僧之永嘉

故園不是阻天涯華木光中見獨歸屨水鄣

江人莫問月分春浪冷依依

寄送疑長老

德不孤兮必有鄰四明留住是因循如今高

步錢塘境只許靈山箇老人

放白鵬

朱冠青戩雪爲毛不近鸞鳳意亦高放你雲

林莫迴首如今何處是仙曹

喜禪人迴山

別我遊方意未論瓶盂還喜到雲根舊巖房

有安禪石再折松枝拂蘚痕

送僧

七尺巖藤握便行舊山歸去幾多程相逢忽

問迢迢意應發春雷動地聲

送僧歸天童

峩峩太白峯倚翠列霄岸羨君乘興歸凭欄

與誰看

九六

七

和曾推官示嘉遁之什

少微星出古風還市地聲光不掩關三館峻

遷同陌路九華高卧是蓬山巖莎步入梓麟

穩海樹飛來白鳳閑只恐致君休未得蒲輪

重到薜蘿間

經古堰偶作

出城四十里古堰若天外飛棹清淺中孤影
自相對

謝張太保見訪

老病還同葉半凋經旬門掩夜蕭蕭海城都

護曾垂訪一片清風慰寂寥

九六

十三

送宗朴禪者

洞庭乳竇皆泉石抱疾何緣寄幽跡曾列狂
機一二三東山西嶺非相識屈指頻眉不可
尋雲飛雨散空沉沉如今轉覺流年隔強把

冥悰苦搜索縱止言欺白雪辭寧忘笑與黃

梅客朴禪者朴禪者珠月有光慚照夜

送尚辭

浮屠之子履道爲貴天兮地兮何泰何否動
無飾非靜還雕僞辭也云行後生可畏

歌寄留英禪德

當時臨濟辭黃檗或指河南或河北英禪此
日下中峯机案曾焚笑仍則九苞一角慚稱
瑞導月觀星亦非意爭似韶陽振古風半途
未肯還希冀歸去來歸去來飛泉浩浩聲如

雷

送小師元貴

愧爾求師爲吾弟子學雖無聞道亦可擬平
飛辯月照復流水斯意斯言兮如不忘行行
颺颺兮步蘭芷

善應殊宗吾
不知也思之

送文佑歸廬嶽

春色未深興無遲早瓶謝九江峯尋五老到
日攀蘿獨上時依依莫忘海山腦

送侃禪者之丹丘

石橋多古跡路嶮少人過如同白日閑冷拂

青苔坐寒老若相逢爲吾略嘲破

送實山主

野水春山風光極目千里萬里太遲太速絕
域澄澄兮非犀炬可照希聲杳杳兮非鳳膠
可續葉落華開知不知人天景行爲高躅

示衆

丫角女子白頭絲報你諸方作者知借問住
山何境界春風颭颭春鳥喧喧翠峯不能助
發心印却是他傳

和范監簿二首

吏散簾垂思莫窮山光溪影恣相容誰誇靖
節偏栽柳自笑隱居高聽松丹闕尚遙芝檢
密訟庭閑列薜華重巖間野客雖多病終再
携筇謁士龍

品彙不自適善政還可尋縣樓清夜上島月

思雲侵誰有古菱華照此真宰心

因香嚴和尚

我有一機禪子須知爍迦羅眼總是膠竊若
人借問伏惟伏惟

送雄直歲

罷參還欲勘諸方竿木隨身不易當是則俱行非則
擒翻憶古來興化老主賓用盡力牽羊

爲道日損

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
日區區去喚不迴頭爭奈何

九六

十五

疏古

我有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
訪俞秀才

萬疊雲山未得歸寂寥心許老盧知江城雨
雪書名紙不謁鴻儒更謁誰

再酬

萬卷無書道用歸閑文公也未須知倚天長
劒如重戰更有龍頭復是誰

留遲首座

從龍爲雨復清閑片段依依水石間慚問秋

風欲吹散不能留得覆青山

不斷問者
爲我留之

送俞居士歸蜀

何處深棲役夢頻青城拋却數溪雲如今老

大歸難得只寫情懷遠送君

和王殿丞蓼栗種之什

纖纖圓實占芳春得自侯門勝楚珍開葉開

華人不曾百千年是等閑身

和江橋晚望

公餘縱目望江山萬化窮來罔象間聞訖聖

君將下詔未容清淡與僧閑

病起示衆

門掩還同歲月摧石窓經雨積莓苔一牀枕
簾淨名老時見斷雲孤月來

送麻居士

紗帽山儀白苧袍遠披孤頂近吾曹携來七

尺霜前竹劃斷天雲不放高

酌李校書

一回辭我一回吟睠戀巖巖意轉深翻謝霜

松不凋落與君同有歲寒心

苦熱中懷寄永固山主

火雲高下影相連幾欲披尋恨不前無眼清

風無處問只應遲步繞林泉

送元安禪者

羣峯杳藹留不住遠道依依只藤屨舊隱蘿

龕付與誰寒猿後夜啼高樹

賦病鶴送奉倫禪者

欲飛飛未得冷泊杉松枝如何垂天雲遠遠

同一涯

偶作

列岫霽新雨凭欄只澹交夕陽明遠水秋葉

九六

十六

露空巢思極曾無玷神清未動爻只應千古
意誰得共雲坳

謝鮑學士惠臘茶

叢卉乘春獨讓靈建溪從此振嘉聲使君分
賜深深意曾敵繡曹萬慮清

因遊育王亭寄牧主郎給事

冷翠千萬峯當軒列如黛蒲團及禪板永日
澹相對彤雲曾無機燒松亦成蓋遠謝幽隱
情難與台星會

送遇能禪者

九六

十七

湖繞嚴城列象寬萬家臺榭水光寒片帆隱

隱生遙極誰問曹溪意轉難

送覺海大師

秋雲巖葉兩悠悠半逐風馳半水流憑問禪
家有何意不知方外若爲酬

送曾侍禁

冷匣秋波射斗星鐵衣隨從古霜清宣池莫
問當年事一片威風動地生

病起酬如禪德

大明一寸光腐草一何假人命呼吸間誠哉

是言也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舍寄問諸苦
源來者不來者

送雲禪德

古之送人言作懷寶我慚老病困乏辭藻熊
嶺迢迢芳曾立夜雪謝池依依芳笑生春草

頭角麟龍安可論清風步步應相討

送久禪德歸蘭亭

右軍墨池月照我復照誰千里忽相到中峯
多病師

送義大師

巖房抱病經一月門有諸生阻來謁長往之
期猶未能七十之年更何說若耶溪老忽留
語溪上舊遊且歸去春風颭颭兮兼斷雲弱
柳依依兮帶輕絮古今離恨雖如此動靜於
吾亦多意高握霜筇獨步時音書莫忘遠飛

寄

酬海宗二侍者 二首

孫之得蘭其道匪難扶吾病起如珠在盤一
兮二兮自看誰看

蘭之得孫其道必存扶吾病起古風入門二

兮一兮且論勿論

謝郎給事送建茗

陸羽仙經不易誇詩家珍重寄禪家松根石
上春光裏瀑水烹來闍百華

送山茶上知府郎給事

穀雨前收獻至公不爭春力避芳叢煙開曾
入深深塢百萬鎗旗在下風

送郎侍郎致政歸錢塘

帆掛西風別海城二疎千古道相應誰誇富
貴沽時譽自笑經綸作技能殘葉賦題紅片

九六

大

片遠山供望碧層層武林到日符嘉遁高訪
巖扃只許僧

山行逢勲禪德

乳巖秋日無他作策杖層層止寥廓四顧有
誰分野情一點彤雲起深壑蘚石遲遲略輕

踞逢箇衲僧忽驟步頻喚回頭不肯回及至
回兮眉卓豎阿喇刺千里萬里橫該抹^吐

送小師元括

老盧之子四三二一將欲振飛卷比叢室松
凌霜兮運青水帶巖兮流急南北東西雲開

見日

九六

十九

永豐莊新植徑松忽二本鄰偃抒辭紀之
雙偃松何似螺文結數遭清聲雖競發寒影
不相高對客圓分蓋孤禪翠滴袍若教圖畫
得爭奈有蕭搔

送白雲宣長老

鄞江秋晚忽成春況有台星作主人去去高
携古刀尺二千年運續芳塵

送親禪者

萬木帶秋聲古今念睽別我有贈行意臨行

爲君說重巖休滯雲遠水且觀月生生知不
知天風助清徹

送顯冲禪者

聚散非常準古今亦標格如何無事人還似
未歸客秋風生羣林野水資寒色誰兮謝寸
陰觀彼青山白冲禪行復行五葉待時拈

送天童普和尚

迢迢別海涯帆掛杪秋時島樹落寒葉人誰
訪祖師浪開遊象急天闊過鴻遲早晚歸林
下千徒不共知

張秀才下第

得第何人愧不平道存顏巷亦爲榮應知未
喪斯文也且把新詩樂性情

寄久監收

田中稻熟及時收顆粒圓成免外求一日歸

來古巖上白雲紅樹共悠悠

暮冬夜坐寄岫禪者

碧落無片雲虛庭積深雪負春還有誰微曙
對孤月巖松影拂翠不斷瀑水聲來聽忽絕
岫禪岫禪知也如未知八面清風遠遠待時

說

寄崇壽懷長老歌

寂住峯号觸星斗寂住師号古爲道死中得
活未輕訓不許夜行投曉到藹藹聲光一百
年吾其後号吾其先振領提綱笑多事掩扉
塞路空依然龍朔老盧同兀兀土爲貌号金
作骨萬國爭求肯便行我要重新敲鐵佛東
西南北休云識枯槁冥冥頗相憶天外清風
結陣來狂歌遠寄從拋擲

送廷利禪者

雪峯孤頂誰家路上号下号復何故曾列三

九六

千

千一半徒我今獨滿當時數鯨鱗龍鱗鱗
坤維高步生清塵休云裴相慕黃鵬額有圓
珠七尺身利禪者利禪者倚天長劍應牢把
或謂風雲不再來誰爲蒼蒼分晝夜

送倬禪者

涪江怒激鯨鼉宅岌岌三山大傾側冥數俄
然一箇來步武羣方作禪客振聲謂我分綱
宗今号古号何忽忽今吾強爲扶辭句句句
字字凜凜生狂風拂散四七單傳之落葉掃

九六

千

蕩二三直指之流蓬似帶微芒敢未勦絕寒
木在握号全機可笑秋水橫按号半提可滅
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見斯人号駕御昂
栴

送鼎禪者

落落禪家流，携筇卷雲毳。別我振辭鋒，夜堂
消祖偈。鼎禪之句霜天飛一鶚，目對彈其帶。春岸
立千峯，指也乎其勢。行行復行行，清颺起蘭
蕙。

觀泉送演禪者

雲根漱野泉，照空復照月。冷聲曾未消，飛瀾
似相別。巖近生風雷，天遥新冰雪。演禪乘興
知，不知源流依依共澄潔。

答忠禪者

一字七字三五字，萬象窮來不爲據。夜深月

白下滄溟，搜得驪珠有多許。

和陸軫學士夏日見寄

良牧歸詩匠，雅風消鬱蒸。官清難滯爵，吏散
遠同僧。棠樹非煙合，仙槎碧浪乘。因思窮萬
化，使君早製圖明鑑圖冠之序引或聞或見令人曠達千古更無能。

送化主

春色依依籠遠樹，卷衲搗藤躡輕屨。塵世茫
茫無限人，不知誰問曹溪路。

送通判劉國博黃中

爲星當貳職，權化不相饒。白屋如多恨，清風
何處消。岸鷗窺列旆，天辟看陞朝。別有生靈
意，寒枝未變條。

送別陳秘丞古意

悠悠層山雲，斷兮仍復續。離離雙岸草，變兮
且兼綠。如何苦雪霜，後凋蠹松竹。松竹有節
操，雪霜無伎倆。敢折歲寒枝，贈君作嘉賞。行
行天地間，清風在誰掌。

送通判學士歸南國楊

旆擁帆開照德星，天風高興國風清。武夷仙
仗知回也，各下祥雲到地迎。千里之外應之非此則殊待者也
和酬郎簽判殿丞

也
和酬郎簽判殿丞

向國心存了了身大方無外且同塵江城早晚重相見解笑宗雷十八人

歌送范陽盧君兼簡華嚴昱大師

范陽居士來鄞水動地仙飈向人起乳峯直

九六

主

上雲霞開步驟天衢到如此茫茫塵世誰知交當場問我非相饒禪家畢竟無他事古雪巖前曾未消俄然悵望辭叢室荷負難兮淚深溢遠幸流方且莫論再得從容又何日迢迢故國殊存想冷碧柯山分指掌況有覺雄

華藏師歸去百城共遊賞

送廣教專使

峩峩石頭使乎讓祖已之匪存聖之奚慕或妄以山或索云斧音耗不通兮清源派分吾斯語兮詎可論古

送微文章

六六

三三

雙蓮亭上送行客齒齒清香散秋色野興斷山雲片高孤影澄江月華白希聲險絕堪誰知大道機存曾未可縱開天常立下風安教類變叢流火君不見梁兮闔國難滯留千古遺恨空悠悠君又不見魏兮小桂生寒翠一華對雪開無休微禪亦並聯芳駕德星文星仰蕭灑物外情深不等閑環中趣別非輕捨相訪從容爲我言屈指多求更何者
送懷秀禪者

麻衣草座思靈徹一食安閑更無別條忽遷流數百年杳杳誰來繼其絕吾兮亦是踈慵輩冷澹身心存慷慨偶續靈峯照夜燈遽泛鐵船下滄海深嗟知困不知休奔馳駭浪空淹留縱得長鰲擬何待堪白頭時好白頭因

觀壞衲秀禪客清苦如冰復如槩別我携筇
步大方爲葉爲華恣披折伏枕寥寥情意關
率寫狂歌贈行色

孤運銘

雲根石壙容身待老南來北來閑且尋討五
葉一華兮堪對誰寥寥萬古兮空知有

寄海會之長老

百華開後一華開風遞清香遠遠來誰問黃
梅不平事照中依舊惹塵埃

雜言送賢專使

使乎誰老作者百戰場中飛鐵馬秋水藏來
人不知笑李將軍被擒下阿呵呵却歸湖山
唱凱歌

歌紀四明汪君信士

古君子兮道諸已道器用兮合天理同塵還

若待時生觀象不知何處起荆叢叢叢我叢
叢孝兮悌兮非止中聚應落落滴仙露散或
泠泠揚士風風之上兮風之下近一指兮遠
一馬秋水澹交無限情夜光照乘胡爲者伊
予匪謂存餘力詠高義兮困肖臆巴歌百字
巖葉書飛寄汪門舊知識

送仲卿禪德

高兮竺卿秋水虛明夫何之象堪云指程知
吾不知笑理出情謂宜撫掌爾伽耶城

眞州資福禪院新鑄鐘銘并序

九六

二十四

國朝紫微舍人趙公丙戌年出鎮姑蘇裁情
示空巖之客所恨不能効善財展轉南方以
求先覺如別幅叙雲嶽長老令僧惠敏造鍾
旣成勅重樓以簾之欲爲銘記且言當使學
者有所警悟槩也縱能道其歸禪人惡肯信

惟師爲善知識行重名當代願爲此銘因機
垂化不亦美乎然重顯固陋荷大君子外獎
敢不從命輒復引寄夫形聲未先曠默奚准
器用之後幽靈絕常故聖人以鍾爲大惟聖
人則之襲芳忘芳求以深矣其能具諸種智

九六

三五

對飛雄辯但未兼極有生權化之來未易窮
也感通傳稱昔拘留孫於乾竺造青石鍾如
青玉色可容十斛頂類諸天腹陷衆寶八角
四面華光互分有化如來與日偕出明宣祕
演或聞不聞王舍城中大千界內匪同錚錚
者乎今嶽禪老於淮甸造青銅鍾如青珠色
過百鈞之用上旋旁植繞獸蹲熊其或層城
晝閑祇園夜永寥寥霜月射寒影以爭輝殷
殷地雷發虛音而交振師之唱陰資之繼難
寅夕鏗鏗主伴索索足使一鱗半甲無違真

化之方二聽五觀有寄神遊之域善存殊應
扣惟良哉謹爲銘曰

淮之要衝 眞之會府 中列梵摩 居我禪祖
衆徒駢羅 慧敏千櫓 爰構鯨音 息彼輪苦
峻橫崇臺 金飛碧回 斯門屢掩 向人或開
希兮微兮 乍延乍催 先聞未及 後時不來
增悲遐宣 無因天理 帶識萬端 警悟齊起
導晦陟明 其母得子 塵塵訪誰 剎剎問已
大緣斯成 大功不宰 君奉禹湯 臣仰元凱
碑勒紺園 銘寡文彩 庶期妙峯 永聳滄海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六

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

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秘閣兼充吏部檢校賜緋魚袋呂嘉瑞撰

夫真空不空是有無證寂滅不滅是往來相
佛以權實一法開頓漸之徑使隨器而趨之
有不離道場得大智慧有難行苦行爲人天
業日月爲明矣而盲者不見睫毛舟楫可濟
矣而溺者淪於波浪人之未有惡明而忘濟
者其心一也其途異矣昆蚊之性羣行食啄
倦則息觸則避求所以安樂不待教而能也
人之於貴賤貧富壽夭得喪不知自然之分
愛惡悲欣廉貪靜躁糾纏桎梏無所解脫晝
勞形骸夜動夢寐至于老死且不知息彼昆
蚊知所以安樂人顧不能也佛之教人推性
命之際以極天地之外乃至觀身如掌中物
傳付法寶不寓文字是謂禪那山嶽之大有

九六

四一〇

龍藏

千六

時而泐金石之剛有時而剝形器之用也我
則異於是無去無住無取無離不見于內不
見于外不見中間自利義也利他仁也是謂
涅槃妙心諸佛法印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
實正法眼藏佛以授摩訶迦葉傳僧伽梨衣
以待補處出世爲成道之符自是衣法相傳
二十有七世香至王子初入中國謚曰圓覺
國覺傳大祖大祖傳鑑智鑑智傳大醫大醫
傳大滿大滿傳大鑑大鑑藏衣傳法而已大
慧繼之大寂承之其後皆以所居稱若天皇
龍潭德山雪峯雲門香林智門其世次也禪
師諱重顯字隱之大寂九世之孫智門之法
嗣也俗姓李氏母文氏以太平興國五年四
月八日生大師於遂州始生瞑目若寐三日
既浴乃豁然而寤屏去葷血不習戲弄七歲

九六

千七

有僧過其門挽持袈裟喜不自勝聞梵唄之聲輒泣下父母問其故懇請出家父母執不可師不食者累日咸平中終父母喪詣益州普安院仁銑師落髮爲弟子大慈寺僧元瑩講定慧圓覺疏師執卷質問大義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沉伺夜入室請益往復數四瑩不能屈乃拱手稱謝曰子非滯教者吾聞南方有得諸佛清淨法眼者子其從之彼待子之求也久矣師於是東出襄陽至石門聰禪師之席居三歲機緣不諧聰諭之曰此事非思量分別所解隨州智門祚禪師子之師也師乃徙錫而詣之一夕問祚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招師前席師攝衣趨進祚以拂子擊之師未曉其旨祚曰解麼師擬答次祚又擊之師由是頓悟尋往廬山林禪師

道場問之曰法爾不爾云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師遂拂衣而退衆皆股栗有毀於林者林諭衆曰此如來廣大三昧也非汝等輩以取捨心可了別也師僻往池州景德寺爲首座爲衆解聲法師般若論知州曾公會以果子抵于地曰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即今在何許師指景德長老曰只此長老亦不知落處曾公云上座知也不得無過師曰明眼人難瞞師南遊杭州住持蘇州洞庭翠峯嗣智門也未幾曾公出守明州手疏請師住持雪竇資聖蘇人固留不可師曰出家人止如孤鶴翹松去若片雲過頂何彼此之有雪竇本智覺禪師道場智覺亦雪峯五世孫備傳琛琛傳益益傳韶而壽繼之智覺其號也一法同源而地有盈虛師之至猶家焉決

潢汙變清泚掖筵僊爭迅馳州邦遠近輻輳
座下駙馬都尉和文李公表錫紫方袍侍中
賈公又奏加明覺之號師住持三十一載度
僧七十八人先是門弟子建壽塔於寺之西
南五百餘步一日命侍者灑掃塔亭行至山

九六

天

椒歷覽父之曰自今過此何日復至左右皆
大驚衆迎師還師堅指塔所衆皆號泣隨至
塔前或曰師無頌辭世耶師曰吾平生患語
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遺其徒有問疾
者留食殷勤與之約曰七月七日復來相見
其夜盥浴整衣側卧而滅時皇祐四年六月
十日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夏以七月初六
日入塔如師之約嗚呼師得妙用善機不取
諸法能知去來達性命故方是時陞堂皇遊
牆藩者悟性相體空頓息萬緣爲大乘法器

曰義懷在和凡百五十人傳其法於天下彼
遮護意根網絆初心背覺合塵逐念流徙得
少爲多妄立知見雖三詣投子九陟洞山師
亦援手濡足而無以救之是猶孔子之有宰
我孟子之有盆成括非其師之過也自師出
世門人惟益文軫圓應文政遠塵允誠子環
相與哀記提唱語句詩頌爲洞庭語錄雪竇
開堂錄瀑泉集祖英集頌古集拈古集雪竇
後錄凡七集師患語之多而其徒愴然猶以
爲編摺有遺蓋利他之謂也余得其書而讀
之二十餘年雖瞻仰高行而祿利所縻無由
親近使得稽首避席霑彼法雨覺悟塵勞庶
幾可教者今蔑如之何師辭世十有三年碑
表未立餘杭僧惠思撰行業錄與其徒元圭
覺濟大師悟朋繼踵稟文請銘以予跋慕之

心重之以門人之請之勤抑有待耶愚公叩
壤以移山雖不量力其誠則至矣謹焚香再
拜繫之以銘曰

噫蠢愚 背本源 一念異 生二根
勝與劣 駟馬奔 嗜所得 自詐謾

失大道 南北轉 艾至老 愉朝昏

正徧覺 人天尊 迷者挽 溺者掀

朝嗽出 慧霾雲 渴得漿 寒得薪

悟報化 知非真 趣安隱 擺客塵

王叔生 廣佛事 破六宗 應彈指

法來東 非會際 信衣傳 隻履逝

頂五山 眞法器 立積雪 殊其臂

忍非忍 得法髓 債必償 有裔嗣

皖公潛 佛日翳 翩南遊 立如樞

乞解脫 彊哉慧 攘蜂蠆 神嶽衛

破頭峯 衆雲從 橫六氣 醞二宗

教任意 任懶融 黃梅兒 陌上童

闕七相 了諸空 聖服勞 杵臼傭

和心偈 拊爭鋒 夜南驚 懷是逢

帝稽首 睇下風 舟復新 葉歸叢

有道得 無心通 世有承 四衆依

燈相續 墳應麓 師異稟 自孩提

斥腴雋 蹈聖梯 慈固拒 不得施

起恭孝 終苴綬 銑落髮 瑩質疑

漢之東 得我師 扶盲瞶 柞荒菑

昔無有 今委蛇 遇露洽 發萌莢

淫鼃鳴 鍾未簾 魚目藏 明珠吐

歸二山 下檐聚 來萬里 足蘭蹠

訇春雷 披蟄戶 辯縛解 決去住

沃醍醐 剎甘露 百五十 宵蕃廡

窮車轍 誦句語 瞻骨目 軸繪素

遠胡越 近杖屨 捐麤相 悉開悟

山第鬱 泉吟幽 虎跡交 鼯猯啾

塔門闕 松栢樛 天南垂 海彪彪

囊破褐 笈單綢 來環繞 五體投

名彊身 祿飽喉 狙怨憎 甘鮑鱸

睨真乘 等贅疣 慶我生 辯薰蕕

斬誘掖 邈無由 琢堅石 攄我憂

治平二年乙巳歲二月五日

音釋

濺子賤切 水激濺也 搯章移切 龍力董切 侗他孔切 颺

芴勿草切 容貌切 發亡遇切 侃口旱切 黍丑知切

侗二音 涪水名 錚金聲切 睫旁毛切 股公上切

桤以制切 桤桤也 桤桤也 桤桤也 桤桤也

幹此水清也 灑灑也 灑灑也 灑灑也 灑灑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禪林寶訓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
予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年深
蠹損首尾不完後來或見于語錄傳記中積
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
堂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

九七

而不以古今爲詮次大槩使學者削勢利入
我趨道德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
誕荒翬詭異之跡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
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
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東吳沙

門淨善書

禪林寶訓卷第一

九七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已

津集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

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言學非辨問無由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九峯集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

吾國不覺置卷長嘆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伏其悖戾鬭諍不顧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特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可得乎

津集

明教曰凡人所爲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所以游宴中有鴆毒談笑中有戈矛堂輿中有虎豹隣巷中有戎狄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於禮法則其

九七

爲害也不亦甚乎 西湖廣記

明教曰大覺璉和尚住育王因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昔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亡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嘆

異即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觀修冥福以薦亡者予目覩其事且塵勞中人尚能踈財慕義如此爾爲佛弟子不識廉耻若是遂依叢林法擯之 西湖廣記

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不有成器者 九峯集
仁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綠綈尺一書召

圓通訥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

聖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廁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爲況其它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厭于心何日而足故東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圓通得之矣 行實

圓通訥和尚曰蹙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爲重者一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 廬山野錄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季不正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

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
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廣廈人人自廢
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
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野錄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

亂蓋預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而取諸豫也事預爲之則易卒爲之固難古
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
於斯九峯集

大覺璉和尚曰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

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
爲法惡者可以爲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
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九峯集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
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

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
始末設爲慈悲以化羣生亦所以趨於時也
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
春也及情竇自鑿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
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

九七

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
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
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
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
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

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由是而已矣然
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要當有聖賢
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
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大
道寥寥莫之返良可嘆也荅侍郎孫莘老書

大覺曰夫爲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帛如糞土則四衆尊而歸之矣與九仙謝和尚書

大覺曰前輩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如石

門聰棲賢舜二人者可爲戒矣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辨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爲忽慢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九峯集

雲居舜和尚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

槐都官私忿罹橫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至山陽楚州也阻雪旅邸一夕有客携二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昔在洞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共語疇昔客嗟嘆之久凌晨

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京城數矣道途間關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夫由是得達輦下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昔所存矣九峯集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等

事日有定課曾不少易雖炙燈掃地皆躬爲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

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真實別邪正

去妄情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執事乃用之實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不存其實徒銜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渝雖夷險可以一致

二事坦然庵集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夫玉貴潔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知節義爲天下之

大惟公標致可尚得不自強古人云逸翮獨

翔孤風絕侶宜其然矣

廣錄

浮山遠和尚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舂陸沈賤役未嘗憚勞予在葉縣備曾試之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

九七

六

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

岳侍者法語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

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矣

雲首座書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

九七

七

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治則中外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禍福斯應矣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不耕明而不

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
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
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二事與淨因臻和尚書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
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
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
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已逞能嗜慾苟利
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
成法席廁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群亂衆中外

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
劣如此爾烏得不擇焉惠力芳和尚書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
要盡情以奉上上下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
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疎上下之

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古德住持閒暇無
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
句載于傳記逮今稱之其故何哉一則欲使
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
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肅

遐邇皈依敬叢林之興由此致耳與青華嚴書

遠公謂道吾真曰學未至於道銜耀見聞馳
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污
丹腹祇增其臭耳西湖記聞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

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
理不明是非謬亂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
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真心
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
從化浮山實錄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爲人之所信者蓋爲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銜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

頭當以此而自勉

佛鑒與佛果書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床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却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九七

九

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林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

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猶耕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群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法度好惡偏情

多以己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法

二事坦然

集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縱其潛密亦見淵源夫觀探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岳讓見大鑒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

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草此其觀探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充選者哉

圓悟書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

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

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

與佛眼書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鑑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事無巨細

九七

+

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衆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

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

耿龍學與高菴書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爲猥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焉乎蓋祖之取捨必有

道矣 耿龍學跋法語

演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爲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昔矣 荅靈源書

演祖謂佛鑒曰住持之要臨衆貴在豐盈處

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用人深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衆心自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

者何啻萬倍哉 與佛鑒書見瞻侍者目錄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有教化而成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

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以悟爲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爲之耶纔有絲

毫顧慮萌于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

萬劫無有成就之時 坦然菴集

功輔自當塗 太平州也 絕江訪白雲端和尚于海

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

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瀉無異此

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

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

行狀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巖真點胸耽味禪觀以

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

實不明了一日金鑾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
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

白雲夜話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
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
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

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豈古之可爲今
之不可爲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
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
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

本功補書

白雲謂無爲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

九七

士

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
必稽其所蔽於是先括謹於言擇於行發言
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
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
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爲經行

則爲法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
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

白雲廣錄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
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
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

九七

十三

觀定慧所爲難知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
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爲本末之
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爲
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

實錄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

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
最爲法門大患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
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弊故極矣然每開
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
此

白雲實錄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年齒甚少時
晦堂在寶峰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
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公
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
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白雲終于舒

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

真哲人矣

湛堂記聞

晦堂和尚叅月公晦于寶峰公晦洞明楞
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
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

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慊焉英邵武
曰晦堂師兄道學爲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
勝爲強以未見未聞爲媿使叢林自廣而狹
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

靈源拾遺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心

者事固未決宜諮詢于老成之人尚疑矣更
扣問于識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其或主
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
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
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

非也

與草堂書

晦堂不赴瀉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
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
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爲之
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

爲聲色所動賢不肖雜糅不可別白正宜老
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
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
身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

出靈源拾遺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

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黃龍曰
感尚暴恐爲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
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
靈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
晦堂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特黃龍

爲然先聖亦曾戒之

大鴻秀雙嶺化感鐵
面三人也通巷壁部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子初入道自恃甚易
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
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
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師

九七

五

西來意章江集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聞
見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然
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
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

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
之章江集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
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草
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

者夫道豈二耶由得之淺深成有大小耶答
張無盡書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
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
爲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與祥和

尚書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
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
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與謝
崇溫書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峰悅利尚夏居荆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按頭瞋目責之曰爾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稽首謝之閱經如故

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黃龍南和尚曰予昔同文悅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感頰已而呵曰自家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夯無乃太勞乎

林間錄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先佛

言人情者爲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

益上則曰損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夫在

九七

十六

人上者能約已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已下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爲舟情爲水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興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

典黃藥勝書

黃龍謂荆公曰凡操心所爲之事嘗要面前路徑開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

章江集

黃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

荅荆公書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

長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明也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衆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

與翠岩真書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

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龍山廣錄

潘延之聞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譬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山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

林間錄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訕對惟斂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林間錄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

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

記聞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胡爲而獨變

乎嗟其未至者厭故悅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

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

通庵壁記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

九七

大

有志氣如古人予終恐不得見其道矣

壁記

寶峰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爲高深耶觀其志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

廣錄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耻干犯名分污漬宗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已慾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

七

九

劫之殃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

壁記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爲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徃往

苞苴骯髒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間一旦業盈福謝天人厭之玷污正宗爲師友累得不太息晦堂領之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英邵武謂真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閏乃成其功備其化況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辦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

行則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昔詰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爲常或謂用心太過詰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

勵志恐爲妄習所牽況夢幻不真安得爲久長計予昔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

靈源拾遺

真淨文和尚久參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尚順戲

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岩也着開真淨謝而退

順語錄

真淨舉廣道者住五峯與議廣疎拙無應世才逮廣住持精以治已寬以臨衆未幾百廢

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真淨聞之曰學者何易毀譽邪予每見叢林竊議曰那箇長老行道安衆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苦夫稱善知識爲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常住與衆甘苦固當爲之又何足道如士大

夫做官爲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賊不擾民且不受賊不擾民豈分外事耶

山堂小叢

真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真淨視之頗感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慙無德何以克當

李商老日涉記

真淨曰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闊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壁記

真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

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靜未嘗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確有見地履實踐真者委曲成禱之其慎重真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衆

九七

主

無不取法日涉記

真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觀素纁因問侍僧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真淨曰何用侍僧曰堪做袈裟真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送庫司估賣供衆其

不事服飾如此日涉記

真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弗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日涉記

真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嘆息至於

泣涕時湛堂爲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形質枯死殘蠹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真淨曰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亡矣叢林衰替用此可卜日涉記

湛堂準和尚初參真淨常炙燈帳中看讀真

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而況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爲盡之今弃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臼故不難矣湛堂即時屏去所習

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
豁然開悟疑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
有過者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
樂於衆者長樂於身者亡今稱住持者多以

好惡臨衆故衆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
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
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癩可
賢疣集

九七

十二

禪林寶訓卷第一

禪林寶訓卷第二

九八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矜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

九

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醇醪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至斯響洪鍾震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

與李商老書

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爲師者時中長懷

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無也

寶錄

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爲囂浮者固自難得昔真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衆

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瀉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子以是知得人不在衆多也

寶錄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訓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所病況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乖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救矣

荅魯直書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徇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爲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蝱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

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真如詰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巘真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詰曰諸大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頽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多囑也

日涉記

九八

二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不爲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

寶峯記聞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于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

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時死心在旁厲聲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得妄語靈源面熱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

日涉記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憊僅能

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速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

贊元集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衆周

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畧勿失於詳急則不可救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緩庶幾爲臨衆行事之法也

拾遺

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時昔

九八

三

慈明放意於荆楚間含恥忍垢見者忽之慈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予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後譽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也苟可強乎

筆帖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于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爲安此誠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果日間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爲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救之終莫能濟矣筆帖

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言世

諦事唯叮嚀忘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早損我終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可爲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霄

壤矣母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爲嫡

嗣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

錄者日

靈源曰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

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筆帖

靈源謂古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可不思或專已之喜怒而隘於含容

或私心靡費而從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

茲實恣肆之悠漸禍害之基源也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於

九八

四

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理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覲覲居福以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

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也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跡而畏其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筆帖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也目錄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嘆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古今才

智喪身讒謗羅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沈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章江集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

九八

五

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則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章江集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不稽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夫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百無一其間脩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而叢林棄之則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況自聖賢以

降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則品物不遺矣故曰巧梓順輪桶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驚驥無失性物既如此人亦宜然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矣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爲心未嘗私其心以衆人耳目爲耳目未嘗私其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夫用衆人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好惡故好者不邪惡者不謬又安用私託腹心而甘服其諂媚哉既用衆人耳目爲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聰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固招其蔽惑耶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之士務求已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故衆人

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遐遠者宜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過與衆違欲溺於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遠者亦宜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衆同欲謂之賢招與衆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

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迥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爲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爲二風所觸則喜

九八

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唯智者善能轉爲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尚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設齋其即預辭范

公是日侵早發船逮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迴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爲攝化之方與夫竊法位苟利養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

與德和尚書

九八

七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爲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蹈不越閭衣惟布素聲名利養

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頑吏能曉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行一如吏言予退思舊稱蘇秀好風俗今觀老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況其識者耶瑯

瑯琊曰若吏所言誠爲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別錄

靈源曰鍾山元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勉其應世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成弟恐乏才具耳荆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在元公得之矣贊流集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既守行之爲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己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益他爲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爲流俗阿師是宜祇畏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尋常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

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謙光導物不啻饑渴嘗曰我無法寧克勤諸子真法門中罪人矣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寡言尤爲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之所忽聖

人之所謹况爲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應詎可爲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利養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當退思脩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

在茲記聞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圓悟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在乎誠存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

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是知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信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而自既不能盡於已欲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自既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盖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也明矣

與虞察院書

九八

九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過爲賢不以無過爲美故人之行事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

以聞義能徙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

與文主簿

圓悟曰先師言做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

贅疣集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勤於接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辨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辨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

其已則賢不肖不可辨惟賢達之士不惡言

過不悅順已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

理矣

廣錄

圓悟曰住持以衆智爲智衆心爲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

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既盛禍災已成雖

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

與佛智書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爲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衆然一有矜已逞能之心則僥倖之

九八

十

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

雙林石刻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始終故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古云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嘆有始而無終也故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昔晦堂老叅曰黃蘗勝和尚亦
奇衲子但晚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雲
門庵集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稽往
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法予多識前言往
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今人不足法先
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時變師翁曰變故易
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爲也蟾和尚日錄
佛鑑懃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元禮
問孰可繼住持佛鑒舉曷首座公欽得一見

佛鑑曰曷爲人剛正於世邈然無所嗜好請
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耶公固邀之曷曰此
所謂呈身長老也竟逃于司空山公顧謂佛
鑒曰知子莫若父即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
而應命蟾侍者日錄

九八

士

佛鑒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爲榮
達理之人不爲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效力
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爲日錄
佛鑒謂曷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
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慾則貪愛

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
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高好培克則
嗟怨之聲作總而窮之不離一心心若不生
萬法自泯平生所得真趣於斯汝宜勉旃規
正來學南華石刻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鞋袋百綴千補猶
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
矣詎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襪
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先師曰
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

爲終却之日錄

佛鑑曰先師聞真淨遷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嘆曰斯人難得見道根柢不帶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

日錄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城府顧義有可爲者踴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翛然危坐終日嘗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

日錄

佛鑑曰爲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爲福轉物爲道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飭已之不能而欺人以爲智強

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爲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高者人下之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闕焉

與秀菴芝書

九八

五

矣佛鑑曰凡爲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清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猥褻之事於已不去遂被小人窺覷雖有道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

山堂小參

佛鑑曰佛眼弟子唯高庵勁挺不近人情爲

人無嗜好作事無僞援清嚴恭謹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

與耿龍學書

佛眼遠和尚曰蒞衆之容必肅於閑暇之日

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

九八

上三

事舉措施爲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于前雖百善不可得而掩於後矣

與真牧書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非應真秉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

全其道德矣

與耿龍學書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昔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

則未覩其奧當求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觀文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

龍問記

佛眼謂高庵曰百丈清規大槩標正檢邪軌物齊衆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人之情茲亦助入道之階墀也規矩之立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

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近代叢林有力役規矩者有死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斯皆背道失理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聖救末法之弊禁放逸之情塞嗜慾之端絕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

東湖集

九八

十四

佛眼謂高庵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者明於責人昧於恕己者不少異也

真牧集

高菴悟和尚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參謂貪欲瞋恚過如冤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

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年少心知其爲善知識也遂求掛搭

雲居實錄

高庵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爲利是計予恐

堂堂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間矣

貞牧集

高庵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狹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除所以不到

古人地位耳與耿龍學書

高庵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嘆息久之曰比丘之法所貴清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輩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

真牧集

高庵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爲家區別得宜付

九八

十五

授當器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教化之源爲人範模安可容易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衲子服從法度凌遲而欲禁叢林暴慢昔育土謀遣首座仰山偉貶侍僧載於典文足爲令範今則各徇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於夙

興多缺參會禮法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或緣利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烏乎望法門之興宗教之盛詎可得耶

龍昌集

高庵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即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而不已者其號令嚴整如此且菴逸事

高庵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嘆息如出諸已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煮不嘗不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曰衣不單乎或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熱乎不幸不救不問彼之有無常住盡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庵叱之曰昔百丈爲老病者立常住爾不病不

死也四方識者高其爲人及退雲居過天台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而別蓋其德感人如此

山堂小參

高庵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卧龍庵爲燕休之所高庵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

外予以從心之年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幾

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屬皆予逸老之地何必有諸已然後可樂耶未幾即曳杖過天台後終于華頂峯

真牧集

高庵曰衲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以崇

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將以重其言優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蓋人皆含靈惟勤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淤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

辨之道亦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是季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與李都運書

九八

十六

高庵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道德則學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者恥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凌暴之弊住持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攻闕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

諭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盛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威儀柔嘉雍雍肅肅發言舉令瞬目揚眉皆可以爲後世之範模者宜其然矣與死書高庵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不如意事因思法眼叅地藏明教見神禹時

便不見有煩惱也記聞

高庵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法在衆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正色直辭以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學無過人者但平生爲事無愧於心耳

高庵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爲急務和乃脩身豈可苟縱愛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師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於江

左可以安衆行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已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爲不少佛鑒聞之曰高庵去就衲子所不及記聞高庵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藏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墮心起

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貴賤心無高下俾得福者一切均溥後所稱常住者本爲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法世中亦復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

者爲之所得利養聚爲招提以安廣衆遂輒逐日行乞之規也今聞數刹住持不識因果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削弱法門苟不住院老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爲誰置當推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昔佛在

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徧巡僧房看視老病一一致問一一辨置仍勸請諸比丘迺相恭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調御師統理大衆之楷模也今之當代恣用常住資給口體結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衆僧之物掩爲已

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古德云老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一老者老而不納益之壽考之無補反不如夭死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

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

淮上之太平予時東遊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往持則尚何憂

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靈源以之石門集

歸雲本和尚辨佞篇曰本朝富鄭公弼問道
於投子顯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
台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

九

九

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晚年
知向之如此而顯必有大過人者自謂於顯
有所警發士夫中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
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已如楊大年侍郎李
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并慈明諸大老

激揚酣唱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
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
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叅
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
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電掃脫略世俗

拘忌觀者歛衽辟易罔窺涯涘然士君子相
求於空閑寂寞之濱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
而已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
顯凡以住持薦名爲長者往往書刺以稱
門僧奉前人爲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

識者憫笑而恬不知恥嗚呼吾沙門釋子一
瓶一鉢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子女玉帛
之戀而欲折腰擁篲酸寒跼蹐自取辱賤之
如此邪稱恩府者出一已之私無所依據一
妄庸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

奉之真卑小之耳削弱風教莫甚於佞人實
姦邪欺僞之漸雖端人正士巧爲其所入則
陷身於不義失德於無救可不哀歟破法比
丘魔氣所鍾誑誕自若詐現知識身相指禪
林大老爲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爲之宗屬申

不請之敬啓壞法之端白衣登床膜拜其下
曲違聖制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嗚
呼天誅鬼錄萬死奚贖非佞者歟嵩禪師原
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預制書則
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鸞輿及門而牀坐不迎

虎谿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
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其
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
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
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與吾人之
脩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
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淳熙丁酉余謝事顯
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
僞古風凋落吾言不足爲之重輕聊書以自
警云叢林盛事

圓極岑和尚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
風行無所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叢林典
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救之者返以爲王蠻子
也今觀疎山本禪師辨佞詞遠而意廣深切
著明極能箴其病第妄庸輩智識暗短醉心

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爲毒藥也盛事東山
空和尚荅余才茂借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
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
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
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
出入支籍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住不
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
才茂既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今書中
就覓數脚夫不知此脚出於常住耶空上座
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

住一涉私則爲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
乎公既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
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
則常住盡盜爲已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
給俗家或用接陪已知殊不念其爲十方常
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者多
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
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衲願公勿置我於此
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
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

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語錄

浙翁琰和尚云此書真閩老子殿前一本赦
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
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於
人塚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

鴆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露著則通身
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
薑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刮衆人
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
人情又其甚則剗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

遷大利只恐他日鐵面閩老子與計算哉
漫錄

崖枯

九八

五二

禪林寶訓卷第二

禪林寶訓卷第三

東具沙門

淨善

重集

九九

雪堂行和尚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處來僧云福州來雪堂云公路見好長老麼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雖不曾拜識好

九九

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爲好僧云入寺路徑開闢廊廡脩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爲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也直以斯言達于郡守吳公傳朋曰遮僧

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顏事而閣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年邁乞請本住持庶幾

爲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即日遷薦福

東湖集范

延齡事出皇朝類苑

雪堂曰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壁之羨離於

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隄白壁也而貪慾瞋恚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

與王十朋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曷鐵面住太平有言曷

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爲煨燼曷

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人意耳

東湖集

雪堂謂晦菴光和尚曰子弱冠之年見獨居

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

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其語在家修身出

家學道以至率身臨衆如衡石之定重輕規

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

廣錄見獨居士者即

雪堂父也

雪堂曰高菴臨衆必曰衆中須知有識者予

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爲山道舉措看他上

流莫謾隨於庸鄙平生衆不沉於下愚者皆出此語稠人廣衆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予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

廣錄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予在衆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為美利靈源嘗曰凡人平居

內照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迪後昆不可不常自檢責也

廣錄

應菴華和尚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姪為人不悅利近名

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儻然衲子中難得予因重之

且菴逸事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為小人志勝氣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有人剛狠

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強使為不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

廣錄

雪堂曰高菴住雲居普雲圓為首座一材僧為書記白楊順為藏主通烏頭為知客賢真牧為維那華姪為副寺用姪為監寺皆是有

九

三

德業者用姪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姪因戲之曰異時做長老須是鼻孔端正始得豈可以此為得耶用姪不對用姪處已雖儉與人甚豐接納四來畧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管常住勿令踈

失用娃曰在某失為小過在和尚尊賢待士
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為大德高菴笑而已
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逸事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叅
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假學者贊

祐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師而成法社必
有賢智之衲子是為虎嘯風列龍驤雲起昔
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
岳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所以
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然若鴻毛之遇風沛

乎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叢
林功勲增佛祖光耀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予
曰我無德業不能浩歸湖海衲子終愧老東
山也言畢潸然予嘗思之今為人師法者與
古人相去倍萬矣與竹菴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
意擾之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
可為枉可以住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
巖萬壑之間日飽芻粟以遂餘生復何惓惓
乎不旬浹間有黃龍之命乃乘輿歸江西首

座記
聞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為
土木偶人相似為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
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
以大為二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

九九

四

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
思可以為忠厚之人也聞記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
貫首座隱景星巖三十載影不出山龍學耿

公為郡特以瑞巖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
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
事換我一生林下閒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
嘆曰今日隱山之流也萬菴曰彼有老宿能
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

心隨情動念狼心狐意謠行誑人附勢阿容

徇名苟利乖真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

不為也予曰貫亦僧中間氣也

逸事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處躬節儉雅
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鑲鏡者雪堂曰

溪流清泚毛髮可鑑蓄此何為終却之

實行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
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為介潔
嘗曰古人學道於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
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

伎倆終不柰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
作匹似間耳

實行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
崖而退方侍者曰夫為善知識行佛祖之道
號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慘怛

之憂垂撫循之恩用中和之教柰何如仇讎

見則詬罵豈善知識用心乎死心拽拄杖趨

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諂奉勢位苟媚權豪

賤賣佛法欺罔聾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

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耻改過懷慕不忘異

日做好人耳

聰首座
記聞

死心新和尚曰秀圓通常言自不能正而欲

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

者謂之悖禮夫為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

垂範後乎

與靈
源書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有忿懣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愛惡喜怒直須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為得矣廣錄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為入道捷徑多見學者

心憤憤口排排孰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下節儉萬中無一恰似庶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孺子知其必不能為也廣錄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

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真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污瀆法門也寶錄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

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行恐見欺于鄉黨況為叢林主代佛祖宣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子孰相從焉黃龍實錄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

古人非不能兼之蓋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閭閻負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弃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於空山大澤之中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卮而灌焦釜

則終莫能濟矣因與韓子蒼書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日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一本見林間錄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

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有德納子鄉者極言去其主角今罹橫逆是其素分子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於人故如此

西山記聞

死心謂草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於

九九

七

天性若強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爲小人侮慢然邪正善惡亦得於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易下可從而化之

實錄

草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於熒熒壞山之水漏於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

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夫愛溺之水瞋恚之火曷常異乎古之人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情性相亂愛惡交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

人殆乎危矣不可救也

與韓子著書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夫人情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住持所以廢也其或

主者自恃聰明之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之途漸隘任衆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却行而求前終不可及

與山堂書

草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太陽平侍者道學爲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識者非之遂致終身坎坷逮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爲一方主人尤宜祗畏

與一書記書

草堂謂如和尚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衆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踈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已之所怒而踈之苟見識庸常衆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已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

九九

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已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此二者實佳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不來慕乎

疎山
石刻

草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已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峯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淺深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駿駒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盼之間則

何往而不達哉 廣錄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諂佞迎合之譏不可得而惑矣蓋衆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

也 疎山
實錄

草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得不慎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強辯不能移矣

清泉
記聞

山堂震和尚初却曹山之命即守移文勉之

九九

山堂辭之曰若使飯梁齧肥作貪名之衲子

不若草衣木食爲隱山之野人

清泉才菴
主記聞

山堂曰蛇虎非鴟鵂之雛鴟鵂爲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鸚鵡之馭鸚鵡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菴

王值出生飯州云鷄子見人爲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爲我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爲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

矣與周居士書

山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事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

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已厚罪或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

與張尚書書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古今之人不節不

謹殆至危亡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惟賢達之士改之勿吝是稱爲美也與趙超然書

山堂同韓尚書于蒼萬菴顏首座賢真牧避難于雲門菴韓公因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饑凍連

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爲質有死而已何所懼乎公領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

處斷矣真牧集

山堂退百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記

山堂謂野庵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

於已爲是以他爲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
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

幻庵集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
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峰僅四五載十日
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

九九

十

躬自煎煮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
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湛堂嘗曰
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
妙喜輒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官求塔銘
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

日涉記

妙喜杲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
開讀或刊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棄置
其雅尚如此故其亡也無十金之聚唯唐宋
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誦唱得錢八
十餘千助茶毗禮

可菴集

妙喜曰佛性住大瀉行者與地客相歐

切於口

九九

十一

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摧
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
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弑
知事者

可菴集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
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爲彼供狀
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
仍返使叫喚不肖供責超然怒行者擅權二
人皆決竹篦而已蓋超然不知陰爲行者所

謀嗚呼小人狡猾如此

可菴集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
被其所轉昔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
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
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竊觀二大士播大名

于海山非常流可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謠言惑亂聰明遂爲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流爲高上之士也

智林集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思免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羨莫善

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爲戒也夫叢林之廣四海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

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率意狂爲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諮詢者猶宜取法於先賢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

與寶和尚書

妙喜曰諸方舉長老須舉守道而恬退者舉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亦主法者救今日之弊也且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耻自能諂奉執位結托于權貴之門又何須舉

與竹菴書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爲公論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舉一不諦當者衆人必憾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

九九

十一

可菴集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脩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荆楚買毛袴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

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

與山堂書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

九九

十三

中則晷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往則朝念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隳之以逸慾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救方頓足扼

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矣也

蘇林書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于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譏淳素爲鄙朴

獎鬻浮爲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逮語于聖人之道膏若面牆此殆不可救也

與韓子蒼書

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

居則巖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草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勑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夫四海之衆聚于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終其大

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爲私計專利於人比汲汲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于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孰道德孰仁義孰公於衆孰利於身嗚呼可不懼乎

石刻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爲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恥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可卷集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真如詰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議者謂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已情容始自南源終于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

世而後已如真如者初自束包行脚逮于應世領徒爲法忘軀不啻如饑渴者造次顛沛不遽色無疾言夏不排窓冬不附火一室翛然疑塵滿按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豈克有成器者故當時執拗如孚

鐵脚倔強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嗟乎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可卷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遮漢又

顛邪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爲當記聞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撙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

九九

十五

不勝數矣何足爲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道衲子爲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儲十年之糧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顧萬庵曰一箇箇都似你萬菴休去已上見

可菴集

萬庵顏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叅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尚前

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萬庵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如

夫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衆寮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沈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爲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昔慈明瑯琊谷泉大愚結伴叅汾陽適當

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徃今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關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衆寂然翌日相繼而去

廬山智林集

萬庵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

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爲法門

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

智林集

音首座謂萬庵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讎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

德而叢林安矣

與妙喜書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其忘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已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疎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

九九

十六

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侔臨濟德山可逮智林集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災為懼乃曰天豈弃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

非聖人外寧必內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嘗謹其始為之自防是故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為終身之福蓋禍患謗辱雖堯舜不可逃況其他乎與妙喜書

萬庵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

至三百五百一人為主多人為伴據法王位

九九

七

拈槌豎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為之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嗚呼去

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為害生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晚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為心如冰凌上行劒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

吾無辭焉

智林集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大眾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鈞話一人突出眾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

死事大對衆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萬庵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
叙謝屈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衆
請陞于座庶聞法要多見近時相尚舉古人
公案令對衆批判喚作驗他切莫萌此心先

聖爲法忘情同建法化互相誦唱令法久住
肯容心生滅興此惡念耶禮以謙爲主宜深
思之

萬庵曰比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
日令侍者取覆長老今日特爲某官陞座此
一節猶宜三思然古來方冊中雖載皆是士
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因叅次畧提外
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既是家裏人說家裏
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公輔楊次公訪
白雲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

是特地妄爲取笑識者

九九

十八

萬庵曰古人入室先令掛牌各人爲生死事
大踴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老病盡令
來納降款有麝自然香安用公界驅之因此
妄生節目賓主不安主法者當思之

萬庵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
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
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
識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
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師法既衆
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爲五方圓任器水
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閑垂一言出
一令網羅學者叢林鬬沸非苟然也由是互
相誦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
無味如煮木札焚炊鐵釘飯與後輩咬嚼目

爲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爲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爲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嗚呼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

九九

九

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法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萬庵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迴愛人佞已順之則美逆之則踈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

者多矣已上並見智林集

萬庵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爲證贊貪瞋癡殺盜婬爲梵行嗚呼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真法門萬

世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脩專以博學強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

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着辨明持誠存信不爲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鴆毒之糞蛇飲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矣識者自然遠之矣與草堂書

萬庵曰草堂弟子惟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日知事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易有智恩上座爲母修冥福透下金二錢兩日不尋聖僧才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掛拾遺牌一衆方知蓋主法者

清淨所以上行下效也

清泉集

萬菴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萬庵聞之曰朝饔膏粱暮厭麤糲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遥詎可朝夕事貪饕

耶真牧集

萬庵天性仁厚處窮廉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強記窮詰道理不爲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覩衲子嘗曰終歲參學不若一日聽師

談論爲得也

記聞

萬庵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恥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豸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即是不出

魔界而入佛界也

九九

干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携一筇穿雙屨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減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爲樂吾何咎焉援毫書偈而

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獐似

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蓬銅

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愧

集月窟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畫餅安可充饑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舡

九九

三二

盛塗丹腹使偶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

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

月窟集

辯公曰所謂長者代佛揚化要在索已臨衆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爲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

能必吾何苟乎

月窟集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衲子務要整齊惟水庵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奈何麤直如此水庵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若

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

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強遂休去

月窟集

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

足者銜轡之禦也小人之強橫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

之力也嗚呼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

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

與鄭居士法語

禪林寶訓卷第三

禪林寶訓卷第四

九十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佛智謂水庵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

九十

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為住持四事豐美非為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善為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為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

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寶錄水庵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

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今之人謂求道迂闊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至莫肯為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綱紀日墜以

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鑑哉

雙林寶錄

水庵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參謂至道逕挺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飾偏邪矯飾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速見佛智先

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

與月

書堂

水庵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為已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

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為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矣法語

水庵謂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瑯琊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嘆曰古人為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一旦辭歸汾陽嘆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

西湖

聞記

水庵曰古德住持率已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嘆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

九十

二

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參有異比丘謂汾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二年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

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

西湖

記聞及僧傳

投子清和尚畫水庵像求贊曰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

九十

三

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真道人也草木騰煥傳予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見畫像

水庵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

相紫巖居士贊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紫巖居士可謂知言矣比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

與梅山潤書

水庵曰動人以言惟要深切言不深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孰不感慟爾昨來

召對宸庭誠爲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爲心不可矜己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爲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子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囑

見投子書

水庵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宵次岸谷徇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穫之色住持入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爲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

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衆告終行實

月堂昌和尚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惰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

居丈室衆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衆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以前輩傳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之遺風未泯故也比見叢林衰替學者貴通才賤

守節尚浮華薄真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則偷安一時及玩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惴惴馬畏其下在下者睽睽馬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戮成者

九十

為賢敗者為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彼既為之此則倣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之後則襲之嗚呼非彥聖之師乘願力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與舜和尚書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

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甚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淤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

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為人逮審其道德則淫污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也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為也北山記聞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真淨宵

九十

五

夜懇禱以至然頂煉臂仰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死固吾分也爾叅禪不達理若是真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尚識者謂真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器北山記聞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為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其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一本見黃龍石刻

月堂曰建炎已酉上巳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即毅然處于丈室竟為賊所害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畏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

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佛鑒之嗣也

一本見廬山岳府惠太師記聞

心聞賁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

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為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為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為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為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擊而

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劄脫其廩纖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語錄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

衲子有智行聞于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耶但能勤而參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其化矣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荆楚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

九十

六

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揮佛祖叔世之光明叢林孰不望風而靡矧前輩皆負瓌偉之材英傑之氣尚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恥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況降茲者歟嗚呼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

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

九十

七

所病況其他乎

與竹庵書

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

圓悟又出已意離之爲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鑒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

日馳月鶩浸漬成弊即碎其板闢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矣

與張子韶書

拙庵佛照光和尚初參雪堂於薦福有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光上座頭顱方正廣顙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爲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待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于天下

記聞

拙庵謂虞尹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爲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

廣錄

拙庵曰璇野菴常言黃龍南禪師寬厚忠信

恭而慈愛量度凝速博學洽聞常同雲峰悅
遊湖湘避雨樹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
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
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
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真叢

林主也

幻菴集

拙庵曰率身臨衆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
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
矣

畫監
寺書

拙庵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

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可其意者一日齋時鳴
鍵見行者別器置食于佛鑑前高庵出堂勵
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遮般去就何以範模
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之乃水齏菜
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庵有愧詣方

九十

大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惠懃病乃
爾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
衆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
門幸勿以此芥蒂逮佛鑑遷智海高庵過龍
門後爲佛眼之嗣

拙庵曰大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剗去知
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
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即對無
問即不可又須是箇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
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

九十

與興化
普安書

拙庵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
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爲心急已所欲惡
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徒快一時之意
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之則住持之道安得
不危乎

與洪
老書

拙庵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爲先可親不可踈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滯飲食不滯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于將鏖鉞難與爭鋒但震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

幻菴記聞

拙庵曰野庵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謂予言爲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毗贊猶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

幻庵集

拙庵曰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昭燭幽微應變不窮矣

與觀老書

拙庵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

游而事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無過失者乃爾

幻庵集

侍郎尤公曰祖師以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葦取蔽風雨食則麤糲取充饑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磊磊落落驚天動地後世不然高堂廣廈美衣豐食顧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動其心趙起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

九十

十

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喜此書豈特爲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滄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腑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法

見靈隱石刻

侍郎尤公謂拙庵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

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佚豫爲不可奢態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侈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昨者遭遇

主上留宿觀堂實爲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利濟乎

然侍者記聞

密庵傑和尚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

惡在乎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飲水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飯粱鬻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爲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

九十

十一

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

習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

與施司諫書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儒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尚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

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爲勢利少枉即是不出

塵勞而作佛事也

與笑庵書

密庵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返不得不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

處位多擅私心妬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

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叢林廢有

一于斯必不能安靜

見岳和尚書

密庵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莫辨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

矣慧侍者
記聞

密庵曰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衆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與普
慈書

密庵謂水庵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

聽聲言妄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詖者好逞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尚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爲不群以沮議爲出衆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

之是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爲林下人也與水庵書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爲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見簡堂書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徧清規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近年以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而正

諸故曰舉一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事墮殆乎綱紀不振叢林不興惟古人體本以正未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其所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

九十

十二

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

與尤侍
郎書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駑駘相雜逮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駑驥分矣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中

竟何辨別要在高明之士以公論舉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同矣

與或庵書

或庵體和尚初叅此庵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

九十

十三

此庵喝之或庵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探花郎自此匿跡天台丞相錢公象先慕其爲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庵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去

乾道初瞻堂住國清因見或庵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瞻堂驚喜曰不謂此庵有此兒即過索之遂得於江心

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

天台野錄

或庵乾道初翩然訪瞻堂于虎丘姑蘇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庵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庵也

虎丘記聞

或庵入院後施主請小叅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岳諸祖若稽古爲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爲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

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緇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

語錄異此

或庵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丘瞻堂曰遮箇山蠻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

那一隊野狐精或庵聞之以偈答曰山蠻杜
拗得能憎領衆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茗筵
柄柏盲禪治野狐僧瞎堂笑而已記聞
或庵謂侍郎曾公逮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
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

一也明此可學道矣見曾公書

或庵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
住持人棄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
何以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
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叢林之失所故曰叢

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

叢林廢矣見簡堂書

或庵曰夫爲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
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
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

九十

古

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也與圓極書
或庵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
也先示微恙即手書并硯一隻別郡守侍郎
曾公逮至中夜化去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
屨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

用老夫無筆判虛空行狀

瞎堂遠和尚謂或庵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
誠不可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
汲深鴟鵂夜撮蚤察秋毫晝出瞋目之不見
丘山蓋分定也昔靜南堂傳東山之道頽悟

九十

五

幽奧深切著明逮應世住持所至不振圓悟
先師歸蜀同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率略凡
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公
爲同叅道友無一言啓迪之何也先師曰應
世臨衆要在法令爲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

能與不能以其素分豈可教也範頷之

虎丘記

瞎堂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已正物其心既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

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

蓋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根本壯實枝葉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善學道者先治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人固先正已心正已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

之有也

與顏侍郎書

簡堂機和尚住鄱陽筦山僅二十載羹藜飯黍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堂惻然速詢之一家寒疾僅亡兩口貧無紼具特就市貲棺葬之鄉人感嘆不已侍郎李

公椿年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筦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明遠宣撫諸路達于九江郡守林公叔達虛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即忻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

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着通身冷汗流縑素驚異法席因茲大振傾

庵集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今人則不然專已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已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已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三者乃古

今學者之大分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棟楠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枋老大而伐之可以爲樑棟得非取功速而其利大乎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

九

十

大而不狹其志遠奧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亡丘壑以其遺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爲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邇志求合早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安有餘澤溥及于後世哉

與李侍郎二書

簡堂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給事吳公希佚老于休休堂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疎賴有善知識時能過吾廬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既爲巖上去我亦爲膏車便欲展我

九

十

鉢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居此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不如二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孱顏有巖號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衆山更得師爲主二妙未易言三我家湖山上觸目

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見石泉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我年七十五木末掛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久長尚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近駭蒼黃五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

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羨師來又去愧我復何言尚期無久位歸送我殘年六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七扶疎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荆

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
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八我與師來往歲
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宴坐
巖上我方爲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
九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萬藤疑

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益稀有願傳上
乘人永光臨濟後十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
海大機久已亡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
全兩無悔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十一古
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

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履買帖坐禪牀
佛法將何恃十二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
我雖不爲高心麤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患
不爲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隣家子十三師本
窮和尚我亦窮秀才忍窮俱已徹老肖不歸

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爾師
豈有心哉

景星
石刻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泯智於千巖
萬壑之間澗飲木食若絕意於功名而一旦
奉紫泥之詔輶光匿跡於負春賤役之下初

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
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
其志狹惟師度量疑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
於筦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
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能

九十

大

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

高侍者
記聞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
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信既偏則聽
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
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

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皆苟
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
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
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採
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與吳給
事書

九十

九

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註誤蔽
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為
美住鄱陽筓山日適值隆冬雨雪連作饘粥
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衲被蒙頭燒榻
杌不知身在窹寥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急於

榮名赴廬山圓通請日拄杖草屨而已見者
色莊意解九江郡守林公叔達目之曰此佛
法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真得前
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為之涕下
侍郎張公孝祥致書謂楓橋演長老曰從上

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
替乃至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說如鄉來楓橋
紛紛皆是物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
時元不著力有緣即住緣盡便行若禪貶之
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為佳

耳

寒山寺
石刻

慈受深和尚謂徑山訥和尚曰二三十年來
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
知其數分煙散眾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
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語也欽

歎欽歎此段因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
豈多得也更冀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涸而
復漲覺樹凋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

帖筆

靈芝照和尚曰讒與謗同邪異邪曰讒必假
謗而成蓋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

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爲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爲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

讐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辯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疎矣此所以誠人遠讒也嗚呼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爲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

讒口噎鬱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怒受讒者之不察爲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群小至其前復讒於他人則又聽之以爲然是可謂聰明乎蓋善爲讒者巧便鬬構迎合蒙蔽使其曹然如爲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孔子曰

九十

子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言其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毋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馬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子以愚拙疎懶不喜諂附妄悅於人遂多爲人所讒謗子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

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爲耳馬能浼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由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孰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後明邪後世而後明邪終古不明邪文中

九十

三十一

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當事斯語矣芝圖集懶菴樞和尚曰學道人當以悟爲期求真善知識決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即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其盡之所以如人長在家愁什麼家中事不辦爲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

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行門令渠趣向為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眼光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螃蟹也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往往聞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未嘗不以此切切介意猶恐有所未至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閑失却半年糧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字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達磨大師航海而來不立文字者蓋明無相之旨非達磨自出新意別立門戶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為宗者非其教以教為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訾說說不能自己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愚即狂甚可歎息也

心地法門

九十

五

禪林寶訓卷第四

首楞嚴經義海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首楞嚴經義海總序

州一

大佛頂首楞嚴經是諸佛之法印群生之心
 宗得此印者成正覺於十方迷此心者淪生
 死於塵劫是以釋迦如來獨佩此最上乘之
 法印而出現於世全提直指曲折開遮五十
 年間普印群生心地末後再垂洪範重起真
 慈故以阿難示遭魔燒而啓發宣明遂有首
 楞嚴王無見頂法之稱審問心見揀辯圓通
 宣勝義中真勝義性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現
 寶剎於毫端無量爲一轉法輪於塵裏全彰
 頓悟併銷權乘發真歸元入如來藏以至天
 魔外道咸悟心宗無量法門一印印定所謂
 是名無上寶印者不虛語也已而般刺蜜諦
 持此印逾海越漠彌伽釋迦用此印譯梵成
 華相國房公秉筆授而潤其文主法璿師立

科條而疏其義自唐至宋閱五百年凡箋註解釋者故不可勝數皆此印之力也今有閩僧咸輝上人念佛祖之囑累慨法道之陵夷力於禪學之餘綜集多書圓成大部且以楞嚴義海爲題求檀鏤板確志流通實有助於

王化而補於宗教以開悟後來若非乘曩願力安能及此華嚴主山之神所得法門名出現無邊大義海者誠有在於是焉比因姑蘇定慧長老顯公持以此經遠來相示余三復其文究其深旨隨喜贊揚乃援筆樂與叙其

大略書以授之偉乎義海冲深法流瀾漫事理俱備性相混融惟心法之大旨盡於茲矣後世讀是經者能穎脫名相旋復根塵儵然游戲寶明空海而直下取證楞嚴圓照三昧豈非悟自本心而得此法印者歟昔皇宋乾

道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太中大夫叅知政事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曾懷謹序

義疏序

大佛頂密因了義首楞嚴經者乃竺乾之洪範法苑之寶典也昔能仁以出震五天獨尊三界假金輪而啓物現玉毫而應世觀四生之受苦也惠濟庶物愍群機之未悟也力垂善誘于是俯仰至理述宣微言闢大慈之門廓真如之海以爲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起一切衆生不出因緣而有乃知生死輪轉貪欲爲本修證常樂禪慧爲宗則斯經也可以辨識諸魔破滅七趣謂止及觀修圓教妙明之心發真歸元證上乘至極之說懿其般刺譯其義房相筆其文今江吳釋璿師學識兼

高辯才無礙以是經典爲時教於一代分妙理於十門功濟大千道傳不二瞪目合手以明妄毀相泯心以會宗信受則爲世津梁開悟則入佛知見乃顯經以作疏因疏以明理故可以開前疑而決後滯披迷雲而覩慧日

然後知色空無異同歸實際生佛靡殊不離方寸隨志在外護慙無內學因獲覽閱輒述序引歸依法寶幸精究於真詮讚揚佛乘願普沾於聖果者已大宋天聖八年青龍庚午孟冬二十一日辛丑中散大夫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權判吏部流內銓上護軍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

惟淨上王中丞書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

紫惟淨謹上書于中丞閣下近蒙新製首楞嚴經疏序特賜寵示者鴻儒大士嘉讚寶乘淺學緇流叨窺法句身心適悅種智增明頂奉依歸不任慶幸竊以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者菩薩行門諸佛心印開有爲即塵沙妙用歸無相即法界真源不有不空絕名相於言筌之外現因示果分階位於神化之中境不礙心惑不礙智七大之性大無所待八還之法還無所從所以了真如心息虛妄本起方便慧宣秘密言萬法以之圓融諸佛以之自在入不二之二諦悟不空之三空偉矣真宗不可思議聿有高士著述疏章煥浹秘詮簡談佛旨恭惟中丞入佛知見解法因緣學佛修行祛拂有空之病宣法性相融明起滅之端爲護法城

作不請友高製序引恢闡教乘永代作程長
冥示炬惟淨風承道顧忝翫奇文佩戴恩私
不任抃躍不宣惟淨頓首

標指序

長老月公向者遊黃龍時予爲西安令而走
檄他郡不及見也近移掌郡庾乃因其嗣延
慶居晉者來而寄予以書詢之云月公居道
濟庵日與其徒論楞嚴要義而叅學應乾者
記而集之因囑予爲之序焉予以爲真無自
性全物而彰物無自體全真而現故妙性無

爲者其光明受用歷然素備非言迹之所測
而昧者迷方以徇物則偏滯染縛之不窮雖
復以學解馳求而去真愈背矣夫學解於聲
論起於本聞聞明循聲則能所茲建而國土
由之以生故此經開示密路使學者知根歸

元以消垢念則六門真用本爾圓成如木人
息機則諸幻皆滅而月所在者則於表亦亡
故茲論集以標指爲日斯盡之矣若聞義者
超然證悟與群聖交光其所密非從外得乃
可知月公未嘗言也熙寧六年二月十五日
將仕郎祕書省著作郎洪州監苗米倉兼發
遣綱運范旬序

集解序

夫經者傳道之器復性之路雖妙有之韞固
息於名言而解脫之說弗離於文字因心以
會道見月而遺指此聖者所以有作明者所
以能述微言之緒嚙嚙不絕焉大佛頂密因
了義首楞嚴經者迦文轉物之機慶喜開權
之教實第一之義諦不二之法門也原夫真
心常住本體無生三界緣興始由於妄念一

精體變遂汨於前塵色相外冥心目隨轉涅槃迷而生死作菩提昧而煩惱興流爲衆生溺於濁劫如來哀其然也爲說斯經近取諸身誘致於性陰攀緣之妄七處而推其心破封執之迷八還以研其蹟以至飛光左右寶手開合顯真性不動之妙展觀智無涯之照洞諸相之幻妄識自心之廣大則是經也以三摩爲根力以六入爲藏性真如常徧妙用在前無法而弗圓無入而非道所謂證金剛三昧超妙嚴之一門者不其然乎當是時佛尚住世人未去聖室羅筏之會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羅漢妙堪遺囑故佛與之說法其言簡其旨明直破咎根不存枝葉而阿難訓詰猶多悲淚繫辭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乃知大權起教不爲佛世衆生正憂五濁

末世耳去聖既遠遺文但存外說實繁上根蓋寡非妙解之士廣爲詮釋則入神精義大懼淪晦先是唐神龍初梵僧般刺蜜諦三藏於廣州制止道場譯此經適會宰相房融領南銓於此爲之潤文筆高語奇音旨清暢冥契佛志綽同神會乃知大經因緣豈偶然哉宋長水大士子璿解行高妙名稱普聞特稟圓機振發大教爲之注解王丞相冠其篇福唐沙門可度亦復勝流嘗箋了義夏英公序其旨吳興大士仁岳辯才無礙多聞第一道力全於正定智性了於真空棲神斯文入佛正解多歷年所廣集言論有若孤山智圓攜李洪敏資中弘沈真際崇節興福惟慤並邃乎此經雅於言道咸即法句注其章旨岳公懼諸家之文不表於後即正經之說傳致其

下仍以他著各以義解獨於已說標爲私謂
總成十卷題之曰首楞嚴經集解莫不文義
璀璨華梵宣明亦猶室中千燈多光互入堂
下六樂正聲相通鼓吹大經藻火圓教噫佛
滅後僅二千年經初至于唐又四百年而教
始興於宋神僧大士精文密旨續佛慧命爲
世導師津梁未來藥石病者法施功德豈有
涯哉後之濟彼岸入法界者當以此經爲舟
楫爲門戶云時嘉祐己亥七月十一日翰林
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左司郎中
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兼判尚書禮部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上騎都尉安定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胡宿撰
首楞嚴經義海緣起序

若夫半滿偏圓之教皆先大覺聖人被衆生

機器所宜權實開遮耳會其至要問難致詰
對辨酬酢終始研窮究竟發明乎勝淨明心
者其惟大佛頂首楞嚴經歟此經乃三世如
來無見之頂法亦是十方諸佛一門超出妙
莊嚴路欲脫生死超證聖位最初方便唯此
門爲捷徑矣予初學楞嚴即依泐潭月禪師
標指要義也就而書之且以弊文題其後及
得長水法師璿公義疏遂宗師之仍寄鄙辭
託之卷末則知月亦師長水也其標指之作
是本乎義疏雖名題不同而其語意實不可
得而異也但廣略爲小差耳或者疑璿之文
不行假月而後行或謂月雖善標終借璿之
所說更相矛盾互爲是非以予攷諸年歲先
後月旣得之非不行也標疏相資學者遵之
非不說也明矣矧乎宗師立意必有所據豈

取次而爲之耶然大率長水識量遠大自製義疏以集名之蓋是於中援引佛祖經論證其深義以故不肯捨前人之善此則善之至矣泐潭宗眼明白見徹法源不務名相直爾擷掇樞要精義發明佛意則意亦大焉二者皆前輩禪講中珪璋小子何敢輒議其優劣耶今盡取乎義疏標指并科合經而集之至於標指文句與義疏大同處即色目焉不重錄也庶幾資此二說以輔翼性宗大教使流通於無窮不唯斷兩宗學者之疑抑亦俾長水之壁缺而復全泐潭之絃斷而復續文雖重疊不妨義亦反顯譬如精金百鍊而愈見精明燕採吳興淨覺法師岳公所集諸家之解用以叅之貴得義天星象燦然教海波瀾浩爾其間或各以智證遞遞銓衡者亦是相

與抑揚聖教洗蕩物情若執文生解則反墮疑網昧於權宜而失乎指歸之意要須以理契會同融通之可也且夫一經而具多釋非摩尼吐耀衆珍自至乎政所謂百川同會于海者其在斯焉故統名之曰楞嚴義海亦欲後來學楞嚴者便於觀覽易爲和會豈不至簡哉何言其繁也科行線路疏標解等並依元所安處隨經文下入之於中唯疏或本一段而標分三四疏本三四而標通之者此要知也其他臨卷自悉起盡之詳茲不備言之耳噫楞嚴祕典密因了義情識不到心緣莫及況語言文字而能造之耶然善學楞嚴者不住心相不著文言而自然得乎無見頂法不傳之妙云爾時鉅宋乾道改元乙酉歲福唐稟釋迦遺教比丘咸輝謹序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一 經一

中天竺沙門般刺蜜諦譯經

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

唐菩提戒弟子前譯大天國書門下平章高僧清海房融筆授

唐羅浮沙門懷迪證譯

宋江吳長水沙門子璿集義疏注經并科

宋泐潭沙門曉月標指要義

宋吳興沙門仁岳集解

宋福唐沙門咸輝排經入注

稽首我大師 十方調御尊 佛頂首楞嚴

大覺如來藏 圓明諸聖眾 上首龍尊王

常闢大慈門 救攝眾生者 願垂加護我

顯說妙難思 普共諸含靈 速證真如海

將釋此經十門分別一教起因緣二藏乘分

攝三教義分齊四所被機宜五能詮體性六

所詮宗趣七教迹前後八傳譯時年九通釋
名題十別解文義初中二一總二別總者請
訓因訓請顯理度生一代教興皆由此矣若
原佛本意唯為一大事因緣欲令眾生開示
悟入佛之知見雖三車通許唯賜白牛但為
一乘無三及二也別者有十故說此經一為
克示真三昧故謂阿難遭難蓋無真定故請
諸佛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
便及佛告許云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
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
至於再請責已將謂惠我偈讚希有等乃至
如來諷歎名金剛王如幻三昧勅說圓通文
殊揀顯指三世佛同此一門道場加行成就
聖位立此經名破滅七趣辨識諸魔皆為此
也二為廣破諸妄執故謂阿難執妄迷真匿

王執常爲斷七處徵詰三疑拒諍佛再語云
若汝執恪分別覺觀爲汝心等故約心見二
門隨執廣破此之執相不離人法也三爲開
顯妙明心故謂阿難初請三昧佛先審問發
心既陳愛見之源全迷真實之體遂云衆生
無始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此真妙
明即是菩提涅槃元清淨體故阿難自責不
知寂常如來許可發妙明性先就心見二門
乍徵乍顯後約三科七大分明顯會今於法
法咸見性常俱徧俱融含攝無礙衆皆領悟
自知心徧十方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體元
明心徧含裹十虛身土虛空了無所得唯一
本妙常住不滅洎滿慈疑於有相慶喜再責
因緣佛隨開示今得知見矣四爲決斷衆疑
網故謂佛顯示真見阿難隨見疑生或縮斷

離身因緣自爾和合非合執相疑性諸大徧
圓滅妄生妄成真不真修無常因獲常住果
疑網既衆佛隨斷之矣五爲辨析修行門故
謂佛廣示藏體慶喜深解現前舉喻天王賜
與華屋雖知所賜將入無門已悉多聞不逮
修習故請問云從何攝伏疇昔攀緣入佛知
見佛舉二義決定以爲發覺初心謂止及觀
斯爲要也初今以湛旋妄成不生滅次令審
詳煩惱知根降伏一根既返餘根自旋諸妄
銷亡不真何待六爲分別邪正行故謂阿難
已悟修行後代罔知邪正雖期正道多陷邪
宗水灌漏卮若爲取滿慶喜請云衆生去佛
漸遠邪師說法至多欲令心入佛乘遠魔無
退佛舉四種明誨諸聖同途戒根不虧定慧
可據如其不切清禁禪慧洪深鬼屬魔民斯

難追免祈進却步誠可悲夫七為顯咒功能
 勝故謂慶喜難在登伽如來遣咒往救承力
 雖至密言闕聞況能潛護根門防閑宿習齋
 戒不稟而自備果證不遠而可得消難獲利
 自行化他因人果人靡不由此而辨其事也
 八為證入有階降故謂理絕修證事存階漸
 偏一則病空有圓通則融真俗故不損寂滅
 而建立諸位阿難知機為請如來就行開示
 始從漸次終乎極果於無生忍中立五十七
 位不斷而斷惑障必亡非證而證神用斯備
 豈同魔外都無位次耶文云是種種地皆以
 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喻奢摩他中用諸如
 來毗婆舍那清淨修證漸次深入耳九為廣
 示諸魔境故修禪觀人靡不有初而鮮克有
 終者蓋不諳其魔境妄生取著不了唯心遂

派諸道佛慈無緣不問自說觀中破陰每陰
 十種五十境界分析和源末代修禪免為所
 惑十為究盡妄想源故謂五陰諸經皆說未
 聞五妄想成今明破一陰時出一妄想破則
 從麤至細起則自細現麤其之根源唯一識
 陰識陰無體但是圓常文云湛入合湛歸識
 邊際既知五陰咸是妄想五陰攝法何所不
 該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
 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也由斯十意而說
 此經二藏乘分攝者謂三藏之中修多羅攝
 二藏之中菩薩藏攝若此攝彼則兼該二三
 持戒證果有小乘故微難辨析最明顯故諸
 乘之中一乘所攝若此攝彼亦該諸乘十二
 分中契經方廣二分所攝攝彼如前三教義
 分齊者依賢首大師二義分別一約教詮法

通局顯分齊謂以義分教教類有五一小乘

州一

十二

教但說我空縱少說法空亦不明顯但依六識三毒建立染淨根本未盡法源故多諍論二大乘始教亦名分教但說諸法皆空未盡大乘法理故名爲始但說一切法相有不成佛故名爲分三大乘終教亦名實教說如來藏隨緣成阿梨耶識緣起無性一切皆如定性二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故名爲終以稱實理故名爲實四大乘頓教總不說法相唯辨真性亦無八識差別之相呵教勸離毀相泯心但一念不生即名爲佛不依地位漸次故說爲頓五一乘圓教所說唯是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帝網重重主伴無盡也若於五中顯此經所詮正唯終教兼於頓圓若將此經與五教

通局攝者五唯後三攝此此總攝彼諸教二

約法生起本末顯分齊依起信論明諸染法

本末五重論中初唯一心爲本源二依一心

開二門一心真如門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二

心生滅門謂依如來藏與生滅合名阿梨耶

識三依此識明二義一覺義謂心體離念等

州一

十三

二不覺義謂不如實知真如法一不覺心動

等四依後義生三細一依不覺故心動名業

相二依動故能見名轉相三依見故境界妄

現名現相五依最後生六麤一智相依境分別也即

法執二相續相依智起念不斷三執取相起

著故即我執俱生四計名字相我執分別五起業相業

也六業繫苦相報若以諸宗就此五重顯分

齊者謂人天唯齊業報小乘齊後四麤法相

極於三細終頓圓通詮本末方窮初一心源

初一心源即此經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經標此心爲宗本故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故二根本中說爲無始菩提涅槃元明體故第一約見約心或破或會至於備歷三科七大咸言妙真如性等即心真如門經喻瞪目合手瞥見燈光性明圓故因明發性識精元明性一切心等即生滅門第二滿慈致疑佛舉本覺明妙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等即本覺不覺也了然自知發真歸元覺迷迷滅等即始覺也第三三相四輪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等即三細第四引起塵勞煩惱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業果衆生二種相續等即後六麤第五由是此經具詮本末學者備覽足見幽深四所被機宜者依圓覺疏略有二種初料揀後普收初謂

樂著名相以文爲解者繫滯行位高推聖境者情尚於空觸言賓無者自恃天真輕厭進習者固執先聞擔麻棄金者如上皆非其器反上即皆是器後普收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得聞之無不獲益謂宿種深者悟入淺者信解都無種者亦皆熏成圓頓種性如華嚴經食金剛喻若約五性正被菩薩性及不定性兼爲餘性作遠因緣三聚之中爲正定聚令增妙行爲不定聚令修信心爲邪定人作遠因緣也五能詮體性者略作四門一隨相門復二一聲名句文體體用假實二相資故二通攝所詮體若不詮義文非教故二唯識門前二不離識所變故然有本質影像之異三歸性門此識無體唯真如故四無礙門心境理事交徹相攝以一心法有二門故六所

詮宗趣者即有通別初謂統論佛教因緣為宗以佛聖教自淺至深說一切法不出因緣二字若佛滅後賢聖弟子相承傳習通大小乘宗途有五如起信疏別明此經者又有總別總以心境空

徧計如地鬼經云如虛空花本無所有又經云妄為色空

及與寂依他如影像等經云當藏性圓滿

聞見寂處出生隨處滅盡等

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等凡聖平等為宗

下云迷悟死生了不可得又聖凡

忘情由悟宗故下云即汝心等佛由情忘故

菩提即同觀行速成文云方便為趣又以前

趣為宗令惑業消滅三緣斷故不生永絕輪迴

妙發三摩提者則妙常起大神用自然觀見

安樂獲身心快然自在中現大等為趣別

有五對一教義二事理三境行四行寂五寂

用皆初宗後趣此五亦是從前起後漸漸相

由也若以要言之不出解行修證初解如來藏為宗行首楞嚴為趣謂佛許示真修却約心見徵解故次修此真定為宗證彼藏體為趣故下請云雖獲大宅要因門入等七教迹前後者佛說此經非謂一時頓說說必前後集者約類總為一部謂佛初說匿王在座叙外致疑破彼斷見後至阿難疑問七趣舉瑠璃王誅釋種姓善星比丘妄說法空二俱生身陷入地獄瑠璃豈非匿王之子王死為嗣方誅瞿曇豈有事之未形而預致問耶故知此經非一時說若以文義往定即法華後涅槃前也經文明指耶輸受記持地證經以義往推序歎聲聞非約小行應身無量度脫衆生法華已前無此歎故聲聞入實法華已前亦無顯露今經有故各說圓通諸小乘者皆

叙本時或述今遇盡證圓妙法華前無應知
在後然又不唱入滅之期定涅槃前二經同
部此經居中俱醍醐味無所疑也八傳譯時
年下云大唐神龍元年乙巳歲五月二十三
日中天竺沙門般刺密諦於廣州制止道場
譯先是三藏將梵本汎海達廣州制止寺遇
宰相房融知南銓聞有此經遂請對譯房融
筆授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翻經纔竟
三藏被本國來取奉王嚴制先不許出三藏
潛來邊境被責爲解此難遂即去迴房融入
州二
奏又遇中宗初嗣未暇宣布目錄闕書時禪
學者因內道場得本傳寫好而秘之遂流北
地大通在內親遇秦經又寫隨身歸荊州度
門寺有魏北館陶沙門慧振搜訪靈迹常募
此經於度門寺遂遇此本初得科判又據開

元中沙門智昇撰釋教目錄二十卷其第九
云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大唐沙門懷迪於
廣州譯迪循州人住羅浮山南樓寺久習經
論備諸五梵因遊廣府遂遇梵僧未詳其名
對文共譯勒成十卷經之題目紙數文句與
今融本並不差異迪筆受經旨緝綴文理等
今詳二經譯人雖別譯本是同或恐迪因證
義各據流行故今目錄書寫有異不爾豈無
一處差別譯主名字何得未詳耶二本既同
今解融本九通釋名題者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
楞嚴經經有五名題目三號者謂該教行人
之三字是總即一經法體總含教理行果教
行明指理果義含明指者文云有三摩提名
大佛頂此指行也又云雖蒙如來佛頂神咒
又云亦說此咒名如來頂此指教也教有顯
密顯了宣示令悟修無妄即前後諸文秘密
受持令障盡功著即是咒辭義含者寂照含

空故名爲大性覺妙明等故名爲佛此顯理
也我以不滅不生合如來藏周徧法界等故
至極無上之義也若以此三字全約理說
體周徧無不義也若以此三字全約理說
諸妄想曰佛有二義一自性顯照不離
大極無上無過諸佛所師之法大及佛爲
至之義不離初八字約果人心爲大佛頂
下別顯勝能初八字約果人心爲大佛頂
利他以別顯即十方如來依此法門修證
果顯了宣說究竟利他諸菩薩下八字約
因人修習具足自他諸行以別顯菩薩行
自利他廣多無量此之真定成具足故釋
殊歎云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等次廣
者大者當體得名常徧爲義當體者不同
相宗揀小名大體大外有無邊絕諸分強
爲至大今以藏性無窮三世徧一則橫該
爲大徧去無始未來無終無有則法先之
鑒者過去無始未來無終無有則法先之
此先於諸法故名大也涅槃云所言大者
之爲常徧者十方窮之無有涯畔涅槃又
所言之大者其性廣博今經徧廣有其文
具三義如下可見佛頂者究竟覺也覺有
具足無量性功德起信云所言覺義者謂
心離念離相者平等法界無所不徧法
界一體念離相者平等法界無所不徧法
本覺始覺義是依本覺故而有體用合體
故而有始覺義是依本覺故而有體用合

始本不二名究竟覺者即前藏性顯
現時也無上最極名之爲頂此約果位以
佛法所說教行是故行現事即今佛放光
如佛本覺教行是故行現事即今佛放光
指一佛即該諸佛二教行是故行現事即
同故密因者有佛二教行是故行現事即
是佛密因者有佛二教行是故行現事即
言而受之思惟與佛一教行是故行現事
真定具空假中即是一滅障成德也行者
思議具足萬行三世諸佛同此法門此成
地前地上緣真二種俱修爲初地妙覺分
滿二果同名爲證了義者說教化他詮表
行也如觀音圓通了義者說教化他詮表
理無有覆相寂義性今汝會中定性聲聞
一乘寂滅場義性今汝會中定性聲聞
萬義行者三世人各修其行自利他多
量義今舉大數故名萬也此之三昧具斯
義故下文云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
具足萬行等首楞嚴者梵語也涅槃云首
者名一得此三昧觀法如幻於法自在能
回微細無明能獲二種殊勝之幻金剛佛
無礙自在故能獲二種殊勝之幻金剛佛
妙蓮華等此三昧以無分別智寂用爲體
一切法皆同智性窮盡法界更無遺餘名
淨都盡一法不立又染法究竟盡淨用究
淨都盡一法不立又染法究竟盡淨用究

顯如下文云我以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
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一為無量等
又云塵垢能破無明故名堅固經者觀法如
不為物壞是攝一依此言說顯性相今物生
常是實為攝一依此言說顯性相今物生
解故稱理為法一切諸佛皆同此說故名生
能令義理無有散失名之為實以此化生令
不願墮穢之為攝若約所詮如來藏體說名
則故者亦具四義謂此心性諸佛所藏可觀
上聖下凡情與非情無不同此故說為實具
諸功德徧含染淨故稱攝心性既爾一切
法亦然故下文云五陰六入生滅去來本一
如來藏故一切法任運有四義悉名為經一
名中印度那爛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
別行此別目也印度月名小國如星中月彼
有五印此當中也即一境之都名此境之中
有多國別最尊大者號摩竭提此云大體以
總攝故或云不害義翻也那爛陀此云施
無厭即龍名也西域記云菴沒羅國有池施
中有龍名施無厭寺近彼池故以標號大道
場者沙門體心修造之地也佛滅後六帝
緝興遐跡維宇園林普合都建一門主客萬
僧住持增峻印度名寺莫先於毗盧為主大
灌頂部者彼有五部此當其一毗盧為主大
既標部處尋檢可憑無謂近翻疑非正說大
唐神龍元年龍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

日辛丑長安三年則天罷政中宗嗣位是歲
星歲行一次也神龍元年龍集者龍星亦曰歲
舍之次朔也月死復無生也中天竺沙
門般刺密諦於廣州制止道場譯天竺亦云
身毒印度等沙門云勤息取生善滅惡之稱
般刺密諦此云到彼岸譯者以有才智通四
方語名曰象胥之學四方各菩薩戒弟子前
有其名今取北方掌語者也十九
正諫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
授雖為宰官而受大業成者經云欲受國王
父兄之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也資於師長以
也舉賢達能大扶進人故曰大夫中書門下
二省之名和平章明國政之事曰平章事筆
授或云筆受謂以此方文體筆其所授烏長
梵本緝綴潤色今順物情不失正理也烏長
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國名未詳彌伽釋迦
華故云譯語其中證義應有標立應乾集錄
別錄餘如翻譯時年中說標立應乾集錄
師云文字性空無難文字說解脫法必也捨
文而見法非見法也謂此娑婆界聲論得
宣明眾生迷本開循聲故流轉此經故假阿
難示遣魔燒渴在愛坑雖多聞未全道力
故殷勤啓請十方如來究竟修證最後垂範
亦是十方如來究竟修證最後垂範今標指

要義道濟和尚就無依長水濤師科此節仍更刪
繁補闕後之學無銷本義題有總一經即二
十軸先釋題目後所詮之義經之一字能詮
十文其有十九名今只具三號正宗經中七
科第五本出聖教名珠經云文殊師利法王
在大衆中即從座起而白佛言當何名是經
佛答五名見第八卷不復錄耳大佛頂三字
悉具足故教行明指理果義舍明指者文顯
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
方如來一門超妙莊嚴此指行也又云
雖蒙佛頂神咒顯密即十中咒名如來密
指教也教有顯密即十中咒名如來密
即四含九句此指當人法身謂大佛頂三字
寂照含虛曰大此指當人法身謂大佛頂三字
得大也性覺妙明曰佛即指當人法身謂大佛頂三字
極無上曰頂指當人法身謂大佛頂三字
楞嚴三昧勇健定力更足此三德不離當人
不橫不並別亦具體相用三大德不離當人
依此大佛頂之體從入因妙用三世界人
心源於無修而修無證而證自利他隨機
設教直指人心決了大義更無不利之談諸
菩薩下八字謂三世因從生死地面妄
歸真修五十七位差別智門從因入果如
經中阿難請問如是修證佛三摩提未
槃云何名為乾慧之地四心何名漸次
得修何名難所名大佛頂妙性圓明離
覺菩薩故阿難所名大佛頂妙性圓明離

諸名相本無妄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
生滅名妄妄滅名真立三漸次令行入從因入果
歸真舉喻如淨器中除去毒蜜以諸香水及
雜灰湯洗滌其器後貯甘露一者除其不潔
不食五辛二根者剷其不正性殺盜邪妄不起
者違其現業根解脫謂塵既不緣根無所
偶返流全一六用不修入乾慧地此信十未
內舍寶月從是漸修以心起十信十住十
與如來法流水接即以此心起十信十住十
行十回向位皆從三種漸次以金剛觀妙覺
也五十七位皆從三種漸次以金剛觀妙覺
幻淨修證深漸奢摩他中用諸如來毗舍那
清淨也亦名勇健三昧亦名金剛王寶覺如
嚴定也亦名勇健三昧亦名金剛王寶覺如
也下文云是名妙健三昧亦名金剛王寶覺如
摩提彈指超無學又文殊歎云此是微塵佛
一路涅槃指是故三世人因皆以微塵佛
頂之義體建法幢堅宗旨也此上十九字是
詮之義經建法幢堅宗旨也此上十九字是
義理須假此文多羅華夏翻爲後代也若
據西竺梵語修多羅者華夏翻爲後代也若
恒覽此翻爲契緣者經者能貫華夏翻爲後
理契生機此華夏云經者能貫華夏翻爲後
纖布帛不散亂也又經者能貫華夏翻爲後
法攝貫四義常則道軌百王法乃教也具常
生資教攝義出樊籠理籍文貫長離散滅百
王不難千攝義出樊籠理籍文貫長離散滅百
名相而解此心約不當人如來藏真有變異
四義謂此心約不當人如來藏真有變異
三十

初正信序

初說經時

引義圖

法無不是如三覺滿二覺理圓稱
之為滿佛地論中具十義謂具
一切智一切種智煩惱障及所
知障覺了一切諸法性相能自開
覺亦能開覺一切有情如睡夢覺
如蓮華開故稱爲佛。標即法報
機應現也。在室羅伐城祇桓精舍
即處成就也。處有二種一所以化
即處成就也。處有二種一所以化

羅伐悉底此云豐德或云開物或
云好道此乃城名非是國號以其
城道多財物好欲境饒多聞豐解
脫者城昔有老仙於此修道後有少
仙從其受學厥號聞者老仙後國
少仙於此建城而住故以名焉國
都號爲憍薩羅但以就勝易彰故
舉城號祇桓者具云祇陀名林主
多制多此云戰勝即太子名林主
是彼故云勝林桓即也謂精舍者
即沙門精行所舍處也。謂精舍者
園置舍太子捨樹造門二人共建
以延僧佛標同。解孤山曰在者
住也。以佛內住首楞嚴能建大義
故迹住精舍以利群生室羅伐或
云舍衛戰勝時父王與外國戰
勝因立焚號。疏△二引衆同聞
者同聞之衆匪唯三乘亦該諸趣
下具天龍八部王臣菩薩發起序

初聲聞序

初聲聞序

初聲聞序

中今文但有二
類蓋譯之巧也
與大比丘衆
大比丘等證非虛謬也。與阿難及
具三義謂大勝敬故云大徧知
天王大人之所恭敬故云大徧知
內外經書勝比丘名舍三義乞士
怖外道破惡謂出家者上於諸佛求

法以內資令慧命增長於下於檀越
離邪正命乞食以外資令色身無
損故云乞士又出家者最初於出
家心或苦提心或至成道皆今魔
怖失人衆故名爲怖魔又破斷
身口七支九十八使業煩惱故稱
爲破惡四人已上乃至無量能
作說慈獨磨法故名爲衆矣。千
二百五十人俱
次更三迦葉兄弟三
度舍利弗目連各兼徒一百次
耶舍長者等五十人經舉大數故
減五人此衆先並事外勤苦累劫
一無所證纔遇見佛便得上果感
佛恩深常隨佛化爲常隨衆也
標此皆應化聲
聞故稱大也
皆是無漏大阿羅漢
疏總指也漏
有三種皆斷

盡故阿羅漢名舍三義故翻為應
應已永害煩惱故應不受分段
生故應受大天妙供養故此皆無
疑故名為大已下別歎。標漏有
三稱謂無明漏欲漏有漏。解孤
山曰無漏者內冥中道不漏。落二
邊也。阿羅漢含三義應供殺賊無
生也。準涅槃四依品第四依即十
地菩薩名。佛子住持善超諸有從
阿羅漢

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堪紹
佛種故云佛子安住覺性三德秘
藏任持萬善功德不失故云住持
諸有者二十五有皆得二十五種
三昧不為界繫故云善超此歎自
利已下歎利他。解此眾已
經法華開權發迹故云能於國土
成就威儀。國土有威不見故云能
成就威儀。國土有威不見故云能
則行住坐卧皆成軌範可為標準
故云成就威儀也。此從佛轉輪妙
現諸威儀也。此從佛轉輪妙堪遺
儀止可觀也。此從佛轉輪妙堪遺
囑智堪遺付也。此從佛轉輪妙堪遺
輪自既摧破障業煩惱轉教今他
破或於一權破中作無量說一退
機一如來知見妙好堪任護持法
入如來知見妙好堪任護持法

令燈相然明不絕。獨法今傳
舊生令燈相然明不絕。獨法今傳
言轉化群品。孤山曰。此諸尊見
佛始卒。以佛所說法。皆悉隨從。
今經及以涅槃妙法。遺屬下文。佛
告阿難。汝今未須先取寂滅。縱得
無學。留願入彼末法之中。救度眾
生。涅槃中。佛語。文殊。今以此法付
囑於汝。乃至迦葉。阿難。未來復當

付囑如是。正嚴淨毗尼弘範三界
法。即其事也。嚴淨毗尼。弘範三界
斷。則重輕開遮。持犯非律。律法也
大也。範法也。則世間真法。中綱紀
達大能範。則世間真法。中綱紀
也。解毗尼。則出生死。故應身無量
大法。樂之。則出生死。故應身無量
度脫眾生。嚴淨毗尼。弘範三界
隨十界。機宜何身。相現而說法。今
故度苦。解脫業惑。得自在。故法華
所謂。內秘外現。從法身。地隨緣。華
應如。一月不降。百水不升。惡善相
力法。爾如是。若非發迹。之後無援
如是。歎爾如是。若非發迹。之後無援
濟未來。越諸塵累。結悲化無盡也。
得樂。佛滅度後。故曰。未來煩惱與
業染。汙繫縛。裔之塵累。皆令清淨

後列東古

自在無礙故稱越也。解孤山曰
垂應益物實通三世今從部意正
爲未

其名曰大智舍利弗

驚子其人母眼黑白分明轉動流
利從彼所生連母爲號亦云身子
是佛一云我佛法中智過人故云大
智增一云我佛法中智過人故云大
識入國通也五百弟子各稱行業
第一蓋徧證示現未具徧知覺母
辯聖子有辯如春鷲才生其子無
不似或驚不鳴也。解諸經列名
德則先身今從德陳如或尚聲
李曰此翻身子以英母好身形故
以子連也摩訶目犍連
而呼也摩訶目犍連
羅此云大采菽氏又云胡豆即尊
者母姓上古仙人所嗜因以命族
左面弟子神通無過下經云我遊
十方得無礙神通發明推爲無
上也。解神通第一從意識入圓通
也。解上古有仙好食胡豆尊者
是彼苗摩訶拘絺羅
奇故勝姊姊懷身何況出胎不勝
論勝姊姊懷身何況出胎不勝
智人寄辦母口何況出胎不勝

後緣覺眾

大舉十八經人笑之曰累世難通
一生非與聞而立誓學不中止無
暇剪爪號長爪梵志慢往佛所奪
甥爲佛弟子起大憍慢往佛所奪
佛令立論因即義墮負婢低頭得
法銀淨成阿羅漢獲四辯才難
能答南方天王常隨侍彼也。標
與難陀孫陀羅觀鼻識入圓通也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
名此富樓那父

是滿江橋天求得正信江滿又願
獲滿夢滿器實入於母懷從此有
孕由此多義得有此稱彌多羅尼
母名此翻爲慈母云知識其母慈
行仍誦韋陀知母品云故尼女聲也
是彼所生連父知母品云故尼女聲也
於我曠劫說法人中無礙宣說苦空
云我曠劫說法人中無礙宣說苦空
深達實相河沙如來無礙宣說苦空
於衆中微妙開示如來無礙宣說苦空
標曰那男也尼女也增一云我解
山因說法舌誠入圓通也。解孤
名滿我母名慈諸梵須菩提
行人謂我爲滿慈子須菩提
生或云善吉善現等生時家中庫
藏器血皆空故相者謂言兒必善
吉此善吉相現於器故從是得名
於大衆中解空第一無礙初在母
說空法所修行業以空爲本如下
經云我曠劫來心得無礙初在母

後發起序
分四

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
亦令衆生證得空性蒙如來發性
覺真。標從意根入圓通也。優波尼
漢。觀色性入等而爲上首。疏此
少義。翻塵性是觀塵性空而得道故
微塵即是色。色近少分隣近虛空是
色邊際。故云。色性以從不淨白。骨微
經云。我悟故云。色性以從不淨白。骨微
塵歸於虛空。色二無成。無學道
如來。印我名。尼沙陀。更有餘人經
不具載。故云。等也。即三迦葉。華此
皆頭角爲衆知。識網。領。佛。法。各。有
等諸大羅漢。此六爲首。

復有無量辟支無學并其初心同
來佛所。疏。具云。辟支。十二。因。緣。而。覺。悟
故。此。是。部。行。非。阿。麟。喻。然。不。預。歎
德。列。名。者。以。歡。喧。樂。靜。不。爲。衆。所
知。識。故。主。伴。咸。集。故。云。并。其。初。心
遇。佛。迴。向。必。證。大。果。故。云。并。其。初。心
學。二。乘。及。諸。一。切。新。發。心。菩。薩。等
皆。獲。本。心。速。塵。離。垢。得。法。眼。淨。通
序。竟。本。心。速。塵。離。垢。得。法。眼。淨。通
無。師。自。然。智。常。居。巖。穴。春。觀。百。花
秀。無。餘。看。黃。葉。落。無。師。禪。自。解。端。坐
證。無。餘。看。黃。葉。落。無。師。禪。自。解。端。坐

夏制圖成
衆亦恭贊

無佛世三千界中獨一無量。出如麟
一角也。孤山曰。今云。無量。辟支者
將非他方無佛之土。大權引資而
來。此會乎。故下文云。十方大阿羅
漢。辟支。佛等。俱。願。樂。聞。此。其。證。也
私謂。經家。既云。并。其。初。心。正。似。師
徒。共。集。實。部。行。也。縱。是。獨。覺。如。圓
師。說。來。亦。無。妨。況。部。行。亦。出。無。佛
世。然。則。大。權。引。資。或。佛。知。此。衆。當
獲。大。益。威。神。攝。至。不。亦。可。乎。

疏。二。別。序。者。諸。經。不。同。發。起。各。別
或。放。光。微。笑。乞。食。入。禪。自。習。位。號
勸。人。令。問。等。今。經。由。夏。滿。衆。集。王
臣。請。齋。慶。喜。外。歸。無。供。循。乞。因。遣
淫。室。邪。術。所。加。自。無。定。慧。不。能。降
伏。由。是。外。假。秘。密。攝。護。令。歸。意。顯
生。死。輪。迴。莫。過。淫。愛。超。聖。位。豈
逾。定。慧。定。慧。內。具。祕。密。外。資。塵。颺
順。風。有。何
艱。險。文。四

屬諸比丘。休夏自恣。屬。值。過。會。也
在此。日。故。云。休。夏。也。自。述。所。紀。恣
任。僧。舉。當。悔。清。淨。故。云。自。恣。制。限
恣。法。如。律。所。明。解。孤。山。曰。自。恣
律。開。三。日。七。月。十。四。十。五。十。六。也

十方菩薩。咨決心疑。欽奉慈嚴。將
求密義。疏。具。云。菩。提。薩。埵。此。云。覺
有情。此。有。三。釋。一。菩。提。所

一師寶應
教演真乘

求果薩埵所度生二菩提所求果
薩埵能求人三菩提覺悟薩埵
清慮識總約悲智能所真妄以立
名也此等安居非止一處故云十
方眼內修持莫盡通達從師指授
夏滿方遂故云皆決心疑恭敬遵
承故曰欽奉恩念威重故曰慈嚴
將求密義者意請宣說如來密因
修證了義之法門也○解孤山曰
大論云菩提名佛道薩埵名成衆
生用諸佛道成就衆生故又菩提
是自行薩埵是化他左傳云訪問
於善爲之德欲請榜嚴之秘說故
曰將來之德欲請榜嚴之秘說故
密義

即時如來敷座宴安疏非禪不慧
後軌也即敷尼師壇靜然安坐如
金剛法華皆先入定後方始說常
法爾也。標因戒生定因定發慧
聖人隨宜蓋不出此三無漏法也
爲諸會中宣示深奧今宣深奧義
其所問皆與說示如法華先說無
量義經以爲一乘之本今此會中
亦復如是必有經目隱而不宣也
標即直指覺心也。解未談密
義先說餘經不散其衆乃演斯典
亦猶法華以前說無量義淨名以

三王臣請供
主伴分註

前說普集經但今法筵清衆得未
所指未來此耳
曾有疏教主既非生滅心行說實
爲領受稱實說聽之衆亦無一法可
清衆斯爲究竟無上法會得未曾
有迦陵仙音徧十方界佛聲和雅
聽之無厭如迦陵頻伽在於卵殼
鳴勝餘鳥故堪喻佛聲此鳥非常
故云仙也徧十方界者顯其圓義
如來梵音於諸相中最高勝故如
別處說。標佛以一音演說法衆
生隨類各得解。解迦陵頻伽此
翻妙恒沙菩薩來聚道場文殊師
利而爲上首疏正云曼殊室利此
大將神咒揀圓通與奪衆心無私
不伏智德之尊故爲上首前文十
方菩薩咨決心疑今此復云恒沙
來聚者或因結上首重指前文或
因前說法聲徧十方後始來集二
義無在。標文殊是根本智始末
皆歸文殊也。解文殊以分
證法身般若解脫三德故也
時波斯匿王爲其父王諱日營齋
請佛宮掖自迎如來廣設珍羞無

山溪善無書
八城補九二

初歸國
無詩

後入國補次三

上妙味兼復親延諸大菩薩疏具
羅新那特多此云勝君先王崩日
忌諱之辰故云諱日即自恣後之
一日諱忘也以忌舉吉事諱避其
名宮掖內庭也后妃居所在天子
左右如肘腋耳王之宮禁策掖者
所居故稱解祭義云忌日必哀
稱諱如見親齊者齋也不過中食
以齋身口而內表中道焉方言云
羞熱也謂熟食也周
禮膳夫掌王者之羞
 城中復有長
 者居士同時飯僧佇佛來應佛勅
 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應諸齋
主十德具足三品居財故云長者
居士又守道自怡寡欲德故
曰居士佛為化主王請須臨臣為
輔佐餘聖可赴。標長者為輔相
也十德具足三品居財名長者十
德者一姓貴二位高二大富四威
德五智深六年耆七行淨八禮備
九上歎十下歸。解天竺以積斗
鉅億為長者今
道居正為居士
 唯有阿難先受別請遠遊未還不
 遑僧次疏阿難此云歡喜佛初出
家淨飯憂惱聞子成道正

切要海行九二

初正行平等
以循九

後初初無過
以除謬

大忻然復有鮮飯奏云生兒舉國
大喜因在斯號又彼端正或喜
默行住坐卧進止動轉見者咸喜
故云歡喜先受別請者涅槃經說
不受別請乃不隨佛故受別請或
因他事而非齋也違暇也。標阿
難陀云慶喜年二十世尊化今出
家為佛侍者總持多聞第一即如
來成道
 既無上座及阿闍梨途中
 獨歸其日無供疏同華上下曰上
範謂與眾中作軌範故。標
律中僧遠出須此二人也
 即時阿難執持應器於所遊城次
 第循乞疏當日初分乞食易得故
器色與體量皆應法度也無問淨
穢故云次第順於軌則故云循乞
乞食十利如心中初求最後檀越
寶雨經說
 以為齋主無問淨穢利尊姓及
 旃陀羅方行等慈不擇微賤發意
 圓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檀越此
阿難乞食意祈末後來請僧者我
當赴彼故曰齋主淨穢即利利旃

陀也刹帝利此云田主即王種也
故云尊姓旃陀羅此云殺者即魁
創姓酒家也方法也執則如來行
平等慈不取貴擇賤俾施者見者
得福無量○解欲令淨穢皆
趣菩提故云圓成無量功德
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
大迦葉為阿羅漢心不均平欽仰

如來開闡無遮度諸疑謗疏迦葉
飲光氏上古元祖是仙身有光明
吞藏燈先人皆異之曰飲光仙因
立族姓尊者頭陀上行第一故云
大也標同不均平者善現捨貧從
富迦葉捨富從貧皆為淨名所訶
今言如來者就其印可功歸佛也
然佛常乞食無遮問者由五義故
一由內證平等理故外不見貧富
相二心離貪慢慈無偏利三表威
德不懼惡象沽酒姪女家四息凡
夫猜嫌五破二乘分別故得仰効
行平等耳度疑謗者即凡夫猜嫌
也經彼城隍徐步郭門嚴整威儀
肅恭齋法城之濠澠曰隍莊莊齊
不從仰足成令則以斯行乞物無
不從仰足成令則以斯行乞物無

宗通義錄

後備錄卷三

爾時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姪室遭
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
梵天咒攝入娑席姪躬撫摩將毀
戒體爾時此時也摩登伽女翻本
毗迦羅性下經云性比丘尼是也娑
毗迦羅亦云劫毗羅此言金頭或
云黃髮食米齊外道也師事梵天

而得此咒咒是梵天先說外道施
行者世人諷習以為幻術將毀成體
者別解脫戒白四所發形願業體
體即無作從作戒所依持之則肥犯之
色非心為戒所依持之則肥犯之
則贏故云戒體阿難無心遭逼入
舍欲犯未犯故云將毀若據下云
八萬行中祇毀一戒心清淨故尚
米淪溺應知阿難不毀吉羅緣起
如別○標摩登伽女經云此女過去
為娑羅門女名曰本性今從昔號
○解摩登伽女經云阿難昔五百世
曾與摩登伽女而為夫婦愛習未
忘故有斯事將毀戒體者經家明
危窘之慈生起如來往護之文也
其實初居娑室終無毀犯何者見
攝任久居娑室終無毀犯何者見
惑已除唯存正使是故雖有於食
非婦不姪雖有正使是故雖有於食
有於姪不姪雖有正使是故雖有於食

設起則捨戒還家故有欲飽還來
 不為惡大論云初果生惡國道具
 死不殺此皆道具戒故自然無犯
 也世入準律同凡結罪將恐通經
 之功未補毀聖之過私謂據摩鄒
 女經女之毋名摩鄒耳長水所翻
 未見其義詳夫將毀戒體之語蓋
 言此云彼欲破阿難所持之體也故
 下文云彼唯咒汝破佛律儀八萬
 行中祇毀一戒心清淨故尚未淪
 溺歷觀諸解悉以將毀二字屬于
 阿難雖曰不
 犯豈無症乎

如來知彼姪術所加齋畢旋歸王
 及大臣長者居士俱來隨佛願聞

法要 疏如來知者知即是見也謂
 以生死智明不二天眼見也

如來常儀受請齋了皆為說法今
 日速歸知佛必有所為故隨而來
 願聞法要然大眾根熟妙悟是時
 不有因緣無由發起故託慶喜姪
 遍摩登愛纏俾知生死輪迴貪欲
 為本修證常樂禪慧是基故下文
 中天龍八部有學二乘及諸一切
 新發心菩薩其數凡有十恒河沙
 聞是法已皆得本心遠塵離垢獲
 法眼淨性比丘尼成阿羅漢無量

齋畢歸國

次敘光說

衆生發無上道心等是知機應相
 扣吟咏同時形對像現故無差謬
 矣

于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
 中出生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加
 趺坐宣說神咒

後連咒住敬

二正分三

于時佛頂體也寂無相故光明相
 也具性德故蓮華用也成萬行故
 化佛果也理智行三所成就故宣
 神咒者自果既圓說咒利他故又
 釋迦顯果海無說頂光蓮現表大
 定智悲三法真熏而起大用故現
 化佛說神咒也。標此經一部五
 次放光第一從頂表體無說第二
 顯見四諸佛頂表一多無礙五從
 五體表耳根圓通總攝五根。解
 孤山曰頂表法身光表報身化佛
 表應身光從頂出即智由理發偏
 照百界故云百寶而有化佛說咒
 者即理智相實能起
 大用折惡攝善也
 勅文殊師利將咒往護惡咒銷滅
 提獎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提

難先令登伽見佛離欲聞法增道
意顯呪力不可思議也如下文云
彼尚學何女無心修行神力資速
證無學何況汝等在會聲聞求最
上乘決定成佛等序分竟。標智
能解感明能破暗也下文云自我
出家恃佛憍愛求多聞故未證無
為遭彼梵天邪術所禁心雖明無
力不自由賴遇文殊令我解脫雖

蒙如來佛頂神咒冥獲其力尚未
親聞。解登伽得益證阿那令而
經家不叙者下文顯故然約實行
則機熟得道之時由阿難幸以欲
鉤故使後入佛智也若是大權則
同阿難發起斯教以益群機耳私
謂長水科經齊此為序分諸家皆
至佛告以下方入正宗今觀阿難
談皆酬斯請當依禪師為正。次
下正宗分由阿難正請如來正說
解行圓備不偏不邪當機得益也
三文

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

向多聞未全道力

豈全道力故涅槃云先以定動後
以慧拔定如縛賊慧如殺賊定慧

初阿難悲恨
請修三昧

次同時大眾
俱欲欲聞

雙運目足更資到清涼池保無留
難佛與阿難空王佛時同發大心
為樂多聞匪勤修習佛今成道我
始入流仍值慈緣不能免脫良由
偏失誠可悲火故下文云汝聞微
塵成佛過一切秘密門欲漏不先
聞空王佛所解孤山曰法華云昔
於我常勤精進是則如來由全道
力定慧均修故能速證菩提降魔
制外我由偏著小慧於今尚住初
果反遭邪術勞佛慈悲救悲泣悔
此在殷勤請十方如來得成菩

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

疏如來極證人也菩提極證法也
人法雙舉者簡所請行非眇劣耳
奢摩他云止三摩提云觀禪那云
靜慮釋其相者如圓覺經此三種

義只在在一心非三而三不一而一

舉一則具故稱為妙即天台一心

三觀也此觀若成即證涅槃三德

名秘密藏故舉十方如來得成菩

是等最初方便者然方便多種今

問成佛妙行復云最初者意請成
妙行之方便也深雖俱方便
爾如三覺經此指妙行即方便也
即有三種此指妙行即方便也
下經文佛問圓通從何方便入三

後如來垂機廣
為開演七

初願如來
藏心二

二明修行
方便。

三辨華嚴
宗行。

摩地即指入妙行之方便也。今文請即大佛頂首楞嚴等心即說下。云有疑顯發菩提心。不推逐妄執破此疑。悟發菩提心。信解不謬。阿難因正成。本起若無此。縱歷多劫。修正諸行。皆成邪僻。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終不能得。故圓覺中。示三觀。顯諸輪。一不能得。悟淨圓覺。來則總明。信解從初至第十三卷。半已。也。信解雖明。正識藏心。多聞無功。不速修。從何攝伏。佛即具三昧。入觀。請正修行。法止觀。成方便。名真三昧。入觀。此為時須。無妄餘。清淨。故問。二離。根。門。五聖。初。便。如。下。云。我。順。機。為。最。初。方。便。如。下。云。我。

四示地位
階差。

五出聖教
名殊。

六辨通生
因異。

七陳釋那
現境。

靜寂二相。此大觀也。與一心三觀相。應寂靜。離相。即空觀也。幻化相。即假相。觀也。明三摩。奢他。此止。孤山曰。涅槃。含那。此難。專。請。於。止。以。此。一。而。等。今。阿。難。專。請。於。止。以。此。一。而。融。是。以。稱。妙。觀。亦。即。平。等。三。摩。大。定。體。真。今。止。於。止。於。真。諦。三。摩。提。亦。曰。三。摩。地。俗。諦。此。等。持。即。方便。隨。緣。止。分。別。止。於。中。道。第一。義。諦。私。謂。圓。覺。三。止。於。中。道。第一。義。諦。私。謂。如。其。義。但。禪。槃。中。三。難。一。名。有。所。解。國。體。亦。同。但。禪。槃。中。三。難。一。名。有。所。解。國。止。雙。照。為。等。而。孤。山。雙。遮。為。難。優。畢。以。何。則。止。小。慧。於。定。觀。正。屬。以。楞。嚴。大。定。既。何。多。聞。止。小。慧。於。定。觀。正。屬。以。楞。嚴。大。定。既。為。請。大。定。非。三。止。而。何。況。三。摩。那。顯。是。定。名。雖。此。定。而。何。況。三。摩。從。別。若。然。則。豈。唯。見。孤。山。得。經。之。從。別。若。然。則。豈。唯。見。孤。山。得。經。之。深。抑。亦。知。天。台。三。止。真。符。聖。言。矣。通。謂。奢。摩。他。等。是。難。所。請。有。通。有。別。也。別。謂。最。初。方。便。是。難。所。請。有。通。有。別。由。也。應。知。下。文。從。破。心。見。機。發。行。之。其。通。請。如。佛。告。阿。難。有。三。摩。提。名。訓。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

初修阿難說
如來藏心

法華滿在
難性新如來
藏心

初正約克
以破顯平

如來一門超妙莊嚴路汝今諸
聽等至辨諸聖國通本根訓其別
請如佛告大衆吾今問汝最初發
心悟十地界誰爲國通從何方便
入三摩地舉要言之唯觀音所獲
耳根圓通方是此經最初方便舊
有多說今

於時復有恒沙菩薩及諸十方大

州二

十四

阿羅漢辟支佛等俱願樂聞

冷水如饑思飲食如病思良藥如

衆蜂依蜜我等亦如是願聞甘露

法退坐默然承受聖旨

三乘賢聖八部王臣深已虛心請

視返聽而寂默一心入於人語中

端視如渴飲一喜如是之義可爲說

躍聞法心悲喜如是之義可爲說

斯受聖旨宣合不然△此下如來

乘機廣爲開演古人判各是一

途春蘭秋菊互擅其美振公八段

資中顯稱今詳經文復有至標

中前是後兩度說經分次從去經

經名下不問三說分次從去經

已下至不問三說分次從去經

初有四段一開妙解二示修再陳

顯妙位四立妙名此四即八段中

前五科開合之異也次再陳中有

後修約指以
會通

一審其初心

初問修定始

二一辨趣生差別二示禪境差別
即八中後三段也然開判之設各
隨其人吾今從古依振公判略沒
第八但取七名○解孤山曰前通
序同聞不言菩薩別序集衆不言
二乘此中備有三乘驗前二序影
略耳

佛告阿難汝我同氣情均天倫

喜是佛堂兄弟相父相傳亦名同氣

或可但是兄弟同父相傳亦名同氣

之序上下相次恩愛相屬蓋自然

而然非使然也故曰天倫倫理

均等也○標汝我者權分賓主也

之情愛實同天理當初發心於我

言同父兄弟也

法中見何勝相頤捨世間深重恩

愛人父母妻子是恩愛之深者世

不知修以捨重恩愛爲其至道而

之後方推破○解私謂阿難既厭

多聞而欣妙定如來欲談是義先

詰妄緣故問發心見相之由爲止

散入寂之本迷解

之要並在於茲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

後集卷之六

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瑠璃大如
相有三十二足下安平至頂成
肉髻小相有八十種海流小相
手足有德相從大相亦有相
故名爲好相釋梵輪王亦有相
無其好相暗昧不明不勝妙絕
形狀體質清淨無垢瑜瑠璃也
標此經一部只從常自思惟此相
我見而發起也

二彩其義矣

初總影義

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氣麤濁
腥臊交遘膿血雜亂所成定慧
非欲愛欲愛之生純是不淨大集
經中具說欲愛之生皆由父母與
情互生愛欲由是託彼赤白二滴
爲識所依一處和合名歌羅邏而
漸增長至於出胎五穀長養雖成
人相如華囊盛糞故云膿血雜亂
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
檀金展轉比至迦葉身金猶如聚
墨若此佛身迦葉如墨欲愛所招
終非是以渴仰從佛剎落絕知非
如此生思渴仰故求捨愛願從佛
化俾易妙身斯不知以愛捨愛轉
增妄矣○標阿難我見未忘故見
淨穢是以見佛淨妙之身故渴仰

後集卷之六

從佛剎落○解孤山曰見相實有
生滅宛然緣此發心安趣常果故
下經云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
修因而來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
處交違者易曰男女
女違精萬物化生
佛言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切衆
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苦也○標

初迷集

後認案

皆由不知一念情生三細便起此
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也無始晦昧
故曰不知不生不滅名爲常住離
諸偽妄靈鑒不昧故曰真心三德
具足爲一切法之所依止故云性
淨明體衆生悉爾故曰皆由○標
摩訶般若解脫法身
三德具足惑者不知
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
他妄想也下文云此是前塵虛妄
相想惑汝真性從無始來認賊爲
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舉世修行
多同此計故託阿難彰其失○
標總指執於我見○解常住真心
即下文如來藏心圓融三諦也用

三勤菩薩

初正勤

次引證

諸妄心想謂九界眾生不達此三本
唯其心於六趣見其俗二乘見
其真菩薩見其中皆由不圓融
妄生取著故致輪轉二種生死

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真發明性應

當直心訓我所問疏下丈識精元

提涅槃元清淨體此體非妄無有

變異故云真性研究窮也淨名云

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今推本意

豈得異想發言欲正修行當須確

實故今勸也

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

以直心諸佛同道脫苦得樂皆由

無虛假如此文所勸淨名道場三

向理之心無別岐路即如起信三

心之直心也故論云一者直心正

向真如法故此為二行根本也今

此經意須具二焉始今發言無妄

終成向理心絕方為十方同道

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

間永無諸委曲相因苗辨地言直

罪非輕小如下經云若大妄語即

三摩提不得清淨成愛見魔失如

復結益

四問其見

初問

後答

來入種若諸比丘心如直絃一切真
實入三摩地未無魔事我印是入
成就名菩薩無上知覺也發心曰始
究先聖云難。解言者心之聲由是
標心前心難。解言者心之聲由是
二心直故所以言直三諦真常名心
直了義頓說名言直由此心言乃
道趣

阿難我今問汝當汝發心緣於如

來三十二相將何所見誰為愛樂

不迭指見兩門由茲所問下既認心

空同契故下徵

詰俾識妄緣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是愛樂用我

心目單瞽雙指由目觀見如來勝

相心生愛樂故我發心願捨生死

此正陳妄體也目即眼根心即意

識相識虛妄猶如空華若執有體

能見愛樂豈唯迷於法空亦起人

我見愛故下文云六為賊媒自劫

家寶無始虛習住地無明皆由根

識更非他物想相為塵識情為垢

生死輪轉莫不由斯故
下推微今知虛妄上推文明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二

音釋

旃陀羅

梵語也此云屠者旃諸延切

創

古外切

窘

巨殞切窮迫也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三之三一州三

○五推其所居七

辭與疏同其上文

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因

△初發聲四

于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

處群三未難除染汙故名塵擾惱故名勞即通指二障也○標塵勞者

初立四

譬如國王性也為賊所侵煩惱迷

歷前篇

發兵討除用智也是兵要當知賊所

在兵人所執器也○標窮盡妄源也○解孤山曰發兵討除喻修

止觀

二事重說

使汝流轉心目為咎過疏示吾今問

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總問所依也○標心

三宗通開

為萬法之源見為六根之首若知心見根本塵勞即清淨也

阿難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十種

四引例以答

異生同將識心居在身內縱觀如

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疏下文有

初引例為引

舉大數凡夫造業不同感果差別也前舉凡心在內後指佛眼在面欲取例已亦復然也○標聖凡心內眼亦同譯人巧略凡夫識心在身相眼在佛面識心亦在身內文略其心也

我今觀此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如

後指經

是識心實居身內疏以眼根色是根聖凡既爾在已必然而面與身中

火風元一精明淨色不可見心也

名○解構李曰浮根四塵即外五根皆具八法有對色也又內外

所造屬不可見有對色也又內外

水大風所造四塵色香味觸今浮

塵眼根中能造四大性不可見故

佛告阿難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觀

初定破三

祇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閣
清淨講堂在給孤園今祇陀林實

在堂外疏堂在園中林居堂外
內外既分計宗危矣

初定事定其
所見三

阿難汝今堂中先何所見世尊我
在堂中先見如來次觀大眾如是

州三

外望方矚林園疏定先後者欲破
阿難在內之心不

初定境
內外

能如此次
第見故

阿難汝矚林園因何有見世尊此

次定見
先後

大講堂戶牖開豁故我在堂得遠

瞻見講堂身也阿難心也如來大
衆五臟也戶牖根也○解孤

山曰此三問將破心
目之執故先定之

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舒金色臂摩

後定見
因申

阿難頂告示阿難及諸大眾有三

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

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

次示益安
其所據

疏以慈攝也如父囑子拊背而告
此有三意一安慰其心令無恐懼
二囑其諦受令無忘失三示令許
說無有虛妄故舒其手現慈相也
下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直
道無異通至寶所故云莊嚴真淨
果海衆德具足故曰莊嚴真淨
三摩提因行所履故名爲路汝今
諦聽阿難頂禮伏受慈旨破妄意
欲顯真

後引例明
其所失三

故略標宗嘆德令其忻慕豈謂徒
然誑責同知所歸於是阿難伏而
諦受○解阿難向以三名爲請今
如來但舉三摩提者圓融三止舉
一即三故下云奢
摩他路其意亦爾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身在講堂戶

牖開豁遠矚林園亦有衆生在此

州三

堂中不見如來見堂外者疏反常
理以致

問引慶喜
以直答

阿難答言世尊在堂不見如來能

見林泉無有是處只知據理直申
不覺計宗危矣

○解欲破執心在內故沆指其人
以例之案定阿難之答也身喻內

心堂喻人事
林喻外物

次後理
以答
阿難汝亦如是疏心在身內汝之

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前所明了

心實在身內爾時先合了知內身

解如人在堂頗有衆生先見身中

後觀外物疏心能虛鑒內外俱緣

初正
了萬緣在內合知五臟〇頗猶可

也亦語辭也汝觀衆生可有此者

內故茲責問即是破也

縱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

轉脉搖誠合明了如何不知疏肺

密設使不知筋脉

後後者
必不內知云何知外五臟同居最

離異誠謂疎遙若使不了身中豈

合能觀外物〇解身內至近尚不

見知況外

物至遠乎

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

△疏在外

在身內無有是處疏境風外動妄

生爲自心相空花幻化起滅無從

不了本如遂成久執及推所在妄

謂身中反覆窮研理無非

據故佛結指令悟其非

阿難稽首而白佛言我聞如來如

是法音悟知我心實居身外疏身

初立二
故稽首於佛謝非立是以頭至地

稽留少時

名稽首

所以者何譬如燈光然於室中是

燈必能先照室內從其室門後及

庭際引喻例法伏

一切衆生不見身中獨見身外亦

如燈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室外

不及內明身外之心何能反照

此計心有離身之過故下破之

是義必明將無所惑同佛了義得

無妄耶身外之理法喻正齊以此

觀之合無疑暗佛說了義

可得同乎

後破二

佛告阿難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

羅筏城循乞搏食歸祇陁林我已

宿齋汝觀比丘一人食時諸人飽

不前云赴請此云乞食者乞食乃

是常儀泛舉為喻又前雖赴請

未必僧盡餘人乞食

初引例

阿難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諸

比丘雖阿羅漢驅命不同云何一

初多同

人能令眾飽前問一食眾飽今答

意顯心若離身即同他食他食既

非我飽心知何關我身身心相外

後自他殊

自他可例○解孤山曰提獎阿難

在赴請日為他演法事應隔宵故

後據理推

佛告阿難若汝覺了知見之心實

在身外也疏身心相外自不相干

定其相外也前所答一人食時不令

破二

相干涉如前所答一人食時不令

初以理定其相外

眾則心所知身不能覺覺在身際

後約見除其相和

我今示汝兜羅綿手汝眼見時心

分別不阿難答言如是世尊佛告

後續破

阿難若相知者云何在外疏具云

公疏潛根二

此云霜佛手柔輒如兜羅綿三十

二相中一相也眼屬身分心若離

者合不分別若分別者應不離身

以不離故名焉相知故此責云若

相知者云何在外○解

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

在身外無有是處疏可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見

內故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

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處

初立三

雙叙別立

初述前所破

次問今所立
答在諸根

後舉喻成復
伸潛理三

佛言處今何在阿難言此了知心
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潛
伏根裏知外而不知內非根如何此即妄計識心潛立五根裏

初舉喻
合法

後據理
成立

猶如有人取瑠璃椀合其兩眼雖
有物合而不留礙彼根隨見隨即
分別疏瑠璃喻根眼喻於識眼根色淨不能礙心同瑠璃椀不礙於眼隨照一境心隨根知若此成立乍觀可爾洎乎推破同喻不成

後破二

初正破三

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內者為
在根故分明瞞外無障礙者潛根
內故但知妄計不覺隨語過生下文即破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
如瑠璃略牒語簡可以意知彼人當以瑠璃
籠眼當見山河見瑠璃不如是世

初證喻定
其俱見

次據法責
其獨觀

尊是人當以瑠璃籠眼實見瑠璃
問答極成故云如是
佛告阿難汝心若同瑠璃合者當
見山河何不見眼喻則近遠俱見法則唯見山河既失近觀何成同喻法喻不等潛根理虧下更縱破今無所據

後破見不
見感失

後結破

△高破見四二

初約見暗
以成立

若見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隨設
見眼即成敵對云何前言隨若不
即分別此有自語相違過也
能見云何說言此了知心潛在根
內如瑠璃合結成法喻不齊過也二過既彰潛根理喪
○標若不見眼法喻不齊○解真
際曰喻見瑠璃法不見根縱許見
根根即是境若是境者不得言隨
以前文云彼根隨見隨即分別故
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潛
伏根裏如瑠璃合無有是處標已破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

後約對眼
以推破

初難破

初破前計

初雙微

後隱破

初破對

思惟是衆生身腑臟在中竅穴居
外有臟則暗有竅則明我今對佛
開眼見明名爲見外閉眼見暗名
爲見內是義云何疏此中立意復
計不能見身中佛即推微不在此
以三潛根及至窮研二俱不當再思
無道在內義遂立暗明五臟然
開竅緣由合眼對暗明若見內
外俱通云五臟即肝心脾肺腎六
白虎通五臟之官府也胃爲脾之
府勝即五臟之府三焦爲命之府
府勝即五臟之府三焦爲命之府
膽爲肝之府初計大小腸爲心府
解私謂初計大小腸爲心府以不見

腑臟爲破次計在外復招身心相
離之難又計潛根且垂瑠璃心
之喻今立內外欲免前之三過也
何者良以有臟則暗故見暗時即
名爲內何以明時即身內之物耶
竅則明故見明時即身外之物耶
更責外不相干耶內若成自顯
此心不在一處亦異潛根也然雖
云見外所執心體還成在外故以
開眼見明不執心體還成在外故

初對眼不
屬

後外微
無腑

後破不對

後破轉對

初勝計奪破

後隱轉破

佛告阿難汝當閉眼見暗之時此
暗境界爲與眼對爲不對眼疏微
標對與不對
俱不成理

若與眼對暗在眼前云何成內對
豈成內
眼在前

若成內者居暗室中無日月燈此
室暗中皆汝焦腑若謂不論前後
內者汝處幽室無三光時此室即
然應是汝內以同暗故焦腑即內
也應立量云汝處幽室應汝
焦腑以是暗故同汝見暗
若不對者云何成見不對眼而有稱
物見

若離外見內對所成計轉計也此
室暗例眼前暗不合計由前以暗
云我暗所見暗與暗不合計由前以暗
何也彼暗室暗與暗不合計由前以暗
見以是開眼之所緣故我暗所見暗
是身內境取名爲內對以是合眼之
所緣故今取合眼所對之暗名爲

一在空非
內同他破

二見他違
已體研

三獲身互關
能知破

見內非同所見室中暗爾如何不
得見暗名內故此牒也然諸師叙
計殊不分明蓋譚人巧略但牒而
已有智請詳無執麻矣○解此縱
計合眼見暗名為身中開眼見明
何不見面若不見面內對不成
破也設許合眼對暗名見身中亦
應開眼對明而見自面內屬於暗
尚許透見一面屬於明豈無還見一
成則俱成一破則俱破故云若不
見面內對不成○解牒計難之若
謂合眼見暗名為內對焦腑義者
何不開眼見明亦有外對面目
之相乎外相既明無內義安在
見面若成縱復以前難此了知心及
與眼根乃在虛空何成在內若在
虛空自非汝體疏設汝執言能見
處處空空以眼境相對方成見故若
許處處空顯是在外如何復執心居
身內又若在空即同他人自然不
是汝之心靈定不在內過應立量云
汝之他人破次過者但改宗云定非
汝體同
喻如前
州三

四三覺應成
兩佛破

後結破

△五破隨合下

即應如來今見汝面亦是汝身汝
執言雖見我面定是我體即復破
云佛亦見汝應是汝身應立量云
如來之身定是汝體見汝面故如
汝心眼設或不許佛身是汝汝之
前文自非汝體也
汝眼已知身合非覺又若汝心能
身處應無知覺以在眼根處虛空
故身若有覺眼必無知在一不在
一經文巧略故不言也○解汝眼
在空空中有知知既難身身合無
覺
必汝執言身眼兩覺應有二知即
汝一身應成兩佛疏必汝現今眼
根自知身處自
覺非互關者須有二心知即心也
凡有心者皆當作佛豈汝一身成
兩佛耶此之四段展轉破逐皆由
前文內對所成見面之執妄情紛
擾執計多端故盡破之令無所教
○解所執與難豈其然乎蓋防至
耳者
是故應知汝言見暗名見內者無

有是處不言見明爲外者略也又見外爲成見內從正計結也

初引經立

阿難言我常聞佛開示四衆由心

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

生疏引教也第八本識變生二境故云心生法生境界風動能起

識浪故云法生心生今雖通來要

取後句法生心生以爲據也○解

後破難立

也法生心生心逐境還也我今

思惟即思惟體實我心性隨所合

處心則隨有亦非內外中間三處

疏現今思惟誠有緣慮及推所止

初破二

三處元非應知隨境而生心與境

合境既不一心亦隨多顯合佛言

必無虛論○解根與塵合故心隨

初破無體

生亦非三處翻前四計也內即在

內見內外即在中間即潛根

佛告阿難汝今說言由法生故種

種心生隨所合處心隨有者疏騰

也是心無體則無所合既言因法計有心應知

二破有體

心本無體無體言合理必不若無

然一法云何合斯之謂矣

有體而能合者則十九界因七塵

合是義不然若汝堅執無體能合十九界第七塵體畢

竟無亦應有合世間學者誰信有

之故云不然○解心既隨合而有

則自無體若本無體而能合者則

十九界與七塵一俱無體亦應能

合彼既不爾此云何然以

界但十八塵唯有六故

若有體者如汝以手自捏其體汝

所知心爲復內出爲從外入若復

內出還見身中若從外來先合見

面疏既言有體不以手觸身必先知

後破難立

面疏既言有體不以手觸身必先知

覺既言有體不無所止內外二

處必從一緣故今雙詰難同前

破○解既無來處心體自無

阿難言見是其眼心知非眼爲見

非義疏轉教也若如前難令見面

名爲知眼有照明方稱曰見若將

心知爲眼見者必無此理故云非

義○解真際曰阿難意謂見自是

眼心但能知不可以心爲見故云

後破

後一多偏
局非理破三

非義而不知根不自見心依
根見故下破其眼獨能見

佛言若眼能見汝在室中門能見
不疏引喻難也如世間人稱見外
者必待出門方名人見若人居
室門豈自見門眼也人心
也汝稱眼見理恐不然則諸已
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若見物者

云何名死

舉事破也若眼明見死
者眼存心識離體豈說

有見有見非死死必無
見稱見在眼不其謬哉

初總徵

阿難又汝覺了能知之心若必有
體為復一體為有多體今在汝身

為復徧體為不徧體

一多心體也
徧局身體也

餘文
可知

後別破三

若一體者則汝以手捏一肢時四
肢應覺若咸覺者捏應無在若捏

有所則汝一體自不能成

破一也
心體若

一四處咸同一肢受觸四應俱覺
設許俱覺失本觸處故云無在若

初一體多
體義失

覺元所觸處一體之義豈存。解
孤山曰捏應無在者謂非定在一
肢若多體者則成多人何體為汝
也疏破多也汝心唯一豈合言多若
許多心汝亦多體多體之內誰為
阿難故云何體為汝。解若言四
肢各自有心故觸一肢餘肢不覺
則成四人何肢是汝

後徧與不
徧理非

後結破

若徧體者同前所捏一肢時四肢
應覺故云同前若不徧者當汝觸

頭亦觸其足頭有所覺足應無知

今汝不然

疏破不徧也若汝執心
不徧身者頭足之觸同

時而下一合有覺一當不知今汝
咸知孰成不徧故云今汝不然。

解既俱觸俱
覺則非不徧

是故應知隨所合處心則隨有無

有是處

標已上破
隨合竟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亦聞佛與文
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世尊亦

初引經成立

六破中問三

後據理推
破二

初推破二

初就身處
以顯破二

初定其位

後隨計
斥破三

初在身無
中表

言心不在內亦不在外疏引教如

我思惟內無所見外不相知內無

知故在內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

義合教理也不相知者合今相知

故復內無見當在中間正立中也

故不在外塵內無見故不在內根

佛言汝言中間中必不迷非無所

在今汝推中中何為在為復在處

為當在身疏若心在中中應無惑

舉身處以定中位。標

若在身者在邊非中在中同內疏

汝於身立中位者身有中邊若居

身中與內何別應合見內若就身

也。標身中如前執心在內

若表同無表則無定解若無表示心

十二

後在處不
定破

後托根境以
立中二

初立

後破二

初總徵

後別破二

示中則何以故如人以表表為中

時東看則西南觀成比表體既混

心應雜亂疏若身外處立中位者

不可表即畢竟無猶如兔角見中若

表示即成不定東西南北皆可道

故能表既亂心應混雜理應不然

標無表同龜毛兔角有表中位

阿難言我所說中非此二種如世

尊言眼色為緣生於眼識眼有分

別色塵無知識生其中則為心在

疏身處二種非我立意眼色為緣

生眼識者豈非尊言今約根境兩

極之間以立中位心在此

佛言汝心若在根塵之中此之心

體為復兼二為不兼二以此為中

根塵二法為不爾耶。標

兼與不兼義無所取也

若兼二者物體雜亂疏因心所兼

根塵相雜塵

初破兼二

亦分別根亦無知物即塵也體即根也。標物是境亦有分。別體別世間不成安立。

初若兼

物非體知成敵兩立云何爲中。若敵但有二相中云何存。標阿難救云雖兼於二物體不雜物非體知者物不知體自知若如此佛

後不難非中破

破云物是境既無知體是根有知一知一不知成敵如牛角相對也。解資中曰物無所知體有所知故云物非體知知與無知相形而敵兩立。

後破兼

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無體性中何爲相。兼境故名非不知二義既

後結破

非將何以表心之體性體性不有中位自無。標其義轉疎也。非知者去根也。非不知者無境也。根境既無非猶無也。自無中位云何分中。解離知不知之外復以何相表心有體既無體性將何爲中。是故應知當在中間無有是處。已標上破中問竟。

△七破無著二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著名之爲心則

初引經

後據理推破二

我無著名爲心不。疏既非內外中著而不知佛意破妄無體令識本真如云三際求心心不有識本妄妄元無妄心無處即菩提生死妄立無著。便謂合教舉世修行多作此計。但一切時都無所著。即我真。心而不知執此無著亦是妄想。楞伽經云無心爲心量我說爲

初破二

初破計雙微

心量故下破之。佛告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象名爲一切汝不著者爲在爲無。汝言一切無著一切不出水陸空行即汝無著之心決定於彼

後展轉推
破三

初不在同
無破

次有體成
著破

後變指三過
結實前非

一切法上為在不在即著也若
在不二俱有過如下破之○解
私謂欲破無著先以

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云何不著

者不在也若此決定不著諸法何
處是心名為不著便同世間龜毛
兔角畢竟無體體既全無而欲名

也境既本無心何
所離而云無著耶

有不著者不可名無

者則不可言不在一切無猶不在
也○解有不可言不在一切無猶不在

若是有心則成
著豈名為無耶

無相則無

相即無體非無則相非指次過也
如角等無體非無則相非指次過也

一切故云必有相在相有即在云何
無著結前云何安立不著有心則名為

謂境亡則心滅心存則境生夫相
不自有由心在故有心不自無由

相盡故無是以有相而言無著者
理三不可也昔文慈度云但無心於

萬境萬境未嘗無詰其所談稍似
今計肇師破云此得在神靜失在
物虛以經驗之亦未為得

是故應知一切無著名覺知心無

有是處

覆微雖有七處則唯五第四第七
無別處故隨合無著似破能依正

意在此番以破之可見○解孤山曰總
此七番以破之可見○解孤山曰總

似自性在無著以外他性中龍樹云諸
隨合無著以外他性中龍樹云諸

法不自生亦不從他性故來七番逐
因是故說無生是知如來七番逐

破使介爾妄心無生之理避處妄見
除真王得顯無生之理避處妄見

剎更廣說耳私謂若四性未破此
覺了心世諦虛假猶存於相若破此

世諦世諦虛假猶存於相若破此
相方名真諦亦曰第一義諦故破此

相云世諦破性真諦破性假破性
台空性破三空性真諦破性假破性

七番義含破三空性真諦破性假破性
至第二卷破一切見二資中判經從初

從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

後結

△後破妄顯
真二△

△初破妄顯
真心三一

次正推真安
二得○

初阿難伸請

初阿難伸請

至第三卷破陰處界等以顯法空
余愛流師善分義趣但未知人法
皆有性相耳泊下富樓那章祇是
總顯前之二空故曰今汝會中未
得二空迴向上乘阿羅漢
等皆獲一乘寂滅場地

爾時阿難在大眾中即從座起

兩儀聽眾咸坐欲有所問從座而

作如理請益則起更端則起將有

承聽必須復坐經有退坐一面儒

有居與汝言皆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也言座起者從法空攝儀受法無謬

次樂現瑞

後請奉行

漏見惑除俱生全在至下方得
大乘未得四果永無三漏又於不能
折伏娑毗羅咒為彼所轉溺於姪
舍當由不知真際所詣跡真實邊
義此即大教所指示處悔過責躬
遭難未證蓋由不知此所指處即
如來藏體也

惟願世尊大慈哀愍開示我等奢

摩他路令諸闡提墮彌戾車

一闡云信提云不具信不具足名

日闡提或云焚燒善根此即斷善

根眾生也彌戾車此云樂垢穢人

此等全不識佛法即邊邪不正之

見由不正見即謗正法死墮邊地

永不識佛墮毀也阿難請意自得

正修識知真際即離邪見庶幾成

佛亦真展轉令無信根斷善眾生

毀滅邪見識佛正法自利他始

此翻無欲謂不樂欲涅槃也亦言

不信正法也此翻多貪謂貪樂生死

不信正法也此翻多貪謂貪樂生死

不信正法也此翻多貪謂貪樂生死

後正為開
示三〇

初雙示具矣
二源三

地及諸大衆傾渴翹佇欽聞示誨

疏請罷展禮深樂聞也傾心渴仰

翹誠佇望敬聞開示誨令得八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

先是耀如百千日將陳法和宜先

也前放頂光表體無說此從口放

欲顯言詮聲色用中無非智體種

種百千具足衆德破普佛世界六

無明闇如日之照不離本覺名佛

種震動三種世間不離本覺名佛

故云六種無明堅厚土石成形成

動既屬佛光妄本必為智拔六種

動相如華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

嚴經說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

時開現六情妄隔國土殊形佛之

威神今諸世界合成一界妄執未

殊隔真智一發法界洞然唯為自

他故成一界即欲說如來藏心之

先瑞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諸大菩

薩皆住本國合掌承聽因果不二

本周法界名大菩薩無明即明無

所移動皆住本國真合此理隨順

不逆今預此表承聽大衆將悟斯

故今世預此表承聽大衆將悟斯

方土中界通為一佛國土亦表下

佛土中界通為一佛國土亦表下

衆領悟是此表也○解此中現瑞

凡有表從一理演出入理也口放

種先表從一理演出入理也口放

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也六種震動

表依教修淨在音聞也六種震動

及源六根成解脫也十方合根一

界表十界染淨同一真心即滅

空本無況復諸門雖有殊各證本

皆住本國表行門雖有殊各證本

即歸元無二性方便有真妄見有

標初破妄心二義由衆生一念而

邪一法妄心二義由衆生一念而

先破妄心二義由衆生一念而

龍藏

初觀正不

語此云緣貫珠經云諸法於識藏
藏於法亦然更互為果性亦常為
因性應法師云惡又樹名其子形
如沒石于彼國多聚以賣之如此
間杏仁故以為諸修行人不能得
喻喻惑業苦也

終妄源

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
墮邪也不叙五道故云乃至二乘
心行理外亦同邪見不入正理名
外但修邪因名道梵皆由不知二
云魔羅此云殺者
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
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明失所
真習妄種苦求甘沙飯異因富論
劫數心期正覺果人迷倫自謂真
修焉知妄習不循至教但縱臆談
一失通塗莫返幽徑悲夫○標業
惑苦三不出四諦十二因緣也淨
意菩三所造此論云因緣所生
彼唯三所攝初八九無明愛取業二
當知十煩惱初八九無明愛取業二
及以十煩惱初八九無明愛取業二
六入觸受生老死三憊十二法從
三故生二從二故生七從七復生
三是有故有輪轉一切世間法唯因

後宗真源

初正宗

果無人聲聞觀此十二因緣為四
諦至無明愛取行有此五緣為集諦
識為滅諦若於緣生如實能知為
道諦
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
本
指也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

緣心為自性者

正顯也眾生受身

際故云攀緣造善惡因受苦樂報死
故曰攀緣造善惡因受苦樂報死
此生彼迷為心決定感為色身不
是妄一迷為心決定感為色身不
內故云攀緣造善惡因受苦樂報死
用此攀緣妄心以為真性執妄心
為佛心持此修行轉增我慢涅槃
經云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
生計為常者悉是顛倒○解憊李
口攀緣心即有為緣生心也
此心攬妄塵為體緣
會即有緣散即無
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
指也菩提智果涅槃斷果二果本
具故云無始所依之性本來不與
妄染相應故云元清則汝今者識
淨體何者是耶下云

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顯

八梨耶於諸識中最極微細一名為

識二精者不覺義覺義即是此元

明元明者本覺也不覺即是無明

生滅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

一非異名為識精從此變起根身

種子器世間等名緣所遺者遺失也

現元性即應名緣所遺者遺失也

故下文云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

已為物失於本心對法經云無始

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

及涅槃證得斯之謂矣○解孤山

曰菩提了因佛性也涅槃緣因佛

性也元清淨體正因為佛性也識精

猶心性也清淨體正因為佛性也識精

曰元明隨染緣則成九界隨淨緣則

俱成佛界故曰異淨得真性染失

真性今別指染緣

故曰緣所遺者

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

不自覺枉入諸趣疏本明周徧合

然斯須匪離步步是道故云雖終

日行而日用罔知故云迷不自覺

真所謂持珠乞巧懷寶迷邦枉受

淪躋誠可憐愍○解日用不知是

後序迷

謂不覺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三

音釋

瞿之欲切 眈尼質切 勝勝音傍 挫陟切

也曉許規切 彌連也 戾梵語也 車此云惡見戾郎計切

乎與同

與互同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四 經一 州四

法正推直妄

初推微妄

初推指推

初樂奉

三番者

誰味

凡遇圓相即是標辭與疏同其上文

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疏奢摩他即出生死今復問汝

即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

阿難言汝今見不地水火風空輪一指端有千輪相故云

輪指屈指問見意欲推心

阿難言見佛言汝何所見阿難言

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為光明拳耀

我心目佛手金光耀我心目此即心目俱見

佛言汝將誰見阿難言我與大眾

同將眼見舉奉初問便言耀我心目審誰見又却獨不

言心意引推微明露妄想師資善

巧共破執情善哉大權應知今日

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為

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

由別推

二正陳妄體

三頌合問

由莊崇非真

為心當我拳耀當猶對也汝目顯眼實可見我拳相意欲推心且許其眼眼即可見何者是心研覈至窮妄想須顯

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

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

心能推之心攀緣妄想生死輪迴是此為根固執既深河沙巨業故今呈露必待破除

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解前以七番逐破復示二種根本未能領悟猶執能推嗟其迷重故叱以語之阿難

瞿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

心當名何等疏世尊現相以可叱過之深也阿難驚起

以避座執之重也情之王宰皆謂

我今被頓呵執不驚愕出可聲

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

汝真性前塵之相本自虛妄從識變生猶如影像而復引起

二

初阿難伸疑

念想緣慮名之為心。心之與境。二俱虛妄。此心及境。即真如海中一浮漚耳。故下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浮塵。既現。實體。即隱。能覆。性能。由汝無始至於暗。故云。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此之妄想。能損法身。能傷慧命。轉功。德。法。財。由之。喪失。名之為賊。迷而不識。認為真常。將謂適生欲期。嗣世。返遭。破喪。歷劫。貧窮。故失。元常。受輪。轉。遭。破。喪。歷。劫。貧。窮。故。失。相。以。為。心。性。一。迷。為。心。決。定。惑。擾。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棄。之。大。海。唯。認。浮。漚。迷。中。倍。人。真。可。憐。慙。○。解。執。妄。為。真。如。認。賊。為。子。周。法。界。非。妄。非。真。真。心。者。真。心。離。相。能。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然。具。三。大。通。二。門。若。約。真。如。門。顯。此。心。者。則。亡。因。果。絕。染。淨。口。欲。談。辭。喪。心。欲。緣。慮。亡。無。法。可。破。無。法。可。會。此。則。唯。顯。體。大。義。也。若。就。生。滅。門。顯。此。心。者。則。唯。顯。彰。染。淨。明。體。用。顯。真。妄。論。心。者。則。有。修。有。證。或。破。或。會。如。斯。顯。示。皆。為。隨。順。入。於。真。如。真。如。之。體。即。一。真。心。也。一。心。真。如。一。論。三。故。無。二。無。別。即。三。明。一。即。一。論。三。故。

初別叙疑

初發信

得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已。界。佛。界。眾。生。亦。然。今。之。所。顯。真。心。相。者。依。生。滅。門。破。妄。顯。真。會。之。相。諸。經。論。中。具。有。此。二。蓋。隨。執。心。輕。重。根。有。利。鈍。乘。有。頓。漸。教。分。權。實。若。執。重。根。鈍。理。須。破。斥。若。藥。不。睡。眩。厥。疾。弗。瘳。若。根。性。調。柔。妄。情。輕。薄。指。厭。相。即。性。一。切。皆。如。猶。會。俾。輕。重。二。執。皆。盡。利。鈍。兩。根。俱。入。如。此。段。經。即。明。心。能。生。法。自。性。元。常。不。同。前。塵。分。別。影。事。但。隨。境。轉。體。是。無。常。下。經。又。明。見。與。綠。本。無。所。有。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又。云。生。滅。去。來。本。如。來。藏。此。則。先。今。明。識。真。妄。後。令。了。妄。即。真。泊。乎。開。悟。無。妄。可。了。即。云。皆。即。菩。提。妙。明。元。心。維。摩。法。華。皆。有。此。意。如。調。馬。善。理。整。適。時。御。物。在。座。巧。妙。達。時。機。者。理。須。兼。二。如。來。善。巧。妙。達。時。機。二。文。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佛寵弟。心愛。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徧。歷。恒。沙。國。土。承。事。諸。佛。及。善。知。識。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

次謗法
善根疑

後無忘
木疑

行法事皆用此心善起意修行親近

提心如來常教今發此心今復何

故說為非心故叙為難準涅槃經

發善提心先有佛性何故復有初

一切眾生先有佛性何故復有初

佛性是無常故乃至離念之實非

不滅亦能破暗菩提之心亦復如

是今經欲明如來藏心常住真性

即是緣了體是無常是故阿難同師

辨三因常無常義妄以難此則不

標頌教因地既有修證須具三重

之修行能成佛道因之謗法求作

難示相懷疑無始時來

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

諸土木疏土木不能了知不能修

異木何

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云何如來說

此非心我實驚怖兼此太眾無不

疑惑解乎私謂阿難以對境覺知異

人執之相忽聞阿難斥故以無情為

淨明心何所不在斯由大知無知妙

權起教豈慶喜之實然乎

悲開示未悟疏不了正因體偏通

汝心由不早辨遂至驚怖然阿難

妄心謂不知直為末世多作此計用

悟故再三疑難

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眾欲

令心入無生法忍於師子座摩阿

難頂而告之言摩頂安慰也阿難

若開示必知體偏真合此理了法

此時通達一切法門成就一切佛法

故摩頂也解構李曰無生法忍即

真如理忍即智也證此法時忍可

後知正
疑二

後約結
謗

初約法隨緣
以顯心

後約自性不
變以顯心

初舉況

印持決定不如來常說諸法所生
 謬故云忍也
 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
 心成體別生處故曰唯心此法無
 起謂由真如不守自性為因無始
 妄想熏習為緣因緣和合成就
 識從此變生現像故云唯心所
 如水起波如鏡現像故云唯心所
 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正報聖凡總
 該故云一切果者別舉正報聖凡總
 一不離鏡波亦依真水如文體如像
 緣所現亦依真水如文體如像
 不離鏡波亦依真水如文體如像
 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
 法唯妙明真心中泊山河虛空大地
 成是妙明真心中泊山河虛空大地
 體。解孤山曰一切物故云因心成
 正報世界微塵即十界依報此釋
 上諸法所生也因心成體此釋上
 唯心所現也因心本具隨緣能造
 故所造法全能造心依正
 既是一心一心實無能所
 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
 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
 縱令虛空亦有名貌疏世間妄有
不出色空色

後正顯

三重破執
情二

初就疑定
其有性

後就五顯其
唯塵二

初正示唯
塵二

中小者草葉縷結草葉有根種縷
 結因絲麻太清為名顯色是貌妄
 相尚爾況真心耶。解如涅槃說
 空有四名謂虛空無所有不動無
 礙也貌謂體貌如雜
 集論說空一顯色
 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
 自無體疏清淨揀異妄染妙淨明
心即三德具足靈鑒無昧
 也雖能隨緣成一切法而一切法
 不能變動若變動者即無諸法以
 不變故為諸法性如鏡現像不為
 像變若不為像變則不能現像不為
 像以不變故為像所依此亦如是
 故云性一切故也豈得妄想不實真
 亦無體一切心即常住真心能為九
 界妄心之
 本性也
 若汝執恡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
 為心者疏牒其明執也堅守不捨
故云執恡思惟尋伺藉緣
 託塵如剎水印空隨手即滅。汝
 必以此為真性者下即語云。解
 資中曰藉緣託此心即應離諸一
 塵以立分別
 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

初例對五
塵顯

疏定其有性也色香等即是事境
有牽心用故名為業既因境有自
性元無若保為真離塵慮在。解
分別覺觀並是依他假合全性自
無

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
有分別因聲分別全性元無
色香味觸例此可見

後舉就濟
塵顯

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
為法塵分別影事五境不對明
不行為時外緣

後達其自
揣二

故云內守幽閑也當爾之時不無
分別若便將此內分別心為全性
者此亦非理而不知此全由第六
法塵影像事境所發亦非全性乃
是意識在獨散位比量別緣取獨
影境非是明了同五所取故云縱
滅見聞覺知也。解真際曰縱滅
定位明了夢中覺寤今約明了與
五同緣俱不行也所取法塵乃散
位獨頭也不緣外境泯迹藏用故
曰內守幽閑祇此虛想是名法塵

影事
我非勅汝執為非心疏我今非是
不徇理道強

初塵去體在
答是常

制勒汝執為非心意但汝於心微
顯如來言無枉逼也此勸不由他人
細揣摩獨於自心諦審揣摩度研摩
理道也此即理長即就何必求人
矣。解孤山曰我長所詞斥非謂令
汝執為同土木無心勸其揣摩分別
之心為當離塵有體為復離塵無
體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

後境去心空是
影塵妄干

初正示

疏若汝研窮此分別體離六塵外
實有性者我即容許是汝真心世
人只知即心是佛曾不細度量
此心剎那變異猶如猿猴害馬紛
然亂想無暫停故楞伽云當於
靜處觀此妄想流注生滅凡夫不
覺妄謂不動故下經云如瀑流水
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起
信亦云一念相續未嘗離念故說
本已來念一切眾生不名為覺以從
無始無明故佛再令微細揣摩楷
定真偽。解分別性即妄心也若
此妄心離塵有體則容是真心既
離塵無體非妄是何應知即真汝
心乃暫縱之
語非顯真也

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
別影事疏若離前塵無此分別足
顯分別宛是妄想自性本

後釋成

無屬於前塵故可名為分別影事
如下文云若真汝心則無所去云
何離聲無分別性斯則豈唯聲分
別心分別我容離諸色相無分別
性。解六塵如形分別有豈有體
耶形有故無自體心因塵有豈有體

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

州四

毛兔角既無常必歸變滅皮之不

存毛將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

面影其自失

修證無生法忍若汝堅執無常之

法身同於斷滅以法身證即真性

故法身若斷依何修行證無生忍

若了如來藏心本周法界本無心

滅含裹十方寧有方所凡夫身心

如影如像執此影像為佛性者一

何鄙哉。解心隨塵滅修證者誰

即時阿難與諸大眾默然自失

初疏

○後釋義

聞佛斥此非汝心則驚疑設難將

謂無心泊乎顯示清淨妙明性一

切心本來徧圓而為世界因果微

塵平等體性佛雖開示又恐久執

尚堅再約緣塵重研妄想離塵無

體豈是元真若堅執不融法身應

△後破妄見
明真見

斷修證法忍必無所依阿難雖未
悟真且知執妄是失故云默然自
失。解所執既

佛告阿難世間一切諸修學人現

前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

羅漢疏四禪四空及滅受想名為

智慧深利能從一禪入一禪心心

相續更無異念可問雜故然修此

定能成無漏今言不得漏盡者乃

通指世間有漏心修欲界未至及

四禪四空定耳凡夫修禪多生味

著隨禪感果不出三界。故非無

漏非別指於滅盡等九亦可別斥

前之九定雖通無漏俱是不問

既修此定能得無漏何故經云不

得漏盡成阿羅漢答此明不得大

乘阿羅漢也。瓔珞經中初歡喜地

名阿羅漢羅漢言過三有故知今言

不得漏盡乃指不斷二障之漏不

證大乘羅漢也況究竟無學佛皆

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為真實是故

汝今雖得多聞不成聖果若了真

妄達法

初承前開示
責已求義

初責已無
修二

界性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
明終不候執生死根本以爲真實
由是不辨認妄爲真久處輪回不
成聖果然阿難亦得初果以未究
竟故云未得若約大乘故無所惑
淨妙利既有人厭下苦處障欣上
梵語禪那此云靜定有不得漏盡
自性不見性迷心得捨隨此九次第
人定亦名世色界中初二禪慧
多定少無色界中大菩薩真修
四禪定慧俱等是大華嚴世界居
處報身成道處號華嚴世界居
禪頂此九次第作得定若了自
性定即此九次第作得定若了自
非因境有亦名正法眼藏各各
悟本性有亦名正法眼藏各各
常用即我真心用而常寂假名無
念即名清淨法身亦名常住真心
亦名清淨法界亦名自性定亦名
無漏界也。疏二破妄見明真見
者由前佛問入道發心遂答因親
如來勝相由眼觀見心生愛樂洎
乎舉拳再問復云耀我心目七處
徵詰三疑拒抗但且論心未言其
見蓋心爲萬法之元見爲六根之
首心有真妄見具正邪故前破妄
心顯如來藏即一真法界離緣絕
相是所觀境境既已說次明能觀

後
明

初
聖
叙

之智智即是慧慧用差別說名爲
見見有正邪故須料揀故下文云
唯願如來開我道眼得清淨眼等
此蓋先體後用法如是故然體用
二法不相捨離體是即用之體用
是即體之用故前後經文明心則
約見而辨顯見則就心而論
故知一法義分爲二也文三
阿難聞已重複悲淚五體投地長
跪合掌貴已內重涕淚外形而白
佛言自我從佛發心出家侍佛威
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
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
我本心雖身出家心不入道初心
問解州克修恃賴親因將惠正受豈
知身戒雖從佛得心定宜當自證
本不相代斯之謂歟涅槃云汝諸
比丘身雖出家而未曾染大乘法
服雖復乞食經歷多年初未曾求
大乘法食衣嚴法體食資慧命不
識本常衣
食俱失
譬如窮子捨父逃逝解資中曰迷
真習妄五道

轉今日乃知疏窮子捨父偷也絕
 淨慧命故云捨父偷轉五道往而不
 返故云逃遁因佛指示方雖有多
 知過悞故云今日乃知
 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人說食
 終不能飽喻說食之不可知也夫修行者

必須內修理觀外助多聞如人有
 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若偏文字
 不習觀門說食何異故大論云有
 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暗
 中有目無所親多聞無智慧亦不
 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目
 多聞無智慧譬如人身牛

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纏良由不

知寂常心性煩惱所知障心為二障
 解脫造業受報由煩惱所知障心為二障
 不解脫迷法空理不知諸障障慧相
 若不生本性寂諸法元空自然擾
 惱不樂生性不結誰曰生空死誰為
 縛槃生性不結誰曰生空死誰為
 縛槃生性不結誰曰生空死誰為
 知障亦解名智障障謂一切種智故

後述迷
 求勝

次放光灌頂許
 為宣說

初放光
 灌頂

後許為聞
 灌頂

惟願如來哀愍窮露發妙明心開
 我道眼既無權實父母非露如何
 窮妙如何既無權實父母非露如何
 發妙如何既無權實父母非露如何
 破障若六二執隨遣近成住地遠
 至謂前破善哉妙請不亦至哉地遠
 私謂前破善哉妙請不亦至哉地遠
 云發妙明心也將破妄見欲顯真
 見故復請云開我道眼也又則眼
 見其旨甚微問故眼雙舉叩佛音
 破妄見答應有三義一者妄心為迷
 妄之元屬王數通乎三性故在前
 二者唯眼識但屬無記故在後破
 破而未能知妄心且難緣塵分見
 三引盲人瞶暗等以彰見性不滅
 乃至舉手飛光皆顯性無攝動當
 知如來善巧方便從細自
 淺由深開示阿難奢摩他路也
 即時如來從眉萬字涌出寶光前
 光從口此光從眉者前文從說顯
 心此從心發見萬字者表無漏
 性德梵云阿悉底迦此相者必受
 是吉祥勝德之相有此相者必受

後約破執
疑見性字

初且示見性
惟心二字

初雖前問答
引此常情字

初雖前問答
問其因由

初問

後答

安樂則天長壽二年權制此字安
於天樞其形如此凡音為萬字佛
曾前有此之形然八種相中此
當第一謂吉祥萬德之所集也

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塵普

佛世界一時周徧徧灌十方所有

寶刹諸如來頂旋至阿難及諸大

眾體既具德用不離體用亦具德

漏淨眼普見十方智照無遺微塵

眾乘因不二。解孤山曰。有諸大

字表自心中道為萬法之源。涌出

寶光表從中。法於中。智有百千

遍十方。表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周

佛理齊及諸大眾。表彼彼性。等

告阿難言。吾今為汝建大法幢。亦

令十方一切眾生。獲妙微密性淨

明心得清淨。眼。疏。根本智性。因茲

大法幢。三德秘藏。不縱橫。並別故

云妙。十地見之。如隔羅。故曰。微

唯佛與佛。乃能。究竟。故曰。微

體也。眼。即用也。解。圓頓。大法。超

後約破執
疑見性字

初約無奉
以例三

初答

後答

出偏小喻之以。懂獲妙明心證
中理也。得清淨眼。發中智也。

阿難汝先答我。見光明。奉此拳光

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將誰見

疏。此問有三。正在

誰見。餘即兼耳。

阿難言。由佛全體。閻浮檀金。純如

寶山。清淨所生。故有光明。我實眼

觀五輪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

先光。次見。後拳。也不從問。次者。文

便故也。閻浮。種金。正云。染部。捺。陀

此西域。河名。其河。近其樹。其金。出

彼河。此則。河因。樹名。金因。河稱。也

或云。閻浮。果。汁。點。物。成。金。因。流。入

河。染。石。為。金。也。其色。赤黃。兼帶。紫

焰。故也。觀。經。疏。閻浮。檀金。超過

紫磨。金色。百千萬倍。唯聖。所知。佛

身。光明。猶如。聚日。紫磨。必不。如此

純大。赤色。也。解。閻浮。檀。此。云。上

勝。純。反。許。極

佛告阿難。如來今日。實言告汝。諸

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疏。無

人縱喻難明故舉智者因喻開悟

阿難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我

拳若無汝眼不成汝見以汝眼根

例我拳理其義均不以其情見必

問待其伸答後乃奪之。然故順情而

手必無拳人雖無眼豈是無見

阿難言唯然世尊既無我眼不成

我見例如來拳事義相類疏果然

出於斯故答相類。標無眼

心見不昧無手畢竟無拳

佛告阿難汝言相類是義不然何

以故如無手人拳畢竟滅彼無眼

者非見全無疏意明盲雖無眼且

所以者何汝試於途詢問盲人汝

何所見彼諸盲人必來答汝我今

眼前唯見黑暗更無他矚以是義

觀前塵自暗見何虧損盲雖不見明還能見

暗即此見暗亦名為見故云見何虧損

阿難言諸盲眼前唯覩黑暗云何

成見為常情見暗不名為見故有此難

佛告阿難諸盲無眼唯觀黑暗與

有眼人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為無

有別微說。標在人身上肉眼為見緣在人眼日月燈為助緣

如是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群盲二

黑校量曾無有異疏無眼見黑與有眼見黑二見

無別故知見即是心不唯在眼

阿難若無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

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

無眼見黑有眼見塵汝必許此是眼所見

彼暗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

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此正例無

燈見黑有燈見塵亦應許此是燈所見若燈見者燈

燈見者燈

後總歸心見

後廣約諸相辨釋三

初對境動搖相攝見

初阿難伸佛意旨

後如來廣為開示三

能有見自不名燈又則燈觀何關

汝事此縱破設或汝許名為燈見

燈又若燈見彼暗中人得燈光時

不合名見燈自見故應知因燈見

色燈不名見因眼見色眼不是見

燈之與眼但是見緣體非是見也

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

眼非燈舉前有眼在暗室時因燈

此名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

眼此舉盲者得眼先時因眼顯照

應知見性是心非眼也窮其根本

是性元心遙遙相推心為其主餘

是助因以常情只知眼見不識是

心今此且令知其根本未辨真妄

解資中曰既知見性

屬心漸明真見矣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與諸大眾口

已默然心未開悟猶異如來慈音

宣示合掌清心佇佛悲誨疏雖知

心未識真妄若言是妄如來又許

後陳如述二領解二

初如來開悟因由

初問悟客塵引其開解下

文廣破非真乃云前虛虛妄相想
感汝真性進之又不可退之又難
明歟羊觸藩斯之謂矣心既未了
口即默然客塵如來慈音開示
標此是結集阿難之意。解真際
曰大眾默然佇佛誨良由真妄未明
若認見境之心前來已奪若謂本
真之見豈假根塵口既亡言心希
示開

爾時世尊舒兜羅絲網相光手開

五輪指誨勅阿難及諸大眾我初

成道於鹿園中疏即波羅奈國鹿

修行處也佛成道後為阿若多五

先入此園度五人耳

比丘等及與四眾言一切眾生不

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

所誤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今成聖

果五比丘者謂阿若憍陳如摩訶

初出家雪山修道父王憶戀遂召

往彼親近承事彼疑非真相次捨

去同在鹿園習外道法佛成道後

思欲先度彼勞苦者天眼觀見在

初標所悟

後述所悟

初述客義

仙人苑故往開示三轉法輪說生
 咸四諦苦集滅道今言客塵者即
 列指集諦分別煩惱此俱動如客
 生微細難辨如塵此俱動如客
 也若下圓通陳如述證即通大乘
 客如煩惱塵如所知二義無在
 解資中曰言客塵煩惱即見思二
 惑非無始無明也私謂此中所問
 且約昔時小乘所悟耳意令答出
 客塵是動主空不動欲將動以譬
 妄不動以喻真下文屈指飛光義
 亦如是或曰此教既經開顯故今
 問答客塵二義即是
 根本無明者非也

時憍陳那起立白佛我今長老於
 大衆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

成果
 疏德長臘高最初度故名爲
 長老佛轉法輪五人之中陳

如先悟佛問解否答云已解因得
 解名悟此見修如客如塵證得無
 爲生空涅槃標然不動如主及空
 因即獲果。標梵語憍陳如云
 火器。解孤山曰憍陳那此云解
 本除以第一解法者也故曰獨得
 名解

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

十四

後述客義

次發光能指
辨其靜攝

初約境開合
以辨見子

食食宿事畢做裝前途不遑安住
 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
 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爲
 客義
 疏旅亭止客舍也做始前進
 連暇也此明客義忽忽不暇
 侍住喻分別煩惱數數造業流轉
 五通未曾暫息三界旅泊受果始
 畢又造新業故云食
 宿事畢做裝前途

又如新霽清陽升天光入隙中發

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

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

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解私謂小

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解私謂小

見思生滅主空喻真諦寂然真諦

理一以喻從法則主之與空不可

分二見思惑異以法觀喻則客之

與塵應有二義何者客義麤故喻

迷事之感塵義細故喻迷理之感
 又亭客過遲如鈍使難破也隙塵
 過速如利佛言如是太陽高照光
 使易斷也微細難見自非觀智照
 俱生煩惱現空中塵搖動不息此喻

十四

初引手問

現終不覺知與身俱生與心同事
故此煩惱體全是生滅虛妄不息
主人及空俱喻真性不動之義始
佛開悟客塵此欲陳解了真見常寂
意引阿難聞而開解甚合佛心故
身境動搖陳如剖析甚合佛心故
此印可言如是也

即時如來於大眾中屈五輪指屈

已復開開已又屈謂阿難言汝今

何見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掌

次就見推窮

衆中開合問答可知。標屈開五輪指表聖人出入五道也。

佛告阿難汝見我手衆中開合爲

是我手有開有合爲復汝見有開

有合阿難言世尊寶手衆中開合

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

開有合疏此明境有開合見無開合

佛言誰動誰靜阿難言佛手不住

後靜審動靜

後約身搖動以辨見二

而我見性尚無有靜誰爲無住佛

言如是與阿難已開客塵搖動虛空

例知見性無動無靜若以動靜相

形則佛手是動見性是靜若只就

答二約身於真故佛印言如是。此

有開合見無動靜此則約對外境

以辨義則易顯向下只於內身白

分動靜動中有不動意明境之與

身俱是生滅而於此造業流轉無

窮本真自性迷而不識故圓覺云

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又云何汝今

可還者自然非汝又云何汝今

念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洎終念

常生滅此等皆明身境無常不見性

無常凡夫迷倒下自雙破至文當

知然此所明對境對身以辨見性

一性羸淺若原佛意非離此見別

有性常性常真體可得本同空花元是

妙明無緣無滅故下經觀河之見亦

復如是良以諸疑未斷執情深重

是故宜就淺近寄明深旨至下文

殊爲問方顯其意

學者知之文二

寂光在右
以辨頭

後約顯攝
動以明見

後雙結會通責
其迷去一

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
 阿難右阿難即時迴首右盼又放
 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又則迴首左
 盼佛告阿難汝頭今日何因搖動
 阿難言我見如來出妙寶光來我
 左右故左右觀頭自搖動體稍知見
 審問不移故言頭自搖動體無動
 原佛意非離此見別有性常以見
 與見緣元是妙明也

阿難汝盼佛光左右動頭為汝頭
 動為復見動世尊我頭自動而我
 見性尚無有止誰為搖動佛言如
 是疏阿難認見不移若無相形亦
 本自不動也故佛印可標無住者
 不逐緣生非因境有解孤山曰
 舉手開合飛光左右現茲二相祇
 是證成陳那之義以開示阿難也

於是如來普告大眾若復眾生以

州四

十七

初雙結
會通

搖動者名之為塵以不住者名之
 為客疏此結陳如悟客塵汝觀阿
 難頭自搖動見無所動又汝觀我
 手自開合見無舒卷此結阿難答
 合頭自動搖身境客塵同一生滅
 更無二別應知客必有主塵處有
 空對佛手之見形頭動之性未嘗
 動靜豈成去來前後會通其揆一
 也

云何汝今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從
 始洎終念念生滅遺夫真性顛倒
 行事總責也總責凡夫二乘無常
 造業無常妄執實有計我我所起惑
 苦尚不知生滅豈知本如來藏故
 云以動為身念生滅等此即責
 無常計常也二乘雖知一切無常
 而不悟知本常妙性湛然不動故
 云遺失真性既不識真亦不辨妄
 故云顛倒行事其猶棄海認浮漚
 有動見性不動寄斥大眾迷真常

州四

十七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五

經二州五

三教類例漸明真見三

凡遇圓相即是標辭與疏同其上文

初直對匿王破其斷見二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身心泰然念無始來失却本心妄認緣塵分別影事今日開悟如失乳

兒忽遇慈母州五疏悟知緣塵之心是影事又識對境之見

初迷阿難所緣顯辨真見

是不動翻思往日妄認失真流浪既深昏惑難脫幸逢嘉會遭此良時法乳既滋如子合掌禮佛願聞遇母不亦快哉

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現前生

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前文叱責此非汝心

後明匿王引外諸證不生四

蓋令識妄仍指諸法唯心所現此又令了所現之妄本無自性元是一真一真未嘗動搖諸法何曾生滅佛意欲其即妄見真遂印對境之見元來無動廣責認物為已性心失真阿難測佛之深旨將謂真妄二體全殊生滅之外有不生滅若如是者唯心之言虛設妄法之語徒施逐語迷旨終成顛倒雖懷疑念未敢形言故云合掌禮佛

引外叙疑

願聞等也。標此是結集家叙其意也。解資中曰由前佛言云何汝今以動為身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故有斯請也。時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諸佛誨勅見迦旃延毗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為涅槃疏迦旃延

二迷身邊改四

姓也名迦羅鳩駄此外道執一切法亦有亦無剛闇夜是名毗羅胝母號此外道起自然見外計維多不離斷常二見此二皆斷見類故云咸言斷滅此人異計不知業我種相生妄謂死後即是涅槃此外雖值佛今猶狐疑道六師中二人

一問答身常不常

也準今經所說則有三師中二人見故匿王引旃延毗羅而問後如來舉末伽而斥也。標云何發揮波斯匿此亦云月光。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今此大眾諸有漏者咸皆願聞疏狐性多疑凡遇水處聽水無聲然後方行昔聞死後斷滅今聞不滅不生孰是孰非猶豫不決故云狐疑而匿王深體阿難所懷知於生滅之外求不生滅心雖密請

二問答未
滅知藏

口不形言故引外宗莫佛開示近
破外道斷見令知死後續生深引
阿難悟真不離生滅妄識故云證
知此心不生滅地。解發越揮散
也託彼邪疑
以咨極理

佛告大王汝身現在今復問汝汝
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

州五

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疏

舉此問欲顯生滅中有不生滅如
前頭自搖動見無所動。解私謂
前示阿難見無搖動後示匿王性
無生滅一往似同義須甄別何則
阿難以身境爲動此相猶羣謂見
性不動且據現前對揚而說今佛
問匿王內身變壞乃至答云剎那
剎那不得停生其相甚微洎談見
性自童至耄不遷不變由是而知
所破生滅則羣細有殊所顯見性
則近遠成異聖人引物入如
來藏其致漸深讀者詳此
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世
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
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

三問答老
切何界

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亡不息決知
此身當從滅盡疏前念滅後念生
薪必歸磨滅俱舍云以
諸有爲法剎那盡故

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齡已從衰

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王迷無常
念念遷謝

其理必然故印如是欲其更叙遷
謝之相以老少相比爲問十五曰

童末巾冠也世尊我昔孩孺膚腴潤

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頽齡

迫於衰羣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

白面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

州五

之時始生曰孩始行曰孺孺濡弱

美曰勝也膚布也布在表也文理光

人之時勝此皆童子時相長成謂成

故云血氣充滿頽齡即今六十有

二年齡頽朽近於七十故云迫於
衰羣老少相與云何世尊見此相
比○解孤山曰佛問兩時答出三
時謂孩孺長成衰羣也羣昏忘也
然八十曰耄時匿王方六十二蓋

四問答頽
新流年

通言 惜
忘耳

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

前疏

三示注不
誤三

叙相變今問年變由年變故令其
相變不頓朽言要叙漸老念念遷

移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

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

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

時三十之時又衰二十于今六十

又過于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

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易

且限十年

十年為限羸相而觀殂往也落猶不住也少壯

不住往而不還也故若復令我微

細思惟其變寧唯一紀二紀實為

年變

此以一年為限年年變改宣何嘗十年十二年曰紀也

唯年變亦兼月化

此以一月為限月以不同不唯

約年何直月化兼又日遷

何直猶不但也

初備問不滅
王答不知

此以一日為限日日更化不但約
月已上從寬至狹四限觀察無常
之相猶是麤沉思諦觀利那利那
浮未為微細

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
從變滅

此至細而觀也若以沉靜其思審諦觀察即利那不停念念流變此即微細四相遷流不息凡夫心羣殊不知覺古德偈

云如以一睫毛置掌人不覺若置
眼睛上為害極不安愚人如手掌

不覺言行苦還智者如眼睛為極
厭患言利那者時之極少也俱舍

論說時之為劫乃至年之利那月俱是
長名之分又云百二十利那為一

時之利那六十又云百二十利那為一
恒利那六十又云百二十利那為一

十臘縛為一須臾三十須臾為一
晝夜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

一年

州五限是約一紀舉全數爾。解答有
二相一約歲相順觀則以十年為

限始從十歲增至六十又過于二
猶云六十有也殂落猶云遷謝

也尚書以殂落為死非今經義二
約年細相逆觀則始從一紀減至一

此也十二年曰紀而減者由向自云六
細相一紀而減者由向自云六

十又過于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
則是以今六十有二反觀五十是
紀而滅之

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

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

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

知性亦在滅身汝知前可知不生滅

外叙疑比欲世尊明示今蒙佛問

改此下約王自示至長見河不變

以明見性意顯只於生滅了不生

滅相雖近旨甚深微一令匿王

發深解而悟捨生趣生一使慶喜

在此密談頭自搖動見無所動是

此意也維摩云如自觀身實相觀

佛亦然肇公以萬物即不遷何但

於見下文佛答又殊及三科文

首分明顯會始見其意文三

初許示
無生

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許於正

示無生理也○解真際曰前王

示不知意欲如來為凡開演也

州五

五

大王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

次問答見
河國界

生三歲慈母携我謁耆婆天經過

此流爾時即知是恒河水此云命

西國風俗皆事長命天神子生三

歲即謁彼廟謝求得也此以年間

見者意明年

變見不變也

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

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

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

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

無異乃至今年六十二亦無有

異無異之語甚好思量

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

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恒河

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至

言不也世尊色身麤相童耄易知

對此辨異令悟無生也○標觀河

之見既無童耄生滅去來豈有動

後問答見
有童耄

轉。解孤山曰既知見境不易可
喻真性無遷大聖動樹訓風舉扇
類月故令先識見無童耄
然後直示性無生滅也

後元指常性
斥彼置疑

佛言太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
未曾皺皺者為緣不皺非變變者
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

中受汝生死疏克指常性生滅但
死若知不變即見無生。解見精
即不見性也。皺者為變則顯生死無
常不皺非變則顯涅槃常住生死
涅槃雖分兩派克論涅槃性豈有二
殊言偏意圖變即非變若然者豈
但破匿王引外之見抑亦訓阿難
二發之而猶引彼末伽梨等都言
精也

此身死後全滅疏斥彼置疑也末
伽梨是字母名俱
奢梨此指匿王所引異者俱是外
道趣爾指也色身變異可說無常
見性不遷理非斷滅。標是六師
中斷見之類也。解此說眾生雖
有苦樂無有因緣自然而然也等
者等取旃延屈子二人準此文意
則六師中三執斷明矣
彼之三
者必也
執常乎

而信悟生

△後正對阿難破
其常見二

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
諸大眾踊躍歡喜得未曾有疏叙
其淺
悟但云捨生趣生輪彼深意必知
滅元不滅隨宜領解主伴同致承
言也

△初阿難來道
發問

後知來驗破
執情三

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
佛世尊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
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
事願興慈悲洗我塵垢據此見河
之見與我
見聞無殊於王即云不滅不生於
我即云遺失真性王之與我孰親
孰疎苟或殊途如何自分辨然此問
意由來久矣始因手自開合見無
開合頭自搖動見無搖動一一佛
印皆言如是此則如來令於妄見
即辨真見無離生滅有不生滅阿
難問知佛旨猶謂生滅與不生滅
別遂合掌禮佛願聞如來顯出身
心真妄虛實現前生滅與不生滅
二發明性墜王知其懷抱又不發
問伸誠於是引外六師執見死後
斷滅所與佛親開示即妄見真責
引阿難無執二別阿難古佛豈茲

初驗出倒
情二

初無手簡
引生常攝

問

不了蓋為今日惑重情深須示普
然確陳拒諍故茲問也。解資中
曰阿難良由不達對機之意故此
疑也。私謂前斥遺真蓋託身境以
破當體之妄也。向示無滅乃附見
精以顯所依之性也。當體故不即
所依故不離應知以不離言之阿
難何嘗為失以不即言之匿王亦
未為得今既惑
此故問以辨之

即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

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為正

為倒疏下指指下也母陀羅此云

有倒印此意欲明見手不同有正

陀羅印者三十二相中一相也

阿難言世間眾生以此為倒而我

不知誰正誰倒疏此推世人以此

何。標誰何也。世人以垂手為倒

以指上指為正。喻凡夫執正為倒

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為倒即

世間人將何為正疏若以垂手為

正。標此驗出凡

夫執正為倒之情

二答

三徵

四釋

後豎臂示
此出倒見

阿難言如來豎臂兜羅縣手上指

於空則名為正疏豎手為倒却以

此為阿難不辨真妄執妄為真故

如來責顛倒行事既了妄本無體

合知真自寂然遂許對頭動之見

觀河之性即是性真無別真也慶

喜依前不了將謂妄外有真遂不

甘我為顛倒之人正是無生之性

阿難既陳諍問如來就事以驗逆

順之境不辨顛倒之情難脫下文

破即

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

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既云

為正佛便豎臂隨而責之此即正

是顛倒也指本垂下今却逆上故

云首尾相換世人不依本分以正

為正而別生異見以倒為正故云

一倍瞻視。解孤山曰若此顛倒

謂垂手豎手也。垂則以手為尾。豎

則以手為首。故云相換首尾相翻

名為一倍手實無殊。既瞻垂為尾

視豎為首。非則知汝身與諸如來

一倍如何。則知汝身與諸如來

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

次徵其倒處二

正偏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驗之則知汝身與如來身比並類。亦可若以佛之見手類顯佛身。明此非汝身。正偏知若以汝之見手。胡非是顛倒行事。正偏知者。離倒。名正窮盡法界。名偏凡夫二乘無。此號者皆顛倒故。標蓋為衆生。

妄分別自生正倒也。○解汝身迷。理比垂手也。如來悟理類豎手也。垂豎自異手實無殊。迷悟不同理常平等。

初徵倒所在。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

字何處號為顛倒。也任汝心中諦。

審觀察佛若是倒汝名。自佛身何處名。

倒此則令其識顛倒處也。名。字聲。

字猶詔目也。古人於此作泯相解。

遂令下經正辨顛倒。血脉不貫便。

成孤起既絕正倒。如來何故却說。

顛倒學。者請詳。○解。令審自身望。

後敘其知

于時阿難與諸大衆瞻耆瞻佛目。

後廣示倒相二

睛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疏。證。貌。昏。問。不。了。也。聞。微。倒。處。直。然。不。了。既。不。措。其。一。辭。但。知。向。佛。直。視。○。標。阿。難。示。同。凡。夫。執。正。為。倒。謂。夫。妙。明。其。正。倒。故。不。知。也。○。解。私。佛。悟。之。假。名。為。正。衆。生。迷。之。暫。說。尚。泯。復。何。了。迷。非。迷。達。悟。無。悟。真。心。

以。歷。王。見。精。不。滅。疑。乎。自。身。遺。失。其。性。故。佛。方。便。以。倒。正。示。之。向。問。顛。倒。名。字。意。亦。阿。難。認。悟。中。迷。為。身。為。心。即。是。顛。倒。所。在。時。衆。未。曉。於是。

初與悲告語叙其常說

佛與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衆發。

海潮音徧告同會。○解。孤。山。曰。機。熟。

喻。以。海。潮。諸。善。男。子。我。常。說。言。色。

來。不。過。限。諸。善。男。子。我。常。說。言。色。

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

所。現。無。念。要。不。失。時。此。表。無。緣。慈。

悲。應。機。而。說。不。待。請。也。色。謂。十。一。種。色。心。可。謂。八。識。心。王。諸。緣。即。總。指。五。十。一。心。所。諸。所。緣。法。謂。六。無。為。

後顯示真妄斥其倒情于

初就法辯釋
迷情五

一標指

也此上五位一百法攝諸法盡皆
是真心之所現起如鏡現像不離
於鏡無體可得問前五無為名體
俱假可同前法無體如影真如無
為名假體實為此宗所說真如猶是
如影像耶答此對待還成妄法如
對妄而立既因對妄真妄同二妄
下經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
又云圓覺無起滅不實如空華圓
覺云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苦
提涅槃等由是五位諸法唯心所
現皆同影像者也。標五位都一
百法攝盡真妄法五位者一心法
二心所有法三法四法五法不相應行
法五無為法彼論釋云一切最勝
故與此相應故分位差別故能現
影像故有所顯示故。解資甲曰
此五皆依真心所現如鏡中像
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
所現物疏心現身心如鏡現物
物鏡體實故虛實既辨
由是顛倒於茲可識
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
明妙性認悟中迷心即是性體偏
是法可重故名寶元來自爾非
適今也故云本言語道斷心行處

二資未

三叙妄

滅故稱妙再三歎美故疊言之悟
即是覺圓明性也迷即不覺妄身
心不覺處覺如像處鏡虛實可
辨今棄如鏡之本性執似像之身
中迷不辨虛實斯為大失故云認
正指此顛倒處也。解孤山曰汝
等遺失責九界迷妄也。本妙山曰
所迷三諦寶明妙性即俗諦妙性具
心即真諦寶明妙性即中諦妙性具
諸法如如意珠具足眾寶也三諦
互融故皆稱妙認悟中迷者諸佛
成道空界依正無非佛之真心佛
心既然汝心亦爾今既不達名悟
迷中
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
雜妄想相為身無明故云晦昧
由此無明變起頑空故曰為空即
下經云迷妄有虛空也又空謂所
變頑空晦昧即能變無明二法和
合變起四大依報外色故云結暗
為色即下經云妄想心變起眾生
四色故想相為身想謂妄心相謂
妄色色心相合五陰備矣即下經
云知覺乃聚緣內攝趣外奔逸
眾生也

四顯義

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

定惑爲色身之內

將此昏迷擾攘之相無世人不知元是
性一從迷執決定不改謂言我實心
在色身內逐起有情無情之異有
性無性之殊認妄心爲佛心一何
鄙哉。標謂不如實知自性。彼我
既分色心。有異愛情。捨也。解
以妄想。四心。聚四。大色。內而外。綠
六境。心不暫停。故曰。聚綠。內而外。趣

疑處即是器界此則第三現相也
以有境界緣故牽起羣識念分
別相續不斷故云聚緣內搖此
二離也。由念相續熏習不斷遂成
分離。取此後二羣分。離識也。從微
外奔逸。此四羣爲
至著三細。四羣爲
煩惱道畢於此矣

明體暗故云昧。內有無明外現
空相。故云爲空。此則最初濁劫也
下文云。速妄有虛空。又云。汝見虛
空。遍十方界。空見不分。有一重體
有見。無覺。相織。妄成。是第一重名
爲劫。濁。此三細中。業轉。二相。亦云
同異。亦云。動靜。由此。動靜。互相。待
故於此。二相。暗。中。結。成。形。色。即。根
身。器。界。也。形。色。既。現。想。處。其。中。色
想。相。雜。有。知。覺。處。成。於。根。身。想。澄

五結迷

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

是妙明真心中物

河大地屬外但緣非執受此之三
境皆是生識所變故能變之識全
迷妄生識所變故能變之識全
無明迷真而起亦無自體能變所
變皆是鏡心所現影故前文云汝
身汝心皆是真心中所現物不知
此理却執我結示
色身內故此結示

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

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

四義故以海喻永絕百非如海甚
深包含萬有如海廣大無德不備
如海環寶無法不現如海現影其
體湛寂不與妄染相應故云澄清
即前甚深義也百千者即前廣大
義也不識是元清淨體故云棄之
只取昏擾擾相以爲心性故云唯
認等全潮大瀛渤解皆海之異名

後約喻指

三廣約緣聖
顯其見一

一顯緣心非
性二

初阿難迷悟
影疑二

也。解百大千大海喻真心非偏而偏一浮漚體喻妄心非局而局背真起妄如棄海認漚執妄為真如認漚為海全潮則徧海而涌故云窮盡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無差別如來說為可憐愍者疏例前結指也棄之大海是一迷也認漚為海是倍迷也垂手是正

執為倒一迷也豎手是倒認為正倍迷也前舉事以驗後引喻以況中問以法進退相例正指倒相。較然明白如何謂言是混相耶有智請詳。解迷悟一倍於迷翻各名一倍是全迷為悟是一倍於迷翻各名一倍是一倍於迷故言垂手真際曰迷中今既斥迷故言遺失真心早是迷矣復執前塵以為自性又一迷故。疏三廣約緣塵正顯真見以前文中約對手觀河示無生相淺意深猶成隱密未為顯了不名正顯故科之粗論漸明也今此已下廣對緣塵破除名相顯此見性不落戲論然後逐段會通令知諸法虛妄本無所有唯一苦提妙淨文明體分明顯會故云正顯真見也文四

初迷悟

後影疑

後如來約喻
顯釋二

阿難承佛悲救深誨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法音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因佛廣顯出真心於能詮言音悟所詮心地

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

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為本元

心地。解私謂前破妄心已責因聲而為問者欲顯真性無能所之相也既於緣心已離麤執是故但言未敢認為本元心地豈同前云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諸土木耶所以下文略簡所緣願佛之法能緣之心真體可見矣願佛

哀愍宣示圓音拔我疑根歸無上

道。疏佛以言音詮此真性今我領解復是緣心所貴言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有

何別耶由是未敢認為本元心地。言圓音者以佛一語言徧窮生界而其音韻常不雜亂如起信疏

解

初指是非 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

法亦緣非得法性因聲而有分別

後喻顯其非

生滅維摩云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說既不可聽豈可耶緣心者但緣語言文字故云非得一念不生

初執指有斥認能詮于

前後際斷斯可名為真得法性。解真際曰以能緣心緣佛法音認為自性非自性也以此法音但是所緣聲教故

初喻二

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

應看月孤山曰人喻如來手指喻教月喻真理是眾生之心聞生也教詮真理離指方能識月耳

教自合觀心離指方能識月耳

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

初指月雙迷

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

指為明月故疏指喻能詮言教月喻所詮真理若欲見月須亡指以觀之若欲見性須亡指而體之不能亡言豈能見性不

後明暗俱失

言而體之不能亡言豈能見性不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

後合

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指月俱途詮旨兩失在文可見

後者蓋留責歸緣三

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即以指體為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言教屬有為無記故

故明能喻可解。解教是聲塵故如暗理是真心故如明

汝亦如是如疏以法合喻

初約諸喻類推有體三

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為汝心者此

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若因法生分別心此分別心本無自性故屬緣塵隨塵有無非是常住但

如其客。解如前文云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既離塵無性

自如是妄也私謂上指月喻雖遺所標之指正簡能緣之心以阿難

云現以緣心允所瞻仰故由是今文唯破分別之性良有以也

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

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為

次喻

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為

後合

後約緣變
貴無性三

初例成無性

次指同外字

亭主 疏此明緣心隨境往來真心
湛然常住以客喻妄以主喻

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則無所去下如

經云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
滅二因離是則常真實。標真性
不逐緣生
豈因境有

云何離聲無分別性斯則豈唯聲

分別心分別我容離諸色相無分

別性 疏緣心若是真性應如其主
何得隨聲來去以離聲時無

分別故豈同真心周徧法界湛然
常住隨聲之心既然隨色之心亦
爾故云豈唯等。解資中曰以聲
例色相從而說非但聲分別心離

聲無體色分別心離
色相外亦無其性

如是乃至分別都無 疏前舉色聲
合偏歷香味觸法今此超非色非

空拘舍離等昧為冥諦 不可見故
有故非空言冥諦者或云真性或

云自性梵云僧伽奢薩恒羅此云
十

後結責
非主

三真見無
還二

數論立二十五諦最初二諦名為
真性計以為常勝境真性即變
我亦計為常我受勝境真性即變
二亦計為常我受勝境真性即變
境纏縛不得解脫我若不思冥諦
不覺既無纏縛我即解脫名為冥諦
槃如別處說拘舍梨者非即數論
是彼類耳趣爾舉也。解孤山曰
如是彼指上聲色也乃至例餘四塵
也分別都無謂分別六塵之心皆

離塵無性也塵謝則滅故非色塵
對則有故非空是故外道昧彼真
心遂以塵謝心滅為真諦塵對心
生為覺諦即二十五諦中真初生
覺也略舉真諦意對覺諦而論方
合上云非色非空也私謂二十五
諦除真諦外不出色空也今分

別都無非心也即覺諦及我心等
非色即五塵五大等正同外道所
中空大也既非此等十五
見真諦非對覺諦而論也資中曰
拘舍離者數論外道立二十五諦
此之所立從慧
數生故名數論

離諸法緣無分別性則汝心性各
有所還云何為主 疏真心如主妄
來主無移動若離法緣無分別性
顯汝心性隨塵各還是則為客云

顯汝心性隨塵各還是則為客云

何名

初阿難承前敘難

後如來約相對辯三

初約權標指以許說

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

來說妙明元心云何無還惟垂哀

愍為我宣說

示者為真今以所執之生滅疑於

無還還猶滅也。解私謂此問心

性云何無還向別指見精為不

還者蓋前文已說如是見性是心

非眼故然其見精真妄猶雜所以

廣約緣塵簡出真性

披沙若盡金體自純

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

者權宜之辭權指阿難此見雖非

能見之心為明元也

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

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

見權示無還也。解孤山曰見精

明元即同王觀河之見雖異綠
 塵而猶是妄妄依真起故曰明元
 此見雖非下簡妄異真也如第二
 月非是月影者真月喻真也第二
 月喻見精水中影喻心何無還私
 謂阿難所問妙明元心云何無還
 而佛以難見精為答者以真心無
 發悟良難故託見精方便開示此
 雖屬妄切近於真如第二月取喻
 非遠應知此見亦是前來緣塵之
 見但緣塵分別之性則破云有還
 爾者何故佛言且汝見我見精明
 元耶況若例同觀河之見我見精
 綠也所舉月喻諸家並以三義解
 之至於孤山亦依舊說唯配法有
 異耳余謂月影即第二月非水中
 之影也今先消文次引證言見精
 明元者即能見之性也如第二月
 者謂難見之體也如第二月即於
 月邊別有圓影而云非是月影者
 謂非月上實有新影蓋捏目所成
 也非以喻上實有斯見蓋虛妄所
 也非以喻上實有斯見蓋虛妄所
 見燈光引證者下文云目有赤眚
 之觀乃至云如第二月非體非
 影以是觀之非水中之影明矣

阿難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升

後明還

後示見
無還

初標

天則有明曜中夜黑月雲霧晦暝
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
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
見緣頑虛之中遍是空性鬱燉之
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

疏舉此明暗通塞空有染淨八種之相皆仗因托緣以立其像也。解真際曰欲示無還之性先指可還之相此八但是舉要而已此五約心所分別處即是緣此境則通私謂此八緣中七緣皆就境映起根論之唯分別緣則於七境而上下也。如下文破識大中間蓋通偏觀此會聖衆用目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此即見精也。又云汝識於中次第標指此是文殊等即分別緣也。

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
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阿難此諸
變化明還日輪何以故無日不明

州五

十七

次釋

後結

後就實緣
以結責

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暗還黑月通
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
還空鬱燉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
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疏此之八有還從緣無有去有來非同真見

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八種之見名爲見精明性既非緣生當還何所豈同八境各有所歸
何以故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

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
別真見離緣緣還見在若隨境去後更誰觀境自見差見且無別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
汝而誰八境可還自非汝見汝不還性正是汝真此若非真

則知汝心本妙明淨猶見性不還猶喻二月此見屬妄將亦須還唯有真月所喻真性誠不還耳下文云但一月真

三約體用重
明二

中間自無是月非月又云見見之
時見非是見豈非此見亦可還乎
問此還何所答還無明也由無明
故而有能見無明若破此見即還
起信云若離業識則汝自迷悶喪
無見相厥旨顯然

本受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

如來名可憐愍

疏前將八境以對
妄見權示無還由

初伸問

是則知本妙明心未嘗生滅本有
真性迷而不知却執緣塵自取流
浪如前文云由汝無始至于今生
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然
雖權指意顯即是
以未不離本故

阿難言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

得知是我真性

阿難問意前對八
境權指妄見有無

後答釋

還義因是得識本真元性不生不
滅為復只此表知性常為更有義
別得真妄故云云何得知等○解
此問意者如云雖識二月何謂真
月○疏向者約云雖識二月何謂真
差異用約人辨體對物論斯則前
後三義以辨真也一顯無生滅二
明有勝用三示無差別故此答釋
二科
州五

八

初約用優
劣以略明

佛告阿難吾今問汝今汝未得無
漏清淨承佛神力見於初禪得無
障礙得初果證方斷分別故云未
障礙得初果證方斷分別故云未
故云承佛神力借通令見者意欲
阿難信知自己見之真用有若是
輔也色界之首梵眾梵而阿那律見
輔大梵俱名初禪

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勒果

阿那律此

後約體非物
以廣辯二

云如意亦云無貧過去以食施辟
支佛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如意
樂無所少未入道時為性多睡
為佛所呵因是不寐遂失明耳佛
教修天眼用見世事因是修得見
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
羅漢見一切佛土那律獨見大千
諸佛見一切佛土那律獨見大千
者以彼偏修作意數故於諸聲聞
天眼第一今言閻浮者以大千皆
有閻浮以別顯總亦不相違○標
阿那律斛飯王子身雖出家性多
睡眠佛可為富之類咄咄胡為寐
寢螺蚌蛤類一睡一千佛出無
由值從此七日七夜不眠失其雙
目世尊愍之令修樂見金剛三昧
遂證半頭之令修樂見金剛三昧
化之境○解孤山曰準淨名經那

初辯見體
非物三

初標塵

初標塵

律答嚴淨梵王云吾見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果此云見閻浮者且從近示閻浮提者洲有此樹從樹得名無故不翻私謂養摩羅舊翻難分別其果似桃非諸菩薩等見挑似奈非奈故耳百千界疏初地見百佛土二地見不可說佛利微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數世界也

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佛具五眼窮盡法界已上四位階級所見淺深不同蓋具見之用隨證所得漸明漸衆生洞視不過分十不隔紙膜遠也物隔皮膚不見五臟豈同前聖真見之用斯則真見矣見前後五重條然可辨而云云何得知是我真性胡不察焉

阿難且吾與汝觀四天王所住宮殿中間徧覽水陸空行雖有昏明種種形像無非前塵分別留礙分別者差別也或可前塵留礙即是所分別之境。標權與汝觀須彌山半腹四萬由旬其間物象

後正辯

初明非見之物是前塵

後明非見之物是前塵

汝應於此分別自他疏此標勸也緣境中試分自他令其差別自即見性他即物象吾今將汝擇於見中誰是我體誰爲物象將請也誰何也我今請汝於所見中詳而擇之何者是汝見體何者是其物象此正勸令揀

阿難極汝見源從日月官是物非汝至七金山周徧諦觀雖種種光亦物非汝漸漸更觀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樹木山川草芥人畜咸物非汝極窮也研窮汝之見性自遠之見性芥小草也。標從四天王宮至南海岸六十四萬里

阿難是諸近遠諸有物性雖復殊同汝見精清淨所矚則諸物類自有差別見性無殊此精妙明誠汝見性疏物類雖殊見性常一不隨境異即是汝真此顯真

後廣破展
轉執情二

初師資能見
五緣破三

聖破

見平等無差汝前問云何得知
是我真性今明境自差別性無
珠由是得知猶屬二月私謂阿難
曰而此見性猶屬二月私謂阿難
所疑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
知是我真性如來所答豈不顯真
但由見性似在於內真性必周於
外佛欲示之故指一切物象皆是
見精所屬之偏以顯真性之徧夫何
寄見性之徧以顯真性之徧夫何

二說各從一義乎然則肉眼所見
物象森羅佛眼所觀真空寂猶
恐阿難認此見性既周外物仍謂
外物同我能見是故下文推而破

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疏

若執言汝能見心同佛之見性亦

合是物應被汝見○解真際曰若

汝認見為物吾見亦同是物汝應

見可

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何

不見吾不見之處疏汝若執言我
時世尊之見既著彼物我見物時
便是見佛之見經文省略但言見

次轉破

後結破

後境更觀
離亂破三

吾此際所計也即便破云吾不見
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意云我若
不緣彼物之時名為不見此不見
體汝應合見為何不見也○解孤
山曰汝縱救云我與世尊同將心
眼緣境之時此不見若見不見自
處汝何不不見耶若見不見自然
非彼不見之相疏此破轉計也汝

不見之體復有何失故云若見不
見即便破云自然非彼不見之相
意云不見之體既被汝見此則何
成不見之相不見之體已被見故
祇可名有見何名不見耶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

何非汝疏此文之意展轉結歸都

文存三而隱二意若具論者合云

若不見吾不見之處亦不見吾見

處既不見吾見處亦非自然非物

吾見若非是物汝見亦非是物汝

見既非是物云
何非汝真見
又則汝合見物之時汝既見物物
亦見汝體性紛雜則汝與我并諸

初正破

次顯是

後亦疑

世間不成安立。又若汝執見性是，
 於見如是則應汝分見物時物亦見，
 汝斯則人物如何汝辨物體見性，
 自然雜亂物即是汝何名爲安立，
 間一切俱不成立如安立諦中須，
 諦耶。標復云世界安立諦中須，
 安心境。解真際曰見若爲物許，
 汝見者汝見亦須爲他所見是則，
 體性雜亂自他不分情與無情不，
 成安立。

阿難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性，
 徧非汝而誰。若汝現見物時究，
 非阿難此則世間顯現安立非佛，
 見性周徧了知此周徧性若非汝，
 眞復是何耶故結云非汝而誰，
 解見性雖同各自受用一室千燈，
 光豈有別而彼此，
 自照不相雜矣。

云何自疑汝之眞性性汝不眞取，
 我求實。疏責其不認也此是汝之，
 心也前云汝身汝心皆自識却明，
 精妙心中所現物而不自識却明，
 他求豈不迷倒此之大意明眞見，
 離緣周徧法界湛然常住妙用無。

四就疑難廣釋

音釋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五

邊平等清淨體非差別用釋前文，
 云何得知是我眞性。○解孤山曰，
 眞性在汝而自不能知其眞翻取，
 我言以求其實迷之甚也責之深，
 也。

胝切張尼 頌切敏 勝倉奏切 毫莫親切 悴秦
 切張尼 皺例救切 劑在詣切 分 殂昨胡 鞠居
 切推也 澄應切 瞽莫豆切 目 瞬音奔目 泊六
 其美也 澄視貌 瞽不明也 目 瞬音奔目 泊六
 及也 瀛盈音 渤音 解胡買 瞋切芒 于 塵切於塞
 也 燉蒲沒 氛敷文切 氣敷也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六 經二 州六

凡遇圓相即是標辭與疏同其上文

一或見性續斷疑三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性必我非餘我與如來觀四天王勝藏寶殿居日月宮此見周圍遍娑婆國

州六

退歸精舍祇見伽藍清心戶堂但

瞻簷廡

疏叙見近遠也因前開示疑悔四天堂殿與日月齊同四萬

初伸疑

由旬娑婆此云堪忍大千界之都名今舉總顯別也僧伽藍摩此云眾園廡堂下也○標復云眾園即眾修道之所○解孤山曰既觀初

其通名耳非指大千也世尊此見如其體

本來周徧一界今在室中唯滿一

室為復此見縮大為小為當墻宇

夾令斷絕我今不知斯義所在願

垂弘慈為我敷演 疏一室講堂也借

次正破三

初總斥其非

力見寬自力見狹寬狹既著縮縮堪疑猶豫在懷故云不知斯義所在以阿難未證真如未發真用佛隨外相對物辨真既未親證故難領會此之疑意亦約外相以明縮斷乘前起難以洗物情○解大如外如墻宇夾斷也

佛告阿難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

所事業各屬前塵不應說言見有

舒縮 疏大小內外對待假立俱屬此總責令知其非

次舉喻釋義

譬如方器中見方空吾復問汝此

方器中所見方空為復定方為不

定方 器喻前塵空喻見性空之方圓喻疑見舒縮

若定方者別安圓器空應不圓若

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 方器中空

若定方者除去方器別著圓器此處虛空應無圓相若言虛空不定方者顯是方器無方虛空

二雙破

一雙問

三合類

四會釋

後就疑難
破二

初以疑破
縮錄

汝言不知斯義所在義性如是云

何為在疏汝疑見性縮斷要在義決定見性之義猶如一

空虛空豈有方圓而可在耶此明

真見周徧無有方所如彼虛空故

涅槃云有常之法遍一切處虛空

常故無處不徧如來亦爾徧一切

處是故無常之法此有彼無如來

不爾是故為常○解方圓因器不

在虛空大小由塵何關見

性是故責言云何為在

阿難若復欲令入無方圓但除器

方空體無方不應說言更除虛空

方相所在疏入達解也若欲達解

圓不可更除虛空方相若欲達解

無大小義但去塵境大小不可說

言見性寬狹○解空性無動寧有

出入因器去留強云出入故云若

復入無方圓等空體無方喻見性

無二也以虛空無方圓可除況見

性無大小可還唯言方者

義攝於圓佛語之略耳

若如汝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仰

觀日時汝豈挽見齊於日面疏若

後以續破

斷疑

後會

通二

執境

初迷心

後悟物

同真

上破見性離

身疑三

言縮見成小應可引見令伸等

到日邊挽引齊等面猶邊也

若築牆宇能夾見斷穿為小竅寧

無續迹是義不然寶札穴也若執

接之令見相續若

相接者應有續迹

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已為物失

於本心為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

觀小迷真性之已成色心之物色

本心前文云能生諸緣故云失於

境從心變心隨境轉故見大小之

異內外之殊不能離緣觀性但知

隨境生執故有前來種種疑倒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解私謂上云

故此文則心為能轉物為所轉以

境隨智亡故楞伽云未達境為心

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

不生上二句為物所轉也下二句

若能轉物也則同如來者筆師云

會萬物以成已身心圓明不動道

者其唯聖人乎身端徧能含受十方國土

場於一毛端徧能含受十方國土

初疑

疏若了色心因緣和合虛妄有生
 因緣別離虛妄滅去來本
 如來藏性真常中求於妄迷悟
 生死了無所得斯則妄唯真無
 物可轉為真轉物背塵合覺同諸
 佛土身心圓明者身圓明則毛端
 現成即成妙用故下文云我
 物成真不圓合妙用故下文云我
 妙覺不生不圓合妙用故下文云我
 無量乃至微塵轉大法輪等
 然上諸文俱對塵境而辨變境之
 滅如對生滅尚見外境是滅法
 可還物之生滅尚見外境是滅法
 滅即不生滅尚見外境是滅法
 今此會通令心外境是滅法
 已所成塵心外境是滅法
 法皆如一隨處分可以顯破諸疑
 本真一同來會通此意破諸疑
 難一含受十方國土皆往觀此
 毛端一文今正用無量品云攝
 同下文非從體起用也一大事
 事成趣法備陳義詳此略意不
 雙顯中轉法之義詳此略意不
 言塵中諸師並用一解唯真際
 徒然近古諸師並用一解唯真際
 云既滅前塵形量不立一切即
 性乃圓成斯亦疑之知言矣一
 疏二破見性離身疑此疑因前佛

初疑

初疑

今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了
 會通萬法之旨便謂如來令轉前
 物成我真見物若是見此則見
 性離身而有故成此疑文三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必我
 妙性今此妙性現在我前
 迷已為物失於本心故為物轉若
 能轉物則同如來是則所見山河
 皆我妙性故云今此妙見必我真
 性現在我前此領旨也見必我真
 我今身心復是何物見精定此物處
 之真性顯是此性在我眼前已離
 我體此眼見是既是我現前已離
 心須不是我復是何物○解此由
 阿難尚存能所見既是真性能
 見復是
 何物
 而令身心分別有實彼見無別分
 辨我身解若謂身無見性而今分
 之外物別非虛若言現前是見彼
 智反辨我身無心若實我心令我
 見見性實我而身非我疏若以現
 此身心實有分別緣於境界彼在
 前見且無別識到識分辨我身彼

後結
以廣破三

初標指
其非

若實我真。心令我見者。彼既真。我我應非我。○解若彼外物實是我。心見今能見。則成外物。外物是我。內身非我。
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
既難破。今惟垂大慈。開發未悟。設復何用。惟垂大慈。開發未悟。設使彼見。能有分辦。何殊前難。汝既見物。物亦見汝。則諸世間。不成安立。

初標指
其非

次標疑
立理

佛告阿難。今汝所言。見在汝前。是義非實。
前顯諸法。唯心故云。若能眼前。雖形其言。實無斯理。
若實汝前。汝實見者。則此見精。既

後依理正
破二

初約難物以
推是見三

有方所。非無指示。
設若眼前。可見。豈成真見。離名絕相。
且今與汝坐。祇陀林。徧觀林渠。及與殿堂上。至日月前。對恒河。汝今於我師子座前。舉手指陳。是種種

初標指
其非

一今觀
物象

二動指
見精

三以理
推微

四便其
明示

次答釋
不能示

相陰者是林。明者是日。礙者是壁。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樹纖毫。大小雖殊。但可有形。無不指著。
巨細雖殊。形相既分。必歸指示。
若必其見。現在汝前。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
見性若在汝前。便同物象。可指如何。
阿難當知。若空是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空。若物是見。既已成見。何者為物。
諸象雖差不離空。有故將二事以辨。是見也。
汝可微細披剝。萬象析出。精明淨妙。見元指陳。示我同彼諸物。分明無惑。
披開剝析。辨也。物象現前。辨令此見。精分。明出現。如諸物象。更無迷亂。
阿難言。我今於此重閣講堂。遠洎

州六

五

初迷已不能

後引他

後印成

後約即物以

一勝前無

恒河上觀日月舉手所指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目觀手指但見緣塵於諸物中不辨是見○標自日月官須彌山半腹觀指萬象皆是外物何處有見

世尊如佛所說況我有漏初學聲

聞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物象前

剖出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若

如佛說令指見精分明無惑至於證真大菩薩等亦不能於諸物之中分出其見況我

聲聞初學者乎

佛言如是如是印其不能分出見性

佛復告阿難如汝所言無有精見

離一切物別有自性則汝所指是

物之中無是見者既不能於物中所指或物無於是見既無

是見應即非見故下徵之

今復告汝汝與如來坐祇陀林更

州六

六

二徵此有非

云云

四印成難曉

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所指物象既不是見更無是見非見以不了故隨語生執洎乎微詰罔知所從向下會通故然

阿難言我實徧見此祇陀林不知

是中何者非見何以故若樹非見

云何見樹若樹即見復云何樹如

是乃至若空非見云何見空若空

即見復云何空我又思惟是萬象

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先答不知

釋不知所以若也樹不是見應離能見之外見所不及云何現今復

見於樹又若此樹即是於見云何

以名此以爲樹空例此釋離之既不可即之又難明進

退研之未知所適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辨無非見者無乃是乎故云

如是。解即離二答。佛皆印成者。以由見性非即非離。即離求之定。不可得。則此見性。宛如空華。

次大衆等

於是大衆非無學者。聞佛此言。茫

然不知是義。終始一時惶悚。失其

所守。疏茫然者。瞋昧不明也。是見義既失。非見理復乖。終始難

州六

明守歸何所。而不知能見所緣。俱

爲勞相。是非即離。咸是緣塵。既法

空之慧。未開智照。之惑難破。由是

非無學者。一時惶悚。標在有漏

中從無始來。晦昧真性。只於外境

堅執是非也。解真際曰。向執心

境各別。見相歷然。今蒙一異。推之

是非不決。心無所措。於是茫然。私

謂終始者。終則見性。非物始則見

性是物。又始謂妙性。現在我前。終

謂究竟指

歸何所

後陸聖安
其意

如來知其魂慮變。惛心生憐愍。安

慰阿難及諸大衆。諸善男子。無上

法王是真實語。如所如說。不誑不

妄。非末伽梨四種不死矯亂論議。

後會通

汝諦思。惟無忝哀慕。疏變動惛懼

尚無二語。何況法王親證而說。故

云如所說。佛有五語。謂真語實

語。如語。不誑語。不變語。不異語。無偽曰真

稱理曰實。不變曰如。心境相應曰真

不誑。懸見未然曰不異也。知時知

機應根而說。豈同外道不死矯亂

四種矯亂。至下當辨此意。所明是

非雙離心境。俱融顯真妙體。無戲

論相。故令諦而思

惟不須忝辱哀慕

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愍諸四衆

在大衆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合

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諸大衆

不悟如來發明二種精見。色空是

非是義。大衆茫然不知所措。雖聞

問解。所問文殊智德。旁爲發機。先

初文殊旁爲
請問三

叙不悟。後方請示言二種者。謂於

色空之上。辨於精見。是與非是之

二義也。解真際曰。二種謂精見

色空。孤山曰。二

種即是義

世尊。若此前緣。色空等象。若是見

次出其
目由

者應有所指若非見者應無所矚
而今不知是義所歸故有驚怖非
是疇昔善根輕渺疏自是非非難明謂善根渺
少故此惶悚疇昔往日也。標若
了達妙性圓明不被明相所惑故
於得失是非
有何星礙

後為其
諸問

惟願如來大慈發明此諸物象與
此見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

後疑其
會通

非是疏阿難前云無是見者無非見者如來一一印許意令於真法界遠無是非及至魂慮變悟又囑汝諦思惟深欲令了法界一相文殊慈眾請佛明示此見及緣元是何物無是非相

初顯諸法唯
真非變絕

佛告文殊及諸大眾十方如來及
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自住即首楞嚴三昧也諸法如幻法界一相起信云諸佛已離業識無自他相見登地已上分見與見緣并證此法亦如佛見也
所想相見緣能生識故所想相即上緣能生識故所想相即

次引文殊為
例三相元無三

境也是所緣緣牽生識故下文云
想相為塵識情為垢或可即見是
根見緣即境所想相即識此眼境
識即十八界攝一切盡即龍樹四
句中因緣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
所生法也妄心有其體元無如空
境識從妄心下文云見聞如幻翳
華翳病故見下文云見聞如幻翳
三界若空華此見及緣華本無
則我說即是空

初引例二

其體世俗諦中說名元是菩提妙
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諸法
不覺故有不覺即覺元是菩提妙
信云念無自相不離本覺若離覺
性則無不覺下經亦云見與見緣
似現前境元我覺明即亦是中道
義也文殊前問此諸物象及此見
精元是何物等故佛答云元是菩

初問

提妙淨明體此則顯一真法界離
性離相圓收諸法無不是如云何
更說是見非見即洗滌前來緣塵
辨見或見或塵是非之相若不以
三昧遺蕩何能契此一如
故淨名息言意在於此
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
殊是文殊者為無文殊佛意問云如汝文殊

後

是一體性吾欲於此更立是名為
是文殊復欲於此立一無名為無
文殊為得已不意顯一真體上不
立是名不立無相是即對非以立
無即待有而稱是非有無戲論之
見豈會一真前約觀門無是非相
唯證乃知若不指事以明未證如
何領解故託文殊以明一相。解
私謂問意有三如汝文殊一也。更
有文殊是文殊者二也。為無文殊
也。三

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
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

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疏先答無是若立是者即須對非
便有二相故云則二文殊次答無
無若立無者即成斷滅將何名為
真文殊體但於真體無是非相亦
不可說真體全無見之與緣亦復
如是同一真故無二相也。○解我
真文殊答第一義例立菩提妙淨
明體也無是文殊答第二義例破
色空非見也何文殊答第三義例
然我今日非無文殊答第三義例
破色空非見也於中實無是非由
相總結破意夫真無是非是非由

次合顯

後重論

妄若謂色空是真見者斯乃從妄
辨真對於無妄之真則成二義故
曰若有是者則二文殊又若謂色
空非真見者其如妄境全體是真
故曰然我今日非無文殊實
而言之真性本來無是非是
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
是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

妄為色空及與聞見
疏此見及綠
皆是妄心分

別故有說何為是而更立非若了
法界一相咸是一如即同文殊無
是非相故云亦復如是。○
標一切幻化皆生覺心

如第二月誰為是月又誰非月文
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

疏本唯一月未曾有二病眼不了
二相俄生既知第二無體更欲名
誰為是月非月。○解前第二月別
喻見精明月今通喻色空及與聞
見者由佛為阿難已約諸法偏示
真性故大衆惶悚正迷諸法是
是義故文殊對揚既無二相復舉
月喻以遣妄情且第二月適言是
月捏目所見故適言非月影不離
真故皆言誰者責問之辭捏影若

後指妄顯其
結成得外
亡是非
何在

是以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

為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

精真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

指出疏妄想若存心境難脫故不能

際出無是相非一妙覺湛然周徧於中更

非見也但相變耳然文也非指即

於章句竟不能通一相一味者莫

不競執空華爭馳二月攻乎異端

彼我天隔荷能居一切時不起妄

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

則隨順覺性云何更容是非是相

於其間哉○解物為所指見非可

指真性俱離

可云出焉

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法王所說

覺緣徧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

滅疏覺之緣由行相也周徧無生

色空聞見等如前文云此見與先

州六

十一

初外計同
真難

梵志娑毗迦羅所談冥諦及投灰

等諸外道種說有真我徧滿十方

有何差別疏婆羅門此云梵志或

道裸形拔髮鞭撻刺五熱炙身

也我徧十方者此外道不知阿賴

耶識為界趣生本含藏種子或不

受生遂計身中有一神我常在不

滅處處受生徧十方界彼之所說

計我行相似濫真覺故云有何差

別疏標計執神我為常住不知業

種含藏八識之內隨善惡業緣受

報好醜便謂鶴白鳥玄松直棘曲

皆自然也遂立自然之宗頌云誰

開河海堆山原誰削荆棘盡禽獸

世無一物能生者是故諸法皆自

然疏二十五諦中第一諦者數

大自語相
遠難

世尊亦曾於楞伽山為大慧等敷

演斯義彼外道等常說自然我說

因緣非彼境界疏楞伽此云能

為大慧菩薩說楞伽經明諸因緣

破彼外道執自然見因緣之義非

是外道所知境故標楞伽山者

此云不可往其山高峻下瞻大海

後變請
開示

後發三

初階
審定

旁無門戶得大神通堪能升往表
來地法門無修無證方能升也如
與摩諦於此山下過羅婆那夜叉王
此法也。解彼經第二殿請如來說
昔說如來藏性與外道計我何別
佛述真我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
說如來藏性不同外道之我又為
破外道自然說有因緣依世間
相分別緣起今引次義為難

我今觀此覺性自然非生非滅遠

離一切虛妄顛倒似非因緣與彼

自然云何開示不入群邪獲真實

心妙覺明性疏今觀覺性本是無

同楞伽所說與彼外道自然執見

如何分辯此不知如來隨宜說法

在楞伽時為破外道不了業種熏

習感外增上遂即妄計烏自然黑

鶴自然白等故佛說有因緣約世

間相緣起道理今此直明一真法

性豈同因緣隨他意語耶。解似
非因緣恐不是因緣也與彼自然
即合彼自然也孤山曰與類也私
謂向云我今觀此覺性自然今云
與彼自然云何開示蓋言今之自
然似非昔之因緣則與外道自然

州六

十二

後就緣推
破二

初微

後破

如何分
別耶

佛告阿難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

實告汝汝猶未悟惑為自然阿難

若必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體疏

方便者約理約事就喻就境一一

無非顯真實性尚此不了迷作自

然若是自然必須有體如何甄別

汝且觀此妙明見中以何為自此

見為復以明為自以暗為自以空

為自以塞為自在故約四境以問

顯體無得

阿難若明為自應不見暗若復以

空為自體者應不見塞如是乃至

諸暗等相以為自者則於明時見

性斷滅云何見明若四境即是見

乖反為自不成隨屬一境即不見
三今汝不然云何妄執。解與福

後破緣
疑二

曰慶喜所疑。約相而破。然一體約真。體如來何。約與能計。必有所緣。緣則約相。方生離相。必無緣理。是以假緣。推自自亡。求扶邪計。

阿難言。必此妙見性。非自然。我今

發明。是因緣生。心猶未明。諮詢如

初解前為
難三

來是義云。何合因緣性。十三疏既非自

初伸難

緣。因緣之義。無常生滅。此有彼無。體非周偏。豈同覺性。湛然常住。圓緣性。○解孤山曰。始疑妙性。同外自然。既聞逐破。則謂如佛昔說。正

佛言。汝言因緣。吾復問汝。汝今因

空破二

見見性現前。此見為復。因明有見

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以疏

境為因。有此見性。故云因見。還以四境。徵其見因。

阿難若因明有應。不見暗。如因暗

有應。不見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

初發問
疑二

初啟

同於明暗。因四境相違。一三互開。為有見。應不見三境。

後破

復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疏因親緣

疎分爲二門。互相違破。四義徵訖。

後破緣
義二

阿難若緣空。有應不見塞。若緣塞。有應不見空。如是乃至。緣明緣暗。

初微

同於空塞。疏如文。○標若緣一境。有見。應不見。於三境。○解因略空塞緣。略明暗。佛言之巧。相例可知。真際曰。因親緣。疎故分門。

後破

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

非自然。非不自然。緣解私謂。非正。因不自然者。不無也。謂非覺性之自然。如下文云。無生滅者。名為自然。

正破。因緣生義。故且置之。無非不非。無是非。不非亦無。是與非。是

後會通二

非無。是非。不非亦無。是與非。是

初長相
顯法

後結實
帶情

上句謂因緣離一切相疏所亡之
 下句謂因緣離一切相疏所亡之
 四句謂因緣離一切相疏所亡之
 此四句謂因緣離一切相疏所亡之
 雙亡因緣離一切相疏所亡之
 非自然非不自然非不自然非不自然
 緣義在自然中無非不自然非不自然
 亡是非之藥病俱亡無非不自然非不自然
 是無不是藥病俱亡無非不自然非不自然
 行處滅言語道斷妄云無非不自然非不自然
 以前諸相皆是虛妄云無非不自然非不自然
 即一切法於諸法妙明離前別有體故但
 偏執即是圓成妙覺明離前別有體故但
 云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
 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乃至此諸法
 一心故名真如唯識亦云此諸法
 勝義亦即是真如唯識亦云此諸法
 雅識實性又云圓成實於彼常遠
 離前性下經廣辨須預此知。標
 真覺非別有體但於諸法遠離情
 妄當處即真也。解離則顯真非
 俗即則觸境唯心亡然存然不可
 得而名焉
 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
 論名相而得分別如以手掌撮摩

後引延伸
難三

初神難

次正破三

虛空祇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
 捉名相如何自然等皆是世間戲論
 分別如下云汝暫舉心塵勞先
 起以無所益。解孤山曰手掌喻妄
 情撮摩喻推度虛空喻真心祇益
 自勞喻生
 滅輪轉
 阿難白佛言世尊必妙覺性非因
 非緣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
 性具四種緣所謂因空因明因心
 因眼是義云何疏此依俗諦具緣
 九緣此唯出四約小乘義減大五
 緣心即分別緣也。標復云減種
 子緣增上緣所緣緣根本緣染淨
 緣唯識九緣者頌云眼識九緣生
 謂種子為所緣緣第八識為根本
 緣牽境為所緣緣第八識為根本
 緣第七識為所緣緣第八識為根本
 別緣空緣明緣根緣耳識唯從八
 者除明緣暗中亦聞鼻舌身三七
 此三識具七緣除空緣與明緣後
 三三識具七緣除空緣與明緣後
 阿賴耶識意具五緣一根本二染

初總示

淨三分別四根本五增上末那具
三緣一根本二染淨三增上阿賴
耶具四緣一根本二因緣三增上
四染淨。解唯識明九緣今經及
涅槃但明四種
廣略之異耳

差別名雙

佛言阿難我說世間諸因緣相非
第一義
疏說第一義故非諸相今以世諦因緣為難如說鏡

初答

體明淨以像差別為難於理如何
。解因緣假立世諦則有第一義
諦則 阿難吾復問汝諸世間人說
我能見云何名見云何不見
疏微諦見與不見之由

後難三

阿難言世人因於日月燈光見種

種相名之為見若復無此三種光

明則不能見
此舉由一明緣以答見種種相世間之法

假因託緣方始名見非是離相湛
然之見如下文云緣見因明暗成

初難

諸暗相永不能昏
阿難若無明時名不見者應不見

後難

暗若必見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
若無明相名不見者暗時無明應
不見暗若實見暗只可說無明相
不可說為
無見也

後結成俱見

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為不
見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

如是二相俱名不見
若汝執言雖不見以不見明故此際計也次即

破云今雖見明亦合名為不見以
不見暗故若立見明為見見暗亦

合名不見若立見暗為不見見明亦
合名不見故云俱名不見也。標

復云一破一切破也一成一切成
也

州六

十六

若復二相自相陵奪非汝見性於

中暫無如是則知二俱名見云何

不見
疏明暗自有相陵見性未曾移動斯則見明見暗俱名為

見不可說言見暗之時名為不見
。標明顯暗隱暗顯明隱真見湛

然云何不見。解私謂此與初卷
中盲人覩暗見性是同所破有異

初結顯會
通三

初會前見性
非修所成

前顯見性是心且破眼根能見今
顯見性非明廣破因緣能見破緣
既廣顯性實深由是
下文談見見非見

是故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
非是明見暗之時見非是暗見空
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見非是

塞四義成就

見四境而非四境成就於見經人
巧略故別列而總結也若欲經人
當句中具者應云見明之時見非
是明成就乃至見非是塞成就此
之四見古今多解不看前文及此
非字但見成就之語便別作意度
解釋文無連貫此經意明真見不
解宜稱佛心然此經意明真見不
假明暗等緣而起見明不循根寄
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
根明發則諸暗相永不能尋等見
性既然聞性亦爾故下文云聲無
是則無滅聲有亦非生滅二圓離
因心因眼實耶。豈得復言因空因
有空塞四義推之成就見性離塵而
也

州六

十七

次見見體
難自見性

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

亦不名見若以上見為真下見為
妄一真覺妄時無妄可得亦不名見
境智發無緣智以無緣智則無相
境智為真合識如水投水不可分
名所得爾時識云若投水不可分
識離二取相故唯見猶離見見不
能及真見自體尚離見相無體可
體尚無體豈及有見用又所覺之
妄尚無有體能覺之見豈能及乎
真智解見見之時是所見之真見
契真見理之時也非是見者契理
之真見非向離塵之非見故前非
所見故離四塵今非見見故離妙
性上云離四塵今非見見故離妙
見非是見上見即妙精明心云

州六

十七

月也下所非者即見精明元如第
 二見也妙精明心尚非見精明元
 故云見猶離見緣塵妄見安能及
 理故云見猶離見緣塵妄見安能及
 二既約三義釋月故此簡私謂孤
 山義今不取三釋月故此簡私謂孤
 三能及釋成上句意云何故見猶
 離見良由解準前文云見明之時
 理故也又解準前文云見明之時

後黃無識
 勸進大途

見非是明等皆以能見見於所見
 能非是明等皆以能見見於所見
 如是即以前之能見見於所見
 見蓋言真見非見於見之精之真
 無妄故曰真見非見於見之精之真
 妄何以真見非見於見之精之真
 猜者映色之性也見雖屬妄其性
 元真當知見之性耳然則若未見
 是見於見中之性耳然則若未見
 性在見中同名見精若能見性
 非青中此實見見更有異說余弗
 能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
 知此則結責以世間戲論名相分
 別真見也或可從見猶離見下名
 結真離妄意云真見自體離自見
 相尚不離妄意云真見自體離自見
 云何更說屬乎因緣
 緣及自然等耶
 州六
 十八

後融諸廣
 釋三

汝等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
 淨實相吾今誨汝當善思惟無得
 疲怠妙菩提路實相無相即見無
 空慧如何通達故勸善思不怠大
 行可無幾矣。標為未斷所知障
 法執全在實相無
 是非一切所執相

初蒙寶壽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為我
 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聞已
 知真見非是因諸和合相與不和
 緣及自然相諸和合相與不和
 合心猶未開此見未悟也心中猶疑
 未得開解是一迷悶。解真際曰
 前世尊責言云何復說因緣自然
 及和合相意顯性體非和與引阿
 難伸難乘勢破之而慶喜心羸謂
 和合等與因緣等無異故此而今
 舉之下無問而破意可知也而合
 更聞見見非見重增迷悶疏和合
 未明白何堪更聞見非是見斯則
 醉更洪飲孰能醒悟故云重增迷
 悶伏願弘慈施大慧目開示我等

次總釋軍

覺心明淨作是語已垂淚頂禮承

受聖旨求法空智名施大慧目見實相理名覺心明淨此明

真見離緣絕相言思不及非二乘境故垂淚禮請也。標阿難疑能通

曉故垂淚禮請也。標阿難疑能通見合有見妄見合無見慧目開通

也眼

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大眾將

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

行路字陀羅尼此云總持然有一字多字無字之異若指下文

神咒即多字也若顯實相妙理即無字也今此所明真覺妙心是諸

三昧妙修行門之基址故若不達而修行者皆為邪僻故指此法

為通衢耳。解孤山曰總持即慧性也三摩提此云正受即定性也

定慧均平故名妙修行是告阿難趣果之要故喻以道路也

言汝雖強記但益多聞於奢摩他

微密觀照心猶未了奢摩他三止也微密觀照

三觀也前經家叙則先慧而後定今佛正告則先定而後慧用顯圓

融止觀體無二也私謂阿難所迷心微轉細如來所示觀照愈深故曰微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開

示亦令將來諸有漏者獲菩提果

疏此之妙心若欲眾生信解者故可詮辨種種開示若欲明證親

現量所得離諸分別方為親證故

起信中說離言真如是觀智境依

不修理觀故於此境心猶未了故

般若云以前無所得故得阿耨多

姑蘇曰前阿難見佛殷勤啓請十

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

禪那最初方便從上宗師或以圓

覺三觀釋之或用天台三止會之

至心已後阿難再請說皆不指示至

微哀愍開示我等奢摩他路佛言

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於

是摩頂而告之言如來常說諸法

所生心成體此乃正明唯心說奢

摩他心淫蕩云奢摩他者名為能

減能滅一切煩惱結故又名寂靜

能調諸根惡不善故名寂靜能

今三業成寂靜故是名定相三昧

定相與今經唯心同也阿難聞已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七

經三州七

凡遇圓相即是標
辭與疏同其上文

後舉事聞
曉三

阿難一切眾生輪迴世間由二顛
倒分別見妄當處發生當業輪轉

解私謂迷已為物是名顛倒知見
立知是謂分別而此分別離塵無

性故云見妄妄即無明發見
見即成業業即有苦所以輪轉為

顯妄業苦三史非異時故云何二
日當處發生當業輪轉

初雙標二
見

見一者眾生別業妄見二者眾生

同分妄見動故有一念心動名為分別

云見妄此一念動無別所依只迷此

一真忽然而起故名當處發生此

即無明故忽然起信云以不遠

一法界故忽然起信云以不遠

此無明動心名之為業輪轉此顯無

果不離因故云名為業輪轉此顯無

次雙釋能
喻二

如根本無明亦名虛空編十方界空

見下分有云見一無體有見無覺名有

劫濁也妄見是一約人分二故有

同別之名妄見是一約人分二故有

衆生妄識緣境有異故名別業如

初別業三

下文云見我及汝并諸世間皆即

見若離業識則無見相應知未離

業識則皆有見無見即真有見皆

妄故云妄見此之妄見即約眾生界

彼彼皆然故云同分是知妄見是

一約人名異故云同分是知妄見是

而得相配恐失經旨下文即云一

病目人同彼一國彼下文即云一

所生此衆同彼一國彼下文即云一

中障惡所起俱是無始見妄所生

問阿難此疑見非見而故請開示

如來何故不便直答而却廣明二

種妄見耶答若不廣示妄見有見

不能顯於真見須有見若據阿難所

初別徵略
示

見既名真見合須有見若據阿難所

精明元而不寂寂而常照故名真見

見照而常寂寂而常照故名真見

一人多人對辯真妄見無見異應

知未離無明膏病俱名有見皆病

辨若亡彼見精真故不名見如下細

云何名為別業妄見阿難如世間

人目有赤眚夜見燈光別有圖影

五色重疊因熱氣逼成業因無明

次廣破即離二

初別破

初破即燈即見

所動燈喻法性夜見喻妄見圓影
 喻五蘊斯則由不實知真如法
 一故不見心動說名妄現以有
 故能依能見分境名妄現以有
 境界緣初起心分別等標復云
 第八識初相由心動為標復云
 細為羣為轉相境界現前為現相
 三細為妄根本。解。孤山曰世間
 人喻九界衆生目喻本具真智燈
 喻本具真理赤青喻妄心圓影喻
 妄境別業中雖通指世人意且趣
 謂此一人為喻至同
 舉一方語多人耳
 於意云何此夜燈明所現圓光為
 是燈色為當見色阿難此若燈色
 則非青人何不同見而此圓影唯
 青之觀疏若此圓影是燈上現無
 有青人自觀餘無見者。解。若是
 孤山曰非青人喻佛界也。解。若
 見色見已成色則彼青人見圓影
 者名為何等疏影若從彼青者見
 影不合名見圓影也
 復是何物色即影也

後破離燈離見

後總結

復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則
 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離見
 別有應非眼矚云何青人目見圓
 影若離燈外別有圓影旁見餘物
 不合青眼見於圓
 影几案屬筵席也
 是故當知色實在燈見病為影影
 見俱青有影今見燈實有光不曾
 使之然也以此而推所見之影能
 見之見俱為青病。解。色實在燈
 理體本真也見病為影妄心成見
 境也影見俱青心境皆妄也
 青非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
 中有非燈非見疏見無青病之人
 誰是燈是見非燈非見亦可見是
 了知義了知五影是青所成則無
 執影之病終不說影有生處也下
 文云然見者終無不見。解。有
 智青人知因目青終不見病也譬
 實有故雖有青不為見病也譬
 初心無明雖在而達無明本自不
 有則無妄境可得故大經云知大

後重以喻顯于

初喻

後合

渥繁者雖有煩惱如無煩惱私謂
詳夫目嘗見燈之喻諸師並用法
相配之未必然也今一往且順圓
師所解應知如來舉此推破性執
者正欲引例在阿難目觀山河等
皆是妄見義在下文其昭然矣

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
之觀捏所成故又非非水中之影但

是捺目根纖參差故見二相其實
無體如彼圓影目皆所成無體可

得諸有智者不應說言此捏根元

是形非形離見非見形捏猶月也非

形也智人不言此月生處是形是
見離形離見譯人用巧變其文耳
雙離見與非見文略而互顯也

此亦如是目青所成今欲名誰是

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

喻合前可見。解是燈是見謂顯
影由燈見而有即緣義也非謂顯
非見謂顯而有即緣義也非謂顯
義也前文已破此重責之故曰今
欲名誰等姑蘇曰初別業妄見目
有赤書的指轉識依無明動心能

後同分于

初通列外

見相故燈喻藏性夜見喻妄見圓
影喻五蘊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
斯乃菩薩八識妄見心外無法唯
識云唯識無境界以無塵妄見起
信論依於業識謂諸菩薩從初發
意乃至善薩究竟地心所見者名
為報身佛猶有無量色等謂
雖見報佛猶有見相故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阿難此間浮

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

正中六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

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

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

十四十五十千總號間浮中而復

大者此五天也括結量數也國

域也有限域也標此間浮提者

須彌盧南天竺國一化佛所化之

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
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

後別示業

後雙例研

當土衆生觀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

識兩國二土也衆生穢土以有滿
 淨土以無漏智爲體真如淨用之
 所現故暈適謂日月之暈適近也
 月也珮珮珮珮珮珮珮珮珮珮
 環或現或珮珮珮珮珮珮珮珮
 今氣如之也珮珮珮珮珮珮珮
 李字然起絕迹而去負耳虹蜺負
 日邊如耳之有珮也雄曰虹蜺負
 雌曰蜺即陰陽之精氣也虹蜺種
 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本所不
 見亦復不聞皆是災惡所表前種
 凡夫五濁同業共感如惡相國諸
 佛淨土唯一清淨無分別有佛
 復云華嚴云衆生無分別有佛
 世界云了真法性無分別有佛
 解云山曰暈適等孟漢書天
 有黑氣之變也現應作背聲之誤
 也漢書注云背形如背字其形
 如玉珮李字者張晏曰背字其
 舊布新也李氣似李飛流者謂飛

初總攝

後別列

初例合別

初舉喻

星流也孟康曰飛絕迹而去也
 聲之誤也珠在耳曰珮其狀似之
 通占曰負氣戰氣圓氣青赤如半
 暈著暈上爲圓日上爲負向日也
 五行志作抱珮孟康曰抱氣向日
 也珮形點黑也虹蜺多在日旁雙
 出鮮盛者爲虹暗者爲蜺姑蘇曰
 同分妄見小州兩國喻淨穢兩土
 淨土則無有惡相穢土則同見不
 有法起信云二乘六識妄見心外
 二見心所起信云二乘六識妄見
 識現故見從外來取色分齊不轉
 盡知故見二見雖殊同是妄見不
 經云彼見精真性非善者故不名
 見又論云若離業識則無相相以
 諸佛法身無有彼業識則無相相
 故方了真見無見則無相相無
 所不見名真知見故仁王云金剛
 定前所有知見皆不名見唯佛頓
 解具一切智所有知見而得名見
 阿難吾今爲汝以此二事進退合
 明疏進退於法退倒於喻于相合
 曰將同例別以別倒同
 交平雙明故云進退
 阿難如彼衆生別業妄見瞞燈光

初能喻
燈三

初示妄

後顯真

後所喻
心境二

初示妄

後顯真

中所現圓影雖似前境終彼見者
目眚所成眚即見勞非色所造

心變起似有不真眚
病所生故非色造

然見眚者終無見咎

若知五影因
告故身終不

執影是實有體既無所見能見何
立故無見於此約喻釋見無見也

標若了知真法
性即無淨穢境也

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

諸衆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

疏國

生依正二報皆是妄念分別故有
若離於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
華嚴云衆生妄分一切世界
若了真法性無佛無世界

謂阿難目觀如別業妄見也山河
國土等如燈光圓影也見病如目
眚也以法言之即黎耶識能

見相分以或言之正屬無明

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

見疏

之與境皆如空華本無所有故云
似現前境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
淨明體故云元我覺明是菩提妙
雖似前境終彼見者目眚所成喻

後重釋
結酬二

初寄喻
重釋

無明成事也今云似現前境元我
覺明示真如不變也法喻手顯旨
明在兼

見所緣眚覺見即眚

緣之境及能緣見皆是眚病以能
所緣如空華故或可見與見緣已

俱是眚若起覺智覺此二空此能
覺者亦是眚也圓覺亦云依幻說

覺亦名爲幻。標能見所緣俱是
心病若起覺安之見所緣即病也

解見謂能覺之智所緣者即見與
見緣皆喻於眚覺見即眚者此能

覺之見亦即是眚以隨分覺未得
究竟覺時所有真智帶無明故猶

屬於本覺明心覺緣非眚
青於本覺明心覺緣非眚

湛然常往故非眚也言覺緣者覺
明非生非滅遠離一切虛妄顛倒

之緣由行相也如前文云誠如法
王所說覺緣過十方界等。標此

顯真覺妙明之緣應物而照故非
對待之眚病。解釋成上義何故

覺見即眚以本覺性中覺之與緣
融融一體非如眚人見有能所緣

覺所覺眚覺非眚中
覺所覺眚覺非眚中

覺非能於所覺俱是眚病真覺之
體非能於所覺俱是眚病真覺之

後舒喻
結

後例合同
分二

實見見解覺所覺重勝上見所
 中等者指上覺見即告耳覺非皆
 此覺方是真實見前文云見見
 之時略非是言云何復名覺聞
 猶總略此無能所本覺明心名
 知見此見以寂而常照而常寂
 故於此豈名見聞知等然一病
 生自無始來由見聞知等然一
 分能立所顛倒從生今聞非見
 乖先志於是迷問由此廣示故
 有見真元無見是故指云此實
 見云何可立覺聞知見國覺經
 無知覺明正同此也。解顯其難
 妄亦實其未悟也。然佛所說二
 顯倒分別見妄者由前阿難云
 尊為我宣說因緣及與自然等
 猶未開是虛妄此即重破因緣
 之相皆是虛妄此即重破因緣
 然二種之執也又阿難云而今
 聞見非執也又阿難云而今
 覺非執也又阿難云而今
 閱此文者當曉大途也
 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諸世間十
 類眾生皆即見者非見者解此
 難不是見者彼見精真性非者
 非病之人

初舉喻
例法二

初能喻
多理齊

故不名見。諸分別彼此生佛依正
 名真精故此真精無境可見故不
 名見。若無前觀燈有圓影者皆翳
 無影。若無前觀燈有圓影者皆翳
 問見非是見也。解。若彼見性無
 了真法性也。解。若彼見性無
 世間之相。有。解。若彼見性無
 阿難如彼眾生同分妄見例彼妄
 見別業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國
 上文云吾今為汝以此二事進退
 合明義見於此如彼眾生等進退
 例別也。一病目人等退別例同也
 問何故作此例耶。答由別業中引
 目者為喻。顯妄則易。以因管見影
 人皆知虛妄。故同分中引瘴惡為喻
 顯妄則難。以因瘴觀相事。皆如實
 故佛意欲彰同分之妄。悉如別業
 之妄。故有進彼見圓影。妄所生
 此眾同分所現不祥同見業中瘴
 惡所起。疏。一人所見與多人同由
 故感災祥起。瘴即病也。俱是無始
 將有惡病預見此事。

復所喻心
境俱妄

見妄所生。約法雙結。別世間衆生。一
衆生更無有異。斯則俱是無始無
明。解孤山曰。病日瘡惡。雖引喻
。而實能喻。即非妄。妄如一切世
虛實分別。無非妄。妄如一切世
於能喻事。小別妄。妄如一切世
難。人能喻。妄然目喻。乃至十方衆
妄。見咸爾。又同業中。瘡惡之妄。猶
易。可知。實難。信。是。故。經。文。從。狹。至
病。緣。其。實。難。信。是。故。經。文。從。狹。至
廣。以。易。例。難。次。第。發。明。展。轉。相。濟
也。如。此。姑。蘇。曰。同。分。妄。見。謂。凡。夫
二。乘。六。識。妄。見。以。八。識。病。目。一。人。謂。菩。薩
八。識。妄。見。以。八。識。病。目。一。人。謂。菩。薩
國。六。識。妄。見。以。八。識。病。目。一。人。謂。菩。薩
所。生。八。識。妄。見。以。八。識。病。目。一。人。謂。菩。薩
不。祥。同。見。業。中。瘡。惡。所。起。六。識。三
毒。所。感。也。俱。是。無。始。妄。見
所。生。六。八。離。殊。同。是。妄。見
例。閻。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
婆。世。界。并。洎。十。方。諸。有。漏。國。及。諸
衆。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
知。虛。妄。病。緣。和。合。妄。生。和。合。妄。死

後息妄
歸真

四破不合非
合疑二

初證前未曉

疏。從。一。衆。生。止。十。方。衆。生。以。少。及
多。若。依。若。正。皆。由。不。了。一。法。界。相
覺。知。以。無。漏。心。忽。起。見。妄。而。分。見。聞
別。境。界。生。之。與。死。俱。不。離。妄。故。云
和。合。界。生。之。與。死。俱。不。離。妄。故。云
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離。心。起。信
亦。云。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
無。六。塵。境。界。妄。者。真。如。在。迷。也
有。生。死。偏。言。妄。者。真。如。在。迷。也
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
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
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疏。三。相
爲。和。合。三。不。相。應。名。不。和。合。此。是
麤。細。妄。念。起。信。名。爲。不。和。合。此。是
本。輪。迴。之。因。若。能。遠。離。即。滅。生。死
生。滅。既。寂。寂。滅。現。前。菩。提。涅。槃。二
轉。依。果。於。斯。成。就。故。云。九。圓。滿。即。同
起。信。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圓。滿。心。性。同
有。似。自。然。下。文。所。破。其。義。碩。異
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
緣。非。自。然。性。而。猶。未。明。如。是。覺。元
非。和。合。生。及。不。和。合。疏。前。文。叙。云
諸。和。合。相。及

後別破疑
情二

初破和合
疑二

初指出疑
情

後正和合
合二

初破和合
情二

初破微
情二

後別破疑
情二

不緣言間緣不從有依法之
和自有人說合而能證智是門一合義雖無別然
合心故隨一非和合今雖無別然
猶未開故今雖無別然
初指出疑
情
初破和合
疑二
後正和合
合二
初破和合
情二
初破微
情二
後別破疑
情二

初就明
推破四

一明見相
難何形

二若見不
見非理

三五偏失
其和義

則汝今者妙淨見精為與明和為
與暗和為與通和為與塞和
此四境總而微之
若明和者且汝觀明當明現前何
處雜見見相可辯雜何形像
見屬內心齊何處所而論其雜見
之與相目擊可辯若其相雜作何
像
若非見者云何見明若即見者云
何見見
若此雜相即解孤山曰若言明非是
合見見
見故不可說其相雜形像者故破
雜者故破曰
云何見見
必見圓滿何處和明若明圓滿不
合見和
是於明則無有見自周徧則無明
猶云周徧也若見自周徧則無明

可雜若明自周
徧則無見可雜

四俱妄立
理不成

見必異明雜則失彼性明名字雜

失明性和明非義

後略例
餘塵

異明見若雜各失其義明則非明
見亦非見二義既失名義明則非明
如微塵與水和但名泥團不名猶
塵水明見既失將何名和故云非

後破合二

義也。解性請見性見被明雜豈
得名見明被見雜豈得名明和雜
既失明性兩名則知謂見明和雜
明不成義理故云和明非義

初總徵

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相既爾餘
境亦然

復次阿難又汝今者妙淨見精為

後別破下

與明合為與暗合為與通合為與

初就明推
破二

塞合

和則如水雜塵合則
如函與蓋故成二門

若明合者至於暗時明相已滅此

初正推破

見即不與諸暗合云何見暗

暗相現前明相必滅既與明合應
隨明滅不應見暗設使不滅亦不

後破釋教

見暗以此不與諸暗合故合
即有見不與無見如鼻聞香

若見暗時不與暗合與明合者應

非見明既不見明云何明合了明

後略例餘
塵

非暗彼若救云我此見性雖不與
此暗合若無妨見暗時不與暗合
破云與明合者應非見明若許不

合有見即應合必無見復云何言
見與明合了明非暗故知見明而
無合義和合見性既而不成苦
提證心因和合有從茲破矣

後破非和
合疑二

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此妙

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非和合

耶由前破苦提心不從因緣和合

提心有別異相從分別有體性執苦

執障一真性捨於今破之淨名云當

令此諸天子捨於今破之淨名云當

合解真際曰若和合此計真妄二法

計不相觸名非和合此計真妄二法
破自然即無因也次破因緣即自

初述所解

後破所計十

初破非
和三

初勝計總
藏

次就明推
破二

初非和完
成其詳

他共也如以明暗空塞推於因緣
正約他性又明難所執空明心眼
四種因緣二種明見他心眼即自境
佛說同別有自他必合共性但由
亦他難破是故更作和合而說然
共性難破是故更作和合而說然
則非和合義亦從自他開出為防
未習委曲搜揚耳問此與前七處
推心四性何別答七處四性都未
涉真但破第六識心分別校計今

自然等皆依覺性破妄顯
真微審觀照於茲見矣

佛言汝今又言覺非和合吾復問

汝此妙見精非和合者為非明和

為非暗和為非通和為非塞和此

總勝別家
如文可解

若非明和則見與明必有邊畔汝

且諦觀何處是明何處是見在見

在明自何為畔若見明時明見不

邊際汝今細審於見明之與見應分

明齊何處所而論邊畔
阿難若明際中必無見者則不相

後不及畔
義全乖

後略例餘
塵

後破非
合三

初總微

次別破

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
如或定不相和見應緣明不及
尚自不知明相約何以分畔義

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又妙見精非和合者為非明合為

非暗合為非通合為非塞合義疏四

訖。解非和約體不相入故以際
畔推之非合約性自差別故以乖
和親而合疎

若非明合則見與明性相乖角如

耳與明了不相觸見且不知明相

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明時不見

與明合明見二性應相乖異如牛

之角敵對各立曾不相應亦如耳

根對明故緣何曾相觸耳但聞聲

不相緣明故緣何曾相觸耳但聞聲

既無所若無明相亦不顯見明見
耶。解孤山曰乖角者角謂隅也
物在隅則不相對性既乖角何殊
以彼耳根對此明境
故云如耳與明等

後例餘塵

後總約諸法以會通

初正統三科顯性

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已疏

上破妄顯真唯約心見二門歷緣對境以辨雖有會通止就一切法上顯次下備約三科七大一切法上即妄顯真即相顯性廣斥世間虛妄分別說有因緣及自然性而不妄生滅去來本如來藏豈唯心見是藏性耶故次前來藏文唯心見三姑蘇曰此正說禪那也涅槃謂之憂畢又名曰平等亦各不諍不觀不行是名捨相不見定慧異相故名捨相今經心見平等唯一真性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體相同一真然病根發迹對治顯目故如來正就病真性妄盡妄見真見圓破幻相顯真性妄盡妄見真見圓破幻相

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總指諸相前文雖說眼之一門略會見之與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而末明三科諸法皆如幻化故指也虛假不實汗染真性故曰浮塵假託虛偽妄設情名稱幻無體而忽有畢化無當處出生隨處滅

體而忽有畢化無當處出生隨處滅

初會緣攝相以總攝四

一總指成

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

此諸幻相本無所依但是迷真忽然而起故云當處出生而無生本自寂滅故云隨處滅盡。楞伽經云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初生即有滅不為愚者說中論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彼之無生即此滅也妄見取似有浮相畢竟無體猶如幻事故云幻妄稱相無體之真元是菩提妙覺明性故云其性真為妙覺明體何得復云其性真為妙覺明體答譬如空無別華由依翳病觀空有離空無別華由依翳病觀空性然以虛空為所依體若翳病差華相雖滅空性不滅諸法性相亦如是者斯則真如即萬法萬法即如是者斯則真如即萬法萬法即

真如者得一體立真妄答亦如空華而無華相故知萬法雖見乃知非是識心之所見真性之執此云為相所礙不見真性之觀前文云迷已為物故於中觀大觀小故今廣破執喪空明因茲悟入佛一切法無滅若嚴云一切法佛生一切法無滅若嚴云一切法佛

生一切法無滅若嚴云一切法佛

二列
諸妄

常現前前文亦云若能轉物即同
如來皆斯義也。○解資中曰浮虛
不實處翳真性故曰浮虛當處出
生隨處滅盡謂剎那不相到也此
剎那性亦不可得前雖總明真性
離緣絕相而未得明一切塵諸
有境界計五陰等法實有體性諸
無我仍計得空色一乘非破法執
小菩薩未得私謂二乘是破法執
此下廣破也。○謂二乘非破法執
菩薩非無有我觀勝相心配斯亦
然原夫阿難目觀勝相心配斯亦
於是發心願捨生死中間所破若
心若見莫不為除心之妄也須若
知此妄正是阿難所執之我我以
主宰為義即屬見惑人執之相雖
云初果斷見但是通惑已盡別惑
未亡故前之所破皆是迷如來藏
無始無明必不執例然若於浮塵
類人執既爾法執可以凡夫見惑
諸幻化相了如來藏此如來藏亦
是法相苟有所執豈曰真常故下
文云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
死了無所得分別性相略如初卷
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
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
別離虛妄名滅。○諸法名數不能
盡言但舉三科不自

三處迷團

四結顯超

攝一切故云乃至三科者謂蘊處
界今於處中別出六根故有六入
此之三種科乃是世間虛妄分別
因緣合假名為生幻因緣離假名
為滅實無有體可生可滅解孤
山曰諸經皆有列三科謂陰界更
對六根樂各有三故而今有四處
如六入根樂各有三故而今有四處
耳合隨之機殊廣上何必定三處
開合之機殊廣上何必定三處
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
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疏
者斥其異乎能知也一切諸法本
自不生今則無滅非三法故無
去來生滅去來既不可得如來藏
性元自常住本為物不曾動。○周
寂眾迷倒為解此明九界即見
是迷圓實也。○解此明九界即見
佛界迷故不知一真界中成具陰
等而此妄相即是真理故無生滅
去來等相如來果稱非去來身故
因理含攝名之為妙明即照而寂
常住不動寂而照故妙明即照而
故不動寂而照故妙明即照而寂
不偽故真如性緣。○性緣。○性
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

後破執顯真
以別釋

△初破五
陰二

初總微

後別破五

初色陰

初寄喻
總標

無所得亦了畢竟也迷悟生佛也

生死一切對待諸法對有一真去來

性尚無此名況有諸法對有一真耶

情忘體現半竟無得私謂去來是佛

界圓理無二邊相也苦言性真常

業迷悟是惑生也問既無稱爲悟復

中無三惑因中所得悟帶無明故

何前文云覺見即嘗豈非惑乎

如前文云覺見即嘗豈非惑乎

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

性疏梵云塞健陀此云蘊古翻爲

爲蓋蘊是積聚陰是蓋覆積聚有

前文總標真性此陰有五攝有爲盡

今此別微逐科推檢令知虛妄本

非因緣及自然有元是藏體妙真

性如

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觀精明

空唯一晴虛迥無所有喻真性本

智空喻理以果海無別色聲唯如

如理及如智獨存○解孤山曰如

淨目況本具真智晴空一也迥無

理唯一晴虛即理智一如也迥無

所有絕九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瞪

次約喻
廣破

初標無
生

後破生
處

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華復有

一切狂亂非相解其人喻衆生也

故妄惑目睛妄心取著也瞪以發

色狂華等色陰當知亦復如是

見狂華等色陰當知亦復如是

不由別事只因自不動目直視於

空目晴勞倦遂見華相或見毛輪

第二月等故云一切色陰亦爾以

動念現六塵境即色陰起也

阿難是諸狂華非從空來非從目

出空元無華妄見生起說誰出來

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從空來還

從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虛空空若

非空自不容其華相起滅如阿難

體不容阿難破空生也見華既從

空無內外何出入之有設有出入

即是實色不合名空既非虛空云

難體是其實色見汝體時豈更容

有阿難出耶。解譬空。若目出者。有實體則不容空華。

既從目出還從目入。即此華性從目出故當合有見。

見者去既華空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又見華時。

目應無翳云何晴空號清明眼。此疏下破目出如人從屋出必有入目。

既出有能華於空自歸。而無有見於斯。若此華性雖從目出而無有見。

後結成虛妄

成目之時應合翳眼。若汝執言實不見。華見時明。空應是翳眼云何見空。

號清明眼。解重約華從眼出。破也。若以無翳見有空華。則見無空。

受陰

是故當知色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自然性。疏華無所出色。陰不生本。為因緣。自然者。真為虛妄。解贊。

中曰。若知華相。即空。則顯色。陰本。

初寄喻

如來

阿難。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調適。忽如忘生。性無違順。

和適。悅也。骸體也。忘生。忘形也。身肢安靜。恬然暢適。而無苦樂二境。

相過。忽然如其無形。一般若蓋。但以捨受相應。不覺此形之有生也。

李陵云。每念至忽。如忘生法。其中可知。解喻真性寂然也。

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於二手中妄生澀滑冷熱諸相。

手中妄生澀滑冷熱諸相。因故云。無故。真妄和合。如二手相。

次約喻廣破

摩。領納違順。如妄生澀滑。受陰當知亦復如是。

合如二手相摩。阿賴耶識變起世間。故云生澀滑等。或可二手及空。

喻根境識根境識三和合生。觸觸是受。因從此領納。故知受陰無明。

妄念迷真。和合假託。而生故下。經破之。標手足宴安。喻一真無為。

初標無生

阿難。是諸幻觸。不從空來。不從掌

阿難。是諸幻觸。不從空來。不從掌

出疏冷暖本無手合故有故云幻
 觸。受陰不實妄緣假生故無
 來處

後發妄

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能觸掌何

不觸身不應虛空選擇來觸破空

虛空平等無所不在豈能若從掌

出應非待合已下破掌出若此

時何無又掌出故合則掌知離則

後結成

觸入臂腕骨髓應亦覺知入時蹤

迹必有覺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

身中往來何待合知要名為觸

執言掌雖生觸須待合時此觸方

出若爾合既觸出離應觸入若觸

入時所經之處應亦覺知觸入蹤

迹若實覺知觸常在體應須常覺

何待合知標又掌

州七

十八

是故當知受陰虛妄本非因緣非

自然性既知幻觸能生於受推

其觸性都無故知受陰虛

初寄喻總

阿難譬如有人談說酢梅口中水

出思蹋懸崖足心酸澀想陰當知

亦復如是想謂取像想像不實從

思崖酸起為喻因說想酸因思想

故故有水酸以想喻想近取譬耳

次約喻

阿難如是酢說不從梅生非從口

入說既無有水從何生

如是阿難若梅生者梅合自談何

待人說若從口入自合口聞何須

待耳若獨耳聞此水何不耳中而

出若因人說梅何有說故非梅生

應合聞說何用耳聞口若不聞唯

耳聞者耳既聞說亦合流水故云

不至口耳自聞說水却口流說梅

俱與得

初標

次破生

後類思

俱與得

後結成虛妄

想蹋懸崖與說相類

崖生不從足入若崖生者崖合自思何待入想若從足入足應有思何須心想若獨心思此酸只應心中自有何以足心却有酸澀

四行陰手

是故當知想陰虛妄本非因緣非

自然性說醉思崖水酸形體想像虛偽能所俱空元是菩提

妙覺明性何因緣自然之有耶

初寄喻總標

阿難譬如暴流波浪相續前際後

際不相踰越剎那以還流造作為義

次約喻廣破二

生死死生如旋火輪無有休息故以暴流波浪相續無踰越義以為喻行陰當知亦復如是前念滅後

念生後不至前故云不相踰越

初標無生

阿難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

有亦非水性非離空水疏即空即水求暴流體俱不可得

行陰亦爾本無生處

如是阿難若因空生則諸十方無

後破生處

盡虛空成無盡流世界自然俱受

淪溺破空生流也流從空生空體亦應徧斯則但見暴流應無若因世界又如何分水陸空行耶若因

水有則此暴流性應非水有所有

相今應現在破水生流也流從水異水為能生流為所生如樹生果

何因水耶○解資中曰若因水不別有流性因果性別則暴流性不

應是水能是有水所有是若即水流二相若殊俱應現在

性則澄清時應非水體疏破流即漂動水相澄清時應非是漂動便是水相者至澄清時應非是漂動便是水

動已是若離空水空非有外水外

無流且破離空離水也離空有流空

水外求波故應非理之有若離水有

流既無生行陰元寂

是故當知行陰虛妄本非因緣非

自然性如前可解

初寄附
總標一

次約喻廣
破二

初標無生

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餅塞其兩

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

識陰當知亦復如是

他國者阿賴耶識爲業所使隨處

愛生此際若淚
空遠餉千里死
有時諸根不通

如塞兩孔。標第八識。是三界生
根。本。解。私。胃。去。句。經。云。精。神。

居形內猶雀藏餅中餅破雀則飛矣今以人喻業以餅喻身以空

喻識人擊錡空而行猶業持身
而去也國者六道衣報也

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

入疏往來將何以爲識而了別耶

○解孤山曰非從

如是呵難若彼方來則本研中既

貯空去於本餅地應少虛空若此

方入開孔倒鉗應見空出

也名本餅地空若彼方來於此方

州七
二十

首楞嚴經義海

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本餅中既

貯空去於本餅地應少虛空若此

方入開孔倒餅應見空出

也。名本餅地。空若彼方。來於此方。本餅來處。應少虛空。本處既無所

百零五

後破生處

「後結成
虛妄」

是故當知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

自然性
陰疏不生本。妙真空無出入。起識

者皆是虛妄也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七

州七

三

音釋

暈適暈音運
 適音責
 珮玦珮蒲昧切
 玦古穴切
 韡祥歲切
 韡蒲沒切

名切星
簾切之九
虹
蜺
蜺音
蜺音
珥
切仍
吏
碩
切常
大雙

也
酢倉故切
與醋同
躅徒盍切
踐也
餉式亮切
饋餉也

六〇五 龍 藏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八

經三州八

△二破六入

凡遇圓相即是標辭與疏同其上文

初總徵

○疏第二破六入梵語鉢囉吠奢此云入亦云處境入之處也亦是識生處故然根境二法俱識生處今分六根別破故獨以根為入也

後別破六

復次阿難云何六入本如來藏妙

真如性初解如五蘊

阿難即彼目睛瞪發勞者兼目與

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借前色陰

一眼入三

喻妄念忽生兼目睛喻覺性瞪發勞

眼根能結所結起不離真故云同

是善提性因發勞發勞喻無明不淨

初標其無體三

目喻覺性因發勞發勞喻無明不淨

故成念動由發勞發勞喻無明不淨

由念動故現妄境及目即身等兼

目與勞下約喻指法也目即身等兼

動心勞即所現根境及目即身等兼

之明境及與動念俱是菩提性中此

無明勞相無體可得虛妄發性中此

如燈目見空中華俱為勞也○標

初舉喻顯妄

妄不離真故云同是菩提○解私謂前色陰中譬如目睛以發勞則於虛空中見狂華等相蓋以目喻真以勞喻妄以華喻色今指前說故云即彼目睛等兼目與勞下斯取前文能喻之根便為此中所喻之法以彼勞目正是眼入虛妄之相當知眼入乃至意入皆如空華故六入文並云同是菩提發性勞相問何不直就根塵推破見性而須指前勞目之事乎答夫根塵徧迷時必從要故指凡夫易解之妄事用開阿難未了之執情向下塞耳聞聲畜鼻覺觸例亦如是

後約塵辯無

因于明暗二種妄塵發見居中吸此塵象名為見性此見離彼明暗

二塵畢竟無體疏既因動心現妄

成根塵不為對待相形而立本無

自性體不可得○下文云由塵發

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蘊

故云因于明暗發見居中塵既發

根根還取境根境既備方成見性

故云吸此名見性既因耳境而

得名見故知此見從現象生象喻

塵也起信云猶如明鏡現於色像

現識亦爾隨其五塵對現即發現

暗尚如影象無體可得沉於發現

次破成無相二

而有體耶故云離彼無體。解由塵發見故名眼入離塵無性是識虛妄也皆放此

初標無生。如是阿難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

於根出不於空生疏前文雖云因性本無假他而有就妄分別而似有因今以四處推窮體無生處故

此標也初標無生。如是阿難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

後破生處

何以故若從明來暗即隨滅應非

見暗若從暗來明即隨滅應無見

明若從根生必無明暗如是見精

本無自性若於空出前矚塵象歸

當見根又空自觀何關汝入初破境中自有明暗相背因明即不見暗以暗時無明見隨明滅故因暗反此以破根生根生即不假明暗明暗不來根無自性此中言根生者以自望自非謂破識亦可勝義望世俗根故云根生次破空生若言虛空能生勝義在浮塵內進既觀象退應觀根。又空中自能有

後結成虛妄

二耳入三

見何關汝之根

是故當知眼入虛妄本非因緣非

自然性如前所解

阿難譬如有人以兩手指急塞其

耳耳根勞故頭中作聲兼耳與勞

同是菩提瞪發勞相耳喻真性手

初標其無體二

和合名塞動念初起名勞由念動故境現如頭作聲兼耳與勞下此之境念與妄境界中能結之心所現中塞耳同彼直視故亦言瞪。解言譬如者此以假設其事晚訓今悟故云譬如非取比況之義也下文亦爾往人一向作比況而解乃

謂耳鼻等皆言瞪者蓋借眼根直視之貌若明今意朱紫自分

因于動靜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

此塵象名聽聞性此聞離彼動靜

二塵畢竟無體疏塵既發根根還取境根境相待聞

始得成故此耳根離塵無體。標

因由動靜塵境發聞知之性也。

後約塵無

初舉喻顯妄

次破成
無相三

解孤山曰耳聞動靜猶目見明暗也諸經所說對聲有聞緣明有見今文丁義靜亦名聞暗亦名見鼻聞通塞意知生滅例亦如是

初標無
生

如是阿難當知是聞非動靜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標此聞性非根境空三處生也

後破生
處

何以故若從靜來動即隨滅應非聞動若從動來靜即隨滅應無覺

後結成
虛妄

靜若從根生必無動靜如是聞體本無自性若於空出有聞成性即非虛空又空自聞何關汝入疏先破境

生境有動靜聞一則不開一以隨能生有生滅故次破根生不假動

靜聞亦無故後破空生空若有聞自成於根又空自聞豈干于耳

是故當知耳入虛妄本非因緣非

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急畜其鼻畜久成勞則於鼻中聞有冷觸因觸分別

初標其
無體三

通塞虛實如是乃至諸香臭氣兼鼻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鼻喻真性

初舉喻
顯妄

外風喻無明畜謂縮氣喻真妄和合勞喻心動冷觸香臭喻妄境餘文如前

後約塵
辨無

因于通塞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嗅聞性此聞離彼通塞

二塵畢竟無體釋如前文。標通塞是鼻家境

當知是聞非通塞來非於根出不

於空生疏通塞根空俱無生處

何以故若從通來塞則聞滅云何

知塞如因塞有通則無聞云何發

明香臭等觸若從根生必無通塞

如是聞機本無自性若從空出是

聞自當迴艱汝鼻空自有聞何關

汝入先破境生通塞互破可知發明顯了也次破根生根生則

後結成
虛妄

四舌入三

初標其
無體二

初舉喻
顯妄

無境無境則無根由塵發知故梯
亦根也次破空生前則聞境歸則
觸根空自聞香汝鼻何用○解私
謂機者弩之牙也根有發聞之義
故取譬之

是故當知鼻入虛妄本非因緣非

自然性

別入

四

阿難譬如有人以舌舐吻熟舐成

勞其人若病則有苦味無病之人

微有甜觸由甜與苦顯此舌根不

動之時淡性常在兼舌與勞同是

菩提瞪發勞相疏舌根不動喻真性吻喻無明紙喻

真與妄合勞即念動念動故境生

如甜苦淡問甜苦由勞故生可喻

妄境淡是舌根不動合喻於真為

何喻境答元來不動可以喻真今

以由動故顯不動既是形待故成

妄矣如下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

二妄餘

如文

因甜苦淡二種妄塵發知居中吸

後約塵
辯無

次破成
無相二

初標無
生

後破生
處

後結成
虛妄

別入

五

此塵象名知味性此知味性離彼

甜苦及淡二塵畢竟無體標甜苦因動而

有顯於不動
淡性常存

如是阿難當知如是嘗苦淡知非

甜苦來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於

空生四處本無

何以故若甜苦來淡則知滅云何

知淡若從淡出甜即知亡復云何

知甜若二相若從舌生必無甜淡

及與苦塵斯知味根本無自性若

於空出虛空自味非汝口知又空

自知何關汝入疏從境從根從空亦如前釋虛空自

味者味猶嘗也○標若甜苦

來破境生若從舌生破根生

是故當知舌入虛妄本非因緣非
自然性

身入三

初標其
無體二

初舉喻
顯妄

後約塵
辯無

次破成
無相二

初標無
生

阿難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觸於熱
手若冷勢多熱者從冷若熱功勝
冷者成熱如是以此合覺之觸顯
於離知涉勢若成因于勞觸兼身
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疏二手
喻真妄

合喻真妄和合具有不守自性隨
緣成根境等如隨冷熱緣成冷熱
手問二手之中何手喻真妄
以勢劣者喻真思之餘如文

因于離合二種妄塵發覺居中吸

此塵象名知覺性此知覺體離彼

離合違順二塵畢竟無體

標違順
二塵者

因離合有
違順也

如是阿難當知是覺非離合來非

違順有不於根出又非空生

離合
違順

根境俱無生義
方顯妙真如性

何以故若合時來離當已滅云何

後破生
處

後結成
虛妄

大意入三

初標其
無體二

覺離違順二相亦復如是若從根
生必無離合違順四相則汝身知
元無自性必於空出空自知覺何
關汝入

疏破境生更約違順二相
廣其道理例前離合次根
生空生皆如文○標
合離根空了不可得

是故當知身入虛妄本非

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勞倦則眠睡熟便

寤覽塵斯憶失憶為忘是其顛倒

生住異滅吸習中歸不相踰越稱

意知根兼意與勞同是菩提瞪發

勞相

疏人喻真性本自覺故勞倦
則眠喻無明迷真性不了故

睡熟喻動念現境謂睡故成夢
具心境界喻業轉境喻現相寤
事識事識取所現境分別染淨不
了自心所現見從外來如憶夢中
之事不得明了故云覽塵斯憶失
憶為忘也○已上總指生滅結成

初學喻
顯妄

後約塵
辯無

次破成
無相

意根夢中現境因睡故有脫體且
 謂是眞實名爲顛倒生住異滅
 寐憶忘皆是虛妄事識不了現境
 現境已爲顛倒生住異滅
 有名爲顛倒生住異滅
 念念移易名生住異滅
 全歸意根熏習不斷念別境別名
 覺性之中無明勞相○解寤則覽
 塵斯境則天憶爲忘又睡中有
 夢寐中有忘皆是覺失憶之相
 憶之則生忘之則滅下文云因于
 生滅二種妄塵復以妄對眞即是
 顛倒此二妄塵復爲生住異滅四
 種細相念遷流復習此相中歸
 意根四相不相踰越
 不雜故曰不相踰越

因于生滅二種妄塵集知居中吸

撮內塵 疏集聚也中猶內也吸撮

聚內覺知性此之覺知常取生滅
 於內分別非同前五照外境界故
 名內塵以意根內緣不緣外見聞
 故即前文中衆緣內攝也

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此覺知
 性離彼寤寐生滅二塵畢竟無體

初標無
生

後破生
處

揀異前五也逆流猶返綠也地處
 也前五但順取外境不能返綠內
 塵名此內塵爲緣不處此不及
 處唯意根合即此合處爲意知根
 ○標復云此覺知性離彼色香等
 五塵畢竟無體○解孤山曰前舉
 四相今唯二者以生攝住以滅收
 異而且以憶者爲生忘者爲滅內
 塵法塵也見聞逆流者以憶故則
 能逆緣落謝五塵即覽塵斯憶也
 流不及地者以忘故則成緣於思
 不及處即失憶爲忘也又解緣過
 五根但緣現境唯意知根能緣過
 去乃是入五根不及之地雖通兩
 釋前義
 爲正

如是阿難當知如是覺知之根非

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

空生

何以故若從寤寐來寐即隨滅將何
 爲寐必生時有滅即同無令誰受
 滅若從滅有生即滅無誰知生者
 若從根出寤寐二相隨身開合離

後破成
虛妄

△三破十
二處二

初總徵

斯二體此覺知者同於空華畢竟

無性若從空生自是空知何關汝

入疏先約寐寐次約生滅法喻雖

破根生則成夢知是意根今破寐能

思寐自是身之開合非干意根列子

云其寤也形開其寐也形交交即

合也莊子亦云其寐也鬼交其覺

也形開意云寐寐無體自隨於身

非是意根應知意根畢竟得若

從空生故為不可解資中曰寤

寐二相自是形之開合汝覺知

性則無別體故云同於空華

是故當知意入虛妄本非因緣非

自然性

則正破境也文二

復次阿難云何十二處本如來藏

妙真如性

阿難汝且觀此祇陀樹林及諸泉

池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色生眼見

眼生色相

境是以生門為義六根六破

後別破六

一破色
處三

初舉事
以徵

阿難若復眼根生色相者見空非

色色性應銷銷則顯發一切都無

色相既無誰明空質空亦如是

根生境也初二句勝見空非色下

破境有色空今以色空相對而破

此破色也若見空時則無有能生

既生色名為色性應合銷亡能生

既亡則生何有故云顯發一切都

無此則空現色銷也色相下有二

義一則不自顯由色所顯今既無

色從誰顯空又能生根同是色法

色相既亡根亦隨滅根既已滅復

欲將何了空質此則空空無色相

也空亦如是者例破空空無色相

如色亦解此以根為能生色為所

生若見空時所生之色既銷無能

之根亦滅故云銷則一切都無色

相既無誰明空質空亦如是

失也若謂色銷根滅其誰明見空

次隨計
勝破

後結示
虛妄

二耳聲
處

之體質乎空亦如是應云若復眼
根生空相者見色非空空性應銷
等若復色塵生眼見者觀空非色

見即銷亡亡則都無誰明空色

境生根也初二句勝觀空下破此
亦色空相對而破此破色也色既
生根觀空之時色已銷滅從誰生
根而了於空又色能顯空見空之
特色已銷滅從誰顯空下色之一
字義公空能生見例色應知單破
雙結妙盡譯旨○解此以色為能
生見為所生若觀空時能生之色
既銷所生之見亦滅故云亡則都
無例前應云見性既無誰明空質
空亦如是此義可了故佛言存略
或譯者省之誰明空色者若破空
生眼見應須責云誰明空色
相今兼含二義故曰色空

是故當知見與色空俱無處所即

色與見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

然性疏無處所者無生
處也餘文可見

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

鼓眾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續

初舉事
以徵

次隨計
勝破

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聲來耳邊耳

往聲處此約耳聽鐘鼓二音以破
根境往來之相也若知二

俱虛妄何
往何來

阿難若復此聲來於耳邊如我乞

食室羅筏城在祇陀林則無有我

此聲必來阿難耳處目連迦葉應

不俱聞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

沙門一聞鐘聲同來食處破聲來
耳處也

初二句勝如我下破初舉喻佛音

聲也城耳根也林鐘鼓也此聲下

例破聲既來汝耳邊此聲已離鐘

鼓只合汝自獨聞不合他人亦應

今且不爾一切皆聞應知聲無來

往○解孤山曰以我喻聲城喻阿

難耳林喻餘人耳我入城內則林

中無我如聲入汝耳他耳豈聞

若復汝耳往彼聲邊如我歸住祇
陀林中在室羅城則無有我汝聞
鼓聲其耳已往擊鼓之處鐘聲齊

出應不俱聞何況其中象馬牛羊

種種音響

疏破耳往聲處也初二句牒如我下破初舉喻

佛喻耳根祇圓喻鼓城喻阿難汝

聞下例破耳根既往鼓處阿難應

聞鐘響沉餘聲耶○解以我喻耳

林喻鼓聲城喻鐘聲我歸林中則

滅內無我如耳往鼓處則無

若無來往亦復無聞

疏雙結不成

聲不來耳耳不

往聲聞義不立

是故當知聽與音聲俱無處所即

聽與聲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

然性

向難汝又觀此鑪中栴檀此香若

復然於一鉢室羅筏城四十里內

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

栴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中

三鼻香處

問境生之處不同

十一

初舉事以徵

次隨計疎破

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

生當從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中

有栴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

中出香說聞非義

破根生也初牒汝下縱破設許汝鼻能生於香不

義雖成聞義不立以但能出香不

從外入與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

應常在何藉鑪中熱此枯木

破空

空性常住應常有香若常

有香何煩燒木方聞香氣若生於

木則此香質因熱成煙若鼻得聞

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

十里內云何已聞

破木生也此約而破不論其氣若以煙表實謂未

通故云其煙騰空未及遙遠也煙猶在近聞已遠通故知其香不從

木發○解橋李曰此中義理稍難成立且鼻舌身三者是合中知也

設四十里內聞香亦由香有殊勝之方聞而言不待鼻蒙煙氣等甚與教

後結成
虛妄

四舌味
處三

初舉事
以徵

相及現量相違若約互用自在取
法相說又非此意今所釋者恐不
聖人根力強利能速遠聞通於
凡常鈍劣者說理實必須氣通於
鼻方得成聞經中一往據顯邊
似不到鼻故作斯破私謂敏師一
往之說其力實然也若爾則但是
有殊勝之力不須更取聖人根力
強利也如法華云此香六銖
價直娑婆世界不亦勝乎

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
與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

然性

阿難汝常二時眾中持鉢其間或
遇酥酪醍醐名為上味於意云何

此味為復生於空中生於舌中為

生食中標二時大食小食時此味
於空於根於境俱無體也

阿難若復此味生於汝舌在汝口

中祇有一舌其舌爾時已成酥味

遇黑石蜜應不推移若不變移不

次隨計
勝破

後結示
虛妄

名知味若變移者舌非多體云何

多味一舌之知既破根生也初標

不知多味也若以味從舌許味應無

別也若不下縱破設若汝許味下

別者味既不分何成初知二句反破

破味變舌應多體也初知二句反破

後二句結破此則以舌從味舌便

成多今汝鮮不故云何多味一

舌之知○鮮不故云何多味一

律云甘蔗糖也其堅如石若生

於食食非有識云何自知又食自

知即同他食何預於汝名味之知

疏破境生也初三句正破味若生

食應不假根無根別食焉能成味

若成味者食須有識若無識者云

何自知又食下縱破設許食自能

知即同他人嘗味若生於空汝噉

何關汝舌之知

虛空當作何味必其虛空若作鹹

味既鹹汝舌亦鹹汝面則此界人

同於海魚既常受鹹了不知淡若

不識淡亦不覺鹹必無所知云何

名味破空生也初三句勝計審味

鹹後二句誠同海族初四句鹹身面俱

魚無異既常下縱破初四句鹹身面俱

兩亡縱汝常受於鹹鹹身面俱

淡若無淡味何顯於鹹鹹身面俱

鹹既不能分無下二句結非知味

是故當知味舌與嘗俱無處所即

嘗與味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

然性

阿難汝常晨朝以手摩頭於意云

何此摩所知誰為能觸能為在手

為復在頭按摩之法常式皆然故

在手二俱有

過如下破之

若在於手頭則無知云何成觸若

在於頭手則無用云何名觸互有

破也根境相顯觸乃得

成一有一無故不名觸

若各各有

則汝阿難應有二身各存兩質破

也頭手各有

初舉事

以微

處三

次勝計
勝破

則有二知二知便成若頭與手一

觸所生則手與頭當為一體若一

體者觸則無成共成一體破也初

手共生一體觸遂今二種合為一體

設許一體觸自不成此結破也

若二體者觸誰為在在能非所在

所非能不應虛空與汝成觸破也

初二句勝救總徵若汝救云所生

雖一能生自二云何今我頭手不生

異者此則二體之觸為在何處故

云觸誰為在在能下二句推同前

破前云若在於手頭則無用等不

應下破空生也有形之法尚不能

生豐況空無

而能成觸

是故當知覺觸與身俱無處所即

身與觸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

然性

阿難汝常意中所緣善惡無記三

性生成法則解真際曰意識所緣

法塵之境三性不同

後結示

虛妄

處三

在靈

處三

初舉事
以徵

次隨計
標破

假實有異軌生物解互此法爲復
不相涉故云生成法則此法爲復
即心所生爲當離心別有方所
中所緣三性之法攝一切靈自
而然故云生成此所緣法即心離
心二俱有過
下又即破
阿難若即心者法則非塵非心所
緣云何成處州八破即心也初一句
即是心定非是塵若非是塵則不
是心家所緣之境何名法處下破
離心若離於心別有方所則法自性
爲知非知標計雙徵也初二句勝
心更以知不知則名心異汝非塵
知微而破之不知則名心異汝非塵
同他心量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
二於汝離心有知也初句奪成心量
爲心異汝下更分即異以破初二
句破異於汝心又若有異汝心即同
他句破異於汝心又若有異汝心即同
三句破異於汝心又若有異汝心即同
二句破異於汝心又若有異汝心即同
汝心之外更有汝心也故云更二

於汝○解孤山曰知則名心者離
心非有法法既知亦名爲心也與
汝非塵者異汝則非汝心有心則
非汝塵既異且非則是他人之心矣
即汝心者防轉計也云何下難
也汝心唯一云何有二根塵俱知
是二若非知者此塵既非色聲香
味離合冷煖及虛空相當於何在
今於色空都無表示不應人間更
有空外心非所緣處從誰立疏破
也初五句定非色空次一句審問
何在色空二事攝諸法盡既非色
空今何所在今於下二句推無所
表也若此法塵亦色空攝以何表
示知是法塵不應下二句破以何表
無成也色空之內既無表示不應
此塵處在空外以空無外故心非
下二句結無所緣之境從何立
不有則心無所緣之境從何立
處耶○解此意法塵非是五塵五
塵及以虛空攝一切法皆是五塵
自屬五根法塵既一切法皆是五
云當於何在離合冷煖即緣落謝
都無表示者在離合冷煖即緣落謝
五塵故既於色空之境無形緣落謝
之狀豈是空外別有法塵耶心無

所緣處
義安立

後結示
虛妄

是故當知法則與心俱無處所則
意與法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
然性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八

音釋

舐

神帛切以
舌取物也
吻 武粉切
唇吻也
甜 徒兼切
甘也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九經三州九

△四破十八
界一

初總徵

後別破
六

一眼識
界三

初總計
雙兼

凡遇圓相即是標
辭與疏同其上文

復次阿難云何十八界本如來藏

妙真如性疏梵云跋都此云界界

因故又種族義根境識三各一十

八界雖相對推破而正在
六識其根與境前已破故

阿難如汝所明眼色為緣生於眼

識此識為復因眼所生以眼為界

因色所生以色為界疏佛於小乘

因緣法今明第一義諦因緣自然

俱為戲論故此際而微之○解私

謂如汝所明者小乘所解因緣生

法皆是實有不了即空今據彼詰

之用破其執也他皆倣此

阿難若因眼生既無色空無可分
別縱有汝識欲將何用汝見又非
青黃赤白無所表示從何立界

次隨計
際破

根生也初句既無下四句無境
有識何用破也既從根生即不
能緣何用汝見何所分別即生
根無體破也若謂根生非青等
是不可見復無表示根尚不立
從何有下破境生○解真際曰汝
見指根也以是不可見有對色故
既無表示若因色生空無色時汝
即無表示

識應滅云何識知是虛空性若色

變時汝亦識其色相遷變汝識不

遷界從何立疏此色空相傾無識

下四句立理正破既從色生空現

色亡識應隨滅誰了虛空若色下

五句據理質破色若遷變汝能了

變識元不遷既無色相從何立界

從變則變界相自無不變則恒既

從色生應不識知虛空所在此隨

變非界破初二句隨變無識破色
若變時識亦隨變名誰為識不變
則常在元從色生不空知空○解
孤山曰破有三意一識隨色滅二
界義不立若色滅識不滅則一遷

後結示
虛妄

二耳聲
界三

一不還兩類不同何名種族故云
汝識不還界從何立若隨色滅兩
法已滅界相何存故云從變則變
界相自無三常不知空性既不變
既從色生祇合若兼二種眼色共
識色不應識空

生合則中離離則兩合體性雜亂

云何成界 疏破共生也若根境合
不知別故云中離若成別者此識
中界一半合根一半合境故云兩
合兩合若成有雜亂過知與不知
同猶無也○解合則中離中謂識
或既識從合生則屬根境離則兩
合釋上句也一半合根一半合境
根境兩屬體性雜亂亦非種族界
義不成

是故當知眼色為緣生眼識界三
處都無則眼與色及色界三本非
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又汝所明耳聲為緣生於耳
識此識為復因耳所生以耳為界

初微計
雙微

次隨計
牒破

因聲所生以聲為界 標雙微根境
也 為緣生耳識

阿難若因耳生動靜二相既不現
前根不成知必無所知知尚無成
識何形貌 疏先破根生此勝義也
初一句牒動靜下三句

正破能生若無前境根自不成由
塵發知故必無下況破所生若實
無知根尚不識若取耳聞無動靜故
立更有何識

聞無所成云何耳形雜色觸塵名

為識界則耳識界復從誰立 破浮
初三句縱破設取浮塵之耳容有
聞者若無動靜亦不成聞云何下
三句正責破也如何將此可見浮
塵雜色觸法為識之界則耳下二
句雙質二根從何 若生於聲識因
聲有則不關聞無聞則亡聲相所
在 已丁破境生初句牒識因下根
亡境也根境俱亡識從誰生

後結示
虛妄

識從聲生許聲因聞而有聲相聞
應聞識汝謂識因聲生又許因根
有相今聞聲不聞非界聞則同聲
時即是聞識初句不聞無界破若不聞識亦不
聞聲能聞所聞俱無界義後一句
聞識同聲識已被聞誰知聞識
破可知無能破也能了之識已作所
聞之境誰為能知知此聞識若無
知者終如草木別無草木破也了
不應聲聞雜成中界界無中位則
內外相復從何成破共生也初二
境各生尚非共生豈有此理後三
句顯無根塵對邊立中中既不
邊亦不立也○解孤山曰識若雜
成則一半屬聲一半屬聞故云界
無中位既無中識則
內根外境義皆不成
是故當知耳聲為緣生耳識界三
處都無則耳與聲及聲界三本非
因緣非自然性

三鼻識
界三

初勝計
雙微

次隨計
勝破

阿難又汝所明鼻香為緣生於鼻
識此識為復因鼻所生以鼻為界
因香所生以香為界標鼻香根境
阿難若因鼻生則汝心中以何為
鼻為取肉形雙爪之相為取鼻知
動搖之性勝先破根生此以浮塵
過○解肉形即浮塵勝二根雙問二俱有
塵鼻知即勝義若取肉形肉質
乃身身知即觸名身非鼻名觸即
塵鼻尚無名云何立界疏破浮塵
次二句破若取雙爪此乃身攝非
鼻鼻根設有所知但名知觸不名
知香名身身下二句結非鼻鼻尚
下指無界義此下破勝義根○解
私謂若名為觸即是身根若取鼻
所覺之塵故曰名觸即塵若取鼻
知又汝心中以何為知以肉為知
則肉之知元觸非鼻疏初三句標
下破浮塵是知身自計總問以肉
知觸非是鼻根也以空為知空

則自知肉應非覺如是則應虛空

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難應無所

在破空是知初三句根無知覺破

如是下二句空即是身破汝身

下三句結無本體○解孤山曰言

空是汝則不見形言身是汝則不

能知兩求不在以香為知知自屬香

得是無所在

何預於汝破香是知此正破也

香鼻氣必生汝鼻則彼香鼻二種

流氣不生伊蘭及梅檀木疏破轉

二句勝計設汝若言非不相干由

有我鼻香鼻方立猶如鼻根由香

故有則彼下破今四句實不生

香破也○解伊蘭是鼻樹也

二物不來汝自鼻鼻為香為臭

根何臭則非香香應非臭香臭相

氣破也無若香鼻二俱能聞者則

汝一人應有兩鼻對我問道有二

阿難誰為汝體俱聞兩體破鼻若

生香必不聞臭若

後維示
虛妄

必生臭應不聞香今既俱聞鼻須

有體○解私謂從二物不來下以根

從境破境既有二根應成兩先定

云為香為臭次責云與則非香香

應非臭意在俱聞墮兩鼻之失也

若鼻是一香臭無二臭既為香香

復成臭二性不有界從誰立疏互

亡破若汝不許鼻有二則香臭

混然都無有別以從一鼻之所流

故若無香臭說何為知名生識界

○解此復以境從根破根既唯一

境云何二性不立識界奚存已

上皆破根生也問上文云以香為

知知自屬香豈非破境耶答斯蓋

對根而說正破勝義下文不對根

辨方破也若因香生識因香有如眼

境生也

有見不能觀眼因香有故應不知

香疏此下破境生也初句喋識因

不觀眼香能生知即非生不知非

識識不知香

識香非知有香界不成識不知香

因界則非從香建立反覆縱破能

四舌識
界三

知香者此則不合言從香生故云
知則非生設若不能知此香臭又
何名識稱了別耶故云不知非識
香不因根無有香界故云香非知
有香界不成識不了香
非可說言因香有識
不成內外彼諸聞性畢竟虛妄
破也識既無生根境不立設有聞
性皆虛安耳○解孤山曰中間識
也內外
根境也

初勝計
雙微

是故當知鼻香為緣生鼻識界三
處都無則鼻與香及香界三本非
因緣非自然性

尚難又汝所明舌味為緣生於舌

識此識為復因舌所生以舌為界

因味所生以味為界

標如前微開
根境生識

阿難若因舌生則諸世間甘蔗烏

梅黃連石鹽細辛薑桂都無有味

汝自嘗舌為甜為苦

州九

六

疏破根生也
初句勝則諸

次隨計
驟破

州九
下舉無五味以問舌
根即無味自嘗問也若舌性苦誰
來嘗舌舌不自嘗孰為知覺舌性
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
舌若有味根已成境孰知根者無
味之時味必境生獨有汝根焉能
生識下
被境生若因味生識自為味同於

舌根應不自嘗云何識知是味非

味

引例無知破也從味所生豈合
名識故云識自為味設許名識

亦不自嘗
引例可見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

既多生識應多體

如前五味各生
一物識必境生

亦應多體即識從

於味識即成多也識體若一體必

味生鹹淡甘辛和合俱生諸變異

相同為一味應無分別分別既無

則不名識云何復名舌味識界

若
體識必從境生能生之境亦應一
體何分五別分別下縱破五味不
分何名了別說為識耶此則味從
於識味應無別云何下二句總責

後結示
虛妄

身身
界三

初勝計
雙微

識體從二得名根生境生二俱失
故。解私謂鹹淡甘辛略舉四味
詳則有六更苦酢言和合者衆
味共成也俱生者本性不易也變
異者燒煖異本也斯等種種相若謂
能生一識體者則一切味塵混不
生之味豈殊是則一切味塵混不
而無別苟無別識界義不成不
應虛空生汝心識疏破空舌味和

合即於是中元無自性云何界生

破共生也既從合生自性屬誰而
名界耶。○解孤山曰初因舌是破
自生二因味是破他生三虛空是
破無因生四舌味和合是破共生
前後諸文皆爾此中最顯

是故當知舌味爲緣生舌識界三

處都無則舌與味及舌界三本非

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又汝所明身觸爲緣生於身

識此識爲復因身所生以身爲界

因觸所生以觸爲界標如前徵問
根境生識

次隨計
勝破

阿難若因身生必無合離二覺觀
緣身何所識疏破根生也觀對待
緣獨此身根無生識理下破境生
○解盡尋曰覺細同曰觀觸塵合
離是身覺觀之緣既若因觸生必
無觸緣則無覺觀也若因觸生必
無汝身誰有非身知合離者疏非

覺破也有身無觸尚不成知有觸
無身故非能覺非身無身也下根
境互亡阿難物不觸知身知有觸

此指現道理也物無覺觸之知身
則能覺於觸斯理昭然明白可見
○解物不觸知身知身即觸知觸
是物不觸知耳知身知身即觸知觸

即身境相此下依理推破此二句根

識觸則有知與身何異應可身亦
名觸觸亦名身俱有知故應立量
云汝之身根定觸所攝以有知故
如所執觸汝身所執觸所攝以有知
有知故如汝身所執觸所攝以有知
遂令相即也。○解既身知有觸則
知是身時即受觸知即觸非身即
受觸時即是身也
身非觸身觸二相元無處所疏身
俱

後結示
虛妄

非也。以相成。故遂令俱非。則汝之
成。觸身。非。成。身。故。遂。令。俱。非。則。汝。之
身。根。所。執。觸。定。非。有。知。如。所。執
觸。汝。身。根。將。汝。一。因。成。我。四。量。令
如。汝。身。亦。令。俱。亡。身。觸。下。二。句。結
汝。相。位。下。破。離。合。解。身。即。無。觸。相
無。二。位。相。若。即。唯。是。身。即。無。觸。相
則。無。身。相。若。即。唯。是。身。即。無。觸。相
秋。謂。從。向。難。下。乃。是。委。身。即。無。觸。相
觸。各。生。之。義。先。簡。物。不。觸。知。次。顯
身。知。有。觸。既。了。身。知。有。觸。則。曉。身
觸。同。時。若。許。同。時。故。知。身。觸。各。生
兩。無。合。身。即。為。身。自。體。性。離。身。即
所以。無。合。身。即。為。身。自。體。性。離。身。即
是。虛。空。等。相。疏。初。二。句。合。即。唯。身
二。唯。一。身。根。更。無。觸。位。後。二。句。離
應。無。觸。破。觸。若。離。身。復。何。成。觸。如
虛。空。相。亦。無。觸。位。解。推。合。與。離
此。破。中。間。識。界。下。文。內。外。不。成。結

破根境也。中云何。內外不成。中云
立結。破中。間也。何。內外。不。成。中。云
何。立。內。無。則。外。無。根。境。不。存。何。為
識。中。不。復。立。內。外。性。空。則。汝。識。生
相。誰。立。界。俱。空。識。從。何。立。三。位
從。誰。立。界。俱。空。識。從。何。立。三。位
是。故。當。知。身。觸。為。緣。生。身。識。界。三

六意識
界三

初識計
總微

次隨計
牒破

處都無則身與觸及身界三本非
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又汝所明意法為緣生於意
識此識為復因意所生以意為界
因法所生以法為界標如前微問
阿難若因意生於汝意中必有所
思發明汝意若無前法意無所生
離緣無形識將何用此疏先破根生
破也。初一句。牒於汝下。五句。正破
能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若。無。法
塵。意。根。不。起。離。緣。下。二。句。例。破。所
生。離。前。法。緣。尚。無。根。之。形。貌。況。所
生。識。將。又。汝。識。心。與。諸。思。量。兼。了
何。起。用。又。汝。識。心。與。諸。思。量。兼。了
別。性。為。同。為。異。此。下。同。異。俱。非。破
心。第。八。也。思。量。第。七。也。了。別。第。六
也。七。八。二。識。俱。第。六。根。亦。同。名。意
故。此。雙。問。二。俱。有。過。解。俱。舍。論
云。集。起。名。心。籌。量。名。意。了。別。名。識
此。云。識。心。同。彼。第。一。即。意。根。也。思
量。兼。了。別。性。同。彼。第。二。第。三。即。意

根所生之識也。然彼第二亦云。意者蓋識之異名耳。故婆沙中明。心為識三。無有差別。如火名焰。亦名意。識亦名燒。薪是知。意識名同。但約先後以同意。即意云何所生。破疏。同也。若識與意其體同者。識即是意。云何更分能生所生。此下破異。異意不同。應無所識。云何復有能生所生。若識異意。則若無所識云。

應所生。若無異意。則若無所識云。

何意生。半定無識。非生破初句。半業異應一有所識。一無了知。苟無了知。何言意生。以意有知。故解。又

縱計云。所生無識。則若有所識云。與能生體性非類。則若有所識云。

何識意。何辨異識之與意。此有識無異破也。解。又若救云。所生有識。此識既無。前法可緣。必須反識。其意若成。唯同與異二性無成。

境根義不成。唯同與異二性無成。

界云何立。還雙結不成也。同義無云。何識生。從汝根出。下破境生。若因

生。解。上破根生下。破境生。若因

法生世間諸法不離五塵。汝觀色

法生世間諸法不離五塵。汝觀色

法生世間諸法不離五塵。汝觀色

後結示
虛妄

○二重劫夫
會相三

法及諸聲法香法味法及與觸法

相狀分明。以對五根。非意所攝。此

明五塵。不即意攝。汝識決定。依於

法生。今汝諦觀法法何狀。總問法

塵之法。故云。法法以別。揀通也。法

解。資中曰。以五塵之法。各配五根。

離五塵外。若離色空動靜通塞合

離生滅。越此諸相。終無所得。生則

色空諸法。等生滅。則色空諸法等

滅。疏。前五句。正顯無體。法塵即前

句。雖非意轉。救也。設汝救言。色及餘

法。雖非意轉。救也。設汝救言。色及餘

者。若爾。生滅無體。全是色等。若起

若止。無別生滅。在色等外。解。若起

李曰。色空動靜通塞。即色聲香三

塵也。合離即味觸兩塵。生滅即法

塵。然生滅。但是五塵通相。離五無

也。故云。生則諸法生。滅則諸法滅

所因。既無因。生有識。作何形相

相狀。不有界云。何生。疏。正破識界

無體也。所因

相狀。不有界云。何生。疏。正破識界

無體也。所因

初伸難

即法塵尚不可得豈生汝識能所
俱無云何立界。標指之辭大率
與疏相類故不重錄

是故當知意法為緣生意識界三
處都無則意與法及意界三本非
因緣及自然性。疏二重約七大
本乎世諦小乘法相說諸色法四
大和合之所成就復分內外諸此
名為諸法自相寂而淺不圓猶為
法共相所揀羸安且有佛如來
隨他意語世間成勝義諦中實雖
名為大義不攝勝義不在物無
不爾謂周徧含攝體無不稱故名
不是非因待小當體受稱故名無
大今此經中所說七義俱有根塵
七義之中攝一切法謂空有根塵
色心性相塵法無不周徧無
不舍容破彼權見令知實義如來
文云均名七大性真圓融皆如來
藏世間無知或為因緣及自然性
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
無實義斯則會相即性徧徧
方稱勝義至極之大豈
同權教說名自相文三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說和合

州九

十一

次許宣三

初指意
標示

因緣一切世間種種變化皆因四
大和合發明。問也云何如來因緣
自然二俱排擯我今不知斯義所
屬。難今說也排推擯棄也。標阿
便難伸難者示相懷疑以安立方
第一義故有是難。惟垂哀愍開示
衆生中道了義無戲論法。疏求開
便安立說有四大因緣和合成諸
變化第一義去來本如來藏今則無
滅生滅去來本如來藏今則無
疑第一義故有斯難。解孤山曰
將恐衆生聞昔和合則滯於有聞
今排擯則溺於空不達中道動成
戲論故示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先猷離聲
聞緣覺諸小乘法發心勤求無上
菩提。解問阿難何處猷小求大答
聞是猷小也殷勤啓請十方如來
得成菩提妙奢摩他等是求大也
亦可指故我今時為汝開示第一
法華中

次勝疑
舉呵

後勸許
行聽

義諦乘法諸法不生唯如來藏即
 第一義性不逐緣生境有
 如何復將世間戲論妄想因緣而
 自纏繞汝雖多聞如說藥人真藥
 現前不能分別如來說為真可憐
 慙皆知纏繞疑惑也諸佛秘密不
 來藏名真藥現前舉昔方便疑今
 真實名不能分別標雖有多聞
 憶持如來十二部經未
 全道力故佛舉疑呵責
 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開示亦
 令當來修大乘者通達實相阿難
 默然承佛聖旨俱益○標通達實
 相者不認緣生境有是非之相
 阿難如汝所言四大和合發明世
 間種種變化阿難若彼大性體非
 和合則不能與諸大雜和猶如虛

後正說下

初立理
總非

空不州九和諸色解此明大性本真則
 之即同下文性色和合故引虛空喻
 也和謂此破阿難不和合疑顯
 大性等不和合者彼所執也若彼言四大體和
 合等者標彼所執也若彼言四大體和
 非和合者正舉其疑也既執和合體
 疑非和合故今破之曰猶如虛空不
 大之性不相和四大之相斯則性居
 相外二不約真如故隨若和合者同
 緣不諸色此約真如性也若和合者同
 於變化始終相成生滅相續生死
 死生生死死如旋火輪未有休
 息阿難如水成冰冰還成水疏初
 勝所計次六句略破非和若四大
 性自體非和則不和諸大如空與
 色礙無礙異若和下破和合若大
 性體自是和合即成生滅始終即大
 生滅也生死下釋初成生滅始終即大
 句釋相續謂生能成死等生能成死
 生等謂現在生續過去生也如旋
 下二喻初喻相續次喻相成如文
 破和合體唯世諦今所執者復破之
 俗執破和合體唯世諦今所執者復破之

後舉性別
破七

一地性四

一舉事
以標

此約真如不變不同變化等相也
孤山曰生而復死已還生故曰
生今死後即始終相成也今生後
生相續也次舉二喻以相
滅相續如火輪相成如冰水
續如火輪相成如冰水

汝觀地性麤為大地細為微塵至

隣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

所成更析隣虛即實空性十三

微也即是極微色邊際相微塵有

方分微也今經旨有方分微塵名色

邊際相隨經所出不須和會標

此標事顯小乘析色明空四大和

合俱無實義昔跋陀禪師問生法

師何以明會色空生曰衆微聚而

為色衆微散而為空跋陀曰此生

滅世俗之論吾即不然一微空故

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

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也

解三藏二乘析法觀空

故約彼解以破其執

阿難若此隣虛析成虛空當知虛

空出生色相疏依標立理也既能

成色方曰相汝今問言由和合故

成相續耳

二立理
廣破

出生世間諸變化相勝起所疑也

汝且觀此一隣虛塵用幾虛空和

合而有不應隣虛合成隣虛此下

廣破此合空成色非理也汝計析

色為空應許合空成色隣虛極小

成用幾空若合隣虛又隣虛塵析

自成方分不成隣虛

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合色

義乖也虛空至大隣虛至小

析小成大為用幾塵若色合

時合色非空若空合時合空非色

雙非色空互成也色合色空

合非空以類自合非互相作也

猶可析空云何合也重責合空義失

觀俱有合空成色內外無憑前文

云猶如虛空不和諸色若言和合

相成相續皆為虛妄。解資中曰

若空不可合色從何生故知此色

本無自性

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

空真色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

二會通
實理

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

一句指本迷如來下三句顯真此明
如來性色真俗一空即性中真義
諦也真俗皆一性者顯即空之真
色即斯舉一具三言三體
真俗非縱橫並別名秘密藏此真
地大也清淨法故名叙德量無妄
相應具無漏法故名叙德量無妄
相應具無漏法故名叙德量無妄
為故云本然體量不悉具足耳若
比則種性體量不悉具足耳若
識此法成一切妙觀一方知一塵
不皆在微塵中即見毗盧舍那
即見法爾下界此法隨眾生下
顯隨緣也眾生十界無漏異業
亦不同所感色法淨穢殊等相也
解真際曰性色真空離一切相也
性空真色即前文云淨本然周遍
色空一如謂真矣隨眾生心應
切法斯性真也隨眾生心應
界釋性真也隨眾生心應
所知量釋性真也隨眾生心應
如來藏即真心中道也俗而真
故云性色真空中道也俗而真
空真色以真俗即中道也俗而真
諦圓融不一界矣非縱橫生佛寂
來藏俗則十界矣非縱橫生佛寂

四結責
迷情

然此言理具非關事造然理必融
事此言理具非關事造然理必融
本然心相融故曰周偏法界彼互
攝一即如來藏隨染淨緣順差別
生下造十界依正之事也私謂即
業變造十界依正之事也私謂即
公錦文一期為美雖曰體用眉目
未全泊圓師委解如來藏義包富
博濟無所不在後來說者
徒欲好異翻大體要矣

二火性口

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
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

實義疏凡外小乘稟權教者皆名
成相故稱曰為實義故名為惑執

妄識心虛妄顛倒從生因迷積迷
何實之有○解三世間通指九界因
緣義舍自他共三性自然即無因

性餘皆
做此

阿難火性無我寄於諸緣疏緣生
無主宰無主即無性也

一總標
無生

汝觀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時手

執陽燄日前求火舉事也陽燄出
火鏡也○標緣

二舉事
廣破

初舉事
標徵

生之火非性火也。○解樵李曰：陽燧者，崔豹古今注云：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炷之也。又淮南子云：陽燧火方銷鍊五方石圓如鏡，中央窪，天晴向日出，阿難名和合者，如我與汝火也。

雖為一詰，其根本各各有身，皆有

所生氏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羅門

種、優樓頻螺迦葉波種，乃至阿難

瞿曇種姓。疏引例也。舉眾以明和

別，故引三人顯其異也。瞿曇此云

地最勝，亦云日種，優樓頻螺此云

木茨林。○標舍利弗輔相種。○解

和合，但是假名，離彼實人，無別體

性。孤山曰：迦葉波云龜氏，瞿曇星

名從星立姓，至于後代改姓釋迦。

阿難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執

鏡於日求火，此火為從鏡中而出

為從艾出，為於日來。疏標徵

後依理
推破

三會通
實理

阿難若日來者，自能燒汝手中之

艾來處，林木皆應受焚。破曰：生也

四萬由旬，凡所照處，何不若鏡中

出自能於鏡出，然于艾鏡何不鎔

紆汝手執，尚無熱相。云何融泮。破

生也。前四句正破後三句。縱破火

能克金，遇必融泮。外能燒艾，內合

然應非鏡出。若生於艾，何藉日鏡

光明相接，然後火生。破曰：生也。艾

不合何無火出。若必待合，然後火

生，顯非艾出。○解紆屈也。汝

又諦觀鏡因手執，日從天來，艾本

地生，火從何方遊歷於此。疏總結

三處不出火，從日鏡相遠，非和非

何生，應知必無。日鏡相遠，非和非

合不應火，光無從自有。因破和合無

非近無和合義，緣中既無非緣，有火必無此理。

汝猶不知，如來藏中性火真空性

空眞火清淨本然周徧法界

明眞火也

初句指本迷如來下三句顯法體清淨下二句明德量並如前解

隨衆生心應所知量阿難當知世

人一處執鏡一處火生徧法界執

滿世間起起徧世間寧有方所徧

州九

業發現

顯隨緣亦如前解

十六

四結責迷情

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

實義

如文可知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九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之三 三州十

三永性

凡遇圓相即是標辭與疏同其上文

阿難水性不定流息無恒疏緣水無常故

一總標

云不定隨物流止即不定相

如室羅城迦毗羅仙斫迦羅仙及

鉢頭摩訶薩多等諸大幻師求太

陰精用和幻藥是諸師等於白月

晝手執方諸承月中水此水為復

從珠中出空中自有為從月來毗迦

羅云黃赤色斫迦羅云輪鉢頭摩

云赤蓮華訶薩多未詳此皆外道

也太陰精月也方諸出水珠也太

陰當中以珠向之而求水也月珠

虛空三處微說○解孤山曰月正

中曰晝淮南子曰方諸見月則津

初舉事

而為水高誘注曰方諸陰燧大蛤

也熱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也許

譚人蓋取許慎之說也

阿難若從月來尚能遠方令珠出

後依理推破

水所經林木皆應吐流流則何待

方諸所出不流明水非從月降疏破

月生也前五句正牒破月去人間

如日之量故云遠方月光照處皆

合成流何獨珠流出則下四句雙

結非也照處皆流何用珠出設無

流者顯此水性不從月來○解林

木既吐流明知此水非從月降

若從珠出則此珠中常應流水何

待中霄承白月晝疏破珠生也珠

流不待照月若生水合常有

何無水生若從空生空性無邊

水當無際從人泊天皆同滔溺云

何復有水陸空行破空生也空若

誰不受溺以空性徧故水亦周徧

人天水陸應不各存滔水沒也

汝更諦觀月從天陟珠因手持承

珠水盤本人敷設水從何方流注

於此總結無從也月從天升珠持

月珠相遠非和非合不應水精無

三會通
實理

從自有是破和合無因也言水精者尚無非緣豈有解精猶性也

汝尚不知如來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一處執珠一處水

州十

出徧法界執滿法界生生滿世間

寧有方所循業發現如前

四結責
迷情

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實義

阿難風性無體動靜不常風性無狀動靜

表以

汝常整衣入於大衆僧伽梨角動

及傍人則有微風拂彼人面此風

爲復出袈裟角發於虛空生彼人

一總標
無伴

二舉事
廣破三

面僧伽梨大衣也袈裟云壞色衣皆不生應知虛妄○解

阿難此風若復出袈裟角汝乃披風其衣飛搖應離汝體我今說法會中垂衣汝看我衣風何所在不

應衣中有藏風地五句披衣生也前

初舉事
標破

破風性不靜若生衣中應見飛動今何不我今下六句舉例無風

破佛今垂衣不見飛搖獨汝袈裟云何風出衣中未必有潛風處今

衣不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

拂此下破空生也此正牒破空

性常住風應常生此下展轉難也

住難空性無滅風合常若無風時

虛空當滅風無風不起時應是無空

滅風可見滅空何狀滅空無時應

知風滅空若滅若有生滅不名虛

後依理
推破

三會通
實理

四結責
迷情

空生滅非空難虛空無為為無名

為虛空云何風出反結空不生風也風性搖動虛

空寂然豈有寂然而生搖動若風自生被拂之

面從彼面生常應拂汝自汝整衣

云何倒拂破面生也初二句牒從彼下四句破被拂之人

面若生風應合順吹汝當受拂汝

自整衣不干風出云何其風反吹

彼汝審諦觀整衣在汝面屬彼人

虛空寂然不參流動風自誰方鼓

動來此重審也衣面空異動靜體殊風從何來吹拂其面

風空性隔非和非合不應風性無

從自有破和合無因也動寂不同故云性陶心即是性文變

故爾汝宛不知如來藏中性風真空性

空真風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眾

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汝一人微

五空性四

一總標
無性

二舉事
廣破二

動服衣有微風出徧法界拂滿國

土生周徧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

現

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

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

實義

阿難空性無形因色顯發空無有實離色

之處即顯是空以對待故故無性也

如室羅城去河遙處諸刹利種及

婆羅門毗舍首陀兼頗羅幢旃陀

羅等新立安居鑿井求水舉事也

云田主婆羅門云淨志毗舍云坐

佑首陀云農者頗羅幢云利根亦

捷疾旃陀羅云殺者○解孤山曰

刹帝利王種亦世君臨仁恕為忘

婆羅門淨行也守道居正潔白其

操毗舍商賈也賈還無逐利遠

近首陀農人也肆力疇墾勤身稼

初舉事
標徵

飛伏異路頗羅墮真諦翻捷疾亦
利根慈恩云婆羅九十八姓此居
其一也旃陀羅云嚴幟惡業自出
嚴行持標幟謂搖鈴持竹也
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如是
乃至出土一丈中間還得一丈虛
空虛空淺深隨出多少此空為當

後依理
推徵

因土所出因鑿所有無因自生
微也隨出土之多少則見空之淺
深虛空與色二俱是假互相因有
體不離色今此
推徵令知虛妄

阿難若復此空無因自生未鑿土
前何不無礙唯見大地迥無通達
破無因生也空若無因鑿前
何無鑿後何有無因不成 若因
土出則土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
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
破土生此正破也前三句牒破土
若生空土出井時應見虛空出土
入井若土下四句結非若見土出
不見空入云何言空從土而有
州十

三會通
實義三

初類通
前義

若無出入則應空土元無異因無
異則同則土出時空何不出
此轉
若不見空出土入井則土因空果
二無有異土即是空空即是土上
出井時何不見 若因鑿出則鑿出
空從井而出 空應非出土不因鑿出鑿自出土

云何見空
破鑿生也前三句正破
鑿出若鑿出空鑿自出

空云何見土從井而出不因下三
句反破不因土因鑿出空因何有

汝更審諦審諦觀
三解私謂應以

土因鑿鑿從人手隨方運轉土因
無因 地移如是虛空因何所出
疏再審

土從地中運鑿
移出故云地移鑿空虛實不相為

用非和非合不應虛空無從自出
此破和合重結無因也鑿空二體

也虛實二義也豈相符順而稱和
合餘文

可知

若此虛空性圓周徧本不動搖當

知現前地水火風均名五大性真

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前三句顯虛空

之大我虛空若從因緣所生體非

周徧復是動搖豈名爲大哉言大

者常徧爲義常故無生滅動搖徧

故時處悉有若因緣生此有彼無

現有不爾本如來藏本自周徧本不

動搖故名爲大當知下六句類前

四性同受大名咸稱大者皆周徧

故無動搖故是藏性中真功德故

無方大用徧一切處作利益故豈

同方便有名無實而稱大耶○解

私謂四大後所以點空均名五大

者蓋諸經常談唯四而已此既異

彼故特言之下根識中其例亦爾

通名大者且從故事立智論云佛說

四大無處不有故名爲大若言大

性周徧必須指事即理攝末歸本

不可名而名之是謂如來藏也或

有直以藏性釋於

大名者一何誤哉

後會
全理

次斥勸
研詳

阿難汝心昏迷不悟四六元如來

藏當觀虛空爲出爲入爲非出入

疏無圓實智故名昏不了常徧故

稱迷若虛空性有出入等則體非

一總標
無性

阿難見覺無知因色空有標根無自性因

如汝今者在祇陀林朝明夕昏設

居中霄白月則光黑月便暗則明

爲最後究竟垂範也文四

義不立大名今此特出真

諸法根境識三周遍不動雖有其

名大者未見經出諸圓實教圖觀

實義○六根性然小乘多出四大

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

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

十方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例前可解

生一井十方虛空亦復如是圓滿

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一井空空

空真覺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

汝全不知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

常亦無徧義豈名爲大故勸詳審也

迷情
四結責

六根性四

境而有見覺是根因色

空顯下文由塵發知

二舉事
廣破二

初舉事
標徵

後依理
推破

暗等因見分析此見為復與明暗
相并太虛空為同一體為非一體
或同非同或異非異疏此約四句以徵謂一也
異也亦一亦異也非一非異也
阿難此見若復與明與暗及與虛
空元一體者則明與暗二體相亡
暗時無明明時非暗若與暗一明
則見亡必一於明暗時常滅滅則
云何見明見暗若明暗殊見無生
滅一云何成此破一也前四句立理計則明下四句立理
若與下六句推破見與境一境滅
見亡如何分辯明之與暗若明下
三句結非明暗自殊見不若此見
隨滅應知此見不與境一若此見
精與暗與明非一體者汝離明暗
及與虛空分析見元作何形相離
明離暗及離虛空是見元同龜毛

三會通
實義手

初類通
前義

兔角明暗虛空三事俱異從何立
見破異也初三句牒計汝離下四句正難離境何相離明下四句結成畢竟無體上皆正破明暗相
背云何或同離三元無云何或異
破兩亦也同即一也明暗互滅故
云相背若與一同見即隨滅如前
所破明暗虛空離此無見亦異不可分空分見本無
邊畔云何非同見暗見明性非遷
改云何非異破雙非也空見無辯故非不一明暗自遷
見無生滅故非不異汝更細審微細審詳審
諦審觀審配前四句明從太陽
暗隨黑月通屬虛空壅歸大地如
是見精因何所出疏重審也勸細審詳四境之中
從何見見覺空頑非和非合不應見
精無從自出破和合無因也○解
緣生此破無因自然生也

若見聞知性圓周徧本不動搖

曰前於六根廣破眼見餘根並略今類通顯示其性皆徧聞即耳根

次斥勸所詳

覺即鼻舌身根知即當知無邊不意根不言覺者略也

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

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

州十

滅疏見聞覺知同名大者蓋常徧故如前文釋○標性圓周徧顯

真見不逐緣生非因境有

後正會今釋

阿難汝性沉淪不悟汝之見聞覺

知本如來藏汝當觀此見聞覺知

為生為滅為同為異為非生滅為

非同異疏生滅同也非生滅異也為同為異兩亦也見聞既

真四句巨得不動周徧其大者歟○標汝性沉淪者小乘所知障在

法塵不悅也

汝曾不知如來藏中性見覺明覺

精明見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眾

生心應所知量如一見根見周法

界聽嗅嘗觸覺觸覺知解構李曰

西結責迷情

皆意根也私謂上云聽嗅嘗者並約根說唯觸之一字且是觸塵下

云覺觸方屬身根斯則妙德瑩然與覺知意根不相濫矣

徧周法界圓滿十虛寧有方所徧

業發現疏曾則也聽嗅嘗觸者鼻舌二根境合始覺故名嘗

觸覺觸身也覺知意也

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

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

實義

阿難識性無源因於六種根塵妄

出標根境識三猶如交蘄

汝今徧觀此會聖眾用目循歷其

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汝識

於中次第標指此是文殊此富樓

二舉事
廣破之

初舉事
標微

後依理
推破

那此目捷連此須菩提此舍利弗
解真際曰根但照境故如此識了
鏡中識有了別故能標指
知為生於見為生於相為生於空
為無所因突然而出
疏根能照境
如鏡照物識
能了境分別自他此識分別為從
何生。標四處不生顯無生也

阿難若汝識性生於見中如無明
暗及與色空四種必無元無汝見
見性尚無從何發識
疏破根生也
有相有見相
無見無根尚無
形識從何發
若汝識性生於相
中不從見生既不見明亦不見暗

明暗不矚即無色空彼相尚無識
從何發
破境生也相見相待無見
無相相猶不立從何有識
若生於空非相非見非見無辯自
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滅緣見聞
覺知無處安立
此下破空生初二
司審定不由根境

三會通貫
義三

初類通
前義

也非見下正破前三句非見不辯
四境破非相下三句非相不立五
根破相即是緣四境既無即所緣
境滅所緣既無五根何有上皆際
破不假處此二非空則同無有非
根境也

同物縱發汝識欲何分別
正破識
從空生
也非相非見故云二非即正指空
也同無者如龜毛兔角畢竟無故
若言其空是有體者豈同物像可
形可狀又此虛空昏鈍無辯無欲
之空若有所生亦應無辯故云欲
何分別。解孤山曰空則同無言
無識也應云無則同空互其言耳
有非同物言有識也既生於空已
無見相之物是故貴云若無所因
縱發汝識欲何分別
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別識明月
疏
破

無因也日中無月既無見月汝更
之識應知非是無因而有
見詳相也
細詳微細詳審
見詳相也
見託汝
睛相推前境可狀成有不相成無
如是識緣因何所出識動見澄非
和非合
疏重審生處也睛即浮塵
境即明暗成有成無即虛

空也識動下二句結非和合動聞
謂能了別也澄謂但照境也
聽覺知亦復如是不應識緣無從
自出前二句例破餘識聞聽即耳
鼻覺知即舌身意識不應下
二句結無生處識
起緣由故云識緣

若此識心本無所從當和了別見

聞覺知圓滿湛然性非從所兼彼

虛空地水火風均名七大性真圓

次斥勸
詳研

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初二句能
類當知下
所類了別謂識見聞謂根也是
生識之根故云了別見聞等

阿難汝心麤浮不悟見聞發明了

知本如來藏汝應觀此六處識心

為同為異為空為有為非同異為

後正會
今理

非空有同異如根中破空謂空生
有謂根境非空有謂無因
也○標汝心麤浮正同圓覺貴金
剛藏三疑也彼經云虛妄浮心多
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
便如是分別非為正問

初具無妄
領悟二

四結責
迷情

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識明知覺
明真識妙覺湛然徧周法界舍吐
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十虛十
方十界

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

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

實義二乘凡夫外道皆由
不知常住真心故爾

口承前開示
發悟二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蒙佛如來微

妙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礙疏三
科七
大即相即性本自不生今則無滅
生滅去來皆如來藏圓滿不動清

淨本然此是如來宣勝義中真勝

義性故云微妙開示身心圓明故

云蕩然更無諸法可

為所疑故無罣礙

是諸大眾各自知心徧十方見

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向執
心在
身中謂言是我真性今知空在心
內如片物持於掌間下文亦云空

初略叙
除疑

後廣述
得全了

一悟廣
大章

二了物咸
真益

生大覺中如海一發之智也解孤山
曰各各自知即能覺之也常住真心
十方即所覺之理也天台智者釋法
融十界故曰十相編照於十方亦
華經深達罪福相編照於十方亦
云十方即十界也見十方者謂
十界循業發現之空也迷妄有
空此真為小故以掌葉為喻
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

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

外有法今悟法唯心離實相外
無法可得故世間物皆菩提也
善提云覺覺即是佛若執無情無
佛性者請看此文縱信無情有性
仍說一具法佛性謂有佛性此分
二說一具法佛性謂有佛性此分
法佛性謂有佛性此分
他法佛性謂有佛性此分
示云一切草木是有法定具諸法
故為宗教云有佛性故同喻如
情正教量云地水火風均名七大
性真圓融皆如來藏妙覺湛然周
徧法界悉吐十方寧有方所稟彼
說者宜詳之○解一切世間等發
謂依空立世界也即十一界諸十
現依正之法耳皆菩提等諸十
虛空十界依正者即此真心具足
心含裹十方者即此真心具足

三反觀通
身空

四妙獲元
心益

後阿難說偈
廣述二

界而非斷滅觀此文者豈疑
無情有性無情作佛之說耶
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

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

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

中尚如片物在掌更觀空中一塵存
於心大小若何故舉空中一塵存

亡豈辯喻至小也如湛下再舉漚
喻了身無生也前喻猶存小相今

喻相本無生故此二喻各顯一
○解阿難大衆自觀已界正報之

身也虛空巨海以沉心精微塵浮
漚起事即理故如塵亡而

漚滅事理不二故曰無從
漚滅事理不二故曰無從

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
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

請顯了猶分明也然語辭也明解
在顯了猶分明也然語辭也明解

了悟名得既言常住不滅故非新
得但顯現耳○標顯如來藏性不

逐因緣自現然永絕戲論○解得
真智知本覺理姑蘇白阿難獲悟

經云是諸大衆各各自知心徧十
方觀奢摩他了衆唯心也見十方

如觀手中所持葉物悟三摩提真
見洞然空如片葉一切世間諸所

初標舉

後正說

一歎佛法
希有

有物皆即善妙明元心悟擇那
也知一切法即心自性了然自知
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此乃悟前常
住真心淨明體三觀長水指起信
本妙為一部之宗體常住真心也
初山亦以常住真心為體是知真
孤常法界本然正顯發不壓僧
源也三惑既銷三德顯發不壓僧
祇而獲法身圓頓真詮斯可見矣
禮佛合掌得未曾有於如來前說
偈讚佛 疏得在懷蓋承開示故
標此結集家叙阿難意也○解得
未曾有謂圓頓之解昔所未有而
今得之
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

初正歎

後述益

不升慈善根力法爾如此亦如鏡
像隨形所現鏡且不動故以不動
為應身也又妙及尊字通上下謂
三身一體不三而三體相用法具
一切義故名為妙下句嘆法即行法
所顯故名為尊此三昧最尊最勝
也一經所顯唯為此三昧最尊最勝
於法自在故稱為王上句義必因
能詮所詮方顯是故曰法皆具嘆
也○解妙湛歎真諦般若德也總
持讚也又即三而一故曰妙湛即
德也又曰總持一非三故曰妙湛
而三故曰總持一非三故曰妙湛
動尊者十號之一也由證此三號
此之尊首楞嚴大定之總名此云
事究竟也冥三德之理故曰究竟
別而往目即奢摩他等三焉阿難
以別名而請今舉總名而嘆此顯
圖定三一無礙也出編小上喻顯
以王是則行從理而得名教從行
而立名教行理三悉號楞嚴今正
舉能詮以歎也如來在世五十年
間所說經中最為殊勝故曰世希
有也
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
身 疏初句斷障即前身心蕩然得
無罣礙也下經云從無始來顛

二願得果
庚庄二

初正陳
所願二

此等歷獲劫不執理住聞界菩位也文止不彈從祇頓波教阿句今物四倒
皆覺一五修歷億此發即法即是薩淺叙云義不作指人州之有悟羅說僧悟聞觀大淪
方是僧分六僧劫則真增開悟解圓深雖各也方超得十乎獲密一切云即示觀六替
便三祇初身行若者倒會用損悟即悟根同解自然離學藉故妙後諸無獲不觀座今
之僧地乃百若想之皆生是證曾未如無心今即圓勞劬又幻學無故下成無本執小言
談祇地滿至劫婆者衆隨乃有悟已發兩證徧又覺覺肯云云常佛皆劫妙不皆影億
時然二如種沙即皆位至更入信者二以方叙亦云云住今於無云常故不爲身者
長獲僧唯相論無得淺妙深覺破有信悟乘隨知解漸幻亦云云不滅此數故顛爲舉
行遠究祇識好明始妙而破已解悟此乘人即悟次即修證又云歇即減會劫分不爲虛大
今竟八地云地然後祇也。廣證入行此乘人即悟次即修證又云歇即減會劫分不爲虛大
云法地云地然後祇也。廣證入行此乘人即悟次即修證又云歇即減會劫分不爲虛大
不自至前後祇也。廣證入行此乘人即悟次即修證又云歇即減會劫分不爲虛大

經實苟入小斯者其乘二頭不云必者一身云未耶是大有如解法取賢華歷
既相以華乘亦設證等義證十正屬不人爾決私不衆不華或二證聖嚴即
獲何下星實無是蓋人一僧偏於亦而蕩今謂此爾皆信嚴是執如人發同
常於文乃爲爲妨阿從爲者智祇知證有釋然阿試以文何入即中諸故反平心法
心此爲爲爲難多我且若獲者以當競是及難以疑何故身入金佛此分資無便華
何經疑純比文所稱得爲悟雖在諸若法豈知爲解解乎無的解一領衆蒙佛開家所
於遺胡根及乎得爲我者雖在諸若法豈知爲解解乎無的解一領衆蒙佛開家所
淫姪不疑發喻二果不其證入行此乘人即悟次即修證又云歇即減會劫分不爲虛大
槃所疑法起以放人可其證入行此乘人即悟次即修證又云歇即減會劫分不爲虛大
爲攝又華已相入請以證入行此乘人即悟次即修證又云歇即減會劫分不爲虛大
魔所則此入請以證入行此乘人即悟次即修證又云歇即減會劫分不爲虛大
習此入請以證入行此乘人即悟次即修證又云歇即減會劫分不爲虛大

習願

大權引物唯變是宜或曰不然余不知其然也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

後述

後重請證明

衆成也初句叙智即佛道無上誓願度也今次句叙悲即衆生無邊誓願斷也悲智二法即菩提心正是道體復以要誓總而持之即二法周偏四願具足發菩提心畢於此矣依圓覺疏頌教因地總有三重初了悟覺性即前獲妙本心得法身也後修菩薩行即今悲智二願也後謂若不行了自心云何知正道故也劫修非真善薩次不發大心無由起行故善財先陳已發方問山曰前獲法身乃是初住分果今願成妙覺極果也此即佛道誓成以攝法門誓學由學法門而得果故次即衆生誓度以攝煩惱誓斷由斷煩惱方度生故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疏上一句同佛化上求下化悲智理二心一先悟妙覺明性從深沙諸佛化行無二無別故名爲奉

三乞除惑運成

下句結報恩大論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座徧三千若不傳法上願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解以微妙開示之恩也

伏請世尊爲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

泥洹疏我願成道本爲度生度生泥洹之心非暫時爾盡未來際衆生界盡我方入滅斯願至重故請證明○解前願度人如釋迦故云願度是衆今願取土如釋迦故云釋迦故云五濁誓入

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審除微細惑令我早登無上覺於十方界坐

州十

道場疏初句歎德威德猛盛如師屈伏故云力慈悲謂拔苦與樂無緣普救皆言大者顯無上也次句乞除惑自乘修惑大乘所知俱得名微細下二句乞速成前文已願得果今再言者以度生心切願早得也上句真身下句垂應證成也道場現八相也前云未成不滅約時監論今云於十方界約處橫說即

○後滿慈執
相難性顯
如來藏

初致請三

初總述
未了三

初展敬伸
難

次引喻
迷迷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一 之一 經四

凡遇圓相即是標
辭與疏同其上文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在大眾
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

善為眾生敷演如來第一義諦

來說法大衆咸坐欲有所問先起
展敬展敬之儀不離三業胡跪合
掌身也恭敬意也白言下口也如
來藏心不空不有即性即相名第
一義是佛所證決定無妄審實名
諦○標富樓那從父母彰名已見
前文十大弟子中說法第一○解
真際曰如來藏心於諸說中更無

有上名第
一義

世尊常推說法人中我為第一今

聞如來微妙法音猶如聾人逾百
步外聆於蚊蚋本所不見何況得
聞解私謂譬小乘根性遠第一義
諦雖承如來微妙法音本不似

後比論
得失

次別叙
所疑三

見何況佛雖宣明令我除惑今猶
未詳斯義究竟無疑惑地之謂智

○疏滿慈子善說法要衆推無上
今聞佛說未盡領解猶壞耳者對
微細聲遠逾百步詎能明辨第一
義諦微妙寂滅微細聲也聞而不
解與不聞等猶聾人也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逾百步也說斯等法今
我除惑猶拘疑網未盡悔結故引
比也○標未達真性本所不見何
況得聞五目不覩其
容二聽不聞其響

世尊如阿難輩雖則開悟習漏未

除解孤山曰初果已破見惑思惑
欲全在阿難向悟常心實登圓位
舉其初果以爲請端也我等會

中登無漏者雖盡諸漏今聞如來

所說法音尚紆疑悔前獲妙悟者如

常住不滅也小乘有學方斷分別
俱生全在名習漏未除滿慈無學
斷盡俱生此約小乘煩惱障說問
何故無學尚紆疑悔初果之輩解
悟不疑耶答煩惱所知二障差別
人執法執輕重不同故正理論云

初藏性
生相疑

或有於境智不及愚所論凡夫善
通三藏羅漢不識赤鹽以所知障
障法界理羅漢雖得無漏煩惱輕
故尚紆疑悔所知習漏未除煩惱重
開悟所羅漢不識赤鹽者藏中說
也○標羅漢不識赤鹽者藏中說
舍衛城中法預婆羅門常請僧食
問其義能答者自與美食不能者
不同會食由是比丘皆不往因至
佛所近佛不遠有羅漢法預乃問

云何名赤鹽鹽有幾種羅漢曰我
知汝是法預輕慢比丘今復惱我
鹽止是鹽法預聞說心懷惛然來
至佛所佛言此羅漢未從師學故
不能答鹽也有比丘名弗絺盧佛
令往答鹽義比丘云鹽有二義一
種味如大海水同一鹹味二性味
者有黑鹽有赤鹽辛頭鹽拔遮鹽
毗藍鹽迦遮鹽私多鹽毗藍略
語二種若生若貴是名鹽義法預

聞之歡喜而退○解資中曰羅
漢雖斷煩惱障而所知障在

世尊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

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

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終

而復始疏前五句引所聞即同圓
覺剛藏云若諸眾生本來

成佛也云何復有一切無明疑難
彼云若諸無明復有一切無明疑
云若諸無明復有一切無明疑
如來復說本有佛今何緣難
者意已合故復有佛今何緣難
窮過即同下文別答違妨也然
藏所問反覆成難文聚一處鈞
相連如來答釋亦總示云世界
終念念相續一切對未離妄見
生死垢心輪迴妄見未離妄見

辨覺性遂令覺性成諸輪轉乃至
結云如是分別非為正問今略
既前大旨亦同隨問而答意廣
雖別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辨圓
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辨圓
彼圓覺性即同流出輪迴而辨
有是處等此即責剛藏不圓覺
自性絕諸對待生死涅槃猶如
夢遠引無明對生死涅槃猶如
以難眾生本來成佛故佛舉此

是生也垢心分別妄見遂合圓覺
成輪轉也由是舉喻雲駛月運
行岸移等今經即責以常說本
體妙明等今經即責以常說本
解惑之心解妙明等今經即責
明本空山河大地如空華相夫
致疑惑則能所妄分強覺起三
細為本四輪成所妄分強覺起
業果相續斯皆未出輪迴而辨
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故二經

後大性
俱徧疑

意問答並同也然此是法空門下
疑難大節最障修證滿慈迹雖小
聖今經圓通述悟無非大途故所
陳難剛藏無異學著至此請細觀
之○標復云法華所謂內秘菩薩
行外現示聲聞也○解前破人法
二執顯空如來藏今顯
不空如來藏故生此疑

又如來說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

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遍

云何容水水性周遍火則不生復

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虛空不相

凌滅世尊地性障礙空性虛通云

何二俱周遍法界疏此約世諦水
火性異難第一

我性相俱融下文答云觀相元妄
無可指陳○觀性元真唯妙覺明
妙覺明心先非水火
云何復問相凌滅義

後變結求誨而我不知是義攸往唯願如來宣

流大慈開我迷雲及諸大眾作是

語已五體投地欽渴如來無上慈

次許宣三

誨攸所也據說則本然清淨互遍
火莫知所往○孰是孰
非願垂慈誨與無所惑

初敘詮

爾時世尊告富樓那及諸會中漏
盡無學諸阿羅漢如來今日普為
此會宣勝義中真勝義性如來常
依二諦

次顯益

說法謂世俗諦勝義諦今所說者
異乎常說謂勝義勝義諦也一真
法界中道實相無法不救無法不
遍上聖下凡情與非情皆成佛道
斯為極唱最
後垂範也

令汝會中定性聲聞及諸一切未
得二空迴向上乘阿羅漢等皆獲

後勸聽

一乘寂滅場地真阿練若正修行
處方便教說定性二乘無性闡提
不得成教如焦芽敗種等今此
會通成歸一乘究竟涅槃涅槃經
云我於餘經說有聲聞不得作佛
非於此經作如是說涅槃佛性即
如來藏亦名一乘亦名首楞嚴二
經同味不亦宜乎斯則會五性融
三乘了義極談莫斯為最阿練若

三行聞

四答釋二

初答藏性

後答大性

初正答

後別答

云無喧雜首楞嚴王即諸佛之大
寂定名真無喧雜正修處也
標人安之即首楞嚴大寂定是
得二空者未得大乘空法二空亦
是未得大乘性相二空也此文明
指方便之說獲一乘遂知五性之
乃方便之說寂滅地有義能持
中邊相持諸法復生妙智也阿練
能生既持諸法復生妙智也阿練
若此云閑靜處或言阿蘭若此云
無事處謂中道二地離二邊喧動
無二邊靜事也即以此處為正修
行處私謂寂場指所得依之練若
指修因之處因果所依皆
是實相故曰寂曰真也
汝今諦聽當為汝說離諸審
富樓那等欽佛法音默然承聽
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略牒前語
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
覺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常
聞佛宣說斯義既一真如心是佛常說或名法界或

初牒疑

次正答三

初雅真

一名實相或如來藏性妙淨明心
雖有異一體無別名顯法界一相
本名滅生滅去來本如來藏不動
妄名滅生滅去來本如來藏不動
周圓妙真如性無所得若斯旨
來迷悟忽起有無之還流耶何
何山河之忽起有無之還流耶何
盡此就真如門約體絕相以答也
性覺本覺指體也妙明性自覺故
也顯不由他故云性覺性自覺故
性自覺本覺由他故云性覺性自覺故
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
始有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
生起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
能及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
暗寂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本覺無改易故名本覺
可寂而常明妙照故稱妙明一相真覺無
故曰明妙此顯法界一相真覺無
二圓覺亦云一切覺故圓覺普照
寂滅無二古人所解各隨其意云
云在彼不能具叙。解真際曰興
福以性覺為妄本覺為真資中以
在纏為性出纏為本斯皆並去實
存華背源尋派者矣今言性覺妙
明者性謂自性其體靈鑒性即覺
故本覺圓明絕諸名相故云妙明
謂本覺自覺妙非有所覺故明妙者
謂本覺自覺妙非有所覺故明妙者

後起諸
妄法三

初總問
覺明

覺體自明非因用所明故又解體明即
用故性覺妙明因用所明故又解體明即
妙孤山曰本亦性雙絕而寂照互以
本元自性照故曰妙明寂照而寂
融曰明妙寂則三諦俱寂明照則三
故曰明妙寂則三諦俱寂明照則三
諦俱照兩句說耳私謂之覺妙明互融
故作兩句說耳私謂之覺妙明互融
婉理順反觀諸家無以逮此節陳兩
摧萬抑派自謂得其源實洎陳兩

解未異枝流重釋之語且煩體用
之義仍局是故應云性覺本覺中
道之體也妙明妙如來藏之用也
體用不二空假相即妙如來藏性
鬚在茲又若復疎顯妙當圓師
云三諦俱寂寂三諦俱寂妙當圓師
三諦俱寂寂三諦俱寂妙當圓師
句義與前性色非照蓋是文略然此
異意同上云忽生山河大地現
無同異中熾然成異即循業發現
之謂也由當機未悟故滿慈發起
如來重示又前文正明破妄顯真
此下多說從真起妄故資中以空
不空二藏收之頗得其旨。疏二
起諸妄法即約生滅門
隨緣成事以釋文三

佛言汝稱覺明為復性明稱名為
覺為覺不明稱為明覺此之一問

次答由
所覺

後約計
要二

也解則不合致疑惑則此非正問
意云汝問我說性覺妙明為何
解為此覺體本性自明名為覺明
為復覺自覺明由覺他明與覺
異名汝稱明覺等此之二意一正一邪
故云汝稱明覺等此之二意一正一邪
認邪則生妄為得此何意得正則無
也。解孤山曰此問真妄二覺也
初問為復性體本明絕能絕所稱

名為覺次問為是覺體不明虛妄
分別同次問則別今研次義復有
問則同次問則別今研次義復有
異乎二師之說原佛所舉二覺之
義皆真覺也今牒前為問良恐滿
慈繆解此覺性雖本爾而現是無
明必須藉智起修照了此性方名
為覺故佛二問乃是約性約修而
設也初問可見次問猶云無明也
稱為明覺者不明猶云無明也
是覺了無明顯於性明方稱明覺
耶慈沈節等所解並殊避煩不錄
諸師既辨問意稍疎至於下文銷
釋俱滯今皆私述覽者恕之
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為覺者則
無所明疏據斯答意覺體自不能
覺若無所覺之明但可獨名為覺
不得兼稱覺明若欲兼稱覺明必

初且破滿慈
能所見三

初發覺
墮能所

次破妙性
非湛明

有明為所覺斯則但認於邪以為
妄法不生起之本佛之無覺妙元
明必不因他而稱明一相無二別此
覺圓明更無別法除一實相餘皆
唯真覺滿慈起教示不妄認所
魔事迷倒。解。答。意。正。順。次。問。
明遂成迷倒。解。答。意。正。順。次。問。
之義方稱為覺也。若謂無明順次問
覺者是則覺體無所照明姑蘇釋
性覺妙明者清淨本覺也。龍樹釋
起信論云。清淨本覺。恒沙有法。從
無始來。具足圓滿。過恒沙有法。從
淨故。本覺。妙明。淨心。受無明釋
論云。染淨。本覺。妙明。淨心。受無明釋
熏流轉。生死。無斷。絕。故。然。滿慈示
權變。金。土。故。於。染。淨。本。覺。能。所
妄生。無。同。異。中。熾。然。成。異。山。河。大
地。萬。象。森。然。若。能。觀。相。元。妄。無。可
指。陳。觀。性。元。真。妙。真。如。性。法。界。洞。然
法。皆。如。來。藏。妙。真。如。性。法。界。洞。然
平等顯
觀也

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

有所非覺

明覺若無所明則無明覺
云有非覺也。意云。若有所明。即破稱若
稱真覺。夫真覺者。離能所相見。道焉
偈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

後結示真
妄三覺

後顯迷真
起妄三覺

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經云。不
了。心。及。緣。則。生。上。妄。想。了。心。及。境
界。妄。想。則。不。生。上。妄。想。了。心。及。境
覺。非。覺。中。故。知。有。所。非。真。覺。也。青
無所非明。解。滿慈。所。謂。覺。者。必。假
性。故。今。示。曰。有。所。非。覺。蓋。言。若。有
所。覺。則。非。真。覺。又。恐。疑。云。若。無。所
覺。應。無。能。明。耶。故。復。示。曰。無。所。非
明。蓋。言。無。所。明。覺。中。亦。復。示。曰。無。所。非
之。智。也。此。以。性。斤。修。顯。修。為。妄。由
無。明。尚。混。能。所。未。亡。究。竟。覺。明。始
同。本。性。故。前。文。云。見。所。緣。皆。覺。見
即。青。本。覺。明。心。覺。緣。非。青。者。也。
無明又非覺湛明性。疏。初。一。句。別
汝。言。必。有。所。明。方。稱。覺。明。若。無。所
明。但。可。名。覺。者。次。二。句。破。云。若。無。所
常。說。覺。湛。明。性。豈。得。無。明。若。實。無
明。不。合。名。為。覺。湛。明。性。解。釋。上
無。所。非。明。也。無。明。即。非。明。變。其。文
耳。意。云。上。謂。非。明。但。是。無。於。妄。明
非。謂。無。於
覺。湛。明。性
性覺必明妄為明覺。疏。上。句。結。真
覺。必。有。真。明。故。云。性。覺。妙。明。本。覺
明。妙。妄。謂。明。異。於。覺。是。故。汝。言。若
無。所。明。則。無。明。覺。以。有。所。明。方。解
覺。明。故。解。惑。之。見。於。焉。可。辨。解。

初明妄覺
托真之相

後廣辯相
展轉生由三

初立圓相二

初別明
三相三

本性之覺必具湛明之性以不
了故妄為能明之明所覺之覺
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本有妙明之體
逐緣生非由境起本寂照法界
一相故云覺非所明因明立所
明不了妄執為所知莫不是一念
四惑俱生本識初相莫不是一念
信云動而不如實知又云不生不滅
覺心動而有於念又云不生不滅
與生滅和合非一異名為妄所
耶識是此真如不守自性為妄所
明也此即真如不守自性為妄所
見便為所相如前燈光為青所見
便為所相如前燈光為青所見
璣微細云此名無始更無法起故
最極微細云此名無始更無法起故
之體本非明此所相也對解性立
所然有二義一者因智之相今意
理二者因惑立所見之相今意在
次義也以下文即
說迷其立法故
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所見之相既
即生能所同時前後異說耳問滿
慈初疑藏性清淨云何忽生山河
大地至佛問覺義滿慈乃謂由覺
不明稱為明覺據斯答復說迷理
之惑為妄廣明立法之相乎答祇

初異相

資相

緣前問山河後答明覺涉於立法
立修二義是能覺之非真次順情
據答生之是妄微言與旨固不徒
示所生之是妄微言與旨固不徒
然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為業相故名
論云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為業
覺則名為不動動即有果不離一相
此經名為不動動即有果不離一相
望論異謂不覺則動覺則不動動
異不不動故二當體論異謂此業相
具能立生汝妄能者即當體論異
既妄立生汝妄能者即當體論異
也真覺妙明本非妄相無明能覺
妄認心不相離也無妄中熾然能
所二心不相離也無妄中熾然能
成異者即相離也無妄中熾然能
離言說相離心望相也無妄中熾然能
所妄分二相起顯然成立相異
無相也亦名動相異靜心故
異彼所異因異立同起信名為轉
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轉者起
也轉前動心起成能見今言異
彼所異者能異即同相所異即異
相欲異異相須立同名異於真
今異於異相須立同名異於真
亦名靜相異動故此靜待動非
絕待靜故云
因異立同

後無同
與相

後總指
釋成

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起
 名妄現相故論云以依能見故境
 界妄現相也今云同異發明則由
 耶三境現相外境形顯發故遂令
 前同異相成相形對前二而立
 相轉非前靜相故名無同前動
 此名非無異此則待異之無同
 異相絕待之無同異也故云同異
 發明也此三本識分齊流注
 生滅念此三本識分齊流注
 能覺由彼一念無明所起信云
 為不相應染唯佛究盡故起信
 依無明熏習所起識者非凡人能
 知亦非二乘智慧所覺謂依菩薩
 從初正信發心觀察若謂法身得
 少分知乃至菩薩究竟地者不能
 盡知唯佛窮了。解此明所立境
 界下文云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
 無同異真有為法轉現示其相也
 資中乃起信論亦復承用泊乎孤
 三義以惑性具九法界執有執空
 山別以惑性具九法界執有執空
 及取中道三細釋之在因明立所
 所不貽若論三細應在因明立所
 有既妄立生法妄能此三句中所
 現三相明即生法妄能此三句中所
 非一非異而分三微而生未著故

後發相

初由因
引果二

曰三細今文既云成然成異又云
 同異發明合是六麤境界耳若將
 三細配屬同異等其義甚迂不煩
 叙引又若以惑性所具亦應須在
 性覺必明及覺非有所明二句攝
 其猶木具火性未由燒相今熾然
 發明豈是性具耶良由諸師見下
 文云如是擾亂相待成勞乃至引
 起塵勞煩惱等便謂此中未涉麤
 事抑為細惑今謂不爾蓋此經所
 說迷真起妄多是先說無情世界
 次說有情因果如前文晦昧為空
 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
 相為身聚緣內攝趣外奔逸等又
 下文明三種相續先起信麤細次
 後業果耳如是若將起信麤細次
 第對之則並成顛倒矣諸有學者
 試為說明若失大塗請從良導
 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
 相渾濁疏如是三相互相擾惱互
 倦如勞目睛則有狂華三細虛妄
 染汗真性故名為塵汨清淨體令
 失明深故名為濁濁之麤細名相
 五重如下廣辨皆由此三而為根
 也本

由是引起塵勞煩惱由前三細引

初由細引

後由內處外

相續執取計名也此四正是二障之體。以妄想內熏境界外熏。因緣具足。由是方生。故云引起。染汙勞累。造業受報。輪轉無窮。皆由。於此。即煩惱道也。下業果。生即。後二義。起信云。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此即六麤也。解指前。因明立所動。離真性。故曰。擾亂。所。既安立。生汝妄能。即相待。生勞。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等。即勞久。發塵。自相。渾濁也。上言。勞者。且屬。無。明下云。塵勞。正謂。見思。煩惱。無。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疏起。動動。即異。相異。名差別。為世界。體。世為遷流。界為方位。前後。改轉。隔。別不同。故名。世界。皆由。內有。異相。為本。故云。起為世界。靜。即同。相同。

名不異形。前差別。動亂。故名。為靜。轉。由內有。同相。對。虛空。之靜。為此。別。故云。靜成。虛空。對。虛空。之靜。為此。別。識。此相。也。彼無。下。指。現。相。亦。名。現。由。二相。也。彼無。下。指。現。相。亦。名。現。識。此相。也。彼無。下。指。現。相。亦。名。現。名。真有。為法。以。能。成。就。識。就。位。說。及。根。身。種子。等。前。之。二。相。識。雖。亦。有。為。三。相。未。具。能。事。未。辦。故。成。就。位。方。說。有。為。又。此。一。相。名。無。同。異。濫。

後正明異相

初世界相續

初辨其相

前所說。真如覺體。亦無同異。故此。特指。是有。為法。即知。非是。真。無。異。相。同。異。言。真。妄。俱。有。此。揀。起。無。相。同。異。然。此。三。相。說。雖。有。次。第。起。一。念。頓。現。亦。非。外。器。虛。空。及。有。情。根。次。第。而。起。現。亦。非。外。器。虛。空。及。有。情。根。惱。故。變。起。依。正。空。界。屬。依。有。為。屬。正。界。是。器。界。色。相。差。別。故。云。起。淨。異。也。空。是。頑。空。不。動。常。一。故。云。淨。云。同。也。彼。指。上。之。辭。真。猶。實。也。云。無。同。無。異。名。濫。於。理。今。指。其。體。實。有。為。法。耳。何。者。眾。生。正。報。兼。乎。性。故。非。如。世。界。之。異。以。有。色。相。故。非。如。虛。空。之。同。相。待。立。之。故。云。無。同。異。也。然。有。為。之。法。實。通。依。正。無。以。滿。慈。所。為。問。云。何。知。別。就。眾。生。得。名。如。有。為。相。豈。獨。問。依。而。不。問。正。故。諸。華嚴云。何等。名為。法。所。謂。三。界。眾。生。沉。下。文。云。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諸。有。為。相。豈。非。顯。以。正。報。名。有。為。耶。又。如。文。殊。云。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此。與。今。文。三。義。符。合。但。空。界。有。之。說。理。在。不。疑。時。

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

初明四輪
所起四輪

一風輪

二金輪

持世界 疏由前所既妄立生汝妄
云覺明全無明能即妄覺此
法界即成空昧故下文云汝見虛
空也。一明一昧一動一靜一見一妄
滅相。待成風輪。初起是滅。即名爲搖。
於外。即爲虛空。初起是滅。即名爲搖。
初風輪。爲始虛空。初起是滅。即名爲搖。
故下文云。速妄有虛空。依世界所依世
界也。金輪。解孤山曰。四輪持世其實
土輪。與金輪同。是堅性。俱屬地。大故
此但言四輪。則已攝四輪矣。私謂
覺明。空昧。真覺。起於妄明。妄明
見於虛空。晦昧之相。也。亦可覺明
二字。皆屬妄。於妄以下。云。明覺立
堅。故相。待成。搖。于內。從微。至著。故有
元由。心動。之。所。感。也。是以。空昧。形
于外。覺明。搖。于內。從微。至著。故有
風輪。矣。俱舍論云。謂諸有情業增
上力。先於最下。依止虛空。有風輪
生。

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
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 疏無
滅形。待不息。故云。因空成搖。執認
所明。堅持。不捨。故云。堅明立礙。於

三火輪

四水輪

內即是覺明。於外即成金輪。次起
故云。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知寶
性。因覺明。有是故。衆寶皆體。堅而
用明也。解。因空生搖。牒上文也。
堅。明。立。礙。謂。堅。凝。妄。明。成。立。質。礙
也。夫金。以。堅。爲。性。亦。由。情。成。立。質。礙
感。也。是。以。空。既。妄。立。搖。於。妄。明。所
執。堅。凝。故。有。金。輪。矣。按。俱。舍。論。明
金輪。謂。於。有。情。業。增。上。力。起。大。雲
雨。對。風。輪。上。滴。如。車。軸。積。水。成。輪
復。有。別。風。搏。擊。此。水。上。結。成。金。輪
與。彼。異。者。彼。約。安。立。世。界。自。下。升
上。以。成。其。次。此。約。生。起。世。界。由。內
感。外。以。成。其。次。然。大
小。義。別。不。須。會。通。

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
有火光爲變化性。 疏前二句指前
爲一。由。於。內。則。生。滅。不。停。堅。執。不。捨。於
外。則。動。搖。不。息。堅。剛。難。壞。互。相。摩
觸。而。有。火。生。如。取。火。法。鑽。燧。與。木
一。堅。一。動。火。能。鎔。散。成。熟。萬。物。
故云。爲。變。化。性。解。上。二。句。牒。前
二。文。風。金。下。正。明。火。大。孤。山。曰。變
化。性。者。火。能。變。生
爲。熟。化。有。成。無。也。

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舍

後明諸相發生

十方界疏於內則愛明堅執憐心
 成流水也如世蒸物必有一切草木非
 一不長由是四性互相假藉體不
 相離同妄心所變起故如虛空
 華不離翳故愚人不了心外執境
 顛倒見故然小乘宗水輪在前金
 輪在後與此不同者而不知風輪
 持水即是堅礙約相在後舉性在
 初故風輪後即說金輪又彼但知
 增上業感而不知是何因種以教
 非了義義相說也。解既風金起
 火而火復蒸金故金潤下流遂成
 水大然此四大風金則由妄心而
 起火水復由風金而起下文結云
 遞相為種義見此矣或曰愛
 心外感於水者則違經文
 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溼為巨海乾
 為洲渾水交於火火交於水其勢
 立堅溼為巨海火騰水降之所立
 也乾為洲渾火騰水降之所立以是
 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
 中江河常注疏火炎上而就標水
 發立成堅礙火雖炎上而相擊發
 終為水克故大海廣而洲渾狹也

後結相續

皆由妄性不常前後變異愛心多
 故成巨海我心盛故成洲渾瞋性
 生慢執性生瞋於色起愛渾中流
 水違愛生瞋海中火起愛渾中居
 日洲火中沙聚曰潭推出水也。解觀
 海中火起則知火交於水也。視洲
 郭璞云水中沙堆為渾水勢劣
 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
 融則成水瞋增愛微瞋復加慢結
 為高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
 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外則土勢
 愛增慢慢愛能生水水能生長故
 抽草木瞋愛慢三互相滋蔓異類
 成形草木山川千差萬別。解水
 勢劣火謂水大少火大多以此相
 合結為高山是故下舉融擊以驗
 其二大所成也土勢劣水比說可
 知
 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交妄發生謂
 生諸事也始則明昧相待成風輪
 終則水土相合成草木中問諸事
 盡由兩大而起也遞相為種者如
 覺明空昧相待成搖為風輪種因

次衆生相續

初辨其相

初明根塵

搖立礙爲金輪種風金相摩爲火
 大種金火復爲水大種水又爲火
 海洲種水一真性如草木種應此
 諸妄法於一真性如草木種應此
 空處本無有與此觀安真唯見真
 具具無二相彼此誰名世界相續
 既其然下亦爾以是因緣世界相續
 疏先從明昧搖動有風輪風搖明
 立有金寶金風相摩生火性火蒸
 金潤有水生水火相交勢有勝劣
 水勝火劣爲海洲火勝水劣爲山
 石土劣水勝爲草木等外相雖爾
 皆由內心勝爲草木等外相雖爾
 且約外故云
 復次富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爲答
 解私謂明妄即妄明也非他者言
 此妄明之體更非他法所成全是
 真覺起於妄所妄既立明理不踰
 明而爲過各妄一念不顯發別緣
 疏明謂顯發妄之顯發別緣
 但由自覺明一念不顯發別緣
 爲過各覺明一念不顯發別緣
 成過引生能覺明之心念相續莫
 能離念故真能覺明之心念相續莫
 而離念故真能覺明之心念相續莫
 上覺明爲不能踰越而顯現也。解
 所妄既立即前文云因明立所由

初指前因相

後結成根塵

後辨生類初因

初舉類總標

妄明之性非局而
 局故曰明理不踰
 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色
 香味觸六妄成就由是分開見覺
 聞知相形至無同異於此一相分
 出根塵根塵既偶識生其中根境
 識三爲業之性各自取吸他行他
 緣故云不超等即於所明分出六
 塵於前妄覺開成聞見等由是前
 云覺明爲答也。標以是因緣者
 根境識三爲業之性蓋爲衆生迷
 本圓明是生虛妄妄性無體非有
 所依將欲復真欲妄性非真非如
 性非真求復成非相非生非住
 非心非法展轉發生力發明熏
 以成業同業相感相滅相生由是
 故有衆生顛倒是故世界因動有
 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
 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矣。一
 解示不踰之相也下文云元依一
 精和合
 同業相纏合離成化要胎卵有情
 業相感故云同業相纏合處溼生離
 但因自己情想合離合處溼生離

後就因
別釋云

初攬塵
成種云

初情想
所因云

處化生不由父母同業相感故云
合離成化。即四生之總名也。皆
名變化。故解。李曰。下文
云。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是也。

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同

想成愛疏見謂妄見明即所明因

乃成於憎色同於心同則順也遂

生於愛異則但想無愛同則想愛

俱行由是受胎須資想愛。則解

山曰。妄心見妄境。故云見明色發

即於中陰見其父母也。明見想成

者依妄境起妄惑也。異見謂父是

所憎境同想謂母是所愛境。女子

反託胎

流愛為種納想為胎交邁發生吸

引同業故有因緣生羯羅藍過捕

曇等疏種謂已受愛取所潤即異

即正約現行一念識云。流愛為種。胎

然種即想愛俱為種。胎即想愛俱

為胎經文存略。故各舉一也。父

與子三處情想互為交合。互相邁

過引發。故云交邁發生吸引同

結成胎藏。故云交邁發生吸引同

後結成
種類

後分為
四生

業自業為因三處情想為緣羯羅
藍云。疑滑過。捕曇云。胎即分故約前
七也。若至三七胎卵。即分故約前
二未分位說。解。流注也。注。愛於

母識託其中。故涅槃明十二因緣
無明有二。潤生無明。即託胎時。於父

母起憎愛也。如華林殿堂。有福之
人。想其母胎。如華林殿堂。有福之

者。惟棘樹。圖。交邁發生。謂男女
會合。染心成就。吸引同業。謂吸引

過去。同業而入胎也。俱含明胎中
凡有五。位一。七名。羯羅藍。此云。疑

滑。二十名。額部。曇云。刺藍。此云。疑
疱。三十名。閉戶。此云。輒肉。四七名。

健。南。此云。堅肉。五七名。鉢羅奢。法
此云。形位。今略舉

前二。等取餘三

胎卵淫化隨其所應卵唯想生胎

因情有淫以合感化以離應疏略

生廣即十二如下。廣辨四生。起時

業與情想相應之處。即便受生。故

云。隨其所應。情想合離。四生。皆具

今各舉一。據多分說。下經。自有情

想多。少。等。又。卵。殼。中。生。多。分。是。想
如。飛。鳥。魚。龍。皆。迅。疾。故。云。想。生
胎。藏。中。生。者。情。多。想。少。以。情。多。重
墜。不能。輕。舉。也。故。云。情。有。淫。氣。中

後結相續

生不即生便受父母故云但自情感想與自湮氣合
 想勝處情愛彼境即便化生者金剛云
 離應。標四生後列八生是身即
 論中謂。依止攝四生依止是身即
 欲界四色界身無形故有惑障非若無
 色上四空身無形故有惑障非若無
 偽類非無色性類後有想謂無所有
 攝就下除無想天若餘皆有無想此
 處已下除無想天若餘皆有無想此
 影類也若無想謂天中想有頂天
 不行癡類也若無想謂天中想有頂天
 一地無癡類也若無想謂天中想有頂天
 細想故此殺類也。解資中曰想有
 多情少即受卵也。解資中曰想有
 鳥魚龍皆多疾也。解資中曰想有
 胎生以情多因故不能輕舉也。解資中曰想有
 化生以情多因故不能輕舉也。解資中曰想有
 想處不假情潤即受生故云合感但隨
 應私謂沈師以第八春情想多
 釋今卵胎二生者誤也彼明衆生
 內外二分情為內分謂因諸愛染
 發起妄情積不不休能生愛水等
 想積不不休能生愛水等
 想善惡二業別開二此中約愛
 取之心通名情想若將此二望彼
 二分茲屬內分耳又內外生之時
 甚寬今之情想唯說受生之時愛

後業果相續云

初辨其類

初正辨三

染為情分別為想故上文云異見
 成憎同想成愛又曰流愛為種納
 想為胎由是觀之此中情想與彼
 大異所云想多情少即受卵生情
 多亦迅疾乎卵生者且胎生之龍
 不亦迅疾乎卵生者且胎生之龍
 又豈可胎生之類俱屬內分卵生
 之類悉屬外分耶節敏諸師皆用
 沈義蓋未
 之思也

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

其飛沉以是因緣衆生相續疏情

常利那變易或先胎而後卵先淫
 而後化所有受報隨業善惡故云
 逐其飛沉捨身受身無能斷絕故云
 云衆生相續。標蓋由不如實知
 真如法一故遂乃情生智隔相變
 體殊隨其善惡業緣受報好醜

解資中曰離合無定故云更相變
 易如下十二類生中一皆有一八
 萬四千飛沉亂想唯佛與佛乃能
 知因相非餘智境
 界唯一切智知

富樓那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

初欲本

以欲貪爲本疏愛欲情深互相纏離父母生子縛結難捨故云不續生不斷皆欲爲本也。解私謂欲貪通乎四生今正約胎生言之又胎生復通今多就人倫辨之以其易見故也

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

化溼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

則以殺貪爲本疏爲貪故殺用滋害不止故爲殺本。標奪他性命資養已身。解以強殺弱因食成貪不滋口腹則屬瞋恚

次殺本

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

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互來

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

後盜本

以盜貪爲本疏不與而取故名爲盜今非理食他即奪其命也以惡業故同處一世令怨對相值更互酬債盡未來際相奪不止皆盜爲本。標復云故下經云造十習因受六交報地獄罪畢

後釋成

受諸鬼形鬼業既盡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直身爲畜主還酬宿債如是乃至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爲高下無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此業不可停寢也。解問此與殺貪何異答殺貪未論酬債先償今約過去於身命財非理而取故互來相償以責其盜也。如下文云從是畜生酬償先償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衆

生還復爲人反徵其剩乃至若用錢物或役其力償足自停如於中間殺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爲高下此文若無後義顯之於理難見

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疏釋殺盜也。解此示盜貪業

果相續兼於殺貪 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

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疏釋欲貪也。解此示欲貪業果相續

唯殺盜淫三爲根本以是因緣業

果相續疏殺盜淫三種惡業道皆由貪愛以之爲緣故此三

後結續

種皆云貪也業因苦果相生不斷
故云相續。標下經云汝但不隨
世間業果衆生三緣斷故三因不
生即汝心中狂性自歇歇即善提
勝淨明心得

富樓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

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

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

因此虛妄終而復始疏覺明妙體

性即性覺妙明也本有明了知

所相即因明立所也故云因了發

相此之所相由妄分也故云因了發

見生此即總結前妄分三種相續皆

由迷本真明立成世界衆生業果次

展轉羣著遂成世界衆生業果次

第還流皆不離一念無明妄覺也

。解孤山曰三種顛倒祇是依正

性而此依正悉從理變明了知性即

疏性覺妙明寂而常照也餘義並同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一 禹一

音釋

聆郎丁切紆邕俱切鏤蘇果切範音犯慙鬼

切角沈以轉膏目所景切泊巨至切是干鬼

也切濫汎即切澍朱戎切鑽鑽祖切燧燧

穿木取蒸蒸陵切燥蘇到切溼徐醉切鑽鑽祖切燧燧

火也也蒸蒸陵切燥蘇到切溼徐醉切鑽鑽祖切燧燧

渾徒旱切遞持計切馮馮將切李馮將切交馮將切

遘古候切羯居竭切庖匹良切殼苦角切交馮將切

○後別答
遺妨

初滿藝
仲難

後如來
喻釋

初約真
如門釋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二 經四馬

凡遇圓相即是標
辭與疏同其上文

富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

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

大地諸有爲相猶孤山曰無狀如

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爲

習漏何當復生同疏妙覺明心與佛

乎強覺忽認所相便有妄生佛今

已得妙空明心何時忽復起諸

妄此即牒而縱之責無窮過也即

同剛藏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

惱。二如來喻釋二一約真如門

釋二約生滅門釋初門退相顯實

故約迷方空花以喻無明及山河

等元來不起體不可得迷心翳眼

雖有起滅正虛空了不移動妄

心妄境似有生滅真妙覺明何曾

變改。次門即攬理成事故約金

鑛灰木可鍊可燒以喻果成惑滅

初正喻
初正喻

初正喻

初正喻

後合顯

後合顯

佛告富樓那譬如迷人於一聚落

惑南爲北此迷爲復因迷而有因

悟所出富樓那言如是迷人亦不

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無根

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聚

可居故云聚落迷人衆生也聚落

如來藏也南性明也北所明也惑

無明也南相不動惑故見北性明

無變迷故立所此迷妄出故今微

之令知無生即

見無明本空也

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時修有悟

人指示令悟富樓那於意云何此

人縱迷於此聚落更生迷不也

世尊悟人善友也指示教行也令

疑於喻明解故佛舉喻以問令解

法如喻也。解此喻妄因本空破

前習漏復生疑也

富樓那十方如來亦復如是此迷

無本性畢竟空合初昔本無迷似

有迷覺覺迷迷滅覺不生迷合次

後顯花云
喻河不實云

疏迷即無明亦名為癡亦名不覺
不覺即覺故云性畢竟空約真如
門昔本無迷約生滅門似有迷覺
覺即所迷本覺亦即始覺也覺迷
迷滅者始覺智起覺盡無始妄念
合本覺時更無始本之異唯一妙

初約喻
問答云

覺豈更生妄故
云覺不生迷

亦如翳人見空中花翳病若除花

於空滅忽有愚人於彼空花所滅

空地待花更生汝觀是人為愚為

初待花
愚慧問

慧翳喻妄見花喻山河妄見若亡
山河自滅故下文云見聞如幻

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消
覺圓淨。空無花處故云空地

富樓那言空元無花妄見生滅見

花滅空已是顛倒勅令更出斯實

狂癡云何更名如是狂人為愚為

慧真元無相妄見起滅見山河滅
已是倒見若待更起斯同狂人

後顯倒
狂癡答

後反質
結酬

。標云空元無花因翳妄生翳病
若除空花何有。解此喻妄果非
有破前山河
復生疑也

佛言如汝所解云何問言諸佛如

來妙覺明空何當更出山河大地

疏據汝於喻所解不合更疑如來
空覺生山河也維摩云佛為增上

慢人說離淫怒癡若無增上慢佛

說如空名惑絕幻因既滿鏡像果

勤加是斷證當體斯旨。標知是

國花即無生滅非作故無本性無

故。解如汝所解印其領喻也云

何問言責
其味法也

又如金鑛雜於精金其金一純更

不成馬三雜佛疏衆生覺隱如金雜鑛諸

海不重為因故云更不成雖然因

果雖殊覺性平等。標復云圓覺

亦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故有雖

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一成真金
體不復
重為鑛
如木成灰不重為木疏覺性如地
惑障如木加

後約生滅
門釋云

初喻

初約果成

後喻惑滅

後合

後答大性
俱徧疑二

初釋大疑三

後釋別疑

諸佛如來善提涅槃亦復如是疏
 提四喻二二同意前就圓悟之理
 生佛俱是本真以成前文清淨本
 然皆如來藏與如來心不增不減
 故舉迷方空華元來不起非後始
 滅故法合云此迷無本性畢竟空
 又云空元無華妄見是顛倒豈況
 責滿慈見妄有滅尚是顛倒豈況
 復待習漏再生也後約不壞修證
 因果之相故說銷鑛出金燒木成
 灰也迷方空華則始終元無金之
 與灰燒鍊方現意云圓頓之理雖
 齊迷悟不妨成異既有生習障
 還須背習顯真真顯則究竟清淨
 更無再迷也若但用前二喻則撥
 迷悟因果之相便成邪見本若但用
 後二喻即成衆生覺性本來不淨
 失真常理亦成邪見道微妙一
 喻難齊故說四事各喻一法以盡
 其理也○解菩提智德涅槃爲山
 河猶鑛之與木也果上全習漏爲

初牒疑

後正釋二

初寄喻
略釋三

初舉前

初總舉
喻本二

初標

後釋

苦提即山河爲涅槃猶金之與灰
 也鑛木不再顯妄法之未亡金灰
 不喻示真證之常住
 四喻交映妙旨存焉
 富樓那又汝問言地水火風本性
 圓融周遍法界疑水火性不相陵
 滅又徵虛空及諸大地俱遍法界
 不合相容疏前既中疑今將
答釋故此牒舉
 富樓那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
 拒彼諸相發揮虛空藏性也羣相
七七大而不拒
 顯揮揚也○解譬前如來藏性本
 非七大而不拒
 彼七大發生
 所以者何富樓那彼太虛空日照
 則明雲屯則暗風搖則動霽澄則
 清氣凝則濁土積成霾水澄成映
 疏此舉七事可喻七大隨義對法
 可知霾風而雨土也雅爾霽雨初
止也積聚也○解應
 以日雲風等喻七大

後略難
喻相三

初微

次難

後結

次指法

初相無
所相

於意云何如是殊方諸有為相為

因彼生為復空有疏方法也即明等諸法彼即日

等也舉此諸相以明七大相空都無實法虛空無相不礙諸相顯發

若彼所生富樓那且日照時既是

日明十方世界同為日色云何空

中更見圓日若是空明空應自照

云何中霄雲霧之時不生光耀文如

標此七大隨緣無定相此有彼無不可執也

當知是明非日非空不異空日此疏

結即離俱無生處又非日非空顯無生處不異空日隨緣似有

觀相元妄無可指陳猶邀空華結

為空果云何詰其相陵滅義七相

本自寂滅既稱為妄將何可指指尚不得仍使相陵何異空華待令

果結

觀性元真唯妙覺明妙覺明心先

後性無
不容

後合顯

初正合前文

後重發

初正喻

萬二

五

非水火云何復問不相容者性七大

元如來藏如來藏中無水火異於一妙覺約何等義說不相容猶如

虛空體非羣相說何陵滅

真妙覺明亦復如是汝以空明則

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

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真妙覺明合虛

空無相也汝以下合諸相發揮汝心分別有空發明妙覺明心隨現

空相地水火風於汝心中各各現發隨心各現心中俱發七大俱現

又隨人各發人各見別多人俱發俱現一相此即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所現有種種相。上文云隨衆

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起信論中因熏習鏡現諸境界亦此意也

云何俱現富樓那如一水中現於

日影兩人同觀水中之日東西各

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一東一西

先無準的七大體虛如日之影東西隨去如分七別。隨

先無準的

後止難

方雖異不離一影七大雖分不離
一妄東可為準西復是何如的是
一不合各去若知是影一多自亡
。解孤山曰日喻真性水喻妄心
水日喻妄境兩人喻妄業各行
則循業俱發隨去則妄境俱現
不應難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
日既雙云何現一宛轉虛妄無可

後約義釋

初約體用
正釋

憑據疏一已是影復現隨去影復
一所以明復現七大與所妄唯
影像無實可得故云宛轉虛妄。
解同觀唯一知二是虛各行既
二驗一是妄故云宛轉虛妄。
富樓那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
來藏前解私謂色攝四大對空成五
前滿慈問地水火風本性圓
融疑水火性不相陵滅即相傾也
虛空大地不合相容即相奪也
而如來藏隨為色空周遍法界是
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衆生
迷悶皆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
相疏汝以分別色空之心於真覺
中而現傾奪彼真覺性隨成色

初約遮悟
顯用

初述成
世間相

後悟成
出世用

空乎相陵滅色空即地空二大也
二大既爾餘皆例然故云是故於
中已為物故於一切衆生從無始來
迷亦云圓覺自性非性觀大觀小圓
覺起斯則衆生起無明風鼓真如諸
性成八識浪變起世間種種諸相
海相所礙失於本心故云背覺合
塵有世間相

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解
明謂寂照之智不滅不生謂智體
真常此皆能合也如來藏即所合
也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
疏悟藏體也不滅不生無生智也
如來藏無相理也理智冥契故名
為合當爾之時唯一妙心無理智
別即始覺合本無本始異唯一覺
故云妙用如妙覺明圓照法界。標
謂此妙用如妙覺明圓照法界。標
與大用起必全真也。解上約自用
行以修泯性今對化他全體起用
而如來藏性今對化他全體起用
標能合之智圓照法界。示妙覺明
用欲令易解取譬言之如來藏如
鏡之體妙覺明如鏡之光圓照法
界如鑒現像雖三而一雖此義是
三下文一為無量等皆顯此義是

後約三諦
示體三

故於中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
現大大中現小文總列四義下不動
道場遍十方界指寂滅之地依此
起應應遍十方亦猶華嚴身含十
中不動不離而升而遊身即法
方無盡虛空體無量為一也身即法
空虛空必攝世界於一毛端現寶
則一切法趣一也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
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大也毛現
端現剎即正中現依塵裏轉輪即
依中現剎大中正現小是義易明所
以略之。疏起妙用也前五句標
二種自在不動下二句釋一多自
在也身含下六句釋大小自在前
二句正中現依於下二句正中
現依正坐微下二句依中現正餘
句舍在其中可以意得華嚴十種
自在亦滅塵合覺故發真如妙覺
不離此滅塵合覺故發真如妙覺
明性結所以也下文云聞復賢根
寂照含虛空斯則無大小之可拘
非一多之可限塵毛剎海俱總
納以性本然至果方顯耳。解總
結前義不思議用非修所成是故

初約非相
以明真諦

云發今不言用而云性
者並由理具方有事用
而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非
地非水非風非火疏非七大心即
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聲香
味觸法非眼識界如是乃至非意
識界非十八界也攝十二處。標
塵也。約真如門實際理地不受一
來藏非心含四陰地水火風是色
陰總非六凡界也非明無明明無
明盡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
盡非緣覺界。疏非十二非苦非
盡因緣流轉還滅法也非苦非
集非滅非道解聲非智非得總非
理智得即理也。疏非檀那非尸
非四諦及能證所證非檀那非尸
羅非毗梨耶非羼提非禪那非般
刺若非波羅蜜多非六波羅蜜先
非能趣行非波羅如是乃至超過
蜜多總非所趣理如是乃至超過

次約即相
以明俗諦

因中三七七品一切因行果上十
力四無畏十八不共等一切果德
非但闍阿竭非阿羅訶三耶三菩
非如來等
三號也
我非淨
次非所證法先非涅槃四德也。解非佛
阿竭云如來阿羅訶云應供三耶
三菩云正過知涅槃以是俱非世出
槃是總四德是別以是俱非世出
世故
世諦緣觀智及十道滅六度已下皆
出世法苦集十二緣三相者即約真有
世間也此上總一切相空者凡所有
如門顯真諦義一待故但有名字
相皆是虛妄今次第非者初由無明
名字即空今次第非者初由無明
故有妄識妄識成四大變即有界空
界現故結成四大變即有界空
根塵根塵合故遂有十二因緣境識
三為業性故乃成十二因緣境識
生死為對治故即有出世觀智諸
法出世利純不有佛果分三乘次第
證即分善提涅槃果具德即有
常樂我淨是故長轉相由以
立名字各無自性一切皆空

後約雙遮
以明中道

即如來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
地即水即風即火即眼即耳鼻舌
身意即色即聲香味觸法即眼識
界如是乃至即意識界即明無明
明無明盡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
老死盡即苦即集即滅即道即智
即得即檀那即尸羅即毗梨耶即
羼提即禪那即鉢刺若即波羅蜜
多如是乃至即恒闍阿竭即阿羅
訶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樂
即我即淨以是俱即世出世故
約真如不變絕此相此約隨緣成
滅門顯俗諦也此即不離一真隨
染幻差別成種種相非相現故名
名現名隨世建立不壞假名故名
為即。解此約俗諦示如來藏以
藏理即無而有十界宛然故也
即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即離非是

後舉法喻
結責四

一總責

即非即心疏此約二門不二離是一
非雙照真俗故云是即非即三諦
一體是故皆云即如來藏。且法
界一如本無名相因迷有妄對妄
說真如妄相形名因言不隨名執
相顛倒何窮是故因言遣言以至
無遺初且以非遣相次乃以即遣
非終帶名以非言極一真之旨離
非即無非不非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方顯一真法界如來藏心故維
摩經三十二菩薩說不二法門皆
以言遣相文殊師利為究竟此之
摩大士復如是又方為究竟此之
三義亦復如是又方為究竟此之
十如是義以一心三觀釋之初言
是相如乃至本末如等點空性相
空義也次言如是相如是等點空
中道實相之是即中義也舉一如
三言三即一諸法性相微妙如是
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解此約中
諦離即離非雙遮之體也是即非
即雙照之用也夫如來藏體唯三
諦譬若總名摩尼體即瑩寶圓三
耳是故三一相即不縱不橫新伊
天目況意可識說有次第理無
前後所以三段之初云而云即
如何世間三有衆生及出世間聲

二舉喻

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
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微妙心
言匪則凡夫著事偏小滯空俱所
知心莫及斯境圓覺經云但諸聲
聞所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
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
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
著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
大寂滅海終不能至。解所以但
斥凡小而不言菩薩者正對滿慈
是二乘故其實偏教菩薩亦不能
測故法華云不退諸
菩薩亦所不能知
譬如琴瑟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
無妙指終不能發也疏琴瑟等衆生
妙指實智也
發起用也
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
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
舉心塵勞先起汝與衆生合前琴
妙音按指約喻指法即無生智合
無生理大用現前即云我以不滅

三合顯

四結斥

○後釋別疑

初釋滿慈疑妄因

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乃至於中一為無量等汝暫舉心等合前無妙指也即前云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為色空等言大海印者大集經云閻浮所有色像大海皆有一切妙用之佛如來法身性海普現一切妙性海普現一切世間之相也此文大意為釋伏難難云若一切即真我等云何與如來身不同妙用故今釋云汝雖具有寶覺真心未得妙用以塵勞妄念未清淨故

由不勤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得少為足疏無上覺道如寶所小乘求究竟得少為足故發塵勞。標總責富樓那執相也。解孤山曰此釋塵勞先起之由也雖別指小乘而意該餘也故向云汝與衆生等

富樓那言我與如來寶覺圓明具妙淨心無二圓滿疏顯體不二也而我昔遭無始妄想久在輪迴今得聖乘

初伸疑

後釋

初總告

後釋

初明妄本無因三

猶未究竟指已猶迷。十一解此有二意若就外現則無學小聖無明全在故未究竟若就內秘則分真大士有上地惑故未究竟

世尊諸妄一切圓滅獨妙真常疏佛障盡。解諸妄圓滅即極果斷德獨妙真常即究竟智德敢問如來一切衆生何因有妄自蔽

妙明受此淪溺疏障盡者必知妄忽最初致疑既是清淨本然云何明驗其迷解滿慈既迷性明為所明佛遂斥云性覺必明妄為明覺所相續流妄立生汝妄能等由是展轉知能所妄立又疑妄從何生故此前伸問妄所因也。解資中曰以前文云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故

佛告富樓那汝雖除疑餘惑未盡吾以世間現前諸事今復問汝疏知諸法皆妄猶惑妄有所因故云餘惑未盡現前諸事現見之事也者所知障未斷

初舉事
問答

初舉事

後問答

次約法
正明

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目可見瞋責已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疏演若達多此云祠覺照面喻雖覺忽生所相妄立愛喻堅執不捨認相為真既喜有相反惡無相故瞋已頭不見面目具形無相不順妄情便生驚怖執相迷性輪迴不息故云狂走魑魅山澤之怪也。標此祠投邪神廟中乞得。解孤山曰晨朝是喧動之初喻起妄之始照鏡喻妄心推畫分別愛鏡中頭喻取著妄境妄事易著如眉目可見真理難知如瞋責已頭等皆悟向迷如無狀狂走也四趣則皆善向惡人天則皆苦向樂二乘則皆有向空苦薩則皆違向中悉名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疏狂而

初就名
責問

次引悟
釋相

佛言妙覺明圓本圓明妙既稱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解資中曰心境不實故名妄為自諸妄若有實因豈立斯稱耶妄想展轉相因從迷積迷以歷塵劫疏唯一真心本無妄法直明妄無因也妄心無因有因不妄妄之字甚好思量若了此名自無法起復疑有因豈非迷倒如初一人忽然妄說遞遞相承從妄說妄及推其本遞遞皆虛乃至初人及歷塵劫遞遞相誑妄莫之能悟雖佛發明猶不能返疏解私謂迷真汝發明是義然猶未能返還如是其本此寄滿慈以責羣妄也如是迷因因迷自有非從他生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為滅若了迷性無因自有亦無別法而為所依是則妄體猶如空華元無生滅。疏此文釋有二重初約佛自悟釋發明猶開悟也佛雖開悟諸妄圓滅尚不能返覺至妄本以妄無因而可覺故云猶不能返

後指喻
合顯

後貼喻
況顯

如是迷因也復將如是迷因迷一句
連下句勝應云如是迷因迷一句
有者云此即因妄說因非謂妄起而初說
因者云此即因妄說因非謂妄起而初說
則知妄云無依處說有既迷之而復有
滅此釋約佛自悟說無妄因之可返
也次約佛自悟說無妄因之可返
也發明猶自不能返迷令悟故云滿慈
宣辨尚自不能返迷令悟故云滿慈
不能返如是下釋意如前良由此
理難明人多惑甚如病眼說無
空華孰能領悟若妄執者知無諸
妄誰肯信從忽若了悟自知無因
將何為妄而
有滅耶
得菩提者如寤時人說夢中事心
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況復
無因本無所有夢寐之人說夢中
不可以所夢境畢竟無故得菩提
者返觀因時滅諸妄惑說雖可爾
畢竟無體可斷滅故初起何妄而
推其因起信云覺心初起一無初
相又云以四信云覺心初起一無初
故○標云以四信云覺心初起一無初
常在夢中故佛說為生死長夜真覺
真覺已如夢忽痛如蓮忽開團圓覺

初正明云

後顯真元
無得三

亦云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
醒丁無所得。解孤山曰得菩提
者義通解悟今在證悟下文
云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
如彼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
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縱未
歇狂亦何遺失迷者自失富樓那
妄性如是因何為在疏狂何有頭
無得失狂自復行惑但妄有滅生
真性何曾出沒汝觀如狂之妄今
指何處為因○標合顯前問一切
衆生因何有妄如來舉此以徵也
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衆生三
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則汝
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疏煩惱
潤業故殺等為因正是業故分別
是識能生煩惱三種相續是所分別
別殺盜淫三之助緣故三之緣也
或殺盜淫三之助緣故三之緣也
分別既亡業因不作○於三界中
狂心自歇故起信云一切衆生不
離念故說無始無明又云以達離

初勸息
妄緣

後顯自
真體

微細一念故不究竟覺念即分別也
由是○解私謂三緣即前業果相續
中也○殺盜淫也三因即三種貪以殺
因緣者親生為因疎助為緣貪是
盜淫是身根所造之業疎因緣是
意根能造之惑感親業疎因緣是
義彰矣此文意云汝親業疎因緣是
分別世間等相則欲貪等盜淫緣亦復不
而斷以緣斷故欲貪等盜淫緣亦復不
生即指此因名為狂性問舊解三
緣是惑三因是業惑謂分別三種
相續之心業謂殺盜淫也今何違
之答今順經也下文阿難云世尊
現說是以盜淫業三緣斷故三因不
又則前文正以欲貪等為業果相
續之本本非因即在理或當何必
舊仍

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
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疏分
生前後際斷故名為歇菩提云覺
起信云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
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
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
法身說名本覺故云勝淨明心本
周法界不從人得即顯不由他緣

後顯
真體

本自覺耳。今分勞修證。本自覺耳。今分勞修證。本自覺耳。今分勞修證。
為顯。今分勞修證。本自覺耳。今分勞修證。本自覺耳。今分勞修證。
云何。妄然。非謂全不修行。兀然空。
坐。苟妄。想。然。非謂全不修行。兀然空。
甚矣。言。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輒。乎。若。
云。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輒。乎。若。
執。感。有。實。體。不。能。達。妄。即。空。四。相。
平等。一。切。唯。覺。便。謂。從。羶。至。細。斷。
盡。無。明。方。至。妙。覺。不。能。亡。見。於。金。牛。
能。遊。功。於。為。竊。不。能。亡。見。於。金。牛。

但解。皮。肉。以。至。着。骨。豈。曰。妙。得。牛。
理。哉。解。資。中。曰。但。能。了。妄。本。空。
真。性。自。顯。豈。同。二。乘。分。九。品。惑。作。
次第。斷。如。解。筋。節。以。求。於。道。蓋。譯。
家。取。莊。子。事。澗。之。孤。山。曰。肯。綮。交。
聚。也。謂。何。假。辛。勤。修。行。萬。行。聚。集。
功。德。而。求。證。果。私。謂。二。行。釋。似。非。今。
恐。譯。家。但。用。其。辭。不。取。解。牛。之。事。
亦。不。取。交。聚。之。處。耳。大。底。以。肯。綮。行。勞。
間。筋。結。之。處。聚。耳。大。底。以。肯。綮。行。勞。
其。筋。骸。而。修。證。也。如。般。舟。經。云。使。
我。筋。骨。枯。腐。學。是。三。昧。終。不。懈。怠。
豈。非。劬。勞。肯。綮。之。義。乎。

譬如有人於自衣中。疏陰蓋。繫如。
意珠。性。也。不自覺。知。了。也。不。窮。
露。他。方。乞。食。馳。走。輪。迴。不。息。雖。實。

後釋慶喜
難緣起二

初伸疑四

一叙所聞

二正生難

三引他例

貧窮珠不曾失

然雖流生死覺性常解由無明故

不覺乏妙用故窮露佛界如本國

九界如他方求人天樂取偏小益

猶乞食馳走妄情暫失忽有智者

真性本圓猶雖貧珠在

指示其珠開示為所願從心致大

饒富現大用方悟神珠非從外得始

合時本不曾動今無始靜也法華

中亦有此喻彼約結緣此約本有

意不同耳。解佛如智者教如

示珠證理起用則致大饒富也

即時阿難在大眾中頂禮佛足起

立白佛世尊現說殺盜婬業三緣

斷故三因不生心中達多狂性自

歇歇即菩提不從人得疏如

斯則因緣皎然明白云何如來頓

棄因緣解因緣明白謂狂性歇者

棄謂歇即菩提不從人得也云何頓

即引從人得道為難又云今說菩

提不從因緣等故知祇據現說我

四結問邪

後答釋二

初正破
疑情二

初推破三

初標實所疑

從因緣心得開悟疏由無三緣方

滅菩提始顯故云皎然明白小乘

開悟皆由因緣故引昔悟以並今

說成比

世尊此義何獨我等年少有學聲

聞今此會中大目犍連及舍利弗

須菩提等從老梵志聞佛因緣發

心開悟得成無漏老梵志者並是

聞佛因緣昔邪入正得成無學也

。解孤山曰餘經或說身子目連

從馬勝聞因緣義而得悟道與今

說異不須和會或可聞因緣義非

止一人故

彼此

今說菩提不從因緣則王舍城拘

舍梨等所說自然成第一義惟垂

大悲開發迷悶疏因緣自然依假

相都亡恐相濫失故

此再疑以洗物情

佛告阿難即如城中演若達多狂

後以自然
破因緣

初變破因
緣自然

初以自然
破自然

後以自然
破因緣

性因緣若得滅除則不狂性自然
而出因緣自然理窮於是因緣得
除不狂自然而出所計不出斯意
故云理窮於是。解真際曰阿難
既計因緣復立自然佛欲破之理
指狂與不狂用顯因緣自然之理
無出於此矣

阿難演若達多頭本自然本自其

然無然非自何因緣故怖頭狂走

疏初二句牒本自下二句定自本

也然不是也本故云無然非有如是之

頭破可知。本故云無然非有如是之

破自其義將欲難破故先釋出本

句釋其然者然猶如此也故曰自然

自然非自然者苟不如此則非自然

也何因得正破也若本自然則無

因緣何得因其照鏡緣其夫頭而

若自然頭因緣故狂何不自然因
緣故失本頭不失狂怖妄出曾無

馬二

十七

後以自然
破因緣

後以自然
破因緣

後以自然
破因緣

變易何藉因緣
因緣故得成狂走亦應自然不失
由因緣故而成狂走亦應自然不失
結也今既本頭無失狂妄出四句
之與頭了不相觸何曾變改而假
緣因

本狂自然本有狂怖未狂之際狂

何所潛不狂自然頭本無妄何為

狂走然若汝執言既非因緣即屬自

初破狂自然初一句不狂次一句不

未狂然下二句破初一句不狂次一

狂自然初一句不狂次一句不狂次

真自然初一句不狂次一句不狂次

前以狂為因緣頭是自然既因緣

被破故轉計云狂與不狂皆自然

有故此破之前四句破不狂自然二

牒兩破後三句破不狂自然二

若悟本頭識知狂走因緣自然俱
為戲論真頭本來無妄亦顯妄本
安是故我言三緣斷故即菩提心

初俱盡滅生
顯無功用

次縱立自然
寄顯無生二

初縱立顯

後舉說重明

疏本真不動妄自強生說誰因緣
及自然性若知因緣自顯斯則正
論分別三緣斷故即菩提也
是我說三緣斷故即菩提也

菩提心生滅心滅此但生滅滅

生俱盡無功用道若得執言真心

斯則菩提心生滅心滅方無功用

如圓覺云有照有覺俱名障礙是

故善薩常覺不照無生與照者同

寂滅此顯地上證無生可得無功

用也。標若謂真心得分則可

亡正是藥病對治現前也。在下文

云生滅既寂滅現前也。在下文

謂菩提名智生滅是惑智生惑滅

未得自然無功用道即自然也此

顯登住自然以

若有自然如是則明自然心生

滅心滅此亦生滅無生滅者名為

自然疏設若我教有自然者豈存

自然心生滅名為自然今汝所明自

然心天生滅心滅此亦生滅何名

自然夫自然者必無生滅故云無

用道者若有所得復成生滅故重遣

之此簡分證自然

猶如世間諸相雜和成一體者名

和合性非和合者稱本然性疏舉

深也世間人說生滅和合名自然

性非和合者則無生滅方名自然

豈況我教有生滅者却名自然斯

人於此不言縱立認真自然斯則

不唯增戲論心及令圓文成外道

教焉敢聞命。解和合喻前兩重

所簡生滅非和合

喻前究竟自然

本然非然竟智和合非合滅智合

然俱離離上三非離合俱非雙非

具足應云離合離合離合俱非智智則

耳當知合然俱離是亡智智亡則

冥理合亦亡之此句方名無戲論

後廣示觀見事

後雙非二離
正示忘情

道斷心行處滅
方無戲論耳

初成戲論

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歷劫辛

勤修證遠者如我所說一切俱非

且是能詮名句而已下所詮菩提

涅槃故又解阿難尚在遙遠以聞而

未證實非遠若謂在遠庶幾此道

是則莫能修證矣以佛云歌即菩

提不從人得阿難乃以從人而得

為難在遙遠雖復憶持十方如來

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沙祇

益戲論者雖執因緣自然取佛果

莫能及故云尚相續但滋憶持妙理

分別不亡繫念相續但滋憶持妙理

不能無心忘照反聞聞性於無了知

不辨真實故圓覺云種種取捨皆知

是性即同流轉若迴而辨迴無有是

覺故云祇益戲論。標復云十二

部經者一契經二應頌三誦頌四

起九自說十論十一本生八緣

乘小乘只具九部關三

三結勸修

「汝雖談說因緣自然決定明了人

間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劫多聞

重習不能免離摩登伽難何須待

我佛頂神呪摩登伽心姪火頓歇

得阿那含於我法中成精進林愛

河乾枯令汝解脫疏佛果菩提若

可取者汝於此義甚得明了何而

免難而速證耶何假我呪方解脫

耶應知理觀兼修定慧雙運豈但

辨義說文而已哉問阿難一尚初

果登伽何迹現多聞無功故在初

實阿難示現多聞無功故在初

果登伽實人顯現多聞無功故在初

三二約根行阿難圓頓根發前文

悟解或入信住登伽小機雖得第

三望圓信住登伽小機雖得第

唯令汝解脫得離娑室也問此經

乘故重施小何證小果答以接引小

即圓教相似位也登伽實行乃證

那含阿難權人示居初果若以證

伽唯作小難釋者則使此經全同阿

豈縱異阿含

四舉他為證

是故阿難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

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

世間憎愛二苦疏多聞無功豈如定力首楞嚴王名如

無漏業得此定者一切諸法皆如幻事豈復能生憎愛二苦○解不

修止觀則不漏落二種生死亦非漏失三諦義理無漏既深憎愛非

淺捨妄取真去事就理悉名憎愛

如摩登伽宿為婬女由神呪力銷

其愛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與羅

睺母耶輸陀羅同悟宿因知歷世

因貪愛為苦一念重修無漏善故

或得出纏或蒙授記疏過去為婆羅門女名為

本性今從昔號名性比丘尼耶輸

陀羅云華色出纏登伽也授記耶

輪也○標華色出官為尼於法華

會上蒙佛授記於善國中當得作

佛號具足千萬光相如來

如何自欺尚留觀聽疏彼尚女人一修無漏便

音釋

獲聖果如今狀離小乘志求大道

而以世間因緣自然戲論名相而

自纏遠隨逐根塵為境所礙不能

超越故云尚留觀聽○解私謂觀

聽略舉見聞以攝覺知即六妄也

依諸師以解行分經前開解竟後

示行也然則上根利智隨聞獲證

楞嚴大體亦已備矣其有中下之

器等更入華屋於是廣示三摩提

也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二

音釋

鑛古猛切條式竹切靈莫佳切恒恒切闍恒切

闍金樓切條昌石切寤五故切縈去挺切會會切

窳苦管切軻古胡切縈去挺切會會切

窳空也軻結骨也縈去挺切會會切

○二明修行方便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三

經四馬三

凡遇圓相即是標

○疏上來破執破疑顯如來藏約

信○疏上正為真修之本答最初方

便竟次下約依解修之行成就止觀

初阿難領悟析修

我體為入理之方便既修信解如來藏

此第一明修行方便文二

阿難及諸大衆聞佛示誨疑惑銷

一嘆佛悲深

除心悟實相身意輕安得未曾有

解私謂第三卷經末說偈述益若

作證悟此則增道也設作解悟今

豈無證乎故知請重復悲淚頂禮

初經家總叙

佛足長跪合掌

疑不畢故云疑感銷除今復重釋纖

者實相無相遠離戲論今離戲論

後阿難別嘆

而白佛言無上大悲清淨寶王善

開我心能以如是種種因緣方便

二叙已得失

提獎引諸沉冥出於苦海

世間故云無上佛諸功德大悲為

首故獨稱也難垢未尼隨意出生

王譬喻言辭約事約理故云無上寶

方便沉謂久淪生死冥謂永覆無

明方便能開提獎能出俱稱引導

世尊我今雖承如是法音知如來

藏妙覺明心遍十方界含育如來

初叙

十方國土清淨寶嚴妙覺王刹如

來復責多聞無功不逮修習

心量過十方通舍一切雖信而解

非行英臻故此叙之以彰得失

我今猶如旅泊之人忽蒙天王賜

後叙

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

賜與開示也華屋藏體也雖獲信

解也門入修行也行能通理故云

遊理外喻以旅泊佛有法界喻以

宅因門而入管理由行而證也

惟願如來不捨大悲示我在會諸

三正請
修路

四竹聽
慈旨

後如來廣
陳修證二

蒙暗者捐捨小乘畢獲如來無餘
涅槃本發心路涅槃圓果也心路
因今有學者從何攝伏攝伏也舉果以請昔攀緣
得陀羅尼入佛知見總持法華明
三陀羅尼即空假中三義也今請
一心三觀攝伏妄想行門欲入初

住三智五眼一時開發故云入佛
知見。疏指乘畢盡也。曠昔往日
也。無餘者無明永盡生死已亡究
竟之無餘也。願示我等如來本昔
因地發心入涅槃道即真三昧也
故云本發心路。攀緣妄想無始本
有故云時昔如何攝斂折而伏
之令得佛慧故云入佛知見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在會一心佇

佛慈旨如文。標如爲

爾時世尊哀愍會中緣覺聲聞於
菩提心未自在者及爲當來佛滅
度後末法衆生發菩提心開無上
乘妙修行路疏菩提之心具悲智
願智求佛道務在修

初總告
許宜

初總家
叙意

後集義
許說

後別明
二義三

證苟或不明於菩提心名未自在
。標二乘所知未斷有法執者名
在未自
宣示阿難及諸大衆汝等決定發
菩提心於佛如來妙三摩提不生
疲倦應當先明發覺初心二決定

義疏妙三摩提首楞嚴定即真如
成真修此觀先須方便二門若
發覺初修即最方便也然此二
門三世諸佛修行證道同途之法
故華嚴云譬如有一力士率土戴
仰止觀亦如初心決定義也一者
二法名爲初心決定義也一者
觀因地及與果心起隨順行即依
真如門修止也真如無相向即心
絕故起信云所言止者謂止一切
境界相隨順奢摩他觀義故行者
審觀煩惱結解根元滅起染淨
依生滅門修觀也生滅對治行即
不同起智揀擇對治令斷故起信
云所有起觀者謂分別因緣生滅
隨順此觀舍那觀義故修成前方便
未明相即故名隨順修成前方便
觀明止即止明觀也今是初修故名
正修即成三昧也今是初修故名

△初正明
二義二

二、

覺發

初因異門

異門 三

云何初心二義決定阿難第一義者汝等若欲捐捨聲聞修菩薩乘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

無念絕名離相

初標義
總勸

總動

本非生滅將契此心須亡生滅與
之相應故上又云我以不滅不生
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
照法界若異此者即暫舉心塵勞
先起合塵皆
覺豈曰正修

次約義
顯非

顯非

阿難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
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

後正辨
行相

行相

初料揀
因門子

因門

維摩云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
尚不可以生滅說況以生滅爲因
而求證耶。普賢觀云大乘因者
諸法實相大乘果者諸法實相若
不以止門相應此生滅心終無暫
息若便以此心爲修行者因果相
違終無獲證如上廣破。即空假
空假離中皆名生滅中即空假是
謂佛乘法華明聲聞緣覺不
退菩薩不測佛智良由於此

初舉俞總
彰生滅一

彰生滅

後就作廣
辨虛妄二

辨虛妄

明初總

明

初示其濁因

濁因

後喻其濁相

濁相

以是義故汝當照明諸器世間可
作之法皆從變滅喻妄體無常阿難汝
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爲不壞然終
不聞爛壞虛空何以故空非可作
由是始終無壞滅故喻真性常住
器界所作性故真心如虛空理
無爲故常無常性於焉可知矣
則汝身中堅相爲地潤溼爲水煖
觸爲火動搖爲風由此四纏分汝
湛圓妙覺明心爲視爲聽爲覺爲
察從始入終五疊渾濁湛覺無生妄成所相
所既妄立生於妄能於所明分爲
四大於能覺成六根六根四大
互相雜亂於湛圓明汨成濁相即
同起信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名
阿黎耶識從此識心變起世間即
是濁義也。解若順現文色陰爲
始識陰爲終以義言之
始則有識終乃成色
云何爲濁阿難譬如清水清潔本

後別明乎

然明性即彼塵土灰沙之倫本
質留礙火風水二體法爾性不相循
循順也法爾猶自然也真妄染淨
性相違背非使之然法如是也
有世間人非出世智取彼土塵投
於清水土失留礙水亡清潔不生滅
與生滅和合容貌汨然名之為濁
非一非異也
汝濁五重亦復如是容貌色心相
解合文從略應以妙明之心合於
清水纏疊之體合於土塵九界妄
想攀緣翳理如世間人取土投水
下文別顯五濁即水土汨然之貌
也孤山曰餘經五濁以五利為報
五鈍為煩惱衆生但學見慢果報
立此假名以速持一期色心為
體推年促壽故云命劫無別體
但以四濁聚在其時故名劫濁今
文不然蓋約五陰妄想為五濁也
故下辨魔中色陰有堅固妄想受
陰有虛明妄想識陰有融通妄想
行陰有幽隱妄想陰有罔象虛
無顛倒妄想是故色陰盡則超劫
濁受陰盡則超見濁想陰盡則超
煩惱濁行陰盡則超衆生濁識陰
盡則超陰

二見濁

今約眼根見空塵而說者以渾濁
義顯故此蓋如來方便巧示即指
阿難目所對空名為劫濁也有空
無體者空無體質故有見無覺者
見空之時無好醜違順可覺故以
無體之空織無覺之見而兩無其
實此即土失留礙也
淨濁真性過在茲乎
汝身現搏四大為體見聞覺知塵

一劫濁

盡則超命濁以後
驗前知是五陰也
阿難汝見虛空遍十方界空見不
分有空無體有見無覺相織妄成
是第一重名為劫濁此云時分劫波
華論說日月歲年總名為劫乃至
成住壞空不離時分今此經中說
劫濁義謂迷真起妄妄見世界未
有虛空及與妄見空見一體遍法
界迷未成二別故云不分又空未
分故四大見未開為六根有見無
體即四大釋云有體質覺即六根
無此異都成昏鈍故名為根取境
初起無明之始時之初分說名為
陰劫非劫末之劫濁也初分說為
陰也夫四大五根五塵同名色陰

令留礙水火風土旋令覺知相織妄成是第二重名為見濁

見聞知織水火風執取滯著塵翳不通遂現四微相體質身之覺知由水火性微妄見旋轉移易還復交替分成六根覺聞知見如緯織經互相參雜故名爲濁前則業轉今現相也。解此依受陰領

三煩惱濁

幼所緣之境名為受而有六種謂六觸因緣生於六受但境有違順非違非順之別故六受亦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之異也相織妄成者四大爲六受所壅故令留礙六境領納渾濁真故名為見濁性故名爲見濁

又汝心中意識誦習性發知見容

現六塵離塵無相離覺無性相織

妄成是第三重名煩惱濁

世遍緣憶過去境識現在塵誦習未來諸有境界能分別體從前見濁覺知所起所分別相即是六塵所現影像故云性發容現容即相也離塵離覺無相無性互相交織擾亂相熏名煩惱濁即六塵前四

累集濁

也。解此依想陰能取所領之緣相名為想而有六種謂取所領之塵之相爲六想也性發知見即能取六想容現六塵即所領六相以此交織妄成想陰渾濁真性名煩惱濁

又汝朝夕生滅不停知見每欲留

於世間業運每常遷於國土相織

妄成是第四重名衆生濁

即是業衆生執受但欲留住業性遷流每常運動一去一住一動一留互相交織衆法生滅名衆生濁即造業相也。解此依行陰造作之心能趣於果名為行行有六種大品般若說爲六思思即是業謂動六想之後各起六思業運即隨善惡遷移國土亦世間也如私心雖戀鄉井以官事須往他邦例六道往還義亦可見相織者即知見欲留業運常去妄成行陰而去留假合渾濁真心名衆生濁

去命濁

汝等見聞元無異性衆塵隔越無狀異性性中相知用中相皆同異

後修因
契果二

初勤揀
妄依真

失準相織妄成是第五重名為命
濁疏命是報法依業所引第八識
命前六見聞元一本識由六根異
遂成前六離識用雖分體唯一種斯
則同中立異異處見同命異失準
互相交織於總報體便立命根名
為命濁即業繫苦相也上之五重
皆由能所妄覺影明展轉相習從
細至麤互為形待次第轉生混真
成濁有此五義耳。解此依識陰
了別所緣之境名為識識有六種
即六識也元無異性者了別之心
唯一故象塵隔越者六塵不同故
牽生六識故云無狀異性中相故
知釋上元無異性也用中相背釋
上無狀異生也眼不別聲耳不別
色是相背也同異失準者適言其
同而用相背適言其異而性是同
故無準定以此交織妄稱識陰識
住命存識去命謝渾濁真性故名
命濁
阿難汝今欲令見聞覺知遠契如
來常樂我淨應當先擇生死根本
依不生滅圓湛性成見聞覺知妄

後示修定
旋覺二

初正用心

妄歸真常樂我淨。不循生滅妙
證可臻苟順塵勞真常益背故勸
擇妄依不生滅心。解私謂前云若
於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而求
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今云見
聞覺知生滅心也常樂我淨不生
滅性也因果事異故遠心性理同
故契死生根本即六根也依不生
滅謂了生滅即無生滅是則因地
發心與果地覺無異故云圓湛性
成
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得
元明覺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
圓成果地修證疏初習名止成就
名為湛起信云所言止者謂止一
切境界相境界不生見聞不起漸
證漸伏麤垢自遣圓覺云以淨覺
心取靜為行由澄諸念覺識煩動
靜慧發靜身心客塵從此永滅便
能內發寂靜輕安由寂靜故十方
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
像此方便者名奢摩他若能居一
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
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
不辨真實是則名為隨順覺性得
無生性為因地心由是漸修入證

後舉略釋

登極成圓妙果修之次第如天台
圓頓止觀廣明。解以圓湛之性
旋虛妄之心斯蓋修三止觀照三
諦境復斷生滅證無生滅也復還
下因該十信然
後下果通分滿

如澄濁水貯於靜器靜深不動沙
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為初伏客塵

後根塵結
解門三

煩惱靜器即止觀之心也信前猶
先落也清水現前三諦似顯也構
李曰諸經論皆以煩惱障為客塵
天台名為界去泥純水名為永斷
內見思等

根本無明明相精純一切變現不
為煩惱皆合涅槃清淨妙德疏真

初標義
總勸

水見聞如濁定身如靜器定法如
澄靜沙如煩惱泥如無明地前名
伏地上名斷究竟名精純變現即
起用此即同前不滅不生合如來
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
乃至皆塵合覺故發真如妙覺明
性也。解根本無明天台目為界
外見思諸經論說為所知障智障
等言永斷者且約從因至果通相
而說理實妙覺方名永斷故曰明

次約義
顯非二

相精純淨山曰一切變現即隨機
所感十界現形也俱是淨用故云
不為煩惱即用是
體故云皆合涅槃

第二義者汝等必欲發菩提心於

菩薩乘生大勇猛決定棄捐諸有

為相應當審詳煩惱根本此無始

來發業潤生誰作誰受疏前第一

心伏還元覺即是修止此第二義

令審詳煩惱觀察對治即是修觀

先止後觀法應如是無明發業愛

取潤生六識能作第八能受此唯

觀門分別能知緣起信云所言觀

義者謂分別知緣起信云所言觀

云以淨覺心知覺緣起信云所言觀

皆同幻化即起諸幻以除幻者變

化諸幻而開幻眾等。標即同圓

覺起三摩鉢提也。解私謂云此方便者
名三摩鉢提也。止以私謂云此方便者
定慧之異名也。止以私謂云此方便者
間可作之審觀之義及照明諸觀
之義及逆彼無始織妄業流豈非
止耶。資中分條後人布業深懼來
者應知初義分明因地發心即止觀
當體也與果地覺即止觀所依也

初正顯

次義明煩惱根本即止觀所破也
說有先後行無異同合而破之
是以無緣智緣無相境破而明
耳雖境智惑三相帶而說既分
義旁正之意自可甄明言發業
生此指煩惱也誰作誰受者此
根本也意顯六
根本自作自受

阿難汝修菩提若不審觀煩惱根

本則不能知虛妄根塵何處顛倒

後喻釋

處尚不知云何降伏取如來位
虛妄為煩惱宅煩惱淪替莫不
由斯苟能識其根元知其結處則
可希冀乎解勞庶幾平降伏耳
標則不能知虛妄根塵何處顛倒
者即前發業潤生三
細六羣根塵之本也

阿難汝觀世間解結之人不見所

結云何知解不聞虛空被汝墮裂

何以故空無相形無結解故

知。標此圓覺中絕待靈心觀也
彼經云以淨覺心不取幻化及諸
靜相了知身心皆為聖礙無知覺
明不依諸礙永得超過礙無礙竟

後正辨
行相三

初總標六
根過患

受用世界及與身心相在塵域如
器中鐘聲出於外煩惱涅槃不相
留礙乃至云此方
便者名為禪那

則汝現前眼耳鼻舌及與身心六

為賊媒自劫家寶

等引發和合故云六為賊媒所起
煩惱害如來藏故云自劫家寶

由此無始衆生世界生纏縛故於

次別示根
用優劣三

器世間不能超越

六塵也二起內賊即煩惱也內外
惡賊能劫真性若知根本賊無能
為故涅槃云六入空聚離有六
惡賊必斷汝命當即遠離以根
相熏納識成種無始相續莫不由
此不知調伏必為所害。標六根

取六塵之境認物為已即前世尊
咄叱阿難此非汝心此是前塵虛
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認賊
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也。解
由六根所起煩惱故發業潤
生乃有無始衆生世界等

初發疑
總標三

阿難云何名為衆生世界世為遷

流界為方位汝今當知東西南北

初標名
辨相

次揀定
方位

後流變
成功

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
去未來現在為世方位有十流數
有三孤山曰一示兩種世界一眾
依報以由正報纏縛故於依報不
能超越故今但約正報而明也
一切眾生織妄相成身中實遷世

界相涉賀遷者交易遷移也世界
界以界涉世也。疏世謂以世涉
眾生五陰器界也。壞非餘二故標
眾生此一若起餘皆解脫前四句
釋名汝今下辨相一切下結示身
中界也賀遷世也。標蓋為有情迷本
相涉餘如文。標蓋為有情迷本
圓明是生虛妄一念不覺便有
三種世界此三俱從妄念安立

而此界性設雖十方定位可明世
間祇目東西南北上下無位中無
定方疏界之體性依假施設雖云
西南北可為準
的餘皆不定

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
焉三十一

後約根用優
劣別示功德

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
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
百三變之義古今多解各見其文
以變其數只將今文過現未如別法
動算位三便成四方宛轉十二功德如第一
疊算位即是一橫二堅已成過去
第二即變過去一橫二堅已成現在進
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為第
二疊第三又即變現在百二十為第
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
百為第三疊能變之法既成一千二
所變之數亦止于二故無增減問
經文既云世界相涉三世四處
轉十二何故變數唯約三世論不
方說耶答方體常定世義流動定
故不改動故更移今既改十為千
變多從少約世是順方義不
唯義不相符抑亦疊數難合經文
明言流變三疊豈非唯就三世耶
。問夫三變合從未遷為
現在從現在世改為過去何故此
文返而說耶答今約從微至著變
少為多已足十二當為百千故不
可先約未來對初疊以未來未
見故下文云生從順習死從變流
義故下文云生從順習死從變流

一眼根

經文既言流變故須逆增其數此
約衆生身中六根取法華持經所
作用名爲功德然染淨雖別皆從
熏令成淨用故彼此文數變易共
有解私謂此約十二通流變易共
成三重也一十百千者通舉增數
之法耳謂增一十百千者通舉增數
今且以方涉世明三也者第一約
四方各論三世成十二也者第二於
東方三世變一爲十成三十三西
北方亦復如是四方各三十三
百二十也第三於東方三十三
爲百成三百三十三也亦爾四方
百成一千二百也亦爾四方各三
可解斯蓋如來指凡世六根例
塵相織世界相涉從麤至細且至
三疊以彰厥德大意令知現前見
聞覺知剎那剎那大攝方性世麤
之相也此據六根了別之性是麤
故云各各功德有千二百下對六
塵了別之用有異所以功德全關
不其然乎文云性中相用中相背
五根五塵成百二十世四方具有
成十類衆生爲千二百沈一非之
節公是之敏師於十二中一皆
具十善成百二十然佛旨難測人
如是成千二百然佛旨難測人
異端苟無的據誰爲至當至於資

二耳根

中孤山長水位合數而巳皆變疊
不同余雖別解亦未敢配其法相
來抵共黨唯善是從
阿難汝復於中克定優劣如眼觀
見後暗前明前方全明後方全暗
左右傍觀三分之二統論所作功
德不全三分言功一分無德當知
眼唯八百功德疏前二句總告如
眼三分之二者舉一方三百方中
觀二全近維二五十一方既爾餘
皆例然今左右觀各得二百全分
近維一五十分成五百及全明二
百都成八百三分言功知
者見三方也餘皆可

三鼻根

如耳周聽十方無遺動若邇遙靜
無邊際當知耳根圓滿一千二百
功德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動
有分限故說邇遙靜非涯量
故無邊際俱耳
家境故此雙顯
如鼻嗅聞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

四舌根

闕中交驗於鼻根三分闕一當知
鼻唯八百功德出入中交共成三
中交故唯八百解闕中交者
鼻中通息出入前後兩不相交

如舌宣揚盡諸世間出世間智言

有方分理無窮盡當知舌根圓滿

五身根

一千二百功德疏世出世智所知
詮言句猶可分限所詮理趣莫能
盡極故千二百解孤山曰
言說不論嘗味若取嘗味
其功則劣以合中知故

如身覺觸識於違順合時能覺離

中不知離一合雙驗於身根三分

六意根

闕一當知身唯八百功德疏合具
但捨受故云不知今就知處違順
各四故得八百闕於離知故少四
百解離中不知是闕一分合
時能覺有違有順故具二分

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間出

世間法唯聖與凡無不包容盡其

後今揀圓
根修證二

初正勸
今揀四

一總勸
詳擇

涅槃際當知意根圓滿一千二百功

德疏意能遍緣三世三性世出世

聖法無不具足文顯易知。標唯

數量。凡無不包容容方體而言周遍

諸法故云默容孤山曰此經明六

根功德與法華不同今示發覺初

心令知顛倒處所故辨六根優劣

之用意在阿難擇於耳根以爲修

證之本彼明依經修行已發相似

之解而六根清淨互用無方唯眼

八百亦具餘五根功德乃至意根

亦復如是即同今文一根既返元

解脫

阿難汝今欲逆生死欲流返窮流

根至不生滅當驗此等六受用根

誰合誰離誰深誰淺誰爲圓通誰

不圓滿疏及妄歸真真爲流根故

源名究竟覺也欲得此覺應選圓

最勝意令選擇以入圓通如不文

云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五根

所不齊是則通眞實。標生

死欲流者即六爲賊媒也

二別示
功能

三詳為
發明

四須擇
所以

若能於此悟圓通根逆彼無始織

妄業流得循圓通與不圓根日劫

相倍疏云是如來知時知機令自

下文云我今欲令阿難開悟二十

五行誰當其根兼我滅後此界眾

生入菩薩乘求無上道何方便門

得易成就故云日劫相倍。解佛

意令依耳根修證一日

之功倍餘根一劫也

我今備顯六湛圓明本所功德數

量如是私謂此指六根妄明功德

具故所以妄具下文云如是隨汝

六根由彼覺明有明明覺

詳擇其可入者吾當發明令汝增

進意審詳六根功德淺深隨汝自

昧我當為汝開發顯明令得增進

無上聖道。標眾生六根元是一

精明分爲六和合不了根境便成

賊媒。解佛勸詳擇雖意在耳根而

阿難。解佛勸詳擇雖意在耳根而

問以破執情後勸悟下文且隨疑

文殊所辨觀音爲正發明之旨方

後酬請
廣說

迷于

十方如來於十八界一一修行皆

得圓滿無上菩提於其中間亦無

優劣但汝下劣未能於中圓自在

慧故我宣揚令汝但於一門深入

入一無妄彼六知根一時清淨

約佛經云無礙六根總得圓通即同

映掘經云所謂彼眼根於諸如來

常具足無減修了了分明見乃至

六根皆作是說故云亦無優劣但

汝下劣得圓門日劫倍勝故一

無益若得圓門日劫倍勝故一

返源六根清淨。標不思議界無

二無別妄生智立有修有證下文

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

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三

音釋

星

古賣切
胃也

賑

調章也刃

切

泪
切古

忽命

魯

時敢
也切

焚

此即前令揀
圓根修證
請廣說之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四 經四萬四

凡遇圓相即是標
辭與疏同其上文

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

初伸請

一門能令六根一時清淨 疏前佛

後廣釋

明如來藏體清淨本然由平強覺
分成六妄若能返照從一根門入
一性海法界一相更無六一之異
故云深入一門六根清淨今阿難
將謂六根有實元是一體若是一
體又何分六故今請示一六之由

佛告阿難汝今已得須陀洹果已

且破二六

滅三界衆生世間見所斷惑 解孤

之見三

見諦所斷之惑然猶未知根中積
即八十八使也

生無始虛習彼習要因修所斷得

修道所斷之惑何況此中生住異

初況顯未
忘法執

滅分劑頭數 明生住異滅即同體無

住以上至于妙覺四十二品也
疏一六之情正是法執執根是實
有一六故阿難初果雖破我執尚
有所餘煩惱俱生猶未斷故況此

次推破一
六疑情云

初微

次破云

法執是所知障無明住地此障最
細名為八十八使者謂苦下具一切
貪瞋癡慢疑身見邊見邪見取
戒禁取集滅離三見謂身邊見邪
見道除於二見謂身見邊見邪
惑都三十二上二界四諦下道中
瞋止有二十八使二界共五十六
使通前欲界三十八使成八十八
此八十八種羶重分別煩惱兼是
能障見諦之惑也初果人所斷故
云見所斷惑無始虛白者謂小乘
修道中思惟惑也亦謂之四俱惑
分別俱生一貪二瞋三癡四慢此
是欲界俱生四惑到小乘第三果
始盡斷色界思惑除瞋無色界亦
爾二界共六并欲界四十八使此
皆修道中惑通前八十八都九十
八使也此是小乘四果中我執分
別我執俱生經云何況此中生住
異滅分劑頭數者大乘中法執也
今汝且觀現前六根爲一爲六如
文。標六一若
存是非鋒起
阿難若言一者耳何不見目何不
聞頭奚不履足奚無語 疏若言一
者六用應

初破

同眼合能聞足應
解說今汝不然

若此六根決定成六如我今會與

汝宣揚微妙法門汝之六根誰來

領受阿難言我用耳聞佛言汝耳

後破

自聞何關身口口來問義身起欽

承馬四若言六異應不相干
一處聞經二何致問

是故應知非一終六非六終一終

後結

不汝根元一元六初二句結前互

一六根體元無何一六之有平。無
解非一終六用中相背故非六終
一性中相知故而此六一同異失
準並是虛妄終不下正顯真性無

相一六

阿難當知是根非一非六由無始

來顛倒淪替故於圓湛一六義生

汝須陀洹雖得六銷猶未亡一圓疏

明藏體非一六之異。無始顛倒
六根強生聞說解六又執是一一

後釋成
六俱妄二

初釋成

六六形待虛妄相生於四流遷改
不替雖得六銷猶未一者據汝所
替解雖欲除六而不以一執六根
是為一體故又初果不取六塵名
為六銷執根有體未亡一般若不
云云須陀洹名有體未亡一般若不
入色聲香味觸法入而無所入不
惡不入雖生惡國以道力故不作諸

後顯

六塵銷處見惑不生執一無為果
體故云猶未亡一。解猶未亡一
者執有涅槃也。以小乘所證全足
無明故資中云不因六塵所造新
業名得六銷尚迷六根而為一體
故未亡一私謂沈師所解一體之
義異乎涅槃但一義未明耳應知
下文見精乃至知精元是一體

如太虛空參合羣器由器形異名
馬四

二廣明根
結之由二

之異空除器觀空說空為一太虛
來藏羣器喻六根 彼太虛空云何
異空如見精等 為汝成同不同何況更名是一非
一則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復如是
疏太虛如來藏也羣器六塵也異
空六根也法界藏體非一非六由

初別明六

塵發知成六根異塵若不緣根無
所偶六既不立一亦不成尚非同
異之名豈安
一六之相

田明暗等二種相形於妙圓中黏

湛發見

本一圓常妙湛明性所相
妄現分明暗殊明暗相形

動覺湛性相和合執成妄覺故
云黏湛發見斯則所妄既立生汝

妄能。解孤山曰黏湛發見者生
汝妄能也下文云流逸奔色即熾

然成異也私謂黏湛發見者由明
暗等塵染起淨性也他皆微此

眼根

見精映色結色成根覺也能所相
疏見精即妄

熏互相交織根結便根元目為清
成故云結色成根

淨四大是名為清淨四大即勝義
是名為清淨四大即勝義

根也。解橋李曰此勝義根雖用
能造所造八法為體是不見有

對色能照境發識乃聖人所知之
境其義深遠非同塵境麤淺故名

清淨此是染中說淨因各眼體如
非無漏妙明之淨也

蒲萄乃浮根四塵流逸奔色疏勝
色屬不可見而有對礙故寄世俗

根所依處蒲萄之相表顯勝義奔

二耳根

取本境明暗之相故云流逸奔色
下之五根大意皆然故不細釋例
如此知。解此浮塵根亦名世俗
根以麤淺易知故翻前立名亦用
能所八法為體今言四塵者但舉
所造也問浮塵但以勝義為依處
不能照境發識何言流逸奔色答
理實勝義然浮塵是所依處舉所
淨四大為言義亦無失

由動靜等二種相擊於妙圓中黏

湛發聽聽精映聲卷聲成根根元

三鼻根

目為清淨四大因各耳體如新卷

葉浮根四塵流逸奔聲疏聽精即

動靜互相擊發鼓真成妄覺也既

性遂發聽精卷彼聲影結影成根

聲性虛散故須卷攝以成

聽義既卷成根還如卷葉

由通塞等二種相發於妙圓中黏

湛發嗅嗅精映香納香成根根元
目為清淨四大因各鼻體如雙垂
爪浮根四塵流逸奔香通塞相發
覺明映香

四苦根

於妙圓湛結成鼻處香氣
上騰根垂下取如雙垂爪

由恬變等二種相叅於妙圓中黏

湛發嘗嘗精映味絞味成根根所

目為清淨四大因名舌體如初偃

月浮根四塵流逸奔味恬變交叅
妄真黏合

心境相結攬以成根
約所依相如初偃月

由離合等二種相摩於妙圓中黏

湛發覺覺精映觸搏觸成根根元

目為清淨四大因名身體如腰鼓

顙浮根四塵流逸奔觸離合觸摩
湛圓隨妄

覺觸相待搏取成根能造所造二
具八法是不可見寄所依處如腰

顙鼓

由生滅等二種相續於妙圓中黏

湛發知知精映法攬法成根根元

目為清淨四大因名意思如幽室

為四

五

六意根

見浮根四塵流逸奔法妙圓無動
和湛成知知還攬法根境既結奔
趣無亦以六根中隨一攝故如前
五根亦名四大居在身中不彰其
相如幽室見然此意根本由生滅
妄塵所結妄塵不離妄覺影明若
以有無色無色為禪論者猶邀空華
結為空果故此所明六皆四大無
相違也。解孤山曰根元下此取

肉圍心根為慮知之所託也故勝
義根還是清淨四大如幽室見即
浮塵根為意思託附如處幽室正
法念經云如蓮華開合者是也

阿難如是六根由彼覺明有明明

覺失彼精了黏妄發光疏性覺之
體本有真

明由彼妄覺影明忽起遂令真覺
隱於精了失真照性妄覺影明自

相黏執熏變擊發結成六種知見
之光故此六根由迷發現發現之

相廣見上文。解由彼覺明真明故
也有明明覺妄明也迷彼真明故

云失彼精了成此妄
明故云黏妄發光

是以汝今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

動離靜元無聽質無通無塞艱性

初結由迷
發現

後續結三

後結離
塵無解

三正示入
一之門

由結顯具
覺之理二

不生非變非恬嘗無所出不離不

合覺觸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

疏由境有根如風起浪境風不息

標離於六境

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

滅明暗如是十二諸有為相隨六

境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真

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

拔圓脫圓脫圓銷也執境成根因

亡。既不相纏自執心不起諸見自

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

根除塵消覺圓淨淨極光通達故

云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

了心及緣則生二妄想了心及境

界妄想則生二妄想了心及境

難源六用自然休復。解私謂阿

1。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

初標示

後廣釋成

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

知由塵所發畢竟無體今非此等

斯揀妄也明即不顯真謂真妙覺

明下循根境即不逐緣生不因境

起了然自覺即依性明圓覺亦云

無知覺明不依諸礙此亦揀非知

覺顯是真明豈依根塵而始顯發

故云寄也由是寄依根塵而始顯發

解寄二種根覺明開發故千二百

功德根根互用也孤山曰用

有真似似如法華真如華嚴

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

陀無目而見

如來明之從此精進七日不眠則

失雙目佛令修天眼繫念在緣四

皆囑照三千界如觀掌果故云無

目而跋難陀龍無耳而聽跋難陀

與難陀龍常護摩伽陀國兩澤以

時國無飢年餅沙王年設大會報

龍之思人皆歡喜從此得名難陀

云歡喜為目連所降無耳而聽跋

詳緣跋伽神女非鼻聞香跋伽亦

起云天堂來此河從無熱惱池南

面銀象口出流入東印度主河之

次別破
疑情

四指要結真

「阿難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黯然頭足相類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辨知覺是同」
疏此則近以六根尚有知覺同者豈況真覺須假用塵耶。六根無辨故云黯然頭足不分故云相類若以手摸頭足解前明真覺不由於根故舉那律無目能見等令示真覺不假於緣故指世人暗中有辨也彼人即合眼之人循體謂統他之體知覺是同言暗中知覺與明中所見不殊凡夫尚有假明緣而能有辨何藉緣發乎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根塵既銷云何覺明不成圓妙

疏初二句指妄謂從根境緣所生見故云緣見不明下結真謂不逐緣生不由境起。湛然常照明不能發暗不能昏純一真覺內瑩清淨此體發現根塵識心一時圓妙故

初真識
斷滅疑

初阿難
伸疑

初諸所聞

後教疑難

前文云應念化成無上智覺。解緣見指妄不明下顯真略示明暗諸緣例爾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說言因地覺心欲求常住要與果位名目相應

疏如文。標前文云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滅不生無有是處

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菴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種名稱謂雖別清淨圓滿體性堅凝如金剛王常住不壞

疏菩提云知覺即智果涅槃云寂滅即斷果離偽妄無遷改故曰真如照察不變名為佛性菴摩羅云無垢離障所顯即白淨無垢識也。不與妄染相應含藏無量功德名空如來藏能現身土離倒圓成鑒周萬有名大圓鏡智七名雖別一體無殊堅固凝然常住不動如金剛也。解所歸祇是究竟所顯一心三諦耳

一舉果
常佳

二顯因
無常

三進退
成疑

無染無缺故清淨圓滿不遷不變
故體性堅凝金剛王喻於堅義也
若此見聽離於明暗動靜通塞畢
竟無體猶如念心離於前塵本無
所有疏離塵無體六根皆然故前
舉見聽後指意根猶如者指
辭也。標此阿難執斷
為常蓋示相懷疑也

云何將此畢竟斷滅以為修因欲
獲如來七常住果世尊若離明暗
見畢竟空如無前塵念自性滅進
退循環微細推求本無我心及我
心所將誰立因求無上覺疏因緣
所起自

體本無故云畢竟斷滅進退推求
無我心者以分別不亡真覺難顯
但有斷滅不覺妙常故云將誰立
因求無上覺。標此全同圓覺普
賢微釋用心也。彼經云若彼眾
生知如幻者身心亦幻云何復
修於幻若諸幻性一切盡滅則無
有心誰為修行云何復說修者進
思常果退惟修因又進思修因退

四結難
求示

後如來
為斷二

初迷許說

後約事廣明

惟斷滅疑情宛
轉如循環然

如來先說湛精圓常違越誠言終
成戲論云何如來真實語者惟願

大慈開我蒙悵疏如來說有湛精
圓常洎今所推唯
是斷滅明言雖有
相違真實何在豈
不同於兒戲之

論耶。標前文云若於因地以生
滅心為本修因無有是處故云違

越誠言也

佛告阿難汝學多聞未盡諸漏心

中徒知顛倒所因真倒現前實未

能識恐汝誠心猶未信伏吾今試

馬四

將塵俗諸事當除汝疑疏分別真
妄能所強
生為顛倒因迷常
執斷名為真倒
今以現事驗令知
悉無執斷滅故
汝疑

即時如來勅羅睺羅擊鍾一聲問

阿難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俱言

初約擊鐘顯其倒情

初問答

初約根問答

初問答有無

後問答所以

後約聲應問答

我聞鐘歇無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俱言不聞時羅睺羅又擊一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又言俱聞標阿難未曉聞覺圓淨只認隨塵起滅蓋示相曲為今時迷者也

佛問阿難汝云何聞云何不聞阿難大眾俱白佛言鐘聲若擊則我得聞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聞疏擊鐘三問審定稱聞欲轉問宗又令重擊一則斥成矯亂一則顯其性常令知生滅之中有不生滅不因聲滅不因聲生生滅圓離即常真實期則了然常住何斷滅之有乎

如來又勅羅睺擊鐘問阿難言爾今聲不阿難大眾俱言有聲少選聲銷佛又問言爾今聲不阿難大眾答言無聲有頃羅睺更來撞鐘萬四十一

初問答有無

後問答所以

後斥破

後就聞性破其斷見

佛又問言爾今聲不阿難大眾俱言有聲少選猶少頃也有頃猶頃刻也皆時之少分也三問三答只是定其言聲。標有聲之時是聲塵自起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本自不生今亦無滅阿難示相迷常執斷洗蕩疑情
解少選有頃皆顯理問

佛問阿難汝云何聲云何無聲阿難大眾俱白佛言鐘聲若擊則名有聲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聲疏問聲有無令釋所以前答聞聲之有無亦以鐘聲起歇為釋今答聲之有無亦以鐘聲起歇為釋將驗其情隨言印順耳

佛語阿難及諸大眾汝今云何自語矯亂大眾阿難俱時問佛我今云何名為矯亂佛言我問汝聞汝則言聞又問汝聲汝則言聲唯聞與聲報答無定如是云何不名矯

初正破三

亂斥破意者此聞若因聲有則不
但執隨聲之聞此聞既不離聲只
合是聲不合名聞又言是聲又言
是聞既隨言印順故成矯亂。解
此約聞性責於聞聲也夫聞性離
聲無生無滅何因擊鐘而言其聞
既言其聞何故再擊又言其聲是
謂聞自語矯亂為不誣矣

初級執斷見

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
聞聞性已滅同于枯木鐘聲更擊
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
無或有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
云無誰知無者疏初二句牒其所計若實下五句破

次顯其本常

其斷無若實此聞隨聲而滅則汝
一身應如木石再擊鐘時如何聞
響知有下五句對釋無生有無之
知自屬聲境且不聞聞故云自是
聲塵或無或有聞性常然未嘗起
滅故云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
下二句反結有性聞若實無證無
者誰既若知此是無聞者驗知不
聲豈隨

後結斥垂勸

是故阿難聲於聞中自有生滅非
為汝聞聲生聲滅令汝聞性為有
為無聞性不動其猶鏡明聲生聲
有來令其鏡明為生為滅故下文
云音聲性動靜聞中為有無無聲
號無聞非實聞無性聲無既無滅
聲有亦非生滅一圓離是則常

次釋成三

真實。解文有兩節初知有等以
聞對聲正簡妄聞以顯真聞知猶
聞也次是故下以聲對聞正簡
聲塵以顯聞性汝聞妄聞也
汝尚顛倒惑聲為聞何怪昏迷以
常為斷終不應言離諸動靜閉塞
開通說聞無性疏鏡明不動影像隨形苟見像之去

初引睡人釋成不斷

來而曰鏡之起滅者倒之甚矣聲
聞無辨遂迷故此結勸不可更言
離聲無性。標聲是塵聞是性性
如明鏡塵如影像。解前阿難通
疑六根離塵無體云何將此斷滅
為因欲獲常果如來所以別顯聞
性為常者誠欲發
耳根圓通之機也
如重睡人眠熟牀枕其家有人於

次例死者
釋成不斷

彼睡時擣練春米其人夢中聞春
擣聲別作他物或為擊鼓或為撞
鐘即於夢時自怪其鐘為木石響
於時忽寤過知杵音自告家人我
正夢時惑此春音將為鼓響阿難
是人夢中豈憶靜搖開閉通塞其

馬四

十三

形雖寐聞性不昏

疏睡人六識歸
種思覺不行但

任運聞即真聞性若唯約喻睡人
應無聞性但物不隨根起非由作
意故是真聞如下文云縱今在夢
想不為不思無覺觀出思惟身心
不能及故知即顯
真聞不須約喻

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

汝銷滅

形命雖遷真常不動妄誠
尚在況乎聞性隨汝銷謝

○解所舉寐事驗妄識至昏而真
性不昧也復恐惑者謂寐雖不昧
死豈不滅耶故重
示云縱汝形銷等

以諸衆生從無始來循諸色聲逐

後時不迷倒
不循妙常

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妙常不循
所常逐諸生滅由是生雜染流
轉疏隨塵生滅逐念流動無始至
今未嘗停息不能於妙常寂絕
念而遊於真覺明亡緣而照雜染
證。轉生之又生區區若是何由取
證。已為物故於是中觀大觀小六
道四生喲
昧覺性也

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

塵識心應時銷落想相為塵識情

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

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

疏若能忘
緣內照不

運前塵塵既不緣根無所偶返流
全一六用不行淨覺現前寂照明
露斯則守於真常根塵銷落也
相即境情即是根根境識三俱能
染汙障翳般若於無生法不能明
了故名塵垢今既遠離於法明見
即是證無生忍故云法眼應時清
明於大菩提現前希真耳。標守
不緣根無所偶十方國土皎如瑠

後結勸

瑪瑙內含寶月根境識三即三德祕
藏也。解通別二惑俱名塵垢真
似所證皆號法眼此
眼具五方曰清明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四

高四

十四

音釋

分劑

分扶問切劑在諸
切分劑限量也

黏

黏相著也
切古巧

穎

穎寫穎
切分劑

餅

餅實餅滿
切此云模

司

切

恡

恡良刀切
切

矯

矯舉天切
切

素

素續

端

端疾也

矯

切

恡

恡良刀切
切

矯

矯舉天切
切

切

恡

恡良刀切
切

矯

矯舉天切
切

切

恡

恡良刀切
切

矯

矯舉天切
切

切

恡

恡良刀切
切

矯

矯舉天切
切

切

恡

恡良刀切
切

矯

矯舉天切
切

切

恡

恡良刀切
切

矯

矯舉天切
切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五

經上五

凡遇圓相即是標
辭與疏同其上文

△次解結同
體疑于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雖說第二

義門解孤山曰牒前二決今觀世

間解結之人若不知其所結之元

我信是人終不能解疏前疑因果

塵結解故云第二義開然根起之

由前雖廣示而不的指何處為結

然可識故引前文佛所舉喻以況

已迷世尊我今會中有學聲聞亦

復如是從無始際與諸無明俱滅

俱生解同體無明品數至多又迷

在妄中雖得如是多聞善根名為

出家猶隔日瘡疏諸無明者謂全

切二障見思故名為諸始自迷真

隨逐有情生滅不離故上文云和

也初果有學雖未斷思已名破煩

初述已
猶迷

初阿難
伸請

後請示
結解

法執猶得人空證而未全破所知障

云第二義者汝欲發菩提心於菩

薩乘生大勇猛決定棄捨諸有為

相應當審詳煩惱根本此無始來

發業潤生誰作誰受云云又汝

觀世間解結之人不見所結何

知解不開虛空被汝墮裂何以故

來與諸無明俱滅故汝經云從無

無明攝二障故前文云汝須陀洹

雖得六銷猶未亡一障謂見思

二惑故名為諸。解瘡病隔日而

發通惑除如安日別惑在如發日

涅槃哀歎品中二
乘白佛亦舉此喻

惟願大慈哀愍淪溺今日身心云
何是結從何名解亦令未來苦難
衆生得免輪迴不落三有作是語
已普及大眾五體投地雨淚翹誠
佇佛如來無上開示疏無始生死
由結縛今生解除無礙無繫不以
惡至莫由開曉故雨淚求示也。
標結之與解由不為結若真如法
一不覺心動名之為結若真如法

後如來
廣演手

一世尊
摩頂

返照而常寂名之為解解結不
二只在六根若了根元不落三有
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會中諸
有學者亦為未來一切衆生為出
世因作將來眼以闍浮檀紫金光
手摩阿難頂為解結之要摩而警

動將有解期撫而安慰令知深旨
。標此是結集敘述之語也故先
表報今
悟之

二諸佛
放光

即時十方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微
塵如來住世界者各有寶光從其
頂出其光同時於彼世界來祇陀
林灌如來頂是諸大衆得未曾有

三同說
結根

疏無明住地為六情根震動不安
因茲解結諸佛流光灌一佛頂以
表一多無礙自他平等下文諸佛
標示此佛釋成同說同證更無異
路問此經從前至此四度放光獨
有今文諸佛同放又同說斯可
特異乎答初為說教破邪次為揀
妄顯理次為定見生智今為入觀

四阿難
再請

五佛為
釋通

成行前三依教發解未能除障今
文觀成破惑正動無明入法界理
故諸佛放光同示解結體無二源
解知說教破邪顯真揀妄立信成
耶爾事故與前文異耳

於是阿難及諸大衆俱聞十方微
塵如來異口同音告阿難言種震

動表破六根惑也微塵如來光灌
此佛表同依此法得成正覺也由
談解結法門是修證的要雖未即
示耳根入處以因此說生起後文
故茲現瑞善哉阿難汝欲識知俱

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唯汝
六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

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

亦汝六根更非他物疏覺明初起

性既分六根成異根塵偶對業性
即生輪轉無窮生死長縛斯六根
為生死結縛之源也一念無念能
所都亡根塵識心應時消落無真
淨斯六根為自在解脫妙常之源

初長行

也其猶冰水由氣之動移相變
異溼性常一結解同貫亦復爾也
阿難雖聞如是法音心猶未明稽
首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輪迴安樂
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染淨根
六根更無別法於此起見生死輪
迴於此忘情涅槃常樂法執未破
孰能洞明故再
諮詢欲期開示

初雙標

佛告阿難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

性虛妄猶如空華

根境識三無別

故曰同源執見不亡妄生取著強
分染淨橫計身心從始泊終念念
生滅故云為縛了相無相分別不
生能所寂然念想虛盡一法無取

後雙釋

一真體現心與虛空等無差別故
名為脫識性虛妄如空華者與上
根塵縛互相影上言根塵影此識
性今言識性影前根塵故三同源
亦同虛妄故前文云見與見緣并
所相如虛空華即此識性虛妄
也又云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
明體即此根塵同源也。標根塵
同一真源迷悟性無有二。解私
謂根塵識三攝十八界本如來藏

初總顯

妙真如性故曰同源凡夫迷真故
縛聖人悟真故脫迷悟雖殊始終
理一故曰無二同源必兼識性
虛妄必具根塵文之綺互也

阿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

性同於交蘆

疏攬塵成根對根有

焉妄識能變根境二法故根境識
更相假藉一一體空一一成立故

若交蘆。解塵相通指六境知見
略示二根根境對論攝十二處斯

皆兩法相涉內無實性故喻交蘆
有以根境識三釋此喻者非也而

不知經語巧妙從寬至狹上攝界
義故三此攝處義故二下文又略

後別明

其境單言其根故云知見立知等

是故汝今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

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

是中更容他物

疏由阿難再問云

安樂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故
佛先示根境識三唯一虛妄同

性源迷縛解脫誠非異轍由此別
示結答今無所疑因解成觀妙果

可與言知見者略舉六根之二也
立知者又略見字影在次文意謂

後偶頌

初標舉

若於六根三事不了性無立為實
有起過計執惑業由生自此輪迴
枉入諸趣斯則六根是無明生起
結縛之本苟或於此體真達妄執
取不妄知見覺然虛寂唯提一
圓成清淨寶覺斯則六根是菩提
涅槃之清淨體更欲何物說為異
因故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
如來上云此正破無明法執成就
淨明體此則正破無明法執成就
圓通觀門也。解孤山曰上言立
知而略見下言無見而略知此
互影也執知見實有名立知見此
即妄心是執知見實有名立知見此
無明本達知見實有名立知見此
即真心安樂妙常故云斯即涅槃
無漏真淨是則唯一真心更無別
法故曰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又解
知見立知是迷真知見立緣塵等
妄知見故即無明知見無見是達
真知見無緣塵等妄知見故即達
繫故前文云入佛知見佛知見
外更無別法故不後釋約前見
常心即寂一切皆後釋約前見
即照有真知見故
茲兩釋並符佛旨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疏沉論偈頌總有四種一阿耨三
觀婆不問長行并偈但數字滿三

後正頌示

三頌標
宗破執

初比量
正破

十二或云直頌謂以二名伽陀此云
頌或云直頌謂以二名伽陀此云
行三集祇夜此云應頌四名蘊陀
南此云集祇夜此云應頌四名蘊陀
義頌略施他誦持故為少攝多義故
立讚歎者多義頌故三為多義故
重說故四為後來之徒增前五隨意
樂故六易授持故七經內於前四
八長行未說故合此經內於前四
兼二五八然又長行偈頌離合先後
五對之例詳而有無廣略離合先後
隱顯至文詳而有無廣略離合先後
頌顯大意間雜無明法執令觀門明
相修生大證入
淨修行證入
一真法界也

真性有為空緣生故如幻真性私謂
根塵之為源也迷有為即縛脫之根也
若真性之為縛若真性之為縛若真性之為縛
名之為縛若真性之為縛若真性之為縛
根塵之為縛若真性之為縛若真性之為縛
即真而俗故曰有為亦即俗而真
故曰空也緣故曰有為亦即俗而真
義也為緣聖人法皆從緣生凡夫以
惑業為緣是假名故云如幻為緣二緣
此頌根塵同源縛脫無二無為無

後顯過
況破

起滅不實如空華。明此法正破無。本非對待故。此雙破。即是一真法界。所因也。此中四句。前二句破。有。法界二句。破。無。法界。一相。義耳。言。真。性。有。為。元。空。無。有。從。二。量。轉。謂。一。真。中。道。第。一。義。通。下。第。應。立。量。云。真。性。有。為。元。空。無。有。從。緣生故。猶如幻事。真性無為。本不實。無起滅。故猶如空華。由。此。二。量。三。支。無。關。標。揀。分。明。無。諸。過。非。堂。珍。論。中。取。為。善。立。第。二。量。中。先。因。後。宗。譯。人。語。為。善。立。第。二。量。中。先。所。顯。一。真。平。等。無。諸。對。待。真。妄。染。淨。生。死。涅槃。凡。夫。諸。佛。對。待。真。妄。染。華。亂。起。滅。故。下。文。云。諸。佛。對。待。真。妄。染。華。相。故。中。論。云。若。法。為。待。成。是。法。還。成。待。今。則。無。因。待。亦。無。所。成。法。斯。顯。第。一。義。中。離。一。切。相。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明。法。對。執。於。斯。盡。矣。破。一。真。法。界。本。非。對。待。故。此。雙。破。破。識。性。虛。妄。結。之。所。因。由。也。故。此。雙。助。成。空。義。耳。今。云。空。華。正。顯。虛。妄。也。且。識。性。是。有。為。起。滅。之。法。真。性。反。此。故。曰。無。為。起。滅。既。云。虛。妄。即。是。不。實。故。喻。如。空。華。舊。以。前。二。

句破有為後二句
破無為出掌珍論

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前長行

妄。今復恐捨妄取真。故重遣之。孤。山。曰。諸。之。也。語。助。耳。言。根。塵。虛。妄。則。顯。涅槃。真。實。對。妄。說。真。待。對。不。絕。真。亦。成。妄。故。云。二。妄。龍。樹。云。若。法。為。待。成。是。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法。還。成。待。

所見有對妄說真。猶皆遣蕩云。何更

真。非。真。所。遣。也。非。真。即。妄。見。即。是。過。有。為。無。為。是。對。待。故。亦。是。破。執。真。性。是。有。還。同。虛。妄。惑。者。議。云。真。性。之。中。雖。有。為。無。為。而。此。真。性。應。有。所。得。是。佛。所。證。離。諸。偽。妄。故。名。曰。真。是。諸。法。性。所。顯。畢。竟。應。有。真。性。者。還。破。云。若。言。離。妄。所。顯。畢。竟。應。有。真。性。者。還。同。妄。法。俱。為。妄。也。以。是。遍。計。所。緣。境。故。離。妄。之。真。還。因。妄。顯。如。前。文。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此。亦。生。滅。起。信。亦。云。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有。可。遣。之。極。因。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得。者。皆。為。妄。矣。故。云。妄。真。同。二。妄。也。猶。非。下。二。句。況。破。

二兩頌結
解同體

執妄初句。瞬前所非尚無真與不
真。不真即妄也。次句。正沉云。何更
存能見所見根之與識。俱妄。二心
所見。即境也。斯則總破真妄。二心
諸對。待法皆無。所有方名顯淨。法
界一真。平等此上。二頌。正是頌前
根塵。同源也。本源自性。尚非真妄
此。一得存乎根境。識耶。故根境識同
源。

中間無實性是故若交蘆

相見無性猶如交蘆。解中結解

同所因聖凡無二路。無二。前縛脫

凡夫業惑所繫。不得自在。故名爲

縛。三乘賢聖。斷惑證理。不隨業繫

故名爲解。此則皆由六根。迷悟所

致。更非別岐。故無二路。解私謂

欲明解結。況舉所因。者六根

也。前諸佛同告云。汝欲識知。生死

結。根乃至速證。安樂解脫。唯汝觀

交中性。空有二俱非。將何遣有無性

更存無一性之中。無對待故。肇公而

云。有既不一性。則無矣。此則正顯公

根塵。中道亦是。上無根塵。同源之義

。解孤山曰。重牒前喻。令審觀也。

三一頌生
起下文

言空則蘆有外相。言有則中本空
以喻根境妄執。性有其實。體元空
迷晦。即無明發明。便解脫。知見立
知等文。也。迷根執境。不了性。空妄
取爲有。即無名。立了性。無性。真妄
一。如根境。識三。不能爲縛。縛故
名。解脫。斯則涅槃。無漏。真淨。起六

解結因次第第六解一亦亡

疑也。因次第者。下文云。此根初解

先得人空。空性圓明。成法解脫。三

摩地。得無生忍。一亦亡。若下文云

今日。如來若總解。除結。若不生。則

無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解

爲下。華中根選擇。圓通。入流。成正

結。解下。張本。根選擇。圓通。入流。成正

覺。爲下文。諸聖。圓通。張本。即取觀音

從耳根。門入。二摩地。入流。正覺。選

堪與阿難。及此。界人。入流。正覺。選

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云阿陀那

即第八識。能執持種子。起現行。故

第八多。名此。名最。通二。位。之。中。相

斷。執持。位也。此。名最。通二。位。之。中。相

唯佛能知。故水流。注。無明。熏。細。種子。不

起識者。非凡。夫。能。知。亦。非。二。乘。智

四一頌無
明習氣

慧所覺謂依菩薩從初正信發心
觀察若證法身得少知乃至菩
薩究竟地不能盡知唯佛窮了
解壞故習氣者謂熏習氣分不
散異名也。以第八識中無始習氣
微細生滅流注不息。如暴流解
深密經云。如暴流水。多波浪。諸
波浪等。以水為依。五六七八皆依
此識。然彼經中。別顯染淨相。故
離八外。別說九識。理真非真。恐迷
實陀。那更無別體。真非真。恐迷
我常不開演。疏謂此識體單真不
合方有所為。一起信云。謂不成真。妄和
生滅。和合非一。異名阿黎耶識。
若說即真。妄習。如何得盡。凡夫
道起於常。見執為真。我若說為妄。
恐撥為斷。滅及大乘權教。不說第八
於小乘藏。及大乘權教。不說第八
深密經云。阿陀那識甚微細。一
種子。如暴流。我於九識。甚微細。
彼分別執為我。意顯前文。根境
識三。六種結縛。皆是此識。重習
生執。真執。妄見。見空。唯此識
乃至十地。菩薩。有見。佛身。識
見。如佛。信。說。此。則。正。顯。已。離。俱。生
無明。起。信。說。此。則。正。顯。已。離。俱。生
耳。明。起。信。說。此。則。正。顯。已。離。俱。生

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唯切諸
所變。故皆自心。前六云。不見法。從外
來。取。而。分。別。心。起。即。妄。念。而。生。一
唯。心。所。作。離。心。起。妄。念。而。生。一
分。別。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
心。也。若。以。妙。性。自。心。故。妄。念。而。生。一
來。無。有。世。界。眾。生。故。云。非。幻。而。由
見。妄。忽。生。覺。明。相。現。四。大。分。湛。根
塵。宛。成。故。云。成。幻。法。而。言。幻。者。以
示。前。陀。那。識。能。變。起。世。間。之。相。還
是。自。心。分。別。故。云。自。心。取。自。心。不
幸。四。心。本。非。幻。成。幻。法。為。不。取。無。非
境。故。云。非。幻。成。幻。法。為。不。取。無。非
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疏。分
生。前。後。際。斷。真。尚。不。辨。妄。何。所。立
是。故。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
死。了。無。所。得。斯。則。一。相。平。等。迷。悟
都。亡。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故。肇
公。云。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見
法。實。相。矣。解。了。境。即。心。心。尚。不
存。境。更
是。名。妙。蓮。華。疏。此。平。等。性。觀。能。破
見。性。處。妄。常。真。在。染。不。汙。今。得。金
顯。發。如。開。敷。出。水。故。以。為。喻。金

剛王寶覺念無明堅牢最難壞持
 尊上更無能過於法自在是寶
 重如摩尼珠隨意生無上覺果
 名王如幻三摩提此觀現前一
 猶如明鏡現諸色像一不離三摩
 不可得同一鏡明不即一色像體
 提云正受不彈指超無學疾能速
 受諸受也

六頌三句
讀法今依

後六解一
七觀二

大覺故一念不生即名為佛超過
 地位劫數之說如前文云歇即苦
 提圓覺亦云離幻即覺亦無漸次
 皆斯義也然至覺時亦無自果可
 為所得故云超無學耳亦是約邊
 速較量故說為超非是都越地邊
 直至無上覺耳。解孤山曰中道
 妙法不染二邊如世蓮華不著泥
 水真空蕩相若金剛寶所擬皆碎
 妙有體虛沉幻術事其像無實初
 阿難以三止為請今如來還以三
 義為歎彈指超無學顯三止之功
 也若入地住則超無學以同除四住
 縱入相亦超無學以同除四住
 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又
 縱在觀行亦超無學如太子處胎
 貴壓羣臣頻伽此阿毗達磨十方
 在殼聲逾眾鳥此阿毗達磨
 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云無此法即

初伸疑
請決

初叙慶
所聞

後正陳
疑意

指此三昧也亦云對法即以大乘
 平等大慧對向一真法界體用顯
 現理智一如故名對法薄伽梵具
 足六義謂自在熾盛端嚴名稱吉
 祥尊貴十方諸佛取證菩提涅槃
 妙果唯此一法能入門。故此開示
 門由前請云要入門也。解云無
 金剛三昧為能入門也。解云無
 如來皆依此法入證涅槃涅槃是
 果三止是因因能
 入果喻之以門
 於是阿難及諸大眾聞佛如來無
 上慈誨祇夜伽陀雜糅精瑩妙理
 清徹私謂祇夜云應頌又云重頌
 亦略云偈不長行也伽陀云頌
 之二頌合明故曰雜糅精瑩此指
 能詮也妙理清心目開明歎未曾
 徹此謂所詮之文調應文間辭句妙
 有淨所詮之理清明洞徹皎然可
 見故使心開
 如目之明
 阿難合掌頂禮白佛我今聞佛無
 遮大悲性淨妙常真實法句心猶

後舉事
廣明

初且明結
之因起

次正示六
解一七〇

後却辨解
結次第

初舉事

未達六解一亡舒結倫次惟垂大
慈再愍斯會及與將來施以法音

洗滌沉垢由前偈云解結因次第
六解一亦亡阿難疑意

前文既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迷
晦即無明發明便解脫斯則結無

前後解亦不倫六根若亡一覺應
顯云何復云解結因次六解一亡

故云心猶未明
惟垂洗滌等

即時如來於師子座整涅槃僧斂

僧伽黎攬七寶几引手於几取劫

波羅天所奉華巾於大眾前縮成

一結示阿難言此名何等阿難大

眾俱白佛言此名為結涅槃僧裏
衣也僧伽

黎大衣也劫波云時分中是彼天
所奉獻故未詳緣起。解真際曰

涅槃僧此方裙號典福曰劫波羅
天即彌樓天四天王太子奉如來

於是如來縮疊華巾又成一結重

問阿難此名何等阿難大眾又白

初問答
結名

初結中
問結

初結中
問結

後舉結
再問

佛言此亦名結如是倫次縮疊華

巾總成六結一一結成皆取手中

所成之結持問阿難此名何等阿

難大眾亦復如是次第酬佛此名

為結疏如文。標如是倫次縮疊
華巾總成六結者喻衆生一

念纔動六根取境迷心逐物卒不

能解故下文云是故世界因動有

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

因觸有味因味知法六亂妄想成

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也

佛告阿難我初縮巾汝名為結此

疊華巾先實一條第二第三云何

汝曹復名為結阿難白佛言世尊

此寶疊華緝績成巾雖本一體如

我思惟如來一綰得一結名若百

綰成終名百結何況此巾祇有六

結終不至七亦不停五云何如來

後約體問名

祇許初時第二第三不名為結疏中喻真性結喻六根逐結而問相由妄別令知根本是一妄結生六無同異中熾然成異故

後微釋同異

初問答

後印成

佛告阿難此寶華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條我六綰時名有六結汝審觀察巾體是同因結有異於意云何初綰結成名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結生吾今欲將第六結名成第一不不也世尊六結若存斯第六名終非第一縱我歷生盡其明辯如何令是六結亂名體雖元一妄結成六既已成根六種名相隨心計執不可移易故云不可亂名佛言如是六結不同循顧本因一中所造令其雜亂終不得成疏如文則汝六根亦復如是畢竟同中生

後合顯

次正示六解一七

初答

後貼喻釋成

畢竟異迷心執境無異成異故下文云元依一精明分為六和合即斯義也。標畢竟同中本如來藏性也。生畢異者衆生妄分別有穢有淨派成根境。解私謂同謂一真之性理本無差譬巾之體也。異謂六根之精事用有別如巾之結也。二法由來未嘗改易故皆言畢竟佛告阿難汝必嫌此六結不成願樂一成復云何得阿難言此結若存是非鋒起於中自生此結非彼彼結非此如來今日若總解除結若不生則無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疏此中譯家緝綴不足應云何得佛意云汝意嫌此六根妄隔樂成一體有何方便而得成一答意若解此六亦不成一以對六而立六若不生則無所對故無一義佛言六解一亡亦復如是解私謂精元是一真之性以隨緣故在眼日見精在耳曰聽境等此皆如第

後却解
結次第

初示因

初揀非
顯是

二月捏所成故若能隨根脫黏內
伏六既融一亦斯亡如解結已
中亦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
無用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
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
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
狂勞顛倒華相疏心性發狂見聞
妄隔根境識三一
時俱現生死為六淫繫名一由對
待成本無所有故如狂勞虛妄華
相三種世間故名一切佛界生界
一念起故離心即無六塵境界故
標前文云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
妄分別有佛有世界若了諸法性
無佛無世界。解知見發妄此屬
能見之相勞見發塵即對所見之
境唯妄與勞五性備矣如勞目睛
下雙喻其義一切世間下示塵勞
相之

阿難言此勞同結云何解除如來
以手將所結巾偏掣其左問阿難

初二邊
俱非

後中心
方是

次正示
因緣

言如是解不也世尊旋復以手
偏牽右邊又問阿難如是解不
也世尊疏若執此根有實體者即
隨常見若謂都無成惡取
空諸佛不化寧起有見如須彌山
不起空見如芥子許以墮斷故既
左偏有相右墮空門空有二邊俱
不見性無明根結如何解除故前
偈云汝觀交中性空有二俱非故
此二邊不能令脫。解左右牽掣
俱不能解喻觀二邊皆不能破根
本無明凡夫外道以斷常為二邊
二乘菩薩以空有為二
邊雖曰伏斷猶存巾結

佛告阿難吾今以手左右各牽竟
不能解汝設方便云何解成阿難

白佛言世尊當於結心解即分散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若欲除結當
於結心疏意明空中有二邊既不能
解當須中道正觀照無始
結根非有非無不異而異見全無
明之法性斷全法性之無明不斷
而斷非證而證方得解成。標不
了無明別無觀照。解知見立知

即名為結觀知中道是謂結心結
不離中解之則一知不異道亡之
權取譬斯妙

阿難我說佛法從因緣生非取世

間和合麤相欲使令解結當於結心

故示佛法從因緣生也如前文云譬

緣佛無法無由而生也如前文云譬

如琴瑟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

能發是則圓修定慧是今因緣若

三藏中事六度等皆如來發明世

是世間麤和合相

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疏中

觀如幻三昧能解無始無明根結

能於彈指超證無學能起無方不

思議用此名佛從因緣生豈同

世間所說麤相。以佛無明永盡

得一切種智故能知根結解因由

非餘境界。解此十界皆因於心

後別示所知

初顯今說意

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

後總彰解益

後請案

初就事問答

知頭數現前種種松直棘曲鵠白

烏玄皆了元由疏一切世間色心

依無明而得住持今無明已變成

明明即一切種智佛既證得一切

境界有何難了是故即能皆了元

由。解私謂佛有權實二智實智

冥理權智鑒物上云發明世出世

法乃至知其現前種種元由若皆

權智所鑒也既於情無情等照了

不昧顯今所說解結之法及選根

之義悉是鑒物宜然固無差謬矣

是故阿難隨汝心中選擇六根根

結若除塵相自滅諸妄銷亡不真

何待疏上文云若能於此悟圓通

焉五根逆彼無始織妄業流得循

圓通與不圓根日劫相倍但汝下

劣未能於中圓自在慧故我宣揚

令汝但於一門深八入一無妄復

六知根一時清淨故云選擇下文

云見聞如幻翳三淨若空華聞復

翳根除塵銷覺圓淨是故諸妄銷

亡不真何待。標前文云見與見

緣如虛空華此見及緣元是菩提

蓋令阿難即妄顯

真即相顯性也

空者亦猶前文如澄濁水沙土自
沉蓋任運而然也沈師以天台別
教釋之孤山斥云其失非小應知
人空是破五陰假名即見惑也法
空是破五陰實法即思惑也乃至
破涅槃淨法即無明也俱空亦滅
即平等空所空既盡能空亦滅如
前火木然諸薪已亦復自然如是
三空皆以中道而為觀體苟非
此者何異解巾左右牽掣乎

阿難及諸大衆蒙佛開示慧覺圓

通得無疑惑一時合掌頂禮雙足

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

得無礙雖復悟知一六亡義然猶

未達圓通本根疏慧覺圓通由蒙
開示本根入路未

得通明故今仲敬欲期達解。標

本覺妙明一體更無根結疑網已

除身心皎然快得無礙已悟一六

亡義其奈本根入路未得通明也

世尊我輩飄零積劫孤露曰達真
山

常性如失家鄉飄流生可喻以旅
泊無真常智如失父母獨守迷妄
喻以孤露何心何慮預佛天倫如失乳

二迷迷
過佛

三結願
彰益

兒忽遇慈母疏背覺合塵名為孤
露萍游六道故名飄
零忽然邂逅則為堂弟名預天倫
由斯遭遇如子得母法身可久矣
為解我本無心思慮希望而不期
為佛兄弟也故以失乳等為況
若復因此際會道成所得密言還
同本悟則與未聞無有差別疏際
時會

四請示
法門

遇也遭時遇佛從茲得道始覺合
本若不曾迷故云本悟悟覺也既
不曾迷唯是一覺夫何更有得同
之異故云未聞無有差別此略彰
六中之耳根也阿難所請意在此
根微露其機求佛顯發如來知微
勸衆各說悟門觀音文殊承機述
揀感應相濟悟門觀音文殊承機述
豈得忘本。標文殊。料揀正在此
耳根一門為圓通也。解稟言達
理了迷非迷故云還同本悟既昔
本無迷故今亦無悟迷悟性一本
自常然則聞後之性
與未聞性無有差別
惟垂大悲惠我祕嚴成就如來最
後開示國通本根佛若不說餘莫
示滅非久故此稱祕嚴五時教極
宣說名為最後作是語已五體投

馬五

十七

二如來詢
諸聖衆

三諸聖各
就證門

四佛勸文殊料
揀見第十卷

地退藏密機異佛冥授嚴即秘密妙
嚴定最後開示究竟說也機微細
念靜然不動故曰退藏即欲以湛
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故云與
佛冥授一標最後垂範亦是最初
方便。解口說身體顯請既畢而
唯以內心默念為機故云退藏密
機也與佛冥授者謂望佛
冥鑒密機而授其要道也

爾時世尊普告衆中諸大菩薩及

諸漏盡大阿羅漢汝等菩薩及阿

羅漢生我法中得成無學從佛口

生吾今問汝最初發心悟十八界

誰為圓通從何方便入三摩地從

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名在

我法而下雖有二十五門諸聖人

道總而攝之不離十八故舉以問

今各敘述。標諸大菩薩及大阿

羅漢三漏俱盡三漏者欲漏見漏

無明漏也。所問發心最初方便也
以七大乃是開合之殊耳識大則
合於六識根大則合於六根餘不
五大則總收六境以六境之體不

已滅塵合
覺證本

○橋陳如三

初遇佛
獲悟

出地五水風及空故也十八但言十八
則已攝七故前文云十方如來於
十界一修行皆得圓滿無上
菩提又此十八同是六根以各開
根境識三故是則言六其義亦月
故前文云令汝生死輪轉安樂妙
常同是六根
更非他物

憍陳那五比丘即從座起頂禮佛

足而白佛言我在鹿苑及於雞園

觀見如來最初成道於佛音聲悟

明四諦疏憍陳那姓也此云火器

丘者初佛棄國入山修道淨飯乃

命家族三人一阿溼波二拔提三

摩訶男拘利舅氏二一人一憍陳那

二十力迦葉勅令隨衛五人衛命

後各捨去在鹿苑中共修異道佛

得果已思度何人此五於我先曾

營衛即往為彼三轉法輪問言解

否陳那先答為已解已知諸天在空

亦言其解故佛命彼名阿若多阿

若多者此云解也。標陳那是摩耶夫人

精舍名也。云解也。標陳那是摩耶夫人

之兄弟此五人標陳那是摩耶夫人

二人皆集滅道四諦因聲悟道。緣令

知苦集滅道四諦因聲悟道。緣令

私謂阿若多名也此云無知謂初無生之理故又翻為解故曰我初稱解等本際經

次正陳悟旨

佛問比丘我初稱解如來印我名

阿若多妙音密圓我於音聲得阿

羅漢疏雖悟四諦復了音聲本常

性此則了音聲性空唯如來藏故

云妙音密圓此經所明圓通法門

後結酬所問

唯取實證則不可隨相而解下

言修習真寶圓通彼等修行實無

了聲實自也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音聲為上

二優波尼沙陀三

文。標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只可自用不同觀音旋根歸於妙

思修慧三之性也。解孤山曰妙

音密圓者密悟聖淨名也。或曰淫

俱大士唯茲二五聖大相二則

初值佛顯悟

大分淨名方等則大隔小乘其談

所證豈得相混至若今經二乘作

佛與法華同途偏圓融故使鹿

共轍教已開顯偏圓融故使鹿

苑之所謂證同成此一乘之頓理

普賢諱無慚德此約實行聲聞也

若乃內秘大道外現小乘則鹿苑

以來何嘗非大道外現小乘則鹿

拘遠此約權行聲聞也悟理既同誰

說怡然理順遠近偏圓之惑渙然

冰釋私謂夫開權發迹之說唯諸

佛祕要之事非諸菩薩羅漢所能

顯示其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

諸侯之事也今佛所問最初發心

悟十人界誰為圓通者且欲諸聖

各述本根所證權實之道耳在昔

方便未會真寶圓通人言與音

如陳那等雖曰妙音密圓但入圓通

生滅四諦微密圓悟未可濫同如

來藏理故中阿含云我至波羅柰

擊妙甘露鼓又云如來說法妙中

後妙豈彼妙名便同法華之妙乎

抵如下文說綠覺聲聞云勝妙現

圓及勝性現圓又說大梵善見云

身及妙圓及妙見圓澄豈此妙圓

亦同圓覺妙明之性乎應知妙圓

先令諸聖次第說竟後告文殊言

此二十五無學諸大菩薩及阿羅

次正陳
悟旨二

漢各說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習
真實圓通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前
後差別斯即開權會實之正文也
文殊偈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
便蓋演如來之旨也主伴相濟雅
合其宜又若陳那等本大迹小鹿
苑所證不亦小乎豈顯本後翻令
漸初密悟顯理天台化儀四教龍
樹二種法輪顯露秘密俱無此說
吾宗義學請熟思之贊曰鹿苑雞
園躬親執侍悟佛一音發明四諦
獨於衆中得解名妙音密圓證果
位

優波尼沙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
而白佛言我亦觀佛最初成道觀
不淨相生大狀離悟諸色性疏亦云優

波尼殺曇此言近少或因云塵性謂
微塵是色近少也因觀不淨白
骨微塵故以此名由多貪欲故作
此觀以為對治復了色塵本如來
初觀成藏故云悟諸色性。標
得道性色真空性空真色

以從不淨白骨微塵歸於虛空空
色二無成無學道疏初作不淨想後入骨鑲觀皆

後重指
釋成

為治貪復因骨鑲入析色明空復
因此空見色實相悟中道理。色
之與空唯一實性
故云空色二無

如來印我名尼沙陀解彩謂既云觀佛最初成道故知觀不淨相正是小乘無漏性念處也南嶽師云觀五陰理悟名性念處故離心論偈云是身不

後結酬
所問

淨相真實性常定諸受及心法亦
復如是說以從不淨白骨微塵歸
就虛空者由多貪故修對治法成
備如次塵色既盡妙色密圓我從
第禪門阿羅漢疏從悟得名也真
色相得阿羅漢善妙色即畢竟空
相盡性顯悟如來藏周遍
法界故曰密圓成於無學

三香嚴
童子三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色因為上九解
想成時得慧解脫於諸色相發明
無漏故云妙色密圓贊曰觀佛道
成悟色性相欣狀兩亡空若為狀
上塵色盡處證圓通是中還假色為

香嚴童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

初聽承
尊教

次依教
修觀

初標境

次正觀
察

初觀行

白佛言我聞如來教我諦觀諸有

為相疏觀香悟道得童真位名為

的言香如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我時辭佛宴晦清齋見諸比丘燒

沉水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我於

宴然安息在於靜室清淨之室洗

心之處故名清齋靜室聞香是有

標為相即觀境也

我觀此氣非木非空非煙非火去

無所著來無所從疏木空煙火以

處既來無因去復何往以何為香

而警我鼻此則觀察香無生也

標不逐緣生

非由境有

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如來印我得

香嚴號疏香既無生復何分別故

亡。真覺不動湛然常遍塵垢既

銷圓明淨妙故號香嚴。解寶中

曰非木等者觀性空也私謂凡言

性空必推四性今當以木為自煙

後觀益

後釋成

後結酬
所問

四藥王
藥上三

火為他和合為共空為無因此似

衍門觀幻有即空之相下諸聲聞

亦多是小乘觀實有滅空之義小

乘雖殊所證圓通同一真諦耳若

諸菩薩所悟須約中道第一義諦

言之應有歷別圓融之異經雖隱

略理合該通如淨名室內三十二

大士說入不二法門天台所解亦

分圓別豈以不

二混同諸入乎

塵氣條滅妙香密圓我從香嚴得

阿羅漢疏相盡歸如真香妙發一

香密圓者性

香清淨也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香嚴為上解

云香嚴童子則從菩薩受稱今云

得阿羅漢蓋叙昔日所證如下文

為五

月光童子初得小果後於佛所得

童真名預菩薩會以彼驗此名實

可知贊曰宴晦清齋觀諸沉水煙

明我於如

來親印記

藥王藥上二法王子并在會中五

百梵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

初教宿因

次獲現悟

初正陳悟

佛言我無始劫為世良醫口中嘗

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數凡有

十萬八千如是悉知苦酢鹹淡甘

辛等味并諸和合俱生變異是冷

是熱有毒無毒悉能遍知補處紹

繼佛種令不斷故名法王子五百

梵天是彼徒屬未詳緣起。叙昔

為醫能療眾疾嘗藥知味分別性

用對治不差昔既妙辨味塵今亦

因此發性。解孤山曰苦酢等是

六味也眾味共成名和合味直爾

採用名俱生味修

煉炮多名變異味

承事如來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非

即身心非離身心分別味因從是

開悟。疏觀味之因從何而有空有

知即觀心若即若離俱無生處了

分別即息能所無生處故塵味寂然

是一味清淨寶覺故云從是開悟

即證無生忍也。標不逐緣生非

因境有非即非離味性本空悟如

來藏。解私謂由事佛故必聞正

後蒙印復益

後結酬所問

五跋陀婆羅

法即於味性了生無生空有謂味
塵也身心謂舌識也以味從合中
知故相對言之味非空故非離身
心味非有故非即身心中道之性
於是乎顯

蒙佛如來印我昆季藥王藥上二

菩薩名今於會中為法王子因味

覺明位登菩薩。疏發覺明悟由了

王藥上登成也。標印我兄弟將紹法王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味因為上替

素為良醫遍知藥味物有異同性

非即離舌端眼正事難瞞昆季俱

登菩薩位

跋陀婆羅并其同伴十六開士即

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解孤

跋陀婆羅此云賢守自守護賢德

復守護眾生或云賢首以位居等

覺為眾賢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

之首故。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

法出家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

初遇佛顯悟

水因說疏跋陀婆羅云賢護准法華出世此人初佛像法之中為上慢者毀常不輕由是墮獄經於千劫罪畢得出後威音出家獲悟也。隨例入浴觀此水性了不可得。不從因生。故悟水因。

次正陳悟旨

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

初叙悟獲華

無所有解私謂水因謂所觸之因本無染體亦常淨能所如幻二邊俱空故中間覺觸之心安然契性矣宿習無忘乃至今時從佛出家

後重指釋成

今得無學疏塵無自性纔生即滅無所因安然不動三俱無得執為浴事無始妄習頓然銷落。乃至今時得成無學。解孤山曰得等覺分果也。

後結酬所問

彼佛名我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子住觸現前得無生忍名佛子住以善能守護令妄不起令覺不動名跋陀婆羅。標觸具三和今翻為三德秘藏故名妙也。

六摩訶迦葉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觸因為上疏觸悟道故云觸因贊曰塵體不洗即亡所得垢慢俱除今證無學風習無忘用記為成佛子住承誰力

初叙遇勝緣

往劫於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我得親近聞法修學

初佛在依學

佛滅度後供養舍利然燈續明以紫金光塗佛形像室利羅云如來皆是身金光照耀之因累劫皆雨非止一佛故得然也經出別緣各從一說。標以紫光金緣起出百緣經

次滅後遵承

自爾已來世生生身常圓滿紫金光聚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

後由因
感果

次正陳
所悟三

初陳觀行

後重釋成

後結酬
所問

眷屬同時發心疏如文。標此紫金光比丘尼本昔為貧女獲一金珠於此婆佛像法中請鍛金師補佛像形所獲

我觀世間六塵變壞唯以空寂修

於滅盡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猶如

彈指疏六塵生滅是意家境今觀此法本自不生今則無滅以

為五

子五

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故種種法滅心不見心無相可得能所都寂

法性現前身之與心本來不動故

令能度多劫如彈指也。解孤山

曰修於滅盡者即九次第定中第

九滅受想定也今迦葉於雞足山

尚入此定以待彌勒

我以空法成阿羅漢世尊說我頭

陀為最頭陀新云杜多此翻抖擻妙法開明銷

滅諸漏疏塵法既空妙法宣現故獲無漏成無學果。標即

如來藏性體之顯也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法因為上已疏

上六人依塵開悟贊曰然燈續明

奉佛舍利飾像以金報得如是滅

音釋

定中已證圓通何故拈華重警地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五

瘡魚約切翹渠亮切糅女救切滌徒歷切

攬魯敢切綰烏板切掣尺列切鵠胡沃切

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

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

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

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

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

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

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

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

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

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

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邈胡懈切

二旋根
歸性證五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六 經下 五

凡遇圓相即是標
辭與疏同其上文

阿那律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

白佛言此解孤山曰阿那律陀我初

出家常樂睡眠如來訶我為畜生

類我聞佛訶啼泣自責七日不眠

失其雙目世尊示我樂見照明金

初叙悟
因由

剛三昧疏或尼樓豆或阿耨樓駄

云如意是佛堂弟白飯之子多樂

睡眠如來訶云咄胡為寐今言

故云訶畜生類常言半頭天今言

金剛三昧此顯實證

與昔不同當以意得

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

觀掌果如來印我成阿羅漢三金剛

所發之用同佛見用故云精真洞然

然見十方也。標常言半頭天精

能見一佛世界今言觀見十方精

次正陳
悟旨

後結酬
所聞

解增一阿含云佛在給園為眾說

法那律於是達曉不眠眼根便因

是那修禪得四大淨色半頭而見

三千界猶如掌果今云金剛三昧

見十方精真與昔異者此經開

顯小約內祕以談昔引物機乃總

現而示說今云謂阿舍修禪蓋其

略非謂金剛唯喻大定則別顯入

電光三昧此三昧最無漏之智亦金

三昧此三昧最無漏之智亦金

云那律四眼四大造色遍頭清淨

佛天眼四眼四大造色遍頭清淨

智故若云三藏佛名但約分滿相

礙以大小為異也若據阿舍觀

大千此經見十方謂有優劣者固

域不可也彼經云掌果之譬既齊精

之言何別下文門善現天尚云精

見現前陶鑄無礙沉今羅漢發真

精真洞然耶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旋見循元斯

為第一旋見其妄見循彼真元

無礙豈止障外細色而已。解旋

大千之見循真空之元見盡元明

二周利槃
特迦三

圓通著矣贊曰樂見照明不緣眼
力十方洞觀秋毫無惑旋根歸性
入圓常一點
瞻他固不得

初叙悟
因由

周利槃特迦即從座起頂禮佛足
而白佛言我闕誦持無多聞性最
初值佛聞法出家憶持如來一句
伽陀於一百日得前遺後得後遺
前佛愍我愚教我安居調出入息
疏周利槃特迦云地奴於路所生
或云繼道性多愚鈍過去為大法
師善解經論有徒五百秘修佛法
不肯教人後生暗鈍以宿善故遇
佛出家五百比丘同教一偈經九
十日不得成就為治散亂教數息
也

次正陳
悟旨

我時觀息微細窮盡生住異滅諸
行剎那其心豁然得大無礙乃至
漏盡成阿羅漢住佛座下印成無
學
初觀息風念念生滅微細窮盡
生滅無從息風既空心亡分別

後結
所問

對。豁然大悟一切無礙此則豈唯
對治散亂亦乃見自心實相矣。
解資中曰佛知其根
教以數息因茲得道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反息循空斯
為第一
疏反生滅息循無生空從
多聞性絕於知解出入息中豁然
無礙返息循空不住空無學道成

三憍
鉢提手

憍梵鉢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
白佛言我有口業於過去劫輕弄
沙門世生生有牛同病
鉢提此云牛王智論翻
為牛同緣起與今經異
三
如來示我
一味清淨心地法門我得滅心入

初叙悟
因由

三摩地
疏亦云
人人口相如牛之喙不食亦事虛此云牛
經有異教觀舌根嘗味入道當得
滅故云滅心入三摩地之知從此永
蓋顯於舌故下即云觀味之知能

知乃舌耳

次正陳悟旨

觀味之知非體非物應念得超世
間諸漏生不他物生之根不自體
豈能有緣中不沒一根既爾諸根亦
之知竟從何有一根既爾諸根亦
然由是應念得超諸漏。標
旋舌根歸性不逐緣境也。

初叙觀行

內脫身心外遺世界遠離三有如
鳥出籠離垢銷塵法眼清淨成阿

後叙觀益

羅漢如來親印登無學道故疏復
塵銷故外遺內外既亡孰為三有
而可處耶故云遠離無生忍故云
情為垢二俱速離得無生忍故云
法眼清淨。標此叙實證。解非

後結問所問

體舌也非物味也內脫身心即正
報解脫外遺世界即依報解脫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還味旋知斯

四單陵伽波安達三

為第一。疏旋安根塵悟真實相心
一。標旋知者歸如來藏性也。第
贊曰病感牛呵佛有明誨心路絕
處入乎三昧速離三有鳥
出龍還味旋知我無愧

初叙悟因由

次正陳悟旨

初叙觀行

畢陵伽婆蹉即從座起頂禮佛足
而白佛言我初發心從佛入道數
聞如來說諸世間不可樂事乞食
城中心思法門不覺路中毒刺傷
足舉身疼痛疏畢陵伽婆蹉云餘
非是故心由過去世為婆羅門我
慢餘習耳最初入道聞佛所說世
間苦空無常不淨都不可樂因行
乞食思入此觀忽遇苦緣故云疼
痛。標此觀身根入道如來令
觀一切有為法皆如夢如幻故
我念有知知此深痛雖覺覺痛覺
清淨心無痛痛覺也刺傷足時雖
有能覺之心覺於所覺之痛反我
觀覺心本自清淨無有能所
又思惟如是一身寧有雙覺觀也
知覺也因痛起觀觀我此身有於
知覺此深痛然雖起觀觀及
痛觀清淨心無痛無覺。以根塵
念慮妄身心有真淨心無又更觀
察痛覺之念淨心之覺即成二覺
從何而有一身二覺應成兩佛故

後明得

知此覺皆悉虛幻清淨心中一無所得。解所覺屬身意識能覺屬意識由身識生已次起意識分別前法故曰雙覺即上文云我念有知此深痛也

攝念未久身心忽空三七日中諸

漏盡成阿羅漢得親印記發明

無學疏有所得心一念不起名之

觀所觀一時俱寂無分別智即得

後結答

標現前證無生忍故云身心忽空。見欲三漏頓除也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純覺遺身斯

為第一疏能觀所觀能痛所痛寂

標純覺遺身者不隨根境也。解

覺清淨心即是純覺無痛痛覺故

五須菩提

云遺身贊曰跋婆法門發於思想

中盡之深自和痛癢清淨心中痛

本無入此門來休比量

須菩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

佛言

我曠劫來心得無礙自憶受

初發悟

生如恒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
疏須菩提云空生亦善現等以生
時現空心達於空常修空行故以
為名既云曠劫如恒河沙便知空
寂豈止今日方始證得。標空生
善吉等緣起如常所
明心無礙者真空也

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衆生證

得空性疏以修空觀了心空寂一

方由心變者悉皆成空自向空未

亦令他人證得空性此標

能具法故云但空。標

初獲慧眼觀法性空

蒙如來發性覺真空性圓明得

阿羅漢頓入如來寶明空海同佛

知見印成無學解脫性空我為無

上疏性覺真空即中道理以空是

光明遍照法界性故如摩尼寶隨

性智達解照了境智一如名佛知
見雖證於空不為空縛故云解脫
解諸聲聞中唯此空生并下身子

後悟中
空

後結答
所問

三湛識
修證澄示

滿慈三人所叙昔因則云我曠劫
來心無礙等洎談所證亦阿羅
漢耳權實之道未易甄分嘗試
之須明二義一者若據曠劫心
無礙則此身以前曾獲無漏由
生值佛蒙發性覺諒非小乘蓋
在昔方等般若之中彈訶洎法
際顯開圓教密悟之大猷既涉
華彰實證是則羅漢之名即同
故真阿羅漢也二者若約內秘
現且作權教而解亦有理存焉
聲聞人所宿命能知八萬劫事
今逆談所見謂之無礙也雖云
胎知空乃至令他證性猶未斷
使故蒙佛開發方成無學若爾
覺真空乃至下文深達實相等
就小宗分別無咎名同體異斯
甚多故沈師亦以石室見佛法
釋茲空義近人通方
偏執豈曰通方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諸相入非非
所非盡旋法歸無斯為第一
空於諸相故云入非次以重
空於相故云非盡無亦空也
上六人依根證入畢。標此同
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入非
見諸相非相非盡也贊曰在
中已知空寂真空亦空空不
可詰

舍利弗三

初叙悟

次明今
悟二

寶明空海瀾漫游
空解脫門自在入

舍利弗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

佛言我曠劫來心見清淨如是受

生如恒河沙世出世間種種變化

一見則通獲無障礙疏舍利弗云

子心見清淨謂眼識發智見世出

世間一切諸法無不通達根本元

由斯則得世俗智分別諸法名為

法眼。解出世間四諦之境也

利種種變化生滅之相也由眼識明

之故云一見則通等此且約解言

我於路中逢迦葉波兄弟相逐宣

說因緣悟心無際疏迦葉兄弟即

國緣即三諦法。因說生解悟真

空理得初果證即慧眼也餘處即

說遇馬勝者或同時所遇非獨一

人經互舉耳既聞因緣因緣即空
見真諦理
從佛出家見覺明圓得大無畏成

初獲
慧眼

後獲
佛眼

後結答
所問

阿羅漢為佛長子從佛口生從法

化生見覺明即真覺妙明。由來

開示妙法。令我獲證。故云。從口

逢馬勝。解孤山曰。餘經皆言。身

今云。逢迦葉。波等。從彼對小機

既聞小法。此對大機。乃觀身大

屬十二年前。故不可。以人而異

法。況今。云。聞。說。因。緣。義。同。馬

緣。生。之。語。當。知。悟。心。無。際。即。初

見。道。也。故。阿。含。明。初。聞。馬。勝。說。法

得。須。陀。洹。果。後。至。佛。所。七。日。通。達

佛。法。又。云。經。十。五。日。得。阿。羅。漢。以

是。言。之。見。覺。明。圓。亦。從。小。說。後。設。作

大。解。則。前。之。悟。心。須。該。四。果。後。云

受。真。名。方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心見發光

極知見斯為第一。疏。從。於。眼。識。發

處。即。佛。知。見。即。三。智。即。五。眼。一。時

具。足。故。名。為。極。三。智。曰。心。見。發。光

得。大。無。畏。為。佛。長。子。是。稱。大。智。辯

瀉。懸。河。不。可。窮。蓋。緣。悟。得。心。無。際

普賢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

二普賢
菩薩三

初事佛
發行

次行成
起用云

白佛言我已曾與恒沙如來為法

王子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

者修普賢行從我立名。行。彌。法。界

極。聖。曰。賢。河。沙。佛。所。為。法。王。子。諸

佛。弟。子。發。我。行。者。皆。名。普。賢。解

佛。李。曰。此。非。地。前。之。賢。乃。是。金

剛。喻。定。居。眾。伏。之。頂。名。之。為。賢

世尊我用心聞分別眾生所有知

見。疏。心。聞。即。耳。識。發。明。也。從。於。耳

識。得。真。圓。通。入。法。界。理。生。滅。識

滅。寂。滅。現。前。境。智。相。冥。一。體。無。二

還。於。心。聞。起。用。分。別。眾。生。知。見。可

發。明。者。即

現。其。身

若於他方恒沙界外有一眾生心

中發明普賢行者我於爾時乘六

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處縱彼障

深未得見我我與其人暗中摩頂

擁護安慰令其成就。既。以。心。聞。合

無。二。故。法。界。中。所。有。眾。生。心。中。發

明。普。賢。行。者。無。不。了。知。無。不。起。應

冥顯二機
皆獲其益

佛問圓通我說本因心聞發明分

初標體

別自在斯為第一如文科標心聞

常照。解心聞發明內證也。分別
自在外用也。贊曰。位隣極聖。行
法界心。聞發明。分別自在。圓通
高占第一。科無奈。曼殊剛點退。

後約機

孫陀羅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

而白佛言。孫陀云。好愛妻名也。難

後結答
所問

兩名共翻。難喜為簡。放牛。我初出
難陀。故標其妻。如來親弟。我初出
家。從佛入道。雖具戒律。於三摩提
心常散動。未獲無漏。世尊教我及

俱絺羅觀鼻端白。此疏。孫陀羅難陀

三孫陀羅
難陀三

得名。是佛親弟。前作數息。即約根
說。今約觀識。緣鼻端白。以駐其心。
令不散動。解以多散。故且用事。
相止。心為入道方便也。李曰。前
周利槃特。觀出入息。即約
鼻根。無約觀識。條然有別。

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

初叙承
尊教

入如煙身心內明。圓洞世界遍成
虛淨。猶如瑠璃。煙相漸銷。鼻息成

次依教
修觀

白。氣初觀。如煙。相經三七日後。見息
發。若身若器。一時空。淨。內外瑩徹。
猶如瑠璃。此則因觀。生滅。息相。觀
心。融明。將發。空慧。遂洞。身界。猶在
方便。未明。能忘。緣故。見其。煙。變成。白
相。淨。觀。行。成就。一時
空。淨。合。本。覺。妙。明。也。

初明觀
行

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為光明照

後明悟
益

十方界得阿羅漢。解。似。謂。由。觀。鼻
勝。禪。也。此。禪。始。從。知。息。出。入。乃。至
觀。於。棄。捨。攝。四。念。處。能。見。三。界。九
地。所。證。境。界。故。云。圓。洞。世。界。等。又
能。於。地。地。中。以。觀。照。了。破。四。顛。倒。

後結答
所問

亦可。是。通。明。之。相。心。開。漏。盡。等。世。尊
記。我。當。得。菩。提。現。前。諸。生。空。慧。既。已
是。智。慧。慧。光。明。照。一。切。諸。生。如。世。純
界。衆。生。無。非。圓。妙。由。斯。漏。盡。當。得
菩。提。如。前。文。云。得。印。當。得。佛。果。菩
提。若。作。授。記。未。來。當。得。佛。果。菩
提。者。即。二。酥。密。記。或。醍。醐。顯。記。

四富樓
那三

初叙宿
辯二

初具談
權實

後備演
法門

佛問圓通我以銷息息久發明

圓滅漏斯為第一疏如文贊曰身具戒律心不安

處觀鼻端白細猶煙縷爾頃圓明圓通高名自茲舉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即從座起頂

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來辯才

無礙宣說苦空深達實相富樓那云滿彌

多羅云慈尼女聲得四辯才曠劫

便有非獨今日苦空實相即權實

法也。標內秘外現成就一詞無礙

法無礙三義無礙礙四樂說無礙

如是乃至恒沙如來秘密法門我

於眾中微妙開示得無所畏疏非

佛所說法門恒沙佛所聞秘密法

我皆為眾宣說無畏言微妙者巧

以言詞譬喻方便隨順機感也

大乘義始阿含終般若法最為第一

大品中轉教諸菩薩摩訶般若即其相也

次明現證

後結酬
所問

五優波
離三

世尊知我有大辯才以音聲輪教

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師

子吼成阿羅漢世尊印我說法無

上疏如來知我有辯才智遂教我

滅心行說實相法此則示令不以生

即智慧淨道智慧淨即其心淨也

師子吼者無畏說也。解近

敘得道若權若實如前辨之

佛問圓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銷

滅諸漏斯為第一疏內以禪定智

以神通說法降制魔外則涅槃城

存三寶不絕也。贊曰實相深達

辯才無滯秘密法門微妙開示

身果證入圓通助佛洪宣第一義

優波離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

佛言解孤山曰優波離此云上首

近執以佛為太子時彼我親隨佛

為親近執事之臣故

踰城出家親觀如來六年勤苦親

見如來降伏諸魔制諸外道解脫

初過佛
受教

世間貪欲諸漏承佛教戒疏優波
執即如來為太子時親近執事之
臣也在家執事出家亦爾遂見修
行降魔制外斷威成道也故承如
來教以持戒律中度諸釋種先度
波離者蓋以初雖
隨佛後方得度

如是乃至三千威儀八萬微細性

業遮業悉皆清淨身心寂滅成阿

羅漢解性業不由佛制持之性自

次因戒
獲證

遮業由佛遮制犯我是如來眾中

網紀親印我心持戒修身眾推無

上疏有威可畏有儀可像二百五

十各有四儀復對三聚故成三

惱復以三千配身口七支四分

後結酬
所問

盜姪妄性元是罪不待舉大數耳殺

成業故云性業餘即因過始制制

前犯則無罪故云遮業由持戒故

不犯諸塵塵既不生身亦無得故

身寂滅我身不有我心何依根塵

既亡心無所有故亦寂滅如是諸

法一持戒耳由是獲證言網紀者無

真持戒耳由是獲證言網紀者無

六目捷
連三

要之處以能決斷重輕十開遮持犯
制眾行事令人法高尚為後執也
佛問圓通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

第執心心通達然後身心一切

通利斯為第一持戒修身禁防塵

不生能分別心依何所有是故身

心通達自在。標心得通達者唯

一實覺也。解次第執心者由持

戒清淨故發定慧也定持心則止

其散慧持心則照其昏故云心得

通達私謂按下文云先持聲聞四

棄八棄執身不動後行菩薩清淨

律儀執心不起是則後行菩薩清

慧明矣然以身心配于大小此據

麤細一往分今所叙者正言其小

豈非意地乎今所叙者正言其小

故執身及心從麤至細以防身識

之微也身識既滅真智現前斯所

謂戒淨有智慧便得第一道贊曰

修寂滅行成阿羅漢眾中紀綱才

能決斷老成雖往與刑

存未代比丘休急慢

大目捷連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

白佛言我初於路乞食逢遇優樓

次因教
通悟二

初復悟
入道

後因悟
得通

頻螺伽耶那提三迦葉波宣說如

來因緣深義疏目捷連姓云云探救

樹優樓頻螺云云木芥林伽耶云城

標因聞三人說因緣深達實相

實相無相身心寂滅由是開悟

我頓發心得大通達樓解孤山曰優

木瓜癰胃前有瘰如木瓜故伽耶

山名即象頭山也亦云城城近此

山故那提河名一兄二弟故身如

子云逢迦葉波兄弟即其人也如

來惠我袈裟著身鬚髮自落聞前

緣深義即由緣深達實相實相

無相身心寂滅由是開悟名大通

達心善解脫

我遊十方得無罣礙神通發明推

為無上成阿羅漢寧唯世尊十方

如來歎我神力圓明清淨自在無

畏疏謂由開悟分別不生意識不

還元起即是湛旋其虛妄滅生伏

後結重指

四復大
同本證十

一火頭
金剛三

初遇佛
聞教

在。標復云然
後從體起用也

佛問圓通我以旋湛心光發宣如

澄濁流久成清瑩斯為第一疏旋

定心先即慧由定發慧神通無邊

依。如水澄清萬象斯現已上六人

通名慧性而此心解私謂神名天心

也大乘發如來藏小乘發根本禪

六神通中唯漏盡通是其內證餘

達之五通皆屬外用問身子採菽俱

識證真採菽由意緣何以身子從眼

根性宿植不同故使聞法得益有

異譬如藥草種類若千一雨所潤

而各滋茂贊曰聞說因緣殊然開

悟鬚髮自除明有證據金口親

承授記來遊戲神通即餘事

烏芻瑟摩於如來前合掌頂禮佛

之雙足而白佛言我常先憶久遠

劫前性多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

次依教
修觀二

初觀成
獲悟

後重指
釋成

後結酬
所問

熾果爲業火所燒。因果相當俱名火聚。解私謂貪姪盛者現業來報皆招火聚如下文引寶蓮香比丘尼此其驗也

教我遍觀百骸四支諸冷煖氣神

光內凝化多姪心成智慧火疏初

心唯見煖觸後觀煖氣無相無生爲六

我身自空煖依何住身心既寂性爲十三

火妙發故云神光內凝成智慧火爲六

觀。標由定發慧慧即火性。解過爲六

地也。諸冷煖氣即水。火風也。三昧爲六

既著故曰神光內凝以多欲火爲六

火大偏盛故變姪火而成智火爲六

從是諸佛皆呼召我名爲火頭我

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心發

大願諸佛成道我爲力士親伏魔

怨。疏因觀火性得真三昧。以火爲六

壞一切諸法故發大願爲力士身爲六

破魔護法也。解初成小果後發爲六

大心將非普現色身以執爲六

金剛神輔佛揚化者乎爲六

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心煖觸無

二持地
菩薩三

初遇佛
受教三

初發菩提
具修福業

礙流通諸漏既銷生大寶燄登無

上覺斯爲第一疏煖觸即空故云

曰流通內礙外現故生寶燄。標爲六

生大寶燄者根本生後得智也。標爲六

贊曰素性多欲棄佛明誨證疑一爲六

心入智三昧諸漏銷除寶燄生願爲六

降魔外爲六

持地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

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

於世我爲比丘常於一切要路津

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

我皆平填或作橋梁或負沙土如

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或有

衆生於闍闔處要人擎物我先爲

擎至其所詣放物即行不取其直

疏勤身苦已利益多衆經無量佛

作無畏施福田廣也市垣曰闍闔

門曰闍。標平持道爲六

路即地性入圓通也爲六

後別備舍
親承開示

次因教
獲悟二

初正陳
悟旨

毗舍浮佛現在世時世多饑荒我
爲負人無問遠近唯取一錢或有
車牛被於泥溺我有神力爲其推
輪拔其苦惱時國大王延佛設齋
我於爾時平地待佛毗舍如來摩

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

皆平疏毗舍浮云徧一切自在平

法門治路地待佛經過佛以自證

爲萬法所依平等性觀與此一切

故名爲地若能平等性觀與此一切

應則一切法無不平等自在無礙

由是佛名一切自在耳。解私謂

賢劫前同尸棄佛時出世孤山曰

地由心造故心平則地平淨

名云隨其心淨即佛土淨

我即心開見身微塵與造世界所

有微塵等無差別微塵自性不相

觸摩乃至刀兵亦無所觸疏聞平

悟我心本來平等若身若界所有

微塵皆無自性但從虛妄分別所

後因悟
獲證

後重指
結酬

現唯一實相本如來藏猶如空華
翳故妄見空本無華復何相礙由
是刀兵亦無所觸。解資中曰俱
舍論說微塵積聚皆有間隙互不
相觸此乃析色明空悟不生性私
謂據下文云我以諦觀身界二塵
等無差別本如來藏必非小乘析
空之相然其所談身界微塵乃至
刀兵者以此皆是地大所造之色
即因緣所生法也微塵無差空也

自性不觸中也三諦具足非如來

藏乎論約塵相有間今約塵性不

觸性相既別大小非類

我於法性悟無生忍成阿羅漢迴

心今入菩薩位中由分證法身而

無生忍簡之初自度權取小果故以

後化他是謂迴心也聞諸如來宣

妙蓮華佛知見地我先證明而爲

上首疏身界二塵染淨諸法本無

云法性於此忍可元無生滅決定

不謬名無生忍此八開悟大乘而

登小果者以隨彼意樂要入即入

如西域諸菩薩等皆悟大道嫌棄

小乘猶如咳唾多因王請即證小

果由人意樂豈不然乎在昔證法

三月光童子三

華經見普門品。標我於法性者。即心地也。宣妙蓮華者。證觀音品。○解構李曰。法華普門品。未說聞品。益者。即其人焉。

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界二塵等。

無差別。本如來藏。虛妄發塵。塵銷。

智圓成。無上道。斯為第一。疏如文。可知。

贊曰。毗舍佛時。我嘗平地。心地既平。即蒙授記。曩於法性。悟圓通。迴心。今入菩薩位。

初值佛受教

月光童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為水天教。諸菩薩修習水。

依教修觀三

觀入三摩地。月是太陰。能生於水。而得其攝。○標一。味水性。更非餘大。

初備陳修行三

觀於身中水性。無奪初從涕唾。如是窮盡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旋復水性。一同見水身中。與世界。

初正成水想三

外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疏。一味水性。更非餘大之所相傾。故名無奪。浮幢王刹。香水海者。準華嚴經。華藏海中。有大蓮華。其蓮華中。有諸香水海。一香水海。為諸佛刹世界之種。今觀身水。與彼海同。故無差別。

初起作想

我於是時。初成此觀。但見其水。未得無身。水想成時。但得無我。猶執故。未無身。○解。資中曰。此定果色。隨心所變。如十遍處。入定。則有出。定。則無。不同業果。色共業。同感。不造世業。方得清淨。

後叙偏平

當為比丘室中安禪。我有弟子。闕總觀室。唯見清水。遍在室中。了無所見。孤山曰。定力增勝。能令外見。如稠樺。師入火光。定其室如。

後因觀值緣四

焚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疏。初作假想。香水海等。無差別。但自心見。非通他。人今定力轉勝。果色亦勝。乃通他。見即實。定果也。不同。十遍處。想成。自見耳。

一入觀
值錄

二出觀
如病

三害緣
指告

我出定後頓覺心痛如舍利弗遭

違害鬼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羅

漢道久離病緣云何今日忽生心

痛將無退失身子入定於恒河岸

佛語之曰汝若無定身應碎壞

今我亦爾將恐退失所證道果

解身子居蘭若當道入定有二鬼

王是過去世怨以手擊之出定白

微塵賴蒙定力得平復耳私謂按

弗論明諸聖人皆有身苦如舍利

羅漢久離病緣者實難銷會此蓋

過去曾取小果既無見思惑業之

事是離分段病苦之緣其時迴心

却入三界本無實疾所以疑之然

此菩薩所修三昧與前持地觀法

大同但由無明尚在未得無功用

道是故出定不知病緣有作

爾時童子捷來我前說如上事我

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開門入此

水中除去瓦礫標事須漸除

四再定
復安

童子奉教後入定時還復見水瓦

礫宛然開門除出我後出定身質

如初觀想有為如夢

逢無量佛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

王如來方得亡身與十方界諸香

水海性合真空無二無別解初證

亡變易之身身中水性與香

水海性同合真如空藏之性今於

如來得童真名預菩薩會

見水今

合真空無水可得皆如來

藏故云亡身即證法空也

佛問圓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

無生忍圓滿菩提斯為第一標得

真空性空真水合如來藏也

日靜室熏修水觀三昧瓦礫輕地

發機生身得預菩薩會

四瑠璃光
菩薩

瑠璃光法王子即從座起頂禮佛

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經恒沙劫

初遇佛
受教

有佛出世名無量聲開示菩薩本
覺妙明觀此世界及衆生身皆是
妄緣風力所轉疏具云吹瑠璃此
心風力所轉觀成得用身心洞徹
猶彼瑠璃故以名焉所值之佛名
無量聲亦猶觀風而立名耳開示
本覺而觀風者風即動相既屬於

妄元來無動無動即本覺也
由是欲顯無動而觀於動

次依教
修觀二

我於爾時觀界安立觀世動時觀
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等無
差別疏標所觀境。解界爲方位
故安立世爲遷流故動時時
即過現我時了覺此羣動性來無
未也

初正修
觀行

所從去無所至十方微塵顛倒衆
生同一虛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
一世界內所有衆生如一器中貯
百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
狂開疏正觀察也既世界身心皆
由風動風自何生而動諸物
馬六

後觀成
獲益

物不動時去至何所風既無從物
成妄動故見十方一切衆生狂自
鼓發同一虛妄本無所因。標觀
行中了此羣動性無去無來自是
衆生背覺合
塵迷頭認影
逢佛未幾得無生忍解孤山曰爾
幾多也時心開乃見東方不動佛國爲法

後結刪
所問

王子事十方佛身心發光洞徹無
礙疏未幾猶在近也依教觀察受
教未久即證無生由觀生滅證
不生滅故見東方不動佛國我身
及器咸即本覺妙明元體故云發
光洞徹無礙。標塵既不緣根無
所偶十方國土如吹瑠璃內含寶
也月

五虛空藏
菩薩四

佛問圓通我以觀察風力無依悟
菩提心入三摩地合十方佛傳一
妙心斯爲第一標得性風真空性
性。贊曰我觀身心衆生世界如
一器中貯百蚊蚋合十方佛傳一
心中王于位
中能作怪

一周佛所得

虛空藏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與如來定光佛所得

無邊身疏定光佛即然燈佛也由觀四大虛妄有生無物可得同於虛空故得身相猶如虛空周遍無礙也。標佛真法身猶如虛空即合如來藏性。解定應作鏡有足曰燈無足曰鏡十九即然燈佛也馬六法身如空遍切處故云無邊

二備叙神用

爾時手執四大寶珠照明十方微塵佛刹化成虛空解私謂因觀四邊法身為顯此身遍融一切故又執寶珠照十方等而表示之於自心現大圓鏡內放十種微妙

寶光流灌十方盡虛空際諸幢王刹來入鏡內涉入我身身同虛空不相妨礙心上以珠表色此以鏡表心色從心造全體是心故放寶光身能善入微塵國土廣灌十方等身能善入微塵國土廣行佛事得大隨順華嚴云清淨妙法身湛然應一

三由觀獲證

切前同虛空法也今入塵國應也說三乘法為佛事稱四悉機為隨順。疏觀四大性及以自心唯是圓明清淨寶覺覺體無礙周遍一切故能以四寶珠照十方界化中身刹互入不相妨礙廣大隨順施作佛事十種光者十身虛舍那也

四結酬所問

此大神力由我諦觀四大無依妄想生滅虛空無二佛國本同於同發明得無生忍此此叙觀成獲忍發虛空佛國同一虛妄唯是圓常冥此發用豈拘方所。標四大色法皆從真空而現

六彌勒菩薩三

佛問圓通我以觀察虛空無邊入三摩地妙力圓明斯為第一疏由故現身現土互相涉入依此得名虛空藏耳。標得性空真覺合如來藏性贊曰定光佛所得無邊身執此寶珠入彼微塵何妨變現大神力來作楞嚴會上人

初遇佛
受教

彌勒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
白佛言我憶往昔經微塵劫有佛
出世名日月燈明我從彼佛而得
出家心重世名好遊族姓爾時世
尊教我修習唯心識定入三摩地

次依教
修觀二

疏具云梅哩利曳那此云慈氏燈
明佛時妙光菩薩八百弟子中有
一人號曰求名蓋由心外見境馳
名多遊族姓者蓋由心外見境馳
求不息分別諸法種種名相不知
自心熏習所現即是不了心及緣
則生二妄想也為對治故教唯識
觀。解真際曰以不達遍計本空
依他幻有故耽世名好遊族姓唯
心識定者唯遮境有識簡心空唯

初久修
離過

歷劫已來以此三昧事恒沙佛求
世名心歇滅無有得疏初修此觀已
利有無厚薄皆我自對治知世名
不從他來由此馳求頓爾皆息。變
標以唯識三昧了心佛及眾生是
三無差別。解孤山曰此相似位

後觀成
得道三

也
至然燈佛出現於世我乃得成無
上妙圓識心三昧此分乃至盡空
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
化所現得三昧正入初地名真見

證體心

道謂以一實根本無分別智與法
界冥合能所一如無有二相故唯
識頌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
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當爾之
時方名親證乃至盡空如來國土
淨穢有無皆是心變如來國土
五位中名通達位也。標萬法唯
識非從外有。解私謂盡空者謂
盡虛空界所有佛國等唯心所現
也若以四土言之心即寂光變化
即實報方便同居也淨穢但有無
三土之相互有起滅故云有無

後現諸

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
出無量如來報應無量佛身今
得授記次補佛處唯識既能親證真
識皆唯心現故無量佛從識性流
今得補處亦我識變非由他也。

後重指
結翻

標前佛後佛
皆同一路

佛問圓通我以諦觀十方唯識識

心圓明入圓成實遠離他及徧

計執得無生忍斯爲第一疏初觀

正皆唯識變本無自性即不起虛

妄遍執計我及法即離遍計決了

能變所變元是菩提妙覺明性即

離依他唯一圓成清淨寶覺故云

遠離依他及遍計執故唯識云初

即相無性次無自性後由遠離

前所執我法性即斯義也。標此中

依此三性合乎廣在解深密經及

三性論一曰三性所執性二依他起

唯識論一曰三性所執性二依他起

性三圓成實性資中曰橫計有情情

衆生壽者及我我所乃至情非情

異執有實體周遍計度名遍計性

計有因緣世間和合建立名相執

此假相定從種種生雖無我執自然

種性假色心等爲種生五蘊等法

名依他性無漏智體及真如法界

名圓成性。贊曰修唯識定證慈

氏尊如風吹水自然成紋一生

授記作佛事三會龍華分不分

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

七大勢至
菩薩三

初遇佛
受教三

初標指

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

言孤山曰觀經云以智慧光普照

號此菩薩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

名大勢至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

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

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

教我念佛三昧疏亦名無量光得

佛三昧如下自明。標念屬意根

意根即諸根所依故攝六根因根

道大入

譬如有人一專爲憶一人專忘如

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疏專

佛專忘謂不念者如是衆生見佛

不定故云若逢不逢等。標爲憶

背塵合覺專

忘背覺合塵

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

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疏佛

也。標寂而常照形影相隨

後喻念
佛之得

初喻顯

後教三

初喻不
念之失

後法合

初合不念

後合念
佛二

初提喻
貼合

後奇喻
重顯

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
子逃逝雖憶何爲疏如母憶子佛
也雖憶何爲不遇也。若子逃逝生
本有棄之爲無四大本空執之爲
有也。解私謂母憶子如人專憶
若子逃逝何但云雖憶何爲答縱
得逢見不蒙法利與逃逝無異舍

衛九億家
不其然乎

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
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
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
便自得心開疏初提喻若衆下貼
合不假下得益。標

步步躡佛階
日用何曾遠

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
光莊嚴疏染香有香氣念佛得見
佛因果相稱誰謂不然
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解
以
驗修念佛之心不可單約事相而
解念存三觀佛具三身心破三惑

次修習
獲證

後結所問

無生忍馬六是心是佛等釋之斯亦大要也
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三三
極樂通及寂光。疏念佛之相好
者初即一境心無間然見佛相好
明莊嚴依報眷屬一見樂事如對
明鏡自見面像周遍諸有境界俱
爲虛妄本無自性起未起何而
現故能念之心已起未起何而
有無相一法畢竟空寂以心不見
離念離念可得斯則能空寂以心
遍法界一相好即是如來平等身
此則由念相好見法身佛入無生
念也故云念相好見法身佛入無
既得度衆生法身與我無異我攝
之性互相關涉故念佛者我皆攝
取故云攝念佛人歸於淨土
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
念相繼得三摩提斯爲第一疏意
根意根即諸根所依故攝六也念
即無念故云淨念不依念間故云
相繼此即於根大性而悟入也云
解念屬意根意根若淨諸根咸攝

故無選擇贊曰我與同倫皆同一
志念念無忘心心不二如母憶子
佛亦然圓通
法門紙這是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六

音釋

蚶螺蚶所宜切蚌蛤蚌步項切鑄鑄之戌切
刺七賜切溟渤溟莫經切訂丁定切
洮汰洮徒刀切鰲鰲七由切黜尺律切
豔豔以警切縷綾力主切壘反土也瘞良中切竦拱息切
切疎切疎乃管切煥煥與煖同闌闌胡獲切闌闌胡對切市垣也
即擊切盼普莧切貯展呂切啾即由切耽
小石也
樂也

五返聞真
實證二△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七經六萬七

凡遇圓相即是標

疏第五返聞其實證此門次第合

次那律以是六根之耳根故今以

圓通義廣說相繼勅簡連環故

△初正陳
修證三△

便說諸佛放光慶贊不表此門是真寶
無功若不慶贊不表此門是真寶
圓通故今文二返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

△初正叙
因修二△

佛足而白佛言解孤山曰觀謂能

觀之三諦以聞世間出觀世音

異說皆明義與法華有殊彼觀音

也然此菩薩即觀其音聲皆得

心稱名菩薩時觀其音聲皆得

解脫則音在他觀音名遍十方界

則音屬自明也應知因中自果

上化他二義必備兩經所說各舉

一觀以私謂準下文由我惱衆

觀其音聲即得彼脫此亦同於

法華釋名之意也但彼為流通本

經故對正約自行為伸世尊憶念

叙昔證故正約自行為伸世尊憶念

初遇佛
稟教

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

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

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

地疏梵音阿那婆婁吉底輸此云

值佛觀法皆從能所境智以立名也

相違耳聞思修慧諸師資相承無有

一佛不從耳根而化羣品。無有

佛根從此入。解教即世音聞即

耳觀也然則觀之境也思修皆能觀

而持取音聞者乃逗機之要也昔

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

實以聞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

靜二相了然不生此下至空所空

第銷之今則不爾滅舊約四一亡

前塵二盡內根三空觀智四滅諦

理今初言入流亡所者流謂法性

所謂音塵入之與亡通乎觀行相

似之前塵本所不動今亦無靜故云

則前塵本所不動今亦無靜故云

不為煩惱皆合涅槃清淨妙德此
即隨分覺證無生忍名無生位然
入初證境界不可思議與佛無殊
此經云初心畢竟二無別如是二
故前心難入此位後心寂滅自
然流入薩婆觀海之觀門即是
圓修一心三觀今為從聞思修返
照離緣顯自聞性羣念不起細念
不生以至寂滅挾空義說不起則

空一切空也聞性顯處中道理現
名寂滅現前耳。標都結前三慧
皆是生滅門修證前文云菩提心
生滅現前藏性圓明故發妙用。
寂滅現前證智根塵生滅既滅即得
初住分證

忽然超越世出世間
謂六道出世

謂三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
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
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
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
現前是斷德本覺妙心是智德慈悲二力是思德既是圓修三德圓

後請妙用

智悲應

證故超世間凡夫出三乘此最
上乘者證此境界無不見佛法界三種
圓明無不是如無障不盡緣悲無
世間無明故無障不盡緣悲無
德不備明故無障不盡緣悲無
是佛心相具足本德是德之首勝
中勝法故云殊勝本妙覺心即是
已心與諸如來無二圓滿今日親
證故云為合是此心得樂同慈力
一切眾生亦是合是此心得樂同慈力

亦彼合故見其本成應拔苦皆自
流此二而流演耳。下現慈能下性
由此力也。沒生死一故可悲具佛性
故曰可仰私謂此解一慈與樂必能
未詳上云慈力者慈既與樂必能
拔苦應以力字兼於悲義也。下云
悲者悲謂悲苦於悲義也。下云
屬應蓋言其機悲是故厭患苦道
則以悲為機欣慕樂果則以仰苦為

感菩薩所證圓通之理遍在眾生
悲仰之中故曰與也。同也當知衆
生由悲故能感接苦之力菩薩由
慈故能應仰樂之機。感應常冥與
拔常顯若曉斯旨則下文三十二
應乃至四不思議無忘其本乎
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
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

初標舉

次別釋

一聖身

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

十二應入諸國土疏以如幻力熏

金剛三昧能破無始微細無明圓

證如來藏體依體起用隨緣應

入國土身華嚴云清淨妙法身湛

然應一切今言三十二者以能感

之類不出斯數非所現應有量

耳。解傳李曰幻喻三慧體不可

得金剛喻摧堅之能也

世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

漏勝解現圓我現佛身而為說法

令其解脫疏第十地菩薩坐華王

說教聞熏令斷最正覺亦須別佛

觀世音現第十重他受用身而為

說法言勝解者於決定境忍可印

持不為異緣之所引轉此指最極

根本無分別智將圓滿時故名勝

一佛身

二獨覺身

三緣覺身

佛身為說頓法今得分真究竟解

脫問菩薩何能現佛身耶答心性

理顯高下無殊如鏡已明形對像

現臣家之鏡臣苟對之豈無臣像

王家有鏡臣苟對之豈無臣像

知人有高下鏡無對之豈無臣像

明有優劣問等覺菩薩豈然亦不妨

現佛說法耶答聞法得解何必求

人復假勝身彌增內慧且天魔現

為佛像飽多尚乃致遭況初住菩

薩妙理所現等覺雖尊孰敢不仰

若諸有學寂靜妙明勝妙現圓我

於彼前現獨覺身而為說法令其

解脫疏麟覺獨悟出無佛世默宣

為有學此後斷惑便證無學約自

乘理智將證未證名寂靜妙明菩

薩現同類身先稱本習後令近佛

馬七

馬七

馬七

真前名為有學理智將圓菩薩身
同必誘令進也。解講李曰有學
者資加二位也。獨覺亦觀十二因
緣亦可名為緣覺。但約根有利鈍
值佛不值佛之殊。分成二類。皆言
勝妙現圓者。各約白乘理智將欲
現前得此名也。

若諸有學得四諦空修道入滅勝

性現圓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為

說法令其解脫疏因聞四諦聲教

四聲聞身

真之後三果三向俱有名聲聞也發
真前在忍位中用有漏智縮觀未發
四諦作三十二行相見道一十六
心無漏道發斷四諦下八十八使
分別煩惱證生空理名四諦空從
初果後進斷俱生證滅諦理名修
道入滅將登無學名勝性現圓現
身說法令其速證然後誘之不滯
化城令進大果。解三果已前賢
位聖位俱屬有學見道一十六心
斷四諦下惑證生空理故云得四
諦空初果後進斷三界八十一品
俱生品皆證一分擇滅無為品故
云修道入滅孤山曰二乘藏通機
也雖有菩薩而藏同人天不
斷惑故通同二乘所證齊故

二天質

初釋梵自在對

若諸衆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
身清淨我於彼前現梵王身而為
說法令其解脫疏若有希欲心明
於四禪不為欲界煩惱塵染為現
梵王說四禪法出入禪支修證次
第令其離欲生於梵世。標色界
四禪一十八梵天也。俱舍云三靜
慮各三第四靜慮八除無想天初
禪三天名定生喜樂地二禪三天
名離生喜樂地三禪三天名捨念清淨地
妙樂地四禪九天名捨念清淨地
此云頂髻瓔珞明四禪皆有王今
言梵者應是初禪之王頂以有覺觀
語言之法得千界之王說法者如
金光明云大梵天王說出若諸衆
欲論解脫者令離欲塵也。
生欲為天主統領諸天我於彼前
現帝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疏
生愛統諸天菩薩現為帝釋說上
品十善令戒根清淨生地居頂住
善見宮為忉利主也。標妙高峯
頂四隅每一隅有八天共三十二
天帝釋統之。解帝釋即欲界第
二天主彼天橫有三十二天而帝

後統攝
鬼神對

釋統之說法謂十善也金光明若
云釋提桓因種種善論是也 若
諸衆生欲身自在遊行十方我於
彼前現自在天身而爲說法令其
成就疏欲身自在遊行十方現二
天也名自在者慈恩云得異熟果
隨意所念勝下二天二天果依
焉七
樹而得今隨欲得名爲自在。解
智者釋普門品自在天是欲界頂
天具云婆舍跋提此云他化自在
假他所作以成已樂即魔王也或
云第六天上別有魔王若諸衆生
居處亦自在天攝也
欲身自在飛行虛空我於彼前現
大自在天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
疏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名大自在
不樂異熟果樂自樂他變爲樂具
而受用之名大自在然若止以化
樂他化二天所配即攝義不盡故
以慈恩攝四天也。解華嚴稱爲
色究竟天即摩醯首羅天大論云
三目八臂騎白牛
執白拂者是也
若諸衆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我

三位

於彼前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
令其成就疏天大將軍即帝釋所
管將也分住三十二天
各領鬼神鎮護四方。解金光明
以散脂爲大將大經云八臂健提
是天子力士大論稱鳩摩羅伽此
云童子騎孔雀擊難持鐸捉赤幡
復有韋紐此云過聞四臂捉具持
輪騎金翅鳥皆是諸天大將未知
此中定是何等雖未可若諸衆生
定何妨菩薩隨機俱現
愛統世界保護衆生我於彼前現
四天王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疏
天王者上升之元首下界之初天
於須彌山各居一埵所領鬼神每
王二部共八部
衆救護國界
若諸衆生愛生天
宮驅使鬼神我於彼前現四天王
國太子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天
太子即那吒之類輔政統攝跨握
鬼物護世益人菩薩身同先令成
就後使
狀離
若諸衆生樂爲人主我於彼前現

人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王往人也

皆歸往也四輪乘散皆人

之主以上化下物無不從若諸衆

生愛主族姓世間推讓我於彼前

現長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長者具十德謂姓貴位高大富威猛智深年耆行淨禮備上歎下歸十

德具焉名若諸衆生愛談名言清

淨自居我於彼前現居士身而為

初帝主
居對

說法令其成就

博聞強識不求仕宦居財大富秉志

廉貞故若諸衆生愛治國土割斷

邦邑我於彼前現宰官身而為說

法令其成就

國城也大曰邦邦封也有功者封於是也

邑即是縣五官六官各有典皆

為宰官斯則葺治邦家移訓風俗

剖判決斷民無枉撓也○標一品

已下九品以上各有所典皆名宰

牧縣長悉號宰官若諸衆生愛

諸數術攝衛自居我於彼前現婆

次出家
在家對

羅門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羅門婆

云淨行呪禁算藝調養方法皆為

數術菩薩乘機現相獎而咸之亦

何物而不化○標仰觀天文俯

察地理亦修梵行四姓一也

若有男子好學出家持諸戒律我

於彼前現比丘身而為說法令其

成就

疏尸羅云戒毗尼云律由依律法防非止惡故名為戒即

二百五十戒也若有女子好學出家持諸

禁戒我於彼前現比丘尼身而為

說法令其成就

持尼女聲即女比丘五百戒也既戒德自嚴軌物成化進行彌速遠出三界○標比丘此云乞士上從諸

佛乞法以資慧命下從檀那乞食

以資身命持二百五十條戒相比

丘尼女人出家持五百條戒若有

男子樂持五戒我於彼前現優婆

塞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

子五戒自居我於彼前現優婆夷

後女主
童身對

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不誅五戒謂盜謂
不邪姪不妄語不飲酒佛謂提謂
長者等在衆受三歸已即授五
戒爲優婆塞經說五戒者天下大
禁忌若犯此五在天違五星在地
違五獄在方違五帝在身違五臟
如是等世間違犯無量若約出世
則壞五分法身一切佛法以五戒
是大小尸羅根本故好學此者現

清淨男與說此法優婆夷云清淨
女亦近事女。標此男女在家常
持親近出家善知識故。解以五
戒自守堪任近事出家二衆故

若有女人內政立身以修家國我

於彼前現女主身及國夫人命婦

大家而爲說法令其成就疏掌理

政謂之內宰政者所以政不正也
卿大夫曰家天子諸侯曰國天子
后妃曰女主諸侯曰夫人餘者
夫尊於朝妻榮於室受命於后妃
故云命婦大家者后妃所師之女
也如曹惠姬宮禁國圍聲色增逸
不資聖化易慕清貞。標謂天子
有內外政外政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人二十一元士內政三皇七
嬪妃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九

鬼神

薩現女主身即天子后也。解周
禮天子之立六官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國夫人
如論語邦君之妻曰君夫人命婦
謂妻因夫榮者也大家如後漢扶
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
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官令
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若有
衆生不壞男根我於彼前現童男

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處女

愛樂處身不求侵暴我於彼前現

童女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疏童

女貞節越俗標格於人菩薩處之
勸勵外篤。標隨類現身應機說
法以成

若有諸天樂出天倫我現天身而

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龍樂出

龍倫我現龍身而爲說法令其成

就若有藥叉樂度本倫我於彼前

現藥叉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藥

初天龍藥
叉樂神類

又云輕捷若乾闥婆樂脫其倫我於彼

前現乾闥婆身而為說法令其成

就乾闥婆云香陰新翻尋香行帝

怖苦樂神蕩逸藥又勇健各慕出

倫非聖不拔。標乾闥婆此云樂

而

若阿脩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

公無酒疑

神峰形類

阿脩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脩羅云無端正以女美而男醜故

從男彰名新翻非天以誑詐無天

行故私謂準普門品八部此闕迦

樓羅即金翅鳥也恐在下文雜類

中若緊那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

現緊那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焉七

十一

後人非人

令其成就焉七孤山曰摩呼羅伽什師

行也。疏脩羅醜狀而多慢疑神

似人而戴角蟬形田蚘腹行之類

因多毀戒微行惠施墮此道中各

願出類皆從其欲。標脩羅此云

無酒或云執日緣

起如藏教中說

若諸衆生樂人修人我現人身而

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非人有形

無形有想無想樂度其倫我於彼

前皆現其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疏人身難得見佛受化非天之著

樂餘之多苦故樂修也有形有色

如如下空散銷沉等有想有四蘊如

下鬼神精靈等無想無四蘊即下

精也斯則形想雜類蠢物皆沾必

一其外餘五悉號非人有形欲界

人道無色界有想空識二天無想

無所有及

非想二天

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

後結成

次十四
無畏三

初標舉

以三昧聞熏聞修無作妙力自在

成就疏以如幻力熏聞思修成金

。解謂三昧證真妙用自在如是

互有出沒大體是同總而言之無

越十界於十界中兩經俱無菩薩

井地獄身者或曰聖言之略耳或

云觀音已是菩薩何須更現地獄

苦重不可度也智者依正法華具

現菩薩界身又準釋論菩薩亦化

地獄故知十界不可闕焉。疏下

怖獲安總號無畏大悲為體也恐

世尊我復以此聞熏聞修金剛三

昧無作妙力與諸十方三世六道

一切衆生同悲仰故令諸衆生於

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由前行

證真具德從體起用令衆

生得一十四種無畏功德

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

彼十方苦惱衆生觀其音聲即得

解脫由我不觀所聽音聲但觀聞

次列釋

二聲

二遣難
消厄

初二次
馬國難

馬七

不拘自然解脫自既如是故令十

方一切衆生聞我音聲即得度苦

音之解聖人無已惟物是利故以觀

不旋踵矣若夫觀聲之機於苦得脫

熏善應未臻而責聖言之虛者是

猶灑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火

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惑亦甚哉

二者知見旋復令諸衆生設入大

火火不能燒疏本由四大分湛旋

見歸湛性圓通無塵可得塵火

既歇何物能燒。故令衆生大火

不燒。解橋李曰準天台釋火難

有三種一果報火二從地獄上至

初禪二惡業火通三界三煩惱三

火通二乘火難既然他皆倣此三

者觀聽旋復令諸衆生大水所漂

水不能溺疏聲能漂蕩如水騰波

明寂湛何物能漂故四者斷滅妄

想心無殺害令諸衆生入諸鬼國

鬼不能害妄想生滅能殺法身能

無傷故入鬼五者熏聞成聞六根

銷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

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

亦如吹光性無搖動熏修妄聞成

亡對諸根亦融心水虛明智光無

動誰爲自他而當被害故能觸物

無滯遊刃有餘○解孤山曰熏於

妄聞成真聞性耳根既復五根咸

同具舉言六也私謂淮南子云光

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壞

今云吹割性無搖動喻意不殊

六者聞熏精明明遍法界則諸幽

暗性不能全能令衆生藥又羅刹

鳩槃荼鬼及毗舍遮富單那等雖

近其傍目不能視就疏闇熏觀行成

融法界圓通無明邪暗永不能生

藥又等類咸受幽氣明能破暗故

令惡鬼目不能視○解藥又如前

肇師云有三種一在地二在空三

在天孤山曰羅刹云可畏鳩槃荼

獸魅毗舍遮敢精氣鬼富單那

鬼熱病七者音性圓銷觀聽返入離

諸塵妄能令衆生禁繫枷鎖所不

能著疏塵累相縈如禁繫六根質

礙不成是故念八者滅音圓聞遍

生慈力能令衆生經過險路賊不

能劫淨慈力過熏平等在懷善惡

同貫故令涉

險賊不能劫

九者熏聞離塵色所不劫能令一

切多婬衆生遠離貪欲聲塵既亡

貪欲念慮擬從何生十者純音無

故令衆生遠離貪欲

塵根境圓融無對所對能令一切

忿恨衆生離諸瞋恚音聲差別三

不生根無所偶順違之境不得瞋

恚之心自亡故令念者離諸瞋恚

十一者銷塵旋明法界身心猶如

瑠璃朗徹無礙能令一切昏鈍性

障諸阿顛迦永離癡暗旋復真明

求應三隨欲

後三毒
惡心難

三隨欲
求應

世界身心洞然無礙一切唯覺誰
為癡暗故令關提咸生實信。解
阿顛迦亦云阿闍底迦此翻無欲
不樂欲涅槃也私謂準天台釋三
毒通界內外內謂思惑外謂無明
二乘以欣涅槃名貪厭生死為瞋
迷中道即癡菩薩廣求佛法訶
惡二乘未了佛性皆是三毒

十二者融形復聞不動道場涉入

禹七

十四

世間不壞世界能遍十方供養微

塵諸佛如來各各佛邊為法王子

能令法界無子衆生欲求男者誕

生福德智慧之男疏融通形礙旋復真聞所以不

動道場涉入世界身無限量遍至

十方紹繼法王種姓不斷由三昧

力福德具故應求男者皆無虛願十三者六根圓

通明照無二含十方界立大圓鏡

空如來藏承順十方微塵如來祕

密法門受領無失能令法界無子

衆生欲求女者誕生端正福德柔

順衆人愛敬有相之女六根圓通
含現十方無二無別唯融通覺明
大圓鏡復能承順微塵諸佛受領
含容無量法門不失不壞名為空
藏以女德坤儀資生承順柔明貞
正相好圓備由此念求故能生也
。解智者引阿含明地獄已上乃
至欲天皆有無子之苦令所求者
悉得滿心李曰上云涉入世間

四種名
獲福

不壞世界即方便智力使屬權權
能幹事故生於男次云立大圓鏡
空如來藏即屬實智實智詣理
能含育故生於女如淨名云智度
菩薩母方便以爲父即其義焉

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

月現住世間諸法王子有六十二

禹七

十五

恒河沙數修法垂範教化衆生隨

順衆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疏所

衆方便權也智慧實也不能比一名由我所得圓通

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

容周遍法界先出所以觀音所修

從三慧入是衆行之

後結成

根本也。佛演教皆以音聲機。領悟盡由聞慧。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況能於聲塵而亡。所得復根結而歸真際。元明心妙。多之境融通本湛覺。圓彼云微。妙。平等以一切身。即一身。故云。遍。法。含容一身。即一切身。故云。遍。法。界。此即福等之。所以也。云。標。三。千。數。修。法。垂。範。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圓通。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與彼。無能令衆生持我名號。與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無異世尊。我一號名。與彼衆多名號。無異。由我修習。得真圓通。故正比。福等。謂由自證。平等。理。結。所以也。他得平等。福也。由我。下。此。之。校。量。及。觀。解。今。孤。山。曰。法。華。亦。有。此。方。衆。生。耳。根。利。故。受。道。者。多。所。以。觀。音。化。勝。餘。根。鈍。故。受。道。者。少。所。機。有。異。總。彼。恒。河。沙。數。但。敵。觀。音。對。一。人。故。使。持。名。二。福。正。等。據。此。所。說。已。目。密。簡。耳。根。圓。通。爲。未。曉。者。

後列釋

初標舉

後四不思議

更俟文殊詳釋。是名十四施。無畏。力。福。備。衆。生。文。二。四。不。思。議。德。用。殊。絕。非。言。智。之。所。能。及。也。即。顯。大。圓。鏡。體。功。德。之。相。然。功。德。力。用。其。體。一。也。以。內。蘊。曰。德。外。施。曰。力。用。前。雖。隨。機。現。應。未。備。陳。自。在。現。化。無。方。之。德。妙。而。無。比。難。可。思。議。故。今。述。也。世尊。我又獲是圓通。修證。無上道。故。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內。德。不。充。外。用。不。起。以。金。剛。三。昧。熏。本。四。無。量。心。由。期。果。證。實。德。現。前。故。成。四。事。俱。不。思。議。無。作。而。現。標。前。三。十。二。應。十。四。無。畏。隨。機。有。量。此。四。不。思。議。更。無。限。量。心。不。可。思。言。不。可。議。一者。由我初獲妙妙。聞。心。心。精。遺。聞。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寶。覺。疏。此。叙。德。本。也。聞。性。本。故。云。妙。妙。非。麤。曰。精。離。相。曰。遺。故。根。既。返。六。根。咸。脫。故。不。分。隔。成。一。

現形說

寶覺下列 故我能現衆多妙容能
所現云 說無邊祕密神呪 標也妙容多現
由三昧力熏本慈無量心現。此則
形說種種呪令諸 其中或現一首
見聞獲其妙樂 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
乃至一百八首千首萬首八萬四
千燦迦羅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
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
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
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
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
目千目萬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
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衆生得
大自在 首出衆聖法身也臂能提
也物無虛見必利益故能救護
○解首表法身超出二邊臂表解

馬七

十七

無畏衆生

脫提拔衆苦目表般若照了萬境
或慈或威結現首也或定或慧結
容威故折二邊之惡法身明矣或
定則手以止散解脫著矣或慧則
目以觀昏般若顯矣三德圓融既
內無滯礙故益衆生而得自在構
李曰燦迦羅有云具足母陀羅或
云印義私謂第三卷末真際以樂
迎羅類跋折羅即金剛也此亦應
然

捨寶求索

二者由我聞思脫出六塵如聲度
垣不能爲礙故我妙能現一一形
誦一一呪其形其呪能以無畏施
諸衆生是故十方微塵國土皆名
我爲施無畏者 疏由如幻力熏本
無量身無量身現一身十方微塵
無刹不現說一一呪救衆苦惱無
畏衆生得
大自在
三者由我修習本妙圓通清淨本
根所遊世界皆令衆生捨身珍寶

大自在

求我哀愍由三昧力勸本喜心故

咸生歡喜不惜身財以求哀愍

四者我得佛心證於究竟能以珍

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傍及法界

六道衆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

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如是

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由圓照

總結釋成

捨心既而果證得以珍寶上施諸
佛下及衆生亦令所求世出世法
無不隨願此上喜捨二段互言皆
得復次總上諸文對三觀者由泯
相澄神觀二殊勝由絕待靈心觀
塵觀故獲二殊勝由絕待靈心觀
故四不思議亦是即空即假即中
觀也詳文可見。○解此四不思議
前二屬應後二對機應中備顯形
聲二益初文雖云說呪而正示形
益即應身功用也云云雖復現形
而正示聲益即名稱普聞也機中
具明因果二相先明修因則六度
之中略舉布施願摩不成就令得
果則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次第

初發誓願

齊於義不協

佛問圓通我從耳門圓照三昧緣

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提成就

菩提斯爲第一一疏圓照三昧者即

緣實相造境即中一行三昧也謂初

法界一念法界故云緣心自在此

即一經所宗首楞嚴定文殊所贊

得真圓通諸佛交光同慶此說後

學至此幸莫留心無謂耶爾也。○

姑蘇曰此中三摩提即第一卷中

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

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妙莊

嚴路正是圓融三觀也諸大羅漢

多得奢摩他諸菩薩等或得三摩

得華嚴法界三觀十四無畏中從

一至九真空觀十與十一理事無

礙十二周遍三含容十四妙舍其

遍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

容周遍法界今經入法界之明文

也故攝論云無不從茲法界

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

世尊彼佛如來歎我善得圓通法
門於大會中授記我爲觀世音號

後敘得者

由我觀聽十方圓明故觀音名遍
 十方界二也或觀耳聽略舉六根之
 復六用不成故十方圓明唯實
 覺由此得名亦過一切慶說難思
 正在觀音旁兼餘聖。標彼佛如
 來即古觀音佛也。解按觀音三
 昧經及大悲經並云。此菩薩過
 久已成佛號正法明又悲華經說
 往昔寶藏如來授不十九瞬太子記名
 觀世音然則悲華與今經皆覆本
 垂迹之名耳今得圓通即太子後
 身也贊曰隔垣聽聲靜居聞鼓初
 於閻中入流亡所多謝文殊
 涇渭分一籌獲得錦標于殊初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七

音釋

翹渠竹切髻古詰切鐸徒落切紐女久切翅矢利切
 翹渠竹切跨苦化切嬪毗賓切蠢尺尹切熄切相
 也切滅聞梵語也此云信爍書藥切協胡頽切
 也舒閑切瞬目動也

△後慶說
難思四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八之經二馬八

凡遇圓相即是標
辭與疏同其上文

一諸佛
交光

爾時世尊於師子座從其五體同
放寶光遠灌十方微塵如來及法
王子諸菩薩頂彼諸如來亦於五

馬

體同放寶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

并灌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林

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

絲網疏耳根圓通五根總攝稱可

羅漢者即前二十五聖說放寶光通八

印說皆是無非圓通故放寶光流

灌其頂林木池沼演法音者既號

圓通彼我同暢智周萬物何法不

宜交光如網圓張大教也。標光

灌衆頂者表觀照般若因果無二

最初方便同一道故林木池沼等

二大衆
得益

明眞法界色
心不二也
是諸大衆得未曾有一切普獲金

三兩花
飾界

剛三昧音疏耳聞圓觀頂觸智光觀
十四聖同會觀音一門皆得名爲
金剛三昧也。解孤山曰寶光交
照表自他之理互融林木演音顯
依正之性不二印前所證盡契佛
心初住以上能破堅
惑皆號金剛三昧

即時天雨百寶蓮華青黃赤白間

錯紛糝十方虛空成七寶色

素天龍之所忽劣今將顯現如
空寶嚴萬行集成故華間錯

四閼國
宣音

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時不現唯

見十方微塵國土合成一界梵唄

詠歌自然敷奏

四佛勅文殊
料揀

成一界也梵摩云淨具云俱匿正
云婆師此翻讚歎。標即歌詠也

以解私謂此表大衆於第一義天
又表發眞歸元空界殞裂唯德一

常寂光土是事希有故詠歌之

於是如來告文殊師利法王子汝

初佛勅
文殊

今觀此二十五無學諸大菩薩及

初指說
顯同

後應根
今揀

阿羅漢各說最初成道方便皆言
修習真實圓通彼等修行實無優
劣前後差別疏修行之要入實為
劣然有日劫相倍故成前後差別
或可就彼各得所亦無前後之
差別耳。標二十五聖最初方便得
真證圓通皆從根境識七大性得
大妙用更無差別其如化利娑婆
世界須假應機從聞思修得三摩
地也。解夫如來藏性元無異乘
以根有利鈍故分大小約三諦言
之則小教所詮者真也。大教所詮
者中即前此真中遍在一切俗諦
之上。即前此真中遍在一切俗諦
當知三諦具足名如來藏俗諦不
空真中俱空故見真或體俗見真
聞所證或析俗見真或體俗見真
皆分入空藏也菩薩所證或離俗
顯中或即俗顯中皆全入空藏也
今以藏性融會全分無差即同法
華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決了聲聞
法是諸經之王

我今欲令阿難開悟二十五行誰
當其根兼我滅後此界衆生入苦

次說偈
料揀

初奉旨
伸敬

後正說
偈辭

薩乘求無上道何方便門得易成
就疏若入此三科七方便若於此界現
在未設教通方上中下機咸得
悟入永為衆生成道方便者於二
十五何門為勝由先所請十方如
來得成菩提妙三摩提最方便
故今選通途法門使其成就為末
標阿難古佛豈假修證蓋曲為末
劫衆生故示相祈佛料揀也。解
上從證性會同圓通今為逗根令
簡方便性如華屋根如入門若得
其門方便受其賜世人以解為證請
思最初入道方便與二
十五聖孰為其倫乎

文殊師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從
坐起頂禮佛足承佛威神說偈對
佛疏文殊智德之主言用莫測斷
佛割無疑與奪衆心誰不緘默故
承佛旨敬而說偈。標文殊根本
智德無有一法過者允契衆情。本
解此下欲歸圓通先明覺性次辨
迷妄後示歸元於歸元中選耳根
為易文殊既與觀音同證故奉佛
慈旨有自來矣。疏二正說偈辭
將揀修行門先明真妄者若無迷悟
豈有修行蓋迷一真遂成諸妄物

初頌真妄
雙源二

初略明
真妄三

初唯
真元

次因迷
起長二

無終不故有悟期悟逐根門遂文分
 遲速性圓明離諸名大涅槃故下
 云妙性由妄有生因本有滅生
 世界妄滅妄名真稱如來三菩提
 滅名妄滅妄名真稱如來三菩提
 涅槃二轉依號故先明也文三提
 覺海性澄圓澄覺元妙此顯一
 離名絕相非真非妄不悟不迷唯
 一圓常餘無所得即下妙性圓明
 離諸名相本深湛然故世界衆生也
 覺性周遍不可思議絕諸對待故曰
 妙也。標謂此覺性絕待欲談
 而辭喪心行處滅也。解覺見之
 性譬如大海澄湛圓融。皆喻寂而
 常照也復牒圓澄所喻之覺示其
 本來照而常寂故曰元妙此類前
 文性覺妙明本覺明
 妙但法喻相參耳

元明照生所立照性亡跡體本
 來明照妄覺不了認爲所相所既
 妄立生汝妄能從畢竟無所成畢竟
 有故名生所非請隱故曰亡也。標
 相既現明性即隱故曰亡也。標
 元明照者所謂般若無知無所不
 知蓋衆生不了寂而常照而常
 寂於絕待本覺上立所明強覺向
 外馳求所既妄立觀照慧用即隱

初正明
起來

後點
釋成

也從此內執根身種子外執器界
 因迷真起妄今文殊料揀將陳
 行門先明真妄妄者。解真際曰於
 彼元明性「妄生者。解真際曰於
 有相當情無相則隱故照性亡孤
 山曰元明照即上本明之性也由
 迷本明而起無明故生所也。以全
 法性爲無明法性無住處故照性
 亡私謂二說節公性爲長蓋照字義
 通真妄猶明覺二義也故前文云
 性覺必明所妄爲明覺覺非所迷
 因明立所妄爲明覺覺非所迷
 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
 土知覺乃衆生疏現從妄起頑空
 云迷妄有也如下文云乃至虛空
 皆是妄想之體即是四輪皆依空有
 如前文云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
 有風輪執持世界等妄想凝結成
 外國土妄心知覺成內衆生依正
 既彰總名世界。解此乃無同異
 中熾然成異彼所異因無異同
 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異是
 知虛空爲同世界土爲異衆生
 也。廣辨如第四卷經
 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

塵國皆依空所生是疏虛空昏鈍體
覺如海一漚起信云即依覺故而生
有不覺下文云當知虛空生汝心
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
在虛空耶法喻可見。解有漏兼

渥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疏下文云汝等

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
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震裂
良以妄元無本畢竟不生故虛空
如漚不滅而滅三有幻無不無而
無。標三有即三界別無所礙。解三有含情器

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疏同理歸

則無殊行有偏圓速速不等同覺
云無上妙覺遍諸十方出生如來

與一切法同體平等於諸修行實
無有二方便隨順其數無量。標

淫繁心易曉差別智難明

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解孤山

耳根則順餘聖諸根則逆皆對此
上機說也私謂亦應以聲聞所修
為逆菩薩所修為順又善薩中漸
修曰逆圓頓曰順下文云淺深同

說法萬八其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
義若然聖人根性或是已證聖性若
順若逆俱得入覺更無淺深初心若
入道故須揀選取今速進如上文
云十方如來於十八界一一修行
皆得圓滿無上菩提於其中間亦
無優劣但汝下劣未能於中圓自
在。慧故我宣揚令汝但於一門深
入。標上文云我今欲令阿難開

悟二十五行誰當其根乃至何方
便門得易成就。解當根則速差
機則遲日劫相
信是不同類

色想結成塵精了不能徹如何不

明徹於是獲圓通疏優波尼沙陀

微應析色明空塵色既盡妙色密
圓今此揀云色由妄想所結染汗

真性其體本羸性是質礙不能明
徹如何以此不明徹法而取圓通

礙。解色由妄想結成諸塵塵質留
礙故於精明了別之性不能通徹

音聲雜語言但伊名句味一非舍

一切云何獲圓通疏陳如悟四諦
是得道今此揀云音聲不離諸雜
語言語言即是名句文耳名句詮

三香境

顯各有分限以名詮自性。故非一詮。能差別。文即是字。猶是也。所依。性。解。孤。山。曰。含。一。切。也。伊。猶。是。也。語。言。但。依。名。曰。雜。謂。種。種。語。言。而。此。語。言。但。依。名。曰。句。味。耳。新。翻。皆。云。名。句。文。名。詮。自。性。性。句。詮。差。別。文。即。是。字。為。二。所。依。自。性。古。以。文。為。味。者。字。能。顯。二。如。味。能。顯。食。中。之。鹹。淡。也。問。陳。那。悟。聲。塵。與。觀。音。耳。根。其。義。相。類。何。故。文。殊。簡。以。為。非。答。聲。是。佛。語。根。乃。自。身。已。心。性。是。以。聞。聲。亦。為。所。簡。了。

四味境

香。以。合。中。知。離。則。元。無。有。不。恒。其。所。覺。云。何。獲。圓。通。疏。香。嚴。童。子。宴。鼻。觀。此。無。生。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塵。氣。條。滅。妙。香。密。圓。今。此。揀。云。香。之。一。法。合。有。離。無。既。非。其。常。未。為。圓。觀。

五觸境

味。性。非。本。然。要。以。味。時。有。其。覺。不。恒。一。云。何。獲。圓。通。藥。王。藥。上。因。嘗。非。即。身。心。非。離。身。心。由。味。覺。明。位。登。菩。薩。今。云。味。性。本。無。待。根。方。覺。無。根。無。味。故。非。圓。通。味。時。者。嘗。時。也。觸。以。所。觸。明。無。所。不。明。觸。合。離。性。

六法境

非。定。云。何。獲。圓。通。疏。陀。婆。羅。忽。悟。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妙。觸。宣。明。由。是。證。果。今。明。此。觸。因。所。顯。身。而。得。顯。發。無。所。不。通。觸。性。非。常。定。故。不。圓。通。法。稱。為。內。塵。憑。塵。必。有。所。能。所。非。遍。涉。云。何。獲。圓。通。世。間。六。塵。變。壞。

二依根證入門

誰。以。空。寂。修。於。滅。盡。妙。法。宜。明。銷。滅。諸。漏。今。揀。離。稱。妙。法。乃。是。內。塵。憑。仗。此。修。越。能。所。故。非。圓。通。緣。圓。涉。通。也。解。真。際。曰。獨。散。遍。緣。不。依。五。根。所。取。稱。為。內。塵。見。性。雖。洞。然。明。前。不。明。後。四。維。虧。一。半。云。何。獲。圓。通。疏。阿。那。律。陀。因。味。旋。見。循。元。由。斯。得。證。今。云。見。性。雖。有。洞。然。照。了。之。義。而。又。前。方。全。明。後。方。全。暗。左。右。傍。觀。三。分。之。二。故。云。四。維。虧。一。半。也。解。禪。李。曰。縱。其。見。性。雖。云。洞。然。奪。其。見。相。故。不。明。後。

一眼根

鼻。息。出。入。通。現。前。無。交。氣。支。離。匪。涉。入。云。何。獲。圓。通。疏。周。利。槃。特。因。作。數。息。微。細。窮。

二鼻根

盡生住異滅返息循空因是得道
今云鼻息雖通出入出入各據而
不相成交分觀
離豈成圓觀

舌非入無端因味生覺了味亡了

無有云何獲圓通

還味旋知成無學果今云舌入非
是無端自有由味境合方有覺知

境滅知亡未為通貫。解私謂舌
根為識所依亦名舌入今文語倒

但是舌入
非無端耳

三舌根

身與所觸同各非圓覺觀涯量不

冥會云何獲圓通

淨心無覺無痛遺身純覺覺覺清
果今云能覺身根與所覺觸互相

四身根

假有各無自性義例相類俱非圓
觀知無知異各有涯量互不相冥

知根雜亂思湛了終無見想念不
可脫云何獲圓通

疏須菩提曠劫
已來心得無礙

五意根

由是觀察十方成空性圓明頓
入如來寶明空海同佛知見今謂
意根雜亂思念若以寂定湛旋畢
竟無有知見依此修行想念何逃
亦可若望湛觀真明必無知見即
無知覺明也應知有知見者未脫
妄想。解湛了終無見如前精了
不能徹也以雜亂思於湛了性終
不能

識見雜三和詰本稱非相自體先

無定云何獲圓通

三眼識修
斷門六

由遇佛故見覺明圓光極知見今
揀眼識雜在三和之內窮其本性

無相可得自體不常如何圓通。
解橋李曰論云二和生識謂根境

和合識生其中今言三和者能所
合說也根境平時識無自體故云

一眼識

心聞洞十方生于大因力初心不
能入云何獲圓通

生所有知見得大自在令揀太
收機不盡既法界為體心聞為用
故洞十方此由普賢因修大行之
所感故中下之機於斯絕分故云

二耳識

不能入以衆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方現其身非同觀音觸物隨現。解孤山曰唯以心聞不由根聽。斯是分真所得故非初心之所能入。

鼻想本權機祇令攝心住住成心

所住云何獲圓通疏孫陀羅難陀觀鼻端白見出

三鼻識

入息化為光明身心內明圓洞世界遍成空淨今據觀鼻非爲究竟故云權機若令攝心心成所住真元無住所住便非經云若心有住則爲非住

說法弄音文開悟先成者名句非

無漏云何獲圓通富樓那辯才無礙密法門微

四舌識

妙開示得無所畏今據說法不離聲名句文所開悟入須先成熟不由無種便能入道若散心說但成有漏非曰圓通。解私謂舌識開悟乃是先曾成就音文之者如富樓那從曠劫來辯才無礙佛教說法成阿羅漢豈非開悟先成者耶然其所說名句之體且非出世無漏之法斯亦一非舍一切是故簡之

五身識

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元非遍一切云何獲圓通疏優波離因持清禁由是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無礙今據持犯細行唯檢於身身若不生將何檢束故於法法不能圓通。解問波離執身次第執心俱得通。解問何但云束身而已答聲聞執心亦防六聚

六意識

七支之非況今言身識在其中矣

神通本宿因何關法分別念經非

離物云何獲圓通疏大目犍連因於修定旋湛意

四依大歸性門十

識心光發宣得大神用今據神通乃是宿因本有由加行力之所顯發何關修定執則義分別者意識然後得生法者執則義分別者意識也意識

一地大

念緣分別一切不離塵境故非圓通。解目連神通由宿習所得雖云旋湛心光發宣非關於法分別而現又小乘神通皆是作意緣物則有離物則亡

若以地性觀堅礙非通達有爲非聖性云何獲圓通疏持地菩薩因平心地見內外

塵本無自性不相觸摩皆如來藏
今揀地性堅礙有為體非通達不
成聖性故

二水木。若以水性觀想念非真實如如非

覺觀云何獲圓通月光童子因作

與外香水性合真空一味流通得
無生忍今謂此觀不離尋伺想愈

豈是真實如如之
性覺觀即尋伺也

若以火性觀狀有非真離非初心

三火大。方便云何獲圓通火頭金剛觀多

身心煖觸無礙流通生大寶燄今
謂此由多姪生狀離故觀成性火

此即狀求之心豈稱圓照非是真
實離念之門初機不合故須揀也

獸。解孤山曰鳥易瑟摩
獸欲觀火非真解脫

若以風性觀動寂非無對對非無

四風木。上覺云何獲圓通疏瑠璃心光菩薩

皆是妄緣風力所轉風力無依本
無所有於動見不動即證實相今

謂風性是動由動有寂動寂相對
對即非真豈同圓觀入流亡所

五空大

若以空性觀昏鈍先非覺無覺異
菩提云何獲圓通虛空藏菩薩由

想生滅虛空無二佛國本同得無
生忍今謂虛空昏暗無明所生非

是覺明思乎本
覺故須揀也

若以識性觀觀識非常住存心乃

六識大

虛妄云何獲圓通彌勒菩薩修唯

國土淨識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
現今謂識性念念生滅攀緣不息

體非常住若但亡境不亡其心運
成虛妄豈是圓通。解心本無心

則妄
諸行是無常念性元生滅因果今

七根本

殊感云何獲圓通疏大勢至菩薩

攝六根淨念相繼入無生忍今謂
凡是為無常如何以無常念性生

後頌觀音
國通三

廣顯門四

一標真
所入法

二嘆能
八

三廣辨
通根三

初顯
聞性三

私謂勢至念佛都攝六根所念之
境必通三身然其子母相憶之喻
多就應身而說是故指不生無常
滅豈以此因而感常住不生無常
之果乎已上二十四聖皆由所得
圓通本根非此土當根乃為所簡
須知簡聖全是簡機豈文殊之有
侵心諸聖之有慚德古謂此等龍
門點額寧不長吁者鄙哉

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

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

以聞中入離苦得解脫疏娑婆世

利故因音聲以為佛事由從耳根

發識聞聲引生第六識中聞慧緣

名云教體在音聞也教體既成緣

後思惟修習入三摩地成大解脫

所化世界也謂此世界以音聲為

佛事見性也解此世界以音聲為

聲名句文今言解此世界以音聲

法餘三假攝假從實故但云音

音即所聞之境聞即能聞之根舉

所顯能而正示聞性故云欲取等

良哉觀世音於恒沙劫中入微塵

初對辨
真實三

初圓
真實

次通
真實

佛國得大自在力無畏施眾生妙
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悉安

寧出世獲常住疏初一句總標歎

應次二句歎十四無畏兼四不思

議次二句歎德號妙音是體觀世

利他是用亦是淨義釋成體也海潮

不失時釋成用也救世下二句結

歎利益初得世間安樂終獲究竟

涅槃。解孤山曰智冥妙理故如

梵音悲化羣生故無二邊染汙如

音清淨悲化生故無二邊染汙如

潮不遇悲化生故無二邊染汙如

音赴機救世此結梵音冥理亦是

衆生先得世樂後獲常樂

我今啓如來如觀音所說譬如人

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此

則圓真實疏解脫德也如前觀音

感不差周遍皆應十方者十勝也

擊鼓者機動也一時聞者應不失

也此則應身無量無感不應故云

圓真實也。標十處一時聞者謂

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從體起用聞性十界皆通也

自非觀障外口鼻亦復然身以合

方知心念紛無緒隔垣聽音響遐

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真

實疏般若德也前四句揀不通口

鼻下二句經文語倒故先舉所

略順根後舉能例身根蓋翻譯者

標不同前五由是得名通真實耳

障外事隔窓終不見外物隔皮囊

不見五藏口鼻身意俱不齊也

通達無礙故云五根所不齊也

解口鼻身俱合中知若將身以合

方知句居上其義則順蓋語倒耳

私謂此明圓通且寄耳用以顯聞

性異於五根也用有時方遠近之

量恐未達者謂之無常故有下文

明常真實

初正顯音聲性動靜聞中為有無無聲號

無聞非實聞無性聲無既無滅聲

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真

馬八

十二

後常真實

後釋成

實疏法身為無非聲於聞中自有動

世人若以不聞聲時號無聞者聞也

性已滅聲塵更起遣誰更聞是知

聲有聞性不生聲無聞性不滅生

滅既而過離由是得名常真實也

標有聲之時是聲塵自起無聲

之時是聲塵自起無聲

不生今亦無滅故云常真實

解真際曰如羅睺羅擊鐘

縱令在夢想不為不思無覺觀出

思惟身心不能及疏如前重睡心

聲別作他物此時豈憶靜搖應知

聞性不斷故云此時不為不思無

觀出思惟者此既與念想相應

即出覺觀思惟之表譯人回文不

盡故令語倒覺觀即尋伺也思惟

即是遍行思也俱是心所皆不相

後揀非顯是

應故名為出又覺是本覺即聞性

也觀即是照此即文順。標世間

人睡熟六識歸種聞性不滅任運

而聞其形跡聞春擣資中日真聞

山曰如重睡聞春擣資中日真聞

性出覺觀思惟之外擣李曰經文

次不

今此娑婆國聲論得宣明眾生迷

後明
觀行

一告語

二斥朱

本聞循聲故流轉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疏前一勾通明此方由聲教入聞而解了故云宣明次四句正揀過非苟隨聲教不能亡緣入流返難即迷本聞性循聲轉也故舉阿難雖得多聞不能亡相為聲所轉生滅妄想無由得免後二句結非顯是旋流者返流也斯則入流亡所唯照聞性生滅既寂滅現前故云無妄。標聲名句文顯詮其義依義生解依解起行解行相應旋根歸性。解私謂邪思指摩登矣。

阿難汝諦聽我承佛威力宣說金剛王如幻不思議佛母真三昧疏金剛如幻已見上文三世如來一門超出故云佛母又金剛空也如幻假也佛母中也。標此則首楞嚴定體上具摩訶般若解脫三德祕藏也。

汝聞微塵佛一切祕密門欲漏不

三正示

初正明
觀行

初准

初鹿塵
旋根

先除畜聞成過誤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疏雖持法藏不能捨聞而觀自性故過矣。若將世間隨聲聞相持他佛法不如返照自己聞性成真三昧故云聞。標前文云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妙嚴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也。持諸佛之言教何不返觀自性以持諸佛之言教何不返觀自性而才解脫乎上聞能觀之智下聞所觀之理

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疏見聞覺知之聞隨聲而有非本然性如上文云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即因聲而有分別等若能離緣觀性聞相

不起動靜境亡能所不拘故名解脫縛既無得脫亦不名一根既然六根皆爾。標旋聞與聲脫者前文云汝但循動靜合離恬變相通塞生滅明暗如是十伏歸元真發隨拔一根明暗黏內伏歸元真發本明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圓脫。解私謂發明諸餘五黏應拔乃略示修相先指妄聞非無緣生必藉因即聲教當以三慧旋

此根境俱令脫黏所執若
銷則能脫之慧復何名狀

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

淺塵清
覺顯

根除塵銷覺圓淨

法悉是空華見聞體虛本不可得
復加幻喻故起信云三界虛妄唯
心所作上文云有見聞覺知虛妄病
緣故有十方諸有混國翳除華滅

馬八

聞復塵銷妙覺明心顯然圓淨此
分證也。標前文云若棄生滅守
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
銷落。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
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

後覺極
無礙

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
世間猶如夢中事摩登伽在夢誰

能留汝形

既備也。寂照謂真理法身極也。三德
圓三障永盡如大夢覺如蓮華

次喻

誰留礙此極證也

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雖見諸

根動要以一機抽息機歸寂然諸

後合

幻成無性。幻師真性。也有隨緣義。
男女六根。也。一機。即幻法。無明也。
無妄滅。根復。或幻師。無明也。幻法。
心識也。餘同前。配所幻男女。必有
所依。喻真性也。動者。第八識。成前
六根。雖見諸根。動者。元是一精明。
分成六。和合也。解者。幻師。譬真如。
如諸男女。一機。即耳根也。應以旋

聞聲
為抽

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分成六

和合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

後二句。合息機等耳根。無明若破。
餘根亦破。故皆不成。解元依一
精明。合前幻師妄為。能依真為所

後觀成
利華

塵垢應念銷成圓明淨妙餘塵尚

諸學明極即如來

汝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
汝法眼應時清明。故云成圓明淨

四勤修

妙此則三德圓顯不縱橫並別故
名為妙後二句結成位前句斷德
未圓後句智德備滿互現可知
標餘塵尚諸學者結成因果之位
也十地滿心尚居有學蓋有佛地
障觀法身如隔羅較觀月為斷德
未圓明極即如來者約妙覺位即
究竟覺也。解上二句登圓初住
分至極

四結願
同此證

大衆及阿難旋汝倒聞機反聞聞
自性性成無上道圓通實如是

復顯倒聞根返觀聞性聞性圓成
菩提可與後一句結指印成。標
及聞聞自性者返妄歸真真覺現
前從聞思修而見性印成觀音也
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過去諸

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

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

法我亦從中證非唯觀世音

總指一切諸佛皆從此門得涅槃也
過去下別列三世并引文殊皆同
此證也。標此娑婆國以聞思修
三慧證寂滅性三世如來皆同一

次重明
差當

門超出妙莊嚴路文殊
於此界亦同修同證也

誠如佛世尊詢我諸方便以救諸

末劫求出世間人成就涅槃心觀

世音為最自餘諸方便皆是佛威

神即事捨塵勞非是長修學淺深

同說法疏前四句頌佛令揀成就

當自餘下五句明正指圓門顯是雅

所因事相而成觀行皆是佛之威

神方便令其得道非是久長修學

淺深二機同入之法門也反顯觀

音即是淺深二機同說同入久長

修學之法門耳。標觀世音為最

情雅當也。解皆是佛威神謂此

方所有於諸方便而得悟者由佛

之力也苟他土以餘根為利耳根

顯可知
頂禮如來藏無漏不思議願加被
未來於此門無惑方便易成就堪
以教阿難及末劫沉淪但以此根

後結願
勸學

後時衆
獲益

修圓通超餘者真實心如是疏如

即一體二實是所入之理具足無

漏性功德願加下五句止結願

但以下二句勸學最後一句文殊

指已選圓通心真實無妄非挾情

故。標於此門無惑者蓋爲前佛

勅文殊料揀應機乃云我今欲令

我滅後此界衆生入菩薩乘求無

上道何方便門得易成就今文殊

唯料揀觀音從耳根一門修習聞

思修三慧稱此界根機真實易得

成就贊曰普現色身曼殊室利善

別機宜是稱大智此方教體

極精真聞思修入三摩地

於是阿難及諸大衆身心了然得
大開示觀佛菩提及大涅槃猶如

有人因事遠遊未得歸還明了其

家所歸道路普會大衆天龍八部

有學二乘及諸一切新發心菩薩

其數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遠

塵離垢獲法眼淨性比丘尼聞說

偈已成阿羅漢無量衆生皆發無

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疏

會之衆根器各異大小不同前文

觀音說竟諸佛放光互來灌頂兼

灌大菩薩及阿羅漢受彼光者一

時俱獲金剛三昧此即顯會二十

四聖諸別觀門一時圓入觀音修

證今此阿難及諸初心聞說偈已

隨其位次悟入有異阿難等方悟

圓通從耳根入猶未證故云明

了其家所歸道路恒河沙獲衆及小

淨即入初地見道位也沙獲衆及小

是無量人今成無學未發心者其

數億劫顛倒想第三卷阿難偈云銷

洎我。解私謂且發道意即悟解大衆也

第四卷顛倒想入華屋前云聞佛示

誨疑惑銷除心悟實相至第五卷

如來偈後云我心開明歎未曾有

及諸圓通又云我等今日身心皎

然快得無礙以前兼此凡經五番

彰灼領悟何總排云未證然矣應

師判此爲阿難增進道理必然矣應

知經家指妙覺菩提道不爾者慶喜

修耳根圓通爲道資中曰莊嚴論

之法眼淨初地見道也若依圓教

解性幾平禱昧也道資中曰莊嚴論

即十住初心孤山曰阿羅漢其名
雖小其證乃圓準涅槃四依品第
四依人名阿羅漢私謂第四卷指
登伽方得三果約圓位收之即七
信以前也此中若用四依判位恐
升之太高以第四住第十地阿
故祇應示作聲聞同除四住證也
羅漢如涅槃中常取果之比阿
提按天台釋法華分別功德品發
初心初十信也放仁王般若云
十善菩薩發大心長別三界苦輪
海頌曰涅槃發大心長別三界
證隨宜說從教理論不
成痕翳眼切忌添金屑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八

音釋

緘居銜切 虧去爲切 乖公懷切 羅穀穀古切
也緘封也 禱禱禱切 昧昧昧切 禱禱禱切 禱禱禱切 禱禱禱切
也禱禱切 禱禱禱切 禱禱禱切 禱禱禱切 禱禱禱切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九

經六馬九

三辨離魔業行

初阿難觀時請問

初修悟

凡遇圓相即是標
辭與疏同其上文
疏三辨離魔業行前雖廣說圓通
修證凡夫始學障難尤深況未代
邪宗紛然競起邪言惑正魔辨過
真溫述既多朋流者眾若不甄辨
妨正修行故以戒定慧驗之邪元
自露故九十六種外道皆能修禪
而無戒德淫繫經云魔尚能變身
為佛豈不能為四依菩薩惑亂世
間故佛廣說若言聽畜八不淨物
若是魔所說身外之物尚不許畜
何況姪盜殺妄根本貪瞋世有愚
人為魔所惑誹毀戒律言是小乘
自稱大乘無礙自在下經廣破此
等並是魔業故佛深誠是權決定
大乘明了之教。阿難大權聰我
將來必陷魔難故殷勤致請永為
真誠耳

阿難整衣服於大眾中合掌頂禮
心跡圓明悲欣交集解私謂悲昔不聞欣今得
悟又念未來眾生未悟故欲益未
悲觀現在大眾得益故欣欲益未
來諸眾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

次陳所願

後述所請

後如來廣為宣說

我今已悟成佛法門是中修行得
無疑惑疏圓通即是心所行路故云心跡領悟既深得無疑
惑未來多難更欲伸陳悲
欣者欣今所悟悲後行人
常聞如來說如是言自未得度先
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
他者如來應世我雖未度願度未
劫一切眾生先菩薩有二類一智增先取佛果後度眾生
二悲增度生心切故意留感潤生
三界今願未度而度眾生即悲增
也。標前偈云伏請世尊為證明
五濁惡世誓先入如來一眾生未
解菩薩四誓以取泥洹悲心切也。
號以應世為本當知五住究盡二
死永亡方云得度今阿難雖深破
段故曰未度
世尊此諸眾生去佛漸遠邪師說
法如恒河沙欲攝其心入三摩地
云何令其安立道場遠諸魔事於

初讚請
許宣

菩提心得無退屈此諸衆生根
時劣也邪師說法難多也此則漸遠
澆解味感障尤多修定攝心難爲
進趣沉遭魔惑邪見彌增加行修
證如何無退。標欲攝其心者修
定發慧加行進趣安
立道場戒爲先容也

爾時世尊於大衆中稱讚阿難善

後正爲
廣說二

哉善哉如汝所問安立道場擁護
衆生末劫沉溺汝今諦聽當爲汝

口初自行
離魔三

說阿難大衆唯然奉教疏道場及
修內秉戒根外假心呪內外相濟
道力易成爲汝宣揚當善思念

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毗奈耶中宣

初總明
三學

說修行三決定義解孤山曰毗
謂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

後別示
戒學四△

是則名爲三無漏學疏諸行或對
決定須說又是決定成佛之因佛

佛皆爾故云三決定義。標毗奈

取此云調伏謂心不起調御六根
伏諸煩惱亦云法律。疏二別示

△一離
欲因二

戒學以定慧二門前已說
故扶律談常同涅槃矣
阿難云何攝心我名爲戒若諸世

初正辨
是非三

界六道衆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

生死相續婬爲生死根本反之則

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

愛爲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

故能令生死相續。標定慧一門

初標示
爲犯

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

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

斷婬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

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衆

各各自謂成無上道疏魔不斷婬

定順惑易得成就功深者爲上品

功淺者爲中下雖不勤欲而修定

修福隨福優劣故成三品以邪定

力報得五通以有漏福生天魔界

隨得少定不辨邪正各自謂成

無上道。解犯四重禁罪在地獄

初欲爲
魔因

初舉過
顯非三

次正辨
三

後未來
多戒

今以修禪之功且落魔鬼等道
若約未來輪轉則應備歷三塗
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

盛世間廣行貪婬為善知識令諸

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疏末世

正法眼多被魔惑廣行貪婬假稱

善友誘化無識失正遭苦宜深察

後結成
明誠

之令得便。標如來滅後後
五百歲正當今日多此魔民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婬是

後滅勤

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

明誨疏此戒雖與小乘名同而持

初重彰
過患

輕重等持彼則事逐緣成輕重隨

戒故云先斷心婬故論云心生則

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
滅故與小乘持戒全別

初喻顯

是故阿難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

後結末

沙般異因寧論劫數標
因地不真果招紆曲

汝以婬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

是婬根本成婬輪轉三塗必不

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疏非戒

禪不慧戒根不淨所習禪慧那得

淨乎不淨故雖有如無戒定慧

亡自成輪轉終非聖果標

三苦海中不能出離也

必使婬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

佛菩提斯可希冀疏真持戒人尚

心犯乎重禁如下文云殺盜淫等

有名鬼倫無名天趣有無二無無

二亦滅是名妙發三善提者。無標

斷性即調伏之法律明心達本之

後結歸邪正

人尚不存法
律況有犯乎

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

波旬說疏正云波旬說此

阿難又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

殺則不隨其生死相續相殺相償

△二離
殺因

初正辨
是非

初標示

次正辨

初舉過
顯非

初標為
鬼因

後未來
多感

苟或止之故不
相續餘如文

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殺心不除塵

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

斷殺必落神道上品之人為大力

鬼中品則為飛行夜叉諸鬼神等

下品當為地行羅刹彼諸鬼神亦

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

報為神道功深福厚為大力鬼即

在五嶽四瀆係祠祀者功淺福劣利

在國中下八部所管及大海邊羅刹

國類因修定故皆有業通迅疾無

礙不斷殺故受此惡趣為天驍役

若不修禪及不修福但行殺害宜

入地獄無此差降。標

鬼神多殺不免苦輪

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鬼神熾

盛世間自言食肉得菩提路

肉是衆生冤如何不斷得菩提路

再九

五

初正明

次辨果

後示通

阿難我今比丘食五淨肉此肉皆

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

問佛云何如來先許比丘食三種

淨肉佛言隨事漸制故言三種

除人地象馬驢狗師子孤猪獼猴

十種之外若無五字孤山曰今云

為淨彼文則無五字孤山曰今云

五者加自死鳥殘二也涅槃復有

九種淨肉即於三淨各

開正罪及前後方便也

汝婆羅門

地多蒸濕加以砂石草菜不生我

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

為肉汝得其味

悉號婆羅門國僧亦號為奈何如

婆羅門僧事備西域記

來滅度之後食衆生肉名為釋子

疏涅槃第四迦葉問云云何如來

先許比丘食三種淨肉佛言隨事漸

隨經增減以意配數佛以方便權

許令食非究竟說。標佛初成道

十二年未制戒律許比丘食五

淨肉後因六羣比丘故殺

五

後結成明識

汝等當知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地皆大羅剎報終必沉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

起信說

後誠勸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斷殺生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二決定清淨

明誨

標殺心不起決定成佛如其不斷沉墮鬼倫

是故阿難若不斷殺修禪定者譬

初重影過患

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

不聞此等名爲欲隱彌露

初顯明口過

聲行殺求不聞之道彰彌露之苦豈不悲夫。標類掩耳偷鈴也欲

清淨比丘及諸菩薩於岐路行不

初喻顯

蹋生草況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諸衆生血肉充食

後說顯

若諸比丘不服東方絲綿絹帛及

後反顯身過

比丘於世真脫酬還宿債不遊三界

初正明所離

何以故服其身分皆爲彼緣如人

後反顯所以

食其地中百穀足不離地

後勸令除斷

必使身心於諸衆生若身身分身心二塗不服不食我說是人真解脫者

亡自然真脫。標真解脫者

後結歸邪正

即入三摩地等
佛覺更無異路也

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

波旬說信受奉行清淨境界

阿難又復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

偷則不隨其生死相續疏不與而

犯故云其
心不偷

初正辨
是非三

初標示

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偷心不除塵
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
斷偷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
魅下品邪人諸魅所著彼等羣邪

次正辨三

亦有徒衆各各自謂成無上道雖現貪盜不除縱亡姪殺亦落邪

道精靈妖魅及諸邪人皆能惑亂

今衆歸時不惜衣食盡命供給不修福直入地獄。標精靈妖魅

初辨其
邪行三

豈越塵勞因地
不真果招紆曲
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

初審其
邪因

後來
多惑

次示其
正修三

初正示
行緣

初明
正行

盛世間潛匿奸欺稱善知識各自
謂已得上人法誑惑無識恐令失
心所過之處其家耗散疏奸欺盈
淳詐偽充懷隱藏若拙苟求不與
之利誑誘無識之人猛熾其貪願
異其語令彼愚者頓棄家財仍遭
王難故云耗散。標盜妄二業欺
賢罔聖將此修
行認賊為子

我教比丘循方乞食令其捨貪成
菩提道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
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
返疏比丘依法循乞不自熟食為
捨貪過深歎自生不戀三界如
旅泊八一往而已。標梵語比丘
此云乞士故不置生涯現前殘質
不復續
生耳
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
種種業皆言佛法却非出家具戒
比丘為小乘道由是疑誤無量衆

後行邪

生墮無間獄。疏身雖出家心不販入。如來以造業反毀具戒為權小高。現異儀為至極誑妄愚者入惡無。窮涅盤邪正品云我滅度後是魔。波旬漸當壞亂我之正法乃至作。比丘比丘尼及阿羅漢等形以有。漏身稱是無漏壞我正法乃至說。言無四重僧殘不定捨墮懺悔衆。學滅諍等法亦無偷闍五逆一闍。

後別示轉業

提罪乃至若犯如是等罪亦無有。報如是說者並是魔說我佛法中。有犯如上等罪應當苦治若不持。戒云何當得見佛起心耶。標賊人。者不能調伏六根起心偷妄前文。云六為賊媒自劫家寶。標販禪。販賣也。如衣破壞也。弊帛補之顯不正也。

初正示方法

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修。三摩提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藝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長揖世間永脫諸漏雖未即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疏殺偷。

後正酬宿債

盜執對不亡為三界緣障菩提路。然身苦體能報此。因宿債苟除世。間永脫故云長揖。標身然一燈。燒一指節此身分屬內財以淺沉。深自已尚能捨施偷取他人之物。而妄動乎。解盜者取他依報資。於已身今損正報以供上。聖故能翻破無始盜業。

後結成明誠

後誠勸

還生人酬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疏前云摩登伽在夢誰能留。債者此示業報不亡成無為必酬宿。有為身尚還宿債其可得不離有為。而欲妄逃業果。標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此聖人示現自業果不可。逃。因若不作亦無果報。解。私謂馬麥緣在興起行經。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斷偷盜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三決定清淨。明誨。標心言直故。委曲不生。是故阿難若不斷偷修禪定者譬。

初發願
不斷

後勸令
除斷

後結邪平

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滿縱經
塵劫終無平復疏灌卮定水於破
戒卮欲求滿果塵
劫不平誰之過矣豈不謹乎斯則
內德無實外相惑人戒器已穿善
法多漏。標認賊
為子家寶日銷

若諸比丘衣鉢之餘分寸不畜乞
食餘分施餓衆生於大集會合掌

禮衆有人捶詈同於稱讚必使身

心二俱捐捨身肉骨血與衆生共

不將如來不了義說迴為已解以

誤初學佛印是人得真三昧疏此
文勸

離四過謂貪慢瞋癡配文可見心

不起瞋身不加報故云二俱捐捨

以觀衆生及與我身平等無二由

是身心不加報耳故云與衆生共

不了義說為已解者不將佛方便

說回作自已心中獨悟之法以此

該惑無識初學此文亦證不了義

教中得食淨肉必至了義教一切
皆斷不執不義教將為究竟說
也執權謗實亦此類也楞伽云愚

△四離
妄因

初正辨
是非

初標示

次正辨

初妄為
苦因

初對辨

癡凡夫惡見所嗟邪曲迷醉妄稱
一切智說。解云無智之人不了
如來方便說。法而乃妄稱一切智
人作究竟說。標如來制律比丘
當具足受持三衣六物十三資具
除此十三物不得闕一餘有分寸
之物皆謂之長財可施於衆生。
解法華實以前圓教之外皆不了義
法華圓豈將不融故也今既開顯乃
去實取權誘物從已
者亦佛法之大盜歟

如我所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

波旬說標如前
所釋

阿難如是世界六道衆生雖則身

心無殺盜姪三行已圓若大妄語

即三菩提不得清淨成愛見魔失

如來種疏妄語之因起貪癡慢如
妄語者自謂已得上人法貪其世
間尊勝名利已。解孤山曰內貪
名利欲他重已則成愛魔內
起邪見以已均聖則成見魔

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或求世

初顯
偏作

初標列
設難

後結成
招苦

後明
真化

間尊勝第一謂前人言我今已得

須陀洹果斯陀舍果阿那舍果阿

羅漢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諸位

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疏以愚癡心起

大我慢因求尊勝貪彼供養此即

愛見之惑強而且盛因起妄語稱

得三乘賢聖果證實得道果尚不

許說豈況未得而妄說耶。標未

得涅槃自謂我得涅槃乃至十地

妄言已證為貪名利作此妄語

是一顛迦銷滅佛種如人以刀斷

多羅木佛記是人永殞善根無復

知見沉三苦海不成三昧疏一顛迦即是

斷善根者其大妄語與此罪同淫

樂邪正品云若有說言我已得成

阿耨菩提何以故以有佛性故有

佛性者必定得成阿耨菩提當知

初列
化事

後明
言誠

後結責

後明
言誠

我滅度後勅諸菩薩及阿羅漢應

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

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

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寡婦

奸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

其身心入三摩地疏四攝利人作

道後勸佛乘盡為益他非貪利已

奉持清淨戒律若至博奕戲處輒

以度人又如東震旦國傳大士示

現魚行賣魚聖人也

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

佛密因輕言未學唯除命終陰有

遺付疏真聖利物終不可測以承

聖自證故云密因未學之前不可

輕說陰有遺付者不顯稱也此開

臨終密有表示遺囑弟子如求那

屈指事。標如西竺師子祖師臨

初列
化事

後明
言誠

後結責

後明
言誠

然惑眾但私示於人耳南嶽之言
鐵輪天台之示五品功德鐘說偈
真觀師屈指
即其事焉

後結成
明誠

云何是人惑亂眾生成大妄語標
得未證自謂已得已證一
盲引眾有相將入火坑也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復斷除諸

大妄語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四

決定清淨明誨標如前所釋

後結成

是故阿難若不斷其大妄語者如

刻人糞為梅檀形欲求香氣無有

是處疏修禪定之檀形刻妄語之
人糞通觀可意近逼穢聞欲

求道者終無得理。標世間
阿顛底迦水劫應不成佛

我教比丘直心道場於四威儀一

切行中尚無虛假云何自稱得上

人法疏三乘所證為上人法此丈
舉淺深深餘小妄語尚不可

為況大妄耶。標心言直故四威
儀中一一真實況違順未脫自言

斷成
巨牛

菩薩無上知覺疏一切時中悉無
虛偽若斯人真求

道豈不逮至乎若示相標形詐

修得道內懷諂曲外現名聞豈曰

心誦曲未得謂為得我慢心充滿

乃至納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當

知是等盡行魔業。標直心是道

三重喻
大過

若諸比丘心如直弦一切真實入

三摩提永無魔事我印是人成就

言我得其罪重前如噬臍人欲誰

成就疏初喻大妄止成苦本後喻
求道終無得理如人噬臍了

不相及春秋傳曰若不早圖後君

噬臍。標此房相引證潤文也。

解博李曰噬臍喻

求善提不可及也

二舉其
防微

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

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真有本
云不

直果招紆曲求佛菩提世間之人
自於眾人

前妄稱我是帝王便犯死罪以淺

況深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妄

知得佛
知見

後結歸邪正

場心尚不緣色香味觸一切
魔事如何發生便登覺地

如我所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

波旬說天魔外道波旬惡者亦具
殺盜

妄矣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十九

十三

音釋

澆古亮切徒合切薄也靴許戈切有毛毳毛切細

也布潛匿切尼質奸欺奸古切也開該姑犬切

裨販裨方切切彌切藝燒也危章移切捶詈

捶之切切杖擊也啞時制切罽賓梵語也

種力置切鎧苦亥切臍前西切

刈切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二十 經七 上

口後他子離
魔千

凡遇圓相即是標
辭與疏同其上文
疏二他力離魔此為障
重者助之以呪力也

阿難汝問攝心我今先說入三摩
地修學妙門求菩薩道要先持此

四種律儀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

切枝葉心三口四生必無因解真

初迷意
略明四

舌惡口前妄語謂大此妄言綺語兩
或舉總 阿難如是四事若不失遺

心尚不緣色香味觸一切魔事云

何發生疏戒是正順解脫之本依

一總結
前文

昧戒為先容此云重禁雖約身口
一戒治心既與定慧相應色香味
觸無非實相豈有魔事惱亂行者
。標前阿難問云眾生去佛漸遠
欲攝其心入三摩地云何安立道
場遠諸魔事於菩提心得無退屈
根本若能持之謂之清淨明誨也

二勸誦
神呪

若有宿習不能滅除汝教是人一

心誦我佛頂光明摩訶薩恒多般

怛羅無上神呪斯是如來無見頂

相無為心佛從頂發輝坐寶蓮華

所說心呪疏前雖廣說持戒清淨

離魔事然有無始宿習垢障塵沙

如影隨形與道為妨於修行者一

切時障或數病數惱多姪多瞋或

遭邪師或遭魔境諸難競起皆是

無始不善風因邪思業種種熏識現

行常與正道以為冤敵凡夫始學

道力微弱不能排遣故佛有妙神

呪能滅宿世惡習令無燒惱道力

障復明戒學但止罪業今說神呪

能破宿殃兼除報障三障苟亡不
證何待。標梵語摩訶薩恒多般
怛囉此云大白傘蓋從舊立
名即是如來之藏性者也

且汝宿世與摩登伽歷劫因緣恩
愛習氣非是一生及與一劫我一
宣揚愛心永脫成阿羅漢彼向姪

三指陳
功效

四略示
持方三

女無心修行神力冥資速證無學

解私謂愛心永脫指初聞咒得阿
那舍也成阿羅漢指前文殊簡圓
通後也若爾由聞法故方成無學
何謂神力冥資耶良以密承咒力
顯藉法音內資外熏乃能速證若
但因咒而不由法者何故前云性
比丘尼聞說偈云何汝等在會聲
已成阿羅漢

聞求最上乘決定成佛譬如以塵

揚于順風有何艱險

欲是斷業煩惱障現為姪女今得
無淨是轉報障無心修為姪女今得
呪向得聖果沉復志求無上覺道
決定修行咒力加持有何艱險而
不至哉。標摩登如過去為婆羅
門女名為本性今從昔號名性比

丘尼前文云如摩登伽宿為姪女
由神呪力銷其受欲法中今名性
比丘尼。解塵譬宿習風如仲呪
順風揚塵散之則易誦呪除旨成
難之匪

若有末世欲坐道場先持比丘清

淨禁戒要當選擇戒清淨者第一

初示
行儀

沙門以為其師若其不遇真清淨

僧汝戒律儀必不成就

四棄八棄後行菩薩清淨律儀今
所持戒應通大小若出家者除戒
體本淨當須懺淨如更稟菩薩律
儀彌益其善若在家者或先受近
事戒或但受菩薩戒戒成已後著
以下正修有白衣故

新淨衣然香閑居誦此心佛所說

神呪一百八遍

結界建立道場求於十方現住國

土無上如來放大悲光來灌其頂

疏持戒不淨五緣即闕況為師範
展轉授人乃戒不淨也戒安就故

須選揀第一清淨真授戒者故梵
網經千里內無授戒師當於佛前

自誓受戒先誦七逆後求戒法皆
見好相方知罪滅得戒不爾不得

戒既成就開居靜處然香誦呪數
滿百八以表除滅百八煩惱內戒

外呪俾魔不生恐障壇場故須先
爾求現住佛光照顯加心得勇猛

進益彌速。標持戒要選師戒清
淨并須結界道場者蓋為假他力

離魔修行入宿習未忘雖信解前
法而障重心浮須入道場自為制
勒緣強境勝則功用修行有力

後明感應

阿難如是末世清淨比丘若比丘
尼白衣檀越心滅貪婬持佛淨戒
於道場中發菩薩願出入澡浴六

時行道如是不寐經三七日我自

現身至其人前摩頂安慰令其開

後酬請
廣說

悟。疏。道。場。次。第。儀。範。周。旋。如。主。峯。
佛。願。佛。現。身。者。名。為。感。應。若。見。餘。
境。背。於。本。習。事。與。願。違。即。是。魔。境。
非。真。感。應。又。見。真。應。心。得。開。悟。煩。
惱。漸。薄。智。慧。明。淨。若。因。見。佛。愚。鈍。

初具明
壇法

宛然煩惱却重斯皆魔境非真佛
也。標六時行道者晝三時夜三
時。經三七日者表功効速疾也。開
其悟門者為人根有利鈍利根者
一聞千悟鈍即不然。解孤山曰
佛本是無心淨故有水平清月現感
應自然若見此相當觀空
寂是佛顯然是魔則滅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蒙如來無上

初請儀

悲悔心已開悟自知修證無學道
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場云何結界
合佛世尊清淨軌則。疏我居佛世
今開悟已知修證必至無學末法
學人必加功行建立道場有何方
法令其軌則。標阿難古佛示現
無學道成曲為如來滅後正當今
日末法修行之人立壇之法建立
道場云何結界契合清淨軌範法
耳則

後發釋

佛告阿難若末世人願立道場先
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
香草此牛唯飲雪山清水其糞微

初示結
方法

細可取其糞和合梅檀以泥其地
若非雪山其牛臭穢不堪塗地別
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已下取其
黃土和上梅檀沉水蘇合薰陸鬱
金白膠青木零陵甘松及雞舌香

初壇場
基量

後供養
法式

初列
供具

以此十種細羅為粉合土成泥以

塗場地地方圓丈六為八角壇

乳純是醍醐所有茹退最為香潔

但和一味稱檀即可塗地苟無此

若即取深土別加眾香十味和合

以塗場地八角之壇方圓應量除

地為之仍無級數即今壇也壇雖

八角上下為十以應圓數以下文

有懸鏡相對上下交光一鏡中

現十方佛以表一身即十身十身

即一身重證藏心不思議境界之

容受即表證藏心不思議境界之

相也下文十方諸佛一時俱現鏡

交光處是此相耳○標雜古香即

丁香也○解私謂長水曰壇者除

地為之故無級數即今之壇也壇

爾上言場地可如其壇今既名壇

初長時
供具

後隨時
供物

後像設

方圓遶華鉢鏡外建立十六蓮華

十六香鑪間華鋪設莊嚴香鑪純

燒沉水無令見火取白牛乳置十

六器乳為煎餅并諸砂糖油餅乳

糜蘇合蜜薑純酥純蜜於蓮華外

各各十六圍遶華外以奉諸佛及

大菩薩疏諸佛菩薩不食此食為

者福慧具足速得圓滿如佛受純

陀最後供養令其具足檀波羅蜜

此亦如是故須供養○標長時供

具事相西竺皆如此若以表法蓮

華露水萬

行根元也

每以食時若在中夜取蜜半升用

酥三合壇前別安一小火鑪以兜

樓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然令

猛熾投是酥蜜於炎鑪內燒令煙

盡享佛菩薩解孤山曰享獻也

後明誦呪
規儀三

初明
修行三

令其四外遍懸幡華標隨時供物
大食小食之
時此皆西竺事相此東震且於壇
國但隨所有供物安置之也
室中四壁敷設十方如來及諸菩
薩所有形像應於當陽張盧舍那
釋迦彌勒阿閼彌陀諸大變化觀

音形像兼金剛藏安其左右帝釋
梵王烏芻瑟摩并藍地迦諸軍荼
利與毗俱胝四天王等頻那夜迦
張於門側左右安置解私謂西域
當陽皆取東
響所是左右則右尊而左又取八
早也此方敷置或可隨宜
鏡覆懸虛空與壇場中所安之鏡
方面相對使其形影重重相涉懸疏
旛列像一皆令影現鏡中欲使
行人熟此境界則於事無礙法
界之理易得證耳若時若處一念
之中遍遊十方遍見諸佛遍行佛
事遍得供養一念既爾塵塵皆然
標此皆事事無礙法門令修行

初修
助行

次入
觀行

者觀相生善魔事易消自行
定力不在此限蓋假他力也
於初七中至誠頂禮十方如來諸
大菩薩阿羅漢號恒於六時誦呪
圍壇至心行道一時常行一百八
遍第二七中一向專心發菩薩願
心無間斷我毗奈耶先有願教解
梵網經十
大願等 第三七中於十二時一
向持佛般怛羅呪至第七日十方
如來一時出現鏡交光處承佛摩
頂疏三七日中所行各異初則禮
佛圍壇誦呪行道此中必行五
悔禮佛求哀加被懺悔離我慢障
等次則捨前所行常發大願則遲
心廣大離狹劣障後則一向誦持
心呪加持行門防諸魔事由斯三
限助修之力感應道交顯受佛應
摩頂安慰。標六時誦呪圍壇者
道也
即於道場修三摩地能令如是末

後明得果

後示不成

世修學身心明淨猶如瑠璃障既

離復承顯加修三摩提速得成就

故令身心明淨如瑠璃也。標觀

行成就也。解此

觀行淨或六根淨

阿難若此比丘本受戒師及同會

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淨者

如是道場多不成就

與證人一等清淨師若有闕資無

所承道場不就職由斯矣。解十

比丘者正同方等陀羅尼

云行此法時十八已還

從三七後端坐安居經一百日有

利根者不起于座得須陀洹縱其

身心聖果未成決定自知成佛不

謬孤山曰須陀洹者素位即圓初

住也苟不淫慾乃是初入別圓地

自也成佛不然者豈得汝問道場建

立如是疏須陀洹果名通大小乘

嚴定發菩薩願應以今修大乘首楞

果若瓔珞本業經初定名鳩摩羅

後正說
神呪三

△初請
問三

初叙承咒力

伽乃至四地名須陀洹佛地名婆

伽婆佛陀將配此經陀太深若

約見真得無生忍名須陀洹此甚

中當即初修證義同若配下位恐

正與觀音修證中云聖果故利根

非所宜以此經中無生忍第三漸

修便已證得此經則無妨必不第

次證位配請細此則無妨必不第

未止觀示四種三昧攝一解私謂法

如佛立三昧如一行三昧二日常行

等法華四曰隨自意如請觀音等

諸大乘經今經所屬亦半行半坐

然壇法行相此土末世行之惟艱

故使有緣

隨器受益

阿難頂禮佛足而白佛言自我出

家恃佛憍愛求多聞故未證無為

遭彼梵天邪術所禁心雖明了力

不自由賴遇文殊令我解脫疏阿

得小乘初果若望大乘名假擇滅

非真無為故云未證。標前阿難

示遣魔境攝入娑羅佛勅文殊將

呪往護提獎阿難及摩登伽此假

卷四

他力離魔也

雖蒙如來佛頂神呪冥獲其力尚

未親聞惟願大慈重爲宣說悲救

此會諸修行輩末及當來在輪迴

者承佛密音身意解脫疏文殊密誦以解姪

難故云未聞今請顯說意欲傳通

至後代耳。標密音即心呪也

于時會中一切大衆普皆作禮佇

聞如來祕密章句

爾時世尊從肉髻中涌百寶光光

中涌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

華中頂放十道百寶光明一一光

明皆遍示現十恒河沙金剛密跡

擎山持杵遍虛空界大衆仰觀長

愛兼抱求佛哀祐一心聽佛無見

頂相放光如來宣說神呪疏將說

後集感得

△二與說二

初正說神呪三

初佛現

後說

十

八

光化佛心復作化百河沙衆此即
 如來藏即一大衆將證此理故示現
 一切即○下說神呪是此密因宣
 以表也。化他令益。解孤山曰諸
 與大衆例皆不翻自古人師多有
 經說天台會之不出四悉一云呪
 異說神王名稱其王名部落敬主
 者不敢爲非此世界義也二云呪
 如軍中密號唱號相應無所問
 不相應者即執治之此爲人義也
 三云呪者密默遮惡餘無識者如
 微賤人奔逃異國訛稱王子因以
 公主妻之而多瞋難事有一明人
 從其國來主往新親遊他國欺誑
 當瞋時應說云無親何勞復作瞋
 一切人應食是常食對治義也
 說是偈時默然瞋歎即對治義也
 四云呪者諸佛密語唯聖乃知如
 王索先陀婆一名而具四實謂鹽
 水器馬也羣下莫曉唯智臣解之
 咒亦如是秋一法語遍有諸力病
 愈罪除生善合道即第一義也具
 此四義故存本音五不翻中即祕
 密故不翻於四例中
 即翻字不翻音

南無薩怛他蘇伽多耶阿囉訶帝三藐三
 菩陀寫一薩怛他佛陀俱知瑟尼釤二南

無薩婆勃陀勃地薩路鞞弊切三南無薩

多南三藐三菩陀俱知南四娑舍囉婆迦

僧伽南五南無盧雞阿囉漢路喃六南無

蘇盧多波那喃七南無娑羯唎陀伽彌喃

八南無盧雞三藐伽路喃九三藐伽波囉

底波多那喃十南無提婆離瑟赦十一南無

悉陀耶毗地耶陀囉離瑟赦十二舍波奴揭

囉訶娑訶娑囉摩他喃十三南無跋囉訶摩

泥十四南無因陀囉耶十五南無婆伽婆帝十六

噓陀囉耶十七烏摩般帝十八娑醯夜耶十九南

無婆伽婆帝二十那囉野拏耶二十一槃遮摩

訶三慕陀囉二十二南無悉羯唎多耶二十三

南無婆伽婆帝二十四摩訶迦羅耶二十五地

唎般刺那伽囉二十六毗陀囉波拏迦囉耶

二十七阿地目帝二十八尸摩舍那泥婆悉泥

二十九摩怛唎伽拏三十南無悉羯唎多耶三十一

一南無婆伽婆帝三十二多他伽路俱囉耶

三十三南無般頭摩俱囉耶三十四南無跋闍

囉俱囉耶三十五南無摩尼俱囉耶三十六南

無伽闍俱囉耶三十七南無婆伽婆帝三十八

帝唎茶輸囉西那三十九波囉訶囉拏囉闍

耶四十路他伽多耶四十一南無婆伽婆帝四十二

二南無阿彌多婆耶四十三路他伽多耶四十四

四十五阿囉訶帝四十六三藐三菩陀耶四十七南

無婆伽婆帝四十八阿芻鞞耶四十九路他伽

多耶五十阿囉訶帝五十一三藐三菩陀耶五十二

一南無婆伽婆帝五十三鞞沙闍耶俱噓吠

柱唎耶五十四般囉婆囉闍耶五十五路他伽

多耶五十六南無婆伽婆帝五十七三補師瑟

多五十八薩憐捺囉刺闍耶五十九路他伽多

耶^五十 阿囉訶帝^六三藐三菩陀耶^六十
南無婆伽婆帝^六十 舍雞野母那曳^六十
路他伽多耶^六十 阿囉訶帝^五三藐三
菩陀耶^六十 南無婆伽婆帝^六十 刺怛那
雞都囉闍耶^六十 路他伽多耶^六十 阿囉
訶帝^七三藐三菩陀耶^一十 帝瓢南無薩
羯唎多^二十 翳曇婆伽婆多^三十 薩怛他
伽都瑟尼釤^四十 薩怛多般怛藍^五十 南
無阿婆囉視耽^六十 般囉帝揚岐囉^七十
薩囉婆部多揭囉訶^八十 尼羯囉訶揭迦
囉訶尼^九十 跋囉瑟地耶叱陀你^十八 阿迦
囉蜜利柱^一十 般唎怛囉耶俾揭唎^二十
薩囉婆槃陀那目叉尼^三十 薩囉婆突瑟
吒^四十 突悉乏般那伐囉尼^五十 赭都
囉失底南^六十 羯囉訶娑訶薩囉若闍^七十

七毗多崩婆那羯唎^八十 阿瑟吒冰舍帝
南^九十 那又剌怛囉若闍^十九 波囉薩陀那
羯唎^一十 阿瑟吒南^二十 摩訶揭囉訶若
闍^三十 毗多崩薩那羯唎^四十 薩婆舍都
嚧你婆囉若闍^五十 呼藍突悉乏難遮那
舍尼^六十 毖沙舍悉怛囉^七十 阿吉尼烏
陀迦囉若闍^八十 阿般囉視多具囉^九十
摩訶般囉戰持^一百 摩訶疊多^一百 摩訶帝
闍^二摩訶稅多闍婆羅^三摩訶跋囉槃陀
囉婆悉你^四 阿唎耶多囉^五毗唎俱知^六
耆婆毗闍耶^七跋闍囉摩禮底^八毗舍嚧
多^九勃騰罔迦^十跋闍囉制喝那阿遮^一十
摩囉制婆般囉質多^二跋闍囉擅持^三毗
舍囉遮^四扇多舍鞞提婆補視多^五蘇摩
嚧波^六摩訶稅多^七阿唎耶多囉^八摩訶

婆囉阿般囉九跋闍囉商羯囉制婆二跋

闍囉俱摩唎一俱藍陀唎二跋闍囉

喝薩多遮三毗地耶乾遮那摩唎二

四 囉蘇母婆羯囉跢那二鞞嚧遮那俱

唎耶六夜囉菟瑟尼釤七毗折藍婆

摩尼遮八跋闍囉迦那迦波囉婆九

嚧闍那跋闍囉頓稚遮三稅多遮迦摩囉

一 刹奢尸波囉婆二翳帝夷帝三

母陀囉羯拏四娑鞞囉懺五掘梵都

二十 印免那麼麼寫三稱弟子某甲受持

烏鉢三唎瑟揭拏九般刺舍悉多四

薩怛他伽都瑟尼釤一虎鉢二都嚧

雍三瞻婆那四虎鉢五都嚧雍四

六 悉耽婆那七虎鉢八都嚧雍九

波囉瑟地耶三般叉拏羯囉十虎鉢一

都嚧雍二薩婆藥叉喝囉刹娑三揭

囉訶若闍四毗騰崩薩那羯囉五虎

鉢六都嚧雍七者都囉尸底南八

揭囉訶娑訶薩囉南九毗騰崩薩那囉

六 虎鉢一都嚧雍二囉叉三婆伽

梵四薩怛他伽都瑟尼釤五波囉點

闍吉唎六摩訶娑訶薩囉七勃樹娑

訶薩囉室唎沙八俱知娑訶薩泥帝隸

九 阿弊提視婆唎多七吒吒毘迦一

摩訶跋闍嚧陀囉二帝唎菩婆那三

曼茶囉四烏鉢五莎悉帝薄婆都七

六 麼麼七印免那麼麼寫八稱前稱名

若俗人稱囉闍婆夜九主囉跋夜十阿

祇尼婆夜一烏陀迦婆夜二毗沙婆

夜三舍薩多囉婆夜四婆囉斫羯囉

婆夜^{八十} 突瑟叉婆夜^{六十} 阿舍你婆夜

^{八十} 阿迦囉蜜唎柱婆夜^{八十} 陀囉尼部

彌劒波伽波陀婆夜^{九十} 烏囉迦婆多婆

夜^{九十} 刺闍壇茶婆夜^{九十} 那伽婆夜^{九十}

毗條怛婆夜^{九十} 蘇波囉拏婆夜^{九十} 藥

又揭囉訶^{九十} 囉叉私揭囉訶^{九十} 畢唎

多揭囉訶^{九十} 毗舍遮揭囉訶^{九十} 部多

揭囉訶^{九十} 鳩槃荼揭囉訶^{九十} 補丹那揭

囉訶^{九十} 迦吒補丹那揭囉訶^{九十} 悉乾度

揭囉訶^{九十} 阿播悉摩囉揭囉訶^{九十} 烏檀摩

陀揭囉訶^{九十} 車夜揭囉訶^{九十} 醯唎婆帝揭

囉訶^{九十} 社多訶唎喃^{八十} 揭婆訶唎喃^{九十} 嚧

地囉訶唎喃^{九十} 忙娑訶唎喃^{九十} 謎陀訶唎

喃^{九十} 摩闍訶唎喃^{九十} 闍多訶唎女^{九十} 視比

多訶唎喃^{九十} 毗多訶唎喃^{九十} 婆陀訶唎喃

^{七十} 阿輸遮訶唎女^{八十} 質多訶唎女^{九十} 帝彭

薩鞞釤^{二十} 薩婆揭囉訶南^{二十} 毗陀耶闍

瞋陀夜彌^{二十} 雞囉夜彌^{二十} 波唎跋囉

者迦訖唎擔^{二十}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二十}

^{五十} 雞囉夜彌^{六十} 茶演尼訖唎擔^{七十} 毗

陀夜闍瞋陀夜彌^{八十} 雞囉夜彌^{九十} 摩

訶般輸般怛夜^{三十} 嚧陀囉訖唎擔^{三十} 毗

陀夜闍瞋陀夜彌^{三十} 雞囉夜彌^{三十} 那

囉夜拏訖唎擔^{四十}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五十} 雞囉夜彌^{六十} 怛埵伽嚧茶西訖唎

擔^{七十}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八十} 雞囉夜

彌^{九十} 摩訶迦囉摩怛唎伽拏訖唎擔^{四十}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四十} 雞囉夜彌^{四十}

迦婆唎迦訖唎擔^{四十} 毗陀夜闍瞋陀夜

彌^{四十} 雞囉夜彌^{五十} 闍耶羯囉摩度竭

囉四十薩婆囉他娑達那訖唎擔四十毗

陀夜闍瞋陀夜彌四十雞囉夜彌四十赭

咄囉波耆你訖唎擔五十毗陀夜闍瞋陀夜

彌五十雞囉夜彌五十毗唎羊訖唎五十知五十

三難陀雞沙囉伽拏般帝五十索醯夜訖

唎擔五十毗陀夜闍瞋陀夜彌五十雞囉

夜彌五十那揭那舍囉婆拏訖唎擔五十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五十雞囉夜彌六十阿

羅漢訖唎擔毗陀夜闍瞋陀夜彌六十雞

囉夜彌六十毗多囉伽訖唎擔六十毗陀

夜闍瞋陀夜彌六十雞囉夜彌跋闍囉波

你六十具醯夜具醯夜六十迦地般帝訖

唎擔六十毗陀夜闍瞋陀夜彌六十雞囉

夜彌六十囉叉罔七十婆伽梵七十印免那

麼麼寫七十二至此依婆伽梵七十薩怛

前稱弟子名

多般怛囉四十南無粹都帝七十阿悉多

那囉刺迦六十婆囉婆悉菩吒七十毗迦

薩怛多鉢帝唎八十什佛囉什佛囉九十

陀囉陀囉八十頻陀囉頻陀囉瞋陀瞋陀八十

十虎鉢八十虎鉢八十泮吒八十泮吒八十

吒泮吒泮吒八十娑訶八十醯醯泮八十

阿牟迦耶泮八十阿波囉提訶多泮八十

婆囉婆囉陀泮九十阿素囉毗陀囉波迦泮

一九十薩婆提鞞弊泮九十薩婆那伽弊泮

三九十薩婆藥叉弊泮九十薩婆乾闥婆弊

泮九十薩婆補丹那弊泮九十迦吒補丹

那弊泮九十薩婆突狼枳帝弊泮九十薩

婆突澀比嚩訖瑟帝弊泮九十薩婆什婆

唎弊泮三百薩婆阿播悉摩嚩弊泮三百薩

婆舍囉婆拏弊泮三百薩婆地帝雞弊泮二

薩婆怛摩陀繼弊泮^四 薩婆毗陀耶囉誓
遮哩弊泮^五 闍夜羯囉摩度羯囉^六 薩婆
囉他娑陀雞弊泮^七 毗他夜遮利弊泮^八
者都囉縛耆你弊泮^九 跋闍囉俱摩唎^十
毗陀夜囉誓弊泮^{十一} 摩訶波囉丁羊叉耆
唎弊泮^{十二} 跋闍囉商羯囉夜^{十三} 波囉丈耆
囉闍耶泮^{十四} 摩訶迦囉夜^{十五} 摩訶末怛唎
迦拏^{十六} 南無娑羯唎多夜泮^{十七} 苾瑟拏婢
曳泮^{十八} 勃囉訶牟尼曳泮^{十九} 阿耆尼曳泮^{二十}
二摩訶羯唎曳泮^{二十一} 羯囉檀遲曳泮^{二十二}
二蔑怛唎曳泮^{二十三} 勞怛唎曳泮^{二十四} 遮
文荼曳泮^{二十五} 羯囉囉怛唎曳泮^{二十六} 迦
般唎曳泮^{二十七} 阿地目質多迦尸摩舍那
八^{二十八} 婆私你曳泮^{二十九} 演吉質^{三十} 薩埵婆
寫^{三十一} 麼麼印兔那麼麼寫^{三十二} 至此
句依前稱第

名^子突瑟吒質多^{三十} 阿末怛唎質多^{三十}
烏闍訶囉^{三十一} 伽婆訶囉^{三十二} 盧地囉訶囉^{三十三}
七^{三十四} 婆娑訶囉^{三十五} 摩闍訶囉^{三十六} 闍多
訶囉^{三十七} 視苾多訶囉^{三十八} 跋略夜訶囉^{三十九}
二^{四十} 乾陀訶囉^{四十一} 布史波訶囉^{四十二} 頗囉
訶囉^{四十三} 婆寫訶囉^{四十四} 般波質多^{四十五}
突瑟吒質多^{四十六} 勞陀囉質多^{四十七} 藥叉
揭囉訶^{四十八} 囉刹娑揭囉訶^{四十九} 閉隸多揭
囉訶^{五十} 毗舍遮揭囉訶^{五十一} 部多揭囉
訶^{五十二} 鳩槃荼揭囉訶^{五十三} 悉乾陀揭囉
訶^{五十四} 烏怛摩陀揭囉訶^{五十五} 車夜揭囉
訶^{五十六} 阿播薩摩囉揭囉訶^{五十七} 宅祛革
荼耆尼揭囉訶^{五十八} 唎佛帝揭囉訶^{五十九} 闍
彌迦揭囉訶^{六十} 舍俱尼揭囉訶^{六十一} 姥
陀囉難地迦揭囉訶^{六十二} 阿藍婆揭囉訶

六十 乾度波尼揭囉訶六十 什伐囉埤迦
五 薩迦六十 墜帝藥迦六十 怛隸帝藥迦六十
九 者突託迦七十 呢提什伐囉瑟鈇摩什伐
囉七十 薄底迦七十 鼻底迦七十 室隸瑟
蜜迦七十 娑你般帝迦七十 薩婆什伐囉
六十 室嚧吉帝七十 末陀鞞達嚧制劒七十
八 阿綺嚧鈇九十 目佉嚧鈇八十 羯唎突嚧
鈇八十 揭囉訶揭藍八十 羯拏輸藍八十
憚多輸藍八十 迄唎夜輸藍八十 末麼輸
藍八十 跋唎室婆輸藍八十 瑟栗瑟吒輸
藍八十 烏陀囉輸藍八十 羯知輸藍九十 跋
悉帝輸藍九十 鄔嚧輸藍九十 常伽輸藍
九十 喝悉多輸藍九十 跋陀輸藍九十 娑
房盎伽般囉丈伽輸藍九十 部多瑟跢茶
九十 茶耆尼什婆囉八十 陀突嚧迦建咄

嚧吉知婆路多毗九十 薩般嚧訶凌伽百
輪沙怛囉娑那羯囉一百 毗沙喻迦二 阿
耆尼烏陀迦三 末囉鞞囉建跢囉四 阿迦
囉蜜利咄怛斂部迦五 地栗刺吒六 瑟唎
瑟質迦七 薩婆那俱囉八 肆引伽弊揭囉
唎藥叉怛囉芻九 末囉視吠帝鈇娑鞞鈇
十 悉怛多鉢怛囉一十 摩訶跋闍嚧瑟尼鈇
二十 摩訶般賴丈耆藍三十 夜波突陀舍喻闍
那四 辯怛隸拏五 毗陀耶槃曇迦嚧彌六
帝殊槃曇迦嚧彌七 般囉毗陀槃曇迦嚧
彌八 跢姪他九 庵十 阿那隸二十 毗舍提
二十 鞞囉跋闍囉陀利三十 槃陀槃陀你
二十 跋闍囉謗尼泮五十 烏鉢都嚧甕泮
六十 莎婆訶四十 二百二十
○疏此咒四百二十七句前諸句
數但是皈命諸佛菩薩眾賢聖等

後叙
功能

初明諸
佛受持三

初持者
成德三

及叙願加被諸惡鬼病等諸
難至四百九十九路他云即
說呪曰從四百二十時道誦
正誦如前云六時行誦此心
時誦一百八遍即正誦此心
如或通誦更爲盡善然此即
密首楞嚴也自古不翻略有五
一是諸佛密語秘密之法唯佛
佛自相解了非是餘聖所能通
二是總持門一非一字句含多
義故

如婆伽婆具六種義三或是鬼神
王名呼之勅以守護修行行人故
是諸佛密印如王印信所往無不
不通幽顯遵奉佛相傳不得移
易故五不思議力所加持故但密
誦即能滅大過速登聖位如王放
洪恩大辟赦有功德者超資受職
此亦如是故自來不令解釋其本
或有異同皆是前後三藏中邊語
異翻譯小差但依一本誦持無解
揀擇。解私謂此說未敢承之所
言每一時誦一百八遍者誤也前
文自說常於六時誦呪圖壇至心
常行一百八遍斯是行道遍數耳
又云誦呪止誦庵字以下
恐非經意研詳更俟後賢
阿難是佛頂光聚悉怛多般怛囉
祕密伽陀微妙章句出生十方一

初感佛降
魔說法相

三與樂拔
苦等歸相

後攝親宗
滅付法神

切諸佛十方如來因此呪心得成
無上正遍知覺十方如來執此呪
心降伏諸魔制諸外道十方如來
乘此呪心坐寶蓮華應微塵國十
方如來舍此呪心於微塵國轉大

法輪疏悉怛多般怛囉云白傘蓋
云白遍覆一切法故云蓋從此流
演祕密神呪故云一心又是不因
呪而成正覺制諸魔外應諸國土
轉大法身之體亦謂此心呪是如來
藏性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皆從心呪而出耳
十方如來持此呪心能於十方摩
頂授記自果未成亦於十方蒙佛
授記十方如來依此呪心能於十
方拔濟羣苦所謂地獄餓鬼畜生
盲聾瘖瘂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

不得苦五陰熾盛大小諸橫同時

解脫解孤山曰灌頂經云賊難兵大橫有九小橫無數

難王難獄難風火水難飢渴貧窮

應念銷散十方如來隨此呪心能

於十方事善知識四威儀中供養

高十

如意恒沙如來會中推爲大法王

十九

子疏授記則與樂除難則拔苦承

令佛種不斷也皆以呪心故得然

提能度一切苦厄能平爲主伴

十方如來行此呪心能於十方攝

受親因令諸小乘聞祕密藏不生

驚怖十方如來誦此呪心成無上

覺坐菩提樹入大涅槃十方如來

傳此呪心於滅度後付佛法事究

竟住持嚴淨戒律悉得清淨疏四

飯諸

法廣記

子及餘眷屬皆得出家證小聞大

不驚不怖由攝受力量成佛示滅付

囑未來使吾道不墜者無非呪功

矣。○標此心呪既顯如來藏性故

塵沙德用並蘊其中百千通光皆

從此出是故八相成道皆此呪心

耳。○解私謂總言呪心者即前文

云斯是如來無見頂相無爲心佛

所說心呪也亦是祕密藏中精要

之法故名呪心然呪謂呪中精要

呪願佛以此語誑願衆生善滅

惡革凡成聖若螺贏之呪螻蛄也

亦是密詮首楞嚴義與前顯說力

用無殊但被物之異耳有云顯說

誦解則生福一往如之

若我說是佛頂光聚般怛囉呪從

旦至暮音聲相聯字句中問亦不

重疊經恒沙劫終不能盡疏祕密

能不盡以日繼時用

劫壽說不可得矣

亦說此呪名如來頂汝等有學未

盡輪迴發心至誠取阿羅漢不持

此呪而坐道場令其身心遠諸魔

集持過失

事無有是處此呪總攝諸佛秘藏
不持此呪而得成道不可得也
標修三摩地人自行已離魔業其
障重者修力離魔若不持此心呪
貪須假他力離魔若不持此心呪
宿習魔事難為滅耳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二十

音釋

灌古玩切軌居洧切範音犯臆女制切如倨切墀地祭切糜忙皮切彭師街切路

食也如倨切墀地祭切糜忙皮切彭師街切路

丁箇切鞞步速切羯居謁切被奴板切忒秘音切寧女耕切

赭音者斛切翳音鴛斫職略切謎莫計切澀色入切

啐力夷切曳以制切歲莫結切勞郎刀切姥莫補切堙典

音昵尼質切鉗巨淹切迄許訖切益烏浪切辦毗典

甕烏貢切瘡瘡瘡切痼病不能言也螺烏臍切臍古

火切羸細腰蜂也螟蛉經切螟蛉丁切桑桑蟲

後勤衆生
受持三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二十一 經七

凡遇圓相即是標
辭與疏同其上文

跡一

初總勤
受持

阿難若諸世界隨所國土所有衆
生隨國所生樺皮貝葉紙素白氈
書寫此呪貯於香囊是人心昏未

能誦憶或帶身上或書宅中當知

是人盡其生年一切諸毒所不能

次別明
功力三

害疏既無攝性但寫帶持一生諸
毒終不能害○標西竺貝葉此
土無素書寫此呪信受奉行必無
十不善業三毒不能起諸魔害耳

阿難我今爲汝更說此呪救護世

間得大無畏成就衆生出世間智

世間凡夫奉信此呪必能背塵合

覺漸明出世間智三乘妙心煩養

初標

若我滅後末世衆生有能自誦若
教他誦當知如是誦持衆生火不

後釋
丁十

一能除
諸難

能燒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

害如是乃至龍天鬼神精祇魔魅

所有惡呪皆不能著心得正受一

切呪詛厭盡毒藥金毒銀毒草木

蟲蛇萬物毒氣入此人口成甘露

味一切惡星并諸鬼神殄心毒人

於如是人不能起惡頻那夜迦諸

惡鬼王并其眷屬皆領深恩常加

守護疏諸毒惡鬼世間難事不能
侵凌令得正受者以威被神
靈慈心攝護令其獲益故領深恩
常加守護○標自誦者自覺也教

他誦者覺他也既自覺覺他世間

水火如何燒溺此覺大毒內魔小

魔也

阿難當知是呪常有八萬四千那

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

種族一一皆有諸金剛衆而爲眷

二能生
諸智

屬晝夜隨侍設有衆生於散亂心
非三摩地心意口持是金剛王常
隨從彼諸善男子何況決定菩提
心者此諸金剛菩薩藏王精心陰
速發彼神識是人應時心能記憶

八萬四千恒河沙劫周徧了知得

無疑惑疏散心持誦尚蒙擁護況

護哉既以善薩精心冥熏神識速

得開發自然記憶河沙劫事無不

了知陰實也○標衆生信受此心呪

令開發也○標衆生信受此心呪

若更自覺覺他無始宿習八萬四

千塵勞翻成八萬四千陀羅尼般

若如世間紫磨精金其體堅剛堅

剛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萬物

是故行住坐卧無非般若
故感金剛衆日夜隨侍也

三不墮
衆

從第一劫乃至後身生生不生藥

叉羅刹及富單那迦吒富單那鳩

槃荼毗舍遮等并諸餓鬼有形無

形一

四諸功
德衆

形有想無想如是惡處是善男子
若讀若誦若書若寫若帶若藏諸
色供養劫劫不生貧窮下賤不可
樂處疏第一劫者發心修行之初
名後身於其中間不落難類或生
人中亦非貧賤以持尊勝法故身
尊勝也○標信受心呪心常自足
幽暗惡鬼自相遠離外無所求到
富也

此諸衆生縱其自身不作福業十
方如來所有功德悉與此人由是

得於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說不可

說劫常與諸佛同生一處無量功

德如惡叉聚同處熏修永無分散

疏雖不作福受持力故佛與之福

既與同生仍稟教行則何福而不

集乎○標誦此心呪類首楞嚴定

衆生若信受奉行一念具足萬行

十方如來同一道故
出離生死便無異路

五衆行
成就

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淨未
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進者令得
精進無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淨
者速得清淨不持齋戒自成齋戒
疏菩薩行門隨行則具今不行而
備蓋神呪之力具足萬行斯言不

誑矣○標信心受持呪心萬
行具足智慧盡戒一念自成

阿難是善男子持此呪時設犯禁

戒於未受時持呪之後衆破戒罪

無問輕重一時銷滅解私謂未受
時謂犯戒已

未經懺悔重受之時也此約在縱
家者言之出家二衆下文別說縱

經飲酒食飲五辛種種不淨一切

諸佛菩薩金剛天仙鬼神不將爲

過設著不淨破弊衣服一行一住

悉同清淨縱不作壇不入道場亦

不行道誦持此呪還同入壇行道

六輕重
罪滅

七宿業
銷除

功德無有異也若造五逆無間重

罪及諸比丘比丘尼四棄八棄誦

此呪已如是重業猶如猛風吹散

沙聚悉皆滅除更無毫髮疏未受
時者未

受呪也餘如文○標未信心呪
不知不覺觸目親境違順相攻持

呪之後身意蕩然自覺塵勞俱無

所有八棄者比丘尼犯戒更加比
丘四棄謂觸八履隨第五不得染

心男身相觸六不得染心男捉手
捉衣入屏處屏處與男共立共語

共行身相倚共期等七不得覆他
重罪八不得隨舉

大僧供給衣食

阿難若有衆生從無量無數劫來

所有一切輕重罪障從前世來未

及懺悔若能讀誦書寫此呪身上

帶持若安住處莊宅園館如是積

業猶湯銷雪不久皆得悟無生忍

疏生死既多罪業何算未經懺悔
積至于今皆爲見道之重障矣不

思議力如湯之熾虛安業雪向即銷殞也。標讀誦此呪三毒不生積業頓亡心無罣礙

八所求

復次阿難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

求孕者若能至心憶念斯呪或能

身上帶此悉怛多般怛囉者便生

福德智慧男女求長命者即得長

命欲求果報速圓滿者速得圓滿

身命色力亦復如是命終之後隨

願往生十方國土必定不生邊地

下賤何況雜形疏命終尚能隨願

世間所求而不獲耶。標未生男

女者未得權實二智也憶念斯呪

者信自己法身也法身本有諸佛

九安其

共同信受呪心故得所求隨其心

阿難若諸國土州縣聚落飢荒疫

癘或復刀兵賊難闢諍兼餘一切

新

五

十年

提云可供養處脫開云憶尚能業豈不能除世間小難故悉滅也。標心呪安心更無闕諍設有飢荒疫癘皆是外事不以爲念也脫開上者闕訓都字盛都即城臺也高顯處也志誠必靈驗也。解支提翻靈廟

阿難在在處處國土衆生隨有此

呪天龍歡喜風雨順時五穀豐殷

兆庶安樂亦復能鎮一切惡星隨

方變怪災障不起人無橫夭杻械

枷鎖不著其身晝夜安眠常無惡

夢疏五穀謂麻黍稷麥豆十億曰兆聖法在處尚無惡夢況對災

十一惡

星不入

後結示
益相二

橫耶。標即京兆大國多民也
謂能持此心呪心安體寂也

阿難是娑婆界有八萬四千災變

惡星二十八惡星而為上首復

有八大惡星以為其主作種種形

出現世時能生衆生種種災異有

此呪地悉皆銷滅十二由旬成結

界地諸惡災祥永不能入疏八大

謂金木水火土羅計雖有番宿

變即成災有此呪處災不能作。

標二十八惡星謂東方角亢氐

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轸

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

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

初除
障惱

是故如來宣示此呪於未來世保

護初學諸修行者入三摩提身心

泰然得大安隱更無一切諸魔鬼

神及無始來冤橫宿殃舊業陳債

來相惱害疏世有修行心切而多

障惱蓋宿業耳凡作世

○後護持六

後復心通

善第一尚多違緣況出世心求成覺道
激動而發其可敵乎非不思議
密之功莫能遣也。標內魔不起
外境無侵心呪神功助緣之力

汝及衆中諸有學人及未來世諸

修行者依我壇場如法持戒所受

戒主逢清淨僧於此呪心不生疑

悔是善男子於此父母所生之身

不得心通十方如來便為妄語疏

通通達位也如前一百日內有利

根者獲須陀洹即是生身得忍也

勝緣若具依法而行不得忍若佛

成虛妄云何如來真實語者。標

如前獲須陀洹果即大乘見道初

果也。○解心通者據前所說不出

三義一者證果即端坐百日有利

根者不起于座得須陀洹也二者

發解謂離其身心聖果未成決定

初金剛果

應時心能記憶八萬四千恒
河沙劫周徧了知得無疑惑
說是語已會中無量百千金剛一
時佛前合掌頂禮而白佛言如佛

二天王衆

所說我當誠心保護如是修菩提者也○疏執金剛神由護法故亦護人也○標執金剛杵神金剛杵指

爾時梵王并天帝釋四天大王亦於佛前同時頂禮而白佛言審有

如是修學善人我當盡心至誠保

護令其一生所作如願三界九地

三六衆

只舉欲界色界天主發願護持此心呪之人令其魔外無生侵害

復有無量藥叉大將諸羅刹王富

單那王鳩槃荼王毗舍遮王頻那

夜迦諸大鬼王及諸鬼神亦於佛

前合掌頂禮我亦誓願護持是人

令菩提心速得圓滿疏帥將帥首

四天神衆

部者妙高山頂帝釋居中山四隅

邊每一隅有八小天每八小天管

成八部

五衆祇衆

復有無量日月天子風師雨師雲

師雷師并電伯等年歲巡官諸星

眷屬亦於會中頂禮佛足而白佛

言我亦保護是修行人安立道場

得無所畏疏陰陽之精爲日月風

○標此空居諸天神發願也

復有無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

陸空行萬物精祇并風神王無色

界天於如來前同時稽首而白佛

言我亦保護是修行人得成菩提

永無魔事疏山嶽海濱五土神等

有主者并物怪等○標天神地祇

盡三界之內悉皆發願保護者蓋

修行人持信心呪更無魔事此三

界唯心也○解無色界天但無礙

色非無細色故有稽首白佛之事

涅槃云非想等天若無色者云何

得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

六藏三衆

初述化意

爾時八萬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
胝金剛藏王菩薩在大會中即從
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
我等輩所修功業久成菩提不取
涅槃常隨此呪救護末世修三摩

第一

提正修行者

疏以悲增故不取涅槃
標信受心呪本覺妙明八萬塵

勞翻成八萬般若故常隨行人也

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若在這

場及餘經行乃至散心遊戲聚落

我等徒眾常當隨從侍衛此人縱

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終不

可得諸小鬼神去此善人十由旬

外除彼發心樂修禪者世尊如是

惡魔若魔眷屬欲來侵擾是善人

者我以寶杵殞碎其首猶如微塵

後敘護持

四示地
位階差

初阿羅
漢問二

恒令此人所作如願疏欲界第六
名大自在即
魔所居處常惱修行不令成就若
善心樂修即不在制限餘者皆制
此大神呪本是修三昧者最上勝
緣故持此呪能却諸惡能集眾善
惡輩罔知斯旨見持呪者往往與
謗謂非修行未有一佛不由此呪
而得成道度眾生矣如上所說請
細覽之以華斯弊○標修心持呪

正定離魔若有侵擾智能滅惑所
作清淨也○解孤山曰以上群靈
皆獲本妙心住首楞嚴能建大義
示現菩薩諸天鬼神等像護持行
人耳而言以寶杵碎首者折伏群
邪之屏跡也或用攝受或行折伏群
惟此二途咸令得度今行折伏其威
畏其威若淫殺一聞提法華破
諸惱亂仙豫之誅淨行滿足之傑
眾生皆由住無緣慈得九地地乃
能如是耳○疏大文第四示地位
階差者既解通備內德畢充復
假容言外資道力內外相濟豈徒
然哉必序階位耳然位有因果或
有羣細智有明昧斷有淺深證有
分滿增上慢以我教中隨進德修
行墮增上慢以我教中隨進德修
業勝劣不同外道天魔都無位次若
漸深不同外道天魔都無位次若

不預辨涉進乖源既昧斷證錯認
少得便以爲足如第四禪寡聞比
丘妄認生誇墮阿鼻獄事非
輕小故須明示免招大過

初述益

阿難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
言我輩愚鈍好爲多聞於諸漏心
未求出離蒙佛慈誨得正熏修身

心快然獲大饒益

正熏修者由持
清禁復假密言

內魔不興外障不起以此修禪
更無邪僻快然獲益其大矣哉

世尊如是修證佛三摩提未到涅槃

槃云何名爲乾慧之地四十四心

至何漸次得修行目詣何方所名

入地中云何名爲等覺菩薩作是

語已五體投地大眾一心佇佛慈

音瞻普瞻仰

涅槃最極果也即位
所至處乾慧最初因

也即位發機處信住行向及四加
行名四十四心即信解行地名爲
修行初地見道乃至等覺名爲證
入即分證果也阿難雖知諸地之

後正請

三如來
廣說二

初宣讚

後正爲
分別〇二

名而未能辨名下之義修證行相
故此問也即示其不解爲未來耳
受行門必有次第如得門入宅須
知堂室淺深是故請之二者經初
佛語阿難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
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前解
行圓融則心言直矣地位無曲未
謂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
也而下佛答之文有五十四心者
於初住中橫開十信合之祇是初
住不同餘經似住十信則今乾慧
已是合餘經十信立其總名也私
謂兩說增師爲正下云諸何方所
名入地中十方是十地耳所指初住
橫開十信是義
不然至文別釋

爾時世尊讚阿難言善哉善哉汝

等乃能普爲大眾及諸末世一切

衆生修三摩提求大乘者從於凡

夫終大涅槃懸示無上正修行路

汝今諦聽當爲汝說阿難大眾合

掌剎心默然受教疏判猶空也空
其身心諸雜念

○初還真起去
為五位之因三

初總顯
迷悟二

初顯
一真

慮諦受法義也。○標凡夫從三漸
次至乾慧地起十信至等覺方證
涅槃為正修行路故大教云發心
畢竟二無別如是二心先難。○
解判猶去也。其妄念以受真教
疏二正為分別。二一敘迷真起妄
為立位之因。然地位之與本由迷
悟妄迷真起本性即虛故有斷分
斷即成悟。悟有淺深故有階降。階
降既分名位。斯別若不迷真焉有
斯位故
須叙也

佛言阿難當知妙性圓明離諸名

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一真之體

非真非妄名相都絕生界斯泯既
衆生世界不立佛及出世誰名以
衆生妄分別有佛有世界若了真
法性無佛無世界斯則一真法界

本無地
位也

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
妄名真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

涅槃二轉依號。滅不實知真如
法一不覺心動而有於念念即生
相也生即有滅念念遷流展轉漸

二後
相叙

次勸
妄因識

處一宅業果流轉三界故名妄
若知前念起惡能止後念令其不
起漸斷惡感以至細微無明永盡
悟極之處即名為真。○
斯立矣。二流轉名為不覺。翻此不覺
動以無生即名為覺。此覺之號
了本無生即名為覺。此覺之號
因不覺生即名為覺。此覺之號
此生滅顯不生滅即涅槃之號。對
生滅立生滅既滅更無所依故名
轉依以真如為迷悟依。此迷依
以爲迷悟依。故有名人因迷即有覺名
此亦如是。故有名人因迷即有覺名
與通約諸位有六種。轉依如餘處
說。○標滅妄名。真蓋病起藥與妄
生智立故有三漸次。歷五十七位
修證。翻前不覺生死煩惱成菩提
涅槃。二轉依號。妄依真也。轉迷
依悟也。此屬心生滅門耳。○解真
際曰。二即菩提涅槃。轉依有二。解
一云。依謂能依體是依他性。與染
淨一法而為所依。染即偏計性淨
即圓成性。轉謂改染有轉捨。得
二義。以修無分別智斷於二障。故
能轉捨依他性。上偏計染法及能
轉所得依他性。中圓成淨法。二云。依
所謂依體是真如。為生死涅槃之
所依。故凡夫迷真則受生死。聖人
悟真則證涅槃。轉亦二義。以修智

斷障捨依真之生死得依真之涅槃故名轉依私謂菩提智德由轉得之義立也涅槃斷德由轉捨之義成也當知二號皆假施設豈本住之有乎法相宗明

六種轉依非此可具
阿難汝今欲修真三摩地直詣如來大涅槃者先當識此衆生世界

二顛倒因顛倒不生斯則如來真

三摩地疏上明三種相續今明二

後別辨
顛倒二

業果故○如前文云汝但隨分斷故三因不生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從人得故云顛倒不生即真三昧○解前世界相續唯在依報謂四大因起

初總叙
顛倒因

等今世界顛倒蓋指正報即十二類生也所以然者由前答富樓那問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故今答阿難修三摩提所入地位故何則位由悟入悟必由迷迷之爲凡悟之爲聖皆正報之事非器界之相故異前說也

阿難云何名爲衆生顛倒阿難由

跡一

十二

後別明
倒義三

性明心性明圓故因明發性性妄見生從畢竟無成究竟有藏如來性真明周徧法界故云性明圓故由此真明從性發動便成所相所既妄立生於妄能即妄見也能所二相俱不離真故云因明發性性妄妄見生元是一真木來無相忽然妄動二相俄生從無相真有

相妄故云成究竟有此異相也○標由性明心下二句顯本覺妙明寂而常照衆生依慧起妄從性發動動即不覺故執所明強覺所發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二相不離於真也○畢竟有者此指異相也○解孤山曰性明圓故謂由真心本具諸法如明鏡中圓具像性也因妄明心變動真性故曰因明發性故遂起分別故曰性妄見生從畢竟下結此有所有類上文全真成妄也
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無根本疏相也此上異相爲能生今同相爲所有異相本非有因而得生起而爲同相之因斯即前文如是迷於妄想中立有下文亦云妄元無因爲能住異爲所住故云住所住相

初衆生
顛倒二

此住所住元既無因復何根本斯
則二相畢竟無住故云了無根本
謂上二句異本無住於無住即苦果
因即惑業非因者如前文云既稱
爲妄云何有因也所因者如前文
云自諸妄想展轉相因也下二句
總明上二句皆無實體住者依也
推未至本了無所依故知從畢竟
無成畢竟有正是顛倒之義經本
正云成此無住建立世界及諸
究竟有本此無住建立世界及諸
衆生爲疏無同異相者依前同異以
以前二相正念轉成微細生滅全體
分同異一變起山河大地根身種
無明從信云以依不覺故心動說
子故起信云以依不覺故心動說
名爲業以依動故能見依能見故
竟界妄現維摩云從無住本立一
切法此即無明無因故云無住
標於無住本立此生界也○解以
上且總示二倒向別明分兩
相今單標雙結者以約衆生說世
界故

迷本圓明是生虛妄妄性無體非
有所依實成能所虛妄能所妄動

初因迷
有相

後隨業
受生

本無因依妄想發生無同將欲復
異中熾然成異故無體也
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由前動故
覺動希靜嫌妄欲真希欲真生轉
增迷倒不復元靜但得影真是虛
妄心所變起故故非真求復宛成
云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復宛成
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也已成
虛妄故云非真而求於復便現虛
相此即所變真影轉成世間諸相
也其相體虛故云非相非猶妄也
此即總舉非生下別列無而忽有
故生有而暫止故住緣虛相續故
心染淨差別故法體元不實故皆
言非於中非心即是六塵中前二
塵也○標此業轉現三細爲無明
第八阿賴耶識體也○解將欲復
真等此舉順修況顯逆修以明顛
倒之相謂若圖觀真性欲求旋復
斯則已非真真如性何者以除真
如外凡有修入皆屬於權故圓覺
云未出輪迴而辭圓覺彼圓覺性
即同流轉順修尚爾況逆修乎故
云非真求復等應知漸教三乘乃
至外道等輩悉是背性成迷皆名
非真求復也總顯顛倒故云宛成
非相次列四非祇是別示其相耳
有身故生有受故住心法可解

次世界
顛倒二

辰轉發生生力發明熏以成業同
 業相感因有感業相滅相生由是
 故有衆生顛倒前此後四處也由
 漸羸執取計名造諸業行故云重
 以成業憎愛二業各同起業感
 爲因報應爲果遂有相生相滅之
 報姪欲爲因故相生殺盜爲因故
 相滅此即衆生業果二相續也
 標後四處者一執取相二計名字
 相三造業相四業繫苦相并前智
 相相續相謂六處三細六處世出
 世間人之根本也今言同業相感
 者指衆生界中想愛同結愛不能
 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結愛不
 是等則以貪欲爲本也解生不
 心法於諸有中展轉發生斯即生
 文業果相續也生力至成業者生
 即是果力即是業熏即動業之惑
 以貪欲爲本如現在生身由過去
 業力之所發明復由現在起惑熏
 成未來善惡之業也同業至相生
 者七趣衆生隨其妄惑各有同業
 相感因于殺盜姪三所感之業則
 有相滅相
 生之事
 阿難云何名爲世界顛倒是有所

初明世
界因起

後明
顛倒生

有分段妄生因此界立非因所因
 無住所住遷流不住因此世成三
 世四方和合相涉變化衆生成十
 二類疏迷畢竟無成畢竟有故
 因因因無住而住因能生果果生
 於因因因相生遷流不斷世由此
 立三世四方和合相涉宛轉十二
 變化有情因有異相遂生所因此
 因者重指因也無住所住者本無
 非因執而器界故成住爲因也世
 住外執器界現在此皆屬妄分別
 過去未來器界在此皆屬妄分別
 所以情界器界無成變也○解孤
 山曰從畢竟無成變也○解孤
 西南北之分段無此分故名之爲
 界然其所有本無其因故云非因
 所因此唯妄住故云無住所任既
 非真性常住則有過現未來遷流
 不住俱成十二所以世涉方以方
 世合亦成十二所以世涉方以方
 和相涉加流變三疊彼對依報顯
 世相報六根功德各千二百也此
 於正報以依從正明世界顛倒立
 中相涉以依從正明世界顛倒立
 十二類生也此釋前三疊者其可
 顛倒古師用此釋前三疊者其可

後類生
差別三

乎順
是故世界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
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
知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
分由此輪轉是故世間聲香味觸
窮十二變為一旋復
有聲現因空生搖堅明立礙故有
色立金風相摩則有火光火則有
氣氣則香也寶明生潤火光上蒸
由斯流水有相冷煖故成觸也
分滋滑與舌相對則有味生五境
合意則名為法此六塵境與內根
妄想和合雜亂由此造作一切諸
業故成業性業必有報十二品類
因此區分故成輪轉是故下結成
旋復旋復亦輪轉也聲香味觸略
舉十二之四也。標因動有聲一
念纔動外感風輪。前云覺明空昧
相待成搖也。解資中曰十二區
分文含二意或六塵各有三十二
方自成十二或根塵各六共成十
二孤山曰因動至知法即十二也
或取六根及六塵為十二者誤也
私謂資中次解為當且因動有聲

初總
標列

次別
釋十指

若動如擊鼓撞鐘之類文殊云音
聲性動靜是也此就聲塵當體為
因從因以顯有聲至因味知法則展
轉相因以顯有聲至因味知法則展
知法者知即意根法即法塵以後
例前則有知聞聲見色等義況云六
亂妄想是知見聞覺知皆歸妄想
孤山云文無六根而自因動以觸
有十二者是誰之誤歟聲香味觸
略舉四塵窮十二變總結根境
乘此輪轉顛倒相故是有世界卵
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
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
想若非無想疏情想相因形待不
二動念初起迷本圖常影明遂現
致卵生居首情愛後起次有胎生
異愛不同次分濕化想心紛擾取
捨多端成後諸類有色無色等下
自妄辯。胎生假潤而起曰卵生含
藏而出曰胎生假潤而起曰卵生含
無而忽有曰胎生假潤而起曰卵生含
心思業為因外化胎藏合離為緣
約藉緣多少而成次第生具二化
是以先說胎生具三濕生具二化
生唯師云動念為初卵生居首情解
而沈師云動念為初卵生居首情解

愛後起次有胎生異愛不同次分
濕化者未顯經意也節公以前四
生為總下八類為別從總開別故
成十二謂唯想生胎因情有濕
以合感化以離應故從卵生開出
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也胎生
開出有色無色非有非無色也
細尋下文義則不然但取俱舍四
生頌詳其八
類自可見矣

一動類

阿難由因世界虛妄輪迴顛倒
故和合氣成八萬四千飛沈亂想
如是故有叩羯邏藍流轉國土魚
鳥龜蛇其類充塞疏由世界初興元
動動即是風風即氣也故云和合
氣成迷圓常理成虛妄想想氣和

合成於卵生故動念為初卵生居
首因茲種類八萬四千世間施設
且舉此數理則無量羯邏藍者凡
云凝滑入胎初位胎卵未分魚鳥
龜蛇即飛
沈類也

由因世界雜染輪迴欲顛倒故和
合滋成八萬四千橫豎亂想如是

二欲類

故有胎過蒲曇流轉國土人畜龍
仙其類充塞疏由執著故一心趣
橫豎者人行正道堅首而行違正
因邪故生橫類過蒲曇云庖胎卵
分也。解孤山
曰即第二位也

三趣類

由因世界執著輪迴趣顛倒故和
合煖成八萬四千翻覆亂想如是
故有濕相蔽尸流轉國土含蠢蠕
動其類充塞疏由執著故一心趣
應即便受生故云煖成翻覆亂想
者因即違心背信翻覆任情遂感
初受濕生形尚柔軟既不入胎故

四假類

無前位。解私謂濕以合感故云
執著合因煖氣故曰煖成翻覆者
飛伏之貌也如蟻蝶昆蟲之
類耳資中曰蔽尸或云聚血
由因世界變易輪迴假顛倒故和
合觸成八萬四千新故亂想如是
故有化相羯南流轉國土轉蛻飛

五障類

行其類充塞 疏變易不常 假新換
應即便受生 新故亂想者 因即不
循仁義狀 故取新但循已情 愛彼
忘此假託 不實變受異身 又化生
初質風觸 即堅既無本形 因觸而
立此取轉 受異身名之 爲化故云
轉蛻也 羯南云 硬肉 〇解真際曰
妄心浮僞 易奪不常捨此 取彼故
成其觸 謂觸對即根境和合也
孤山曰 化相者 非無而忽有之化
如蟻蟻蟲 脫換故皮 欣取新質意
欲飛騰 故云轉蛻 飛行之 羯南即
胎內第四位 轉生 即飛故 羯南位
私謂轉蛻 飛行未必 唯指蟻蟻之
類 蓋是化生 取譬之 像如列子云
天地委蛻 下文純想 則飛皆取譬
也是則轉蛻 譬故形之 易脫飛行
喻新質之 輕舉無
而忽有理 合在茲

由因世界留礙輪迴障顛倒故和
合著成八萬四千精耀亂想如是
故有色相羯南流轉國土休咎精
明其類充塞 疏留礙爲緣障 隔不
生色相 羯南星辰日月吉者爲休
凶者爲咎 下至燭火蜂珠俱此類

六惑類

耳此等皆是有情變生 能與世間
作休咎災祥之應耳 〇解資中曰
事日月水火和合光明 堅執不捨
障隔不通 名爲留礙 精明顯著 因
此受生 故
成色相

由因世界銷散輪迴惑顛倒故和
合暗成八萬四千陰隱亂想如是

故有無色羯南流轉國土空散銷

沈其類充塞 疏銷散爲緣惑暗顛

空色盡心亡 狀空絕想 乃至有頂
沈冥幽隱 即無色界外道之類耳
〇解由迷惑
不了故也

七影類

由因世界罔象輪迴影顛倒故和

合憶成八萬四千潛結亂想如是

故有想相羯南流轉國土神鬼精

靈其類充塞 疏虛妄影像 似有如
否蹈跡 附影之類 皆從憶想 所生
因即外道 凡夫祈神 禱祠 有立
影終身 奉事 志慕 神通 精靈
嚮附 因果 相酬 必生 其類

八癡類

九偽類

由因世界愚鈍輪迴癡顛倒故和
合頑成八萬四千枯槁亂想如是
故有無想羯南流轉國土精神化
爲土木金石其類充塞墮在世間愚癡爲本
既非覺了頑鈍相成或乃習定灰
疑思專枯槁心隨境變化物成身
跡一十九
用無識爲真修將頑愚爲至道乃
至如劫毗羅化爲石千年華表土
木精怪等並心祈報質非畢竟無
情報盡入輪如無想天墮○解外
道計無情有命金石堅牢如
華表生精黃頭化石之類也

由因世界相待輪迴偽顛倒故和
合染成八萬四千因依亂想如是
故有非有色相成色羯南流轉國
土諸水母等以蝦爲目其類充塞
疏因依假待虛偽不真託穢成身
藉物爲導因即和合巧偽假故爲
新或附託因依遮角形勢資身養
命業果相循如水母等以水沫成
身以蝦爲目有情身內八萬戶蟲
並是此類攬物成體假食於他不

十性類

十同類

從自類受身故
名非有色相

由因世界相引輪迴性顛倒故和
合呪成八萬四千呼召亂想由是
故有非無色相無色羯南流轉國
土呪詛厭生其類充塞互相引調
誘以成性
呪詛更加召以爲類雖從聲感假
自性質如蝦蟇等以聲附即然後
長養非聲則壞因即或由好著聲
境或是遠誓厭禱求生心口爲殃
報招其答耳○解論因或是樂爲
淫聲習以生著從自性類不假他
成名非無色相籍聲誕質故云無
色私謂呪詛亦呼召耳由物類相
感若厭禱而生也

由因世界合妄輪迴罔顛倒故和
合異成八萬四千迴互亂想如是
故有非有想相成想羯南流轉國
土彼蒲盧等異質相成其類充塞
疏交合虛妄誣罔相成取異爲同
回他作已元非想相後假相成即

十殺類

蒲盧等是此類也。蒲盧螺贏也。取青蟲爲子。非已所生。推因或是達親。認義棄本。從他謬。繼別宗。妄襲餘族。因果之應。感此類生。○標彼蒲盧等。異質相成。者專述出。楊子法言注也。法言正文云。螟蛉之子。遭而達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解資中曰。誣罔取他納爲己。有名罔顛倒。背親向義。寄死託孤。忘本慕。嘗認彼宗。嗣是其因也。孤山曰。蒲盧者。郭璞云。俗謂之蠋。蠋也。取彼桑蟲。以爲己子。私謂以異質。故非有想。相以相成。故成想。羯南。

由因世界怨害輪迴殺顛倒故和合怪成八萬四千食父母想如是故有非無想相無想羯南流轉國土如土梟等附塊爲兒及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爲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其類充塞

疏宛對相。離連之父子。發至怨之殺害。豈不怪哉。親初生託質。互有想愛。故云非無想哉。相後時成大父母。遭食故云無想。想土梟破鏡附塊抱果子子孫孫相。

後結名類

成相製業。使之然。非自然耳。問。既是怨對。無感生義。何得用附而。生由乎先業。愛答託質。須資愛想。始無始時。來有變。成僧。故遭其食。○標雖起愛。後變。成僧。故遭其食。○標無始時。來有變。成僧。故遭其食。○標父母有愛。名非無想也。○解資中曰。敬云。無想問。既非無想。相怨無有。緣何得用附而。生豈非怨中有愛。答。如畜猪羊。貪殺。改養。豈非怨中有愛。答。如畜乎。孤山曰。土梟。破鏡者。按史記。孝武本紀云。祠黃帝。用土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也。食母。破鏡。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犯而虎。眼今云。鳥者。恐譯人誤。或爲字。合是等字。後人妄改耳。

是名衆生十二種類

疏如文。○標境相對。十二區分。由此輪轉。是故世間。聲香味觸。此於十二變爲一。旋復。○解私謂。金剛般若。若卵胎濕化。乃至非想。諸師所釋。皆通三。界今十二類。義必無殊。觀乎現文。唯無色。羯南。相似。通上界。其十一種。悉是欲界之相。耳。顯此蓋如來隨宜所說。且就現前。幽顯可驗。者略而示之。若爾。則沈師以有頂外道。解無色者。未必然也。將恐欲界。亦有斯類。如舜若多神。豈在四空。乎。應知別文。廣談七趣。祇因此中。說相應未。

周前後相成
方見經旨

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二十

音釋

樺胡化切 木名 礮初朕切 礮毒也 儼力竹切 殺也 佇丈呂切 久立也

登
切澄
普
應直視也
莫
巨
夸
其中也
虛
殺克

切也。瑜，口梵語也。此云相。羯邏藍，此云凝

遇蒲晏梵語也此云庖遇

需尺尤切
蠡動曉
螻充
蟻莫結切
蒙以芮母

小允輸芮切蟬奉步項切蒲盧蒲蓮瞞切

土梟 梟堅堯切
土梟鳥名